

l'innocence
T. universelle de l'

LOUIS LAMBERT.

magnétique, etc. ses transpositions

deux ans, la maison où
nos transpositions ce que
organisations, absorbent de cette sub-
stance, et d'où elle sort

front

forme

de domaine
quelques
corps, les principes

de la matièr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de la vie

10

LOUIS LAMBERT.

principal. D'ailleurs, le teneur et le
ferme, chérissant Louis comme on
chérir un fils unique. Le contrat
le contraire en rien. Quand l'âge de
cinq ans, l'Ancien et le Nouveau Testa-
ment étaient tombés entre ses mains, et
ce livre où sont contenus tant de livres
avant de le de sa destinee. Son enfance
imagination comptait-elle sur les
mondes? s'éprit-elle aux enes
romantiques allures de ces poètes
tout orientaux? ou, dans sa jeunesse pre-
mière, son âme sympathisa-t-elle avec
le Sublime religieux. Le reste de sa vie
pour quelques lectures une réponse sa-
tisfaisante à ses conjectures. Un fait ré-
sulte de l'histoire de sa vie. Tout
Mondaire, quelques des livres qu'il

30

巴尔扎克全集

V. Balzac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2323-1



9 787020 023233 >

ISBN 7-02-002323-1/Z · 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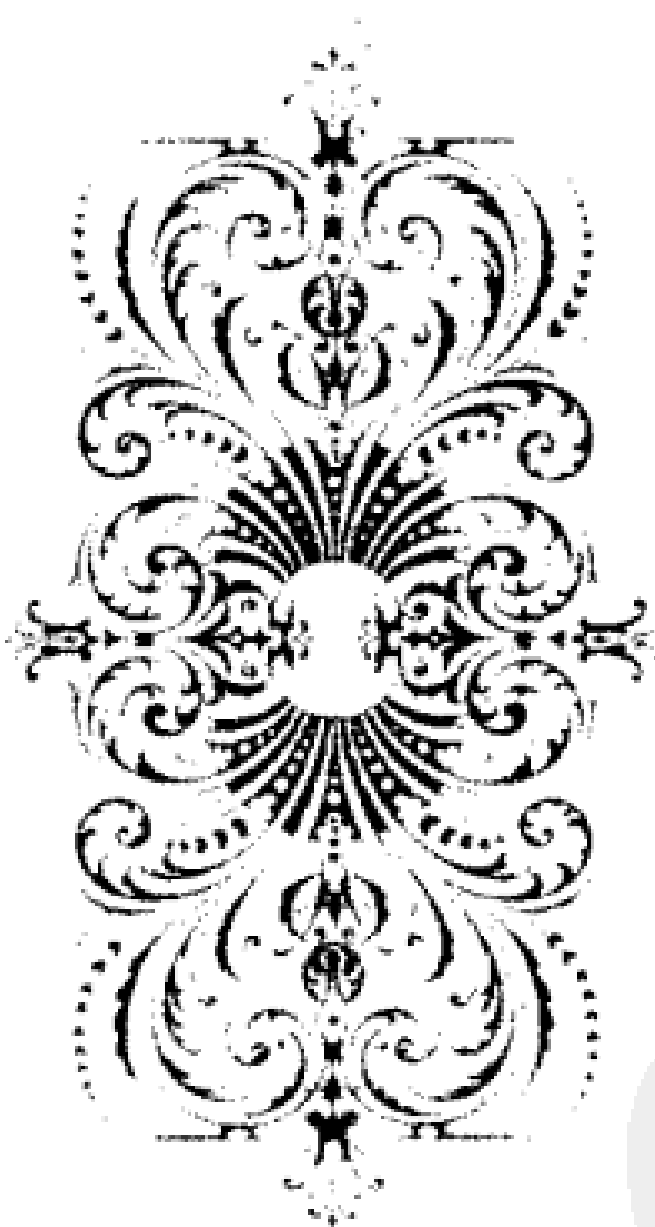
定价：36.60 元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巴尔扎克全集

第三十卷

杂著 [IV]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Balzac
Œuvres Diverses
IV

Œuvres complètes de Balzac
Louis Conard, Libraire - Édite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全集(30)/(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
罗芃等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重印

巴尔扎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2323-1

I. 巴… II. ①巴… ②罗… III. ①巴尔扎克(1799~1850)
- 全集②文学理论 - 文集 IV.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384 号

本卷编校人员:艾 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7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75 插页 1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1 - 2500

定价 36.60 元

目 次

杂著〔Ⅳ〕(1840—1848)

巴黎评论	(3)
《巴黎评论》发刊词	罗 芑译(5)
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	罗 芑译(6)
一 致 E. 伯爵夫人(一八四〇年七月)	(6)
二 致 E. 伯爵夫人(一八四〇年八月)	(50)
三 致 E. 伯爵夫人(一八四〇年九月)	(93)
俄国通讯	罗 芑译(113)
一 二月	(113)
三月	(119)
四月	(126)
六月	(143)
七月	(145)
二 八月	(146)
三 九月	(158)
新闻专栏	罗 芑译(163)
贝尔先生研究	罗 芑译(169)
论工人	罗 芑译(228)
《巴黎评论》致订户	罗 芑译(240)
文学著作权法	罗 芑译(246)

关于著作权问题致法律委员会

议员先生的信	罗 芃译(256)
一只英国母猫的苦闷	罗 芃译(282)
动物发迹指南	罗 芃译(298)
非洲狮漫游巴黎	罗 芃译(315)
两只小动物的爱情故事	何友齐译(331)
公务员生理学	何友齐译(361)
吉娜的奇想	蔡鸿滨译(416)
粗心的托尼	蔡鸿滨译(430)
《中国和中国入》	蔡鸿滨译(437)
论巴黎报界	蔡鸿滨译(478)
昔日的巴黎	蔡鸿滨译(569)
巴黎林荫大道的历史和生理学	蔡鸿滨译(577)
学者之间	蔡鸿滨译(592)
巴黎一条街及街内一居民	蔡鸿滨译(624)
预言	蔡鸿滨译(637)
闺中天使	蔡鸿滨译(639)
致《星期报》编辑伊波利特·卡斯蒂耶	
先生书	蔡鸿滨译(640)
基辅通讯	蔡鸿滨译(652)
政治信仰声明	蔡鸿滨译(703)
论劳动的信	蔡鸿滨译(706)
社会问题入门	何友齐译(720)

〔附录〕

巴尔扎克生平、创作年表	(747)
编后记	(788)

杂 著

〔Ⅳ〕

罗 芑 何友齐 蔡鸿滨 译

巴黎评论

《巴黎评论》发刊词^{*}

我们一向认为，什么都不如政府的喜剧有趣、滑稽、热闹。如今，连塔列芒·戴雷沃^①写的轶闻都可以公开发表，无需再遮遮掩掩，那么《巴黎评论》也就无妨把真实记录公众事件作为宗旨，以拂去日常争论掩盖真相的那层由虚伪词藻构成的烟雾。

文学批评同样缺乏真诚，我们认为应该在推动政治批评的同时推动文学批评。

最后，我们认为，从现在起，文学作品的片断，对于任何一种包含各种政治利益和文学利益之争的出版物来说，都不啻一种补充。

这就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主要内容。我们的杂志价格公道，定期出版，比起那些没有真正独立地位的杂志来，肯定可以赢得更多人的重视。

（《巴黎评论》，1840年7月25日）

罗 瓦 译

• 《巴黎评论》是巴尔扎克在一八四〇年七月创办的杂志，一应刊务均由他个人承担，出版三期后，因严重亏损，不得不停刊。

① 塔列芒·戴雷沃，以记录路易十三宫廷轶闻琐事闻名的史家。

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

—

致E.伯爵夫人^①

我给您写这封公开信，谈对几部新作的意见，同时完全保留我跟您私下交换意见时采取的方式，同样的语气，同样随便，下判断也同样无拘无束。无须担心我会跌到流行批评的水准之下，因为如今根本无所谓批评。恶毒的人身攻击、叫人不屑作答的忌妒、无中生有的栽赃，这些东西司空见惯，而对作家有实实在在的了解、思考过批评方法、懂得艺术奥妙、对于批评抱着阐释提高文学科学的方法这样一个崇高目的、真正读过自己所谈论的作品，这样的人，还有待发现，而且不是马上能找到的。原因是：阅读一部作品，自己先读通，然后叫公众明白，不是为了得到阴暗的快乐叫作者难堪，而是为了文学事业去批评缺点，这样一桩任务不会一蹴而就，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

《法兰西水星报》和《萨旺人报》的评论家曾经这样做过。

-
- 这是三封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公开信，分别发表在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五日及九月二十五日的《巴黎评论》上。

① E.伯爵夫人即德·韩斯卡伯爵夫人，巴尔扎克用了她的闺名夏娃琳娜(Eveline)的首字母。

《萨旺人报》依靠政府，而政府却任它萎缩，好像对于我们这个最文学化的民族，有一张类似《文学导报》的报纸不是好事情。还有《辩论报》过去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今天像他们那样工作，报酬才抵得上一个轻骑兵少尉的军饷，根本不够日常开销。我跟您说这话，大家脸上都无光，然而却是实情。

相反，迎合订户的口味，写无聊下流的轶事，这既不需要文笔，也不需要修养。这种恶俗的玩意儿，两三天就能涂一篇，得到的报酬，却比一位有头脑的批评家一个月苦思冥想得到的报酬高两倍。

夫人，我无意充当批评家，不过，我既然答应过要告诉您，新作品我喜欢什么，厌烦什么，我就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不同的是，从现在起我要认真阐明我的见解了。倘有不当之处，请您像平时挑批评家的毛病一样给以指正。无庸赘言，我跟您谈的都是老作家的作品，新手的作品一般不论，除非其中确有生花妙笔。

当今批评的真正作用在于阐明现代艺术的原则。二十五年来，文学历经变迁，诗学原理也随之改写。戏剧化的形式、强烈的色彩和科学知识渗透进各种文学体裁，连最严肃的作品也不得不顺应这个潮流，创作变得引人入胜了。但是，倘若由于这变化，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作家把必不可少的修养以及攻无不克的思维逻辑——它远胜于句法逻辑，是法兰西语言之美得以构成的关键——都丢失的话，那么乐趣得到多少，理智就失去多少。我认为，过去两个文学世纪^①的成果应该融合到现代作品中来。如果说部分现代作品受到了普遍好评，那么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融汇历史的精华，而新的形式又给这些成

① 指十七和十八世纪。把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一样称为文学时代，这和巴尔扎克的文学思想有关，也和他在这里论述的具体观点有关。

果增添了光彩。我并不赞成有些人的做法，他们瞧不起自己的时代，老是拿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七八个天才来同现代作家相比。我认为，由于当今二流作家比过去的二流作家要高明得多，所以一流作家要出类拔萃也就困难得多。另一方面我又认为，如果说耐心、全面、明智的批评家必不可少的话，那正是指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品层出不穷，人人跃跃欲试，结果造成一片混乱，文学像绘画一样糟糕，没有大师，没有流派，由于缺乏规则，神圣的艺术事业受到损害，一切的一切，连作为艺术创作基础的审美意识都被束缚起来。

上个月出版的作品中有维克托·雨果先生的《光与影》集、德·拉图什^①先生的《莱奥》、库柏^②的《安大略湖》、欧仁·苏^③先生的《冉·卡瓦里埃》、杜阿梅尔^④伯爵先生的《阿维拉联盟》。此外还有几位女士的作品和新手的两三部书。我不知道其他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不是也这样活跃；还有许多作品正在印刷，而本季度对文学繁荣并不是很有利的。

最先出版的是《莱奥》。这书早就说要出版了，原名是《友与敌》。德·拉图什的作品一向不易复述，《莱奥》的故事还是这样。单把故事讲一遍，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作品的严厉批评，所以批评界一向知趣地保持沉默。没有人想过这样做，但是我却想试试。

一天早上，有个姑娘从蒙梭^⑤公园附近的街上跑出来，她

① 德·拉图什(1785—1851)，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踏入文坛的领路人，但后来两人关系恶化。

② 库柏(1789—1831)，美国小说家。

③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

④ 杜阿梅尔，不详。

⑤ 指巴黎的蒙梭公园。

想给自己埋下一个终身痛苦的种子，给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增添一名国民自卫队战士——当然必须是老天爷不错给她一个闺女才行。她遇上了在家里见过的一名艺术家，她把他一直引上了从巴黎开往圣克鲁的轮船。巴黎青年对那些踟躅街头暗送秋波的少女一向盯住不放，按拉法热案件^①的说法，他们追逐这些少女未免有点热情过头。这个青年虽然是画家，却居然没有认出她是过去的朋友，不过两人在船上还是很神秘地心心相印，结果in petto^②成了恋人。艺术家和轻佻的女伴双双下船，进山游玩。那山从圣克鲁发源，瓦雷里安山一带是顶峰，及至吕西安纳又低缓下来，和弯曲的塞纳河恰好构成一张弓的弦和背。晚上，他们又双双跑到布吉瓦尔一户渔民家，在一个地窖旁边席地就餐。这个地窖为他俩起了《埃涅阿斯纪》中那个古风十足的岩洞的作用。等晕乎乎的画家清醒过来，一个小姑娘交给他一张四折的纸条，里面放了四十法郎，纸上用铅笔写道：“请付账，其余的归您。”小说这样开场，后事如何，您是想象不出来的。身揣金币的姑娘回到家，嫁给了一个贵族院议员。这议员为有了继承人而满心欢喜。然后，《弗拉戈莱塔》^③的作者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这个名叫夏娃的姑娘、他们的孩子即未来的莱奥，还有这个叫阿尔诺的艺术家安排了如下的命运：

阿尔诺是共和派画家，为了得到一笔叫人啼笑皆非的报酬（八百法郎），刚完成了一部出色的作品：“他把一个窄脑门、一双松弛的脸颊、一张在其轮廓上只能叫人想起与脑袋不相干的方糖的脸画得气派十足。”^④大臣很欣赏这种大手笔，想见见画家，

① 拉法热案件，一八四〇年发生的一起毒杀亲夫案。玛丽·卡佩尔被控用砒霜毒死丈夫拉法热，起因是拉法热行为粗俗，常令妻子感到难堪。

② 意大利文：暗中、秘密地。

③ 《弗拉戈莱塔》，拉图什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

④ 原文是病句，参见后页。

可能是要求他再创造一次奇迹吧。为了引诱他，大臣还答应拿凡尔赛宫或者枫丹白露宫的一个大厅让他装饰，描绘杰马普战役或者瓦尔米战役^①。

“这种杰马普和瓦尔米够多的了！”阿尔诺嚷道。

画家刚为八百法郎卖了一幅肖像画的摹本，现在却拒绝在一个大厅里施展才华。阿尔诺·费里埃看重的是共和派的观点而不是荣誉，而大臣看重的是他的技巧而不是他的尊严。大臣向画家宣布，倘若他不为政府工作，那么以后每次画展，卢浮宫的大门都要向他关闭，只允许他展出三十寸见方的画。这个决定在作者看来简直就是死刑判决，其实拉斐尔就在三十寸见方的画幅上创作了《劫夺爱丽泽》，这幅画也许可以同《耶稣变容图》媲美，德·拉图什先生应该在皮蒂宫里见过。

夫人，如果您感到奇怪，法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大臣、姑娘、画家、贵族院议员，那么请想一想，法国原是无奇不有的。您想找到什么样的执政或国王，您指定什么样的修道院，这里都有。大约十五年来，爱财如命和背信弃义在这里大行其道。这里有荣誉和爱情，却也不乏卑劣和荒淫。法兰西独自为现代历史付出了代价。况且已故的塔莱朗^②早就讲过，这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千真万确。

这个孤僻的画家，被逢场作戏的爱情弄得心灰意冷，终日郁郁寡欢，不再漫游巴黎，不再作画，以免再碰到这样的大臣，再有这样的艳遇。一天，画家因了他医生的缘故，和轮船上的夏娃在一个小村庄不期而遇，旁边还有他们的孩子，那个地窖之花，以及呆头呆脑的议员。村庄叫长桥，就在巴黎郊区，德·

① 法王路易-菲力浦曾经参加过的两次战役。他对此一直津津乐道。

② 塔莱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在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及七月王朝都受到重用。

拉图什在那里住过。画家闻知自己有一个儿子，就想把儿子培养成山岳派共和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身无分文的自由人。而当母亲的则想把儿子培养成贵族院议员，一个大老爷，一个富裕幸福的绅士。

至此小说的故事便完全展开了。艺术家赢了第一回合。他带走了儿子，而且儿子后来很爱他。议员赢了第二回合，他找回了儿子，看住不放。在小说里，所谓贵族院议员，就是那种可怕的人物，他们动不动就赌咒起誓，就像《喧哗报》^①上画的那样，他们不经辩论便投票通过法令，他们还签署了奈伊元帅的判决令（这个军人后来发了疯，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本不该用他。他被处死是违反人权的，就和处死路易十六违反人权一样）。这个贵族院议员历经多次革命而安然无恙，什么样的政治罪行或其他罪行都干得出来。

夏娃既是议员夫人，便为阿尔诺所不齿。她想重新赢得这颗高傲的心，于是便协助孩子的生父劫走孩子，帮助他们逃跑。她附和画家的观点，设想她的儿子只要成为共和派，再穷，再颠沛流离，也比富有但是成为议员要幸福。诗人的使命是描绘典型人物，所以小说作者就相信法国妇女的共和思想能压倒母爱。议员找回孩子以后，夏娃为了让他把孩子还给画家，向他坦白了莱奥出生的秘密，原来是她在布吉瓦尔的渔夫家花二十四法郎买的种。您知道她是怎么讲的吗？德·拉图什先生是个儒雅君子，想必经常出入社交界，他很想写得娓娓动听，他很想锤炼自己的才智，结果反倒用尽了才智，就好比棉纱，超过某个限度就会扯断。他让一个少妇说出任何女流，无论公爵夫人、市民家庭的主妇、市井卖浆女人都说不出的一句话：“另一个男人占有了我。”

^① 《喧哗报》，当时一种图文并茂的讽刺与幽默小报。

假使一个女人真的犯傻，弄到非这样讲实话不可，那她要不就在盛怒之下把这样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掷到丈夫跟前：“孩子不是你的！”要不就演一幕像《费加罗的婚礼》阿勒玛维华伯爵夫人那样令人叫绝的喜剧。博马舍在这出戏里把女人的精明真是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又痛苦又丢人的话题，女人总有本事叫男人先提，因为男人急躁而且粗鲁，然后，经不住男人追问，她便开始哭，要不就涨红脸，要不就低下眼睛或者脑袋，吐出一句：“嗯，这个……就是！”待她看到这样的表白产生了效果——当然因男人而异，她便抬起头，试探一下，取笑一通，最后得胜回朝，稳坐江山。要不她就佯装羞耻，佯装痛心疾首，俨然一个抹大拉或夏甲^①，然后扬长而去。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个女人！而夏娃对达克蒙-斯康戴贝伯爵说“另一个男人占有了我”，她就不像个女人。女人再有男子气概也说不出这种话！即便在女人和女人之间，您想她们会说“亲爱的，我给一个家伙占有过”这样的话么？我已经听见您在大声说，作者写出这样糟糕的句子，一定是他自己给魔鬼占有了^②。这个错误和其他许多错误一样，实为缺乏文学修养所致。

议员越来越像《喧哗报》上画的那种议员。他为了保住当父亲的资格，列举了种种合法理由。这是一种反过来的通奸，是通奸的平方^③。夏娃坦白了实情之后，决定由命运来安排是毒死她丈夫还是毒死她自己。所以，当议员拒绝让她回到阿尔诺身边，

① 抹大拉，夏甲，均系《圣经》中的人物，抹大拉系大力士参孙的情妇，曾将参孙出卖给非利士人；夏甲系亚伯拉罕之妻撒拉的使女，曾与亚伯拉罕同房，生下一子，后被逐。

② 魔鬼缠身之意，为显示原文讽刺德·拉图什一语双关的妙处，权作是译。

③ 议员认画家与夏娃通奸生下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从不合法地得到儿子来说，是反过来的通奸，是通奸的平方。

拒绝给她幸福时，她就宣布她或他有一个将要获得自由，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命运自有天数。但是，小说总是有新招，议员偏偏同夫人调换了杯子。和比昂卡·卡佩洛^①一样美丽的夏娃饮下了毒药，不过她并没有死，先前救过阿尔诺的医生又救了她的命。她在布吉瓦尔那场戏的第二天就能够干的事，即嫁给阿尔诺，为他生儿育女，现在却干不了，她这才感到绝望。她痛苦万分，便向一位神甫求教，乞望得到一帖良药。可是上帝也无能为力，夏娃于是发现永世受难在上帝身上也不是一种很合适的品德。她模仿狄德罗的语言数落神甫的无知，然后把他打发走。她对神甫说：“您懂代数么？”“不懂。”“您懂对位么？”“不懂。”“那么，您干吗要我懂得宗教呢？”

这一部分以一场大火结束。伯爵夫人为了讨好画家，放火烧了长桥村的教堂，想毁掉莱奥出身的法律证明。此举实在荒唐，因为达克蒙伯爵特意跟妻子讲过儿子的出生证明在市政府，不管事实如何，有了这个证明他就是孩子的父亲。应该烧的恐怕不仅是教堂，还有市政府，连法院的档案也得烧掉才对，因为每隔五年市政府的簿册都要存到法院去。不过我能理解，共和派的缪斯总不好去烧市政府！画家来到村子，被怀疑参与纵火，不论真正的纵火犯怎么说，人家还是把画家逮起来。达克蒙-斯康戴贝伯爵一命呜呼，他的寡妻和画家在凡尔赛的刑事法庭上表现得很高尚，都说是自己纵的火。刑事法庭看到一位议员的未亡人居然同被告争罪名，感到惊诧莫名。陪审团却不以为其中有什么奥妙，一桩罪行，两个罪犯就是了。他们推测画家是鼓吹民主份子，是秩序的敌人，于是画家被判

^① 比昂卡·卡佩洛(1548—1587)，威尼斯贵妇，托斯卡纳大公的情妇，红衣主教费迪南·德·梅迪契拒不承认他俩的婚姻。一五八七年十月十日，比昂卡去主教府赴宴，中毒而死。

苦役。夏娃叫人武装袭击押解阿尔诺去土伦的队伍，救出了他。她计划带阿尔诺到意大利去，可是由于她这一生太坎坷，到达莫里延山口时她便精疲力竭了。小说最后以夏娃死在萨瓦边境而告结束。阿尔诺对她充满敬意，因为他看到她并不爱议员，看到她藐视议员，心里揣着爱情，焚烧了教堂，尽管不是自愿的却终于转到共和派这边来，看到莱奥将会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党。

倘若您认为这个愚蠢的画家，这个应该送到萨尔佩特里埃^①的姑娘，还有这个卑鄙的议员是这幅画里最丑陋的人物，那你就错了。在背景里活动的还有夏娃的母亲。同她相比，巴黎肮脏的圣利奥地方的女人都是圣母了。她把女儿卖给了德·斯康戴贝伯爵；她怂恿伯爵使用药物，对自己的父亲身分产生幻想；当她发现女儿对画家一往情深无可挽回时，便唆使仆役杀掉伯爵。她要是活到小说结尾的话，肯定成为共和党了。这个昔日的针织女工的确有迷惑人的地方。

一个把政治见解置于色彩技巧之上而且蔑视财富的画家，一个无耻的贵族院议员，一个不像母亲的母亲，从奥赛游荡到圣克鲁、又从圣克鲁游荡到布吉瓦尔的不要脸的姑娘，一个事前策划好的错误，不要小树林、牧场之类好歹说得过去的地方，偏偏选中渔夫家的地窖，让它触目惊心变成贵族的小客厅（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相信牧羊女会嫁给国王，也不相信渔夫家有地窖），一大堆乌七八糟希奇古怪的罪行和蠢事，这一切就是名叫《莱奥》的这盏昏暗的假魔灯展示给您的画面。

我提到比昂卡·卡佩洛并非无意。当然，社会上无奇不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天大的怪事也有先兆来解释，要

^① 萨尔佩特里埃，巴黎的一个收容所。

不就有医学上的原因。比昂卡同情人一道离开威尼斯；她做了德·托斯卡纳公爵的情妇，可是她并不爱公爵；结婚后她谎称怀孕，为的是保住权力；后来，为防止泄露天机，她想毒死公爵的兄弟梅迪契红衣主教。凡此种种固然叫人毛骨悚然，但是都能说得过去，从犯罪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德·拉图什先生却不去考察人的心灵，不从心灵中发现人物反常行为的根由，他写人物就像天主教作家写圣徒传记，圣徒的行状是无须作任何解释的。我并不想劈头盖脸地同他大谈道德，我也不想要求他有什么人文的或哲学的宗旨，我很小心不去学那批虚情假意、莫名其妙的共和派批评家，他们指望靠些不三不四的书把大家的脑筋都共和化。一本书应该逗人快活或者给人教化。现代艺术允许为作画而作画：卡洛^①的幻想、希腊的塑像、中国的瓷人、拉斐尔^②的圣母、卢本斯^③的仙女、委拉斯开兹^④的肖像、对话、叙事，任何形式，任何体裁，现代艺术都包容。可以在小说里插史诗，也可以在史诗里插小说。可是，无论现代艺术的天地如何宽阔，法则依然起作用，而在法国，文学绝对不能和理性分家。我们休想摆脱语言的枷锁，语言制约着作品的结构。《莱奥》这部颠三倒四的作品，没有一种情感，没有一个情节，没有一个焦点能够引导读者，抓住读者，把读者带到他们预期的结局。话又说回来，这样的作品也有它的用处，正因为有写得如此糟糕的作品，我们才有理由讲一讲文学创作的内部功力，讲一讲大师的技巧。

小说里次要人物再杂，主要人物再多，现代小说家都应该

① 卡洛(1592—1635)，法国画家、雕刻家。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

③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

④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学“小说的荷马”瓦尔特·司各特^①的办法，按分量把他们组合起来，使他们服从小说结构的中心：一个关注焦点，抑或一个人物，然后把他们引入一定的秩序，这秩序就好比一个闪烁的星座。这是小说家的首要法则，可是德·拉图什先生在作品中却把这法则轻蔑地忘掉了。从布吉瓦尔那场戏到阿尔诺在长桥与夏娃重逢，共有一百二十页，相当全书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的故事又和其他部分一样，写得很困难，也很艰涩，不足以铺衍成两卷，于是就不断塞一些小插曲进去，这样才得以写到头。作者已经习惯依赖这样的插曲，就像跛子习惯依赖拐杖。

阿尔诺把莱奥从母亲身边带走，领他去认识法兰西。这跟孩子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作者并没有让读者对孩子产生兴趣，作者是借此把读者带到拉马丁先生、乔治·桑、贝朗瑞^②家。我不同意一个作者有权闯入同时代人的家里，询问他们的政治观点，了解他们的年金收入或者他们贫困到什么地步。看在法兰西名誉的份上，但愿不要批准可耻的个人法。在公共场所审讯政治家的风俗已经够臭名昭著的了。多少下流的小报靠造谣和吹捧过日子，它们是法国的耻辱，它们的存在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同时也是政权、法律、司法和政府的错误。德·拉图什先生有什么权利让他的主人公路过圣普安^③，以便有机会说：“哀歌诗人^④也参加选举？”

你认为雕刻家大卫和天文学家阿拉戈^⑤参加选举不好吗？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

②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作家。

③ 圣普安，诗人拉马丁居住的村庄。

④ 哀歌诗人，指拉马丁。

⑤ 指大卫·德·安格尔(1788—1856)，法国雕刻家。阿拉戈(1786—1853)，法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二十三岁即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综合理工学院教授。

“咳，他很有才能，可是为什么他最初的声誉却是靠党派获得的？”

那么贝朗瑞的声誉是靠谁获得的呢？

“他一向很自负，觉得自己前程远大，他也一向稳稳当当，像生活在天堂里。荷马的节杖、塔索的疯人院^①、卡蒙斯的乞丐生涯^②、弥尔顿的失明、拜伦痛苦的怀疑论，凡此种种，他都代之以在勃艮第拥有几座庄院和在学士院拥有一个席位。”

怎么？一个诗人像拜伦那样有漂亮的眼睛，像伏尔泰那样有庄园，像拉辛那样有信仰，你也有怨气么？是不是在提笔写作之前，必须准备一份无资产证明？可是出具了证明，你又该把那些最勤奋的作家骂成惟利是图的饿鬼了。再说，谁能够断定当年的账簿没有写明荷马有十万法郎收入？说不定他像圣西门^③那样拿家产来写诗了呢！……德·拉图什先生的那些指责是很可笑的，理应受到批评界的奚落，特别是他居然叫他的主人公住到乔治·桑家，叫这位女界名流对他本人提出如下看法：“他像农民，却没有农民的身板；像隐修士，却没有隐修士的德行。他缺少友谊，所以在获得荣誉之前就会死掉，他是不会跑到一间国王客厅里去等候荣誉的！（应该说国王的一间客厅。一间国王客厅有可能只是金融家的一间客厅。杜巴里^④在成为国王的美人之前已经是一个国王美人^⑤）他是一八三〇年巴黎新闻界的斗士，然而缺乏当市长的勇气。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文

①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曾因精神失常在疯人院住了七年之久。

② 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因写诗讽刺果阿的葡萄牙贵族而被放逐，颠沛流离二十年之久。

③ 当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

④ 指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宠姬。

⑤ “国色”之意。巴尔扎克指出德·拉图什的语法错误，“国王客厅”，“国王美人”，指“具有一国之王水平的”，而“国王的客厅”，“国王的美人”则指属于国王的。

人，他曾经叫伏尔泰语言中一个不规范的句子（一个？太谦虚了！）变成妙语，却永远进不了研究院。他看护着一切有志之士，有人出版过这位文学赞助人的作品，不过我认为他造就的作家比成就的作品多，云云。”

读完这些话，我们只能建议写下这个题辞：献给德·拉图什先生，感激涕零的十九世纪敬上。不过我相信，贵族院议员与莱奥之间虚幻的父子关系，正说明了拉马丁先生那位尖刻的审查官自诩与文学所具有的关系^①。

真正的小说篇幅压缩在二百页以内，其中包含二百个事件。什么也没有堆砌事实更能暴露作者无能的了。我不想把我的观点搞成什么体系，但是我要指出，高明的小说家，作品里事件很少（《维特》、《克拉丽莎》、《阿道尔夫》、《保尔和维吉妮》）。描写事件产生的原因，表现历史家所忽视的人类心灵的神秘运动，这才是施展才干的地方。小说的人物比历史人物更需要宣示他们行为的理由。历史人物要求生命，而小说人物已经有了生命。历史人物无论行径如何古怪，其存在也不需要证明，而小说人物的存在则需要大家一致认可。就算德·拉图什先生作品中的事件的确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社会较之过去的社会既不是更讲道德也不是更不讲道德，这些事件仍然缺乏文学的真实性。所谓文学的真实性，是要选择事件和人物，将这些事件和人物提高到这样一个视角上，使人人见了都觉得真实。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真实，而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从小说家塑造的典型人物普遍的色彩中辨认出自己的肤色。

像夏娃这样的姑娘是很突出的例外，而例外在小说情节中

① 审查官指德·拉图什，他以文学之父自居，其虚幻有如议员与莱奥的父子关系。

只应扮演次要角色。小说主要人物应该具有普遍性。在司各特的优秀作品《圣罗门温泉》里，有一个大臣始终对一位爵士的女儿怀着初恋之情，后来几乎发了疯，可这仅仅是一个细节。在《中洛辛郡的心脏》里，埃菲也只是个次要角色，主角是珍妮·迪恩斯。这样的安排要么出于深思熟虑，要么得之于天才的敏锐直觉。一个年轻姑娘如果有能力像小说开场夏娃那样做，那么她就会避免选择熟识的青年来完成自己的行为。巴黎是个好地方，可以容纳形形色色的怪事。最后，既然一个姑娘能够计划这么一件荒唐事，她必定是美狄亚、罗多居娜^①、卡特琳娜、伊丽莎白那样的女人，从这样的女人身上，我们期待的是其他的东西，而不是同阿尔诺先有关系再相爱，也不是那些愚蠢行为。她爱上阿尔诺那天，就应该同他一块离开法国，远走高飞。《莱奥》这部作品证明德·拉图什先生分不清哪些事是青年人饭后茶余的谈资，哪些事可以写成文字。他甚至分不清哪些可以写下来，哪些可以印出来。安排场景、刻画性格、造成对比、吸引读者兴趣的艺术，他一窍不通。

我之所以对这部作品讲了许多话，是因为这部小说里藏着一块暗礁，许多船都翻在上面。这就是文学中的宣传。我远不是想谴责信念，尽管你我私下可以说，所谓信念是一件愚蠢的东西。拉法夷特^②讲政治原则，对祖国却有害无益。德·塔莱朗先生是无情的权术大师，却两次挽救了法国。不过，在巴黎嘲笑自己的宗教嘲笑得最凶的人，到了君士坦丁堡却不会背弃他的宗教，他宁可掉脑袋也不改变。信念是一种情感，而情感

① 美狄亚，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罗多居娜，相传为古亚述帝国公主，二人均以精心策划复仇而著名。她们的故事被后世许多作家当作创作题材。

② 拉法夷特(1757—1834)，法国将军，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复辟时期成为反对派政治家。

是不能分析的，无法推论的。我不是责备德·拉图什先生用他的作品来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因为《外省人书简》和库里埃的小册子如今仍然有生命力，^①而孕育它们的环境却早已消失。我所责备于他的，只是他发表了一部糟糕的、充满矛盾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是疯狂的、不真实的、愚蠢的。倘若有位抑郁而大胆的天才创作了一部好作品，其中刻画了一个共和派，是个阴谋家，一心想叫全欧共和化，但是很吸引人，那我照样会为这尊塑像拍手叫好，我照样会喜欢他，不会因为作者刻画了一个斯巴达克斯而不是路易十四而觉得大逆不道。只要欧洲变得更幸福，共和也罢，王政也罢，我们都要像为谷登堡^②塑像一样为这位天才建立纪念碑。但是，发表索然无味、胡编乱造的作品，这未免有点可悲。《莱奥》中个别地方倒也不乏诗意，可惜却又叫一些语言错误给破坏了。对一位并非初出茅庐的人来说，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德·拉图什先生是以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他把诗歌中可以允许的简约手法用到散文里来，他不断地写出德利尔^③式的谜一样的句子，不断使用省略法。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四个人得天独厚，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他们是维克托·雨果、泰奥菲尔·戈蒂耶、德·缪塞和德·维尼先生。^④因为这几个例外，我们的时代才不同凡响。

所有的作品，开头几十页都是被人研究得最透的，因此我们只需看一看《莱奥》前几十页上的主要错误。下面就是我

① 《外省人书简》，十七世纪法国作家帕斯卡尔(1623—1662)的著作。库里埃(1772—1825)，法国作家，以写战斗性极强的辩论小册子称著。

② 谷登堡(1400—1468)，德国发明家，欧洲印刷术的创始人。

③ 德利尔(1738—1813)，法国诗人。

④ 雨果(1802—1885)、戈蒂耶(1811—1872)、缪塞(1810—1857)和维尼(1797—1863)都是当时卓有才华的诗人、小说家。

要批评的一些句子^①：

第3页：德·拉图什先生认为假面具和戴在后脑勺上的宽边帽也属于人的宝贵而罕见的“秉性”，而“秉性”乃是自然赋予的。

阿尔诺目光若有所思，“既像是忧郁，又像是诡计多端”^②。

这是因为阿尔诺既忧郁，又诡计多端？抑或因为他的眼睛既“像”忧郁，又“像”奸诈，好比我们说某某人“像”父母亲那样？抑或因为他“有”忧郁和诡计供给大家，好比我们说杂货铺老板“有”赛尔兹水和星牌蜡烛？

“在他褐色的髭须之间，靠近一圈浓密的胡子，爆发出一阵白色的笑声，充满诚挚和天真。”

这笑声的形态委实费解，应该请作者对“白色的”、充满“天真”的笑声作一个严肃的说明。

第5页：“一张在其轮廓上只能叫人想起……的脸”（这个句子您已经知道）。倘若作者想对这张脸说话，起码说一句标准的法语吧。德·拉图什先生，应该说“一张其轮廓叫人想起……的脸”。

第9页：“他被外界的事物所触动，好像风触动风吹琴一样”^③。

唉，诗人哪！主语变了，动词就必须变。此类错误不断出现，弄出许多离奇的句子。

“几匹阿拉伯战马在他面前擦肩而过，因为天气温和，地面平坦。”

怪事！阿拉伯战马在他面前擦肩而过难道是因为天气温和、

① 巴尔扎克在这里批评了德·拉图什作品中的语病，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不得已只好加注说明，这未免平添了许多累赘，而且依旧有含糊不明的地方，敬希读者谅解。

② 由于介词de作用含糊，原文既可理解为“像什么”，又可理解为“拥有什么”。

③ 德·拉图什错误地省略了第二个动词，使句子似通非通。

地面平坦吗？擦肩而过，对马而言，未免太短暂些。

第13页：这一页上有“两个妇女从一堵老墙出来，穿过一扇小门，门同灰不溜秋的墙很难分清”。要是中学生写出这样的句子，就该罚抄作业。

第14页：“看着太阳升起”。这个景色只能在歌剧院看到，那是在《威廉·退尔》第二场结尾，当布景师为《拿起武器》这首歌准备那有名的布景的时候。

同页：“没有什么东西更和谐和更大胆”。这个错误对读过莫里哀的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①

第16页：“缺少使裙摆的褶子下垂的开司米”。

撰写时装通讯的女人也很少写出这样不规范的句子。

第22页：“你们的制度还有不止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关系需要加以约束”。请找吧！^②

第23页：“小伙子让一个念头穿过他的头脑”。真精彩。

第33页：“人们抵达了执政海岸，上世纪末在这里目睹一个伟人早产，成了皇帝”。这就是说，皇帝比女人更会早产。所谓执政海岸就是圣克鲁港。而世纪末居然能够目睹它！

同页：“军官举起手臂，做出奉献的姿势。”

我要求把这句话存入贵族院资料室。

第34页：“他满脸通红的女伴瞅着他”。

这句话不是说他的女伴瞅着他时脸红了，而是说有什么我也说不上来的东西使她脸红了。

第35页：“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穿过耕地去追赶”。什么意思？^③

① 这句话错在哪里，与莫里哀何干，均不详。

② 这句话似通非通，巴尔扎克说“请找”，一语双关，既是找这种所谓的关系，又是琢磨句子的意思。

③ 由于原作者用了及物动词，句子意思模糊，也可以理解为“横着追逐耕地”。

第36页：“财产战胜迟钝是很长的”。

小说《莱奥》很长，而德·拉图什先生则花了很长时间去写这部小说。

第38页：“他具有造物主的欢乐”。这句蹩脚的法语说的是艺术家是上帝的欢乐的一部分，而不是说艺术家分享上帝的欢乐。

同页：“你们有金钱，我们色彩。”散文不能省略另一个人称的动词，必须说，你们有金钱，我们有色彩。

第41页：“鼓励和善意，这些是墙壁和护栏，有了它们我才能够暂时站到高于地面的地方”。

如果有文学初学者拿一本书请教德·拉图什先生，书里可以看见变成墙壁的善意，他会叫先生突然从鼓励的栏杆上跳下来，整个晚上同朋友一道笑话“有了它们”^①。

这句话同第41页的一句话就不能相比了，“新鲜牛奶和雪维菜炒鸡蛋的希望对这对饥饿的夫妇来说快要破灭了”。

赋予炒鸡蛋和牛奶以某种希望，这是滥用将一切拟人化的神话手法。这种省略手法（作者的原意是找到牛奶之类的希望）是德·拉图什文体的慢性病。

这一类妙不可言的文字比起第40页上的一句话便又逊色多了：“一部作品之所以失败不在于它的缺点，而在于它所没有的美。”

一部作品居然能失败于它所没有的美！由此可见德·拉图什先生因为长期为《宪政报》干事，脑子里才留下这些美妙的蹩脚货。

第44页：“用一次野餐铸成一次会面的开始”。

铸成开始，我觉得有点古怪，至于野餐，先生，应该用阴

① 作者误用了Par qui，应该用par lesquels，或者par quoi。

性多数^①。

第53页：在这一页上可以读到：“初升月亮的光辉映出一个慵懒的身段的妩媚和丰满。”

同页：“阿尔诺吻了她的微笑。”这句话可以当作那喀索斯神话的注脚^②。

最后，第120页上写道，一个抚慰人的绿洲，第150页上写道，一所闺房^③。

此外还有一些句子很滑稽，结果作者想绷着脸，读者却捧腹大笑。

诸如：“倘若闪电不是瞬间即逝，肯定叫人眼花缭乱”，“用摩尔达维亚樱桃木的管子使海泡石的烟斗头积满烟垢”^④。

还有，这句话大概叫英国的太太小姐们哭笑不得：“英国人摸了，连纯洁的大理石也会受到玷污。”

您是知道的，在我国轻罪法庭被判处两年监禁的小罪过，在英国就会上绞架，正是这些英国人迫使那不勒斯政府为卡里皮杰的维纳斯像穿上了一条铜衬裤，未得允许不能脱下。

我就在头150页打住，而且我仅仅挑出了那些叫人发噱的错误，因为德·拉图什先生作为文学赞助人在他最走红的时候曾经给最伟大的诗人提供了浸着胆汁的面包。您只要知道整本

① 原文agape，用阴性多数时才解作野餐，而德·拉图什误用作单数。

② 以上两句话都使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巴尔扎克认为在叙事作品中滥用这种手法是可笑的。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里自恋的美少年，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巴尔扎克这里的意思当是说阿尔诺吻微笑和那喀索斯迷恋倒影一样是陶醉于虚无缥缈的东西。

③ 绿洲是阴性词，德·拉图什误用阳性不定冠词，而闺房是阳性名词，他却误用了阴性不定冠词。此处译文以不恰当的量词表示。

④ 德·拉图什的原意大概就是说“因为用了摩尔达维亚樱桃木的管子，烟斗头很快就积满了烟垢”，他用了介词avec，使句子变得很可笑。

书都是以这种文字写成的就行了。一个教师能够在这两卷书中发现1500到1600个法语错误，平均每页两个错。故事的叙述人满脑子装的是纷纷扰扰的世事，书里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倒挺合适：“他唯一的缺点是太好奇，而且经常不顾法语的逻辑。”

库柏写过两本平庸的作品，《安大略湖》又重展昔日的风采。这本书很美，可与《莫希干人》^①、《拓荒者》、《大草原》比肩，而且可以看作是这几部作品的续集。目前能够和瓦尔特·司各特相比的作者，只有库柏。他不能和司各特平起平坐，但是他有司各特的才华。他之所以在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得力于他的两个才能，一个是描绘大海和水手，另一个是以理想化的笔触描绘美洲的壮丽景色。我不明白，写出《舵手》、《红色海盗》以及上面列举的那四部作品的人怎么会写出另外几部书——《间谍》一书除外。只有这七部作品算得上库柏真正的杰作。我不是信口开河，这个小说家的作品我曾经读了又读。说实话，说他是小说家，毋宁说他是美洲史家。我很钦佩他的两个才能。过去瓦尔特·司各特曾经表达过他的钦佩之情，如今伟大而独特的“皮袜子”再度证明此情不妄。这个崇高的形象将《拓荒者》、《莫希干人》、《安大略湖》、《草原》串联起来。“皮袜子”是一具雕像，是同时从野蛮状态和文明状态诞生出来的道德的两性人^②，他将与文学同在。我不知道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是否有与这个大草原和大林莽的英雄同样伟大的人物。《艾凡赫》里的葛尔兹和皮袜子有几分相近。我有这种感觉，倘使司各特到过美洲，他也能够写出“皮袜子”这样的人物。正是靠了这个半是印第安人半是文明人的形象，库柏才上升到同瓦尔特·司各

① 全名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② 关于两性人的概念，可参见巴尔扎克的《塞拉菲塔》（《全集》第二十二卷）。简言之，两性人是完美的象征。

特并列的地位。

《安大略湖》的题材极其简单，无妨说就是湖。英国的五十五团驻守在离加拿大最近的一个要塞，团里有个老中士，是个鳏夫，他叫远在英国的女儿到要塞来，想在离开人世之前把女儿嫁给英国人忠实的向导“皮袜子”。和姑娘一块来的还有她叔父，一个普通的英国水手。印第安人的首领带姑娘到了一个地方，老中士派的人就在那里等候。派去的人是“皮袜子”（又叫“长枪”，“猎人”，在这部新作中则叫“跟踪者”）和“长蛇”秦加肖克。中士的女儿和这两个人又碰到了他们的年轻朋友加斯帕，安大略湖上的一个水手。姑娘、叔父、加斯帕、“皮袜子”、“长蛇”由绰号“箭头”的首领和首领的妻子“六月露”护送，历尽艰险才到达要塞。易洛魁人^①得知中士的女儿和她叔父要来要塞，企图拦劫他们。他们在森林中巡游，“箭头”和他们同谋。他暗地里站在法国人一边，充当法国人的间谍。在荆棘丛生的途中，姑娘爱上了“皮袜子”的朋友加斯帕。后来“皮袜子”和中士一道登上千岛中的一个岛以截获法国人给易洛魁人运送物资的船队，这时“皮袜子”知道了他在姑娘心中只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便离开了姑娘，尽管他仍然爱着她，却让她和加斯帕结合了。

我喜欢这样简单的题材，它说明作者的构思雄劲有力，而且题材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作品第一部分出现了描绘奥斯威戈河的图画。这条河流入安大略湖，企图拦劫姑娘一行人的野蛮人就居住在河两岸。在这里，库柏又成了伟大的库柏。森林、河流、瀑布，野蛮人玩弄诡计，长蛇、加斯帕和“皮袜子”识破他们的诡计，所有这些描写构成了神奇的长卷绘画，像库柏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描写是无法模仿的，其中有些东西叫

^① 易洛魁人，即北美印第安人。

所有想步这位美国作家后尘的小说家望洋兴叹。铅字印刷的文字从来不曾像库柏的小说这样严重侵犯了绘画的特权。这些描写简直就是一所学校，所有文学上的风景画家都应该到那里求学，那里有艺术的全部奥秘。这部魔幻般的散文作品给人们展示了奥斯威戈河和两岸风光，展示了森林和林中的树木，这些景物之所以栩栩如生，是因为作品不但描写了整体，而且描写了微小的细节。广袤的荒蛮之地，随着你身临其境而突然变得趣味盎然。这个天才作家一会儿让你飞临汪洋大海，浩瀚的大西洋使你心旷神怡；一会儿又让你在林中、水下、岩洞里目睹印第安人的身影，叫你激动得打颤。当孤独的精灵和你喃喃细语时，当葱茏的千年老林里凉爽静谧的空气叫你无限神往时，当你翱翔在这片生机勃勃的草木之上时，你的心不禁猛烈地激荡。危险一页接着一页地出现，却显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斧凿痕迹。你仿佛亲自在大树下俯身察看印第安人的足迹。一切事件都与险峻的地势密切相关，所以你必须全神贯注地观察崖壁、树丛、瀑布、树皮船、灌木林。你恍若踏上了这片土地，它化成了你，或者是你化成了它，这种奇妙的变形是天才作家的功力，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你根本无法将土地、草木、河流、宽阔的水面和流势与你内心的情绪分开。终于，在你不断审度的宏伟场景中，小说的人物变得像真实生活的人一样平凡无奇。与印第安人遭遇，野蛮人施展诡计，动用武力，这些描写一点都不单调，与库柏过去类似的描写一点都不相像。对要塞的描写，还有人物休息的场面、射箭的场面，堪称杰作。我们应该感谢作者选中了这些小人物。其中中士的女儿写得不真实，为了突出这个人物，作者费尽心机，其实毫无必要，而其他人物，借用画室的术语说，都可以称作“实物”。遗憾的是，英国水手和缪尔中尉本是这个朴实故事的关键人物，却偏

偏没有写好。倘使有人略加点拨，再琢磨得深一点，小说肯定能够做到没有一点瑕疵。在安大略湖上行船的那一段简直就是一幅精美的工笔画，与库柏描写大海的最优美的篇章难分上下。最后，征战千岛，易洛魁人在一个法国上尉的支持下作战，这些场面都写得有声有色。《莫希干人》成为一部杰作靠的正是这类有声有色的描写。“皮袜子”，或者叫“长枪”、“猎人”、“跟踪者”，和在其他几部小说里一样占据主要地位，甚至更加突出。这个人物内心深处的忧郁在这部小说里部分地得到了解释。

关于这部优秀作品的魅力和细节已经说得够多的了，研究一下它的缺点也许更有益。库柏比起瓦尔特·司各特之所以稍逊一筹，是因为他完全不善于写滑稽，而他又总是想开心取乐。在这一点上他压根没有成功过。阅读库柏的作品我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在听一支优美的乐曲时，旁边有个蹩脚的乡村提琴手在吱吱呀呀地演奏，而且拉的是同一首曲调，叫人烦透了。库柏为了产生他所谓的喜剧效果，叫他的某个人物喋喋不休地重复同样愚蠢的玩笑，这种玩笑是事先编好的，比如说一种随便什么样的固执脾气、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一种精神上的畸形，前几章里写了，以后页页都讲，一直讲到最后。这种笑话和这种人物在作品里的作用就和那个蹩脚的乡村提琴师一样。这样的手法产生了《莫希干人》里的“音阶大卫”、《安大略湖》里的英国水手和缪尔中尉，以及库柏小说里所有他自以为滑稽的人物。

这种毛病已经成为流行病，法国许多文学家也都感染上了，而病源却正是瓦尔特·司各特。在《清教徒》里，贝兰丹小姐讲国王查理的访问讲了七八次，还有类似的一些话。司各特是天才，所以写得比较有节制，库柏却受害不浅。这种雕虫小技反映

了思想的贫乏和枯竭，伟大的司各特从来不滥用。所谓天才，应该是在每一个情境中都能够让展现人物性格的语言喷涌而出，而不是拿每种情境中都适用的一句话来打扮人物。表现人物乐观也好，阴郁也好，尖刻也好，这都无可非议，但是，乐观、阴郁、尖刻都应该从性格特点中体现。在给你的人物画像之后，请叫他开口说话，但是老叫他讲同样的话，那就显得无能了。瓦尔特·司各特注意到了我们大家都看到的现象，那就是颠三倒四讲一句话这个毛病有喜剧色彩。但是他表现这个毛病限于一个人物，至多两个，总是限制在这个数字之内。现代行吟诗人的才华应该表现为创造环境和人物性格特征。只消把库柏笔下那些滑稽古怪的人物跟《昆廷·杜沃德》中特利斯唐的两个刽子手比较一下，或者跟《肯纳尔沃思》中的米切尔·兰伯恩^①比较一下，就立刻能够发现文学创作的这条规律。假如你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像司各特这样来写，那么就走你自己的路，寻找挖掘适宜你自己的手法。在《红护手》里，有一个走私的老头没完没了地说“因为生意的缘故”，但是在瓦尔特·司各特笔下，这句话生出了无穷的幽默，一点都不使我们感到厌烦。而当我看到库柏这部优秀的作品里水手和缪尔中尉的四个妻子开同样的玩笑时，我却感到很难受。

次要人物的构思也暴露了库柏作为司各特竞争者的一个弱点。我们完全明白英国水手固执己见，不听湖区水手的话，对引出下文的灾祸很必要。当库柏给你描绘美洲的自然风光时，当他带领你泛舟安大略湖时，当他驶向千岛时，他显得身手不凡，但是当他描写悲剧的酝酿时，却变得软弱无力了，他只

^① 《昆廷·杜沃德》和《肯纳尔沃思》都是司各特的小说，后者全名《肯纳尔沃思堡》。

能靠细节描写的美来补偿。直到小说中间部分才有关于加斯帕的个性的暗示，这样的错误，瓦尔特·司各特绝对不会犯。我们知道，方法很重要，问题是要有正确的方法。缪尔中尉的出现应该大大提前，作者如果能够巧妙地叫读者发现他充当叛徒的角色，和“箭头”暗通声气，那么这个人物的意义就会更大。

有一点我要严厉责备作者。库柏的名声不是他的同胞给的，也不是英国人给的，他得到现在的名声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法国人热情的赞扬。我们高尚而美丽的国家不大关心她自己的诗人，却对外国的才子关怀备至。库柏不但得到法兰西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受到法兰西的赞誉。他的名字靠法语的普遍性传到那些不懂英语的国家。我看到他的《野猪上尉》丑化一七五〇年在加拿大的法国军官，不禁深感惊讶。这些军官都是贵族，历史白纸黑字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品行十分高尚。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得到的唯一外援来自法国。一个美国人，地位决定他具有崇高的思想，怎么能给法国军官安上莫须有的丑恶性格呢？野猪上尉高尚也好，下流也好，都对故事的内容毫无损害，而且赋予他高尚品质或许还可以增添一幅动人的场景呢。看到有识之士把自己混同于芸芸众生，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库柏的这个错误也是向瓦尔特·司各特学来的，司各特曾经以《保罗家书》来回报法国对他热情真诚的赞扬^①。我这样说是有凭据的，不但有《安大略湖》为证，而且你即使翻遍库柏的作品，也找不到一丝一毫对法国友善的表示。

瓦尔特·司各特和库柏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不同的才能使他们倾向不同性质的题材。读完库柏的一部作品，倘在心里把全书回味一番，那么从一幅幅画面中你既体会不出什么哲理，

^① 司各特在《保罗家书》中嘲笑了法国人，

也找不到什么对精神有吸引力的东西。司各特和库柏无疑都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俩都有冷静的心。他们不愿意写激情，而激情乃是心灵神圣的流露，比人类为维护社会而刻意创造的道德情操崇高得多。他们取消了激情，把激情当作祭品献给了他们国家的女才子。但是他们一个人向你展现了人类的历次伟大革命，另一个向你展现了自然的伟大变迁。一个人让文学与自然风光和大海较量，另一个则让文学和人类较量。读一读库柏的作品，特别是《安大略湖》，你印象最深的一定是这一点：你找不到任何一段肖像描写能够启发你思考，能够让你通过缜密而灵活的思想反观自身，能够给你解释事实、人物以及人物的行为。相反，作者似乎乐意把你推向孤独，让你在孤独中遐想。这种印象给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踽踽独行，而瓦尔特·司各特无论在哪里都叫一大帮显赫的人物来陪伴你。库柏的书把人孤立起来，而司各特在给你粗略描写各个时期的英国的同时，叫你和他的故事相结合。库柏的伟大是他所描写的自然伟大品格的反映，而瓦尔特·司各特的伟大更具个人特色。苏格兰人^①是他的作品的母亲，而美国人^②则是他的作品儿子。瓦尔特·司各特的面貌千变万化，而库柏是个海洋和风景画家，有两家画院出色地为他提供服务，一家是“野蛮人”，另一家是“水手”。他的“皮袜子”是个很了不起的创造。我不懂英文，对这两位天才的文笔无从加以评价——对我们来说幸好他们的文笔差别很大。不过我认为，在思想表达上，在文体结构上，苏格兰人远胜过美国人。库柏不讲逻辑，他的作品倘一句一句看，意义很模糊，显得前言不搭后语。当然，总体看却有一种气势。要

① 指司各特。

② 指库柏。

理解我的批评，只要仔细读一下《安大略湖》的头两页，对每个句子都做一点分析。这些句子思想杂乱，法国修辞班的学生写了这样的句子会被罚重做的。但是不久，你就被壮丽的自然景象镇住了，你忘了船只在勉强行驶，而只顾观赏大海或者湖光山色。概括地说，他们一个是自然史的专家，一个是人类史的专家。一个通过形象达到理想美，一个通过情节同时又不忽略任何诗意而达到理想美；例如《古董家》里对涨潮的描写，《艾凡赫》开篇的景物描写都反映了作者画家的才具，足可以和库柏媲美。

从两位巨人回过头来讲《冉·卡瓦里埃》的作者，中间隔着从安大略湖到塞纳河这样远的距离，但是我还是要用两位艺术大师可能提供的范例来对照欧仁·苏，因为很不幸，自从他的《拉特雷奥蒙》^①被一位批评家一锤定音下了结论之后，看不出他为重建声誉做了什么。那个批评家的结论尽管过分严厉，却是正确的。我其实很不乐意来肯定这个结论，尤其因为欧仁·苏起初是很有些才具的，只可惜现在都丢失了。他当时的作品很生动，也很诙谐。他不害怕下功夫，可是他在探索时没有认清道路，他不愿意学习“编织技术”，这门技术的基本功包含在瓦尔特·司各特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里。

冉·卡瓦里埃与路易十四的斗争广为人知，无须讲述小说的内容。司各特没有一部小说命名为《觊觎王位者》，而是《威弗利》、《奥利弗·克伦威尔》、《伍德斯托克》、《玛丽·斯图亚特》、《神甫》。谁给我讲历史事件，我都感到索然无味，因为我早就熟记在心了。小说想要写历史，就必须写一个伟大人物。正因为如此，克伦威尔、查理二世、玛丽·斯图亚特、路易十一、王

^① 《拉特雷奥蒙》，欧仁·苏的历史小说。

位觊觎者，伊丽莎白、狮心王理查等等，小说创始人^①所描写的这些人物在书中绝不会只出现一下，也绝不会到结尾才露面。故事围绕这些人物展开，就像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一样。当我们跟随书里的次要人物接近伟大人物的时候，我们已经和次要人物一道生活过，已经和所有人物休戚与共。司各特从来不曾拿重大事件作为小说的题材，但是他通过描绘整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仔细解释了重大事件的起因。他站在社会中间，而不是高踞于重大政治事件的云端。你读到克伦威尔到达伍德斯托克，倘若跟你讲如何抓查理一世，你肯定不会发抖，因为你知道后来查理一世被砍了脑袋。但是倘若跟你讲次要人物，你就会发抖，因为次要人物的命运在历史学家的著作里是看不到的。你会为向护国公^②挑战的那个大学生颤栗。当司各特想让我们伴随玛丽·斯图亚特，让我们关心她是否能够逃脱时，他不把玛丽·斯图亚特关在福斯林盖，而把她关在洛彻尔文，因为她实际上没能活着离开福斯林盖。

这头一个缺点已经说明欧仁·苏对作品结构主要部分如何筹划一无所知。这个严重的缺点由于统领全书、写得很好的概述而显得更加突出。欧仁·苏用了上百页篇幅讲述塞威纳人反抗路易十四的斗争史，准确地解释了撤消南特敕令的原因，结果他的小说便成了对这篇序言的阐释。当司各特感到有必要通过阐述自己的见解帮助读者熟悉某个历史时期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见解融汇到小说里，或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正是由于他对小说的艺术手法有深刻的理解，才写出了像《昆廷·

① 指司各特，巴尔扎克认为他是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② 指克伦威尔(1599—1658)，当时他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岛的护国公。

杜沃德》里“两个堂兄弟”那样的章节，像《威弗利》和《皮克的帕韦里尔》那样博学的楔子。

第二个缺点是，既然有了瓦尔特·司各特的《清教徒》，这个题材就被写尽了。要想同拉斐尔比高低，就必须有提善或者卢本斯的修养。

在继续分析欧仁·苏作品的缺点的同时，我准备提出历史小说写作的若干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历史小说如果写得好的话，可以同最精彩的历史著作媲美。

文学这门艺术不可能超出一定范围去描绘军事事件。描绘塞威纳的山峰、塞威纳和下朗格多克之间的平原，在那里展开军队，叙述各个战役，这样做就连司各特和库柏也会觉得力不从心。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文学作品里描写一场战役，而是满足于简单地勾勒出对垒双方的精神面貌。即便是小战斗，他们在描写的时候，也感到有必要预先做好比较长的铺垫。当司各特描写小战斗时，先选择好一块不大的地盘，而且避免使地点描写游离在情节叙述之外。二者结合得特别紧密，所以读者清楚地知道清教徒在何方，国王的军队在何方，哪里是沼泽，哪里是海岸，哪里是森林，一切都浑然相连，天衣无缝。战斗一结束，就开始攻打白伦顿夫人的城堡，然后以博斯威尔桥的溃败结束全书。他甚至没有花气力描绘桥附近的景色，没有想象河两岸是什么样子。一边是莫顿，一边是克拉弗豪斯，中间是一座双方争夺的桥，如此而已^①。苏先生的作品描写了卡瓦里埃的两场战役，战役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四卷八开本的篇幅里，读者眼前展现的是从塞威纳一直伸展到蒙佩里埃的广阔战场。

① 这里是介绍司各特的小说《清教徒》（又译《修墓老人》）的情节。莫顿是加尔文教派苏格兰长者会的起义军首领，克拉弗豪斯是查理二世的正规军指挥官。

公众对这类描写反映如何我不得而知，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我感觉，倘若作者不能仿照库柏和瓦尔特·司各特把事件、人物同地势联系起来，使二者能够互相解释，那么此类描写就徒劳无益。然而，尽管我不讳言此类描写规模宏大，困难重重，我却认为可以采取让读者透过一位将军的望远镜来观察的办法描绘军队调动和战场上的混乱。当然这样做势必需要大量印张，而且需要罕见的功力。贝尔^①先生在近期发表的一部杰作中，一方面画了一幅精彩的军事速写，另一方面也感觉到了我所强调的困难。他没有花气力面面俱到地描写滑铁卢战役，而是通过后卫部队作侧面的反映，描写了两三个败退的场面。但是，作者的笔力雄浑遒劲，所以我们能够浮想联翩，使整个战场以及法军大溃退的景象尽收眼底。这个章节反映了作者深谙文学创作艰难之所在。我现在就要告诉您，我认为《巴马修道院》的作者是当代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重要性将会超过目前人们的估计。

冉·卡瓦里埃爱上了剑术教师的女儿伊萨波，龙骑兵上尉德·弗洛拉克侯爵是他的情敌。卡瓦里埃和侯爵发生争吵，离开了法国。德·弗洛拉克先生对待伊萨波就像洛弗拉斯对待克拉丽莎一样^②。卡瓦里埃当初不能不走，待他回来以后，看到塞威纳遭受蹂躏，伊萨波被玷污，自己的家庭也遭了大难，他悲愤填膺，和一个叫迪塞尔的贵族共商起事。迪塞尔从事玻璃雕刻，是卡瓦里埃在日内瓦认识的。一个名叫图瓦依的乡下姑娘爱着德·弗洛拉克，而她自己又被包税商塔布罗看上了。图

① 贝尔是法国小说家斯丹达尔(1783—1842)的真实姓氏。

② 洛弗拉斯和克拉丽莎均为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洛弗拉斯是个轻薄的花花公子，克拉丽莎是受他欺骗的牺牲品。

瓦依拼命追求德·弗洛拉克，塔布罗则拼命追求图瓦依。姑娘得知自己的心上人被卡瓦里埃俘虏，便听从了德·维拉尔先生的话，想办法让卡瓦里埃迷上她。她唤醒了卡瓦里埃的雄心，怂恿他为路易十四效力，并叫他去见德·维拉尔先生。德·维拉尔主张同卡瓦里埃谈判，反对把残酷的战争再打下去。作者让卡瓦里埃迷恋上图瓦依这样的姑娘未免太贬低这个人物了。为了叫像卡瓦里埃这样刚烈的汉子错误地堕入情网，需要做多少铺垫才行啊！再说，即便事情可能是真的，在这样一部小说里，也必须另想一套情节。卡瓦里埃的斗争生涯和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作战生涯很相近，战斗如狂风暴雨，一心为钟爱的女人报仇的卡米扎党的首领哪有闲情逸致同女戏子谈情说爱？巴黎无论哪个资产者，只要当时有十万埃居的进项——今天就是一百万埃居，就不会像塔布罗那样带着精致的点心和上等美酒去尾随一个村姑，结果落入卡米扎党人的手中。德·弗洛拉克先生和卡瓦里埃之间产生了仇恨，因而爆发了塞威纳战争，然而问题仅仅和德·弗洛拉克的名字相关，因为在长达四卷的篇幅里，德·弗洛拉克本人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认真对待这个人物，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读一读《清教徒》吧，看看莫顿和对手是不是也这样井水不犯河水？卡瓦里埃发现他钟爱的侯爵夫人其实是个爱着弗洛拉克的村姑因而颓唐消沉这一节，欧仁·苏先生没有写好。在欧仁·苏的笔下，卡瓦里埃是一介村夫，他贱得很，所以应该被蒙佩利埃的贵妇人羞辱；他笨得很，所以面对德·维拉尔先生应该半个月里无所作为。欧仁·苏先生写到了德·巴维尔先生^①，可是只是为写而写，把这个在整个事件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人物描

① 德·巴维尔(1648—1724)，蒙佩利埃总督，绰号“朗格多克的暴君”。

写得无足轻重。德·巴维尔是夏佩尔^①、布瓦洛、莫里哀的朋友，欧特依村^②的常客，乐呵呵的，是个两面派。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值得在小说的情节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写。

倘若想在小说里表现卡瓦里埃、朗格多克的著名总督巴维尔、德·维拉尔元帅这些真实、重要的人物，并且和图瓦依、塔布罗这样的人物糅合起来，那么作家的才能就应表现在善于叫读者相信他创造的人物，善于叫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偶尔出现一下，以此来肯定虚构人物的存在。大师之所以深刻，从这一点便可以了然。瓦尔特·司各特花费一半篇幅叫读者深入了解艾米^③的生平，然后才来写莱斯特和伊丽莎白。他虚构了许多人物，他的故事却具有历史价值！请再读一读这部作品，它是司各特最严格的文学创作，无妨当作一篇纲领看待。艾米周围有不下三十个人物在活动，整部作品似乎就是为她而写的，乃至写到她参加雷塞斯特为女王举办的游乐活动，推倒了帝王恩宠建立起来的大厦，断送了伊丽莎白野心勃勃的情人的全部前程。

欧仁·苏先生缺乏文学的真诚。到处都能够感觉到缺乏真实，缺少研究。因此，从事玻璃业的贵族迪塞尔的预言家工厂比什么都可笑，比什么都更严重地违反小说的美学法则。您能想象布鲁塞刺激理论^④进入应用阶段，而不是目前十九世纪实

① 夏佩尔(1626—1686)，法国诗人。

② 欧特依村，在巴黎郊区，有布瓦洛的别墅，莫里哀等人也常到那里小憩。

③ 艾米是司各特的《肯纳尔沃思堡》里的虚构人物，下文莱斯特和伊丽莎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莱斯特名罗伯特·达德利，封为莱斯特伯爵，是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

④ 布鲁塞(Francois Broussais, 1772—1838)，法国医生，创立了所谓“生理医学”理论，认为一切疾病均由肌肉纤维充血引起。他并且把这个理论运用到精神病领域，著有《论刺激和疯狂》。

际所处的怀疑阶段(因为我不相信医学上有什么绝对理论)是怎么回事吗?路易十四时代,医学还是纯经验型的,纯粹靠药物。书中居然写那时就有人出于政治原因,在一些穷孩子身上实行神经疗法,让孩子们进入亢奋状态,您能不莫名其妙吗?谁不知道,五十年后,痉挛病人痊愈的奇迹还在知识普及的欧洲引起了大惊奇,甚至怀疑?欧仁·苏先生所犯的种种错误,医学上的时间颠倒难道不是最严重的吗?当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时候,小说艺术的关键就是在一切细节上真实可信。因此,迪塞尔打开培养储备预言家的仓房,把他们放出门,让他们身穿歌剧院舞蹈演员的服装,身上塞满鸦片,在塞威纳到处乱跑,这个情节的效果好比顽童在剧场里放出一群金龟子。当欧仁·苏先生描写迪塞尔往小预言家的头发上涂硫磺(就我所知,硫磺是斯塔爾^①发现的,是以后的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下面讲的事呢?光天化日之下究竟还要出什么怪事呢?而且您能理解延续整个战争的这样一种亢奋状态吗?诸如此类的荒唐事立刻使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失去了可信性。

作者让他的人物开口讲话时,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办法,要人物像演出歌剧那样用假嗓子。他自然不学丑角讲话,而是学加尔文教徒讲话,可是我们却听不到加尔文教徒说话。让自己变成笔下的人物,同时既是麦克比尔,又是莫尔顿,又是克莱弗豪斯,这个本事作者还没学会。作家进行创作,倘若自己没有幻觉,读者自然就出不来任何幻觉。读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听见剽悍的喀麦隆人讲话,我们会发抖,读欧仁·苏先生的作品,我们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原因如下:欧仁·苏先生没有理解对话在历史小说中的作用。加尔文教徒讲的话没有任

① 斯塔爾(1660—1734),德国医生和化学家。

何效果，因为这些话是贴上去的，不像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人物的话是事实的萌芽或果实。所以，欧仁·苏先生没法叫我们相信他的人物讲的话。每隔一段距离，他就要在书页上加星号，让读者去看注解，说明他引用了哪个作家的话。每一个注解都像一根针，把小说家的气球戳瘪了。作家用注解，就好比一个人讲了好几个故事，到吃尾食时却对你说：“我马上就要讲的故事是真的。”小说家的注解有如加斯科涅人的誓言^①。欧仁·苏先生用注用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他把读者当作白痴。当文中出现《圣经》里的妙语时，他就在书脚写道：“出自圣伊萨伊·马太！注意，不是我的话，请勿误会。”好像读者真会误会似的！小说这样引用《圣经》的片断，仿佛漂亮姑娘狂欢节穿的裙子，用破布缝制，却镶上了华丽的花边。我们要爽爽快快地说，对话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排行末尾，最不受重视，也最容易，但是看一看，瓦尔特·司各特却使它身价百倍！他靠对话来完成肖像描写。在《艾凡赫》里，靠着猪倌和小丑简单两句对话，地点、场景，甚至包括刚到的客人、骑士、香客，一切都变得不同凡响了。

欧仁·苏先生的人物创造之所以缺乏真实感——倘若能够把创造这个显赫的字眼用在他那些荒诞不经的人物身上，原因盖出于诸如此类的错误。人物既然有共同的生活，就应该前后呼应，而欧仁·苏先生的小说却前言不搭后语，散得叫人难以置信。既不像工艺品，雕木镂金镶嵌有致，也不像项链，一根线串起全部珍珠。他的小说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三言两语就告结束。没有构思，没有情节。人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意外，没有曲折，没有铺垫。这个故事的材料本来完全可以写成

^① 法国加斯科涅人以喜说大话、不守信用闻名。

一部精彩的历史小说。无需这么多事件，卡瓦里埃一家悲惨的遭遇足以解释卡瓦里埃的为人了。这是一个新教徒卡特里诺式的人物。塞威纳的风光；卡瓦里埃对地下伪卡米扎党人的惩罚；帮助读者理解特雷维埃战役所必不可少的交代；尽管卡瓦里埃的同盟者心怀鬼胎，他还是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就写这些事实，再借几个细作把这些事实同德·巴维尔先生和德·维拉尔元帅联系起来，倘在瓦尔特·司各特，写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已经绰绰有余了。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不会贬低也不会拔高卡瓦里埃。第一卷里他会让卡瓦里埃乔装打扮匿名出场，直到特雷维埃战役打响，同维拉尔谈判时才让他显出真面目，对人物的死用寥寥数语便交代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路易十四同面包店的伙计谈话，看到加尔文教徒对国王展开可怕的游击战。瓦尔特·司各特会特别注意叫法国加尔文教徒的谈吐有别于苏格兰的宗教狂。

由于作者缺乏头脑，《冉·卡瓦里埃》的结构显得很糟、人物的谈话显得很可笑，同时还影响到风格。说实在的，小说还谈不上风格。欧仁·苏写小说就像饮食起居，全凭自然机制的驱动，不花功夫，也不下气力。句子单调得叫人绝望。没有见解，没有思想，没有使法国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那种犀利明快的特点，因而文章之疲塌松散无可救药。欧仁·苏先生一旦找到一种形式，便仿佛厨娘找到一个模子，不论什么奶油都往里面放。

《冉·卡瓦里埃》中间部分有两个人物，似乎是滑稽人物，其实冷得犹如两座冰雕，稍加认真研究，便像照到阳光似的融化了。这是两个市民在讨论公共事务。其中一人主张严格遵守幼稚而正派的礼节规矩，比我刚才讲到库柏塑造的那种令人憎恶的人物还要丑陋。这个人物说明欧仁·苏先生每下愈况了。

在他早期作品中，有些人物，例如贫困和盐粒两个人物，既不缺乏个性，也不缺乏力度。他们的语言颇为幽默，而这种幽默源于情节。可惜作者完全抛弃了这条道路，他把一切推向极端，把夸张当成了vis comica^①。

欧仁·苏先生已经陷入错误的泥潭不能自拔。他一头钻进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历史文献中，外交部档案室的大门向他打开，他看见了这个灿烂时代的灿烂外衣的反面，他被外衣的剪裁方法吸引住了，仿佛头一次走进物理实验室的小孩子，感到头晕目眩。他自以为写出上层外交的市民厨艺是创造了一件奇迹。他成为专咬路易十四的蛀虫。他看到凡尔赛宫廷为了做海上霸主故意让荷兰人和英国人相争，大叫卑鄙。他认为路易十四有欲望是很不光彩的事。实际上没有欲望就不可能有伟人，反之，就有雕像化身般的华盛顿和因此而出现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可爱的国家！欧仁·苏在伟大的路易十四身上看到的不是不知疲劳修建堡垒的人，不是勇敢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建立波旁王朝统治的人，不是营造宫殿和运河的人，不是保护贸易和艺术的人，不是请莫里哀吃饭、赏赐拉辛上万埃居、赏赐同样数目给布瓦洛、任命费讷隆为太子傅、请教博叙埃并能够理解他的那个文学爱好者，^②总之，不是那个创造了许多伟大事业的人，这些事业就连大革命的铁锤、拿破仑的意志也既不能抹煞，也不能与之匹敌。欧仁·苏描绘的是一个老饕，身上散发出难闻的味道，精于在肚子里算计。根据路易十四喜欢戴厚厚的假发，他又把路易十四描写成一个爱报复的人。欧仁·苏先生

① 拉丁文：喜剧效果。

② 布瓦洛(1636—1711)，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费讷隆(1651—1715)，法国作家，康布雷大主教，勃艮第公爵的老师；博叙埃(1627—1704)，法国作家，莫城大主教，以善写谏词著名。

在《拉特雷奥蒙》里向罗昂家族报复(据说他有他的理由),把罗昂一世写成碌碌无为鲜廉寡耻的人,这可以理解,但是路易十四却从来没有妨碍过他呀。欧仁·苏写《冉·卡瓦里埃》的目的是要继续推行他的思想,他想叫全欧洲重新认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随他摆布,成了他的牺牲品,他拖着路易十四在他的九卷书里转,就像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在伊利亚特城下转了九圈。目的何在?路易十四是没有办法靠传达神谕来为自己报仇的^①。

欧仁·苏先生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是有闲者容易犯的错误,因为他们老钻在故纸堆里。欧仁·苏先生表明他谁也不请教,死抱住自己的错误不放,因为这个错误,他的《法国航海史》已经贻笑大方。路易十四为了表示对近臣恩宠,下诏准许他们穿一种蓝色紧身衣,绣工很别致。这是路易十四本人在马尔利^②的聚会上穿的。欧仁·苏先生以为近臣们一年到头都身着这种紧身衣,以为卡伏瓦在海上作战也穿着蓝色紧身衣,维拉尔在塞威纳战场上也穿着这种紧身衣。如果有什么人不在诏书恩准穿紧身衣的范围之内的话,那恰恰就是维拉尔。他是法院书记员的儿子,满朝廷都讨厌他,因为当路易十四在德南战役^③前不得不把法国的命运交付给他的时候,他对国王说:“陛下,我去同您的敌人搏斗,而让您被我的敌人包围。”路易十四的恩宠给的是德·维勒鲁瓦和德·拉费雅德,在法国元帅中就数这两位最无能。维拉尔在路易十四朝代很晚才当上元

① 典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后,阿波罗神曾警告他,他不理会,终被阿波罗借帕里斯之手射中其脚踵而死。巴尔扎克这里是说路易十四不像赫克托有神祇为他报仇。

② 马尔利指路易十四的马尔利行宫,其建筑布局象征光芒四射的太阳,在路易十四的宫廷,只有高等贵族才能身着蓝色礼服。

③ 德南,法国城市,一七一二年维拉尔在此击败奥地利、荷兰联军。

帅，是丢兰纳、孔代、卢森堡等人去世后才提拔上来的。那时路易十四年事已高，哪里还想什么马尔利蓝色紧身衣这种无谓的待遇。由马尔利的蓝色紧身衣，人们创造了“马尔利蓝”这个词，马尔利宫拆掉以后，它还在服饰商人中沿用，可见“名”的生命往往长于“实”。卡伏瓦穿马尔利紧身衣出现在勒伊特^①的战舰上，维拉尔穿马尔利紧身衣出现在塞威纳战场上，这种错误，彼得堡、华沙、维也纳、柏林的沙龙里有教养的读者会拿来当作笑料，巴黎的市民却看不出来，而正是这种错误使文学市民化了。才能必须加上良好的气质，而气质高贵的人是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的。这种错误之所以出现，还因为那些模仿司各特的人总喜欢不花气力就给作品增添一点历史色彩。他们发现一件小事就如获至宝，不问三七二十一便塞到自己的书里，他们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而不是把普遍的事物特殊化，这后一条却正是司各特的基本原则。倘若一位小说家看了委拉斯开兹画的身着甲冑、手执权杖的阿尔贝公爵像，便让公爵这样一副打扮出现在贵妇人的小客厅里，理由是委拉斯开兹留给后人的画就是披盔戴甲的模样，不知欧仁·苏先生对此作何感想？将来也许会有一位通俗剧作家别出心裁让一个年轻绅士身穿蓝色紧身衣交上桃花运的。谬种流传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结果是，全国的人都会把查理九世向臣民开枪的窗口指给你看（当时那个窗户还没修呢）^②。

《冉·卡瓦里埃》中没有哪个细节不让人提出类似的批评。一个叫做德·麦克尔的先生和一个叫做塔布罗的人在德·维拉

① 勒伊特（1607—1676），荷兰海军大将，一六七一年曾大败英法联合舰队。

② 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夜站在窗前向新教徒开枪，此情节可参阅梅里美的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

尔元帅家里不可能像欧仁·苏先生描写的那样争吵。莫里哀的《贵人迷》写大人物的场面就不指名道姓。他让我们去猜测，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侯爵是个骗子，美丽的侯爵夫人身分可疑。但是肯定年轻的德·麦克尔（洛林家族的年轻人！）在德·维拉尔元帅家里会像欧仁·苏先生描写的那样同塔布罗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争吵，这就是对历史的歪曲了，观念范围的这种错，和事实方面紧身衣的错严重程度不相上下。历史小说的宗旨是表现时代精神，而不是借描写孤立的、特殊的事件歪曲时代精神，这类事件在事物变化、思想运动以及事件演变中是没有地位的。

至于语言方面的错误，有一个地方不应该是校对的问题。欧仁·苏先生把玻璃染色说成涂色。神灯玻璃的颜色是涂上去的，但塞弗尔工厂的工匠却是使用染色玻璃，或者给玻璃染色。这部长篇作品有一些章节说明假如作者能得到积极的指导、中肯的建议、批评的匡正，重视学识而又不过分的话（瓦尔特·司各特在这方面一贯约束自己），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特雷维埃战役写得跌宕起伏，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维克托·杜阿梅尔先生与欧仁·苏先生之间的差距也许正好等于欧仁·苏先生与库柏之间的差距。《阿维拉联盟》是小学生的作品。我出于负责才读完。杜阿梅尔先生写这部小说采用已故比托贝^①的风格，同时又表现出弗洛里昂^②的《龚扎尔夫·德·考尔杜》那样的史诗意向。

“喜爱幻想的寒冷的德国穿上了节日盛装，焦急地等待着年轻的国王，她更喜欢他，而不是他的两个情敌：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

① 比托贝，不详。

②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作家。

您看，杜阿梅尔先生就是这样来形容这个不安分、好战、在十六世纪把整个欧洲搅得昏天黑地的德国。这个德国哪儿有战争就把雇用兵派到哪儿，它发明了火药、印刷术和路德，这是三件不祥之物，它用这三件东西改变了宗教、艺术和军事这三个世界！艺术有它自己的透镜，小说家观察他的题材使用的是望远镜，而望远镜有两端。杜阿梅尔先生是用缩小的那端去看重大事件。要知道，批评好比国王，在空无一物的地方，他的权力也就成了空话^①。

从杜阿梅尔的小说转到雨果先生的诗集，谁都不免思绪万千。我自己就思考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叫科学、自然和上帝告诉我，人们的大脑、心灵、才华之间的差别究竟有多大。文学共和国这个字眼毫无意义，因为在这里并没有平等可言。雨果先生绝对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如果我手中有权的话，我一定给予他荣誉和财富，邀请他写一部史诗。可惜，维吉尔有奥古斯都，拉斐尔有利奥十世和朱利厄斯二世，亚里斯多德有亚历山大，莫里哀有路易十四，拉伯雷有弗朗索瓦一世，而我们，用《光与影》集里的一句话说，不再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伟大的诗人与伟大的君主共同生长。

路易十四有一次很天真地问一位主教，晚祷时他多次讲到的尼克提柯拉克斯是何许人，主教大胆地回答，这是希伯来人的国王，他发现并起用了许多伟大的将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辅臣、伟大的画家，简言之，王国一切有才干的人。

^① 意思是，杜阿梅尔把大事化小，批评家对他的作品便无话可说了。

不过，对雨果的崇敬并没有蒙住我的眼睛。在雨果的作品里有一种凌驾一切的绝对形式，一种单调的构思，这就是列举，但愿他能改正。列举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格，而是表达思想的方法，甚至引发出整个作品。维克托·雨果先生再要发展，只能靠诗。不论在阿里奥斯托的滑稽形式上（雨果先生似乎颇擅长这种形式），还是在塔索的英雄形式上，法国都缺少伟大的作品，而雨果先生是能够为法国写出伟大作品的。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时，他的诗歌技巧、令人叹服的形象感、丰富的色彩、遒劲的描写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

《光与影》集里，无不令人耳目一新。它飘逸动人，无可更动，无可指摘。文学上的想象从来没有这样无拘无束。这一回，各家报纸对诗人一致赞扬，因此我倒可以斗胆吹毛求疵，找几个语法错误。这些错误他今后自然不会重犯，总有一天他会成为权威。下面这句诗，我相信雨果先生以后自己会修改的：

村中升起的金色的雾有何用？

这句诗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①。还有这一句：

温柔的夜莺在幽暗的阴影中歌唱。

这样的同义反复，尤其是在名词和形容词之间^②，是否应该出现在一位色彩大师的笔下？

……月光下壁虎
在污水井底窜动。

假如雨果先生找到生活在潮湿地方的壁虎，那他的发现就

① 这句诗原文可以作上解，也可理解为“金色的雾为何从村庄升起”，也可理解为“像金色的雾一样的村庄为何升起”，但有些勉强。

② 指“幽暗”和“阴影”意义重复。

太宝贵了，应该放到博物馆去，而且博物馆将不得不辟出一个新物种。壁虎是生活在阳光下或者干燥地方的。我挑出这个错，因为在《巴黎圣母院》里已经出现过像爱斯美拉达用面包喂燕子这样的情节^①。

还有：

我在那儿遐想，在昏昏欲睡的田野里徘徊^②。

我之所以挑出这些错，尤其因为雨果先生这部诗集的温馨、细腻、完美、崇高和朴实是空前的，因此在很多诗篇里，他虽然不曾刻意以拉辛为楷模，却远远超过了拉辛。在此之前，法兰西诗歌的瑰宝当然是《以斯帖》和《阿塔莉》^③中的合唱（“我看见了人间崇拜的那个亵渎圣明的人”等等），但是雨果先生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人的使命》，无论在思想上、形象上、表达上都超过了被伏尔泰称许为无可比拟的这些合唱。

这位伟大诗人真正令我们惊叹的是他对各种形式均有深刻的理解。他是法兰西抒情诗的泰斗。仅仅这个特点就足以使他在法兰西学院以全票当选。他还掌握了中世纪诗神鬼谲怪诞的手法，他深得行吟诗人和西班牙八音节诗的真谛，他气势雄壮，却也能写出马洛^④风格的田园诗，只要他愿意，他的歌词可以写得比贝朗瑞还漂亮。所以，我感到遗憾的是，雨果先生没有像歌德那样写古典式的悲剧，照着《布里塔尼居斯》或者《西那》^⑤

① 燕子以昆虫为食。

② 原文中rodant dans两个词同音联缀，音调上不够和谐，巴尔扎克可能指此而言。

③ 《以斯帖》和《阿塔莉》是拉辛的两出以《圣经》为题材的悲剧，亦有译为《爱丝苔尔》和《雅塔丽亚》的。

④ 指克莱芒·马洛(1496—1544)，法国抒情诗人。

⑤ 《布里塔尼居斯》，拉辛的著名悲剧；《西那》，高乃依的著名悲剧。

那样严格的思想和诗法规则去做，这样他就能够封住某些批评家的嘴了。

雨果先生表达思想通常惊人地清晰，他的散文和他的诗可以相提并论，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可是这一回，诗集的序言忽而很光彩，忽而很晦暗，而且带有预言家的口吻，真叫我感到不安。有些话说得很雄壮，多是长篇大论的结论，而这些长篇大论却不如删掉为好。这篇奇特的文字是这样结束的：“人的精神有三把万能钥匙：数字、文字、音符。求知、思考、幻想，一切都在其中了。”我很惭愧，实在看不出这漂亮的话和诗集里的作品有什么联系。不过话又说回来，诸如此类带有神圣崇高感同时又带有总结性的话，雨果先生确实是信手拈来，在他的言谈中撷拾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他的精神最活跃，思想具有很大的魅力。对于具体事物他也具有准确的感觉，能够作出公正的判断。人们一般不承认作家具备这样的优点，宁可用来美化通过选举精心挑出来的那些笨伯，好像推动思想发展的人反倒不了解事实！能成大事的人，区区小事何在话下。六十年前，德·阿朗达先生曾经说过，菲尔丁的工作比大使的工作难做，他说，因为大使的事情只需尽力而为，而诗人的工作却必须照顾所有人的趣味。雨果先生，还有拉马丁先生，他们总有一天会洗雪资产阶级使文学蒙受的耻辱。倘若雨果先生涉足政治的话，那么你事先就应该知道，他一定会身手不凡。他是个全才，不但天赋过人，而且很精明。但是，他和现时的政治家不同，尽管精明，却精明得正派，讲究尊严。他的遣词造句美奂绝伦，在我们所能期望的范围内，他是听众最多、头脑也最清醒的歌手。您也许不知道，雨果先生的两个书商都有被选为议员的资格，而他自己到最近还没有这种资格，现在据说获得这种资格了。我们这个时代真了不起！连《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也

当选不了议员，倒有可能被传到风化警察局去。

如果您能够找到书，我建议您读一读费迪南·德·格拉蒙伯爵^①的十四行诗集。这位青年诗人对时代的评价入木三分，所以他的这些习作没有公开出版。诗集不上书市。年轻的诗人学巴朗什先生的先例，避开市场和议论，这样做很洒脱。这是那种只有漂亮女人才能领会的风雅：*fugit ad salices!*^②对这些十四行诗我不准备说什么，以便您因惊奇而欢喜。

没有时间向您介绍妇女的作品了，例如雷波夫人的《乔治》、达什夫人的《德·拉萨布里埃尔夫人》、阿道尔夫·杜马夫人的《普罗旺斯》、格拉尼埃·德·卡萨涅克夫人的《达纳埃》以及《现代改革家研究》。要对它们认真评论势必花费许多笔墨，且留待来日罢。

目前戏剧的状况很糟糕，下封信里我准备作为主要问题来讲。法兰西剧院交给了一个瑞士人^③，此君对文学的理解停留在看门人的水平上。把法兰西的首家剧院交到这样一个人手中，说明政府和这个人一样无能。不过这项任命也不奇怪，它同可恶的、与文学为敌的高压政策有关。目前剧院正在修建。但是与其叫观众在豪华的剧院里听那些干巴巴的东西，倒不如请他们到烟雾缭绕的剧场观看一出杰作呢。

一八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巴黎评论》，1840年7月25日）

① 费迪南·德·格拉蒙(1815—1897)，法国诗人。

② 拉丁文：逃往柳树林。

③ 指比洛兹(1803—1877)，法国出版商，《两世界杂志》的总编辑和《巴黎杂志》的老板，因《幽谷百合》诉讼案成为巴尔扎克的死对头。

二

致E.伯爵夫人^①

——论圣勃夫的《王家港修道院》

我们这个时代，文人学者个个抖擞精神，成竹在胸；作家为了影响同代人，个个追求夸饰的风格和主题；总之，人人都想摹仿拿破仑时代轰轰烈烈的业绩。在这样一个时代，圣勃夫先生却起意挖掘一种枯燥无味的体裁，叫人深感诧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指出圣勃夫先生这样做弊病何在，原因可能是法国人素来不愿自寻烦恼。应该承认，圣勃夫制定这个倒霉的计划，本来也并不指望我们这样的人中间有多少读者。他坚持自己的文学理论，毫无顾忌。从这套理论出发，他已经写了若干著作，相当乏味，而且他有本事换着花样叫你乏味。能够叫乏味不重样，也算得一件丰功伟绩了。世界的创造不是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吗？没有尽头的创造久而久之大概也是令人厌倦的。软体动物既没有血，也没有心，也没有躁动的生命，假如它们有思想的话，也掩藏在淡而无味的、灰白色的躯体里，但是软体动物照样有不同的种类。圣勃夫先生在《王家港修道院的历史》中说，精神界和动物界一样有不同的族，此言不谬，他的精神就只能和一种软体动物相比。

读圣勃夫先生的著作，总有倦意阵阵袭来，就像冰凉的细雨飘落身上，一直透进肌骨。思想平庸繁琐而又捉摸不透的句

^① 此信又称“论圣勃夫的信”。圣勃夫(1804—1869)，法国小说家和批评家。

子一句一句洒下来，叫你的头脑充满这种湿漉漉的法语，苦不堪言。有时，倦意会涌上你的眼睛，叫你中了邪似的昏然入睡。读这本可怜的《王家港修道院史》情况就是这样。我向您发誓，不管是谁，都责无旁贷地应该提醒圣勃夫先生，叫他写完第一卷就打住，这无论于他自己的名声，还是于图书馆的书架，都有好处。不过，圣勃夫先生也有值得褒奖之处，他很有自知之明，极少在大庭广众露面，他深居简出，埋头工作，所以人家讨厌他也只能讨厌他那支笔。在法国，他小心翼翼，不再像在洛桑那样高谈阔论^①。在洛桑，尽管瑞士人对他极不耐烦，但是毕竟还把他的课程当成对瑞士的恭维。

夫人，事实上，我想通过解剖圣勃夫先生的书（尽管我不知道倦意从本义上说是不是也被快刀割断了），怀着一种文学上的敬意把这本书给您作个介绍。我这样做有我的理由。我想以充满尊严的态度回答某些缺乏尊严的攻击。我想以细心的批译回答粗暴的污蔑，以真诚坦荡回答诡谲狡猾。于是，我想到圣勃夫先生不断问世的著作，想到《情欲》的作者。《情欲》这本书尽管荒凉得好似休闲的土地，思想混乱得好似纠缠不清的青藤，碰到几个解不开的结便跌进尘埃，其中毕竟还有几朵鲜花、几株异草。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拿来为各地被圣勃夫先生弄得厌倦不堪的人报仇。部里刚刚任命圣勃夫先生为马扎兰图书馆馆员。我可以宽恕德·雷缪查先生^②。从感情上说，这位古怪的大臣干的许多事我都能够原谅，因为他是按本性行事，他聪明，但是永远像孩童似的任性。首先应该恭喜他在一个和文学有关的位置上安排了一个多少和文学有关的人物。对政府决定有影

① 圣勃夫曾于一八三七至一八三八年间在洛桑以王家港修道院为题作系列讲座。

② 雷缪查，七月王朝内政部主管思想文化的大臣。

响力的《费加罗报》把意大利人塞进贵族院，把几个过去研究化工产品的瑞士人安插进法兰西剧院，从七十五份文学津贴中拿出五十五份给了女士！雷缪查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再说，倘若圣勃夫先生一旦有了这样一份差事，能够得到贺拉斯的 *aurea mediocritas*^①，又受到在奶酪里过舒服日子的耗子^②的启发，便什么也不再写了呢？果真如此，大家就千万莫取笑大臣的所做所为了！《喧哗报》，莫开口！《费加罗报》，莫动笔！小报们，肃静！让我们以法兰西全体读者的名义编一个花冠戴在大臣的头上。巴黎的市民们，你们如果走过艺术桥，请向右拐，因为马扎兰图书馆在左边！向左拐你会打哈欠的。

凭斯卡利杰和弗雷隆的名义^③，这位馆员必须用玩笑来对付，因为其他武器可能都用不上，厌倦的泥淖没过腿肚子，你根本站不住脚。我勇敢地决定叫您开开心——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因为这本陈腐的新书很接近生成它的那种文学环境，面目可憎。我说“勇敢地”，事出有因，已经有人在我前一封信里发现了怨恨和不公。怨恨嘛，是有的。确实，我对那些坏书，那些不用标准法语写作的作家，那些没用而叫人生厌的作品真恨之入骨。说到不公，对一个按照事实讲话的批评家，纯属无中生有。这个批评家绝不妄下断语，而是言必有据；他不歪曲作者编写的故事，而是把故事如实讲出来并与之直面相对，他细心分析每一句话，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看到精彩之处便拍手叫好，碰到废话、败笔、笑柄和可以弃如敝屣的东西，自然也有权利揶揄嘲笑。这一次，肯定有人会大喊大叫，原因是：法国

① 拉丁文：平庸之冠。

② 典出拉封丹的寓言诗《隐居的老鼠》，诗中写一老鼠躲进一块荷兰干酪里隐居，吃得脑满肠肥。

③ 斯卡利杰(1484—1558)，意大利医生，戏剧理论家，长期居住在法国；弗雷隆(1718—1776)，法国批评家。

人对任何一部废话连篇的著作都肃然起敬，以至于爱书及人，连作者也变得了不起了。写一部杰作，譬如《吉尔·布拉斯》或者《威克菲尔德牧师传》^①，你会成为怪人，一钱不值。相反，写一部像《从与天主教的关系论新社会组织》这样的玩意儿，大家对你避之惟恐不及，没人读你的书，但你却可以当教授，当参议，当院士，当议员。

您对宗教上的事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历史上没有比王家港修道院和路易十四的斗争记载得更详细、流传更广的事了。即便把宗教改革算在内，也没有哪一次教徒之争比这次斗争惊动这样多的历史学家，产生这样多的回忆录、宗教协定、话里带刺的小册子、自鸣得意的通信、一本正经的长篇著作。光是给已经出版的著作编一个目录，就比圣勃夫先生的书更可观、更有趣。把这些著作估算为一万种不为夸张。倘要再去分析这些著作，那实实在在可以写一套宗教百科全书。

王家港修道院的问题开始于圣西朗^②被捕的一六二六年，直到一七六三年耶稣会被取缔才告了结。这场争论包含了许多事件，其中有关于“神恩”的辩论（由此产生了莫利纳^③的理论）、耶稣会会士和冉森派教士的斗争、费讷隆和博叙埃的斗争、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教谕、被称为耶稣会的这个最了不起的宗教阴谋团体的胜利和失败（这些罗马卫士的失势加速了君主制原则的解体）。

① 《吉尔·布拉斯》，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牧师传》，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的小说。

② 圣西朗，原名杜维尔杰·德·奥拉纳（Duvergier de Hauranne，1581—1643），曾任圣西朗修道院院长，冉森派领袖之一。

③ 莫利纳（1536—1600），西班牙耶稣会会士，主张“满足神恩”，即以行善来获取上帝的恩宠，与冉森教派的思想对立。

在关于王家港修道院的五花八门的著作中，有几朵妍丽的、永不凋谢的鲜花，例如拉辛的《王家港修道院简史》。这本书很简单，文笔超群，既优美，又简朴，比之冉-雅克·卢梭最美的篇章也毫不逊色。还有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书简》，这是笔墨官司不朽的样板，说理风趣，论辩具有拉伯雷风格，咄咄逼人。争论的另一方，有博叙埃、布乌、布达卢^①的著作，还有梵蒂冈气势汹汹的报复文字。

在王家港问题不复存在的时代，在天主教受到攻击的时代，在德·拉末耐^②先生著书立说的时代，再跟在拉辛后面来讲述王家港修道院的历史，跟在帕斯卡尔和阿尔诺^③后面来捍卫它，跟在博叙埃和耶稣会会士后面来批评它，这是干了一件荒唐事，批评界理应迅速作出严肃而公正的判断。那种胡乱卖弄头天刚学到的东西的作家，圣勃夫先生认识许多，所以他把上层教士、学者、公众中的精英（他的这本书应该是供这些人阅读的）都当成报纸上的涂鸦者。一会您就可以看到翔实可靠的知识在法国是多么稀罕。十八世纪那些专挑毛病的作家，他们起码是掌握材料的。当弗雷隆批评伏尔泰的《穆罕默德》里 *herde errante*^④ 两个词词义重复时，伏尔泰急得跳起来，把三个秘书狠狠骂了一顿。如今，弗雷隆每天早上都可以在当天报纸的连载栏目里发现一堆斗大的错误。您知道什么原因吗？顺便告诉您。现在除了《辩论报》，哪家报纸都没有主编。一个主编就是一个杜维凯、一个若夫华、一个夏特兰、一个霍夫曼、一

① 布乌(1628—1702)，法国耶稣会教士。布达卢(1632—1704)，法国教士，布道士，宣扬严峻的宗教道德观。

② 拉末耐(1782—1854)，法国神甫，天主教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哲学和政论作家，曾创《前途报》鼓吹民主原则和政教分离，抨击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君主。

③ 阿尔诺(1587—1679)，冉森派领袖，帕斯卡尔的密友。

④ *horde*意为游牧部落，*errante*意为游荡的，词义部分重叠。

个费莱茨、一个贝尔坦(哥哥)、一个蒂索,^①总之,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决不放过一个莫名其妙的字眼,作家的错误都在他手里纠正。这样一个人,虽然他干的事不过是读读报纸,却应该有王家法院院长的待遇。要是同股东们谈论报纸主编,会有怎样的反应!

回到王家港修道院这个问题上来。这个问题,罗马教廷下过结论,路易十四也下过结论。它像丢兰纳的死^②一样尽人皆知。冉森派教徒主张严格实行各项圣事以改革教会,而耶稣会会士却和罗马教廷一样,认为任何改革都必须由教会来实行。莫利纳和冉森的著作其实不过是争论的借口。无论哪一方都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说到底,冉森派教徒也好,耶稣会会士也好,都成了古人。从天主教的观点看,王家港修道院代表异端邪说;从王权的观点看,王家港修道院是最危险的宗教。到今天,一位生活在一八四〇年的历史学家,他还能够有什么高见?问题难就难在这里。

事隔八十年,使帕斯卡尔冲动而且使他写出一部杰作的那些激情已经很遥远,那场战事的烽火硝烟和刀光剑影也已经很遥远,这个题目却依然很重要,很丰富,也很尖锐。圣勃夫先生可以效法贝尔^③,充当两个阵营的报告人,综合那些不可能加以分析的事实,重要的事实,言简意赅地介绍理论,阐明这场斗争的要点,帮助当代人理解这场斗争给现代历史造成了什么影响。可惜,这些并不是圣勃夫先生的计划。

还可以写出另外一部作品。圣勃夫先生可以登上“莫城雄鹰”^④曾经展翅翱翔的山顶。“雄鹰”从这里考察问题产生前的

① 以上所列人名或为作家,或为学者,或为政治家。

② 丢兰纳元帅(1611—1675)战死在沙场。

③ 指皮埃尔·贝尔(1647—1706),法国思想家,启蒙运动的先驱。

④ 莫城,法国城市,博叙埃的故乡,“莫城雄鹰”是博叙埃的绰号。

历史，审视后世的动乱；圣勃夫先生可以充当他的后继者，也可以充当他的对话者，像他那样既考察十七和十八世纪，又把目光朝向未来。这方面肯定是有材料的，能够写出米涅论法国大革命的书那样的史学佳作。可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圣勃夫先生的缪斯不是雄鹰，而是蝙蝠。她不敢俯瞰广阔的地平线，而喜欢黑暗和半明半暗。公平地说，她是放弃光明寻找黑暗，因为她的眼睛畏光。她的语言软弱无力，显得畏畏缩缩，刚刚接触到主题，从思想上滑过，她便胆怯了，豺狗似的跑回黑暗。她跑进历史的、哲学的和个人的墓地里，拖回许多可敬人物的尸体，诸如卢瓦松、维奈、圣-维克托、戴沙尔丹、克纳、辛格林……等等。他们和圣勃夫先生素昧平生，遭到这样的骚扰实在冤枉。这些人对他而言常如鲠在喉，《王家港修道院史》谈起圣弗朗索瓦·德·萨勒^①时就是这种情况。不，圣勃夫先生不愿意看这出壮观的戏。圣西朗、费讷隆、撤消南特敕令、克雷芒十一世教谕^②，这四个时代是这出戏的头四幕。第五幕结尾则很不吉利。一个糊里糊涂、喜欢哲学的教皇^③，被一群糊里糊涂的哲学家哄得发昏，为眼前的利益，居然不顾自己的信念，砸烂了耶稣会。是的，在冈加奈利这个革命教皇治下，博叙埃的书一落千丈。这个教皇后来被自己干的事吓死了。多精彩的戏！多出色的演员！

一方面是黎塞留、路易十三、约瑟夫神甫、莫利纳、马扎兰、路易十四、博叙埃、德·拉法耶特夫人、布乌、布达卢、德·曼特侬夫人、巴黎大主教、伟大的利切^④、塞卢蒂、拉雪

① 弗朗索瓦·德·萨勒(1567—1622)，日内瓦主教，著作为古典主义散文的范本。

② 克雷芒十一世的教谕于一七一三年颁布。

③ 指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名冈加奈利(1705—1774)。

④ 洛朗佐·利切(1703—1775)，意大利教士，任耶稣会领袖期间，该会被取缔。下文中巴尔扎克说他征服了中国，似与Mento Ricci(利马窦)混淆。

兹神甫、兰斯大主教，等等。

另一面是阿尔诺、帕斯卡尔、拉辛、布瓦洛、圣西朗、冉森、蓬巴尔、德·阿朗达、舒瓦瑟尔、路易十五、冈加奈利、伏尔泰，等等。

解释欧洲的精神领导——当时正受到命运的播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任务！今天，历史应该按照孟德斯鸠《罗马盛衰考》的方法写，而不是按照洛兰、吉本、休谟、拉塞佩德等人^①的方法写。从这方面说，米涅先生要高于梯也尔先生。今天，小事件多得数不清，历史著作只有两种形式，不是由某一位耐心的分析家或者某一位毫无热情的报告人撰写的《导报》那样对开版的五十卷本，就是由某位思想家撰写的八开版本。

请务必明白，由于马扎兰的缘故，路易十四成了黎塞留的后继，而黎塞留又上承卡特琳娜·德·梅迪契^②，这三个人是我国君主专制的三个天才。彼得大帝就很理解他们。彼得大帝在拥抱了黎塞留的塑像之后，很可能就把黎塞留的灵魂带回北方了。圣巴托罗缪夜、攻占拉罗歇尔市、废除南特敕令，这几件事^③今天还能站得住脚。由于德皇查理五世的轻率而开始的一个漫长时代^④终于靠路易十四的决断而终结。尽管各个时代

① 洛兰(1661—1741)，法国作家、教授，著作《古代史》当时很受好评；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亦著有《大不列颠史》等史书；拉塞佩德(1756—1825)，法国自然学家、史学家，著有《欧洲通史》等。

②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法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查理九世时曾摄政，以精明的权术控制了宗教冲突引起的动乱。

③ 圣巴托罗缪夜(1572年8月23日到24日夜)对新教徒的屠杀，发生在卡特琳娜摄政时期。拉罗歇尔市是新教的根据地，一六二六年被黎塞留的军队攻占。路易十四宣布废除给予新教以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是在一六八五年。

④ 可能指德皇查理五世宣布支持天主教而引发大规模宗教冲突。

都有像圣勃夫这样的人不断发出虚伪的叫喊，路易十四的决断仍旧可以同这个伟大时代的任何伟大事件相提并论。

君主制和共和制具有同样的极权原则。我不知道在这两种政府形式之间还有什么可行的形式。离开这两种形式，一切都变得混沌、平庸、不完整、可争议。而这两种形式却很完整，无须没完没了的审查，一个是人民，一个是上帝。权力不是来自上面，就是来自下面。指望从中间获得权力，这无异于叫国家用肚子走路；是用最粗野的利益和个人主义指导国家。基督教是反对人类各种堕落倾向的体系，极权主义是克制各种社会利益的完整体系。两种体系相辅相成。没有天主教，法律就失去了司法威严，这已经有例可援。我可以高声宣布，我爱上帝胜于爱人民。但是法国既然不能生活在专制王权之下，那么我宁可要共和制，也不要那种丑恶的折衷政府，那种没有行动，没有道德，没有基础，没有原则的政府，它挑起各种情欲，却不知道加以利用，它由于无能而令整个国家停滞不前。我因为感谢上帝而崇敬国王，我也钦佩人民的代表。卡特琳娜和罗伯斯比尔建立了同样的功勋，两人也同样严酷。我从来没有咒骂过也永远不会去咒骂一七九三年的严酷，因为我不曾听到那些愚蠢的哲学家和诽谤家咒骂过宗教和王权的严酷。法国的宗教改革因为路易十四登台而偃旗息鼓。但这是必须的！问题不在于路德、加尔文、克诺克斯^①这些沃城人、阿尔比人、胡斯人^②的继承人（沃城人、阿尔比人、胡斯人又是教会第二阶段各种异教的继承人）是对还是错，问题在于社会世俗政府的基础、本质、原则受到了怀疑精神的挑战，这种精神所向披靡，有了

① 克诺克斯(1503—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② 沃城、阿尔比、胡斯三城均为天主教异端力量的中心。

它，任何权力都无法生存。一七九三年的“跟我走，否则我就杀了你”，和腓力二世、罗马教廷、卡特琳娜·德·梅迪契、黎塞留大主教、路易十四的“信天主教，否则就滚蛋”如出一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是什么就说什么！

有人曾向伟大的利切提出妥协方案，耶稣会的这位会长答道：Sint ut sunt, aut non sint^①，他为耶稣会选择了死亡。这句连百科全书派、革命派、诗人、向往虚弱自由的整个世界都没有说过的话，实际上可以跟古代和中世纪一切豪言壮语媲美。在罗马的一个房间里，一个老人讲了这句话。这个老人为教会征服了中国，他占领了巴拉圭，给那里带去幸福，他统治了南方，他通过他的忏悔神甫对所有的帝王耳提面命，他主管着全世界一半的教育。他说这句话，是想打击所有的王权。同时他也知道，假如耶稣会不能照原样存在，即运用几代人培养起来的能力进行统治，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宣布自古埃及以来最有势力的宗教集团光荣引退的这句话成了天主教會的律条，成了一切王朝和共和国的律条。这就是在法国战胜了王家港修道院和宗教改革的这个教派对事物的理解。

上帝、国王、家长，这是博叙埃、路易十四、查理曼大帝、圣路易、拿破仑的社会。

自由、选举、个人，这是宗教改革的社会。

很不幸，法国眼下正好是第二个公式的牺牲品。法兰西呀，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难道不正是靠着王权和宗教的统一才分别进行了法兰西霸权的伟大尝试么？他们俩有相同的命运，就在他们要求法兰西民族再进行最后一次努力时，他们被抛弃了，没有人理解他们。他们俩都把手伸向地中海，将两个半岛^②牢牢

① 拉丁文：愿他们像现在的样子，否则就索性不存在。

② 当指西班牙和意大利。

固定在法国的两侧。摄政王的背叛毁坏了路易十四的业绩，正如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助手的背叛使拿破仑的业绩付诸东流一样。今天，俄国的力量主要来自宗教原则和君主制原则的统一。沙皇的威望如日中天，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不相上下，他既是教皇，又是皇帝。

王家港修道院的学说，尽管戴着极端虔诚的面具，尽管穿着禁欲和信仰的外衣，实则是教会和王权原则顽固的对立面，尽管披着宗教的伪装，却是路易十四时代的重商学派和百科全书派的先导，也是当今空论派的先导。这些学派都主张资金的核算和担保，它们用所谓“宽容”和“放任”来庇护革命。宽容和自由一样是超级政治废话。它造成国家严重的分裂、动荡、混乱，所以烧死塞尔韦^①的加尔文教的不宽容完全可以赶上天主教的不宽容。如今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比日内瓦虚伪的修士和虚伪的英国采取的不宽容态度更苛刻、更专制的吗？王家港修道院在宗教思想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骚乱，成为反对派最巧妙也最叫人讨厌的根据地。如今的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那个卑鄙怯懦的政府，没有决心，没有勇气，没有教养，一毛不拔，小肚鸡肠，议会里宁可要胡乱涂的画，也不要安格尔^②的穹顶画。这个阶级由您知道的那些人代表，当年它隐藏在王家港修道院的先生们背后。这支后卫部队和这种潜在的思想说明了为什么像莫里哀、布瓦洛、拉辛、帕斯卡尔、比涅翁兄弟这些人或明或暗都与王家港修道院有关系。我说的这些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可以证明，对这个事实，圣勃夫在讲座的第一讲，亦即后来作品的序言里只字未提，这就是，所有不承认天主教会，起

① 塞尔韦(1511?—1553)，西班牙医生，因宣传血液循环新理论被加尔文下令烧死。

② 安格尔(1780—1867)，法国历史画家。肖像画家和雕刻家。

过誓，玷污过圣公会席位的主教、教士、神甫，都是冉森派教徒。教会和国王没有忘记他们的责任，他们消灭了王家港修道院。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路易十四要比查理五世高明得多。对这一点今天已经不应该有什么怀疑。所以圣勃夫先生写道：“圣西朗的院长杜维尔杰·德·奥拉纳是一个精神界的西埃耶斯^①，他身体力行，却又藏在暗处！”一六三六年圣西朗的这位院长说道：“上帝给予我重要的启示，不再有教会，而且六百年来就没有过教会！”（即从一〇〇〇年以后）多么虚伪，不折不扣是宗教界的克伦威尔！坦率地说，我们能埋怨黎塞留和耶稣会早就料到他是怎样的人么？临死前他说，他曾经拒绝在一个只需要奴隶的政府下面当一名教区主教！这句临终之言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天主教内部的任何反对派都是出现宗教异端的前奏，就好比国家事务中，任何反对派都是造反的前奏。在国家事务中，反对派酿成了一七九〇年的长矛乱舞和一八三〇年的街垒，在天主教事务中，则造成了两百年的战争。不幸的是，在作为王家港修道院继承人的冉森派内，在王家港修道院内，有一些很杰出的人物，到了十八世纪又有一批好斗的人继续他们的事业。但是，千人指骂的耶稣会垮台时，各国的王位都摇摇欲坠了。伏尔泰继承的是帕斯卡尔的事业，正如路易十四继承了卡特琳娜和黎塞留的事业一样。每个党派都有它自己的权利。

圣勃夫先生不去讨论这个如此真实、如此自然的题目，不去统观上下三百年，您知道他去干什么吗？他跑到离巴黎二十四公里的谢弗勒兹，跑到德尚峪的王家港，找到一片小墓地，

① 西埃耶斯神甫(1748—183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国民公会议员，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的执政之一，著有《什么是第三等级》等作品。

发掘出他那些假圣人真白痴、那些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妇女，总之那些腐烂得恰到好处的可怜虫的清白的遗骨。他那被人十分有趣地唤作复活女神的面如土色的缪斯打开了棺盖，里面安息着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去打扰其清梦的冥顽不化、自高自大、空虚无聊、被人欺骗又欺骗别人的阿尔诺家族！圣勃夫先生迷上了那些伟大而不朽的人物：杜弗尔、玛丽蓉、勒迈特、桑格兰、巴斯克勒、维塔尔、塞里库尔、弗洛里奥、伊勒兰、巴齐尔……^①

唉，圣勃夫先生真晦气！巴齐尔这个死人埋得太深，圣勃夫先生只好在注释里写道：“巴齐尔究竟是何许人，待考。”

勒布尔、纪耶贝尔、勒佩尔梯耶、布杜瓦兹、戈东、费朗、阿蒙，这些人在历史的墓穴里早已被人遗忘，现在圣勃夫先生给他们一一签署了出生证明。书里还有帕西菲克和贝尔纳两位神甫，还有阿谦吉神甫，这是一个英国人，据圣勃夫先生说，他的法语错误“带有佩卢吉诺^②式的优雅风度”。瞧，作者陶醉到何等地步，居然把身为爱尔兰人的阿谦吉神甫的外国口音和佩卢吉诺的画相比！

不过这也许正是这位批评家的批评方法。我给您讲这段奇文，意在说明分析与同类作品迥然不同的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各种模棱两可、莫名其妙、前后矛盾、荒唐可笑的地方。佩卢吉诺是第一个在诸圣女的脚下画上小鸟的人——我这样看。后来，拉斐尔把这个方法推广，在画童年耶稣玩耍时，总要画上自然界各种美丽的造物。我不记得是在威尼斯的哪座教堂里，反正您肯定和我一样注意到了一幅圣母像，在圣母的下

① 作者讽刺圣勃夫对墓地埋葬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作毫无意义的研究。

② 佩卢吉诺(1445—1523)，意大利名画家。

方，一个小天使托着几只鸟。真是一幅杰作！人们在这个小天使面前流连忘返。英国人说法语的时候，总是发出啁啾的鸟鸣，常叫人误把他们的嘴巴当成鸟笼子。圣勃夫先生的脑袋里一定进行了这样的比较，他想到英国人啁啾的法语，便想到了佩卢齐诺画中的小鸟，他把二者的距离一笔抹掉，于是就给我们写出了法语错误犹如佩卢齐诺的画具有优雅风度这样古怪的话。当我们分析作者其他一些错误时，我们或许会发现——而且理由更充分，圣勃夫先生有点像一个癫狂的画家，这个画家硬要我们相信他的调色板是一幅画。

最后，圣勃夫先生乘研究之机挖掘出了安杰莉克一世嬷嬷、修女玛丽-克莱尔姊妹、玛丽·布利凯、玛丽·德·昂日、莫莱尔女士、玛丽·隋洛、克里斯蒂娜、欧仁妮、伊莎贝尔、阿涅丝，等等，等等。

圣勃夫先生要知道考克莱先生和福洛杰先生是否怨恨《格雷克之根》的作者朗斯洛，这有什么意思？什么？朗斯洛先生，朗斯洛先生！您大概怎么也猜不到这是谁吧？确实够费劲的。

“朗斯洛在未与文学有任何接触之前，是一个清白的勒内（写信前的勒内么？）。这就是诗歌理想和活生生的现实之间的距离！”

在光辉灿烂的十八世纪开始创业的前辈天才^①，实在对不起！这位缪斯糟蹋人糟蹋得发了疯，竟然把僵尸从棺材底捣腾出来，叫它去亲吻您动人人物的脸颊，太对不起了！

至于布杜瓦兹，圣勃夫先生写到他的时候，其喜剧效果可谓登峰造极。

① 指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名作家，上文所提勒内指其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在普通人里面，”他写道，“这是十七世纪初宗教复兴历史中最值得书写的人物之一。”

布杜瓦兹先生放过牛，放过羊，为管钱的教士当过差，还当过仆人，在学校当过一段时间门房，还有其他什么。明眼人应该想到，这个什么都干过的“费加罗”，这个后来被任命为教区事务总管的“费加罗”，在宗教问题上一定有左右逢源的本领。宗教党派和政治党派一样，有讲韬略的，也有耍阴谋的，有蠢货，也有骗子。我认为这个布杜瓦兹大概跟那个不知名的巴齐尔很合得来。照圣勃夫先生的话，您把布杜瓦兹想象成什么样的英雄都可以。圣勃夫先生说，博叙埃之所以没有为布杜瓦兹写悼词，是因为派性的缘故。您现在对十七世纪的宗教复兴怎么看？卡特琳娜·德·梅迪契、腓力二世和罗耀拉^①这些人当时都干什么去了？

塞里库尔先生居然与沃夫纳格^②差不多！安娜-欧仁妮修女本是一群羔羊中的可怜虫，在圣勃夫的书里，羔羊变成了狮子，而可怜虫则是“产生激情的诗意忧郁的全部材料，勒内的姐姐由之产生，塑造雷丽亚^③的材料也因此燃成了熊熊大火，有人称之为挑逗性大火。”孕育雷丽亚的材料燃成熊熊大火，您以为如何？

圣勃夫先生把自相矛盾的思想拼凑起来，作为他那些无名人物的活动框架，对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也照样拼凑这样的框架，结果弄得这些人物面目全非。他让德·蒙洛西埃^④先生来解释阿尔诺，圣西朗在他看来是鲁瓦耶-科拉尔^⑤和西埃

① 指依纳爵·德·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耶稣会的创建人。

② 沃夫纳格(1715—1747)，法国作家。

③ 雷丽亚，法国作家乔治·桑(1804—1876)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④ 蒙洛西埃(1755—1838)，法国议员，政论家。

⑤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政治家、哲学家。

耶斯一类人的鼻祖。事业未竟就被黎塞留逮捕的这个新加尔文讲了一句打趣的话，圣勃夫先生居然从中发现了“维特的特点”。您想到过可以从圣西朗的历史里发现歌德么？这本著作结束时我没有看到圣西朗这个革命的神甫变得有点像卡雷尔^①，真是感到又惊又喜。

这里，我讲到了这段著作最有意思的一点。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好像这样一个人，他在地板的三根木条上散步，竟然走了四百里路。在这部书里，如果圣勃夫先生置身在一部巨大的机器上的话，他是挂在一个飞轮上，一根螺钉上，他在上面翻筋斗，在上面固定了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入迷的人也许会说一个古怪的世界。在他的转盘上，有小事、中事、大事，全都被它带着一起旋转，结果，他的书出奇地像亨利·莫尼埃^②的滑稽创造——吉布太太的茶。

您会相信我的话，不过我还是要向您证明，这个比喻很正确、很贴切。圣勃夫是用拉斯帕依^③的显微镜来观察王家港修道院的。他从冉森运动的中心发见了某些思想，照他的说法，这些思想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即微不足道的虔信举动，提高到伟大的政治斗争或者伟大的诗歌创作的水平。由此出发，他拿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敷衍我们，而且显得十分天真（比我严厉的人会另有评价）。结果是，不见经传的人在书里层出不穷：他拿费利克斯·奈弗来解释安杰莉克，拿冉·牛顿来解释科拉尔先生，里斯雷书店有这些人物的介绍。

① 卡雷尔(1800—1836)，法国记者，《国民报》创办人之一，曾毕业于圣西尔军校，波旁复辟王朝的反对派，七月王朝时期的共和派。

② 亨利·莫尼埃(1799—1877)，法国漫画家，剧作家，也曾亲自登台扮演自己剧本中的人物。

③ 拉斯帕依(1794—1878)，法国化学家、生物学家。

圣勃夫先生作品的第一卷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以为它堪称雅科托文学的样板^①：

安杰莉克一世嬷嬷的父亲^②是阿尔诺家族的一员，当过律师，精通生意，为了女儿雅克琳娜，把王家港修道院弄到了手。雅克琳娜七岁上，父亲送她到修道院，好像她已经十七岁了，而且用了安杰莉克的假名。他说得很妙：“罗马料到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乐意听到雅克琳娜·阿尔诺的名字。”这番好心放在今天很可能把他送上刑事法庭，当初雅克琳娜成年，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这番好心叫教皇又发布了好几道教谕，而圣勃夫先生却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阿尔诺家族的“小手腕”。

安杰莉克一世(后面还有安杰莉克二世、三世，等等)并不怎么关心她的修道院。在跟随德·莫比松女院长(就是有名的德·埃特雷，她曾经以怀过十四个孩子的肚子起誓，还曾经把修道院借给亨利四世，让他和加布里埃尔^③相会)期间，阿尔诺家的这位姑娘在凡尘的诱惑和王家港修道院的清寂之间久久犹豫不决。在叙述小姑娘干的蠢事时，圣勃夫先生的文笔大放光彩。他把什么“渐渐成熟的和风”、“有节制的山坡”、“宽厚的斜坡”、“激昂地严厉的”等等这些不伦不类的比喻都端了出来，这些比喻的思想很幼稚，证明圣勃夫先生是文学蝌蚪的发明人。对于在文字泥淖里浮沉的这些幼虫式的形象，除了称之

① 雅科托(1770—1840)，法国人，提出所谓雅科托方法，认为所有人的智力是相等的，靠意志、记忆和专心致志，什么知识都可以掌握。圣勃夫的著作涉及许多不重要的历史人物，故云为雅科托文学的样板。

② 指安东尼·阿尔诺(1560—1619)，曾任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国家代理检察长。

③ 加布里埃尔，德·埃特雷家族的成员，亨利四世的情妇。

为蝌蚪，还能怎样称呼呢？何况我想到了作者在一个注解里攻击维克托·雨果，而他自己经过“低产的酝酿期”之后，连一个形象也创造不出来，却振振有词地反对“形象高于一切的流派”。

最后，那个重要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就是“窗口日”，同其他上当受骗的日子一样。这一天，安杰莉克一世把她父亲关在门外，从此不许他到王家港修道院来，而他已经把修道院当作乡间别墅了。您眼前能出现这个好心的资产者的形象吗？他乘四轮马车从巴黎出发，带着老婆和女儿勒迈特夫人（一只母老虎，丈夫跟她一天也没有生活过），到了谢弗勒兹，却吃了闭门羹。他发现女儿尽管受到一个嘉布遣会修士和一个叫贝尔纳的神甫的两次打击，却若无其事，依然沐浴在上帝的恩泽中，变得坚韧不屈。

对于圣勃夫先生，这就是王家港修道院的起点！他给我们描写了谢弗勒兹山谷，用他的语言“再版”了阿尔诺家族的历史——和塔勒芒·德·雷奥^①著作中的一样，不时暗示一下“窗口”之战。所以当战斗真正爆发，他使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写。他把拉辛骂了个狗血喷头，责怪他的王家港史省略了这个场面。拉辛仅仅一笔带过地说安杰莉克嬷嬷“这一年用高墙围住了修道院”。

“斗胆说一句，”圣勃夫先生写道，“透过拉辛的遗漏、他的疏忽，我隐约发现了他写作时的慎重和他的趣味，他很可能认为这个场面太强烈了！”

读到这里，我不禁失手把书掉在地上。拉辛，悲剧家，竟然会害怕场面太强烈！

^① 塔勒芒·德·雷奥(1619—1692)，法国作家，作品多记载当时的社会事件。

圣勃夫先生一旦找到了王家港修道院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母，便如获至宝，放进拉丝机里，抽出一根长长的铁丝，在书里其长度达一百页！事实上，圣勃夫先生在拿这个场面和高乃依写的最伟大的场面相竞争。他把坐在一把大锁上，拒父亲于大门外，任父亲高叫“看在上帝的份上开开门吧！^①”的安杰莉克一世比作哪出戏，您知道么？比作《波利厄克特》^②！

这又引出了新话题！作者的观点太新鲜，必须有证据。圣勃夫先生对《波利厄克特》进行一番检查，让它躺在修道院的大门上，再拉起来，切开，打磨，让它和大门上的窗口一般大小。他想方设法证明，这件事发生十五年后，老高乃依写他动人的悲剧《波利厄克特》，一定想到了骗子律师和宝贝女儿之间的窗口冲突这个伟大的日子，而高乃依年轻的对手、王家桥修道院的朋友拉辛忽视了这个日子是因为太虔诚，趣味的考虑太多。

圣勃夫先生发现高乃依曾经在鲁昂见到过帕斯卡尔年届三十的姐姐，那时帕斯卡尔的父亲在鲁昂当总管。照圣勃夫先生的说法，这个伟大事件的某些因素当时可能使皮埃尔·高乃依的心灵深处得到启示。倘若有什么东西活该挨批评界打板子的话，那不就是圣勃夫先生把波里厄克特歌颂圣恩的诗句和窗口日发生的事情相比较时表现出的牵强附会吗？可是，圣勃夫先生，《致外省人书简》就在大家的面前。搞文学的谁都知道《波利厄克特》是莫利纳派的圣恩理论启发了高乃依的结果，高乃依是耶稣会会士的弟子，对他的老师至死不渝，还听从他们的建议用诗句翻译了《摹仿论》。经过不知道多少推理，圣勃夫先生说（第129页）看不出王家港修道院和高乃依有什么关系，然后

① 这是一首流行很广的民歌里的词。

② 《波利厄克特》，高乃依的悲剧。

他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第134页):

“高乃依因为《波利厄克特》而成为王家港派,《波利厄克特》的结局,倘若我不是太夸张的话,可以说和窗口日的结局一样悲壮,一样具有理想化的崇高境界。”

您知道窗口日的结局么?结局就是阿尔诺夫人之死,安杰莉克嬷嬷给她吃了闭门羹,这一记打击使她也成了修女,临死前她喊道:“上帝啊,把我带走吧!”成千上万的修道院里成千上万的人临死前都成千上万遍地说这句话。

您能够理解这种固执劲么?圣勃夫先生起先找不到什么办法把高乃依编入王家港修道院(第129页),后来却成功了(第134页),方法是虚构一种观念上的亲合,而二者的观念,假如您了解耶稣会和王家港派争论的缘由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是针锋相对的。照圣勃夫先生的理论,甚至可以说罗特希尔德继承了阿哈斯维鲁斯^①,拿破仑复辟了波旁王朝呢。

能够说明这种虚弱而不成熟的理论在文学上如何目光短浅的,莫过于下文中圣勃夫先生对高乃依和罗特鲁发表的高见了。这两个人都和王家港修道院联系起来。既然《波利厄克特》已经拉来,就该罗特鲁以他的悲剧《圣热奈》来继续了。圣勃夫先生说他是《克拉拉·加祖尔戏剧集》^②的先驱,还有一点像是《玛丽蓉·德·洛尔墨》的先驱呢!

在圣勃夫先生徒劳地企图在高乃依和王家港之间建立联系的那一章里(这一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已经说了,在高乃依和王家港之间看不到任何联系),他写了一个脚注:

“有一件事能够证明高乃依和王家港的联系,这是《谢弗罗

① 罗特希尔德,犹太裔德国家族,以经营银行业著名。阿哈斯维鲁斯是《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曾经亏待过耶稣,终身受罚。

② 《克拉拉·加祖尔戏剧集》,梅里美的戏剧作品。

文集》里谢弗罗的一句话：高乃依和我，我们最后一次在P.-R.吃饭，离开餐桌时，高乃依给我背诵了几句诗，问我的看法。高乃依和谢弗罗吃饭并且大声讨论诗和悲剧的这个P.-R.是哪儿？只能是王家港修道院。”

叫双亲吃闭门羹的王家港，圣勃夫先生认为那里食品严重不足的王家港，“安杰莉克嬷嬷决定修女胃口”（妙不可言的法语！）的王家港——拉辛说“饥饿的王家港”要高雅得多，外人是不会到那里吃饭的。这未免叫人想起有关相传是罗马一条碑文的故事：

CES.TI.C.

ILEC.HE

M.INDE.SANES.

谁也不会念作“这是驴子的路”！可是，圣勃夫先生，您的馆员是怎么当的？假如是王家港，谢弗罗就不会用au，而会用à了^①。怎么，您没看出来谢弗罗和高乃依大声讨论诗和悲剧的地方是王宫市场么？^②毫无办法，先生，他们吃饭的地方确实是王宫市场，从黎塞留大主教把这地方当作礼品送给王上、王上接受的时候起就是这么叫的，这个时期的许多历史著作指这地方都用这两个字母。研究了好几年，却犯了这样的错误，实在不可原谅，何况还有两个文学青年当助手。

圣勃夫先生急不可耐地要把毫不相干的事扯到一块儿，因此类似的信口雌黄在他的书里比比皆是。为了证明冉森从一六二一年起（不可能的事）就和王家港修道院的元老一道在水泉镇

① 王家港(Port-Royal)前无冠词，用介词à，不能用结合冠词au。

② 王宫市场(Palais-Royal)和王家港(Port-Royal)的首字母(P.R.)完全相同，圣勃夫大约是将王宫市场错认为王家港。

筹组您所知道的这个宗教上的反对派，他拿冉森的一封信为据。冉森在信中说：“和您一道旅行后，我有一阵头脑发木，咳嗽，现在我身体很好。”圣勃夫先生说：“如果能把水泉镇联系起来，就从这里入手！”

咳嗽能够把冉森同那个除名字以外与他毫无共同之处的冉森派联系起来，您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么？历史上有若干这样的例子，人死后成了某派别的首领，而这个派别的行为同他的思想毫不相干。

窗口日、高乃依和罗特鲁的故事占了《王家港修道院历史》第一卷的四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好比寓言里年轻耗子的旅行，总是把鼯鼠挖的小土堆当成大山。知道了作者如何笨拙地理解谢弗罗的话，如何把窗口日拔到愚人节和《波利厄克特》的高度，您现在对土堆如何变成高山也一定明白一二了。

讲完窗口日，圣勃夫先生便下力气找一个圣徒来当他那群死尸的头领。圣徒是不朽的，您知道！辉煌的胜利，辉煌的征服，他终于把圣弗朗索瓦·德·萨勒和王家港联系起来了！日内瓦这位主教和阿尔诺家族有来往，圣勃夫先生于是立刻着手对他进行分析，花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他的分析是一盘“杂烩”，否则我就不向您介绍了。再说，把我们简练明晰的文学从这种理论中解救出来，制止圣勃夫先生大肆破坏法语严密的逻辑，大概不无裨益。

照圣勃夫先生的看法，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①的《保尔和维吉妮》、拉马丁的艾尔维尔^②已经包含在圣弗朗索瓦·德·

①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以其《保尔和维吉妮》闻名于世。

② 艾尔维尔是拉马丁在诗集《沉思集》里为钟爱的女人假托的名字，见《潮》等。

萨勒的作品中。一切都相互包容。圣徒的非洛苔是塞拉东^①的妹妹。德·拉马丁先生就是圣弗朗索瓦·德·萨勒，反之亦然，圣弗朗索瓦·德·萨勒就是德·拉马丁先生。圣勃夫先生竟然大胆地把圣弗朗索瓦·德·萨勒的《苔奥提姆》比作反天主教的《若斯兰》^②！那篇被罗马以充足理由革出教门的《若斯兰》。您或许会说：“既然日内瓦的先生是拉马丁，德·拉马丁先生是日内瓦的先生，那么他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还有关系么？”啊，夫人，他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有关系是因为安娜西湖，湖就在主教的教区内。此外还因为他“润化的色彩”、“动听的谈吐”、“温柔甜蜜的心灵”（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其实和拉辛一样，性格很尖刻）。还因为他们对植物有共同的情感。

圣弗朗索瓦·德·萨勒有时也说错话……，伯爵夫人，毫无办法，圣徒都爱写作，因此说错话的机会不比小说家少。这一点恰恰为圣勃夫先生所证实。日内瓦的先生说：“樱桃树很早就挂果，原因是它们的果实是生长期很短的樱桃，而万树之王棕榈树要栽种百年之后才挂果。”这么说好像棕榈树果生长期比樱桃长似的，好像樱桃干瘪得比棕榈树果实快似的。您看，圣徒虽说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有关系，却并不怎么精通自然史！这里，圣勃夫先生喝彩道：“鲜明的形象和象征俯拾皆是！”

最后，圣勃夫先生超前从圣弗朗索瓦·德·萨勒身上发现了艾尔维尔的赞美者和《自然研究》^③的风格与伊丽莎白宫廷矫

① 非洛苔，意为是上帝之友，为萨勒作品中的人物。塞拉东，法国十七世纪作家杜尔菲的小说《阿斯特蕾》中的男主角。

② 《若斯兰》，拉马丁的长篇叙事诗，主人公若斯兰的思想感情被认为具有与天主教教义不一致的自然神论的倾向。

③ 《自然研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著作。

揉造作的风格、马里诺风格、贡戈拉风格有关^①。不错，夫人，圣弗朗索瓦的这句话“我的叹息化作长风”，确实受这三种败坏趣味的文风的感染，而且受害不浅。可是，尽管有贡戈拉风格、矫饰风格、马里诺风格，和拉马丁一样、写东西像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日内瓦的先生，很早就在安娜西湖畔创立了法兰西学院的雏形，比黎塞留还早三十年。沃日拉就是由这里培养的。^②圣勃夫先生却又感到很遗憾，觉得沃日拉没有摆脱考艾夫托^③的影响，忘记了，小看了圣弗朗索瓦·德·萨勒风格的优雅和潇洒，总之，沃日拉那把语法学家的剪刀从他父亲的学院（今天它培养了两个迈斯特）^④这棵香橙树上剪掉的太多。这真是前言不搭后语！我敢和圣勃夫先生就《王家港》最后三卷打赌，在讨论圣弗朗索瓦·德·萨勒的一百页篇幅里，单论圣弗朗索瓦的地方，上面这种自相矛盾令人发笑的话就有五十处之多。

照圣勃夫先生的说法，写过几本宗教小说的好心的贝莱主教加缪，好比光辉的埃利身边有些调皮的艾里舍。^⑤圣徒有他

① 马里诺，意大利作家，贡戈拉，西班牙作家，都追求文字的雕饰。

② 法兰西学院雏形即福洛里蒙学院，圣弗朗索瓦于一六〇七年创立，比法兰西学院约早三十年。沃日拉，法兰西学院院士，语法学家，其父与圣弗朗索瓦和福洛里蒙学院有来往。

③ 考艾夫托(1574—1623)，法国教士，早期古典主义者，他的布道词、谏词和译著以用词典雅、节奏鲜明见称，后世博叙埃继承了他的风格。沃日拉是他的弟子。

④ “父亲的学院”一语双关，既说福洛里蒙学院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沃日拉的母校，又说学院和他父亲有关。“两个迈斯特”指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12)和克萨维埃·德·迈斯特(1763—1852)兄弟，他们的散文作品以简洁明晰见称。

⑤ 加缪(1582—1652)，曾任弗朗索瓦·德·萨勒的秘书。埃利，《圣经》中的预言家，艾里舍是他的助手和继承人。此处意谓加缪之于弗朗索瓦·德·萨勒，好比艾里舍之于埃利。

自己的朗杰利，自己的特里布莱，^① 因为圣勃夫先生以为，这个可怜的宗教小说家是罗克洛尔先生和德·比埃福尔侯爵^② 的先驱。

我不知道这些知名的圣徒和这些不知名的主教有什么对不住可怕的圣勃夫先生的地方。反正他对于早已经沉入遗忘之海的那些无聊事情具有老太太推测隐秘的那种本能功夫。为了更好地解释日内瓦的先生，他向帕斯卡尔求援，依靠的却是帕斯卡尔的一个小错误——这位大作家的名著《思想录》里这样的小错误不止一个。帕斯卡尔说：“我不欣赏完备地具有某种道德而不在同等程度上具备相反道德的人。比如埃帕米侬达斯^③，他的能力就和仁慈相结合。因为，倘不同时具备相反的道德，那就不能成功，只会失败。我们的伟大不是表现为一极，而必须同时达到两极，而且将两极之间完全充实起来。”

圣勃夫先生书中有四十页篇幅的一章，加的标题是《完整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勒——帕斯卡尔的两极之间》。他在寻找圣弗朗索瓦的两极之间。大概就是在这个两极之间他找到了马里诺风格、矫饰风格、贡戈拉风格、拉马丁、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福洛里蒙学院，等等。

我觉得没有比帕斯卡尔的这番话更经不起推敲的了。帕斯卡尔的名字不会叫我胆怯。帕斯卡尔想做一个好天主教徒。可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宗教问题，或者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一种道德，罗马教会从三位一体的思想出发，把它一分为

① 圣徒指弗朗索瓦·德·萨勒。朗杰利和特里布莱都是弄臣。巴尔扎克的意思是说加缪写小说，为的是供弗朗索瓦消遣。

② 罗克洛尔，法国阔阔之家，此处可能指安东尼·加斯东，法国元帅。德·比埃福尔侯爵未详。

③ 埃帕米侬达斯（纪元前418—362），古希腊彼俄提亚的将军、政治家。

三：信、望、爱。这是宗教问题。社会问题方面，如果我们按照纯哲学的方式思维，道德的反面就是罪愆。不存在同道德相反的道德。能力并不是仁慈的反面。能告诉我什么是公正、后悔、忠贞的反面么？埃帕米依达斯的能力纯属人类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见解，是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他的仁慈也一样。帕斯卡尔是把被各种社会标定的精神能力当作道德和社会的需要了。

不，上帝并不要求每个人在相反的道德之间走钢丝。帕斯卡尔的数学等量可能使人变成无意义。倘若国王的年俸既丰厚又俭省，那么一年到头它就会端坐在铜板上面，处于给予之乐与接受之乐之间。帕斯卡尔忘了，在一个社会里，就道德而言，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但是在教会里，一切都是绝对的。因此，假如帕斯卡尔是从天主教的观点来论述，那么他就犯了异端罪。假如他从理性的、人性的立场出发，他的思想就是错误的。他那可敬的人不过是实现了我们对上帝的设想：一个在周长的任何一点上都与自身等值的存在。这是很正确的，所以翻过这一页，圣勃夫先生便肯定地告诉我们，就尘世而论，圣弗朗索瓦·德·萨勒是一个“完美的球体”。

亨利·莫尼埃最有趣的一个滑稽人物能够使您对圣勃夫先生的书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在《临时家庭》这出戏里，这位可爱的演员扮演他有名的人物普律多姆^①——布拉尔和圣奥麦尔的学生。普律多姆同一个傻里傻气的资产者说话，强迫人家流血流汗地听他讲演员多桑维尔的故事。他把故事和一个议员的儿子以及兔皮商人的事搅和到一块，自己却没有觉察。他的听众受不了了，对他说：“请您讲讲多桑维尔好吗？”“好吧，讲多

① 普律多姆，莫尼埃的漫画人物，一个可笑的小市民，后又搬上舞台。

桑维尔。”普律多姆答应讲多桑维尔，却又讲起议员和兔皮商。任何一个读者——假如有读者的话，都禁不住想对圣勃夫先生说：“请您讲讲圣弗朗索瓦·德·萨勒、鲁瓦耶-科拉尔先生、维尔曼先生、乔治·桑、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好吗？”“好吧，待会儿再讲王家港修道院。”可是不对，作者借口讲王家港修道院，继续把不同的时代搅和在一块，把这个人的思想和那个人的思想掺杂起来，从这个人的思想里取一点，那个人的思想里拿一点。他利用他的书把名片送到每一位朋友家。最后，他修建了一座英国花园，读者在花园的迷宫里睡着了，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使我深感奇怪的是，圣勃夫先生在死人和活人之间发现了那么多可笑的相似点，居然没有从文学史上发现某个像圣勃夫先生的人，或者某个有《情欲》主人公阿摩里影子的人，这个人像阿摩里一样扑向“生性堕落的姑娘”，把矛盾当作体系，将清晰的法兰西诗歌变成中国的七巧板。

书中有一段，作者说明他为何心里发痒，要把圣西朗了解个一清二楚，他是想装一肚子趣事，好讲给别人听。我敢打赌，再执著的荷兰人也未必能从《王家港修道院史》里发见一种意义、一种叙述方式、一种价值，除非作者的目的是想把这部作品写成大理论家杜维尔杰·德·奥拉纳先生之流那样的高级辞章。倘若果真如此，那我就要为作者没有去了解阿尔诺家族的命运这样的疏漏而遗憾了。现时正有一个阿尔诺-罗贝尔，是这个喜欢惹是生非的有名大家族的后裔，他是书店老板，觉得自己太穷，就卖《圣经》和历史书，发了大财，书是他自己写的，极其明晰。有一件事应该服膺圣勃夫先生，他对圣西朗的确了如指掌。他考证出狡黠的布乌神甫曾经从圣西朗的好几部著作里发现了“最典型的天书”。倘有人像我这样耐心读圣勃夫先生的书——我大胆的批评为它增添了太多的光彩，他会发

现圣勃夫先生和圣西朗一模一样，甚至比圣西朗还圣西朗。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化学有了一氧化物、二氧化物，圣勃夫先生想到应该用“三重天书”来标榜自己。

现在来谈谈文笔。对此，也许一句话就够了：圣勃夫先生的文笔令人难以忍受。尽管这部书的语病比《情欲》少——《情欲》里的语病可谓万头攒动，然而语言还是不断地被践踏。一些错误相当离奇，就像下面这句话：“他离圣徒愈远，则他就愈任情恣意。”(第258页)

圣勃夫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批评一位作家en的用法，其实人家的用法是对的，倒是圣勃夫先生自己在乱用^①。

第161页上，“梅菲斯托费莱斯一直在两扇门之间张望。^②”

梅菲斯托费莱斯在两扇门之间张望，并不意味着人家发现了他，但圣勃夫先生想说的恰恰是这个意思。(谨向帮助圣勃夫先生校正清样的三位先生表示敬意。)

圣勃夫先生得了反语法狂想症。他固执地给所有的现在分词加上性数变化，使动词都成了形容词，拿名词当动词用，叫形容词变成分词，或者相反！他说：partie moralisante, labeurs recommençants, période finissante, machine vieillissante, paix recommençante。还有诸如coteau modéré这类滑稽的语言。还有什么fin d'hiver fructueux et murissant。吼叫的冬季！有成果的冬季，作者的意思是要说“收获果实的”！“有成果”只能用在引申意义上，例如一件有成果的生意，而形容秋季应该说果实累累。还有什么circoncis的心灵，favorites

① 此处略去两个例句，都是讨论介词en的用法的，译文无法传达。

② 圣勃夫使用了自反动词s'entrevoir，意思是会面，在这句话里显然是误用，译文未译会面，是为了照顾汉语上下文词义的衔接。

偶像。①

他不断胡乱地搭配词汇，叫完全对立的意思相碰撞：“去藏在飞溅的怜悯中”，飞溅的东西还能藏身么？还有什么“一些反弹是文学的一般步骤”。

圣勃夫先生这样糟蹋语言取乐，倒也没有大害。到目前为止，摹仿他的人很多，抵得上法兰西剧院的观众，其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说：“他一只脚冻僵了②。”但是，当他圣勃夫先生雄视四方，笔锋纵横，写出这样的话，“拉伯雷的材料和内容很肮脏，而文笔很纯净”，那就有理由为一个批评家对拉伯雷像对《谢弗勒阿纳》一样无知得可笑而感到遗憾了。他从哪儿来的？他读过拉伯雷没有？拉伯雷在他的长篇巨著里发表了许多明白而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针对人类的高层次问题而发的，但却用一种故意显得粗野、土气的文笔包裹起来，许多画面为人诟病，诬作下流，其实这些人无论对拉伯雷时代的风俗抑或语言都一无所知。圣勃夫先生说的和事实正相反。一个知书明理的人听一位教授式的人物讲了这番话，不免灰心丧气，这位教授，世人把他尊为批评家，他的权威有赖于读者的无知，因而维持不了多久。

圣勃夫先生总是说些无意义的话，所以德·阿布朗台斯公爵夫人唤他作圣讹误③，我重提此事，因为我觉得这个重新组合的名字包含正确的文学评价。圣勃夫先生还有生造词汇的毛病，例如rasserenissement, irrassatiable等等。这些词都来源于他那个靠分词打天下的语言系统。

① 这些词组大致可以译为“有教化功能的部分”、“重新开始的工作”、“结束的时代”、“重新开始的和平”、“有节制的山坡”、“有成果的、呼啸的冬季结束了”、“裂开的”、“受宠的”。

② “脚冻僵了”，法语中“脚”应用复数，用单数显得有点滑稽。

③ 圣讹误，原文Sainte-Bévue，系将圣勃夫的名字(Sainte-Beuve)重新组合而成，音形相近而意义相去甚远。

支持我把圣勃夫先生的书读下去的，是一些令人捧腹的天真文字，对圣勃夫深信不疑的人绝对不会注意到。作者说，年轻的安娜孕育中的信仰趋于成熟，她读一封关于童贞的信时，看见耶稣基督把戒指套在她手上。神秘的隐喻突然有了形体，成了现实。安娜跑去见阿尔尚日神甫，向他表露进修道院的热情。这个好人（他是英国人，而英国人脑子都很快）觉察出她要进修道院是因为一次婚姻受阻，心里难受，作者还说，在她身上有某些东西需要制服。然后，他叫道：“这样的性格二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乔治·桑会不会把这话当作恭维，反正圣勃夫先生认为《雷丽亚》就是这样产生的。诸如此类的文字，还有安杰莉克一世嬷嬷说日内瓦的先生尽管很温和，但是并非许多人说的那样软弱。这就解释了下一章的大意：“圣弗朗索瓦对女人的成功”。书里间或出现这种小小的乐趣，能够帮助我们穿过这片荒漠。我们笑了，放下书，发现了刚才我对您讲的那些奇怪的比喻。安杰莉克嬷嬷在米拉波之前就曾叫道：“您去说，等等。”米拉波知道安杰莉克嬷嬷。

假如我们剔除掉圣勃夫先生那些荒唐的牵强附会，假如我们取消他曲解词义的那套方法——这是他对待事实的方式在语言上的运用，他在文学上便不存在了，他便什么也讲不出，什么也干不成。他要是能够从迪佩隆^①（按他的说法是那个时代的封塔讷^②）对历史学家马提厄的评价中吸取教训就好了，迪佩隆说马提厄的历史“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圣勃夫先生的诗歌，我总感觉像是某种外语诗的译文，而译者对这门外语又是一知半解。他总是企图理解他自己的诗，

① 迪佩隆(1556—1618)，法国教士，作家。

② 封塔讷(1757—1821)，法国诗人，批评家。

然而这只能是作家自负的表现。牛顿和拉普拉斯^①晚年都承认他们已经不能理解自己。只有几何学家能够承认这一点，诗人宁可让人勉强解说，也不愿吐露这样的真心话。

圣勃夫先生的论述从头到尾依据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津津乐道于每一种观点、每一个事实，然后又总是立刻来打自己的耳光。这个梦想家把一种观点的尾巴和另一种观点的头交给我们，同时否定了尾巴以前的观点和头以后的观点。他要写一本书，于是向历史领域进军。他在某个观念的指引下出发了，有如一个幼稚的孩子跟着母亲走进草地。他采了一朵花，一朵矢车菊，一朵虞美人。他想做成一个花束，可是结果却抱回一捆干草。他从美洲带回一粒种子，幼稚地把它栽在塞纳河边，想让它开花结果。我们看见他离开共和国，跑去看保王党，天真地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研究最深刻的奥秘，对新教徒着了迷。上一次你看到他迷上了圣西门^②，这一次你又发现他崇拜起日内瓦某些愚蠢的托钵僧，把一个什么马纳龙先生抬得比昔日神祇还高。他每年都要在心里把两种不同的思想连缀起来，像孩子一样单纯，却没有发现身上穿了小丑的衣服，而且把法兰西语言当成小丑手里那把可怜的木刀。我们这位作家是那个办杂志的无知透顶的瑞士人^③培养出来的，天真汉圣勃夫阁下在这份杂志优哉游哉干他的事。

圣勃夫先生认为在作品的最后把替他校对并帮他写这部历史的三个朋友介绍给欧洲的文学界是他责无旁贷的义务，他们是拉比特、沙巴耶和鲁昂德尔先生。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可以

① 拉普拉斯(1707—1793)，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督政府时期的上议员，执政府时期的内务部长。

② 此处指十八世纪贵族、《回忆录》的作者路易·圣西门(1675—1755)

③ 瑞士人指比洛兹，杂志指《两世界杂志》。

肯定地告诉您，三位先生完全经受住了这场艰苦考验^①。作品生下来就是个死胎，不过父亲和接生的大夫都安然无恙。

八月十日

这封信开头谈的是一本不合适地装璜着严肃标题的书——因为您已经看见，这一类书笑话百出，现在我想以路易·雷波的书来收尾。雷波的书纯粹以乏味而自得，对它，不妨引用黎瓦洛尔谈论达朗贝的短篇文论时说的一句话：“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枯燥无味。”雷波先生发表这本论现代改革家的书，没有其他目的，不过是为了成为那种别人必须赶紧安排位置的大人物。他的野心并不大，只想成为道德和政治科学院院士。这是他这样的人发明的流放地。一朝进了门，这些大人物便稳坐钓鱼台，只有一条，对思想深刻的人务必随时留心拒之门外，否则会搅了他们的好梦。德·拉末耐先生、皮埃尔·勒鲁^②先生与这个地方无缘，傅立叶和圣西门要是活着，肯定也进不去。但是雷波先生一准能够进去。雷波先生的著作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场投机，所以只能以投机来看待它。再说，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雷波先生的书问世更艰难的事。这部作品起初是一个提纲，标题是《现代改革家》，刊登在题为《十九世纪巴黎》的目录中。这份目录的编纂是想同《一百零一》竞争，也可以说是想摹仿它。雷波的文章后来零星发表在一本杂志里，最近刚成书，这是雷波思想的第三次体现。普洛旺斯人的头脑很聪明，很有创见，这使他们占了很大便宜。雷波先生是马赛人，所以他很鬼，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关于改革家的思想拿到公众眼前，使公众

① 巴尔扎克一语双关：“考验”（épreuve）法文亦解作“清样”，所以“艰苦考验”也可以理解为“糟糕的清样”。

② 勒鲁（1797—1871），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觉得他真有什么思想，这同剧院导演叫十二个跑龙套的从台这头跑到台那头表示千军万马的方法一模一样。谁也不会对雷波先生讲他的书里没有什么思想，就像谁也不会对导演讲奥林匹亚马戏场没有千军万马。但是，雷波先生是得到《立宪报》那著名头盔保护的批评家，以严厉称著，所以新闻界对他服务周到。每家报纸的编辑都知道雷波先生要什么。由于雷波对他们以礼还礼，或者由于雷波已经使他们骑虎难下，反正结果是，各家报纸都在讨论雷波的书，同时谁也不去读。要不了多久，雷波先生就会成为公认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深刻的道德家、改革的勇士。他将获得荣誉勋位，某个学士院将会接纳他，为的是避免接纳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例如巴朗什^①，或者巴尔舒·德·佩诺艾纳^②这些所谓反对事物秩序的人。这就是在法国办事情的小关节，这就是平庸之辈不知不觉发达起来的奥秘，雷波先生正是此辈人物的代表。雷波先生平凡的野心对他的著作影响极深。著作的一部分是圣西门、查理·傅立叶、欧文的传记。这些传记非但远不如本人，而且远不如书店经营的一般传记作品的水平，写得又干，又冷，又空。这些出色的或者有名的人物，无论是他们的外貌还是思想，雷波先生都没有给我们描写。不管谁，倘是诚心诚意的，花了七年研究当代改革家，我们自然就有理由希望他对圣西门、查理·傅立叶、罗伯特·欧文这些人的著作作出全面细致的分析。雷波先生没有像圣勃夫在古老的尸体上蹦跹那样在这些老先生周围手舞足蹈，但是，由于他要在未来的同仁面前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家，因此他必须对这些老先生大加挞伐，拿他们当祭品献给道德和政治科

① 巴朗什(1776—1847)，法国作家，神学家和哲学家，其思想对浪漫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

② 巴尔舒·佩诺艾纳(?—1855)，法国哲学家。

学院，像他平时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牺牲一位作家，例如乔治·桑，或者其他什么所谓不道德的人。随他怎么做，他都无法叫人忘掉他在《科西嘉人报》^①十二年的编辑生涯，这家报纸是文学阴沟，流出的造谣诽谤之水肮脏之极，现任部长庇护它是因为软弱，而雷波先生至今仍然在那里工作则是因为有胆量。由一家无聊小报的现任编辑来评价傅立叶！吹鼓手和小丑充当起正经人！事情之可笑就在这里！

在重罪法庭的光芒下，圣西门主义者纷纷隐形匿迹，因此雷波先生只能够拿几个死人当祭品。但是这情况不正好说明法国染上了圣西门主义者曾经揭露过的病症么？有头脑的人应该借圣西门主义者的分裂和他们暂时不可能有所作为来启发现政府，同时重新点燃真理的火花，靠这些火花，圣西门主义者曾经点燃了思想革命的熊熊大火。圣西门主义者企图重振耶稣会，即一种神权统治，一种上层人物组成的令人羡慕的等级。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是思想桀骜不驯，缺乏尊卑名分。现在，一个贵族院议员绝对一钱不值。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学校向教师抛纸团，出了校门嘲笑部长，攻击伟大的诗人、作家、政治家，朝他们高叫：“靠边站，让我来！”各种野心找不到出路，因而但凡有一点才能便生出各式各样的欲望。年轻人于是试图联手打天下。目前法国是既没有尊严，也没有头衔。什么样的地位也保护不了人。一八三〇年的新闻和道德比起罗伯斯比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不是竞争，而是吞并。唉！道德家们，告密者们，你们付出代价后会明白，事实不是法律，道德也不是宗教。至于圣西门主义者，雷波先生把他们挑起的争论中的陈词

① 《科西嘉人报》，一家政治性兼文学性小报，一八二三年创办，一八五五年停刊。

滥调拼凑起来，他的书在这方面全无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全无重要的意见。其无聊从下面这段话可见一斑：“圣西门的思想发展到巅峰时具备了最完美的形式。他从‘人人相爱’这句谚语引发出如下的思想：宗教应该引导社会朝着尽快改变人口最多、最贫困的阶级的命运这个伟大目标前进。”我们能够想象有这样无知的作家，竟然把耶稣基督大弟子讲的“人人相爱”这句最伟大的话说成是谚语么？雷波先生又说：“新的基督教就在这寥寥数语中被阐明了。”对这样的批评您有什么话好说？可是先生，您的任务是批评圣西门，这几句话不过是对古老的、现时的、永恒的基督教的阐释。天主教所做的一切都在这句话里。倘若圣西门只有这样的完美形式，那他也不会成为圣西门主义之父了。雷波先生的著作属于亨利·莫尼埃笔下的普律多姆流派，里面到处可以看到同这句话相仿的推论：“把一个人拉出社会，你就把他孤立了！”

圣西门和傅立叶关注的是劳动，他们希望组织劳动。他们的思想体系最重大的失误是过分突出了工业的地位。结果，聪明的圣西门主义者看到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工业占据了优势，便都来做工业方面的强人，所操专业尽管不同，却都走上了致富之路。圣西门的本意似乎是要在改造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宗教，但是实际上却建立了一种新政府，由工业家取代了贵族。至于傅立叶，尽管他没有宗教意图，却比圣西门更虔诚，而且没有批评任何宗教。

据我浅薄的学识，也据我读雷波的著作所得，傅立叶无疑比欧文高明（我不准备讨论欧文），也比圣西门高明。等我有空，我会再写信讨论傅立叶。雷波先生对傅立叶本应该更尊重一点，可是他却光留意能够当幌子的材料，所以他尽量夸大这位简朴的天才人物的著作里一些表面上似乎可笑的东西——傅立叶

这样做好比举着火把抓鱼：他潦倒，却又很自信，想以此吸引读者。可是，以研究改革家的专家自居的雷波偏偏又让傅立叶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就是我在这位严肃的先生身上发现的颇为奇特的矛盾：他花费了七年时间苦思冥想一本书，待写出来却好比三声咳嗽。

雷波先生承认(下面是他的原话)，“傅立叶的公式毫无疑问比圣西门的公式高明，也比欧文的公式高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傅立叶的公式既不产生于夸大的权威，也不产生于无限的自由。最后，劳动、资本、才能三结合这个著名公式将会因为在未来社会组织问题上提出了最重要的结论性意见而流传青史。”

他在另一个地方还说：“利用激情，保证激情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注意叫每一种激情都有益，不让任何一种激情有害，将才能和力量结合，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支点，也是傅立叶思想体系的基石。”

无可置疑，随便哪个读者读了这几句话都会把傅立叶当作天才，“为未来的社会组织提供了结论性意见”。

我们继续读。批评家指责傅立叶“提出了野蛮人的法典”。

未来的院士先生，首先，野蛮人之所以是野蛮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也不想有，而且永远不想有什么法典。再者，一部思想著作，既有未来社会组织的奥秘，又是野蛮人的法典，这二者如何统一？当我发现一个道德家，一个严肃的人，埋头工作七年，为的是生产圣勃夫式的废话时，这样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只能叫我立刻将其束之高阁。

要是只谈傅立叶关于激情的理论，他是值得更深入地分析的。在这方面，傅立叶发展了耶稣的理论。耶稣给人灵魂，而为灵魂的行为——激情恢复名誉，这无异于给设计家担任机械

师。耶稣发现了理论，傅立叶发明了实践理论的办法。傅立叶把激情看作引导人的动机，因而也是引导社会的动机，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不可能设想效果和原因没有关系，而激情既然是灵魂的行为，它从本质上说就是神圣的，因而就其自身而言不可能是恶的。在这一点上，傅立叶和耶稣，和一切伟大的改革者一样，向世界的历史宣战。照傅立叶的看法，使激情具有破坏性的惟有激情在其中运动的社会环境。他设计了浩大的工程，使环境和激情相适应，推倒一切障碍，防止任何纷争。规范冲动的激情，把它驾在社会这辆马车上，就是不让原始的欲望放任自流，这难道不是在进行精神的工作而非物质的工作么？这是傅立叶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像不朽的灵魂可能具有神圣性是基督教的根本意义一样。显而易见，这样一位发明家，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改革家，他应该得到的关注要比我们的批评家给予他的关注多得多。不论是为了解释它，还是批评它，研究它，傅立叶的理论都需要一个悟性更高、更勤奋的头脑，就像《辩论报》原来的编辑霍夫曼先生。他的去世是这家报纸无可弥补的损失。雷波先生从各方面说都不愧是《立宪报》的编辑，按一条成语的说法，他想怜惜学院的白菜和法伦斯泰尔^①的绵羊，这样他就陷入了矛盾。他不是讨论过傅立叶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最少量”观点么？傅立叶允诺社会全体成员都可以获得“最少量”，这很像瑞士某些公社内市民享有的权利，这个权利保证每个人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消灭贫困，同时也不反对巨额财产。假如傅立叶把他的理论置于天主教會的保护下，假如他不使用那样激烈的语言刺激当政的傻瓜，我不知道他会是怎

① 法伦斯泰尔，傅立叶设想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是工农业生产和消费相结合的协作社。

样一种情况。我不想对他作褒贬，我只想研究他，讲出我的感想。至于雷波先生的所谓研究，我奉劝您不必去打开他的书，这书平得像草原，却又没有草，也没有花，您的眼睛扫遍四百多页纸，找不到一个形象，找不到一个思想。大人物的风格都索然无味。

有必要指出，傅立叶是贝藏松人，这个城市还产生了维克托·雨果和夏尔·诺迪耶^①，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散文家，一个是哲学家。都兰产生了保尔-路易·库里埃和德·维尼。德·拉马丁先生是马孔人。梯也尔先生和米涅先生是埃克斯人。^②莱翁·戈兹朗先生，还有巴尔泰勒米^③，是马赛人。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和拉末耐先生是布列塔尼人。乔治·桑是贝里人，雅卡尔^④是里昂人，大卫^⑤是昂热人，迪皮特伦^⑥是里摩日郊区人，居维埃^⑦是弗朗什-孔泰人，格拉尼耶·德·卡萨涅克^⑧是图卢兹人，基佐^⑨先生是尼姆人，我们的天才都出自卢瓦尔河的彼岸，法国北方人才稀少(圣勃夫先生是布洛涅人，不过他算不上完人)，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么？想到朗格多克给我们送来了泰奥菲尔·戈蒂耶，还有一位正要出版第一部书的年轻人爱德华·乌利亚克，北方人才的贫乏更是触目惊心。下一封信，我要谈谈乌利亚克的书，我读过他的一些东西，很诙谐，

① 诺迪耶(1783—1844)，法国作家，尤以散文见长。

②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史学家，记者，复辟时期的反对派，七月王朝时期成为政府首脑。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

③ 莱翁·戈兹朗(1803—1866)，法国报人，作家；巴尔泰勒米(1796—1867)，法国讽刺诗人。

④ 雅卡尔(1752—1834)，法国发明家，织布机的发明者。

⑤ 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画派的领袖，帝国时期的宫廷首席画师。

⑥ 迪皮特伦(1777—1835)，法国王室的首席外科医生。

⑦ 居维埃(1769—1832)，法国博物学家，自然史教授。

⑧ 卡萨涅克(1806—1880)，法国报人，政治活动家。

⑨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后成为国务活动家和政府首脑。

对话很生动，值得向您推荐。第一个评论他的人是爱弥尔·德·吉拉尔丹夫人，涉及的是能够叫孩子们笑个死去活来的故事。泰奥菲尔·戈蒂耶、格拉尼耶·德·卡萨涅克、爱德华·乌利亚克几位先生都属于青年才子那一帮，这些才子最先真心诚意地尊奉维克托·雨果为大诗人，我认为，这样一种崇敬说明他们高人一等。乌利亚克的书叫《纳扎里尔的忏悔》，书名就令我好奇。叫人先睹为快的程度不亚于一本西班牙小说或者勒萨日的小说吧？

下面再谈谈我对戏剧的看法。我已经介绍晚了，您提出要求以后让您等这么久，这实非我的本意。最近我没有去歌剧院，讲不出什么，但是我不能不注意到德·雷缪查先生对他父亲的职业恨之入骨。他父亲曾经领导过王宫的几处剧场，而今他却关闭了那么多的剧院，弄得现代戏剧简直无立锥之地。为保证奥德翁^①的戏剧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换了他父亲会去要求拿破仑给予必要的、和老剧目相等的资助。目前有四座剧院上演轻歌剧，三座剧院上演通俗剧，却没有一座剧院上演正剧，没有一座剧院为现代文学的喜剧作品提供实验场地。碰到这种情况，拿破仑会有他的办法。他会把意大利人迁移到旺塔杜尔剧院，为奥德翁上演的优秀剧目提供十万法郎奖金。现在倒也有一条法令为文学和戏剧规定了十年为期的奖金，可是你去要求执行这条法令看看！别人会像共产主义团体对待国王那样接待你。关注文学和戏剧，对于一个进入部衙门之前极其轻浮的人来说，实在不够严肃。在一次听证会上，莱翁·戈兹朗先生刚刚替文学界把满肚子牢骚向部长倒出一点，立刻被无数专门对付好事者的法宝中的一种挡了回去：“我们毫无办

① 奥德翁，巴黎著名剧院，始建于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二年。

法，我们的手脚是捆着的。”聪明的作家回答：“先生，您真不幸，您永远处于您的前任干的坏事和您的继任将要干的好事之间。”德·雷缪查先生是个聪明人，但也语塞得发窘。可惜，聪明并不是思想。黎塞留并不很聪明，但是他有伟大的思想。德·雷缪查先生仅仅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总有一天要栽倒，而且永远爬不起来。他手下负责美术部门的是卡韦先生，他得到梯也尔先生的支持，实际上他暗地里依附于迪夏泰尔和蒙塔利韦^①先生。德·雷缪查想辞退他，可他干过记者，眼见自己地位不稳，只消一句话便站住了脚。他说：“我正在写回忆录。”他参与过许多事，了解许多内幕，于是乎人家就不再找他麻烦了。

八月二十日

附言：我正要收尾，一个朋友一阵风似的冲进屋。这人有个毛病，对现今的朝廷很有好感。他冲我嚷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法兰西人的君王刚才在布洛涅说了：‘亲爱的伙伴们，众所周知，法兰西的各种荣誉于朕同等重要，朕素来尽力敬重各种荣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任何个人感情都不会削弱朕的敬意……’听到没有？‘亲爱的伙伴们，法兰西的各种荣誉于朕同等重要’，各种，各种！各种！！文学要得到保护啦，戏剧要繁荣起来啦！”

“这使我想起拿破仑的一件事，”我打断他，“这件事说明这个伟人对帝国的尊严很敏感。事情发生在蒙特罗——也许不在蒙特罗，反正是在不朽的一八一四年战争的关键时刻。说是战争，也不过是一个战役罢了。那时，为了防止遭到袭击，拿

^① 蒙塔利韦(1801—1880)，七月王朝当时的内政大臣，后又历任教育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等职。

破仑必须亲自指挥部队离开一个要塞。他巡视左右，环绕着他的是骠骑兵旧部一个残缺的团，还有德·马坦先生麾下光荣的荣誉军团的余部——这件事我就是从德·马坦先生嘴里听说的。荣誉军团是法兰西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批亲骨肉，最后一批马。可惜呀，人马太少了！假如多一点牺牲精神，拿破仑在包岑和吕赞所进行的巨大努力也就不会因为缺乏骑兵而付之东流了。荣誉军团是清一色的贵族。此时拿破仑还看到身边站着他的卫队。很幸运，卫队完整无缺。他用鹰一样锐利的目光估量了一下危急的形势，感到有必要鼓励这三支队伍的士气。他对骠骑兵喊道：‘士兵们，让我们一同拯救法兰西！’他对卫队喊道：‘弟兄们，让我们一同奋斗！’他转向荣誉军团，对他们说：‘你们，先生们，跟我前进！’在枪林弹雨之中还能够对称谓如此推敲，这无疑是个天才，同时具有路易十四之风。”

有一本书，我非推荐给您不可。这本书既像小说，又像游记，又有宣传品的风格，写的是时事，却很有意思。这是本批评埃及的书，名曰《埃及见闻录》，作者是西皮翁·马兰。书写得不算好，但是材料丰富。这些材料若都是真的，那可够严重的。好在看起来这些事都是道听途说，没有一件是作者亲眼所见。读完这本攻击埃及帕夏^①的书，我们会产生许多疑问。

穆罕默德-阿里莫非只是一个傀儡，操纵或者曾经操纵他的手和头的是德罗维提、阿纳斯塔齐、瑟利齐、塞夫之类的大人物？

他莫非是一个平常的烟草商——后来成了奴隶贩子和牲口贩子，好像当过国王似的，吝啬得可怕，却没有一点管理头脑？

① 帕夏，古代奥斯曼帝国各省总督的称呼，土耳其人对显贵亦称帕夏。

文明在埃及莫非没有进步，反而受到损害？埃及的人口莫非在无耻的、到处杀鸡取卵的专制政权下日益减少、衰弱？埃及的气候是否不利于工业的发展？

法国莫非上了一个老江湖骗子的当？这家伙相信命运，他的帝国，气数超不过他这辈子，他缺乏必要的能力将五花八门的领土联合起来。

这个帕夏是不是拿罗马人的粮仓解救过饥荒？由于缺少经常的、可靠的税收，他的舰队、军队和所谓的政府是不是很快就要像蘑菇似的干掉？

埃及的船是不是用刚砍伐的木头造的，所以无法航行？

穆罕默德-阿里是不是空前残酷的人肉贩子，一个拿士兵和舰队来取乐的老天真？

对法国来说，埃及事件是不是和真正的政治家眼里的希腊问题一样是一场可笑的骗局？

帕夏在里昂和牟罗兹^①的贸易中是否举足轻重？

法国的自由派莫非把一个平庸而无耻的暴君当成了工业的玻利瓦尔^②，穆斯林的华盛顿？

一八三〇年以来，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和土耳其联盟，这莫非是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

或者，这个穆罕默德-阿里莫非确实伟大，属于亚洲的这样一类统治者，他们依靠一代哈里发或者王公在世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他的海军真的很出色？法国古老的自由主义支持他确实有理？他真像梯也尔的报纸说的是一位勇敢的老人？他的确理解他的使命？这个忠实的盟友会履行他的职责，协助法国操

① 里昂和牟罗兹从十六世纪以来是法国纺织业中心。

② 玻利瓦尔(1783—1830)，南美政治家，主张建立统一的、强大的南美共和国。

纵东方问题？他果真能够倚仗沙漠高枕无忧，敢于向俄国、英国挑战，支持梯也尔的政权？

以上就是我们读完西皮翁·马兰的著作之后心里产生的疑惑。我不能不指出这本书和德·拉马丁先生刚刚发表的《上等马孔酒》之间的联系。我感到惋惜的是，一部有实用价值的书偏偏采用了小说的形式。要写小说就写小说，要写政治书就写政治书。要不写宣传品，要不就以应有的严肃性发表一些材料。因为批评界对四不像的作品不免会表示轻蔑。我之所以同您谈起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它明显早于《新闻报》上发表的那篇猛烈攻击梯也尔先生的文章，而且那篇文章的看法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

承蒙《埃及见闻录》的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向不会任用人的政府指出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索里曼^①占有世界^②三分之一的时候，查理五世据有了世界的二分之一。查理五世向索里曼建议共享剩余的土地，并且一道瓜分全球。当时的英国几乎无足轻重，法国似乎也完蛋了，查理五世的军队已经到了香槟。弗朗索瓦一世派德·拉福雷斯特伯爵到君士坦丁堡去，查理五世的计划于是告吹。从那时起法国和土耳其的联盟就开始了。现在杜伊勒里的新内阁放弃了这个同盟，让俄国人乘虚而入，而法国过去由于一向委派最优秀的外交家到君士坦丁堡去，从来没有失去过对土耳其的影响。鲁桑和蓬图瓦是法国的最后两任大使。

（《巴黎评论》1840年8月25日）

① 指索里曼（又译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苏丹。一五三五年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结盟反对德王查理五世。

② 这里的世界指欧洲大陆和接近欧洲的西亚一带。所以下文又有“瓜分全球”之说。

三

致E.伯爵夫人

上封信里我告诉过您，乌利亚克先生的《纳扎里尔的忏悔》可能会获得成功。它确实成功了，尽管有季节、拉法热案件、战争流言、东方问题诸种原因造成的困难。乌利亚克先生收集了五个中篇，题目是《苏姗娜》、《科利奈》、《纳扎里尔的忏悔》、《普西莱》、《伊壁鸠鲁的信徒》，两卷，八开本，我原先以为是一部长篇呢；不过作者这么做是文学早就获得的权利。一部中篇也能够叫一个人不朽。《维特》、《曼依·莱斯戈》、《勒内》、《拉维尼亚》^①都不算长。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中篇，阿尔弗莱德·缪塞先生（以后我要跟您讨论他）最近也发表了六部中篇，书名是《两情妇，弗雷德里克和贝纳蕾特》。乌利亚克先生的这些中篇是初次发表也好，在报纸上发表过也好，对于作品中的错误而言，如果已经发表过，那情况更严重，这是问题之所在。

苏姗娜是一个名歌女，除了出入剧院这一点外，她和狄德罗的《并非故事》中的德拉绍小姐很相像。说二者相像，还因为给苏姗娜造成痛苦的情人，一位叫拉雷尼的先生，差不多是加岱耶的翻版。在狄德罗的小说里，德拉绍小姐得到了她的医生纯洁神圣的爱，而在乌利亚克的书里，苏姗娜的养父，一个穷音乐家，又当爹又当妈地宠爱着她。所以，《苏姗娜》可以说没有什么创造。再进一步说，五篇小说里可称为上品的这一篇，其中乌利亚克想借以显示他和狄德罗不同的部分偏偏在文学上

① 《维特》，指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曼依·莱斯戈》，法国作家 普雷沃神甫的作品；《勒内》是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拉维尼亚》不详。

是毫无价值的。

狄德罗只是在说故事时才表现出风格，所以他本应成为一个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可惜他为了成名，没有发挥这方面的杰出才能，现有的短篇，若非他的情妇德·普伊西厄夫人要求，也不会写的。他的《宿命论者雅克》是一部不成功的模仿斯特恩的作品，不过其中有两块宝石：德·拉鲍姆莱夫人的故事和朋友比格尔的故事。《众说纷纭》、《并非故事》、《布尔博讷的两个朋友》构成他的全部短篇小说作品。《拉摩的侄儿》到一八一七年才发表。在《并非故事》里，那个性格自然大方的男子^①，纯朴、真实、完整，这种性格在狄德罗的作品中很罕见。

毫无疑问，狄德罗通过描写美丽的雷梅对塔尼埃的冷漠和加岱耶对德拉绍小姐的冷漠，写出了人类心灵史最伟大的篇章。很明显，他偏向美丽的雷梅和加岱耶，同时对德拉绍小姐和塔尼埃也不乏同情。爱情就是爱情。爱情是不讲信义的，残酷的。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在所有的人类情感中，爱情之所以最受青睐，就因为爱情是不自觉的。没有母爱的女人是魔鬼，因为自然要求女人有慈母之心。乡土之情是勉强的感情，宗教感情是天生的感情，赌博的激情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说我们先天就具备爱情这种感情的话，我们却不能实际地控制它。女人的命运和唯一的光荣是叫男人心旌摇荡，但是男人却从来不能保证这个现象能够持久。女人对爱情的控制能力要大大超过男人。在这方面，自然和社会都处于永恒的矛盾之中。因此，为了克服矛盾，任何一种社会都建立在

① 《并非故事》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不见于首版）。这里说的男子无疑是第一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塔尼埃。而上文中的德拉绍小姐和加岱耶则是第二个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

奴役妇女的基础上。妇女只要为了爱情而回归自然，她们就会感受到初始的命运给她们带来的痛苦。美丽的雷梅使用的是社会赋予她的权利。加岱耶则运用了自然的权利。假如事情不是这样，那么爱情也就不会是我们所能创造的最美的诗了：女人都是爱诗的。《曼侬·莱斯戈》、《钟情的妓女》、《并非故事》、《阿道尔夫》、《维特》、《克拉丽莎》、《费德尔》、《勒内》^① 这些作品都给了您一把钥匙，使您得以理解人的心灵坠入爱河之后所具有的绝大多数形态。

在狄德罗的作品里，加岱耶完全符合南方人的天性。当他不再爱时，他就不再爱了：他看着德拉绍小姐归天，就像路易十五看着蓬巴杜夫人^② 入土一样，眼里没有一滴泪。

乌利亚克先生在处理一个完全相似的故事时，却设想了一个不可能的结尾，让他的拉雷尼回到自己的牺牲品身边。加岱耶虽说不再爱德拉绍小姐了，但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人们的敬重。但凡有人谈论德拉绍小姐的口气叫他听不下去，他便会拔剑在手。但是拉雷尼是个懦夫，他不敢跟人决斗，对方是一个绅士，很爱苏姗娜，被他叫人从苏姗娜家轰走。加岱耶做得光明正大的地方，拉雷尼对苏姗娜的态度就很卑劣。一个情妇应当娇媚可爱，身体结实，愿意接受一切感官的享受，德拉绍小姐让加岱耶感到厌倦了，他就直说出来，这固然狠心，却很诚实。拉雷尼却在苏姗娜年轻、漂亮、楚楚动人、全巴黎都仰慕她、在剧场为她叫好时折磨她，这怎么可能呢？

让我们继续进行这个有益的比较。

狄德罗是伟大的艺术家，对加岱耶也好，德拉绍小姐也

① 《钟情的妓女》，拉封丹的短篇故事；《阿道尔夫》，法国作家贡斯当的小说；《费德尔》是法国剧作家拉辛的名剧。

② 蓬巴杜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

好，他都没有做什么铺垫。他的叙述很明了，很紧凑，您可以发现加岱耶和乌利亚克笔下的拉雷尼不同，他并没有事前打好主意要得到德拉绍小姐。在狄德罗的作品里，两个情人同样不幸，同样爱着对方。他们的爱情之所以毁灭，仅仅是因为他们同居了，一种不合法的结合。倘若他们真的结婚，那他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分手对他们来说其实倒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天才的妙手偶得。我们对一个故事感兴趣，必定是因为叙述故事的方式。每一个主题都有它特有的形式。在《并非故事》里，狄德罗通过每一句话表现故事的真实性。

我并不是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或者在任何一个时代，没有像拉雷尼这样的青年，他从广告上看到一个漂亮的舞蹈演员或者歌剧演员，就想叫她做自己的情妇，当他看到这女人家里很阔，名气带来万贯家私，更有了百折不挠的决心，他假装爱得发疯，以便有朝一日了却心愿。但是一旦那女人一文不名了，人老珠黄了，他就把她抛弃，他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决不会像拉雷尼那样改变主意，in extremis^①，跑到堆满破衣烂衫的穷阁楼上要和那女人结婚。阁楼的场面很惨，简陋的模样打动了变心的人，结果他去当了修士，这当然构成一个情节，但是这个孤立的事件并不能表现性格。乌利亚克的拉雷尼到巴黎坑害可爱的苏姗娜之前，出于野心爱上了家乡的一个贵族小姐。这个多余的情节有什么用处？这两个女人后来会见面吗？会有什么行动，给整个情节带来什么变化，形成什么矛盾冲突吗？不。她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联系。写小说可能犯的错误莫大于

① 拉丁文：最后时刻，弥留之际。

在作品开头引出一个人物，此人什么作用也不起，然后就销声匿迹了。把德·赛拉克小姐删掉，对小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影响。诸如此类的混乱，诸如此类不可思议的行为，自然中可能常常发生，对于小说却是致命的缺陷。

我要不断地声明，自然的真实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艺术的真实。倘若自然和艺术在某一部作品里完全吻合，那是因为具有无限偶然性的自然此时符合了艺术的条件。艺术家的才能就表现在是否善于选择能够转换成文学真实的自然事件，而且假如他不能把这些事件焊接在一起，不能用这些金属材料一气呵成地完成一件色调和谐的塑像，那么他的作品就失败了。

拉雷尼在度过一段花天酒地的生活之后，又与圣事结缘，这符合南方人的天性。但是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个变化，需要写整整一部书。德·柯曼治伯爵^①到情妇家赴约，发现她已经安息在灵柩中，于是他便去当了苦修会修士。要想把这个情节演化成一部作品的结尾，岂不需要写一本书！自然不需要写书，事实从事实本身就可以得到解释。而作家要想把现实的行为转变成为一部作品可能的行为，他就必须把来龙去脉给我们交代清楚。一个苦修会修士面对的只有上帝，而作家面对的却是全体读者。

我们读一本书，心里总有一种求真的意识，碰到不真实的情节，求真意识就会叫起来：“太假！”这本书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价值。普遍的、永恒的成功，其秘密就在于真实。君子也罢，小人也罢，都不以拉雷尼为然。君子说，我会像被撵走的情人那样行事，像德·奥贝尚先生那样崇拜苏姗娜。小人对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子一定会加着小心，不杀她，不折磨她，不

^① 柯曼治伯爵，唐菩夫人的小说《柯曼治伯爵的回忆录》中的主人公。

让她离开剧院，不坏她的名声，因为这女子正风流走红，可以让他享尽虚荣，过上最快活的日子，好比在巴黎的旅店里等待各种奇遇，做着实现野心的梦。所以，拉雷尼这样的怪人是个别的。我想我大概已经说过，不过再说一遍也不妨，我认为小说的人物不能是个别的人。两个次要人物，佩特尔和绅士德·奥贝尚先生也没有什么新意，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广场上溜达由来已久。佩特尔身上有《印第安娜》^①中拉尔夫的影子，还有阿尔丰斯·卡尔^②的人物所具有的德意志人的天真成份。总之，这两个人物没有什么特点。

这番意见是我上次欠您的，讲完之后，应该说，《苏姗娜》还是很有趣的。这部作品较之其他许多被人吹得天花乱坠的书要好得多。苏姗娜对拉雷尼的感情有许多动人的描写。乌利亚克先生很懂得妇女的细腻感情，即使像您这般挑剔的人，读到这样一段也会满足的，其中写道，苏姗娜已经穷了，无家可归，饥肠辘辘，却还能想办法找到几个钱，买了鲜花插在两个瓷瓶里送给拉雷尼，而拉雷尼却把花瓶打个粉碎。还有这一段，拉雷尼凭着南方人常有的卤莽，不经邀请就上苏姗娜家吃饭，席间得罪了苏姗娜的客人，连累了直到那时还十分贞洁、淳朴、美丽的苏姗娜，这股卤莽劲伪装成爱情，终于使他得到了德·奥贝尚先生实心实意的爱所没有得到的回报。这两个情节，还有其他一些情节，说明乌利亚克确实有才华。狄德罗的小说里没有这样的描写。不过很显然，德拉绍小姐也具备促使苏姗娜为了送鲜花给负心郎而舍弃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感情，由此能够明白我要批评的是什么。德拉绍小姐面临绝境时，对一名大

① 《印第安娜》，乔治·桑的小说。

② 阿尔丰斯·卡尔(1808—1890)，法国记者，作家。

夫说，她再也爱不起来了，然后她就独自呆着，很平静，默默忍受着痛苦。苏姗娜心绪不宁，东奔西跑，楼上楼下地折腾，而德拉绍小姐却义无反顾地从窗口跃身而下。苏姗娜多少有点轻佻，而狄德罗的女主角却显得自尊，高尚，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说句公道话，应该承认拉雷尼和加岱耶唯一不同的一面在小说里处理得相当好。许多有地位的女人因为爱情而莫名其妙地落入没出息的男人手里，这些男人，妒忌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情妇，怨天尤人，出了事就怪罪情人，其实过失在他们自己。她们从拉雷尼身上可以发现一幅描绘这类恶煞星的准确的、令人难过的肖像画，这些家伙曾经叫她们吃尽苦头，目的是使他们自己显得高人一头。

总之，这部小说确有值得称道之处。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像您一样智慧超群、博闻强记，所以这部作品还是叫人觉得有趣味，有意思的。出版商当然无可抱怨了，不过作者却应该把我的意见认真考虑一下，不要为成功所蒙蔽，尤其因为他在《苏姗娜》里已经表现出可贵的文学才华。选好了题目，就要知道怎么写。乌利亚克写得很出色。除却若干地方思想欠条理之外，文笔很明晰，很生动，很准确。他能够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但是他还没有认真钻研运用法兰西语言的功夫，这种功夫的奥秘大多藏在夏尔·诺迪耶精妙的散文作品中。乌利亚克先生堆积未完成过去时，一堆就是三四页，这是叫人眼累耳累脑筋累的。未完成过去时用多了，他就用简单过去时。他还不会变换句式，不懂得插入句需要精雕细刻，不知道如何组织这些句子。在仅仅凭借动词和名词的力量而获得的雄浑——如博叙埃和高乃依的文章，和重视形容词的舒展秀丽的风格之间，有一片暗礁，而乌利亚克先生对此却懵懂无知。话说回来，他的作品已经有个人风格的萌芽，尚未充分展开，但是已经很明显。

对《苏姗娜》，除却对句子本身有一点看法，我没有发现过多的错误。发现的错误也是乐曲的毛病，而不是乐器的毛病。

《纳扎里尔的忏悔》是摹拟斯卡龙，《普西莱》是摹拟汉弥尔顿，^①《伊壁鸠鲁的信徒》有点像《老实人》中的一章，只不过是反伏尔泰的哲学而用，《苏姗娜》是对狄德罗的《并非故事》的临摹，五篇小说中真正属于乌利亚克自己的作品只有《科利奈》。所以我认为《科利奈》在这本书里最重要。《科利奈》采用《苏姗娜》的风格，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摹仿的痕迹，所以应该根据这个短篇来评价乌利亚克先生。

科利奈是外省的一个年轻演员，用戏剧圈的行话说，叫做戏子。不过，这个戏子后来成了名角，成了大艺术家。那是外省的一个城市，城里的公子哥儿们对科利奈态度轻浮，他先是他们的朋友，后来是他们上咖啡馆的陪客，再后来是他们开心取乐的小丑，最后是他们的出气筒，所有人小试拳脚的靶子，成了那个只能在宫廷逗乐的特里布莱^②。后来，心地善良、许多优点藏而不露的科利奈爱上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子，女孩子家里是资产阶级，作风很古板。双方情投意合，本是美满的爱情，可是城里的这群无事生非的东西专拿他们的爱情开玩笑。他们把科利奈带到最讨厌演员的索黑尔家^③，他们起先介绍他是富家子弟，后来又把他的真实身分暴露出来，于是他被一家之长撵出大门。这还不算。克莱芒丝，也就是科利奈的心上人，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把科利奈赶走，那群惹事之徒又把姑娘

① 斯卡龙(1610—1660)，法国作家；汉弥尔顿，当指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作家安妮·汉弥尔顿(1646—1720)。

② 特里布莱(1479—1536)，法王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弄臣，身材畸形，能言善谏。雨果的《国王取乐》一剧即以他的身世为题材。

③ 即科利奈的情人的家。

带到剧院，科利奈正在扮演那种辫子上扎红带子的丑角。他发现了克莱芒丝，心慌意乱，全然失去了平日的风采，台下嘘声大作，酸苹果雨点般砸来。他只好离开这座小城。

索黑尔家后来遭到不幸，索黑尔先生丢了饭碗。数年后，曾经没完没了折磨科利奈的这群无赖的首领佩勒蒂埃、索黑尔先生和克莱芒斯到了巴黎。佩勒蒂埃告诉索黑尔先生，只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找回公正和工作，这个人过去在他们的小城演过戏，现在是巴黎最走红的明星。索黑尔跑去找这个大明星，发现原来是科利奈，心想这下完蛋了。科利奈满载荣耀迎接心上人，他在剧院给索黑尔先生找了一份管理工作，并且终于娶了他始终爱着的克莱芒丝。这个结局很有些勉强。

另外一种写法可能更好一些，可以描写大明星的豪华生活，描写他结交名流，描写他古怪的兴趣，删掉塔尔玛^①对吃惊的、变得很渺小的克莱芒丝万能的爱护这个虚构的情节。资产阶级的结局，合乎那些在多艺剧院正厅看《凯恩》^②上演的观众的口味，但是不符合真实，也不符合人的心理。至少有必要交代科利奈对名利已经厌倦，但是书里却没有一个字作出暗示。但愿作者有一天会把这本小书写得更完美，它还是值得修改的。

小说的故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科利奈在外省的不幸，第二部分写他在巴黎的发迹。从乌利亚克先生为两部分确定的篇幅看，第一部分写得很有才华，第二部分远不如第一部分，因为重点就是我才谈到的结局里的那些内容。为了使两部分平衡，应该按照事物自身的秩序，将佩勒蒂埃和索黑尔一家在巴黎的窘迫这一节铺开，和第一部分写科利奈的穷困一般详细，并且让科利奈成为他们心头的阴影。索黑尔一家和佩勒蒂

① 塔尔玛(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此处指科利奈。

② 《凯恩》，大仲马的戏剧。

埃一家应该受到温和的愚弄，以偿还他们对科利奈的残酷戏弄。凡是那帮外省人表现得冷酷无情、卑鄙下流的地方，大艺术家都应该表现得温柔体贴，落落大方。我建议的不是音乐理论主张的那种精确的对称，而是这部作品本身的逻辑所要求的某种平衡。舍农索城堡无疑很美，可惜的是谢尔河对岸缺少一个与矗立此岸的城堡相类似的建筑群。科利奈之不完美就像这座有名的建筑一样，他因为作品的两部分缺乏呼应而受到损害。读者对这一点的感觉之所以很强烈，更因为作品的第一部分很生动，很有光彩，很真实，文笔也好，故事的叙述也很精彩，进展明快，使人觉得这应该是乌利亚克先生的一个优点。倘若没有足够的才气，一方面运用伏尔泰式的叙事方法，另一方面要叫读者感动，是很困难的。读到科里奈落魄失意时，您不能不动心。然而到了第二部分，作者的才气明显不足了。

假如乌利亚克先生听从几个朋友的建议，把第二部分重新写过，增加几页，以加强对小城市青年中那个愚蠢的市民小丑佩勒蒂埃的描写，从而将科利奈衬托得更加高尚，同时适当地增加一些篇幅，比目前的介绍更详细地描写索黑尔家的境况，这样，《科利奈》从长短上讲就能够和《苏姗娜》相当，乌利亚克先生所企盼而且终将获得的荣誉，现在就能得到。照认真的批评家看，这两卷书，《科利奈》是一部佳作，很有些值得推许的地方，我从中看到了作者的意志和他付出的心血。拉辛是从摹仿高乃依起步的，这样的习作很好，教人掌握写作艺术，不过一般不应该发表，除非确实有趣。从这一点说，乌利亚克先生没有错。他或许会从别处听到过分友好的宽心话，甚至赞扬话，但是不向他讲真话，那是骗他。

我认为乌利亚克先生更擅长写对话、写剧本，而不是单为文体原因就需要长时间推敲的小说。他具有对于戏剧创作十分

可贵的突发的才思，那种南方人的奇想。他的才能还包括作为喜剧作家标志的明晰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应该写短篇和长篇小说。勒萨日不就是既写了《杜卡莱先生》，又写了《吉尔·布拉斯》么？但是我自觉有责任给他指出成功之路。《科利奈》孕含着一出雄浑、动人的喜剧，由别人来写则可能写成一出无聊的情节剧。倘若法兰西剧院的命运掌握在不辱其职的人手里，乌利亚克先生应该已经在为剧院工作了。这个青年人具有戏剧才能，倘能得到帮助和支持，肯定可以写出伟大的喜剧，给法兰西剧院争光，可惜现在人家还是寄希望于一群无能之辈。

乌利亚克先生和阿尔弗莱·德·缪塞先生风格之近似为我的预言提供了一条证据。缪塞先生已经发表了两卷戏剧集，照饱学之士的说法，反映了作者的戏剧天赋；他最近又发表了六部中篇小说，我已经向您介绍过。这两人风格之近似说明，从风格和思想上说，乌利亚克先生属于观念派。

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阿尔弗莱·德·缪塞先生还保留着诗人气度，他把握不住自己的题材，不知不觉写了四页圆舞曲节奏的热烈的抒情诗，在草地上流连忘返。这一次，他以散文家的面目出现了，而且是高雅的散文家。他的中篇，构思好，写得好，文笔洗练，线条清晰——乌利亚克先生也采用这样的风格，但是，二者无法比较。阿尔弗莱·德·缪塞先生尽管年轻，却已经是老手。他已经在七八卷八开本的作品里大显身手，有诗、散文、戏剧，有多样的题材、形式、思想。

《两情妇》、《艾姆琳》，尤其是《弗雷德里克和贝纳蕾特》——这是阿尔弗莱·德·缪塞先生短篇小说的杰作，就像《科利奈》是乌利亚克先生五部短篇中的杰作一样——，属于《贝尔先生研究》已经对其性质加以分析的那种地道的法国体裁。缪塞先生是诗

人，跻身于拉马丁、维克托·雨果、德·贝朗瑞、德·维尼和卡西米尔·德拉维涅^①之列。他的诗神是个高尚的诗神，快乐、温柔、诙谐，有时雄壮。她有美好的思想，姣好的容颜，谈吐不凡，充满机智。她对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她咏唱德国民谣，创作西班牙戏剧，还讲故事。她既穿高帮靴，也穿高底靴^②。她打着响板，跳起包列罗舞^③。她推出的歌曲，都是杰作，传遍了世界。她嘲笑拜伦，又摹仿拜伦。她能忧伤，也会忧伤。她既是贵妇人，又是青楼女。她招人喜欢，特别是她绝不想伤害人，同时她又不轻贱自己，宣布自己热爱的是荣誉。我还没有见过不喜欢缪塞作品的人。至于我自己，我已经说了，他的作品使我心旷神怡。

《两情妇》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出身微贱的青年爱上两个女人，一个是侯爵夫人，另一个是普通市民女子，两个女人很像。侯爵夫人象征并且实现了瓦朗坦对奢华生活的渴望——他和所有潦倒的青年一样梦想财富。市民女子温顺体贴，是《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皮尔松夫人的翻版，就像意大利人说的，很“知心”(simpatica)。德·缪塞先生用现代意大利人的这个词表示许多事，不过这个词只在意大利北方使用，罗马和那布勒斯人听不懂。瓦朗坦和两个女人过得很快活。然而双重爱情像兔子尾巴长不了，终归要闹开，经过几次变故，尽管侯爵夫人答应同他私奔，他却选择了贫穷然而爱他的寡妇德洛奈夫人。这种十足资产阶级式的牺牲，和读者的习惯不怎么合拍。这部作品平易、引人入胜、充满成功的细节描写，论风韵、优雅、不着斧凿痕迹，实属罕见。可是，德·缪

① 德拉维涅(1793—1843)，法国诗人。

② 古希腊罗马时代，喜剧演员穿高帮靴，悲剧演员穿高底靴。

③ 包列罗舞，一种西班牙舞蹈。

塞先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每一个小说家都应该避免的错误，这种错误应该留给保尔·德·科克、维克托·杜康热和皮戈-勒布伦之辈。^①一部作品，万一作者走出来谈起自己，它造成的幻觉就消失了。作者谈自己，那效果在读者看来就有如演员面对鸦雀无声的大厅，停止扮演自己的角色，走到台前脚灯旁，三鞠躬，说道：“先生们，我们的同行马尔斯小姐^②偶染小恙，敬希谅解！”要碰到我，我立刻拿起帽子，拉起朋友的胳膊说：“走！”我看不见答尔丢夫和艾密尔^③了，我看见的是演员弗洛里和马尔斯小姐。美被破坏了。效果更不堪的是，我躺在床上，在烛光下读书，我相信瓦朗坦、德洛奈夫人、帕尔纳侯爵夫人实有其人，这些人物活灵活现站在我面前，我却读到：“翻到下页，他们就要登场了。”或者：“主角到。”我知道，德·缪塞先生是假装给一位夫人讲故事，这个形式当然可以用，但是要用它，就必须完整地用，把故事当作一次谈话的一部分，给一个整体的背景。开头可以说：“夫人，您相信可以同时和两人相爱么？”不能说：“翻到下页。”如果这是一封信，那它就是一封信，如果是一次谈话，那它就是一次谈话。如果这是一出戏，那就不要让人看见杂役点布景架上的灯。信任和贞操一样，好比插着翅膀的女人，一个小动作，她就害怕，稍有动静，遭到些微怀疑，她就飞走了。

第二部小说《艾姆琳》在这方面无懈可击。

《艾姆琳》和乔治·桑的《侯爵夫人》、梅里美的《马第奥·法尔哥讷》、维克托·雨果的《克洛德·格》、夏多布里昂的《勒内》

① 保尔·德·科克(1793—1871)、维克托·杜康热(1783—1833)、皮戈-勒布伦(1753—1835)均为当时法国的通俗作家。

② 马尔斯小姐(1779—1841)，法兰西喜剧院的著名演员。

③ 答尔丢夫和艾密尔，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人物。

一样，都是艺术家、作家、诗人登峰造极的作品。但是，《艾姆琳》缺少一样基本的东西，不能完全称为我所讨论的中篇小说。尽管如此，它的一百页——这部小说有百页之多——很充实，抵得上一部两卷集的长篇。假若题材有特色，它满可以成为现代中篇小说的佼佼者。《艾姆琳》不可原谅的错误在于它晚出了十年，十年来，文学上的才子、智者、好作家和差作家已经发现并分析了女人的创伤(并未能治愈)，女人不被理解，变成笑柄。通奸在文学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尽管在世上依然长盛不衰。我并不是说一个大作家用这个题目写不出好作品，事实上这个题目已经产生了许多作品，但是《艾姆琳》没有任何新鲜感。德·缪塞先生想靠风格和那些恼人的平庸作品拉开距离，但是读者感觉不到。风格并没有克服人物和情节的平庸。德·缪塞先生有足够的洞察力，应该知道法兰西每五年就更换一次文学主题：匕首、尸体、恐怖、中世纪、通奸、内心、历史，一切都枯竭了。到最后，连调侃的方法也必须变。罗贝尔·马凯^①老了。不过，即便那些说什么“又是老花样”的人，也能从《艾姆琳》中获得乐趣。换一个不落俗套的题目，作者只要花同样的才力，便肯定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中篇小说的水平。

下面一部作品《提坦之子》出色地表现了父亲是事业上的巨人，儿子却自愧不如，这种感情阻碍了他追随父亲的脚步。作品令人叹服地捕捉并描绘了这种自惭的感情。题材比《艾姆琳》新鲜。一个古罗马贵族女子由于相信提基亚奈罗的才华超过所有的贵族而爱上他，这个情节很美。

这三部作品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种诗人独具的特征，我们在雨果和维尼的作品里也能看到这种特征：思想也好，文笔也

① 罗贝尔·马凯，法国剧作家昂蒂埃（1787—1870）的情节剧《向阳山坡的旅店》中的恶棍典型。后来该剧又有多种续编和大量漫画广为传播，马凯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好，题材也好，没有什么是人云亦云的，一切都带着诗人的印记，进入作品后成为他们个人的东西。这很像大家出身的人，身上的一切都为他们而存在，都因为他们而存在，别人身上看不到。

第一卷比第二卷好。我不喜欢《克罗瓦基耶》，也不喜欢《马尔戈》。《克罗瓦基耶》既非短篇，也非中篇，什么也不是。德·缪塞先生写了勒阿弗尔的一个包税人，但大家都知道，包税人，尤其在路易十四时代，统统在巴黎，外省只有税务员和税监。大革命前，勒阿弗尔是个不重要的港口，不可能成为克罗瓦基耶活动的舞台，他需要一个大海港的生机。在波尔多，在圭延讷包税人家，就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不明白，既然换一个名字就解决问题，为什么偏要自找麻烦，落个不真实。

《弗雷德里克和贝纳蕾特》是篇精美的小说，自然，有情趣，缠绵悱恻，可以和头三篇作品媲美，甚至出其上。

这部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中，德·缪塞先生的散文轻盈飘逸，充满事实、思考和观察，与梅里美先生和贝尔先生的散文十分接近，而且文笔清澈纯净。故事——在这样的作品里已经达到历史^①的高度——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强烈的真实性，扣人心弦，总之，赏心悦目。

德·缪塞先生经常在叙事中穿插诗歌。除个别例外，对这种做法，我不敢恭维。原因如下：伏尔泰的作品，以及所有糅杂散文和诗的作品，都与人的经验背道而驰，即使诗不像诗而接近散文，如伏尔泰那样。读者诟病这种方法，道理很简单，读散文的思想准备和进入诗歌境界——在某些人是很艰难的——的思想准备大相径庭。

^① “故事”和“历史”在法语中是同一个词。

一句话，散文很实在，而诗则必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升华。所以，散文和诗混合，结果就不是在路上受点颠簸，而是大起大落。显然，思想受不了这样的运动。谁也不愿意尝试，特别是当诗极富诗意的时候。

德·缪塞先生是个出色的作家，所以我们应该告诉他，*fut*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替动词*aller*②。诚然，十七世纪大部分作家都犯过这个错误，但是十九世纪的作家则不应该再拿*être*当*aller*使用。德·缪塞先生还拿*aussi*当*si*③，这也是错误，*aussi*是用作比较的。德·缪塞先生文笔出众，善于变换形式，没有我刚才批评乌利亚克先生的那种动词时态单调的毛病，风格上值得推崇，惟其如此，上面两个错误，还有其他几个错误才更显得刺眼。德·缪塞先生是地道的法兰西性格，善于做清晰、鲜明的概括，思想丰富，精练，内涵充实，像金路易一样熠熠发光。通过这些思想，他把一幅肖像、一个事件、一幕场景和道德、人生、哲理联系起来。这种优点为真正才华横溢的人所独专。两卷里，《艾姆琳》和《弗雷德里克和贝纳蕾特》是两篇出色的作品，另外两篇《提坦之子》和《两情妇》也不是新手所能企及和构想的。然而，这是一部书吗？这些东西能留传下去吗？我不信。

读完这六篇小说，人们不禁要像数学家那样发问：“这证明了什么？你是想证明什么吗？是不是像《阿道尔夫》、《保尔和维吉尼》或者其他在文学的废墟中巍然挺立的作品那样具有某种重要而广阔的象征？”我敢说没有。看了我论圣勃夫的信以

① 法语动词*être*(是)的简单过去时。

② 法语动词“去”。

③ *aussi*，“也”、“同样”，用于比较级，*si*，“那么”、“这般”，不用于比较级。

后，您应该相信我的话。一本像《情欲》这样的书^①，尽管毛病很多，风格晦涩，却依然比我同您讲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具有更强的文学生命力。《情欲》里的女主人公德·库瓦昂夫人代表了女人心灵的一面，即深藏不露的爱情，而许多像主人公阿摩里那样腼腆笨拙的人都会有与他相同的感觉，在礁石上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绕开。总而言之，教士^②在忏悔审判他爱过的人，那情景不比布鲁图斯审判他的儿子们的情景逊色。《保尔和维吉尼》为各民族永恒地描绘出了少年的感情和心灵最初的躁动。《勒内》是实现不了的爱情、忧郁和迟疑的典型。《阿道尔夫》成功的理由大同小异。而弗雷德里克和贝纳蕾特，还有艾姆琳，他们是目前社会的偶然现象，不是社会的一个方面。一个法律大学生朝三暮四，爱上又抛弃了一个女工，这个女工则全心全意，爱得崇高，献出了生命；艾姆琳这个德·利尼奥勒^③式的人物，天真、诚恳、单纯，被自己美好的品行害了，她有选择的自由，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丈夫，两年后她又爱上别的男人；丈夫、情人和妻子，三个人都不辱没自己的身分，和如今发生这类庸俗纠纷时常见的情况一样；所有这些故事，德·缪塞先生是否把它们升华到了典型的高度呢？他是否表现了某种与心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共性呢？没有。我提出一些伟大作品和他的作品比较，是因为我看出来，他只要多几分思索，多几分勤奋，题材能够比这几部作品考虑得更细，更深刻，就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来，成为文学的骄傲和旗帜。拉伯雷、塞万提斯、斯特恩、勒萨日都赋予了自己的作品以这样的思想。天才

① 指圣勃夫的小说《情欲》。

② 指《情欲》的主人公阿摩里，他在几经情感波折后进了修道院。

③ 利尼奥勒伯爵夫人，法国作家卢韦·德·库弗雷(1760—1797)的小说《福勃拉骑士的爱情》中的人物。

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哪怕再小的创造也会体现出来。《维特》的篇幅不比《弗雷德里克和贝纳蕾特》大，而《维特》将千古流传。莫里哀的菲利波特仅仅出了一下场，却栩栩如生，家庭在她身上打下何等清晰的烙印！这一点可能显得奇怪。《威廉·迈斯特》里，迷娘这个人物占据的篇幅不到百页，但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她的存在却比九泉下巴登国民^①的存在更实在。我来为您讲一讲这种力量从何而来，以此结束我的这封信。

具有旷世之才的人，比如德·缪塞先生，应该研究人类精神种种现象的原因，从而为人类精神的神圣词典增添新的词汇。就文学而言，游戏、愉悦是不够的，必须赋予娱乐某种意义。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这是文学上的阿拉伯风格。但是，阿拉伯风格只有在拉斐尔的笔端才能化出杰作，平庸的画家可以学阿拉伯风格，却只能给咖啡馆作画。惟有天才能够赋予阿拉伯风格以意义，这种意义即使很模糊，却照样勾摄目光，有如雪茄的烟雾引人沉思。叙事，人类思想的这个雄劲的形式，产生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有《驴皮》、《蓝胡子》、^②《钟情的妓女》、《罗蜜欧与朱丽叶》为证，当众多作品都失去生命力时，叙事作品却生机盎然，其中必有奥秘。一盏灯，不论制作得如何美观、艺术、奇特，光却必不可少。从技巧上、思想上、韵味上说，我当然把《弗雷德里克与贝纳蕾特》放在《奥斯特山谷的麻风病人》^③之上（二者并不相似，我纯粹是从篇幅和性质上比较），但是德·迈斯特先生的作品闪耀着永恒的光。它的生命力就来自这道光，来自这个内在的深刻意义，我很遗憾地看到当代许多作品缺乏这层意义，这些作品具备了公认的伟大作品的一切条件，却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品。人们说

① 巴登，德意志古国。

② 《驴皮》、《蓝胡子》是十七世纪法国作家佩罗的童话故事。

③ 《奥斯特山谷的麻风病人》，法国作家克萨维埃·德·迈斯特(1763—1852)的作品。

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有书的命),倘要探讨这怪事道理何在,我就扯得太远了,得写一篇长文,非但需要时间,而且定会被学士院斥为信口雌黄。但为了守信用,我讲一点。

创作伟大作品的人都曾认真研究了人类认识的氛围。可以这么说,他们仰望天宇,给时代诊脉,察觉时代的病症,又观其气色,识其脏腑;他们的作品或人物如号角,嘹亮而辉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同时代的思想、鲜活的幻想、未被描写的激情的响应。用一个有趣的字眼说,人们普遍感到需要他们的作品,这是一种不可遏止、悄无声息的要求。天才人物能够听到这些无声的感应,或者说他能够估算到。

我来举例说明,以使我的思想更加突出,而且顺应优秀文学的潮流。歌德的梅菲斯特从戏剧性说是个可怜的人物,法兰西喜剧院随便哪个仆人的角色都比这个所谓的魔鬼更聪明,更机灵,办事更有条理,更有城府。瞧瞧这个角色,好可怜。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关于魔鬼的观念附到它身上,每个人都拿它来命名自己的恐惧、疑惑、想象。世界向诗人走来,诗人给了它这个名字,于是,梅菲斯特就和浮士德一起流传。巴汝奇、卡冈都亚、庞大固埃^①这些杰出的、不朽的创造,除去他们广阔的真实价值之外,其生命力也都得自这种感应。《勒内》也是如此,后来报刊上没有一篇文章评论它,这部中篇如果发表在今天,很可能平淡无奇。我最后发表的这个看法,其中还大有深意,留待垂听的诸君去探究。

本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拉特雷奥蒙》^②,这自然而然为我提供了对法国戏剧发表感想的机会。我的文章已经写就,用新闻

① 三人都是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巨人国王,巴汝奇是庞大固埃的朋友。

② 《拉特雷奥蒙》,此处指根据欧仁·苏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

界的术语说，将成为“头条”。

从罗马运来了安格尔的一幅《斯特拉托尼斯》，我争取去看。您是知道的，我至今没有跟您谈到美术是因为没有机会。今年的美术评比索然无味，介绍起来只会叫您厌烦。但是安格尔的一幅《斯特拉托尼斯》却是那种不可不谈的重要作品。我还准备分析一下亨利凯尔-杜邦先生的版画。

（《巴黎评论》1840年9月25日）

罗 芃 译

俄国通讯^{*}

—

亲王，承蒙厚爱赋予我这样的使命，不胜荣幸。您迄今交给我的哪一项工作都不如考察法国这件事有意思。

最近九到十个月，我去过最著名的沙龙，到过宫廷，登门拜访过空论家、艺术家、多斯纳^①夫人；在街上遇到过几位著名作家。到处都能听到绝顶妙论，因为批评是法国人的拿手好戏，他们嘲笑一切，包括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政府，但是谁也说不不出什么道理。我看见机器运转不灵，却还没弄明白使得它运转如此糟糕的那些理论。这里的人说内阁是有能力的，而且谁都说“形势愈来愈难对付”！然后就诉说宫廷的奢侈，反复说：“王宫的帐目已经透支了！”我睁大双眼，看不到王宫捉襟见肘，却也看不到奢侈，宫廷生活已经十足资产阶级化了。然而形势尽管严重，一应事务却照办不误。我怀疑人家哄骗我。事实上我大错特错！

就在给您写这第一封信的前几天，我起意去凡尔赛亲自核

-
- 俄国通讯是评议时政的文章，以通讯的形式在《巴黎评论》上发表，收信人虚设为一名俄国亲王。这些文章并非完全出自巴尔扎克之手，他的朋友，记者路易·德·卡尔道讷不但提供了材料，而且参加了撰写。

① 多斯纳夫人，梯也尔的岳母，税务总监的妻子，是梯也尔从政的重要支柱；多斯纳夫人的沙龙聚集了历史学派的理论家，当时颇负盛名。

查一下那里的开支。我没有乘火车，却搭乘马车，同车的都是老百姓，其中有几个工人，有一个还在凡尔赛宫干过许多年活。有人谈起王宫的财务很拮据，连当场付一个什么承包商的费用都付不起。我把听来的话说了一遍：“听说王宫帐目透支了。”那个工人满脸嘲弄的神情，大声说道：“它是假装透支！拿我们当傻瓜吗？您要是知道十年来宫廷一共收入两亿六千万，您就会发现王宫的帐房藏起了一亿多，干什么用了，您根本搞不清。说是修凡尔赛宫，那是幌子。”我嘟哝道：“两亿六千万？”工人说：“没错！我读过科尔莫南^①。十八个月里面，我们平均一年交出了一千八百万，而不是议会就王室年俸通过的一千二百万，这样就富余了九百万^②。没有人小气到想追回这笔钱。一千二百万，十年是一亿二千万，加上九百万的富余就是一亿二千九百万。另外呢，奥尔良王室的私人财产，还有所谓的国王年俸，其中包括孔代亲王财产的受益权，一年共收入一千三百万，十年就是一亿三千万。两项相加总共二亿六千万。议会很慷慨地通过决议，给王太子二百万的附加薪俸，王室帐目的支出就相应减少了二百万。再说了，勇敢的科尔莫南讲，王宫既没有禁卫军，也没有教堂，也不付老年侍从的年金，既不打猎，据大家所知也没有饲养多少马匹，既不承担宫廷内侍的薪俸，也不支付国王的费用——查理十世是自己负担的，它向戈伯兰作坊订做的地毯少得可怜，而它又和先王查理十世一样惟恐宠坏了贵族院的议员，所以查理十世的王室需要八百万，它却应该花不完。”这个人又接着说：“但是，我是个好心的国王，

① 科尔莫南，即德·科尔莫南子爵，名路易-玛丽·德·拉埃(1788—1868)，七月王朝时期的议员，主张新闻自由和普选，曾化名提农著文抨击路易-菲力浦及其财政政策。这些文章当时颇有影响。

② 一年多六百万，平均每月多五十万，十八个月共多九百万。

宫里有一群王妃，还有一大群孩子。那好，就算宫里每年需要开支八百万吧，十年总共才八千万。据人家告诉我们，修凡尔赛宫的开支是一千六百万，就算两千万吧，假设在厄堡^①、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圣克鲁再花费八百万，一共就算花了三千万修建费。然后，我们再假设帐上有错，或是收入有错，或是开支有错，错了二千万，那么怎么说也有一亿多失踪了，拿走了，收起来了，藏起来了。王宫帐房做得有理，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权利，王宫帐房当然也有什么权利。”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说：“这是合法的，不过不是路易十四的作风。”

亲王，您现在可以明白，在一个国家，倘若一个工人花十个苏就能买到一份小册子，知道王宫帐目收入的准确数字并且能够给它算帐，那么他马上就要同它算其他的帐了。人民识字了，新闻自由不受限制了，人民就会比最机灵的宫廷还精明，还机灵。大家都为人民写东西。法国现在每天都在议论王宫财政节省下来的钱。如果宫廷不曾把几个亿放到国外去，那它就太不幸了，因为人民给了它几个亿，也许更糟糕的是，人民借给了它几个亿。公共马车上这次简短的谈话使我弄明白了一个重要事件，即为德·内穆尔公爵^②娶亲而筹集捐款的提案前不久被否决一事。就在我写信的这会儿，法国没有一个议员不为连选连任而吹嘘自己对筹集捐款投了反对票。这次投票家喻户晓，因为在法国没有一个人不像那位工人那样计算王室的帐目，没有一个人不曾注意到——就像我多次听到的——王室到厄堡旅行，乘豪华汽艇在海上游乐。谨慎和节俭本是孪生的品质。这次投票好比在已经盛满的杯子里注入一滴水，自然是要溢出来

① 厄堡，法国第厄普地区一地名，建有奥尔良亲王的著名城堡。

② 指路易-菲力浦的次子德·内穆尔公爵(1814—1896)。

的。为了给您讲清楚，必须向您介绍一下法国各派政治力量的统计数字。

自从新王一八三〇年八月登基——亲王，请注意，我没有说选举——以来，杜伊勒里宫的内阁已经更换十八次，任用过五十二位政治家。这些先生是：德·阿尔古、巴萨诺、巴尔特、贝尔纳、比尼翁、布雷松、布罗格利、居南、库比埃尔、迪夏泰尔、迪福尔、迪潘、迪佩雷、迪蓬、加斯帕兰、戈蒂埃、吉拉尔、吉罗、基佐、于曼、雅各布、儒尔当、拉讷、拉斐特、拉卡福、路易、梅松、马丁、梅里卢、莫莱、蒙塔利韦、莫蒂埃、帕西、帕朗、佩里埃、佩莱、佩尔西、里尼、罗查梅尔、萨尔旺迪、索才、施奈德、塞巴斯蒂亚尼、苏尔、泰斯特、梯也尔、图皮尼埃、维勒曼，此外还应该加上最近一次组阁出现的新人：雷缪查、若贝尔、库赞、古安、维维安、鲁森，这些人还没有什么作为。

除去七位作古的：路易、卡西米尔-佩里埃、莫蒂埃、梅松、巴萨诺、里尼、贝尔纳，两位不愿意参与部里勾心斗角的：迪蓬和拉斐特，还有二十个无妨说是低能的、无用的、病态的、垂死的、讨厌的、毫无影响的、古里古怪的、无聊不堪的、随你怎么形容的人：塞巴斯蒂亚尼、吉拉尔、德·阿尔古、巴尔特、于曼、德·布罗格利、梅里卢、佩尔西、蒙塔利韦、图皮尼埃、吉罗、比尼翁、布雷松、帕朗、迪潘、施奈德、拉讷、索才、戈蒂埃和儒尔当，剩下二十三个名字，其中还须除去四位海军元帅。在可能设置的所有的部里总少不了海军部。法国政府因此落得只能依靠十九个政治家，而这十九个人还分作两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得到号称保守派的二百二十一个议员的支持。属于这个阵营的有：苏尔、迪夏泰尔、维勒曼、帕西、莫莱、

萨尔旺迪、泰斯特、拉卡福、迪福尔、居南、基佐和加斯帕兰诸先生。

不过，基佐先生和莫莱先生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不过，帕西、萨尔旺迪、杜福尔和泰斯特诸先生大概会很乐意同对立阵营的人一同组阁。

再者，苏尔毕竟年事已高。

莫莱先生的感情并非不可动摇。

加斯帕兰无足轻重。

属于对立营垒的有梯也尔、雷缪查、库比埃尔、库赞、佩莱、若贝尔、古安、维维安和一位海军元帅。这是时下在位的人。

您会发现，这个大臣部族，属于贵族的只有德·布罗格利先生和莫莱先生，属于拿破仑党的有苏尔、吉拉尔、拉讷、塞巴斯蒂亚尼诸先生，剩下的一律是资产阶级选举的产物，选举在九年中提供了十八个内阁，即十八个不同的行政机构，平均寿命六个月。法兰西九年中受了十八次罪。在国家和国王之间隔着一个病夫。这是谁的错？国家的错还是国王的错？国家是不愿意出错的，一八三〇年就是明证。

法兰西人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头脑的民族。他们肯定料到由于自己生来热情奔放，具有才能、勇气和智慧，所以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有可能走过头，因此他们发明了一个能够保证他们充分发挥特长的政府。由于法兰西人不断遭到暴风雨的袭击，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我们为此深感欣慰，所以政治上就发生了类似大海上的情形，轻的玩意儿都漂到水面上。法国的良知、健康的政治、理性、韧性却都沉在水底。法兰西民族伟大、坚强、明智，而法国政府却虚弱、昏聩、做事虎头蛇尾。一八三〇年，法国人就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奇妙的组合，因而

失败，他们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统治，他们还曾企图联合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弄得四大强国都敌视他们的政权。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像给乌鸦加冕那样在法兰西的脑袋上粘上的这顶王权高帽子，还是不错的。

我起先以为这个最起码可以说很古怪的矛盾应归因于造物，后来却发现完全是法国的功劳。从一八三〇年以来，法国已经玩了四次选举的把戏。每次都是故伎重演，选举四百人，没有一个政治家。法国想寻找有能力的人当阁员，结果每一次总是找到您能够背出姓名来的那些人。所以，您不难发现，按目前的政策，法国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威胁。

宫廷也不甘落后，聚集着最平庸、最无声望的人，一群没有什么了不起却偏要显得了不起的人只有附着于宫廷这个可怜的办法。目前宫廷由瓦图、卡约、封丹纳、布瓦-米隆、维勒曼、特罗尼翁、拉图尔、艾尔努、贝尔坦、斯特拉达、博德朗、阿塔兰、蒙塔利韦、利亚迪埃尔、莫莱、卡斯特尔、德拉波德、居维利埃-弗勒里、沙波·拉图尔诸先生组成。宫廷落得好像也是选举的结果。

所以，一八三〇年的体制产生的政府即使就其最有效的一面说，也不及过去的王权政府。为政，就是知人善任，而选举只能任用庸才。效果决定原则，我深信，目前的选举方式既不适宜于权力机构（它也许想抛弃这种方式，可是不敢），也不适宜于人民（它的确想抛弃这种方式，而且会有胆量抛弃）。然而，不论权力机构的意图（隐蔽的）还是人民的意图（公开的）都潜藏着其他打算，而对法国来说，这些打算就意味着一次新的国内革命。

第十九次滑坡又发生了。

从中产生的新内阁，它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会讲给您听的。

然后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您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会如此软弱，同时也会明白第十九次病痛孕育着第二十次病痛，而那一次病痛将会是垂死挣扎。

二月

在连续十九届政府里，惟有一个名字出现过十一次，就是说，十九次中有十一次，国王、两院、政府都认为这个人是必不可少的。此人便是阿道尔夫·梯也尔先生，普罗旺斯省埃克斯市一个铁匠铺老板的儿子，一个资产者，娶了一个资产者女子多斯纳小姐为妻。亲王，您从来没有到过法国；尽管此人大名鼎鼎，他的画像您没准见过，但是您只熟悉他温和的面庞、咧开的嘴角、浅灰色机灵的目光，除此以外，您对他就一无所知了。

梯也尔先生这朵从政治腐土中发芽，在十八届垮台政府的废墟中成长，饱经风吹雨打，一贯弯而不折的政府之花是个矮小的男人，身高不满五尺，一副孩童模样。《喧哗报》您期期收到，上面捣蛋孩子的系列漫画您一定看过，这些捣蛋孩子每每冒失地泄露家庭秘密。对于熟悉梯也尔的容貌、卤莽以及他的新家的人来说，他就是政治上的捣蛋孩子。试举一例。

一天——当时迪福尔^①先生和梯也尔先生还是朋友，迪福尔先生赴任部长，部里正乱哄哄的。迪福尔先生和梯也尔先生在杜伊勒里宫的楼梯上相遇。“喂，听着，”埃克斯人对波尔多人说，“别说蠢话。您是头一回上去，请好自为之。这句话您要是觉着太重，就想想别的事，免得老是心神不定。您上去时是佩蒂翁，下来时可别成了巴尔纳夫。^②”记者招待会开始，都是

① 迪福尔(1798—1881)，法国政客，曾任司法大臣和议会主席。

② 佩蒂翁(1756—1794)和巴尔纳夫(1761—1793)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前者自杀，后者死于断头台，梯也尔的话隐含轻蔑和恫吓之意。

梯也尔的熟人，他耳听口答，滔滔不绝，迪福尔却被带到一扇窗子下。他出来时眼里衔着泪，而且流泪的不止他一个。下楼时，梯也尔先生对他过去的朋友说——话说得很厉害，我这里写的已经不是原话——：“老朋友，您输了。”捣蛋孩子说对了，迪福尔先生已经成了他的对立面。

当梯也尔先生对那些他本应料到却未能料到的事情感到惊讶时，他真像个孩子，怀着一颗令人惊奇的童心。没有料到的原因，是他的保姆（他视多斯纳夫人如保姆）虽然聪明，毕竟缺乏搞政治必不可少的男子汉气概。

梯也尔先生在复辟时期以一本《革命史》崭露头角。这本书您是读过的，而且您像许许多多多有头脑的人一样，并不当它作史书，而是当作长篇论战文章。任何一本史书，倘若作者不能从各个角度全面审视历史问题，那便只不过是正在为某一个史实辩护罢了。事实上，这本书是从人民的角度看一七八九年革命，对查理十世，梯也尔先生极苛刻，所以这本书使他站到了反对派——自由派一边。他欣赏塔莱朗，而塔莱朗则发现自己的许多能力梯也尔先生也具备。他教会了梯也尔怎样观察人和事的真相。梯也尔这个人脑子快，在拉斐特^①先生家里还弄懂了一点金融知识。他原是《立宪报》的编辑，后来脱离《立宪报》跑到奥尔良家族资助的《国民报》，在报上对查理十世大张挞伐。一八三〇年革命时，他正在《国民报》，没有发财，却也没有背债。那时，他已经投靠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对他的生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写信的此时此刻，这个女人简直成了法国的女王，她就是多斯纳夫人，梯也尔先生的保姆。这个保姆无疑是

① 拉斐特(1767—1844)，银行家，政治家，七月王朝的重臣。

梯也尔政治的主心骨，是穿裙子的约瑟夫神甫^①，当首相先生垂头丧气时，她帮他恢复勇气。她是dux facti^②，是下面要跟您讲的那个阴谋事件的灵魂。她的丈夫当过证券经纪人，如今成了税务总监。梯也尔先生写了一篇论劳^③及其理论的文章，文章洋洋洒洒，却并不全面，不过梯也尔先生却因此成了金融方面的行家里手。从一八三〇年十月二日第二届内阁起，他就鞍前马后地跟随拉斐特先生，实际参与了政治活动。由于他只是副国务秘书，所以这一届内阁名单上看不到他的名字。拉斐特垮台后，他抛弃了给他充当脚力的坐骑，当上了贸易和公共工程大臣，后来又成为内政大臣，在圣梅里的艰难时刻^④，他头戴三角帽，紧随苏尔元帅^⑤，像元帅一样驰骋疆场。这是他的名字第二次入阁，此后，他又出现在九届政府中。

梯也尔先生登上议会讲台之初，一副革命的姿态，不愧是地道的南方人，讲话颇有马拉之风。但是他很快就发现，马拉式的言辞和手势既不适合他沙哑无力的嗓子，又不适合他矮小的身体。大概是得到了德·塔莱朗先生的劝告吧，他放弃了演说腔调，换上了平时谈话的口吻，口齿流畅、清楚、明白、冷静，讲到感人的地方，声音里掺和着一种哭腔（然而并不真哭），更增添了几分热烘烘的味道。据此而言，他是一位杰出的演员，而且他找到了先生，用法国人的话说，他学会了“看什么人，说

① 约瑟夫神甫(1577—1638)，法国政治家，黎塞留的亲密助手。

② 拉丁文：幕后指挥。

③ 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银行家，曾任路易十五的财政大臣，曾实行经济改革，发行纸币，未成功。

④ 指一八三二年共和党人起义，在圣梅里修道院进行了激烈战斗。

⑤ 苏尔元帅(1769—1851)，拿破仑帝国元帅，后归附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

什么话”。南方人差不多都善于摹仿，他们和谈话对象一同欢喜，一同生气，他们是手势和语言方面的偷儿。他们一副同情你的样子，愈来愈热情，愈来愈激动，骨子里却冷得像废弃的炉子。他们能够腆着脸皮许愿，又能够腆着脸皮赖帐，一笔勾销，然后还把你摠在他们的圣水里来安慰你。梯也尔先生有点像贝纳多特^①。他的心肠并不比皮特^②好，没有皮特的影响和眼光，但是有皮特的意志和毅力。他整个人与他的角色很般配，他体重轻，轻而易举就能一团和气地屈尊俯就，从来不冷若冰霜地摆架子，他讲话太多。他能够一边玩，一边跟上事物的潮流。他接触政敌或者接待政敌不盛气凌人，也不讲信义。

拉斐特先生和雅克·勒费弗尔先生的竞选进入最后一轮投票的关口，梯也尔先生跑到拉斐特家询问选举结果，他以南方人特有的厚脸皮对共和派说：“诸位看到一位参与发起九月提案的人希望拉斐特先生当选，想必大吃一惊吧。”

这既不是使拿破仑英姿勃勃的傲气，不是克伦威尔的狡诈，也不是沃波尔^③以堕落掩饰的深沉，在梯也尔，这得之于他的普罗旺斯气质，一种既卤莽又灵活，既敏感又迟钝的气质。他在议会改变了思想；他先后在财政、贸易、内政三个部任职；他热心跑议会，当过反对派议员，也当过大臣，学到了夸夸其谈的本事；在南方人的厚脸上又加上爱管闲事的厚脸皮；在未学会韬略之前就模仿有韬略的样子；所有这些对他在贵族院的活动都有用。这就像他看风使舵，那种由塔莱朗培养起来的能力对他

① 贝纳多特(1764—1844)，法国元帅，后成为瑞典国王。早年曾追随拿破仑，后率瑞典加入反拿破仑联盟。

② 皮特父子都是英国政治家，此处当指小皮特(1759—1806)。

③ 沃波尔(1676—1745)，英国政治家，为人有玩世的倾向，被政敌攻击为堕落。

在宫廷的活动很有益一样。他背离了早年的共和派朋友，被共和派报纸和漫画抵着身子射了一排子弹。他把报纸拖得疲惫不堪，不过是他自己把弱点暴露给报纸的；他的家庭是他的一个伤疤。在政治角逐中如此起步，便向大家预告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可是，亲王，大家还不知道这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到底有多少说不完的话，他那种低层次野心的耐性中是否有高层次野心的耐性^①。他为了往上爬，采用他十五年间目睹别人采用过的那些手段，他背叛保护过他的人，对这样一个人大家居然没有提防！梯也尔先生学习玩弄别人，同时又心甘情愿让别人玩弄。他开头显得似乎是什么都能干的用人，为了抓住德·贝里公爵夫人^②，他和德茨交好，不惜低三下四。后来大家发现他很懂得现代政治。为了把敌手捉摸透，他让对方把他抓住，放掉，再抓住，像只谄媚的猫。但是谁的地位超过他，他就要谁倒霉，他能在你脚下设置重重的障碍。他像克伦威尔一样，在议会不断加强自己的地位。

您怕很难预料，他的南方人的诡诈和那位女资产者的精明相结合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制定九月法令，他正当着大臣，可是他却往基佐先生身上一推了事。他捉弄莫莱先生、苏尔先生和奥狄隆-巴罗先生，^③一次还不算，又来第二次，现在他仍旧在捉弄奥狄隆-巴罗先生。他经常做出厚颜无耻的事，令人瞠

① 低层次野心指漂亮的演说，高层次野心指玩政治。

② 贝里公爵夫人(1798—1870)，查理十世的儿媳，七月王朝时期曾试图在旺代挑起叛乱。

③ 莫莱(1781—1855)，法国政客，帝国时期曾任司法大臣，复辟时期曾任桥梁公路总监，七月王朝时期曾任外交大臣及议会主席；奥狄隆-巴罗(1791—1873)，法国律师及政客。属君主立宪派，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时支持路易-菲力浦，后转为反对党领袖。

目。且举一例。一八三五年二月他靠奥狄隆-巴罗先生领导的左派当上了大臣，便以为在进身的阶梯上踹一脚也不算什么。山盟海誓保证联合之后，他登上讲坛，给奥狄隆-巴罗来了个“我不认识您”，宛如晴天霹雳，把受骗者震了个目瞪口呆。杜伊勒里宫的朝廷利用了一届又一届政府，却不怀疑这个捣蛋孩子，而他也就学朝廷的样子，利用了一个又一个政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终于，到一八三六年，朝廷起了疑心，然而已经晚了。事情是这样的：

梯也尔先生在“第一次主席^①任期”末，心生一念，想把王权限制在英国王权那样的范围内，而他自己能够依靠议会神圣骑士团的帮助，像梅特涅^②那样辅佐父子两代君王执政二十六年。从那时起，他就老想着这事，满脑子都是，装不进其他念头，实际上也没有其他念头。若是在寡头政治下，这念头未尝不能实行，然而在选举组织起来的法国，便会引发无休止的动乱。这个念头的结果是国王的一道命令，它成了梯也尔先生被解职的原因。下面的故事是我从一位熟悉宫廷的人口里听来的。

“亲王，您能想到吗，”这位宠臣对我说，“我们收到电报说，比若将军^③已然离开阿尔及利亚，就要到土伦。国防大臣被召来。‘比若将军是您召回的？’‘不是。’‘国王陛下没有专门写信叫他回来吗？’‘没有。’那么能够下令召回他的只有内阁首相了。要么把比若打发回埃克西德耶去种菜，要么首相在国王面前拿出骑士风度。于是召开内阁会议，人很快到齐。‘是谁把比若将军召回的？’梯也尔先生回答：‘是我，我让他担任西班牙军团的司

① 指国务会议主席，即内阁首相。

②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首相兼外交大臣，先后辅佐弗兰茨二世和其子费迪南二世。以对外仇视法国革命，对内实行反民主的高压政策称著。

③ 比若将军(1784—1849)，法国元帅，当时是驻阿尔及利亚将领。

令。’举座愕然。‘您要打仗?’他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仿佛赌徒下了大赌注，手势用右手做的，一种市民的手势，所以和讥笑一样具有侮辱性。‘您难道忘了，一八三〇年宪法明文规定，只有国王才有权宣战么?’梯也尔先生缄口不语。不过在这种时候他总爱用手指敲打桌面，像击鼓似的。一张公文纸抛到他眼前。‘请辞职吧。’他照办了。”

梯也尔先生和王冠就这样分手了。我说“王冠”是因为最近梯也尔先生曾说过“王冠和我”。这样分手，双方都会认为对方怀着科西嘉式的或者说实实在在的仇恨。

亲王，折衷政府的一个主要弊病在这里就暴露出来了，它与实行独裁然而掩饰得很巧妙的英国政府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正常的、上有王权的政府，首相如果因为什么原因被解职，无论国王对还是错，都永远不会复职，不会再出现在国王面前。他的失宠为情势所需，他周游四方，成了在野的闲人，家庭阔了，势力大了，可也成为历史了。这是法国宫廷的规矩，路易十八的时候还一丝不苟地沿用。但是到了八月宪法的体制下，大臣被罢免之后居然能够跟国王分庭抗礼，站到国王的对面，成为内阁可怕的对手。在英国，这种对抗不过是一场喜剧，为的是替英国捞好处，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找麻烦。倘若需要和平，那就叫辉格党执政，大家商定让梅尔本^①在胜利中过十年。倘若想打仗，想袭击强大的敌国的舰队，背信弃义地给敌国出其不意的打击，托利党就回来掌权。这可绝对不能说是英国的不是，因为英国老百姓也蒙在鼓里。你要是向一个英国人抱怨英国不守信义，这位正直的英国人(英国人都是正直的)一定会诚

① 梅尔本(1779—1848)，英国自由派政治家，辉格党领袖，自一八三四年起任首相。

恩地说：“哎呀，那是议会干的，托利党(或者辉格党)把政策全改了，我们英国老百姓并不赞成。”

法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梯也尔丢官的第二天，就以下台首相的身分粉墨登场。他谋划发难，想东山再起，别人说他能干，他就索性摆出能干的样子。一切计划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而运筹帷幄的是梯也尔先生的“保姆”，如我上文所言，*Dux foemina facti*^①，这个女人势力大得很。多斯纳夫人叫梯也尔先生改变主意，这可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今天饭后，梯也尔先生接见一位大使，犯困的时候，多斯纳夫人就在旁边照看他，替他回答问题。

三月

梯也尔家族发明了一些字眼来指人代物，搞大阴谋的人向来有这样的老例。例如路易十八给家里人写信，称罗伯斯庇尔为“科兰”。我常听议会的阴谋家们谈论一个什么道利邦老爹，我想弄清这个神秘的称呼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的发现太多，多到这个称谓到底何所指还是讲不清道不明。德·R先生在他的信里谈起道利邦老爹，多斯纳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取笑道利邦老爹，最后我终于忍不住，郑重其事地请教德·卡尔道纳先生道利邦老爹是谁。我竟忘了，求教道旁，只能是越问越糊涂。这位年轻记者以为我是俄国亲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利邦老爹是《聋子或者旅店客满》这出短剧里达斯尼埃的岳丈，一个怪人，读读剧本就知道了。”

在圣乔治广场，人们对宫里看到的一切装饰，不论帽子、裙子、首饰，统统拿来取笑。有一些传闻讲宫里如何如何节俭，

① 拉丁文：幕后女指挥。

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几条，例如用牛角梳子代替珐琅梳子之类，证明《喧哗报》创造的漫画并非虚妄。这些漫画把宫廷帐目描绘成卖椰子，叫大食量的人害怕，云云。

我不明白，既然弗谢尔夫人是奥尔良家族的朋友，多斯纳夫人何以会成为奥尔良家族的敌人。其中有些事情解释不清，要不然就是解释得太清楚了。

阴谋家们决定为拿破仑家族做点事。梯也尔先生着手构思皇帝的传记。于是，拿破仑党又振作起来，他们贴出广告宣传拿破仑党的书，死心塌地为皇帝家族的事业效力的报纸《卡皮托利报》^①终于出版。

梯也尔家族在思想和舆论这个自由领域里开战了。他在议会当场把四个部长打得落花流水。这是大灾难，特别因为最后一个部长蒙受屈辱对五月十二日的骚乱很有利。尽管内政部长口风不紧，说调查这件事会把事情闹大，现在还不是时候，梯也尔先生却也并没有敢于要求对骚乱进行调查。再说，打击部长，这是危险的先例。

一旦把各色人等的底细摸清了，事情安排妥了，随着议会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会议的揭幕，决战便开始了。开始的方式很可怕，有人向宫廷、全国、全欧洲宣布，要建立联合政府。亲王，现在应该向您戳穿杜伊勒里朝廷如何无能了。

现在统治法国的既不是朝廷，也不是议会，更不是制度，而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舆论。舆论何人制造？报纸。报纸何人制造？作家。作家当然不止五十个人，而且多半是庸才。宫廷和议会的平庸，五十二位国务活动家的平庸，外交界的平庸（这

① 卡皮托利山丘是朱庇特神殿所在地，拿破仑党以此山为他们的报纸命名。

一点您已经领教),都不及开动法兰西新闻这架蒸汽机的作家和老板的平庸可怕。这些人个个都是不见经传的无名鼠辈,终日在报纸这架机器里滚磨,碰到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写文章,要不就是骂人。在某些人,骂人倘不是居心叵测,就是有骂人的习惯。也许只有正统派报纸和《国民报》才有不可偏离的路线,可是被巴贝夫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平均主义者咒骂的《国民报》,里面大概有许多编辑都对自己摆出富贵不能淫的神气懊悔不已。

您立刻会想到,不论宫廷、政府、警方,一定都有自己的报纸和自己的作家;想到即使需要为此花费一、二千万吧,当局也会慷慨解囊,就像它也会为大家有目共睹的苦难而保留这笔钱一样;想到在法国,钱花得得当,就可以避免为了资格而勾心斗角,就既不会有反对派,又不会有反对票;想到给别人钱,无异在一片土地上播种,其收获就是别人以爱的感情馈赠的种种特权。您要是这样想,您就大错特错了。不论什么资格,哪怕花上一点点钱,就会化为乌有。您明白我为什么要跟您讲起宫廷开支的节约问题了吧?对宫廷来说,这真是个大失误。您知道杜伊勒里宫廷最不关心的是什么?是报纸和思想。人家对印刷出来的东西和表达思想的东西表现出极大的蔑视。拿破仑为了当选皇帝,对思想的意义何等重视!他把报纸征用来为自己服务。如今征用报纸是不可能了。查理十世曾经想试试,结果没成功。现在一切都变得棘手了。状告报纸反而使报纸大出风头。如今不论解决什么问题都靠不断地获取真正的能力。

作为朝廷朋友的报纸是《辩论报》和《环宇报》。《环宇报》暗地里由两个女人掌握,两个纯洁、温柔、善良的天使——听人这么说。这家报纸辱骂起那些危险的文人来简直是信口开河。全国的名人都曾被它骂得狗血喷头。这是一家难以卒读、令人厌恶的无名小报,没有丝毫令资产者不悦的吸引人的地方。投

入了将近六万法郎，全都付之东流。

《辩论报》永远依附王权，这是这家报纸题中应有之义。它正在就结盟协定进行外交努力。报纸是两个宗派领袖办的，只要协定得到遵守，两个领袖就按照既定的条件提供方针、撰稿人、印花纸。万一协定被破坏，他们就兴师问罪。不过，这么做，老大一方总感到不自在，于是乎老二一方也就对那些细小的违约行为不闻不问了。再说《辩论报》也不擅长打仗。这两个老头，一个拥有财产、授带、贵族院议员的称号，总之，一个平庸的野心家能够得到的一切小玩意儿，另一个是有城府的人，真正的政治家，但是现在心灰意冷(他看到在他的打击下，“最好的国王”、“最好的法国”垮了，为推翻了事物的秩序而追悔莫及)，这两个老头累了，垮了，烦了。那个权势人物，曾经把来访的国王拒之门外，现在跑到乡下晒太阳，吟诗度日，只要政权还是个政权的样子，他就支持，不过对政治已经失去了热情。《辩论报》一年得到十四万四千法郎，数目不小，却受之无愧。不是因为它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坏事。这家报纸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有点像后妈。

十张报纸联合起来制定法律，三十个最没出息的作家用他们的笔抨击一种制度，在这样一个国家负债五十万法郎的穷汉能打败有二千五百万法郎收入而且肯定有节余的宫廷，亲王，对此你能理解么？可惜，事情的结果被我不幸而言中了。

梯也尔先生在他的麾下集合了由梅维尔先生坐镇、德·卡尔道讷先生任主笔的《巴黎日报》，由韦隆先生^①坐镇、布瓦莱先生任主笔的《立宪报》，由德·拉佩鲁斯先生坐镇、雷翁·福歇先生任主笔的《法兰西邮报》，由格里马尔迪先生资助并任主笔的

^① 韦隆(1798—1867)，法国医生和报人，《巴黎杂志》的创办者。

《小说家报》，当时由瓦莱夫斯基控制的《信使报》由尚保勒^①任主笔、老板是奥狄隆-巴罗的《世纪报》，由科尼尔先生买下、蒙特罗尔和梅罗任主笔的《时报》，总共七份报，还要加上《商报》和《卡皮托利报》，这两份报纸在向王权开火的时候，不得不顺从梯也尔的攻击战略。《国民报》既反对梯也尔，又反对王权，所以在这场斗争中无关紧要。正统派报纸也无关紧要。《每日新闻》、《新闻报》、《法兰西报》、《法兰西回声报》对法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一律反对。

每天上午，德·卡尔道讷、格里马尔迪、布瓦莱、韦隆、瓦莱夫斯基、雷翁·福歇、尚保勒等人都要到圣乔治大街梯也尔公馆来听取指令，了解撰文的要旨。梯也尔先生让两个朋友当他的副手，他们是马丁先生（又称小马丁，以便与另外两个马丁相区别）和桑蒂先生。桑蒂先生负担很重，他需要把梯也尔先生写的全部东西译成法文。然后，在多斯纳夫人的主持下，再给这些冗长的文章加上佐料，让公众吞下去。德·卡尔道讷先生是个青年作家，很机灵，干劲足，冲锋陷阵属第一，当时很富于献身精神，是他找到了“联合”这个字眼。圣乔治广场的皮埃尔·莱米特第一个在议会发出造反的呐喊，他也找到一个词，与“联合”一词珠联璧合，对这个词的意义，多斯纳夫人的感受要比梯也尔先生深。德·卡尔道讷先生想起德·蒙洛西埃先生为《立宪报》发明的一个词“神甫党”打击了复辟王朝，于是他也发明了一个词“宫廷党”。梯也尔先生看到了这个词的作用，它按照梯也尔希望看到的样子对公众提出问题。为什么要联合？为了战斗。同谁战斗？宫廷党。宫廷的利益不符合选民的利益。于是乎，小报无聊的玩笑、科尔莫南的小册子就像排炮和机枪

^① 尚保勒(1802—1883)，法国议员，记者，《世纪报》主编。

似的射向王宫。下面您将看到，把新闻界如此这般安排妥当之后，梯也尔先生在议会如何行事。

说来也怪，贝里耶先生^①和梯也尔先生很投机，在梯也尔竞选院士的时候，贝里耶先生为他争得了正统派的票。每一次议会要推翻什么提案，正统派都投票支持梯也尔，而共和派出于相似的原因，对所有叫宫廷高兴的提案总是投反对票的。这样，议会的两个极端派别梯也尔都掌握了。他还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持。

议会里有一个笨拙的律师，举止粗暴，是《园艺爱好者》^②这篇寓言里熊的服务那样的人，特别爱发脾气，他对政治的理解相当于古玩家对象棋的理解。此人就是迪潘先生^③，一个循规蹈矩的资产者，脖子上总是系根红带子，比鞋带系得周正些。我过去并不相信那双著名皮鞋的传言，可是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走进奥地利大使馆的大厅，真穿了一双硕大的皮鞋，上面胡乱系着两根黑绸带。长裤黑衣，可惜那衣服是平日在法院穿的，后摆都被律师的长袍磨旧了。他是小气而阴沉的资产阶级的活样板，梯也尔先生以后有一天会声色俱厉地对待他。不光是科尔纳曼，还有他，让议会否决了为德·内穆尔先生划分采邑的议案。他的理由很“充足”；在法院，需要区别“充足理由”和非充足理由，常有人提出非充足理由。迪潘先生的理由是，路易-菲力浦并没有将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归王室（国王理应这样做），而是想办法保留下了这些财产，理由尽管不充足，却有法律依据（这中间也有他迪潘先生的功劳）。既然如此，国王就应该

① 贝里耶(1790—1868)，律师，法国政客。

② 《园艺爱好者》，拉封丹的寓言诗，诗中的园艺爱好者与熊结为朋友，熊为了保护他不受苍蝇搅扰，在打苍蝇的同时砸碎了他的脑袋。

③ 迪潘(1783—1865)，法国政客，律师，法官，路易-菲力浦的法律顾问。

自己养活自己的孩子。梯也尔先生记起了迪潘先生在议会反对采邑法案的理由，于是要求他在辩论俸金问题时坚持初衷。梯也尔先生还发现迪潘先生心情不好。朝廷有个习惯，每逢内阁有难事，就有请迪潘，前后已经十六次。他因此讲了一句很俏皮的话：“我发现对我来说，总是有始无终。”最后，到了第十七次，想叫他任掌玺大臣，为此进行研究。莫尔旺^①的律师说：“我发现我们永远也合不来。”人家冲他傲慢地一摆手，他失去了大臣的位置，他正生气呢，位置却叫梯也尔抢走了。

法国的四十五位国务活动家，政治疲劳感非常严重，所以有一天，一位年轻的伯爵当着我的面，向德·布罗格利公爵^②吹嘘杜伊勒里宫廷如何精明，公爵答道：“宫廷太精明了，要不了多久，它连打牌的人都找不到。”

梯也尔先生虽然掌握了多数报纸，虽然从议会得到了部分支持，他却也没有忘记迫使王权进入他划定的活动范围，他还同占议会四分之一的奥狄隆-巴罗的左派谈判。在勾心斗角的把戏中，谈判就是成功的一半。梯也尔先生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口号来和王党以及保守党抗衡，这个口号必须有点东西。他把资产阶级的种种野心巡视了一遍，把它们的面貌端详了一番，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鞍鞢和辔头。他找到了合适的鞘子，可以把革命从头至尾 *ad libitum*^③ 抽出来或者插回去。他让“立宪政府”在议会的走廊里孵化而出。“立宪政府”这个口号很气派，它空洞无物，却是万能的，能够涵盖一切，

① 莫尔旺，迪潘的家乡。

② 布罗格利(1785—1870)，斯塔尔夫人的女婿，帝国时期多次任大使，复辟时期为贵族院议员，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务部长、外交部长、议会主席等要职。

③ 拉丁文：自由地。

包容一切。它能够取悦任何野心，适应任何议会，叫任何将要坐到议会晦气的板凳上来的平庸之辈心满意足。

这个词并不新鲜，当年克伦威尔就用这个词推翻了查理一世的宝座。一六八八年在伦敦，有一个党就叫立宪党，它创立了立宪政权，建立了立宪政府，组织了立宪军队，赢得了立宪胜利，它还以立宪的名义起诉国王。所谓立宪政府，就是多数派行使权力。我们一向鄙薄立宪政府这个词，这不过是报纸的发明，是作家别出心裁的创造罢了！

梯也尔先生找到了——请想一想，亲王，这就是去年冬天的事！——他从二流野心家中找到了一些对他本人和他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人。梯也尔这个人竟然拿一位老元帅开心，凭自己心血来潮，叫老元帅在图卢兹战役中一会儿胜，一会儿败；他食言的次数不下于他许诺的次数；他精通权术，有能力伤害奥狄隆-巴罗；他生性具备新闻记者的厚颜无耻；可是他却能找到像格里马尔迪先生这样的人，把十五万法郎白送给《小说家报》。此外，《巴黎日报》曾经耗费、《邮报》正在耗费、《信使报》一直在耗费瓦莱夫斯基的巨额资金。塞尔夫贝尔家族则以购买《拿破仑传》^①的方式向保兰出版社提供了梯也尔先生所需要的钱财。马蒂厄·德·拉·雷道特先生也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诚。多斯纳夫人呢，她到处向文人和梯也尔派的议员封官许愿，给尚保勒一个市长，给雷翁·福歇一个国务委员，给塔什罗一个官职，还封了若干大使。总之，在圣乔治广场散步就是进入了权力的黄金国。封官许愿对于文人议员的作用，和弹子、皮球对中学生的作用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场笔墨、公文纸、词语和许诺的战争中，梯也尔先生

① 指梯也尔的著作《拿破仑传》。

记起了他的老师、那位教会人物的教诲。他对奥狄隆-巴罗及其左派感到不安，于是便悄悄利用莫莱先生。莫莱先生有一个显赫的姓氏。拿破仑曾经冲他的姓氏而试用过他，路易-菲力浦用他则是因为拿破仑的缘故。拿他口气专横的书来判断他是欠公允的。他那时还年轻，以后又没有时间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不过，在复辟时期，他主持过路桥部门，以建立了养路工组织而令人刮目相看。这个人外表刚直，其实内里很随和，看上去像卫士一样威风凛凛，实际上他的政治思想和一个仓库保管差不多。他在皇帝治下默默无闻，在复辟时期是个区区小人物，至于他何以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成为现政权宠爱的国务家，这一点亲王您是明白的。东山再起的欲望促使莫莱先生听取梯也尔先生的建议。梯也尔拿基佐威胁他，叫他明白，基佐到伦敦当大使，目的是为了回来当外交大臣；说基佐对他们俩都是威胁，在下一届内阁中基佐可能当首相。莫莱先生被普罗旺斯人这番花言巧语迷惑住了，而且这一次，梯也尔的花言巧语也有几分灵验。从那时起，梯也尔先生就既掌握了保守党，又掌握了立宪党，他不动声色地左右形势，可以选择最可靠的同盟者。莫莱先生，这是王权；奥狄翁-巴罗，这是资产阶级。梯也尔先生选择了强项，他玩弄了莫莱先生。于是就出现了《新闻报》对梯也尔的尖酸刻薄的攻击，这是莫莱先生让他的秘书佩罗多写的。这件事我们留待下文再说，那时我再告诉您莫莱先生的这股怨愤对宫廷造成的危害。

这一次，梯也尔先生感到必须老老实实依靠左派了，因为左派投票选举对他总是有利，再说事关能否掌握下一届议会的问题。与左派刚刚达成协议，梯也尔先生便朝着王宫的心窝击出最有力的一记，他了解对手的道德状况，所以他从财务问题开刀，叫对手在道德问题上陷入困境。

这件事的经过您是知道的。尽管帕西先生反对，尽管有人提出忠告，政府还是不得不提出五十万法郎的年金，用于贴补德·内穆尔先生。大臣们向宫廷保证能够得到四十张票的多数，然而实际上却有四十张票反对。这样冥顽不化，其愚蠢真是闻所未闻——请明白我的意思，我指的是在政治上。我们可以想一想，三十年前，福歇不是曾对王上担保议会的投票，结果他的预测只有半票之差么？有人声称宫廷里除一人外，没人相信能够获胜。事实上宫廷从来不曾像这一次抱有如许多的幻想。在这方面，幻想已经成了宫廷唯一的诗章。

拒绝提供俸金这件事深刻波及整个王党，这是对每个王党分子的直接伤害。据说这就是王党突然灰心丧气的原因。过去，所有的人都觉得，宫廷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资产阶级把宫廷看作它自己的创造，议会和宫廷在治国方面尽管有分歧，但是事关个人时，议会和宫廷之间存在一种严肃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可以信赖的。这次投票使得大家从一个严重的错误中猛醒。在距离议会以多数票建立新王朝的八月九日^①仅仅十载的今天，拒绝扶持公民国王的孩子，这是一个反面的公式，后果堪虑。

王党的军队和圣乔治大街的军队旗鼓相当，只不过梯也尔的军队是属鼯鼠的，而王党的军队是属鹅的。鼯鼠闷声不响地打洞，而鹅叫唤不停，结果掉进了选举的窟窿。

梯也尔有愚蠢体制的保护，所以他敢于讲出这种亵渎君主的粗话：“路易-菲利浦有他的权利，我有我的权利。”

您知道他在党争之中讲出这种话来，何以没有受到惩罚吗？梯也尔先生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资产阶级一心想由它自己

^① 指一八三〇年八月九日。

来统治。我们早晚要碰到君权原则和由选举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目前，法国政府正趋向于变化，它必将朝着某一个方向变。梯也尔先生不比以往任何一个首相低能，也不比他们高明。他既非强者，亦非灾星，他是一面旗帜，一个像德·塔莱朗先生那样永远能够高屋建瓴，能够得风气之先的南方人。随你用什么办法，你都摆脱不了他，即便赶走他，你又会碰到另一面旗帜，只不过可能不那么能干，不那么精明罢了。时势造英雄嘛。目前，反对派不缺人才，只有宫廷缺人才，这是宫廷自己的错，它没有求贤的渴望。亲王，您或许觉得我推心置腹讲的这些话值得琢磨，可是倘若把这些话悄悄讲给宫廷听，它会堵上耳朵，随你去叫唤。

一位女士，比她自己想象的要聪明，一星期前在《新闻报》上著文写道：“当今的政权愚蠢透顶，罪该万死！它对人的价值既不能预测，又不能预感，也不能承认。它既没有经验，又失去了直觉。它捧着金饭碗挨饿。它软弱无力，又听凭有力的人同它作对。它听任它的作家为生计而操劳，听任它的艺术家郁郁寡欢地死掉，听任本可以挽救它的伟大人才变成疯子。”这位女士就是爱弥尔·德·吉拉尔丹夫人^①。她和多斯纳夫人一样，是个厉害女人，不过厉害的方面不同，她有超凡的思想，尤其是在政治方面。

当今法国的新王朝是资产阶级的体现。宫廷本身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它逢迎母亲，却忘掉了父亲：人民本可以成为它的支柱，支持它抵抗资产阶级，路易十一就曾经拿人民抵抗封建势力。如今也有一种封建势力，这就是金钱，银行家就是过去

^① 吉拉尔丹夫人(1804—1855)，法国作家，法国报业大王吉拉尔丹(1806—1881)的妻子。

的大贵族，资产阶级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杜伊勒里宫廷的精明被吹得天花乱坠，它却处处为抬高梯也尔的形象着想，为让梯也尔成为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化身着想。或许正是因为韦隆先生曾经在写给第厄普选民的信里自吹是暴发户，所以梯也尔先生才向他许愿，把他招募过来。梯也尔先生做了他所巴望的事。韦隆先生身边也多是庸人，这才衬得他伟大。不过他却没有需要什么维护的，失败了一无所失，在他的代表眼里，他总是赢家。

在梯也尔先生下台和重新上台之间的这段日子里，杜伊勒里宫举行过几次会谈，双方态度越来越尖刻，不可能达成任何妥协。在最后一次会谈中，梯也尔先生竟然模仿起路易十四对荷兰人的讲话：“有一天我会为了你们，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到你们那里去签约的。”的确，“债务”、“资金”之类的话弄得他疲劳不堪，他谈“事务”，人家却在谈“帐目”。

于是，万事俱备，要让本届政府成为新的卡夫丁门^①，叫精明的杜伊勒里宫从门下走过。普罗旺斯人不愿这场羞辱缺点什么，他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庄严地联系起来。曾经说“路易-菲力浦有他的权利，我有我的权利”的人又在议会讲坛上说：“国王和我之间的所有分歧都不复存在！”

在法国，自从国民公会以来，这是大家听到的最傲慢的一句话了。鞋匠讲的“滚开，卡佩！”这句粗话，使法国人民和王权相对峙，也就是革命和革命的牺牲品相对峙，而铁匠的儿子^②在议会彬彬有礼地把国库的大门向国王关死，这无异于让国王从

① 公元前三二一年，一支罗马军队被萨莫奈人围困在卡夫丁峡谷，不得不忍受从由三支枪架成的门下通过之辱。后用通过卡夫丁门表示忍受奇耻大辱。

② 铁匠的儿子指梯也尔。

他的小短腿下面钻过去，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猥琐，市井味，小家子气和江湖气。路易十三以君王风度，怀着可敬的忧郁，屈让于枢密主教。主教有雄才大略，他叫整个王国服从国王，他自称是路易十三卑恭的奴仆，而不跟路易十三两强相争。国王赏赐他上百万法郎，赏赐他卫队，还派去卫队长！而如今的宫廷，什么都不能给，或者不知道给，却也能太太平平！

现在，您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王党的命运是咎由自取。它干的几次蠢事好比花饰，编成了它失败的桂冠。若是孩子干了一件坏事，当妈的就会把饭后水果、玩具、点心收起来。宫廷罚巴黎的资产阶级过清苦日子，作出决定说不许举办舞会、音乐会，叫资产阶级不能享受。连婚礼也不许张扬。这就是所谓埋葬死者。

这个庞大的政权，它的才能被吹得天花乱坠，它有讼师的大诡诈，有为天下内阁羡慕的头脑，它却让莫莱先生天天早上在《新闻报》上发泄怨忿。相互唱和的文章不少，内容却不过这么几个字：“瞧啊，梯也尔先生多么自相矛盾！——他没有原则，——这是个小人，——他懵懂无知，——他永远是搭了台又拆台，他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云云。”如果梯也尔先生想调整领事馆，就会有文章说：“莫莱先生已经想到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这家《新闻报》，自从梯也尔先生上台后，很有些像穆兰和戈耶，这两个人被拿破仑将军关进卢森堡宫后，每天干的事就是在宪法的空白处记录雾月十八日事件里波拿巴犯下的违宪罪。但是，可怜的报纸，你每天早上都在折磨你亲爱的宫廷，你用万箭攒透了杜伊勒里宫的心。怎么搞的？这个自相矛盾、没有原则、今天不知道明天该干什么的小人，居然把你的政权踏在脚下，他身无分文，却推翻了你的政权，他神差鬼使似地如愿重返他指定的内阁，而且坐上首相的交椅？全

欧洲倾慕、赫赫有名、精明强干、观念一致、思想稳定的王权，居然屈服于这个无原则、无财源的人！歌利亚被小个子的大卫打败了^①，大卫祭起投票这个法宝，迎面砸在他脸上！你越是贬低胜利者，你就越是把失败者往泥潭里捺。老维尔姆塞^②从来不曾把拿破仑当作毛头小伙子，他说他是被伟大的上尉打败的。莫莱先生还在继续为破坏自己的事业而浪费才干。在政治上，和对轻微罪行的处罚一样，底下人的过失一律算到上边人身上。赶走国王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国王身旁的那些愚钝的或者抱有卑鄙目的的人。

比较反对派的行为方式和宫廷的行为方式，您就可以明白，杜伊勒里宫廷在政治上显得何等低劣，它对作家的仇恨把它引入怎样的深渊。舆论是在巴黎制造的，用的是墨水和纸。舆论能够掀动革命，而革命一旦成功，外省就一律接受。所谓舆论就是三十家报纸老板花钱买来的聪明才智；所谓舆论就是全体能够写书、写小册子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全法国有五百，但是有才气，会成为危险人物的还不到五十人。对于这些人，您大概不会相信，有人叫他们受侮辱，折磨他们；他们不舒服，有人就欢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同强盗扒手苦斗却不上前救助，还以此开心。宫廷对此则不闻不问。宫廷买了许多画，都是该用刀刮掉的玩意儿，钱倒花得如流水一般。它招来泥瓦匠，给油漆匠^③划出地盘，大肆涂抹粉刷，却忘掉了真正的珍宝。法兰西是饱学之士最多的国家，因为这里作家最多。然而法兰西

① 典出《旧约》，歌利亚是非力士的勇士，身材高大，后为比他矮小的大卫所杀。

② 维尔姆塞，奥地利将军，一七九一年与拿破仑作战，兵败投降。

③ 这里泥瓦匠、油漆匠均为双关语，貌似嘲讽不高明的画家，其实是指乱涂乱写乱说的作家、演说家。

却被所谓专门人才吞噬了，大家都相信专门人才。可是一个专门人才是不能成为政治家的，他只能做机器的齿轮，而不是马达。我们当然有能干的将军，有能干的水手，但是我们亟待寻找的是将军加政治家，水手加外交家，是有思想的人。有了一个梯也尔，人们就觉得足够了，还因此有了梯也尔恐惧症，竟然没有想到，倘若有好几个梯也尔，我们就有救了。法国剧院的经营办法是满世界寻宝似的寻找人才，而宫廷却不知道学一学。梯也尔先生就是议会的吕比尼^①。假如意大利人有三个吕比尼，吕比尼就没有那么高的身价了。

反对党，从其全部行为来看，知道寻找人才，寻找惹是生非的野心家。它把这些人放在他们最能惹麻烦的位置上。它用甜言蜜语哄着他们，用请客、吹捧、金钱收买他们。对他们说：“把这房子拆毁，这地方就是你的了。你为我办事，我也为你办事。”对于变节的人，反对党紧咬不放，大半能把他除掉。除去它消耗掉的大宗资产，它每年还要花销六十三万法郎。《信使报》的花费是五万法郎，《商报》九万，《时报》五万，《国民报》两万，《邮报》两万，《巴黎日报》五万，《卡皮托利报》十万，《总报》六万，《法兰西报》九万，《每日新闻》三万，而《世纪报》光建报就用了五十万法郎。还有那些已经停刊的报纸：《国土报》、《良知报》、《论坛报》、《环球报》、《一八三〇年宪政报》、《一八三〇年革命报》、《巴黎纪事》、《费加罗报》、《公正报》、《欧洲君主报》、《欧洲邮报》、《改良者报》、《民族卫士报》、《巴黎邮报》、《世界报》、《和平报》、《一八三五年荣誉报》、《康康报》、《布里杜瓦松报》，花费的更是成千上万。反对党每年花在报刊上的钱比当局高出五倍。当局一向不愿意把钱扔在它所谓的投

① 吕比尼(1795—1854)，意大利作曲家，著名的男高音。男高音唱主旋律，故以吕比尼喻梯也尔。

机活动中，这种投机活动便不断地被利用来反对当局。因此，请看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梯也尔家族和宫廷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德·吉拉尔丹夫人写了一出喜剧，名叫《记者学堂》，大家都看出来是影射梯也尔的。确实，反对党攻击宫廷的口实，以及反对党认为是有用的、民族的、爱国的、必需的东西，在戏里都成了“对梯也尔家族的中伤之词”。先是王室代表（他本应该为当时的朝廷说话）在法兰西喜剧院管理委员会决定上演这个剧本之后，宣布“剧本永远不能上演”，因为他估计梯也尔会上台。然后呢，除了《新闻报》外，没有一家报纸预报这出戏，没有一个记者写文章，不论《国民报》还是《消息报》都没有一条消息，总之没有人谈论这出戏。它被报纸这个“后宫”的沉默扼杀了。就是王政不能为梯也尔做到的事，甚至也不能为法兰西——我不说国王——做到的事，新闻媒介为梯也尔做到了。

内阁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国民报》却要除外，这家报纸不再代表真正的共和党了，那里有一批藏龙卧虎之士，总有一天梯也尔会同他们共事。立宪派的报纸对于当前的问题无关紧要，这些报纸只有死党才看。《新闻报》有一个作家，南方人，骂起人来笔锋犀利，名叫格拉尼耶·德·卡萨涅克。宫廷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后来他交上梯也尔，两个南方人一拍即合，于是乎他成了梯也尔党。梯也尔对他很照顾。过去的那帮人既然不再为他着想，他自然一走了之，跟有才能的人去挣得钱财和前程。我听文学界的才子之一、《胡蜂》的作者^①说：“那些人，你不把他们的脖子拧两个圈，气得他们脸色发青，他们是不会想到你的。”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谈到德卡兹^②先生时说道：“他的脚滑

① 指阿尔丰斯·卡尔，《胡蜂》杂志的主编。

② 德卡兹(1780—1860)，当时法国的司法大臣。

到血泊里去了。”对这些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脚滑到墨水里去了。”

您知道三月二日内阁由哪些人组成，但是您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

德·雷缪查先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个严肃的顽童。他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政治家的风度。他有点小聪明，如此而已。他玩政治，因为加入空论家的行列还作歌一首。此人轻浮，微不足道，却总是竭力摆出威严的样子。梯也尔先生拿他当作扔给看门狗的诱饵，而他也就心甘情愿地让狗吃了。

古安先生是个滑稽人物，要给您讲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必须讲一讲他是怎样走运当上部长的。事情是这样的：德·雷缪查先生那天到议会去，目的是把内阁人员凑齐。他事先选了几个人，琢磨第一个碰到谁就要谁。到了议会，只见古安先生正为组织联合政府一事咆哮如雷。他抓住古安的肘弯，拉他转过身，贴在他耳朵边上说：“您想不想要商业部？”得到古安的允诺，他便离开了。古安先生因此从骂大街转而唱起颂歌。真是蠢得可以！这令人想起卢森堡元帅夫人的趣事，有一次，她指着一个姑娘，很粗暴地对一位太太说：“这个小怪物是谁家的？”“是我的女儿。”“哎呀，她真可爱。”

若贝尔^①先生属于另一类型。他是一个聪明的议员，为人尖酸刻薄。梯也尔先生有点怵他，宁可让他到政府内部来闹，也不愿意看他在议会里闹。一个理论家和左翼分子搅在一起，那可是个大祸害。“咱们把某某部给他，”梯也尔先生对奥狄隆-巴罗说，他知道宫廷会同意的，“他肯定会拒绝，但是我们这样优待他，他在议会里想必就不会同我们作对了。”然而若贝尔先

^① 若贝尔(1779—1847)，东方学家，法兰西研究院波斯语教授，曾任东方语言学校校长。

生却接受了，上当的是奥狄隆-巴罗。

维维安先生和库赞先生是梯也尔先生的卫兵，对梯也尔忠心耿耿。与其说他们是政治家，倒不如说他们是即将开局的棋盘上的两个小卒子。

对于梯也尔先生，胜利的时刻却也是感到当家难的时刻。马第厄·德·拉雷多特先生任马德里大使，您是知道的。这个职位来得太便当，根据他以往的业绩，肯定会搞得声名狼籍。小马丁当上了审计法院的首席推事。可是梯也尔先生却翻脸不认他的勇士德·卡尔道讷先生了，格里马尔迪先生因《小说报》亏损而度日如年，梯也尔先生也不闻不问。韦隆先生（以后我再给您讲政治家中的这些后起之秀的故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讲出梯也尔先生是如何叫他等待的。梯也尔先生明知雷翁·福歇先生会拒绝，却偏偏给他一个国务委员的头衔。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全部内幕。内幕须靠发牢骚来泄露，而现在还没有人发牢骚。

四月

这就是两股对立的势力，它们互相猜忌，双方都不以思想为依靠，哪怕是芝麻大的事也要玩心计。梯也尔先生在掌权之初就很明白，议会闭会后，人家可以要求他辞职，于是他立刻寻找支持。求助于人没有用，议会可以被一个过渡政府解散。他于是求助于事，想出了安葬拿破仑这个主意。那个被人吹得天花乱坠的精明的宫廷怎么会上当的呢？这种借尸还魂的把戏并不难解释。一旦政府上层在政治上采取欺骗的策略，那么在宫廷和内阁斗智的时候，某些回合中，双方都会出于虚荣而认为自己聪明一筹。双方互相欺骗。梯也尔先生说：“形势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当然愿意和宫廷和衷共济，但是需要得到保障的

是我。只有我能够安葬拿破仑。我们要求得到他的骨灰。”

为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这样的事梯也尔先生见的多了，所以他暗忖道：“我也如法炮制，只要能坐稳江山，哪怕巴黎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哪怕天下大乱，哪怕山崩地裂。”

宫廷看穿了梯也尔的心思，说道：“我们也要求得到骨灰。”德·内穆尔公爵娶亲需要的五十万法郎被拒绝了，要是能得到一百万法郎安葬遗骨，这倒是很有趣的事！不过宫廷想的主要是如何把棺材抢过来，在宫廷看来，能让奥尔良王室的一位王公护送拿破仑的遗骨，这可是一大胜利啊。

双方打个平手。决胜局尚未开场。

宫廷肯定会给首相制造障碍，跟他耍手腕，设陷阱。也许会向梯也尔的同事投下诱饵，无非是动情的谈话啦，封官许愿啦。这些同事会痛哭流涕。倘若梯也尔对他们说：“攻击迪福尔先生！”那肯定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早把连续十八次组阁，每届内阁的寿命不到六个月这件事忘掉了，他们看见的是挂在宫廷摸彩杆上面的大使馆。也可能在议会里出现一个反对首相的多数派。但是，倘若真要玩这个危险的游戏，那么究竟谁会在两派中间的礁石上撞得头破血流还很难逆料。君主制，不论年幼或年迈，都代表一种过时的思想，而资产阶级则代表一种正在上升的思想。梯也尔先生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制度，即资产阶级政府。

梯也尔先生心里明白，自从一八三〇年以来，但凡要组阁，就避免不了瓦解内阁的因素。三月二日的内阁也不能例外。“严肃的顽童”、库比埃尔先生和若贝尔先生反对解散议会，而解散议会正是梯也尔先生巩固地位的一条措施。如今，王权之所以有力量，纯粹是因为它败事有余。它手里总有一两个，两三个部长，能够阻挠一些措施，能够叫内阁瓦解。它行使权力靠的

是破，而不是立，这是十年来法国十九届内阁奥秘之所在。难怪法国停滞不前。对我们来说，这倒是好事。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利用立宪政府的首脑。不过梯也尔先生不像佩里埃^①先生那么爱发脾气，也不像拉斐特先生那样头脑简单。他从来只为自己掉泪。看来好戏在后头呢。

只要阅墙之争不绝，法国就没有富强之日，对此我们可以放宽心。各国政府都一心想维持法国立宪政府的弊病，这是一块小小的溃疡，再加上共产主义者、平均主义者、正统派、拿破仑派(他们有两家报纸)和愚蠢的选举，法国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会受到阻碍。

六月

亲王，我们过去行事，是否抱着这样的信念，认为法国国内的形势迫使它在国外不能有任何作为？英国和三强何以敢于由和平转向战争？足见它们对法国的形势洞若观火。您私下说过，杜伊勒里宫廷非常惧怕战争，因为战争会使它和埃斯帕特罗^②这样的人狭路相逢，战争会激发国民的勇气，巩固议会的权力。倘若伦敦的外交行动是帕默斯顿爵士^③的善意，想促使梯也尔倒台的话，那么这个行动肯定会有建树。梯也尔先生假如真被四强推翻，他将成为杜伊勒里宫的巨大威胁，法国的前景就将难以逆料了，因为无论怎样组阁都休想在议会获得多数。如今，以左派为依托的梯也尔先生和当年反对德·波利尼亚克先生^④的左派一般强大。当年在东方问题上，法国和我们

① 佩里埃(1777—1832)，银行家，复辟时期的反对派议员。

② 埃斯帕特罗(1793—1879)，西班牙将军，独裁者，曾经两次执政。

③ 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

④ 波利尼亚克(1780—1847)，法国政治家，曾任驻英大使，外交大臣，在土耳其和希腊问题上与英、俄合作。

很容易就达成了谅解。不过，先走着瞧吧。

梯也尔先生没有趁那布勒斯事件加强法国地中海舰队的力量，他在埃及海域又根本没有舰队，还侈谈什么法英同盟，这真叫我笑掉大牙。现在我要看看王党是否会在七月的庆祝活动中高唱《马赛曲》了。这会儿梯也尔先生因为受到帕默斯顿爵士的愚弄，火冒三丈，其失望之深可想而知，这使他越发像个捣蛋孩子了。前后这些事情的奥秘，从昨天《立宪报》(梯也尔派)回答《快报》(莫莱派)的一段文字里或许可见一斑：

灵活的意思就是说，既避免战争，又不向对方作出任何让步，不为和平作出任何牺牲。

这句话既不是佩罗多先生写的，也不是莫莱先生写的。

最近几天，有人暗示说，梯也尔先生在干涉问题上的立场说明他不善于处理现实问题。有人提出建立各国内阁的联盟来同议会联盟相对抗。争吵愈演愈烈。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上面引用的那句话鲜明地说明，十年来政治欺骗在法国是何等盛行。总而言之，有人想赶走梯也尔。这意味着在法国会有一场议会大战，而假如王权和内阁达成一致，那就意味着一场欧洲战争。

七月二十五日

(《巴黎评论》1840年7月25日)

二

亲王，您叫我多讲一点梯也尔家族的情况，可见您的好奇心越来越大。这个家族已经病入膏肓，正因一种银沉积症奄奄一息。

我刚把第一封信发出，便去了解梯也尔先生在报上那番紧

锣鼓的宣传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我想向那些不能写但是无所不谈的人搜集看法。

“嘿，怎么样，”我对一位政治家说。他们这伙人总在赛马俱乐部和科马坦街之间的马路上溜达，曾经目睹雷缪查派、古安派、维维安派上台，所以觉得什么都有可能，“这回要打仗了！”

“亲王，您想要我们。瞧那边！”

“什么？”我莫名其妙。

“您没瞧见菲歇回敬于雷的广告？”

“那又怎么？”

“于雷和菲歇是两个商人，都是造保险柜的。他们感到他们的产品不大力推销不行了，为了装满自己的保险柜，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一个销售保险柜的办法。两个人互骂对方是傻瓜。菲歇吹嘘能打开于雷造的保险柜，于雷吹嘘能打开菲歇造的保险柜，在报纸上唇枪舌剑，悬赏高价，看谁能够打开他们保险柜的锁。一时间街谈巷议，满城风雨。商人、公证人纷纷买保险柜，眼见一帮吝啬鬼把于雷和菲歇的保险柜装得满满当当。现在，伊歇-帕默斯顿和富雷-梯也尔^①把伦敦和巴黎的交易所搅得天翻地覆，毫无疑问，保险柜都装满了。在这两个做多头的投机商之间，有人丢了八百万。巴黎一个子儿也没丢，丢的都赚回来了。不赚钱就赔钱，事情就那么简单。”

确实，最近几天，全巴黎都在关注交易所的投机。先有德·拉马丁先生致信梯也尔，然后又有朋友们占便宜，叫梯也尔先生自食恶果。交易所的损失使巴黎人对路易-拿破仑亲王登

① 伊歇、富雷是菲歇、于雷交换首字母后造的新名字，分别和帕默斯顿、梯也尔的名字结合，意思是把两个政治家的伎俩和商人的伎俩相提并论，表面上的势不两立使双方都得利。

陆^①这件事的兴趣荡然无存。

我特意到贵族院找了一位能言善辩的议员，同他聊聊路易亲王的事。他说：“预审一定会很快，整个审讯也不会长。高等法院调查委员会肯定会尽量减少案件牵连的人，注意不把一时的疯狂说成壮举，好像真是一次阴谋似的。一切都会很顺利：委员会的报告、预审庭的判决、总检察长的起诉都会尊重拿破仑的权益。路易-拿破仑也会理解他的处境，不会同宫廷和七月政府作无益的抗争。主要被告肯定会表现得顺从而平静，所以判决会很轻。国王还会下旨给他们减刑。路易·波拿巴顶多判处几年监禁。而且假如皇帝其他亲属能够回法国的话，回国那天，路易·波拿巴就会获释。”毫无疑问，这位前部长——他不久将重当部长——的这番预言绝非妄谈。

所以，“路易·波拿巴是被人愚弄了还是被人出卖了”这类严肃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报纸上传得沸沸扬扬，说警察当局当时是知情的。没有人出来反驳。假如警察局果真知情，那么政府何不慈悲为怀，给这个年轻人报个信？梯也尔先生真是晦气，这种事偏偏发生在他的任期内。被人骂成不顾廉耻，也只有认了。年轻的野心家还不懂，做这种事全靠时机，而政治才能就在于窥测时机。当年德·奥朗日亲王，即篡位者威廉^②要是早两年登陆，就不可能把他的岳父撵下王位；德·奥尔良公爵在一八二七年也成不了路易-菲力浦。

现在，政府率先拿最重要的法律当儿戏。但是任何事情在

① 一八四〇年路易·波拿巴借拿破仑骨灰安葬之机在布洛涅再次发动政变（第一次是1836年在斯特拉斯堡），失败被捕。

② 奥朗日亲王(1660—1702)，原为拿骚伯爵，一六八九年与玛丽·斯图亚特二世结婚后，篡夺了岳父约克二世的王位，成为英国和苏格兰国王，称威廉三世。

“偷盗党”的行径面前便烟消云散。上一次，路易·波拿巴亲王在斯特拉斯堡市的行动和这一次在布洛涅的行动完全一样。上次的罪行向刑事法庭起诉了，而这一次的布洛涅行动却提交给了贵族院。假如第一次是对的，那么第二次就错了，假如今天对了，那么上次就错了。歪曲法律，篡改法律，为所欲为，对这样的丑闻，巴黎竟然无动于衷，因为它正被金钱的损失搞得心烦意乱。政府做事前后矛盾，人们却置若罔闻。政府把拿破仑的侄子送上法庭，而此时拿破仑已经被有关他骨灰的法令重新尊为皇帝；而在此之前，拿破仑的权力未获得承认，另一届政府却又为路易亲王开脱罪责，使他免遭国家法律的制裁。唉，这一切固然都是大事，然而大堆的金子刚刚流入许多贪口大开的保险柜，和灿烂的金子相比，这些事便都无足轻重了。我个人是因为责任在身，才注意这个独特的民族是如何随心所欲行事的，而且，为了向您描述这些行为，我还不得不卷到事端的旋涡里去。

“贵国的资本家这样聪明，”我对一位了解内情的法国人说，“金融家狡猾得像罗特希尔德，怎么会上当的呢？”

“哎呀，您是不知道偷盗党怎样操纵这件事的！就在十天前，天下太平，和平仿佛已经唾手可得。梯也尔先生利用他的报纸，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对现状的幻想。他摆出谦卑的样子，承担西班牙卡洛斯党^①彻底失败的责任。他在《立宪报》高奏凯歌，宣布一度阻碍解决东方事务的困难均已克服，说这全靠他个人的才干，不久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否称得上全欧最出色的谈判家。总之，他是上帝派来纠正前任错误的。这是七月十三日的事。其他各报都和《立宪报》唱同样的曲子，只是调门略有差

^① 卡洛斯党，即拥护卡洛斯王子为西班牙王的一派势力。

异而已。三天后，大家听说巴塞罗那起义、女摄政王的政府垮台、摄政王后受到虐待、交易所西班牙资金股票看跌。突然，传来更坏的消息，梯也尔的报纸发出了战争叫嚣。老百姓一直舒舒服服做和平梦，以为东方问题能够体面地解决，现在像挨了一棒猛然惊醒。大家听说必须拿起武器，听说欧洲非但没有保证和平，反而以空前无耻的背信弃义组成了反法同盟。它们仇恨我们的光荣，仇恨我们的生活，仇恨我们的革命。如果有必要，法国将会像九三年那样挺身而出捍卫革命的果实，叫欧洲的君主们为发动可耻的侵略战争而后悔。法国是骄傲的，不是骄横的，她知道自己的力量和权利，她将为永垂青史的斗争做好准备，这场斗争将会改变世界的面貌。但是，交易所没有国家那么稳固，股票下跌了。战前百分之五的股是一百二十法郎，官方的报纸一直为过快的上扬推波助澜，现在却又反过来推动下跌，而公众的恐惧心理更加快了下跌的速度。收盘价很快就要跌到一百一十法郎。要想更准确地评价这些手段，您必须回顾一下东方问题，想一想过去发生的事。内基伯战役之后，君士坦丁堡笼罩着一片听天由命的气氛。舰队不去攻击埃及总督的舰队，却开到亚历山大港，听命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易卜拉欣率领大军向奥斯曼帝国的京城进发。真可谓所向披靡，挥师进京指日可待。可是，正当他志得意满时，他父王一纸命令，叫他停止前进。苏尔元帅的副官卡耶埃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老穆罕默德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立刻通知内基伯战役的胜利者。易卜拉欣停在马拉什。法国曾经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现在它计划把易卜拉欣拦阻在陶卢斯峰上，这样俄国人便失去了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借口。俄国人的舰队当时正在塞瓦斯托波尔集结，只等一声令下便开向博斯佛尔。土耳其政府请求停战。虔诚的穆斯林说，马赫穆德年轻的继承人和胜利进军的帕夏之间可以

在没有基督教强国干涉的情况下达成妥协。大祭司考斯鲁-帕夏，一个卖身投靠了俄国皇帝的老贼，从中作梗。他叫来了德·布特涅夫先生。于是法、英、奥、俄、普的代表发表声明，通告土耳其政府，五强关于东方问题的协议已经达成，声明要求土耳其政府在没有五强参与的情况下停止作出任何重要决定。声明的日期是一八三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不久，根据这个声明，提出了在伦敦召开解决东方事务会议的建议。由于各国利益相互对立，目的相互冲突，可以想象，会谈旷日持久。会谈期间，土耳其向会议派遣了一名全权大使。干涉的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确地交到了伦敦会议的强国手中。梯也尔先生在上台的时候曾经吹嘘要迅速解决东方问题。他认为，为了回报他对英国的感情，回报他准备为英国作出的牺牲，英国能够给予他这点小小的满足。他自告奋勇调停英国和那布勒斯国王在苏弗尔事件上的纷争，在这件事上，那布勒斯国王百分之百有理。英国得到了它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并未因此对梯也尔先生作出哪怕最细小的让步。英国人仇恨穆罕默德-阿里，他们一心想吞并叙利亚的一部分，这使他们听不进任何合理的建议。埃及总督要求保证得到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遗产，如果答应这个要求，他可以保证臣服苏丹。英国只答应给他埃及和阿克尔帕夏的位置，不愿意给他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叙利亚领土。这个建议既然不能被接受，谈判就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五月，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向我国大使基佐先生提出建议，一个折衷方案，似乎能够暂时把一切都调和起来。基佐先生随即通知了法国政府。梯也尔先生叫基佐先生不要拒绝，但是在法国到亚历山大市劝说帕夏接受这个建议的努力没有结果之前，不要作出解释。梯也尔先生自己在写给《两世界杂志》最后一期的一篇亲笔文章里泄漏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打算以及他对基佐的回答。他究竟

干了什么呢？他转告穆罕默德-阿里，叫他立刻和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并且告诉了他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建议。他等待穆罕默德-阿里的消息，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保持沉默。穆罕默德立刻派他的孙子萨米-拜依带着他的谈判建议赶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外长里斯希德-帕夏的回答是，东方问题已经交给伦敦的国际会议作决定，而且苏丹已经派代表出席会议。梯也尔于是派欧仁·佩里埃火速赶往亚历山大港，目的是请帕夏务必摆出灵活姿态，把塔尔苏、阿达纳地区（即被穆罕默德正确地称为房门钥匙的陶卢斯峡谷）、康狄亚岛和所有的圣城还给苏丹，和土耳其政府直接达成协议。但是，强国知道了欧仁·佩里埃的任务，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梯也尔很不满，因为他似乎不重视它们的调停，俄国和英国没费什么劲就拉上它们签定了一个条约，法国被排除于条约之外，甚至在我们知道叙利亚起义之前就已经被晾在一边了。条约是七月十八号签定的，内容是说缔约四强国将寻找在土耳其帝国恢复和平的手段，因此将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解决办法。在英国的干预下提出的建议是否能够使总督满意，这很可怀疑，再说穆罕默德-阿里是很固执的，他不会向别人提出的要求让步，他对欧仁·佩里埃的回答就显示了他的自尊、骄傲和坚定。这些品格目前在欧洲已经荡然无存。如果有人想用武力强迫他就范，这个有名的老狐狸就会以他的勇气和财富抗争。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变得十分险峻，战争就会一触即发。而问题是梯也尔做得怎么样呢？他的所做所为称得上光明正大么？假如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建议他不满意，为什么不坦率地告诉它们呢？

“假如这些建议他觉得合情合理，为什么不回答，不作出反应，不和这两个强国合作呢？为什么要激怒它们，因为自己的行为藏头露尾而失去了别人的支持？尽管梯也尔先生亲口说，

‘说到底，法国无意受制于帕夏的野心’，但是肯定还有许多大困难，因为叫穆罕默德答应别人的要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首相实际上并非无意秘密同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方案，他可能传话过去，叫穆罕默德把普奥的方案当作与苏丹谈判的基础。即便到了今天，他已经绕开了这个方案，却似乎仍准备接受它。无论如何，梯也尔先生无耻地欺骗了法国，愚弄了舆论，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七月十三日这天，他清楚地知道，东方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战争很可能因此而爆发。他了解帕夏的性格，知道伦敦发生的一切。基佐先生没有向他隐瞒任何事，而他却用虚假的安全感哄骗法国人，他的报纸还哄抬股票价格！然后，他又在七月十五日条约的动机问题上改变舆论的方向，有些事情他自己在二十八天以后承认了，当时却守口如瓶，借此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结成反革命新同盟的欧洲！大家都以为就要天下大乱了，而他却并不相信在东方问题的范围内会发生战争，就在他煽动帕夏的好战情绪，煽动法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煽动革命本能的时候，就在他鼓吹采取措施扩充军队和舰队，补充给养的时候，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干，在欧特依打盹。他关心的是给他的报纸进行激烈辩论提供材料，关心的是吓唬那些不明真相的股票投机商！他的朋友全部玩‘下跌’。‘强盗党’赚了丰厚的利润！他那些知道内情的笔杆子也分到了一杯羹！据说梯也尔先生的岳丈多斯纳先生的利润达到好几百万。可以肯定的是，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家丧失的钱都很可观，经过半个月急速的下跌，梯也尔的朋友们所应得到的差价远不止好几百万了。这些违法的可耻所得并非到此为止！人家还在继续玩，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这伙强盗骗来的钱财简直无法估算。梯也尔先生其实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有一个协定正在伦敦商谈！他后来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得不收回他的报纸攻击基佐轻率

渎职的那些胡言乱语。基佐先生在厄堡要求正式陪礼道歉，要求按他的条件恢复他的名誉。这位正直而严肃的人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他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叫梯也尔先生下不了台，因为他指责梯也尔对他进行诽谤。大家都在猜想，假如多斯纳先生仍旧长期把持里尔的税务总局，选举产生的议院会不会把他送交法庭。这些事都发生在有空论家雷缪查先生参加的内阁里，其中还有其他空论家，过去他们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大概不会承认德·布罗格利公爵先生和基佐先生公正廉洁的美名，但是布罗格利和基佐不曾叫十月十一日的政府蒙上污垢，叫人怀疑政府欺骗，参与了拿回扣的把戏。”

“你们真是难管理的民族。”我答道，“再说，梯也尔先生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呢？他总该知道，搞这么多钱早晚会惊动别人的。”

“那是因为他想摆脱他的保姆，”他用开玩笑的语调说，“所有这些荒唐事都是在他的岳母大人不在的时候干的。人家老是说他离开岳母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这个女人家世如何？”我问他，“我走到哪儿都有人问起她。”

“哦，您真不知道？女主角——这是大家给她起的绰号——出身于蒙马特尔一个本分的呢绒商家庭。她认为卡普西纳公馆装修得不够漂亮，家具摆设不够豪华，尽管当年莫莱伯爵夫人和德·达尔玛西元帅夫人在里面住得很舒服，其实年轻时候她不过和算帐的母亲一起坐在呢绒店的柜台里。到了出阁的年龄，家里把她嫁给了一个在银行学会了货币兑换和股票生意经的年轻人。这位夫君多斯纳先生，靠着昂古莱姆夫人的提携，得到了一家兑换所。他在家里办沙龙，沙龙的名气当然是靠夫人得来的。他也应几位记者的邀请参加过重大政治活动。那是复

辟时期。他夫人向往圣日耳曼区，但是吃了闭门羹，因此对旧贵族恨得要死，于是在自己家里树起了自由主义的大旗。不论是谁，只要在自由派的报纸上写文章，哪怕是富瓦^①和邦雅曼·贡斯当^②的徒孙，也能受到她的款待。《大革命史》的作者就是这个时候介绍给她的。她对他客气极了，把他看作家里的好朋友，最后看成一家人。一八三〇年革命给了好朋友飞黄腾达的机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朋友的丈夫弄到了里尔税务总局的美差，鬼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多斯纳先生和夫人有两个千金。他们想等大小姐长到十五岁就把她嫁给梯也尔先生，当时他是商业部长。小爱丽丝漂亮娇嫩，好像街上的小女工，后来却变得苍白多病，难怪一位聪明的女人说：‘人家不是把女儿白白嫁给梯也尔先生的。’多斯纳夫人的影响从此与日俱增。今天，梯也尔先生的记者、欧特依小朝廷的朋友、股票和商业界这个大人物的心腹们给她取了一个更有趣的绰号，叫妈妈夫人。是她叫梯也尔先生去住在欧特依的‘杜伊勒里宫’的。马第厄·德·拉雷道特先生离开后，她的头号宠臣是雷翁·德·玛尔维尔^③。他让内政部行政上的一切事都按妈妈夫人的意见办。他的顺从，他的机敏，叫人吃惊。他那一套加斯科涅人的诡计使他在妈妈夫人的感情上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人家并没有因为他而忘掉马第厄·德·拉雷道特先生，大家都很惦记德·拉雷道特，总是叫他可爱的马第厄，因为他有特别良好的习惯，不论干什么都要征得妈妈夫人点头。大家认为妈妈夫人吃闭门羹是因为

① 富瓦(1775—1825)，法国帝国时期的将军，路易十八时期的议员，持自由派立场。

②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人物。

③ 雷翁·德·玛尔维尔(1803—1879)，法国政客，一八四〇年任内政副国务秘书。

有人嫉恨她。不错，道利邦老爹的对头，小杜伊勒里的王后，在杜伊勒里却不受欢迎。他们知道梯也尔先生为了给妈妈夫人弄到一份请帖，在上流社会吃了多少苦，克服了多少困难！为了让她跨进众议院议长公馆的门槛，他费了多少口舌！迪潘先生老是那样铁面无情，人家恳求他，对他说他这样固执，这样高傲，叫梯也尔先生很生气，但是白搭，他就是不让步。‘他要什么都行，’迪潘先生嚷道，‘就这件事，办不到！’最后人家对他讲，一位进过一次杜伊勒里宫的女人，他接待一下总无不可吧。他回答：‘就算这样吧，可是你们忘了，国王是有赦免权的！’有时候，有人在妈妈夫人家嚼舌头，说梯也尔某个同事的坏话。最近，就有人拼命嘲笑梯也尔的一个同事，过去人家老是对他说该换换衣服了，他最近找了一个好主妇。妈妈夫人说：‘好哇，再过三个月我们就该进内阁了。’”

“说实话，您果真认为多斯纳夫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对他说，心想让他多告诉我一点东西。

“您想要证据？就举比若将军为例吧。比若将军是条汉子，标准的军人，也不缺乏头脑，是南方人的那种头脑，想事情直来直去。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人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足见是个以没头脑为才能的演说家，便说道：‘我这样勇敢正直，却没有这份口才，实在可惜。可是假如我有了这份口才，我大概就既没有头脑，又没有勇气了。所以还是现在这样好！’每次有了危急的事，就把将军召来，待到太平了，又把将军打发回家。将军也就任人家把他这样吆来喝去，自认问心无愧，同时对指使他的人怀着几分怜悯。最近，他又从乡下回到宫廷，被待若上宾，说大家很想念他，最后又说对他的健康状况很担忧。‘是不是有骚乱？’他径直问。话一针见血，火辣辣的，不过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脸红。多斯纳夫人不喜欢他，梯也尔先生却很喜欢

他，然而保姆比捣蛋孩子更强，她有空就教训后者，而后者总是退让。梯也尔先生重新当上首相之后，想任命将军当阿尔及利亚总督，多斯纳夫人和一位叫莫泰的先生——他的力量抵得上一百八十位尚保勒——反对。将军的任命已经下来，事情已经谈妥，朝廷和您熟悉的那班毫无男子气的保王党也已经批准了。再说，报纸也一直在鼓吹这项任命。但是多斯纳夫人无所畏惧。她在家族内部，由莫泰先生协助，究竟干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反正梯也尔先生不得不收回成命。比若将军觉得可怜，不是他可怜，是梯也尔先生可怜。不过，朝廷毕竟是批准过的，所以将军到宫里来，免不了有一番甜言蜜语来安抚。于是倒是他感到不好意思了。人们讲了一大堆话，将军说何必如此，他毕竟还是七月王朝的仆人嘛。猜上千万次，猜上十年，你们谁也猜不出是一句什么蠢话把谈话结束了，或者毋宁说把谈话又挑起来了。“‘说到底，将军，您不需要这个位置！’一听此言，将军叫开了：‘如果您讲的需要是金钱的需要，那确实不需要，但是我需要为祖国，为自己的荣誉战斗，为了这一点，多斯纳夫人凭个人意志夺走了你们已经给我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我深感遗憾。’”

“就像《江湖艺人》里，”我笑着对他说，“兑换经纪人比尔博盖^①高叫‘快救钱柜’。我要告诉您一条消息，算是对您告诉我这些事的回报。梯也尔先生已经答应辞职，一个星期里决定的。没有人愿意再出来掌权。基佐、苏尔、维勒曼^②几位先生大概是仅有的能够肩负国家重担的人——拉马丁先生也行，信不过他是个错误，他们对梯也尔先生的处境了如指掌。此时，梯也

① 比尔博盖，瓦兰和杜梅尔桑的喜剧《江湖艺人》中的小丑。

② 维勒曼(1790—1870)，查理曼中学的名教授，后成为巴黎大学教授，《辩论报》主编，复辟王朝的反对派议员，七月王朝的贵族院议员，法兰西学院常任书记，公共教育部大臣。

尔先生在议会已经丧失了多数。但是假如朝廷接受他的辞呈，那就犯了个错误，精明的朝廷肯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其实，让独裁者被曾经拥护他的那些阴谋家推翻不是更好么？苏尔元帅、维勒曼先生、基佐先生和拉马丁先生目前正有好牌局。他们才是法兰西议会里真正德高望众的人，因为他们公正，高尚，有口才，讲原则，具有崇高的感情。”

“还因为他们主张俄法联盟。”对方说。

“俄法两国相互理解也许比一般人设想的要容易。”

“梯也尔先生尽管下台了，但是当上富翁的梯也尔会重新展开可怕的战争。”

“不会的，他的人都已经捞足了。”

亲王，只有您能知道，究竟是形势推动了杜伊勒里宫廷呢，还是宫廷推动了形势；知道当时宫廷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听任交易所的钱付之流水，考虑到自己也有利可图，便为梯也尔的计谋开方便之门。目前，首相要想摆脱困境，办法只有天才才能想出来。他也许正梦想找到这个办法，在未找到之前，他只好像杂技演员一样走钢丝，拜倒在强国面前。

（《巴黎评论》，1840年8月23日）

三

这个月，法国演出了希奇透顶的一场戏。法国闻知伦敦协定出台，便高喊：“打仗了！”然后它说：“奥地利不敢签字。”然而奥地利签字了。然后它又说：“听见我的呼声，他们就不敢执行协定了。”然而协定照样执行。它又说：“协定找不到强制性手段。”然而强制性手段有了。它又说：“英国人还不了解协定的危险，英国议会不会赞成帕默斯顿爵士的。”然而不论英国上院还

是英国贵族都没有阻止帕默斯顿。

英国前不久借助埃斯帕特罗——他是英国派——搞了一场革命，从比利牛斯山那边对法国构成威胁。因此，假如路易-菲力浦向莱茵河彼岸的各王朝进军，那么共和国将会从南方向他进军。都灵的宫廷不喜欢共和国，而且带动它十万居民反对共和国，它的工事能够阻挡任何人跨越阿尔卑斯山，这样都灵宫廷就构成了一道足以抵御侵略的防线。安科纳^①远征证明，法国指望从海路绕过阿尔卑斯山。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些难处，梯也尔才通过他的报纸说，法国将选择它的战场。杜伊勒里宫廷最恼火的是它所依靠的梅特涅先生口风不紧。事实上，威胁最大的强国就是奥地利，从战争上说是这样，从伦敦协定上说也是这样。俄国假如不开往君士坦丁堡，就会开往维也纳，它一到，维也纳就会成为多瑙河俄国化的象征。多瑙河究竟会是俄国河还是德国河？问题是明摆着的。梅特涅先生既然向伦敦协定让步，任俄国重新控制奥斯曼帝国，那就是说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有默契，叫梅特涅这个精明而又有远见的老头子感到满意。由于这个缘故，伦敦协定的危险性更大，大家本应该因此而睁大眼睛，而出现这个局面的原因是法国方面猛烈攻击梅特涅。这就是空谈的结果！

在法国报刊上，拉马丁先生是唯一看清楚这个问题的人。东方可能分裂——尽管这在政治上有消极影响——，而东方分裂意味着欧洲重新组合。一八一五年的各个协定都已经到期。每一个强国，尤其法国，都武装起来，不是为打仗，而是为不定哪天可能召开的会议做准备。伦敦协定就是召开会议的理由。土耳其已经不复存在。三千万德国人的利益在天秤上的分量不小。德

^① 安科纳，意大利中部港口，一八〇五年被拿破仑占领，后法军曾在这里长期驻扎。

国比俄国更加接近法国。俄国机灵得很，不会不知道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成见是无法弥合的。不论俄罗斯帝国怎样扩大，德国和法国都比它强大。

意大利、法国、德国这三个国家，无论什么情况，在有的时候就会成为与俄国抗衡的力量。俄国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但是到了门外就要挨打。中欧也好，南欧也好，都不会甘心受制于人。对世界来说，可怕的是俄法联盟。与英国联盟是手段，与俄国联盟则是目的。只有同俄国联盟，法国才有政策，目前法国就没有政策，而俄国和英国都有政策。俄国和英国的内阁有东西可以互相赠送，有广阔的前景可以分享。这就是伦敦协定意义之所在，协定不过是这两个国家行动的第一步。奥地利从协定得到的保证也许是永久的，但却是虚无缥缈的，不过有了协定，它会觉得英俄方面的危险比法国方面小。奥地利从法国方面什么也得不到，而且只会有所失。然而在东方却有大片土地和出海口等着它去征服。

这就是法国有识之士对目前危机的看法。法国没有打仗的理由。但是法国的可笑之处在于它因为自己停滞不前而怨恨两个不断强大的国家。欧洲听任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它还认可了前一次征服，那一次英国与几个小王公发生摩擦为的是夺取亚丁港和马斯喀特^①。对于和平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俄国在高加索同乌兹别克打仗，英国同中国及印度王公们打仗，法国在非洲打仗。假如战火烧到欧洲，那么惹事的一定是法国。东方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地中海属于谁”这个尖锐的问题却存在着。旧世界的主权即在于此。哪个强国拥有君士坦丁堡，哪个强国就称霸地中海。占领马耳他是英国对这个未来的事实提

① 马斯喀特，阿曼的港口城市。

出的抗议^①。这不是半年之内，或者在未来的国际会议上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在百年之内可以解决的。东方问题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法国将拥有叙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②，英国将拥有埃及，俄国将拥有君士坦丁堡。问题终归会提出来，这样解决起来也许更容易。这样的对立可能在一定的时间里维持世界的和平。三足鼎立，平衡总是容易的。时间会告诉我们谁上当受骗。在这一点上，拉马丁表现出了大智慧，很清楚，他主张同俄国联盟，惟有这个联盟能够保证法国既得到比利时，又得到莱茵河。俄国不论干什么都同英国过不去，从这一点说，俄国是亲法的，而占据比利时于英国不利，对俄国却有利。这就是互相提供保障。当着三足所处的地位使它们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时候，就有和平与平衡。交手双方假如相距仅六七步，每人都举着枪，手指都扣在扳机上，枪口都瞄准对方的心窝，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开火，因为谁都想活命。所以这些国家哪个都不会亡。法国准备战争。梯也尔先生将一张汇票射向四国，它们大概便会同他一样备战。但是最后，各方都会放下武器，因为谁也不想破坏和平——能够带来战争收益的和平。

在某些观念面前，梯也尔先生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些观念将成为议会的观念，而议会最终将听命于最大的良知^③。议会不会赞成花费三亿法郎在巴黎修造工事，也不会赞成可能需要制定两个十六亿法郎预算的其他开支。这样的预算几乎等于法国的全部债务资本了。假如在这样的预算下面，藏着什么打算的话，那么不先和欧洲其他国家沟通，也休想同议会沟通。

如果掌玺大臣可以向某一位大人物建议把梯也尔先生赶

① 马耳他于一八〇〇年为英国所占领。

② 的黎波里，当时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现为利比亚首府。

③ 指金钱。

走，说他办事毫无公正可言，这个大人物就会答道：“十年来事情就是这样办的。”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目前梯也尔先生和杜伊勒里宫比较协调。一次，召开关于营造工事的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好几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会上，梯也尔先生现在最敬重的一位先生正要开口谈维也纳谈判和柏林谈判的时候，梯也尔先生把他的话引到帕默斯顿爵士身上，他们对帕默斯顿爵士的议论对爵士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老疯子，老不要脸，诸如此类的政治恭维话。

梯也尔先生掌权靠的是他身上坏的和革命的东西，他被赶下台是因为他身上的好东西，是因为他想干点好事。已经有人谴责他是德·波利尼亚克的翻版，完全正确。

（《巴黎评论》1840年9月25日）

罗 瓦 译

新闻专栏

新闻是法兰西国家的第四种权力，它可以攻击一切，却没有
人攻击它。它随心所欲说坏话。它认为政治家和文学家从属
于它，而不愿意同他们有互惠关系。搞新闻的人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他们可以说、可以做骇人听闻的事，这是他们的权力！现
在到了研究这些无名小卒的时候了。他们在这个时代占据了如
此多的位置，他们推动了一种堪与书籍出版匹敌的出版业。《评
论》的这个栏目准备考察报刊业。我们不敢奢望把未来一个月
内报刊上的蠢话一一列举，那样的话，《评论》的一百页纸都
用上也不够。讲道德、有修养的报纸，一八四〇年和一八二〇
年一样，尽刊登这样一些东西：

“数日前，某小姐从克莱耶市（瓦兹省）市长举办的舞会回家
后自杀身亡。她何以会走此绝路，众说纷纭，这青年女子生前
深得一方人士敬重，无人知晓她心中有何凄苦。虽经小姐家人
恳求和市府的劝告，区本堂神甫依然拒绝给一方墓地。全区百
姓均为这个可怜女子送葬，以示对神甫决定的抗议。”

作家们要求拥有无限的自由，既然如此，但愿他们能够同
意天主教会也有反对自杀的自由，教会不能允许自杀，除非它
允许自身的毁灭。过去，自杀的人要由刽子手打上耻辱的烙印，
如今教会只能采取静悄悄革除教名的办法表示异议。是否因为
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届政府治下，都不曾有过这么多自
杀的人，报纸才如此大肆宣扬？新闻界把思想和权力的领域当

成沙场了，只有在沙场上，荣誉才属于倒下的士兵。

梯也尔先生在为他的报纸分配任务的时候，就把尚保勒先生推上了火线。所以报纸戏称他尚保勒-贝伊^①。但是，在《世纪报》写社论的这架写作机器，一旦和着《啊，当兵多快活！》的曲调发动起来，便在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操着当兵的腔调。下面就是尚保勒先生的话：“路易·波拿巴在裁判所附属监狱由一队神气的大兵看守。”待到仗打起来，尚保勒先生务必向军人传授能够使四人一队，最多十二人一队的哨兵神气起来的秘诀。这位作家平时散步或者到内阁去时，昂首阔步，好似说：“Ego sum Rocambole！”^②他家里的锅碗瓢盆砸了，他大发雷霆，而梯也尔先生居然给他拨款赔偿，真是无奇不有！尚保勒先生起先号召全法国像一个人似地站起来，后来他的股票差额由交易所付迄，他顿时变得同过去一样温柔了。好一个国宝！

有一段时间，梯也尔先生竭力证明，法国可能要同欧洲打仗了。当时，头一个星期，报纸有如下动作：

告诉欧洲我们没有骑兵；

以令人感动的忠厚态度泄漏我们军舰的数目，顺便点出我们海军的弱点：水手太少；

分析我方如何打击对方，以便敌人能够发现自己的弱点。

要是有一个法国公民犯下类似的罪行，报纸肯定会要求把这个公民枪毙。

还有这样的事。一位元帅实行了一项作战计划，用诈兵之计，允许佯装退却，以诱敌上钩。一班既不了解战场地形，又不知道打仗有多困难的家伙，指责领兵的将军愚蠢。在一个月

① 贝伊是土耳其帝国高官的尊称。

② 拉丁文：我无所不能。

的时间里，将军成了全国的笑柄，直到战争胜利，报纸的无知才大白于天下。可是有人却称这种行为是“充当国家卫兵，指导公众舆论”。

某重要的部一个重要的司的主管人对我说：“我是通过报纸了解部长要同我商量什么的。”

公众都以为有许多报纸，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家报纸。

巴黎的冉-雅克·卢梭大街有间办公室，当家的是哈瓦斯^①先生，过去是银行家、《法兰西报》的股东、在封锁大陆期间经营拿破仑批准的进出口许可证的一家公司的合伙人。哈瓦斯先生经历过几个朝代，他敬重事实，不大看得起思想。所以他无论为哪家机构工作都同样忠心耿耿。他知道，机构的人员可能变动，然而实质是不变的，对民众思想的指导是不变的。

哈瓦斯先生有一个通讯社，没有人想去窥探它的秘密，政府也好，反对派的报纸也好，谁都没有兴趣。原因如下。哈瓦斯先生和世界各地都有联系，能够第一个收到每一个国家的全部报纸。他住在冉-雅克·卢梭街邮政大楼对面，为的就是一分钟也不耽误。政府任他掌握所有的机密，只有外交机密除外，他不知道的事只有德·帕伦先生或者德·阿波尼先生在想什么。^②政府这么做的条件是，他必须在首相起床后立即送去一份全球消息，这份材料编写得很出色，消息来源于各国通讯社和报纸。

巴黎所有的报纸出于节约的目的，为自身利益计，都停止了哈瓦斯先生的那种开支，他在这方面的支出很可观，特别是因为他实行了垄断。所有的报社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翻译外国报纸，

① 夏尔·哈瓦斯(1783—1858)，法国报人，一八三二年建立翻译事务所，将外国报纸上的新闻译出，提供政府及各新闻机构使用。一八三五年改成哈瓦斯通讯社，即今法新社前身。

② 帕伦，俄国外交家，当时的俄国驻法大使；阿波尼，当时的奥地利驻法大使。

开办通讯社,而是资助哈瓦斯先生,每月向他提供一笔资金,这样便可以按时从他那里得到国际消息。各家报纸得到的都是首相同意它们发表的消息,对此各报或是蒙在鼓里,或是心照不宣。而且,哈瓦斯先生是按各家报纸消息订费的多少对它们区别对待的。譬如《辩论报》每月交纳一百埃居,那么它就能够领先其他各报得到这条或那条消息。假设有二十家报纸,平均每家报纸向哈瓦斯先生交二百法郎,那么哈瓦斯先生每月就能收入四千法郎。他还因为上文谈的特殊服务而从政府得到六千法郎。您现在可以明白各报的国际新闻何以那样千篇一律了。各报把新闻界的雅克大师傅哈瓦斯先生送给它们的消息涂上白色、绿色、红色或者蓝色,从这点说,只有一家报纸:哈瓦斯先生的报纸,其他的报纸都到这个源头来打水。

内政部有一个名叫“公众思想”的处,里面有三个作家:雷翁·维达尔、爱德蒙·泰克西埃和戴洛里耶。怎么能没有“戴洛里耶”呢^①!雷翁·维达尔先生这个好小伙子,制造公众思想需要什么,他便能拿出什么又臭又长的政治文章由爱德蒙·泰克西埃“翻阅”,这位带着袖套的空论家是从九月六日内阁起家的,以后以相同的热情为各届政府效力。戴洛里耶先生天性谦恭,从来不愿出头露面。这间负责指导公众思想、监督新闻的办公室,一架巨型机器的中轴,这个需要法国最优秀人才的地方,把三位先生的岁数相加,还不满百年。梅特涅先生有一间类似的办公室,他曾派去他的朋友,已故的根茨先生,全德国最有头脑的人之一!像德·雷缪查先生这样虚荣刻薄的人,懒得出奇,工作自然没有兴趣;写讽刺诗精神抖擞,干其他事就泄了气;取笑同事,闲来无事便以罕见的兴致装扮他们,还模仿最高层的人物,学他们的姿

① 戴洛里耶,法文原意是“一些桂冠”,作者利用此君的名字一语双关,讽刺上述作家的平庸。

态和说话的神气，以一种无可挑剔的滑稽相说：“您的光临总使鄙人感到高兴。”等等，一个有这种高超才能的人能够改变内政部可笑的官僚作风吗？目前还不知道谁支持他，谁反对他。德·蒙塔利韦先生还坐镇内政部，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梯也尔先生的信徒德·玛尔维尔先生在内政部当副国务秘书了。他在那里监督德·雷缪查先生和全体工作人员。这个叫做“公众思想处”却缺乏思想的地方还负责与各省的政治联系。过去，内政部长领导各省的思想。可怜的外省，它们想不到部里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们！每天早上，省里都来领取口令，严格执行。这项工作，德·雷缪查先生让雷奥纳尔·居约先生干。居约先生为装璜门面，学罗歇·德·波伏瓦的样子——他既不叫罗歇，也不叫德·波伏瓦，给自己起了一个风头十足的名字雷翁斯·德·拉韦涅。

雷奥纳尔·居约的大概情况如下。他出生于图卢兹郊区，双亲都不富裕，上学的钱由母亲的熟人德·马拉雷先生供给。后来，他给德·马拉雷先生的孩子当家庭教师。他随德·马拉雷先生来到巴黎，到科学院自荐，申请博士学位，人家拒绝了。他悻悻地回到图卢兹，在百花诗赛上得了奖。格拉尼耶·德·卡萨涅克先生当时正好在图卢兹，他很奇怪为什么滥竽充数的冬瓜竟然得到鼓励。在某记者的怂恿下，雷奥纳尔·居约买了图卢兹政治报纸和报纸印刷所的股份。他自以为这一下成了大人物，于是乎市税局的雇员皮埃尔·居约的儿子摇身一变，成了雷翁斯·德·拉韦涅。一八三三年他是正统派，后来变成空论派，吹捧德·雷缪查先生，支持缪雷竞选，逐渐滑到基佐一边。他想在《辩论报》上发文章，但是《辩论报》学起当年学士院对他的态度。迪夏泰尔先生任命他负责调查工作，于是他开始觊觎马拉克先生的位置。马拉克先生年轻有为，而且心地高尚，能够和保护人共进退，而居约式的人物则只进不退。正因为如此，

居约先生今天才能够当上雷缪查先生的办公室主任。世风确实实如江河日下呀。雷翁斯·德·拉韦涅先生写的文章报纸不要，想当博士被巴黎的学士院拒绝，却借助哈瓦斯先生搞起政治通讯。哈瓦斯先生，他既是巴黎报业的靠山，也是地方报纸的靠山。地方报纸绝大多数都依附政府的印刷厂，为印刷计，报纸必须听命于省长，而省长则服从内政部，决定在自己的省应该怎样思想。因此就有内政部公众思想处拟写好新闻稿，通过官方渠道寄往地方的事，邮资一律从秘密金库支出。万一反对党抓住了把柄，这当然会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丑闻。然而发明这个办法的确是一群贤人志士，目的是把“公众思想”灌输给法国人，又不暴露所谓思想的来源是政府。

哈瓦斯先生是各省通讯的秘密主管，靠的是他手里那每月六千法郎。他有许多邮资免付的信封，随便寄往哪个省府都行。表面上看起来，文章是他这个自由人、巴黎报纸的新闻供给人寄的，各省花钱来买，其实他是倒手从雷奥纳尔·居约、雷翁·维达尔等先生那里拿来的。所以，巴黎只有一家报纸，法国各省也只有一家报纸。哈瓦斯先生替政府在前台唱戏。这个被称作新闻界的巨大机器，其机械原理就是如此。十分简单，简单得就像卷毛狗转动烤肉叉一样。

以后我们再说明往菜里加作料的厨师是些什么人，您将看到，号称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其实是被人用最简单的办法加以愚弄的民族。

假如您想到，上个月一个月里，就有三千万法郎从捧读报纸的民众的口袋，流进了政府亲朋好友的口袋，您就会明白，这事至关重要。

（《巴黎评论》1840年8月25日）

罗 瓦 译

贝尔先生研究^{*}

——弗雷德利克·斯丹达尔

当今之世，文学显然有三种面貌，这种“三重性”，在我看来非但不是堕落的征兆，反而是文才济济应有的结果。“三重性”这个词是库赞^①先生造出来的，因为他憎恶“三位一体”这个字眼。说文学有三重性，这确实是对十九世纪的颂扬，因为十九世纪不像十七和十八世纪那样只有单一的文学形式，十七和十八世纪还或多或少屈从于某个人或某种社会制度的专制统治。

三种形式——或者三种面貌，三种体系，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我们的时代，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爱好文学的人日益增多，读书风气之盛出人意表，理所当然出现了对于文学的普遍共鸣，这三种形式便应运而生。

-
- 贝尔，即亨利·贝尔，斯丹达尔(1783—1842)的原名。巴尔扎克经常错误拼写人名，本文即是一例。他把斯丹达尔Stendhal错写成Stendalh。巴尔扎克对斯丹达尔一向很敬重，多次在文章中称赞他。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通信也证明了这一点。《巴马修道院》发表后，巴尔扎克曾多次向人赞扬这本书，一年后又写了此文。斯丹达尔读到这篇文章，深受感动，立刻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他三易信稿，足见对这封回信的重视。可惜巴尔扎克似乎并未收到这封信。斯丹达尔的三封信稿均经后人整理发表。他最后寄出的信由哪一封信稿誊出，如今已无从判断。至于巴尔扎克在斯丹达尔前加上弗雷德里克这个名字，显然也是一个错误。本文于一八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巴黎评论》上首次发表。

① 库赞(1792—1867)，法国著名哲学教授，当时任教育大臣。

随便哪一代人，随便哪个民族，都有哀伤、沉思、默想的心灵。这些心灵对高大的形象和浩荡的自然景观情有独钟，并且把这些形象和景观化为自身。由此产生一派文学，我称之为“形象文学”，属于这一派的有抒情诗、史诗，以及所有这样看待事物而产生的作品。

还有一些心灵正相反，是活跃的，它们喜爱速度、运动、简洁、冲突、行为、戏剧性，不喜欢议论，不欣赏梦想，重视的是结局。由此产生另外一个体系，为了和前一种体系对照，我称之为“观念文学”。

最后，有些全才，有兼收并蓄的大智，涉猎广泛，爱抒情，也爱情节，要戏剧，也要颂歌，因为他们认为，统领事物才能称得起圆满。这一派，无妨称为文学折衷主义，要求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表现世界，就是说，有形象也有观念，形象中有观念，观念中有形象，有行为也有梦想。瓦尔特·司各特充分满足了折衷主义的这些本性。

三派中谁占优势，我说不上来。我不希望有人根据这种自然的区别勉强得出什么结论。所以我不是想说形象派的某某诗人没有观念，或者观念派的某某诗人没有形象。这三个公式只是就诗人作品留给我们的总体印象、作家塑造思想的模式以及作家的精神倾向而言的。任何一个形象都反映一个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映一种情感，而情感是观念的集合。观念并不一定归结为形象，观念需要演绎发挥，这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所以，形象在本质上是通俗的，是明白易懂的。假设维克托·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和《曼侬·莱斯戈》同时问世，那么《圣母院》吸引群众，比起《曼侬》，肯定要快，一班盲从vox populi①

① 拉丁文：人民的声音。

的人就可能认为《圣母院》略高一筹。

但是，一部作品，任它属于哪种体裁，都必须遵守理想法则和形式法则，才能在人类的记忆中永存。文学中的形象和观念有些像绘画中的素描和色彩。卢本斯和拉斐尔都是大画师，谁要认为拉斐尔没有色彩，那就大错特错了，而谁要认为卢本斯没有素描，那就应该去看看这位弗朗德勒大师陈列在热那亚耶稣会教堂里的画，他会向这些作品的素描顶礼膜拜的。

贝尔先生——更为人们熟悉的是他的笔名斯丹达尔，依我之见，是观念文学卓越的大师。这一派有阿尔弗莱·德·缪塞、梅里美、雷翁·戈兹朗、贝朗瑞、德拉维涅、古斯塔夫·普朗什^①、阿尔丰斯·卡尔、诺迪耶诸先生和德·吉拉尔丹夫人。亨利·莫尼埃先生以其讽刺剧的真实性也属于这一派。他的作品虽然常常缺乏核心思想，不过作为这一派特征的自然和精密观察仍然清晰可见。

这一派产生了许多优美的作品，它的诱人之处是事实丰富、形象朴实、简洁明晰，还有伏尔泰的警句、十八世纪的叙述方式，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喜剧感。贝尔先生和梅里美先生当然是深沉而严肃的，然而他们描写事实的方式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嘲弄意味。他们的作品，喜剧性包含在字里行间，就像火藏在石头里。

维克托·雨果先生当然是形象文学的巨子。拉马丁是这一派的。这一派的教父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哲学思想的创始人是巴朗什先生。这一派还有奥贝曼^②，还有奥古斯特·巴尔比耶^③、泰奥菲尔·戈蒂耶、圣勃夫以及许多不成功的模仿者。

① 普朗什(1808—1857)，法国杂文家、批评家。

② 奥贝曼，法国作家塞南古(1770—1846)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里指塞南古。

③ 巴尔比耶(1805—1882)，法国作家。

我刚才提到的作家，有几位感情胜于形象，例如德·塞南古先生和圣勃夫先生就是。德·维尼先生也归属这一派——以他的诗，而不是以他的散文作品。这些诗人都缺乏喜剧意识，忽视对话，只有戈蒂耶是例外，他的喜剧意识很强。雨果先生的对话太接近他自己的语言，他没有充分改变自己，他把自己放到人物中，而不是变成自己的人物。不过这一派和第一派一样，也产生了许多优美的作品。它以浩荡优美的诗句、丰富的形象、诗意的语言以及同自然的亲密契合见长。第一种流派富于人性，这一种流派富于神性——就其力图通过情感上升到造物的灵魂这一点而言。他爱自然胜于爱人。多亏这一派，法兰西语言获得了丰富的、必不可少的诗意，原因是这一派发展了诗意的情感。长久以来，法兰西语言的实证主义(原谅我用这个词)，还有十八世纪作家带给法兰西语言的枯燥性质，一直在抵制这种情感。发动革命的是冉-雅克·卢梭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依我看，这场革命卓有成效。

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争吵，究其根源，就在于心灵有这样的自然区分。两百多年来，观念文学独霸文坛，十七世纪的继承人只知道这一种文学体系，便认为它是全部文学。不要抱怨古典主义的这些捍卫者！观念文学有丰富的事实，又凝练，是法兰西天才之所在。《萨瓦代理主教论信仰》、《老实人》、《苏拉和厄克拉特对话录》、《罗马盛衰考》、《致外省人书简》、《曼依·莱斯戈》、《吉尔·布拉斯》，^①比起形象文学作品来，更符合法兰西精神。但是，形象文学给我们以诗，而前两个世纪除开拉封丹、

① 《萨瓦代理主教论信仰》，卢梭的小说《爱弥尔》中的一章。《老实人》、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苏拉和厄克拉特对话录》和《罗马盛衰考》是孟德斯鸠的作品。《致外省人书简》是帕斯卡尔的作品。《曼依·莱斯戈》、《吉尔·布拉斯》见前注。

安德烈·舍尼埃和拉辛，根本没有想到诗。形象文学目前还在摇篮期，却已经有好几位人物具有毋庸置疑的天才，同时我又看到观念文学方面天才更多，因此我相信美丽的法兰西语言王国不会衰落，只会昌盛。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并没有创造新的方法。例如戏剧方面，有人抱怨说情节简单，然而他们自己反而大量使用长篇台词和独白，我们既没有听到博马舍那样活泼紧凑的对白，也没有再看到莫里哀那样永远来自理性和观念的喜剧情境。喜剧情境是沉思和形象的大敌。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雨果先生大获全胜，但是熟悉情况的人都记得帝国时期攻击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战斗，那场战斗同样激烈，后来却偃旗息鼓，原因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孤军奋战，没有雨果先生的stipante cateva^①，没有报纸唱对台戏，也没有英国和德国那些更知名、更走红的名流来支援。

至于第三派，它兼有前两派的特征，但不如前两派那样招人喜爱，因为群众不喜欢mezzo termine^②，不喜欢混合物，他们从折衷主义中看到一种反激情倾向，因为折衷主义平息激情。法兰西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喜欢战争，和平时期也照打不误。话虽如此，瓦尔特·司各特、斯塔尔夫夫人、库柏、乔治·桑，在我看来都是相当卓越的天才。我自己呢，我站在文学折衷主义的大旗下，理由是我不相信用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严格的方法能够描绘现代社会。在我看来，现代文学引进戏剧成分、形象、图画、描写、对话，已经势在必行。我们应该痛痛快快地承认，《吉尔·布拉斯》从形式上说叫人生厌，事件和观念的堆积给人一种说不上来的贫乏感。观念化为人物，才显得更加隽

① 意大利文：联合阵线。

② 意大利文：暧昧的论调。

永，柏拉图写道德心理，就采用对话的形式。

在我看来，当今的时代，到目前为止，《巴马修道院》是观念文学的杰作，不过贝尔先生对另外两派都做了让步，这些让步，有头脑的人能够接受，两派的人也都满意。

这部作品很重要，可是我绕了个大圈子才提到它，原因无他，是我觉得要持公允的态度很难，我已经读第三遍了，而且读得很慢，很仔细，仍然觉得这部书实在了不起，所以我仍然不敢确信自己能够客观公正地谈这本书。

我知道，我这么欣赏这本书，会惹许多人笑话，一定会有人斥责我走火入魔，其实我不过是在热情理应冷却之后仍然保持着热情罢了。有人会说，想象力丰富的人，对某些作品的好感，往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这类作品，一般人是喜欢抱蔑视嘲讽态度，宣称什么也看不懂的。有些头脑简单的人，甚至某些仅以敏慧的目光从事物表面一掠而过的聪明人，他们会说我喜欢故作惊人之论，喜欢吹捧毫无价值的东西，说我像圣勃夫一样，对无名小卒感兴趣。一言以蔽之，我写文章不能实事求是。

贝尔先生这本书，章章闪耀着精美之光。他在一般人很少能够找到重大题材的年龄，在写过二十多本十分精彩的作品之后，完成了一部只有真正杰出的心灵和人士才欣赏的作品。总之，他写了一部现代的《君主论》^①，倘若马基雅弗利活在十九世纪，又被逐出意大利的话，他也会写这样一部小说的。

因此，贝尔先生扬名的最大障碍是，真正懂得欣赏《巴马修道院》的读者，只能到外交家、大臣、观察家、最杰出的社交家、最优秀的艺术家中间寻找，总之，到全欧一千二百到一千

① 《君主论》，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1469—1527)的著作。

五百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间寻找。明白这一点，对这部杰出的小说发表十个月来，没有一位记者报道、阅读、理解、研究、分析、称赞，甚至连暗示的话都没有，就无须大惊小怪了。我自认不算太外行，最近读了第三遍，越发觉得作品美不胜收，而且我心中感到了一种因为有好事可做而产生的快乐。

正确评价一位才情横溢的人，这不是做好事，又是什么？这个人的才气只有少数天分高的人能够觉察，他思想深邃莫测，因而他与来得快但也去得快的声誉无缘；这种声誉，逢迎时尚之徒趋之若鹜，高尚的心灵却根本不屑一顾。假如一般平庸之辈能够明白，理解伟人就有可能成为伟人的话，《巴马修道院》的读者一定会同《克拉丽莎·哈洛》问世时一样多。

在本着良心去赞美的同时，我还感受到难以回避的痛苦。所以，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话，全部是讲给高尚纯洁的心灵听的。尽管有人恶意诽谤，高尚纯洁的心灵还是遍布各国，像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星座，存在于崇拜艺术、献身艺术的精神家族中。人类代代相传，难道世上会没有人类心灵的星座、天宇、天使，或者用瑞典伟大预言家斯威登堡的习惯用语说，人类的精英族？艺术家就是为精英族工作的，正是精英族的评价使得艺术家忍饥挨饿，遭暴发户羞辱，遭政府轻蔑而不悔。

心怀恶意的人又该说我写东西又臭又长了，但愿读者你们能够谅解我。首先，我坚信，写文章分析这部新奇有趣的作品，即便最苛求的人，阅读乐趣也要比本应在这个位置上刊登的那部中篇小说多得多。其次，这部作品，一页顶得上一本书，而且只有相当熟悉意大利北方的人才能理解，因此，除我以外，任何一位批评家要想评得恰如其分，如我这样篇幅的文章，至少要写上三大篇。最后，请读者们相信，我有贝尔先生的帮助，了解到的情况详细得无以复加，保证诸君轻轻松松读到最后一

个字。

小说讲的是瓦尔塞拉·德·唐戈侯爵有一个妹妹，名叫吉娜——安吉丽娜的简称。假如意大利女人能够和法兰西女人相比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少女的主要性格特征，和《福勃拉》中的利尼奥勒夫人很接近。她哥哥想把她嫁给米兰一位有钱的贵族老头，而她却不顾哥哥的意愿，嫁给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伯爵，名叫彼埃特拉奈拉。

伯爵夫妇属于法兰西派，是欧仁^①总督府的门面。故事开始的时间是意大利王国时期。

德·唐戈侯爵是米兰人，亲奥地利，而且给奥地利充当奸细，整整十四年时间，他一直在等待拿破仑帝国垮台。所以吉娜·彼埃特拉奈拉的这位侯爵兄长不住在米兰，而住在科摩湖边自己的庄园。他在这里培养长子，教他热爱奥地利，信奉正道。他还有个小儿子，叫法布里斯，是彼埃特拉奈拉夫人的宠儿。法布里斯是次子，和她一样，长大得不到一文钱的财产。高尚心灵对于被褫夺了继承权的人那份关心，有谁不知道？她想把法布里斯造就成人。再说，谢天谢地，法布里斯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彼埃特拉奈拉夫人征得哥哥许可，送法布里斯到米兰上中学，有时还领他到总督府观光。

拿破仑头一回垮台，到了厄尔巴岛，米兰反应很强烈。奥地利人又回到米兰，有人当着彼埃特拉奈拉的面辱骂意大利军队，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因此丢了性命：他在决斗中丧生。

伯爵夫人的情夫不肯为她的丈夫报仇，她便报复他，报复的方式在意大利是壮举，在巴黎是胡闹。她是这样做的：

情人膜拜她六年，她始终可望而不可即。她心底里看不起

^① 欧仁亲王(1781—1824)，拿破仑的继子，拿破仑称帝后，于一八〇五年任命他为意大利总督。

这个可怜虫，表面上却对他时时顾盼一下，当他终于与希望近在咫尺的时候，伯爵夫人给他写信道：

您能不能当一回明白人？权当从来不认识我吧。向您致意——多少带点藐视。

吉娜·彼埃特拉奈拉

然后，为了进一步折磨这个有二十万利勿尔年收入的阔佬，她又与他 *gingine*……(*ginginer*是一个在米兰流行的动词，意思是一对情人在说话前眉来眼去。这个动词有一个名词，比如说某人是 *gingino*。这是爱情的第一阶段。) 她与这个蠢货眉来眼去一阵子之后，与他分手，住进一栋房子的四楼，每年领取一千五百法郎的抚恤金。这期间，米兰市人人都来看她，称赞她。

她的哥哥，也就是侯爵邀她回科摩湖边祖传的庄园住，她去了，为的是再见到可爱的侄儿法布里斯，保护他，安慰她嫂子，也为的是能够在家乡科摩湖优美的山水间考虑她的未来，也考虑被她视如己出的侄儿的未来：她自己没有生育。法布里斯热爱拿破仑，听说拿破仑在胡安湾登陆，便想去为姑父彼埃特拉奈拉的君王服务。他母亲，虽说丈夫是年金达五十万法郎的阔侯爵，自己却一文不名，吉娜也是一无所有，两个女人只好给他一些珠宝。法布里斯是她们心目中的英雄。

自告奋勇的法布里斯穿过瑞士，到达巴黎，参加了滑铁卢战役，然后回到意大利。因为他参与了破坏欧洲安宁的一八一五年动乱，父亲诅咒他，政府把他列入黑名单。他要是回米兰，无异于自投斯皮尔堡监狱。从这时起，法布里斯就倒霉了，英雄没当成，倒招来许多麻烦，这个了不起的孩子也就成了吉娜的一切。

伯爵夫人回到米兰。奥地利当时把布伯纳^①和几位有见识的人留在米兰，他们答应伯爵夫人的请求，不抓法布里斯。法布里斯被她藏在诺瓦雷，这是一名聪明的议事司铎的建议。在这多事之秋，偏偏缺了钱。不过吉娜是一位绝代佳人，堪称伦巴第美的典型(*bellezza folgorante*^②)。伦巴第美，只有当您到了米兰，到了斯卡拉^③，目睹了千百伦巴第美女的倩影之后才能领会。动荡多事的生活发展了她身上最美好的意大利性格：聪明、伶俐、意大利式的风韵、高雅的谈吐、令人叹服的自制力。总之，伯爵夫人一身而兼为德·蒙泰斯庞夫人^④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如果您愿意，还可以加上叶卡捷琳娜二世，用美艳包藏着最大胆的政治才能和最广泛的女性才能。她关心侄儿，不顾心怀忌妒的大侄子憎恨，不顾哥哥的憎恨和冷漠，屡次救侄儿脱险，她曾在欧仁总督的府邸风流一时。然后她又成了常人。所有这些经历使她精力益发充沛，锻炼了她的才干，而且唤醒了她的本能。过去，由于入世早，也由于丈夫效忠拿破仑，常不在身边，落落寡欢，因此本能一直沉睡在心底。人人都估摸出来，也看得出来，她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激情，她具有最聪明的女子的全部心智和才华。

那位老司铎曾一度被伯爵夫人迷住，他把法布里斯藏到皮埃蒙特的小城诺瓦雷，托一个神甫照顾。警察当局来调查，神甫一句话就挡了回去：“这是一个次子，没成为长子心里不高兴。”吉娜原来梦想法布里斯能成为拿破仑的副官，等到拿破仑

① 布伯纳(1772—1825)，奥地利元帅。

② 意大利语：光彩照人的美女。

③ 指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

④ 德·蒙泰斯庞夫人(1641—1707)，出身大贵族，美艳绝伦，曾是路易十四的情妇。

到了圣赫勒那岛，她便明白，法布里斯既然上了米兰警察的黑名单，对她来说，就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就在滑铁卢战事正酣，欧洲命运未卜的时候，吉娜认识了著名的巴马大公拉吕切-艾奈斯特四世的首相莫斯卡·德·罗韦雷伯爵。

先打住。

无疑，读完这本书，谁都会从莫斯卡伯爵身上看到梅特涅亲王的影子，这是描绘得最成功的梅特涅形象，只不过从奥地利帝国搬到了小小的巴马公国罢了。巴马公国和艾奈斯特四世，我觉得也有点像摩德纳公爵和他的公国^①。贝尔先生说，艾奈斯特四世是全欧最富的国君，而摩德纳公爵的财富是举世闻名的。贝尔先生为了绕开这些真实人物，可谓费尽心机，就是司各特构思《肯纳尔沃思堡》也没下这么大的工夫。从外表看，两对人物的相似之处很模糊，说他们没关系亦无不可，但是，他们在内里是如此相像，行家是不会被瞒过的。贝尔先生极力赞扬巴马公国的首相情操高尚，使人不免怀疑梅特涅亲王是否真的像莫斯卡一般伟大，尽管熟悉梅特涅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也有一两次恋爱史，起码不比莫斯卡的逊色。认为莫斯卡在私生活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奥地利首相也能做到，这并不是贬低后者。考虑到莫斯卡在整部作品中的位置，考虑到被吉娜视为“全意大利头号外交家”的这个人的行为，描写这么多的变故、事件、情节，使这个伟大人物的性格得以充分展现，这的确非天才不可。德·梅特涅先生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完成的全部业绩，都不比小说中莫斯卡的业绩辉煌。当我们想到，作者想象一切，打乱一切，又理清一切，如同宫廷里事事都是先乱后清一样，你不管怎样

^① 摩德纳，意大利城市，曾是独立的公国。

曾经沧海，对小说写作怎样熟悉，在这部作品面前也要瞠目结舌，五体投地。就我来说，我承认有“文学神灯”存在。敢于塑造像舒瓦瑟尔、波将金^①、梅特涅这样的天才，创造他们，又用他们的行动来证明创造，让他们在合适的环境里活动，表现自己的才能，这样的作品凡人写不出来，非鬼斧神工不可。您尽可以搬出司各特构思最巧妙的作品，可是哪一部都达不到这部作品这样情节复杂——用狄德罗的话说，叫“枝蔓繁茂”——而叙述却异常精练的境界。

下面是莫斯卡的肖像。请注意，我们是在一八一六年！

“他大约四十岁或者四十五岁，仪表堂堂，丝毫没有架子，神情质朴，开朗，叫人一见就有好感。倘若不是主上性情怪僻，硬叫他给头发扑粉，以表明他政见稳健的话，他的风采还要好得多。”

这样，梅特涅先生在头发上扑粉，使他那张原本很温和的脸显得更加温和，在莫斯卡身上则化为主上的意志。尽管贝尔先生以鬼斧神功之力，一点一点将他的创造与巴马相融合，蒙蔽读者，转移他们的联想，可是读者的思想还是守着摩德纳，不愿意呆在巴马。谁要是看见、认识、会见过梅特涅先生，谁就会从莫斯卡的嘴里听到梅特涅的声音，听到他的语言，看到他的神态。在小说里，艾奈斯特四世死了，而摩德纳公爵却活着，但是谁都记得这位“以其严峻而闻名的君主。他的严峻，米兰自由派称之为残酷”——这是小说作者叙述巴马大公的话。

这两段描写，初衷意在讽刺，却毫不伤人，也毫无报复的意味。梅特涅先生曾经拒绝让贝尔先生就任特里艾斯泰的领事，贝尔先生当然用不着说他的好话，而摩德纳公爵也不会给《罗马、那布勒斯和佛罗伦萨》和《罗马漫步》的作者好脸色，尽管如此，

^① 舒瓦瑟尔(1719—1785)，法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波将金(1736—1791)，俄罗斯元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莫斯卡和艾奈斯特四世这两个形象却都举止得体，情趣高雅。

在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一定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贝尔先生动笔时想的是描写一个意大利小宫廷和一名外交官，由于受到用黏土和凿子、画笔和颜料、笔杆和人性宝库来工作的人个个不可或缺的那份热情的推动，结果却塑造了大公和首相这样两个典型人物。人物和真人的相似，起初是善嘲讽的人的妙想，但是艺术天才一出现，相似就不复存在。

人物通常有的外形塑造一完成，读者对人物产生了兴趣，他们便接受了作者笔下的意大利风光，接受了讲故事必须有的、从许多方面看具有东方故事神奇力量的城市描写和形形色色的建筑描写，

这段插话有点长了，然而却少不了。现在我们继续。

莫斯卡爱上了吉娜，非一般的爱，是山盟海誓的爱，就像梅特涅先生对莱卡姆的爱一样。他把外交消息首先告诉吉娜，也不怕受连累。巴马的首相怎么会在米兰，这一点后面会有详细交代。

为给您描写意大利男女之间的爱情，必须先给您讲一段相当有名的故事。一七九九年奥地利人要离开米兰了，就在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看见博……尼尼伯爵夫人^①和一名司铎在城堡大街上坐车兜风，两人对革命和战争漠不关心，只知道他们之间的爱情。这条大街起于东门(Porta Renza)，散步确实好，有点像巴黎的爱丽舍田园大道，不同的是，这条街的左边是il Duomo^②，很有个性的弗朗索瓦二世把这个建筑叫做“化为大理石的金山”，街右边是白雪皑皑、绵延起伏的阿尔卑斯山雄

① 即博洛尼尼夫人(1810—1876)，与巴尔扎克在米兰相识。

② 意大利文：大礼拜堂。

峰。一八一四年奥地利人重返米兰，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伯爵夫人和那名司铎，乘原来的那辆车，在城堡街原来的地方散步，讲的可能还是原来那番话。我在米兰认识一个青年，住地和情妇隔几条街，便难过起来。一个女人若吸引住了一个意大利男子，那么那男人就不会离开她。

贝尔先生写道：“别看莫斯卡外表快乐，风度翩翩，却没有法国人的灵魂，没有把烦恼抛诸脑后的本事。床头有一根刺，他也会让刺来扎他活生生的肉体，直到把刺磨钝。”这个出类拔萃的男人，看出伯爵夫人有一颗出类拔萃的心灵，便钟情于她，爱得干出中学生才干的幼稚事。他自言自语道：“说到底，所谓上了年纪，不过就是做不出甜蜜蜜的羞怯模样罢了。”伯爵夫人有一天晚上注意到了莫斯卡漂亮而动情的眼神（梅特涅先生曾用这样的眼神蒙蔽了上帝）。

她对他说：“在巴马，您如果有这样的眼神，就会叫他们觉得有不上绞架的希望。”

到头来，外交家终于承认这个女人对他的幸福至关重要，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带来了为自己的幸福拟定的三个不同方案，让女人从中挑一个最可行的。

在莫斯卡眼里，法布里斯是个孩子。伯爵夫人对侄儿关怀备至，在他看来是母性的表现，在爱情没有占据女人高贵的心灵之前，充当母亲是她们的乐事。

不幸的是，莫斯卡已经结婚。所以，他把德·桑塞维利纳-塔克西斯公爵带到米兰来。在这一段分析里，请允许我多引用几段原文，你们从这些例子能够领略贝尔先生生动活泼、间或有毛病的文体，我也能够借此为我的文章增添一点乐趣。

“公爵六十八岁，是个挺精神的小老头，花白头发，仪容整洁，彬彬有礼，非常有钱，就是门第不高。除此而外，公爵不

算太蠢。”首相说，“他在巴黎定做衣服和假发。他不会存心害人，认真地相信所谓荣誉就是获得一枚勋章，对自己有这么多钱觉得难为情。他想当大使。嫁给他吧，他可以给你十万埃居，一份可观的预定遗产，他的府邸，还有巴马最豪华的生活。只要他答应这些条件，我就叫他当上大使，挂上高级勋章，结婚的第二天他走马上任，你就变成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这些都已经同公爵说好了，这样安排，他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再也不在巴马露面。如果你讨厌这种生活，我有四十万法郎，我可以辞职，我们到那布勒斯住。”

“你应该知道，你和你那位公爵，你们这样安排太不道德！”伯爵夫人回答。

“比起任何一个宫廷干的事，都算不上不道德。”大臣回答，“专制政权就有这一点方便，干什么都是名正言顺。我们年年害怕一七九三年，不管做什么，只要能够减轻我们的恐惧，就是道德无量。关于这一点，将来在你招待我的宴会上会听到我发表意见的。大公同意这个安排，你把公爵看作兄长就是了。这样的好事，他想都不敢想，这门亲事救了他，他借了二十五个拿破仑给伟大的费朗特·帕拉，自以为完了。帕拉是共和党，诗人，多少有点天才，被我们判处死刑，好在是缺席审判。”

吉娜同意了。她如今是桑塞维利纳-塔克西斯公爵夫人。她温柔可亲，气质高雅矜持，巴马宫廷里人人叹服。她的府邸在城里是最舒适的，她在那里颐指气使，成了巴马小宫廷的骄傲。

艾奈斯特四世的形象、公爵夫人觐见大公、她与大公家族每一个成员的初次应对，所有这些细节都不同凡响，写得有才气，深刻而简洁。君王、大臣、嬖幸、贵妇等人物的心理，像这部小说这样描写，过去还没有过。这一段确实是大手笔。

公爵夫人的侄儿逃过了奥地利人的追捕，在忏悔神甫和那

位本堂神甫的保护下，从科摩来到诺瓦雷以后，遇到了巴马国军队的法比奥·孔蒂将军，这是巴马宫廷和小说里最有趣的人物，一个只关心陛下的士兵军服上有七个纽扣还是九个纽扣的将军。将军虽然滑稽，却有一个姣好的女儿，名叫克莱莉亚·孔蒂。法布里斯和她躲避宪兵时谈过一两句话。克莱莉亚是巴马的绝色佳人。大公看到桑塞维利纳在他的宫廷里大出风头，心生一计，想让克莱莉亚进宫，来和美丽的桑塞维利纳抗衡。这可不那么容易！因为年轻姑娘是不能进宫的，大公只好封她为领俸修女。

大公有一个弱点，样样学路易十四，所以也养了一个情妇。他仿照路易十四的趣味，把一位姓巴尔比的伯爵夫人当作自己的拉瓦利埃小姐^①。这个女人到处伸手，宫廷里不管买什么都少不了她。假如巴尔比不那么贪婪，艾奈斯特四世反倒会难受。他的情妇发不义之财，这恰恰证明王室有权有势。大公非常幸运，因为伯爵夫人确实贪得无厌！

公爵夫人对莫斯卡说：“她接见我，那样子倒好像等我给她一份buona mancia^②。”

然而，令拉吕切-艾奈斯特四世伤心的是，伯爵夫人缺乏才智，不能和公爵夫人同日而语，他受到了伤害，这是他不高兴的第一个原因。他的情妇三十岁，堪称意大利美的典型。

“一双美丽的眼睛无与伦比，一双漂亮的小手也举世无双，可惜皮肤上布满细细的皱纹，使她像一个老姑娘。大公随便讲什么，她都强作笑容，这种诡诈的笑是要让大公以为她听懂了，所以莫斯卡说，她心里在打哈欠，打久了，脸上就有了褶子。”

① 拉瓦利埃小姐(1644—1710)，法王路易十四的宠姬，失宠后进了修道院。

② 意大利文：小费。

公爵夫人闪过了陛下的第一剑，办法是和克莱莉亚交朋友，而且幸运的是，克莱莉亚是个天真的女人。大公出于政治需要，让巴马有一个所谓自由党（天知道是怎样的自由党！）。一个自由党人，就是请人画意大利大人物，诸如但丁、马基雅弗利、彼特拉克、利奥十世，而且在天花板上接待蒙蒂^①的人。对政府来说，这好比一首讽喻诗，攻击政府不再有大人物。自由党领袖是一位拉韦尔西侯爵夫人，既丑且恶，作为反对党，相当刁钻。法比奥·孔蒂将军就属于这个党。大公把犯上作乱的人送上绞架，却保留一个自由党，这一点他有他的理由。

艾奈斯特四世有他的洛巴德蒙^②，就是他的财政总监或者大法官，名叫拉西。此人为所欲为，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凶狠的小丑，也是最可笑的凶汉。他一边笑，一边绞杀人，法律是他的掌上玩物。他对于大公是不可缺少的，他是富歇、富基埃-丹维尔、梅兰、特里布莱和司卡班^③的混合体。您要是叫大公“暴君”，他说这是谋反，就把您绞了。他已经绞了两名自由党。这件事轰动意大利，从此，统率军马，在战场上无所畏惧的大公，为人很机灵的大公，心里也有些发憷了。这个拉西成了恐怖的化身，他是个庞然大物，然而同时又依旧滑稽可笑。他代表着国家的全部法律。

① 蒙蒂(1754—1828)，意大利新古典主义诗人，政治立场多变，“自由”派尊奉他，实为对自己的讽刺。

② 洛巴德蒙(1590—1658)，法国法官，首相黎塞留的心腹。曾为黎塞留处死多名政敌。

③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曾任拿破仑的警察总监，后又投靠波旁王朝。最后亡命奥地利。富基埃-丹维尔(1746—1795)，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治家，主张恐怖政策，后死于断头台。梅兰(1754—1838)，法国政治家，曾任拿破仑的顾问。司卡班，意大利喜剧创造的机智的仆人形象。特里布莱见本卷第100页注②。

宫廷风流人物要数公爵夫人。处在巴马这个小京城笼子里，莫斯卡伯爵和公爵夫人这一对鹰很快就引起大公的猜忌。首先，公爵夫人真心诚意地爱着伯爵，伯爵也一天胜似一天地爱公爵夫人，大公本来就心烦，这样的艳福当然叫他恼火。莫斯卡的才能，对大公是少不了的。拉吕切-艾奈斯特和他的首相，这两个人你靠我，我靠你，好比连体兄弟。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这是贝尔先生谨慎的词令），要统一意大利北方。大公打着专制王权的旗号，所做所为是要登上未来君主立宪王国的宝座。他拼命模仿路易十四，想在意大利北方搞一个宪法和两个议院。他自以为是大政治家，野心勃勃，眼见自己的地位越来越脆弱，需要靠莫斯卡了如指掌的这个计划来重振雄风。他不怕花钱！他越是需要自己的首相，越是发现首相有才，他那君王的心底里就越是酸溜溜的，而且还不承认。人人在宫里都觉得无聊，到桑塞维利纳府上却玩得开心。他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向自己显示力量呢？只有折磨自己的首相。他折磨得好狠心！起先，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希望公爵夫人当他的情妇，公爵夫人把他堵回去。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具体情况，我们的话虽短，大家也能猜到。他很快就想到可以借打击公爵夫人打击首相。于是他就找机会叫公爵夫人受苦。

小说的这一部分，实在很见文学功底。这是一幅五十尺宽，三十尺高的巨型画，同时笔触又细腻得好比荷兰画派。我们看到了一出戏，一出最完整、最动人、最奇特、最真实、挖掘人心最深刻的戏。这场戏真的在不同时代上演过，将来还会在不同的宫廷上演，就像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弗朗索瓦二世和梅特涅先生、路易十四、杜巴里夫人和德·舒瓦瑟尔都演过这出戏一样。

大公的振兴计划，最叫公爵夫人高兴的是，她可以为她的

英雄、她心灵的儿子、她的侄子法布里斯准备前程。法布里斯可以借莫斯卡的才干发迹。公爵夫人对孩提时代法布里斯的感情，保持到他长大成人以后。我可以提前告诉您，这种感情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激情，起先她没有觉察，后来却意识到了。不过，她始终是伟大外交家的女人，要说她对有什么不忠的话，那只有一件，就是她心里对这个年轻偶像一直热情澎湃。她并不向天才的莫斯卡隐瞒，她总是叫他感到幸福骄傲，再微小的热情，她也要告诉他，他忌妒得要发疯，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发火，公爵夫人坦诚、天真、高尚、克制、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感人，像诗一样美丽，哪怕再挑剔的读者，也找不到毛病。大概可以说，还没有哪个诗人能够像贝尔先生这部大胆的作品，面对这样一种素材，处理得如此圆满。公爵夫人是一尊完美的雕像，它既叫人赞叹，又叫人诅咒自然如此吝啬，不多创造一些这样的人物。你读毕全书，会感到吉娜像一尊高贵的塑像伫立在面前，这不是米罗的维纳斯，也不是梅迪契的维纳斯，而是狄安娜，同时赋有维纳斯的风情，拉斐尔笔下圣母的甜美和意大利人奔放的激情。公爵夫人绝对没有法兰西性格。真的，法国人雕刻、打磨了这个大理石像，却没有赋予它本土的特点。请记住，和这个栩栩如生、动人心弦的人物相比，柯丽娜^①不过是一张苍白的草图罢了。你感到这个人物高大、聪明、热烈，从头到尾都真实可信，同时作者十分仔细地掩盖了她官能的一面，作品里没有一个字眼使人联想到春情，没有一个字眼撩拨人的春情。尽管公爵夫人、莫斯卡、法布里斯、大公父子、克莱莉亚，总之整个作品和所有人物，无论哪个方面的，都是激情以及随激情而来的疯狂的化身，尽管意大利就

^① 柯丽娜，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夫人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是作品描写的那样，精明、虚伪、诡诈、冷酷、顽固，凡事爱玩弄高级权术，《巴马修道院》也还是比司各特清教气息最浓的小说更干净。塑造一个高贵、伟大、几乎没有缺点的公爵夫人形象，她让一个叫莫斯卡的人幸福，不向他隐瞒任何事；塑造一个姑母的形象，她崇拜自己的侄子法布里斯，这还称不上是杰作么？拉辛笔下的费德尔称得上是法国舞台上一个卓绝的形象了，连冉森教派都不敢非议，然而比起姣好、完美、生机勃勃的公爵夫人，还是稍逊一筹。

正当公爵夫人万事如意的时候，正当她在狂风暴雨随时可能骤然而至的宫廷生活中怡然自得的时候，正当她对伯爵情意正浓，而伯爵也真的如痴如醉的时候，正当伯爵获得了首相的特权和荣耀，与君王的权力和荣耀几乎可以相提并论的时候，公爵夫人有一天问伯爵：“法布里斯怎么办？”

伯爵答应向奥地利交涉，赦免她可爱的侄子。

“就算他比米兰那些骑着英国马在街上溜达的年轻人要强一些，可是到了十八岁仍旧游手好闲，而且以游手好闲为乐，这又算什么生活呢？”莫斯卡说，“如果老天爷真的给了他一种爱好，哪怕是钓鱼的爱好哩，我也会尊重他的爱好。可是他一旦得到赦免，到米兰来又能干什么呢？”

“我想让他当军官。”公爵夫人说。

“一个年轻人，激昂慷慨地从科摩跑到滑铁卢去找拿破仑，难道你想去向一位国王建议，把将来某一天会显出几分重要性的位置交给他？”莫斯卡说，“德·唐戈家的子弟，不能当商人，不能当律师，不能当医生。你要嚷嚷了，但是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如果法布里斯愿意，他倒可以很快当上巴马的主教，这在意大利是一个显赫的位置，然后再当枢密主教。巴马出过三个叫德·唐戈的主教，一个是在一六……年写过书的枢密主教，

一七〇〇年的法布里斯，一七五〇年的阿斯卡涅。问题是，我这首相能当长么？这是全部困难之所在。”

经过两个月的讨论，公爵夫人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被伯爵的观点驳倒，她为这个次子的困难处境感到担忧，一天，她终于对她的朋友说了意大利女人特有的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再说看看，其他什么职业对法布里斯真的不可能了？”

伯爵又说了一遍。

公爵夫人对荣誉很敏感，除了教会，除了教会的高位，在这个世界上她再也不能为法布里斯找到其他的出路了，因为她感到意大利的前途在罗马，而不在别的地方。研究过意大利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要建立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国家，非得靠一位西克斯特五世^①那样的人不可。惟有教皇才有力量震撼意大利。重建意大利。所以，你看到，三十年来，奥地利对教皇的选举何等关心，戴上教皇三重冕的都是怎样的老傻瓜。“宁叫天主教毁灭，也不让我的统治垮台！”这大概就是奥地利的口号。奥地利一向吝啬，却不惜耗资百万，阻止一位有法兰西思想的人当选教皇。假如一位有才华的意大利人因为伪装得巧妙，穿上了教皇的法袍，那他肯定会像冈加奈利^②那样一命呜呼。法国教会里的贤人送来的补剂、灵丹，罗马教廷老是拒绝服用，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否则，波基亚^③肯定会邀请法国人加入他忠心耿耿的枢密主教的行列，教谕 *In coena Domini*^④ 的作者肯定会理解伟大的法兰西思想，理解天主教民主，而且会把法兰西思想加以具体运用，在教会内部进行改革，他的改革一定

① 西克斯特五世(1521—1590)，一五八五年被选为教皇。

② 冈加奈利，参阅本卷第56页。

③ 波基亚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于一四九二年成为教皇。

④ 拉丁文，《教主最后的晚餐》。

会是积极的，一定能够挽救教廷的颓势。德·拉末耐先生这位迷途的天使，也就不会使出布列塔尼人的蛮劲，与天主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分道扬镳了。

公爵夫人于是采纳了伯爵的计划。这个伟大的女人同许多伟大的政治家一样，面对一个计划，难免有短暂的踌躇、迟疑，但是一旦拿定主意，就决不回头。但凡她曾经想要什么，现在就有理由坚持。她性格刚烈，坚韧不拔，这个优秀品质给这出曲折的戏剧涂上了难以言传的悲剧色彩。

法布里斯领悟自己未来命运这一段写得何其才华横溢。两位情人向法布里斯展示了生活的机遇。这孩子何等聪明，立刻字字领会，而且已经望到了教皇的三重冕。伯爵要造就的不是一般的教士，这种人在意大利多如牛毛。法布里斯出身显贵，就算他什么也不学吧，照样当主教。法布里斯不想在咖啡馆里鬼混，他也不想受穷，他料到自己不能成为军官，他讲他打算去美国当公民(此时是1817年)，公爵夫人和伯爵给他描述美国的生活如何清苦，没有高雅的情趣，没有音乐，没有仗打，有的是对美元上帝的崇拜、对手艺人和老百姓的尊重，这些人靠投票决定一切。法布里斯是厌恶canaillocratie^①的。

年轻人听着伟大的外交家说明生活的本来面目，心中的幻想破灭了。过去他一直不懂塔莱朗“莫有热情”这句话，对青年人，这确实难以理解。

莫斯卡对他说：“你要明白，一句话，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可能把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推向于他的前途不利的党派。”

讲得多深刻！

大臣把这个新的信徒派到那不勒斯去学习，随身带了给主

① 生造的词，意谓“流氓政权”。

教的信。他是大臣的朋友，人很精明。年轻人回巴马必须有 Monsignore^① 的身分，已经穿上紫袜子^②。大臣在公爵夫人的客厅里，边玩牌边嘱咐年轻人的话句句精彩。我只要引用一句，作者笔下这个大人物见解之精辟，为人处世之圆滑，便可见一斑。

“别人教给你的东西，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要紧的是不要反对。”他对法布里斯说，“比如说，有人教你打惠斯特牌，你能对牌规提出异议么？一旦你学会了也接受了这些规矩，你想的不就是赢牌么？千万别随大流，别带着憎恶谈论伏尔泰、狄德罗、雷纳尔^③ 等等法国白痴，愚蠢的两院制就是他们教给我们的。谈论这些人，要用调侃的口气，他们属于早已被冷落的人，九三年就是证明。你要一点小聪明，别人可以原谅你，只要这些小手段玩得确实巧妙，可是你跟人唱反调，人家就会记笔帐，阴谋随岁月流逝，怀疑却随岁月增长。什么都相信，不要锋芒毕露、争强好胜。目光锐利的人，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你有才气，可是真正表现出才气，要等你当上主教之后！”

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语言上，莫斯卡都从来不缺乏高人一等的表现，正是由于这些惊人而精明的表现，这本书一页页都像拉罗什富科的箴言一样深刻。请注意，激情使得伯爵和公爵夫人也有失误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才能去弥补。倘若换一个人反过来向伯爵讨教，他一定会解释给这个人听，回到巴马艾奈斯特身边会遇到许多灾祸，可惜他自己偏偏被激情蒙住了眼睛。不过也只有天分高的人，才能够看出自己处于令人

① 意大利文：主教。

② 紫袜子是主教的服饰。

③ 雷纳尔(1713—1796)，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痛心的可笑境地。所有的大政治家，说到底，都是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不留神，前功尽弃。黎塞留在愚人节那天能够脱险，多亏了太后的那碗汤，因为太后没有喝保护皮肤的母鸡奶汤^①便不去圣日耳曼。公爵夫人和莫斯卡活得很累，整日用尽全身的本事，所以读者看这种生活，困难那么具体，原因又那么明白，当然也就一章又一章地跟着担惊受怕。最后，应该指出，所有的危机，所有叫人心惊肉跳的场面，都和小说的结构融为一体：图案不是后添上去的，而是织在布里的。

“你我的爱情不能暴露。”公爵夫人忧心忡忡地对她的朋友说，这一天她感觉到，她和大公的斗争开始了。

公爵夫人以虚情假意对假意虚情，故意让艾奈斯特四世以为伯爵并不很爱她，这样她就赢得了大公片刻的欢心。然而大公精得很，他早晚会发觉被耍了，失望之余，他的心会更狠毒，脾气会更狂暴。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从构思和着笔，只能出自一个五十岁的人，因为五十岁的人年富力强，才能老到，在任何事物上都能发现完美。大公这个角色的刻画，堪称大师手笔，像前文所说，大公是君王的典型，而作者把他同时塑造成普通人和君主，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人可以统治俄罗斯帝国，他有能力驾驭它，他能够成为伟人，但是他又毕竟是人，爱虚荣，嫉妒忌，轻易就动感情。倘若在十七世纪的凡尔赛，他就是路易十四，他会像路易十四报复富凯那样报复公爵夫人。对小说中的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批评界都无可指摘，这些人物都符合他

① 母鸡奶汤是用蛋黄冲水加糖制成的饮品。黎塞留脱险指一六三〇年十一月太后玛丽与权臣密谋铲除黎塞留，因法王路易十三改变主意，终被黎塞留挫败。多亏一碗汤的说法可能是指太后喝汤耽误了时间，黎塞留得以使路易十三回心转意。

们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生活。特别是宫廷的生活。没有像霍夫曼^①那样力图漫画化，写得很严肃，也有很深的用心。最后一点，这部小说把路易十三的王党叫黎塞留受过哪些苦，都说明白了。假若想用这样一本书去写路易十四政府、皮特政府、拿破仑政府、或者俄国政府广泛的利益活动，那简直不可能，因为说起来话太长，而且许多活动藏头露尾，必须解释才行。至于巴马就不同了，它的事务你一目了然，然而通过它，你可以懂得大宫廷里的阴谋，只不过mutato nomine^②罢了。无论在波基亚的教廷，抑或在提比略的宫廷，抑或在腓力二世的王宫^③，事情都是如此，就是在北京的宫殿里，想必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出惊心动魄的意大利戏剧。它的酝酿过程很慢，然而合情合理而且引人入胜。王宫里的琐事，还有那些独特的人物，您尽可以自己去看，例如因为国王有了他的蓬巴杜夫人便认为有必要作痛苦状的王后、遭囚禁的王储、伊佐塔公主、侍卫长、内政大臣、要塞司令法比奥·孔蒂等等。再细微的事，也不要等闲视之。如果你像公爵夫人、法布里斯、莫斯卡那样，愿意呆在巴马的宫廷，那么你也会像他们一样，必须玩牌，你的利益全由牌桌维系。就在首相自认为要下台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说：“等客人散了，你我得好好合计一下今天晚上的防身之术。最妥当的办法是，乘大家还在跳舞，我们就溜到波河旁边你的萨卡领地去，从那里到奥地利只要二十分钟。”

确实，公爵夫人、首相、巴马其他任何一个臣子，都可能在要塞了却余生。

大公向公爵夫人表达倾慕之情，她对他说：“我要是答应您，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兼音乐家，其小说以情节离奇怪诞著称。

② 意大利文：换个名字。

③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古罗马皇帝。腓力二世(1156—1223)，法国国王。

我们还有何脸面见莫斯卡？一个这样有天分，又这样善良的人！”

大公说：“我已经想到了，我们不会见到他了。要塞等着他呢。”

桑塞维利纳当然把这话告诉了莫斯卡，他于是处处小心谨慎。

四年过去了。

四年里，首相没有让法布里斯来巴马，现在他答应，教皇封法布里斯当了主教，有权穿紫袜子，他就可以来。法布里斯没有辜负政治导师的期望。他在那布勒斯有几个情妇，他酷爱古玩，为了发掘古物，卖了几匹马。他行为检点，没有惹任何人猜忌，简直可以当教皇了。他到巴马，最高兴的是摆脱了美丽的A……公爵夫人的纠缠。在导师的培养下，他学得了满腹经纶，导师自己也得到了一枚十字勋章和一笔年金。法布里斯抵达巴马，拜会宫廷各方面，这些初到巴马的情景构成了我们可以读到的有性格、有情节的喜剧中的上乘篇章。高明的人会再三释卷案几之上，喟然叹道：“天哪，写得真美，构思真妙，真深刻！”

他们会反复咀嚼体会其中的一些话，就是王公显贵也应该好好思考，例如这样一段：“生在帝王家(或者接近帝王家)，聪明人也会很快丧失敏锐的感觉。他们不让左右的人自由自在地讲话，认为那样太粗野，他们只愿看到假面具，却想判断容颜的美丑。好笑的是他们还自以为感觉正常。”

公爵夫人对法布里斯天真的情感和莫斯卡的苦恼由此开始。法布里斯是一颗钻石，虽然经过雕琢，自然的优点丝毫没有丢失。当年吉娜送他到那布勒斯去，他还是一副愣头愣脑的模样，如今瞧他在外国人面前，气宇轩昂，神态自若，然而热情仍不减当年。

莫斯卡对公爵夫人说：“你这侄子放在什么位置上都闪闪

发光。”

伟大的外交家起先只顾瞧法布里斯，等他回过头来看公爵夫人，发觉她有一种很特别的眼神。

“我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他想。

公爵夫人太高兴了，把伯爵撇在一边。就这么一个眼神，在莫斯卡身上产生了很大作用，再想挽回已不可能。

拉吕切-艾奈斯特四世发现姑母对侄子的爱有点超过一般亲戚关系，这在巴马就是乱伦了，他兴奋极了。他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首相说这件事。当他确信莫斯卡已经读过这封信，便把莫斯卡召进宫，不让他有时间去看公爵夫人，他和莫斯卡大谈友情，极尽君王的虚情假意。当然，一颗高尚的心，因为爱的痛苦而流血，这种场面总是很感人的，而现在这颗心是意大利人的心，是一个天才人物的心，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和描写莫斯卡的醋意这一章同样震撼人心。

法布里斯对他的姑母并没有爱情。他敬重她，因为她是姑母，然而她并不能撩起他对女人的欲望。尽管如此，他们在一起聊天，哪怕一个手势，一句话，都有可能叫春情爆发，而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有可能叫公爵夫人拂袖而去，因为对她来说，财富、男人都无足挂齿，当年在米兰，全城瞩目，她照样住在四层楼上，每年只有一千五百法郎的收入。未来的主教看见了一道深渊。大公那方面则志得意满，单等他亲爱的首相在个人幸福上栽跟头。莫斯卡，伟大的莫斯卡，竟像孩子似的痛哭流涕。但是法布里斯太可爱了，他很谨慎，他了解莫斯卡，也了解姑母，一切灾祸烟消云散。主教爱上了一个叫玛丽埃塔的姑娘，一个末流戏子，一个高隆比娜，她有她的阿拉甘^①，叫什么吉

① 高隆比娜和阿拉甘都是意大利喜剧中的定型人物，阿拉甘不是高隆比娜的丈夫，就是她的情人。

莱蒂，过去是拿破仑的骠骑兵，剑术教官，长得丑，心地也丑，他玩弄玛丽埃塔，打她，偷走她的每一条蓝披肩和她挣的每一个子儿。

莫斯卡松了一口气，大公又慌了，猎物从他手边滑掉了，但是只要抓住法布里斯，那姑母也就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样法布里斯就成了重要的政治筹码。尽管有玛丽埃塔，公爵夫人还是那样，感情太天真，亲昵的态度太危险，弄得法布里斯没办法，为了让一切恢复正常，他建议伯爵让他到乡下去指导文物挖掘——伯爵也是古董家，正组织挖掘工作。伯爵觉得法布里斯太了不起了。玛丽埃塔、她的干妈（小说用四页篇幅描写这个人物，写得很真实，反映风俗之深刻令人叫绝）和吉莱蒂所在的剧团，整个喜剧班子离开了巴马。正当法布里斯打猎时，这三个人从路上过。法布里斯看见玛丽埃塔，大吃一惊，恰好被吉莱蒂撞见，醋意大发，要宰了“这个臭教士”。俩人本来是意外打起来的，但是当法布里斯发现这个一只眼的吉莱蒂成心破他的相，就变成真的决斗了。他杀了吉莱蒂。吉莱蒂先动的手，挖掘现场的工人有目共睹。法布里斯明白，拉韦尔西的党羽和自由党都会利用这个荒唐的事件攻击他，攻击首相，攻击他姑母，于是他逃了，渡过了波河。他依靠桑塞维利纳家过去的一个仆人、机智的鲁多维克（一个写商籁体诗的小伙子）的帮助，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后来又到了波洛亚，在那里他又碰到了玛丽埃塔。鲁多维克对法布里斯一片愚忠。小说次要人物里有几个完美的形象，这名昔日的车夫算得上一个。法布里斯的出走、波河的风光、年轻主教途经的名胜、他逃离巴马后的经历、他和另一个写得有声有色的人物大主教的通信以至最小的细节都反映了作者的文学天赋。从头到尾意大利韵味十足，使人不禁想搭一辆邮车，周游意大利，寻找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诗意。

读者完全进入了法布里斯这个角色。

流亡期间，法布里斯跑回故乡去看科摩湖和祖上的城堡，全不顾他对奥地利的态度可能引起的危险。当时奥地利是很严厉的。那是在一八二一年，在护照上可不能开玩笑，主教一经被识破就是法布里斯·德·唐戈，就要进斯皮尔堡监狱。小说的这一部分有一个人物形象很精彩，就是布拉奈斯神甫，一个普通的本堂神甫，他崇拜法布里斯，钻研星相学。这个人物描绘得如此认真，表现了对神秘科学的一种如此伟大的信仰，对这一类科学(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题目，这类科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无稽之谈)的哂笑因而将从怀疑者的嘴角消失。我不知道作者对这类科学有何见解，但是他赞扬了布拉奈斯神甫。神甫的形象在意大利是真实的，就像提善^①的一幅肖像画，是一个威尼斯人的写生，还是想象画，真不真一望便知。

大公知道了法布里斯的案情。在这件案子里拉西大显身手，他调开了有利的证人，收买了几个证人咬定法布里斯有罪，正如他自己厚颜无耻地对大公所言，他利用这件小纠纷——德·唐戈先遭到侵犯，在自卫中他杀死了一个叫吉莱蒂的人——判处法布里斯二十年要塞监禁。大公倒是希望判处死刑，他好下令赦免，以此羞辱桑塞维利纳。

“但是，我这样做更好，”拉西说，“我折断了他的脖子，他的前程从此就算完了。罗马教廷救不了杀人犯。”

大公终于使桑塞维利纳身陷绝境。啊，正是从这里开始，公爵夫人变得光彩照人。巴马宫廷动荡起来，戏到这里也熠熠闪光，更加壮观了。堪称现代小说最精彩场面的无疑是桑塞维利纳向大公告别并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章。《肯纳尔沃思堡》

^① 提善(约1488/1490—1576)，又译提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

中描写伊丽莎白、艾米、莱塞斯特等人的场面也不见得更伟大，更惊心动魄，更具戏剧性。老虎没想到在自己的巢穴里挨打；蛇没想到被抓住了，任它扭曲盘绕，告罪求饶，那女人还是砸死了它。吉娜要大公下敕令撤消起诉，她吩咐大公，大公只得从命。她要的不是赦免，大公必须写上“起诉不合法，中止审判”。对一个专制君主来说，这似乎有点荒唐，而公爵夫人要的就是荒唐，而且如愿以偿。这场戏，莫斯卡也很突出。一对情人一会儿得救，一会儿绝望。一个手势，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叫他们陷入险境。

各行各业，具有不可克制的自尊，具有艺术感情，具有对事物不可磨灭的良知的就是艺术家。这种良知败坏不了也永远收买不了。一名演员，对剧院或者对作者再不满，也绝对不会故意把角色演砸。一名化学家，你请他看看某个尸体里有没有砒霜，只要有，他就肯定会找出来，作家、艺术家，即使面对断头台，也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才能。但是女人就不会这样。世界不过是女人感情的踏板。在这一点上，女人比男人更伟大也更洒脱。女人是感情，而男人是行动。倘若不是如此，男人就不会崇拜女人。因此，正是在使感情更活跃的宫廷社交圈子里，女人显得分外光艳夺目。女人最得意的舞台是专制政权。所以法国现在已经没有女人了。但是，莫斯卡出于首相的自尊，把公爵夫人坚持的词句从敕令中删掉了。大公心想，首相爱他甚于爱桑塞维利纳，他向首相瞥了一眼，什么意思读者都明白。莫斯卡作为首相，不肯签署一份愚蠢的敕令，如此而已，大公误会了。公爵夫人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之中，只顾庆幸法布里斯得救了，再说她很信赖莫斯卡，所以根本就没有再看一遍敕令。这个女人，人人都以为她完了，全巴马都知道她为离开巴马作了一切准备，但是她发动了一场革命，又返回宫廷。人人都认为莫斯卡失宠

了，对法布里斯的判决，大家都认为是对公爵夫人和首相的羞辱。完全不对，出走的倒是拉韦尔西。大公乐了，他可以报仇了，这个侮辱过他的女人，他要把她折磨到死。

拉韦尔西侯爵夫人没有像其他那些曾经干预朝政又被撵出宫廷的人一样，学奥维德写《感伤集》，而是投入行动。她猜到了大公的心思，骗走了拉西的秘密。拉西倒也任她骗，他知道大公的意图。侯爵夫人手中有公爵夫人给她的几封信，她派情人到热那亚的苦役船，找人伪造了公爵夫人给法布里斯的信，信里告诉法布里斯说她成功了，约他到波河旁的萨卡庄园相会，这是公爵夫人的避暑胜地。可怜的法布里斯跑去了，他被逮捕，戴上手铐，关进了要塞。他被带进要塞的时候，认出了要塞司令法比奥·孔蒂的女儿，美丽高贵的克莱莉亚，以后他便对克莱莉亚一往情深，永不变心。

法布里斯·德·唐戈，她的侄子，她崇拜的人，总而言之她的骄傲，竟关进了要塞！……想想公爵夫人会是什么样子！她知道了莫斯卡的错误，她再也不想见到他，这世界只有法布里斯！一旦进了要塞，就会死在里面，就会被毒死在里面！

这就是大公的计谋，半个月的恐怖，半个月的希望！他将能够驾驭这匹烈马，这颗高傲的灵魂，这个桑塞维利纳。虽说她得意，满足，对宫廷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却伤透了大公的心。经历这出戏，桑塞维利纳会变得又瘦，又老，又丑，他可以像捏面团似地摆布她。

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公爵夫人先出手，虽然没有要对方的命，却深深地刺中他的心，结果夫人自己在此后的一年里，天天受到伤害。这一节是现代小说俊才空前的力作。

现在我们来看看狱中的法布里斯，从而对这一章进行分析，王冠上钻石闪烁，这一章便是其中的一颗。

刘易斯^①的《修士》小偷那一章、他的杰作《阿娜孔达》、安娜·拉德克利夫^②最后几部作品的故事、库柏描写野蛮人的小说曲折的情节，总之我所知道的羁旅小说和牢狱小说中一切离奇神怪之笔，比起法布里斯关在巴马要塞离地三百尺高的牢房里，都相形见绌了。牢狱生活固然可怕，却是一道源泉：法布里斯在这里和克莱莉亚交欢，他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在这里发挥了犯人的天才，比起世上最迷人的地方，他更喜欢这间牢房。那布勒斯海湾，用拉马丁笔下艾尔维尔的双眼来看只有美，而在一个叫克莱莉亚的女人的眸子里，在她婉转的歌喉里，就有万千气象。作者是很善于描写的，他通过很细小却有莎士比亚戏剧情节恢宏气势的事件，描写两人在法布里斯随时可能被毒杀的危险中谈情说爱。只要有想象力，甚至只要心肠好，哪个人读到这一章都会屏住呼吸，正襟危坐，双眼恨不得把书吞下去。每一个地方都写得完美，紧凑，真实，没有斧凿的痕迹。人的激情，它的痛苦、希望、忧伤、亢奋、低落、灵感，那种只有天才才能有的灵感，都得到了充分表现。什么都没有遗漏。你此读到了圉圉中人的计谋大全，他靠天性得到连珠妙语，他有办法让歌声获得生命，声音获得意义。在牢里读这本书，不叫囚犯寻死，就会叫他挖穿一座巴士底狱。

就在法布里斯被人爱，也感觉到别人的爱的时候，就在监狱里面演出一幕幕动人的爱情剧的时候，在要塞周围——这你也想得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大公、要塞司令和拉西竭力想毒死法布里斯。害死法布里斯，这早在大公的虚荣心受到致命伤害的那一刻就定下来了。可爱的克莱莉亚是梦境中的仙子，

① 刘易斯(1775—1818)，英国小说家。

② 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

她帮助法布里斯越狱——她的将军父亲因此差一点遭杀身之祸——暴露了她对法布里斯的爱情。

作品写到这个关键地方，前面为什么有那些曲折起伏就豁然了。没有前面那些故事，我们就不能认识书里的人物，就不能认识他们的行为，那么一切都会罩在五里雾中，一切都会显得虚假、勉强。

再回到公爵夫人身上。宫廷的佞臣，也就是拉韦尔西的党羽，把他们的胜利建筑在这个高尚女人的痛苦之上。她却镇定自若，这使大公很是丧气。谁也不能解释她的态度，连莫斯卡也不理解她。从这里我们看到，莫斯卡固然伟大，却不如这个女人，从此时起，这个女人在我们眼里成了意大利的精灵。她城府极深，计划极泼辣。至于报复，那是极彻底的。大公遭到的羞辱太厉害，她认为大公不会手下留情，所以他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但是，假如她让拉吕切-艾奈斯特四世毒死法布里斯，那么她即使报了仇，这个仇也报得软弱无力，报得不彻底。必须解救法布里斯。由于专制朝廷采取了许多措施，也由于专制制度对要塞司令法比奥·孔蒂至关重要，他以名誉担保看押好犯人，因此读者人人会觉得解救法布里斯难上加难。

孔蒂身上有哈得孙-洛甫^①的影子，不过才力不及洛甫十分之一。他是意大利人，想为拉韦尔西夫人报仇，他认为拉韦尔西夫人失宠要怨公爵夫人。吉娜什么都料到了，原因如下：

“情人思念情妇，丈夫把妻子管得再严也没用。囚犯惦记逃跑，看守把门把守得再紧也白搭，所以，难归难，情人和囚犯最后总能成功。”

她一定要帮他！啊，这个痛苦的意大利女人，她厌恶宫廷

^① 哈得孙-洛甫(1769—1844)，英国军官，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那岛的时期，他是该岛的驻军司令。

又不能一走了之，这个形象感人至深！她自言自语道：“好吧，前进，可怜的女人（读着女人的这句豪言壮语，怎不叫人潸然泪下）！尽你的本分。假装忘掉法布里斯。”忘掉他！这几个字救了她，因为在说这几个字之前，她一直没能哭出来。于是公爵夫人开始玩计谋，她和首相串通。她不再爱他，这事已经弄得满城风雨，可是他却能够为她不惜将巴马推进血与火的海洋，他谁都可以杀，哪怕是大公！这个死心塌地的情人承认犯了错，他不是人。唉，这样道歉有什么用！他原来不相信他的君主会这样虚伪，这样卑劣，这样残忍。他的情妇如此无情可以理解。他认为，法布里斯现在成了她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莫斯卡像所有伟大的男性一样迷恋情妇，一味理解，连情妇不忠也理解，即使这会要他们的命。上了年纪的情人确实了不起！吉娜来向他宣布绝交，他一言不发。一夜的功夫，公爵夫人衰老了。

“天哪！”莫斯卡心里叫道，“今天她四十了！”

多么动人的书，每一页都可以听到这种充满激情的呼喊，听到这种深刻的外交官语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篇没有那些被巧妙地叫作“馅饼”的点缀，不，没有，人物在行动，思考，感觉，戏在不断地推进。诗人靠思想成了戏剧家，他从来不为捡一朵小花在路上弯腰。一切都像热烈的抒情诗一样明快。

我们看下去！公爵夫人向莫斯卡吐露心迹时楚楚动人，而且因为绝望而显得很庄严。莫斯卡看她变化这么大，以为她病了，准备把巴马乃至意大利都算得上一流的医生拉索里请来。

“这是叛徒的建议还是朋友的建议？”公爵夫人说，“您想让外人了解我绝望的程度？”

“我完了。”伯爵想，“她把我看得连普通绅士都不如。”

“请记住，”公爵夫人神色愈加严厉，说道，“法布里斯被捕我并不难过，我也没有一点胆怯而要离开的意思，我对大公充满

敬意。我要告诉您的是，我要独自行动，准备和您像好朋友、老朋友一样分手。您就当我是六十岁好了，那个年轻的女人已经死了。法布里斯关在牢里，我就不能再爱。最后一点，我如果牵累您的前程，那我将是世上最不幸的女人。如果您看见我好像有小情人的样子，不要难过，我向您起誓，以法布里斯幸福的名义起誓，我没有半点对不起您的地方，整整五年……够长的了！”说到这里，她勉强一笑，“我向您起誓，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连念头都没有。就说到这里，您请便。”

伯爵走了。他一连想了两天两夜的心思。

“天哪！”最后他叫道，“越狱的事她居然提都没提！她一生中可是从来不隐瞒什么的呀，她跟我闹，意思不就是要我背叛大公么？没错！”

我不是跟您说过，这是一本杰作吗？单凭这样粗浅的分析，您不是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首相一旦明白了，便健步如飞，好像十五岁的小伙子，他获得了新生。他要把拉西从大公那里收买过来，叫他成为自己的心腹。

他想：“拉西被大公收买了，他的判决叫我们在全欧洲丢了脸，他也照样可以被收买，泄露大公的秘密。他有一个情妇，还有一个忏悔神甫。找他的情妇不行，她太下贱，什么事情第二天就会搞得连卖菜的女人都知道。”

他到大教堂去祈祷，在那里找到大主教。

“圣保罗教堂的助理神甫杜格那尼为人如何？”他问大主教。

“才能低，野心大，不知廉耻，囊中羞涩。人的缺陷，我们也有啊！”主教边说，边抬眼望天。

这句话里，信仰和坦率都达到一定深度，首相不禁笑了。他派人把神甫找来，对他说：“您指导我的朋友财政总监的良

心，他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伯爵背水一战。他只想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法布里斯什么时候有被毒死的危险，他决心不妨碍公爵夫人的计划。他同拉西的谈话是关键的一场戏。伯爵以非常无礼的口气这样开始道：“怎么，先生，您让人在波洛亚抓了一个谋反的人，他是受我保护的，而您居然不禀报我一声？您知道谁接替我？是您还是孔蒂将军？”

于是首相和总监商定了一个计划，保他们两人不会丢官。真应该让您自己去读一读这个连环计中的精彩细节，那真是其乐无穷，作者让上百个人物勾心斗角，像灵巧的车夫赶十匹马驾的车，自如地控制缰绳，一点不吃力。件件事井然有序，没有丝毫混乱。城市、宫廷，尽收眼底。情节巧妙，清晰，独具匠心，令人叹为观止。空白在画面里也有妙用，人物个个都不闲着。鲁多维克多次有机会表现他是一个诚实的费加罗，现在成了公爵夫人的左膀右臂，他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得到了重谢。

现在是讲一讲一个次要人物的时候了，他在作品里占的比重不小，经常出现，这就是帕拉·费朗特，一名被判了死刑的自由派医生，他在意大利四处流浪，专事宣传鼓动。

费朗特是个伟大的诗人，就像西尔维奥·佩里柯^①，但是又和佩里柯不一样，他是激进的共和党。不过，我们关心的不是他的信仰。他是有信仰的，堪称共和党的圣保罗，“青年意大利”^②的殉道者。在艺术上，他是崇高的，有如米兰的“圣巴托罗缪”，福瓦亚蒂耶的“斯巴达克斯”，坐在迦太基废墟上的马里

① 佩里柯(1789—1854)，意大利作家，自由主义者，曾被奥地利当局以“烧炭党”的罪名判死刑，后改判监禁。

② 意大利烧炭党的组织。

乌斯^①。他的一言一行都令人景仰。他具有信徒的决心、胸襟和激情。就构思、技巧和真实性而言，不论大公、首相、公爵夫人这几个人物达到了何等的高度，费朗特这个杰出的雕像，尽管放在画面的角落里，照样吸引你的目光，叫你不能不佩服。不管你观点如何，立宪派也好，君主派也好，宗教信徒也好，这个人物都吸引着你。他人穷志不短，身居陋室却开导着整个意大利；没有面包养活情妇和五个孩子，便到大路上去偷，同时记录下每次盗窃的东西和被窃的人，以便“有朝一日得势时”好把他为了共和国不得不借用的钱财归还原主；他偷窃最主要是为了印他的论文《论意大利必须支付预算》！意大利有这样一批思想家，他们敢于直言，但是误入歧途，才华横溢，但是不明白自己的理论贻害无穷，费朗特便是一个典型。专制君主的大臣们，多给他们钱，送他们到法国去，到美国去！他们是真正的人，赋有种种高尚、优秀的品质，不要折磨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寻求真理！他们会像一七九三年阿尔菲耶里^②那样说：“老百姓有了工作，我就和贵族和解了。”

我这样热情赞扬费朗特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曾经构思过同样的人物。我固然有创作在前这个微不足道的优势，但是在人物塑造上我不如贝尔先生。一个严肃而自觉的共和党人，爱上一个依附专制王权的公爵夫人，我发觉其内心的悲剧一定极其伟大、极其强烈。我笔下的米歇尔·克雷斯蒂安^③，爱上了德·莫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比起桑塞维利纳

① “圣巴托罗缪”为米兰著名雕像。福瓦亚蒂耶 (Foyatier, 1793—1863)，法国雕塑家，“斯巴达克斯”是他的作品。马里乌斯（约公元前157—86），古罗马执政，后流亡非洲，当地长官不容，他对使者说：“回去禀告，就说你看见马里乌斯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上。”

② 阿尔菲耶里 (1749—1803)，意大利诗人，剧作家。

③ 米歇尔·克雷斯蒂安，巴尔扎克的小说《卡迪央王妃的秘密》中的人物，在《幻灭》和《搅水女人》中也曾出现。

的彼特拉克式情人帕拉·费朗特，他要逊色多了。意大利风俗、意大利风景、萨卡庄园、生死搏斗、费朗特的穷困潦倒，其壮美远非巴黎生活平淡的事件可以比拟。尽管米歇尔·克雷斯蒂安死在圣梅里修道院，而费朗特犯罪后逃亡美国，但是意大利的激情还是高于法兰西的激情，费朗特逃亡前后的故事不但包含亚平宁山区的风韵，而且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一切事物按国民自卫军军服和资产阶级法律，比按共和国的钢三角帽更容易趋向一致的时代，文学——在法国——基本缺乏关于爱情的巨大障碍的描写，而正是这些描写成为美和新情境的源泉，使题材更具悲剧性。因此，一个激进党人爱一个贵妇人，其尖锐的矛盾多半会被有经验的作家捕捉住的。

除《清教徒》外，任何一部作品都找不到一个人物，能有贝尔先生赋予费朗特的那种力量，光看名字我们就可以发挥想象了^①。在巴尔福·德·伯利^②和费朗特之间，我不会犹疑，我更喜欢费朗特。这两个人物轮廓相同，但是，司各特虽然是用色的高手，却仍旧缺乏贝尔先生人物身上的那种提善式的热烈动人的色彩。帕拉·费朗特简直就是一首诗，一首比拜伦的《海盗》更高明的诗。读到下面这段精彩而又不免遭人非议的片段，所有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叹曰：“啊，这才是爱情！”

费朗特的藏身处非常隐蔽，就在萨卡庄园附近。他常常看见公爵夫人，疯狂地爱上了她。公爵夫人碰到他，他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就像在上帝面前，夫人大受感动。他知道夫人爱着莫斯卡，他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公爵夫人以优雅的意大利风姿让诗人高兴地吻了她那双“流着蓝色血液”（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高贵的血液”）的纤纤玉手，这很有几分令人感动。诗人有七

① 费朗特(Ferrante)和铁(ferro)字根相同。

② 巴尔福·德·伯利，司各特的《清教徒》中的人物。

年没有握过女人的手了，而他是特别崇拜纤纤玉手的。他不再爱他的情妇，可是她干粗活，替子女们缝缝补补，一个女人不顾千辛万苦守着他，他不能丢下不管。一个诚实的男人承担的责任，旁人能够体会到。公爵夫人有如圣母，慈悲为怀，所以她对费朗特很优待。好吧，费朗特和卡尔·桑德^①一样，有他的见解要付诸实施，他要传播他的思想，他要四处奔走，激发“青年意大利”的热情。

“这些混蛋，祸害百姓，却颐养天年，”他说，“天父接我上天时会怎么说呢？”

于是她向他建议，供养他的妻子和子女，在桑塞维利纳府里给他提供一间别人找不到的密室。

桑塞维利纳府有一个巨大的水池，中世纪时修的，为防备围困，池中的水够全城人喝一年。府邸的一部分房屋就建筑在这个漂亮的水池边。新婚之夜，花白头发的公爵对夫人讲了水池和密室的秘密。有一块巨石能绕着中轴转动，推开它，水便流出来，淹没巴马的街道。池子的一堵厚墙里面是一间屋子，有两丈深，八尺宽，没有光线，也不怎么透气。除非把池子全拆了，否则谁也想不到这里会有密室。

费朗特接受了密室，以防不测，可是他拒绝了公爵夫人的钱。他起过誓，身上决不许超过一百法郎。夫人送西昆^②给他时，他正好身上有钱，但是他还是拿了一西昆。

“我拿这个西昆，因为我爱你，”他说，“但是这样我就犯了错误，除了一百法郎，我身上多了五法郎，假如现在人家把我吊死，我会后悔的！”

“这才是真正的爱！”公爵夫人想。

① 桑德(Carl Sand, 1795—1820)，德国革命家，被政府处决。

② 西昆，意大利金币名。

这不就是取自现实生活的意大利人的率真么？叫莫里哀来写一部小说，描写这个除阿拉伯人外唯一信守誓言的民族，也未见得写得更好。

费朗特成了公爵夫人的另一只臂膀，帮她干大事。这是一只可怕的臂膀，它的精力叫人发抖。有一天夜里，桑塞维利纳府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头人民的雄狮走出密室，头一遭闯进富丽堂皇的公馆。他看见了意中人，他的偶像，他置于“青年意大利”之上，共和国之上，人类幸福之上的偶像，但是他的偶像一脸愁容，眼含泪水！大公夺走了她世上最心爱的人，卑鄙地欺骗了她，这个暴君将达摩克利斯剑^①悬挂在心爱的人头顶上。

“这是一种罪行，”共和国崇高的堂吉诃德说，“人民法庭必须过问。再说，我个人能够给予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的，只有性命’我现在就将我的性命奉献给您。匍匐在您脚下的不是宫廷的玩偶，而是一个人。”他心里想：“她在我面前哭，就不那么痛苦了。”

“您想过这有危险么？”公爵夫人说。

“人民法庭的回答是：责任当前，性命又算得了什么。人的回答是：这是一副钢筋铁骨和一颗无所畏惧、只怕叫您失望的心。”

“您要是同我谈您的感情，”公爵夫人说，“我就不再见您。”

费朗特快快不乐地走了。

我错了吗？这样的对话难道不足以同高乃依的作品媲美么？而且，请想一想，这样的段落俯拾皆是，就此类对话而言，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公爵夫人被这样高尚的品质感动了，她写

① 达摩克利斯，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他羡慕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头顶悬一把马鬃拴着的利剑。意谓帝王虽富贵，却随时可能面临危险。是谓达摩克利斯剑。

了一个字据，负担起费朗特的情妇和五个子女的生活，但是没有告诉费朗特，生怕他知道家小受她保护会自杀。

终于有一天，全巴马都在议论法布里斯可能命在旦夕，“法官”决定铤而走险了。深夜，他扮作修士的模样走进公爵府，来到公爵夫人面前。夫人泪流满面，连话也说不出，抬手向他打招呼，示意他坐下。在帕拉看来，夫人太美了，如天仙下凡，于是他扑倒在地，祷告上帝。他停住祈祷，说道：“他又来奉献他的生命了！”

“您说什么自己要想好！”公爵夫人高声说，露出怅惘的眼神，这比呜咽抽泣更能说明她怒火中烧，顾不上柔情了。

“他奉献他的生命，阻止他们杀害法布里斯，要是不行，就为他报仇。”

“假如我真接受您的奉献呢？”她望着他说。

她看到帕拉的眼睛里闪烁着殉道者的欢乐。她站起，走去拿来一个月前为他的情妇和子女准备好的馈赠信：“读一读。”

他读了，双膝跪倒，呜呜地哭了。他高兴得要死。

“把信还给我。”公爵夫人说。

她就着烛火把信烧了。

“不能暴露我的名字。”她说，“如果您被捕，被杀，如果您害怕了，而我也可能害怕，那样的话，法布里斯就危险了。我要求您牺牲自己！”

“我会忠实、准时、谨慎行事。”

“如果我被发现，判刑，”公爵夫人斩钉截铁地接着说，“我不会接受唆使您的罪名，没有我的信号，不要让他死。信号是水淹巴马街，这一定会传开的。”

公爵夫人用命令的口气说话，费朗特感到振奋，他走了，刚出门，又被公爵夫人叫住。

“费朗特，您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回转来。

“您的孩子怎么办？”

“没关系，您会养活他们的。”

“拿着，这是我的钻石首饰。”

她递给他一个橄榄木小盒子。

“值五万法郎。”

“不，夫人……”费朗特忿然了。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反正我要给您。”

费朗特走了。门已经关上，公爵夫人却又叫他回来。他看见夫人直立着，心里有点发慌。伟大的桑塞维利纳扑到他怀里，他差点晕过去。她由着他吻抱，当他表示出想超越礼数的时候，她挣脱出来，把门指给他。

公爵夫人伫立许久，自言自语道：“只有这个男人理解我。法布里斯当初如果能体察我的心，也会成为这样的男人。”

这里，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场面的特点。贝尔先生一点都不想进行宣传。他不主张弑君，他拿事实给你看，照实摆出来。不论是谁，哪怕是共和党，读这部作品也不会生出诛杀暴君的心。这里只关系个人感情，如此而已。这是一场角逐，使用的武器虽然不寻常，但是彼此平等。公爵夫人指使帕拉毒死大公，大公指使法布里斯的一个敌人毒死法布里斯。报仇可以报到国王头上，科里奥拉努斯^①还曾经向他的国家报仇哩。博马舍和米拉波^②的时代瞧不起他们，他们就叫时代尝到了他们的厉害。

① 科里奥拉努斯，古罗马将领，曾被放逐。后率沃尔西人围攻罗马，在母亲、妻子的哀求下，才从罗马撤兵。

② 博马舍(Beaumarchais, 1732—1799)，法国剧作家，曾因受贵族欺凌提出控告；米拉波(Mirabeau, 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著名鼓动家。

这不道德。但是作者有言在先，所以他的手是干净的，这就好比塔西陀^①写提比略的罪行，他的手却是干净的。贝尔先生说：“我基本上相信，意大利人从报复中寻求违反道德的乐趣，这和这个民族想象力活跃有关，其他民族也不宽恕，然而会忘却。”这位哲人这样解释了这个精力饱满，发明家辈出，想象最美、最丰富同时也带来许多麻烦的民族。这个观点，初看上去平常，实则很深刻，它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人总是干出哗众取宠的蠢事。它是唯一能和法兰西人相比的民族，远远超过俄罗斯人和英国人，有女性气质，也不乏精细和豪放，这种秉赋使它在许多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从这时起，公爵夫人又占了上风，大公又处于劣势。在此之前，她和大公较量，势力弱、受欺骗的一直是她。莫斯卡精于人臣之道，练得老到圆熟，他帮大公的忙。吉娜一旦感到报仇有了把握，便精神抖擞。她的思想每前进一步，她就多一分幸福，她能够扮演她的角色了。“法官”的勇气激起了她的勇气，而鲁多维克则被她鼓动起来。三个密谋者——对他们，莫斯卡一方面佯装看不见，一方面又让警察在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时对付他们——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

首相上了他情妇的当，他以为已经失去了她的欢心，而且自己是罪有应得。他要不是实实在在被瞒住，也就扮演不好痛苦的情人这个角色了，幸福是掩盖不住的，心里有火就有烟。但是，自从公爵夫人控制了费朗特以后，喜形于色，首相看在眼里，最后终于明白了缘由，只是他不知道公爵夫人要走多远。

法布里斯越狱实在是个奇迹。消耗了这么多的体力和脑力，可爱的孩子最后奄奄一息，是姑妈衣服和手绢的香气叫他起死回生的。小说里事件多如牛毛，这是个细枝末节，作者却没有

① 塔西陀(Tacite, 54—120),古罗马历史家,著作中曾记载罗马帝国皇帝提比略的恶行。

忽略它，它能叫怨男痴女心驰神往，写在这里就好比终曲里的一段动人旋律，叫人想到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柔情。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没有丝毫大意：尽管莫斯卡伯爵亲自率领八十多个密探参与行动，作为首相他却没有收到任何报告。

“我犯了欺君之罪。”他自言自语，兴奋得像喝醉了酒。

人人都明白这句话，心照不宣，各自逃命去了。

大功告成，每个人都该考虑考虑自己了。鲁多维克越过波河去送信。啊，公爵夫人一直像美洲豹一样潜藏利爪，像蛇一样隐形树丛，像库柏作品中的印第安人一样缩进泥淖，像女奴一样忍气吞声，像欺骗丈夫的女人一样讨好，而当法布里斯逃出刽子手国王的势力范围以后，她重新扬眉吐气了，豹子伸出了钢爪，蛇露出了利齿，印第安人高唱凯歌，她欢蹦乱跳，简直是疯了。鲁多维克对帕拉·费朗特的底细一无所知，像老百姓一样谈论他：“这个可怜虫，是拿破仑牵累了她！”鲁多维克生怕女主人丧失理智。女主人把利西亚尔达一小块庄园赐给他，他接受了这份厚礼，心里却忐忑不安，他干了什么？不过是帮帮忙，再说又是营救主教大人，没说的，完全心甘情愿！

“这时，”作者写道，“公爵夫人采取了一个行动，不但从道德上讲是骇人听闻的，而且累及了她自己平静的生活。”确实，一般人都认为她既沉醉在欢乐中，就会宽恕大公，然而并非如此。

“如果你想得到庄园，那就必须做两件事，而且不要暴露自己。”公爵夫人对鲁多维克说，“你给我回波河对岸，把我的城堡到处点上灯，亮得好像着火一样。为了庆祝胜利，我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地窖里有油，有灯。这是给管家的条子。让萨卡所有的人喝光我的酒桶酒瓶，一醉方休。凭圣母的名义起誓，只要还有一个酒瓶是满的，一个酒桶里还剩两指酒，你就休想得到利西亚尔达庄园！办好这件事，你回巴马，把蓄水池的水

放出去。让我可爱的萨卡喝酒，让巴马城喝水！”

真叫人不寒而栗。这便是意大利的天性，雨果曾经极其鲜明地表现过这种天性，他的人物吕克莱丝·波基亚^①说道：“您在威尼斯为我举行舞会，我在费拉拉还您一顿晚餐。”这两句话异曲同工。在鲁多维克眼里，只看到这是伟大的疯狂，有趣的玩笑，他喃喃重复道：“让萨卡人喝酒，让巴马人喝水！”他照夫人之命行事之后，回来送夫人到贝尔吉拉特，再送法布里斯到瑞士的洛卡尔诺，因为法布里斯总怕奥地利警察找他麻烦。

法布里斯越狱，萨卡灯火辉煌，这两件事使巴马乱成一团。对淹水，人们倒并不十分在意，当年法国人入侵时就有过这种事。可怕的惩罚正等着公爵夫人，她发现法布里斯爱克莱莉亚爱得要死，他对自己是主教首席助理很恼火，因为不能娶心爱的女人。

他身处马约尔湖畔，受到姑母的关怀，心却留在亲爱的监狱。这个女人指使人犯罪，使出上天摘月亮的力气把心爱的侄子救出牢房，却发觉他幼稚单纯，心不在焉，一点也不体察她的心思，对同时是他的吉娜、母亲、姐姐、姑母和朋友的女人，过去他在她身边巧妙回避的事，现在依然不苟且，而这个女人是想和他有进一层关系的，这时，这个女人感受的痛苦和折磨无法诉之言表，但是，在作品里却可以感觉到，可以观察到。尽管我们明白，桑塞维利纳的爱要是得到满足，那是一桩罪过，可是我们看到法布里斯冷落她，心里还是难受。法布里斯甚至没有感激之情。这个蹲过班房的人，满脑子想的是监狱，好比下野的大臣一心想找人联合，好东山再起。法布里斯叫人送来

① 吕克莱丝·波基亚，雨果同名剧本里的女主人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在威尼斯的舞会上受到侮辱，后来在费拉拉的晚宴上毒死了侮辱她的人。

一些巴马的风景画片，而他姑妈对这个城市深恶痛绝。要塞的那张画片，他贴在卧室里。最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孔蒂将军，就越狱一事向将军道歉，借此告诉克莱莉亚，没有她，虽然自由，却并不幸福。这样一封信（它被视为教士挖苦人的杰作）对将军伤害之深，可想而知，将军发誓一定要报复。公爵夫人有点害怕，虽说真要报复，谈何容易，可她觉得还是要看好法布里斯。她从马约尔湖畔每个村子都找来一名船夫，让他们在湖里泅水给她看，然后告诉他们法布里斯在滑铁卢为拿破仑打过仗，有人可能在找他，他们必须瞪大眼睛。大家都爱她，听她的话，她给他们报酬。这样，一个村子就有一个耳目，她允许他们随时出入她家，就是夜里她睡了也可以来。一天晚上，在洛卡尔诺的聚会上，她得知巴马大公去世的消息。她瞧着法布里斯。

“我这样做是为他，比这坏一千倍的事，我也会做。”她想，“你看他，倒一声不吭，像没事人似的，惦念的是另一个女人！”

想到这里，她晕厥过去。这有可能叫她名誉扫地！在场的人都赶过来，法布里斯却在想着克莱莉亚。她看出来，觉得好惨。周围的人都很奇怪，有大神甫，政府官员，等等。她恢复了贵夫人的镇静，说道：“他是伟大的君主，有人给他泼了不少脏水，他的去世，对我们是巨大损失。”

等剩她一个人时，她想：“唉！当年法布里斯从那布勒斯归来，我在家里迎接他，幸福和幼稚的欢乐叫我激动万分，今天该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当时我只要说一句话，就什么都解决了，我也就和莫斯卡分手了。法布里斯和我在一起，克莱莉亚对他就无足轻重。现在克莱莉亚赢了，她只有二十岁。我的年纪快有她的两倍了。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男人是看不上的，除非男人年轻时就爱上她！”

我讲述这一段，就是想引用这句话，它是至理名言，受到痛苦的启发，可以说完全合乎事实。公爵夫人的独白被深夜的响动打断。

“行了，来抓我了。”她想，“这也好，和他们争夺我的头，我就有事做了。”

其实没什么，是莫斯卡伯爵派他的心腹邮差送信来，让她比全欧洲都先知道巴马发生的事和拉吕切-艾奈斯特四世去世的细节。发生了革命，“护民官”费朗特差点成功，价值五万法郎的钻石，他没有给子女，而是用来建立亲爱的共和国了。暴动被莫斯卡镇压下去。莫斯卡曾经跟随拿破仑在西班牙打过仗，这一次，士兵的勇敢和国务家的冷静都派上了用场。他救了拉西——这件事以后他将后悔不迭。最后，莫斯卡告诉她拉吕切-艾奈斯特五世继位的详细情形，这个少年王子一直倾慕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可以回巴马了。王太后是很敬重桑塞维利纳的，理由嘛，从公爵夫人在宫廷大出风头的时候，读者已从宫廷里种种阴谋活动中得知一二。王太后给她写了一封动人的信，此时她已经被封为女公爵和内廷女总管。但是，法布里斯回巴马，还未免有点莽撞，首先必须重审案子，撤消原判。

女公爵把法布里斯藏在萨卡，自己得意洋洋地回到巴马。于是，作品的主题又毫不勉强、毫无单调感地再现了。起初在拉吕切-艾奈斯特四世治下，天真烂漫的桑塞维利纳得到恩宠，后来在拉吕切-艾奈斯特五世治下，曾派人毒死艾奈斯特四世的女公爵又得到恩宠，二者之间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年轻大公爱女公爵爱得发疯，而这个负罪的女人，她处境之危险，由太后总管无限的权力抵消了。这个小号的路易十三把莫斯卡当作自己的黎塞留。这位伟大的首相，在动乱的日子里，热心过度，兴奋之余，把年轻的大公唤作孩子。这个词伤害了大公，

使他耿耿于怀。莫斯卡对他有用，但是他虽然才二十岁，从自尊心来说，却好像已经五十岁了。拉西一直在暗中活动，侵扰百姓，寻遍意大利，终于得知费朗特穷得叮当响，居然在热那亚卖了八、九块钻石。财税总监在暗地里忙活，同时宫廷里却是一片欢乐。像所有腼腆的年轻人一样腼腆的大公，向四十岁的女人发起进攻，而且热情高涨。确实，吉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她很幸福，也叫莫斯卡感到幸福。法布里斯得救了，他的案子重新审过，得到赦免，原判一经撤消，就可以给年届七十八岁的大主教当助理，而且获准将来继承大主教职。

桑乔瓦尼女公爵^①唯一担心的是克莱莉亚。至于大公，她与他闹着玩罢了。他们在王宫里演喜剧（意大利即兴剧式的喜剧，每个人物的台词都现编，剧情梗概贴在后台，是有情节的动作哑谜）。大公扮演小生，吉娜总是扮演女主角。说实话，女总管是在火山口跳舞。小说的这一段写得很动人。有一次喜剧正演到半截，出事了。拉西对大公说：“陛下肯不肯出十万法郎查明先王去世的真实原因？”他得到了十万法郎，因为大公毕竟还是个孩子。拉西想方设法引诱女公爵的心腹女仆，这个女仆把一切都告诉了莫斯卡。莫斯卡叫她将计就计。拉西只想干一件事，派两个金银匠检查女公爵的首饰。莫斯卡也安置了耳目，打探出有一个金银匠就是拉西的兄弟。当王宫里喜剧演到中间休息时，莫斯卡来了，把这件事告诉了正在兴头上的女公爵。

“我时间很紧，”她对莫斯卡说，“不过还是可以到守卫室去呆一会儿。”

到了守卫室，她笑盈盈地对首相说：“我每次告诉你什么秘

^① 即桑塞维利纳夫人，桑乔瓦尼是她本人的封地。

密，说晚了，你就怪我。那就实话相告，是我把艾奈斯特五世捧上台的。我必须为法布里斯报仇，那时我比今天爱他，不过那时我也是纯洁的。这一点你不大相信，这无所谓，反正我有罪你也会爱我。真的，我这一生有过一次罪过，费朗特收了我的钻石，更糟糕的是，我让他吻了我，为的是叫他去毒死那个想毒死法布里斯的人。这有什么坏处呢？”

“这些话你竟敢在守卫室讲？”伯爵说道，多少有点惊愕。

“惊愕”这个词很有趣。

“因为我已经火烧眉毛，”她说，“这个拉西已经找到了线索。其实我并没有叫他们造反，我讨厌雅各宾党。你先想一想，等戏演完了，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我现在就告诉你，”莫斯卡说，他并没有乱了方寸，“你不要让大公离开后台，给他灌点迷魂汤，但是千万不要丢了面子……至少！”

有人来叫夫人上场，她转回后台。

小说妙笔生花的地方俯拾皆是，费朗特与他的偶像告别就是其中一段，不过我们还是看看关键的场面，作为全书高潮的场面，女公爵从拉吕切-艾奈斯特五世和王太后那里得到了拉西搞的情报，她把这些材料烧了，这一段写得惊心动魄。夫人忽而面临绝境，忽而又柳暗花明，因为大公母子俩觉得这个像于尔森王妃^①的人比他们高出一头，不免有些拿不定主意。这一段虽然只有八页，就文学技巧而言却无可比拟。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一比的作品，堪称绝无仅有。无需赘言，提一笔就够了。女公爵得胜，她把证据尽悉销毁，甚至还送了一纸箱给莫斯卡。

^① 于尔森王妃(1642—1722)，法国贵妇，萨瓦的玛丽-路易丝与菲利浦五世结婚时，她陪同玛丽-路易丝去了西班牙，担任王后的内廷总管，一七〇四至一七一四年间权势炙手可热。

莫斯卡记下了证人的姓名，惊呼道：“幸亏及时下手，他们眼看就要成功了！”拉西绝望了。大公下令重审法布里斯案，法布里斯不去蹲市监狱——市监狱是听命于首相的，却马上跑回他亲爱的要塞。将军觉得上次法布里斯越狱是奇耻大辱，这回把他严加看管，而且决心要除掉他。在市监狱，莫斯卡可以拿自己的性命担保法布里斯的安全，可是在要塞，法布里斯就完了。

这个消息对女公爵不啻晴天霹雳。她说不出话来，脑子麻木了。是克莱莉亚吸引法布里斯回到对他来说意味着死亡的地方，姑娘在这里曾经给他幸福，如今他归来用性命回报，想到这里，夫人痛不欲生，再想到法布里斯危在旦夕，她更加心如死灰了。

危险早已存在，并非专为这场戏编造。危险是法布里斯第一次坐牢、越狱潜逃、拉西被迫愤然签署重审命令等事件所激发的不同情感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在细枝末节上，作者也恪守小说艺术的法则。他这样严格遵循艺术法则，或许是因为对一个经过精心挑选和铺陈、内容丰富的主题，作了一番设计、思考和自然演绎，或许只是出自一个天才人物特有的直觉，反正使小说像一切伟大而优美的作品一样，具有了强烈持久的感染力。

莫斯卡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对女公爵说，大公太年轻，要他相信在他的国家里囚犯会被人毒死，这比登天还难。莫斯卡主动表示可以除掉拉西。

“不过，”他说，“在这方面我有点迂腐。在西班牙，我叫人枪毙了两个奸细，现在有时到日落时分，我还想起他们。”

“那好，因为我爱你胜过爱法布里斯，”女公爵回答，“所以拉西可以捡一条命了。我可不愿意破坏你我到暮年将要共同消磨的那些黄昏时刻。”

女公爵跑到要塞，确信法布里斯处境危险。她于是去见大公！大公是个孩子，正如首相的预料，他不明白在他的国家监狱里，一个无辜的人会有什么危险。他不愿意坏了自己的声誉，让人来审查自己的司法机关。最后，在千钧一发之际（毒药已经交到狱里），女公爵迫不得已，允诺以身相许，这才从大公手里得到释放法布里斯的手谕。前面烧材料一段有其特点，这一段也有其特点。烧材料那段，对吉娜来说，只关系到她自身，而这一段，关系到的是法布里斯。法布里斯无罪释放，封为主教助理，并且日后能够继任主教，其实这就是当上主教了。公爵夫人借一个叫人窘迫的机会，解脱了她对大公的许诺。女人，她若不爱你，总能找到这样的机会，而且冷静得令人绝望。你们知道，小说开头她是性格伟大的女子，到末了，她仍旧是性格伟大的女子。接着是内阁改组，莫斯卡和夫人离开巴马；此时莫斯卡丧偶，已经和公爵夫人结为伉俪。国事不利，于是一年后，大公又把莫斯卡伯爵和夫人召回巴马。法布里斯当上了大主教，备受恩宠。

然后是克莱莉亚和大主教法布里斯的爱情，结局是克莱莉亚和一个可爱的孩子都死了，主教辞职，无疑痛苦了很久，最后死在巴马修道院。

结尾我用三言两语带过，因为，结尾尽管不乏漂亮笔墨，毕竟比较粗糙，不能说完美。如果像开头那样，把结尾的故事也展开写，作品在哪里打住就很难说了。一个教士的爱情本身不就是一出戏吗？所以单是主教助理和克莱莉亚的爱情就是一出好戏，那非得再写一本书不可！

贝尔先生写桑塞维利纳，眼前是不是有什么女人？我想有。写这个人物，和写大公和首相一样，少不了原型。原型在米兰？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我不知道。我内心相信，

世上确有像桑塞维利纳这样的女子——尽管为数不多，而且我本人就认识这样的女子，不过我还是认为，作者一定把原型美化了，充分理想化了。虽然这样一来，很难再同真人真事对照，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桑塞维利纳身上发现 B……王妃^①的某些特征。她不也是米兰人吗？她不也经过酸甜苦辣吗？她不也很精明强干吗？

我领你们在这个宏伟建筑里面转了一圈，你们对它的结构已经有所了解。我的分析很仓促，也很大胆。确实很大胆，因为对于像《巴马修道院》这样构建在大量事件上的小说，试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非得有勇气不可。我的分析，难免干巴巴的，但是为你们勾画出了建筑的主体，你们无妨判断一下，我对它的称赞是否言过其实。要对装璜这座牢固建筑的那些玲珑剔透的雕像作出细致的描绘，要带你们在点缀其间的小雕像、图画、景物、浮雕前面漫步，那就不容易了。下面讲讲我的体会。第一遍读这部作品，我很惊奇，也发现一些不足。读第二遍，冗长感消失了，第一遍感觉罗嗦繁杂的细节，现在感到很有必要。为了介绍得清楚，我把全书又浏览一遍。我被作者的匠心迷住了，对这部优美的作品又细细品味，花费的时间超出了计划。我发现整个作品极其和谐，各部分或者自然连接，或者靠艺术手段，都同样协调。

下面谈谈我从作品里发现的缺点，这主要不是从艺术观点出发，而是从每个作者都必须为最大多数人作出牺牲这个观点出发。

倘若我第一遍读，觉得有点凌乱，那么一般读者都会有这

^① 指贝尔乔若索王妃(1808—1872)，巴尔扎克的《戈迪萨尔第二》就是献给她的。

样的印象。进一步说，这部作品显而易见缺乏方法。贝尔先生将一件件事情，按照实际发生，或者应该如何发生的情况来写，但是他安排事件时，犯了若干作者的通病，采用了在自然中真实，在艺术中却不真实的素材。一个伟大的画家，他看到一处风景，一定小心避免机械地描摹，他要表现的与其说是形，不如说是神。因此，贝尔先生叙事的方法朴素自然，毫不造作，但是有凌乱之嫌。值得大书特书的优点，很可能因此隐没不彰。我觉得，为这部作品考虑，作者应该以滑铁卢战役的精彩描写开头，前面的事，可以趁法布里斯在弗朗德勒的村庄受伤，住在村里时，借他的讲述，或者通过别人讲述他来加以压缩。这样，作品肯定能够显得灵活得多。德·唐戈父子、米兰的许多细节，这些都和作品关系不大，好戏是在巴马，主要人物是大公和他的儿子、莫斯卡、拉西、公爵夫人、帕拉·费朗特，鲁多维克、克莱莉亚、她父亲、拉韦尔西、吉莱蒂、玛丽埃塔。聪明的参谋，有头脑的朋友，肯定会建议作者扩充某些比作者想象的要有趣味得多的章节，砍掉某些惟妙惟肖但却无用的细节。布拉奈斯神甫这个人物可以彻底删掉，这对作品不会有任何损害。

我准备说得再透彻一些，这部作品固然优秀，但是我不能因此在重要的艺术原则上含糊其词。创作一部作品，首要法则是整一，无论母题或结构，都一样，否则就会是一片混乱。小说随便叫什么名字，莫斯卡伯爵和夫人回到巴马，法布里斯当上大主教，作品就该结束了。宫廷喜剧已经演完，这一点十分清楚，作者本人也意识到了，所以他像前辈作家在寓言结尾点题一样，在这里提出了道德训言。

他写道：“我们从中得出这条教训，如果一个人很快乐，那么接近宫廷就会破坏他的幸福。不管怎么说，他这样做，就把

前途维系于一个玩阴谋的侍女身上了。”

“另一方面，在美国，在共和制下，必须整天低三下四地讨好街头的小老板，叫人厌烦，而且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呆头呆脑。再说，那里是没有歌剧院的。”

法布里斯穿上了罗马教廷的红袍，戴上了大主教的冠冕，他爱着已经成为德·克雷赞吉侯爵夫人的克莱莉亚，假如你想把这段故事讲给大家听，那么你就是要以这个年轻人的生活为题材。而假如你确实有意描述法布里斯的生活，你这样一位聪明人，就应该给小说起名《法布里斯》或者《十九世纪的意大利人》。写这样一部小说，法布里斯给大公父子、桑塞维利纳、莫斯卡、费朗特这些富有诗意的典型人物压住就不合适了。法布里斯应该是这个时代意大利青年的代表。作者要让这个青年成为故事的主要人物，他就必须赋予这个青年博大的思想，赋予他在目前的作品中所缺乏的感情，这种感情能够使他超越于周围的天才人物之上。事实上，感情和才气同等重要。感觉和理解相反相成，就像行动和思想相反相成一样。一个人天分再高，他的朋友也能够赶上他，靠的是感情和理解。在感情方面，一个普通人能压倒最伟大的艺术家。所以女人爱上蠢才不足为怪。对艺术家来说（在我们设想贝尔先生所处的情况下），写一个故事，万一主角的才智不足以同周围的人匹敌，最聪明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他在感情上超越他们。在这方面，法布里斯这个角色必须重新塑造。天主教的精灵应该用他神奇的手把法布里斯推向《巴马修道院》，同时，天主教的精灵又应该不断用圣宠来提醒法布里斯。按这个要求，布拉奈斯神甫是不能胜任的，因为一面钻研占星学，一面又要当一个符合教会要求的圣徒，这根本办不到。所以，这部小说或者应该写得再短些，或者应该写得更长些。

小说的开篇太长，结尾转向另一部小说，改变了原有的主题，这些都可能不利于小说的成功，也许已经给小说带来损害。贝尔先生在书里有几处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当然只有熟悉他早期作品的人才会感觉到，但是恰恰这些人是内行，而且很挑剔。贝尔先生既然记得这样一个重要原则：无论在爱情上和艺术上，谁把话说尽，谁就遭殃，就不应该重复自己的话，其实他的作品一向简练，留下许多东西让人意会。尽管他有让人猜谜的习惯，在这部作品里，他却不像在其他作品里那样神秘，对于这一点，真正的朋友又为他高兴。

贝尔先生的人物描写很简短，写行动，写对话。寥寥数笔便把人物画活了。他不用冗长的描写困扰读者，他依靠情节，而且一句话，一个念头便进入情境。他的景物描写很明快，笔触略嫌干涩，不过同他描写的国度倒挺协调。他抓住一棵树，抓住树周围的环境，给你形容一下环绕故事发生地的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景物描写就完成了。对于曾经在布利安扎绕着科摩湖漫步，曾经攀登过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几座山峰，曾经跨越过伦巴底平原的旅游者，这部书特别珍贵，因为这些地方的风景写得很传神，特点突出，叫人觉得历历在目。

这部作品的弱点在风格——指遣词造句而言的风格，至于思想，那是十足法兰西的，足以支撑起文句。贝尔先生的错误纯粹在语法方面。他疏忽大意，很有点像十七世纪的作家。我引用过的句子说明他会犯哪些类型的错误。有时是时态不搭配，有时是没有动词；有时太多的*c'est, ce que, que*，叫读者厌烦，那情景好像是乘坐一辆没有安装好的马车，奔走在法国的大路上。错误太明显，说明作者工夫下得不够。不过，如果说法语是涂在思想上的一层釉，那么我们就应该对那些只有一层釉的人不讲情面，对那些用釉覆盖美丽图画的人则表现得宽容些。

贝尔先生的作品，有的地方釉彩发黄，有的地方釉彩皲裂，但是他的思路完全符合逻辑规律。他的长句组织得不好，短句不够流畅。他写东西很像狄德罗，狄德罗算不上作家，但是他有生机勃勃的见解，有独特的思想，而且经常表达得很清楚。话又说回来，狄德罗的方法不足为训。如果让作家们都自以为是深刻的思想家，那就惹大麻烦了。

所幸贝尔先生感情深沉，思想因之活跃。所有热爱意大利、研究过意大利或者了解意大利的人，都会怀着兴奋的心情读《巴马修道院》的。意大利这块美丽的土地，它的精神、才智、风俗、灵魂，全都跃然纸上，这出引人入胜的戏剧，这幅描绘精细、色彩艳丽的壁画，它深深打动人心，再挑剔、再苛刻的人也会感到满足。桑塞维利纳这个意大利女人的形象刻画得很成功，比起卡洛·多尔西的《诗神》著名的头部，阿洛里的《朱迪特》、圭尔奇诺陈列在曼弗里尼画廊中的《西比尔》都毫不逊色。^①在莫斯卡身上，作者刻画了一个陷入情网的天才政治家。这是无须言传的爱情（《克拉丽莎》的缺点就是话太多），行动的爱情，忠贞不渝的爱情，超越世事的爱情，女人梦想的爱情，生活中最琐碎的事情也因它而获得更多的意义。法布里斯是受到专制政权压迫的意大利青年的形象，这个专制政权很愚蠢，扼制了美丽的意大利的想象力。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言，左右他言行的思想，或者驱使他辞去高官厚禄，在修道院了却一生的感情，没有得到充分展开。这本书出色地表现了南方人的爱情，北方人显然不这样相爱。书中人物个个都有一腔子沸腾的热血，手快，脑子灵，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就不行，他们要达到同样的目

① 多尔西(1616—1686)、阿洛里(1577—1621)、圭尔奇诺(1591—1666)，都是意大利著名画家。

的，只能靠精心设计的理想、孤独的沉思、心灵专注的推理、淋巴液的迸发。这里，贝尔先生赋予了他的作品深刻的意义，以及保证文学观念活力的感情。但是，不幸得很，这可以说是一个有待研究的秘方。《巴马修道院》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它要求读者对这个宫廷、国家、民族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所以这样一本书，出版后毫无反响，我一点也不奇怪。任何一部脱尽庸俗气的作品，都会这样不走运。写出这些优秀作品的人，才智超群，对他们的秘密投票，是一个一个缓慢进行的，选举结果要很晚才揭晓。再说，贝尔先生一点也不会逢迎，他特别讨厌报纸。他很高尚，要不就是很自尊，书一出版，他就走了，溜了，躲到千里之外，不愿听人议论他的书。他从不央求人写文章，从不跨进报刊撰稿人的门。每一部作品出版，他都这样行事。我很欣赏这样高傲的性格，或者说，这样倔强的自尊。我们固然能够宽恕乞丐，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替到处求告吹捧文章的现代作家辩护。这样做，是精神贫困，是精神乞丐。优秀作品是不会被忘记的，而拙劣的作品也不会因为天花乱坠的吹捧而名垂青史。

有了批评的勇气，就会有称赞的勇气。的确到了承认贝尔先生才能的时候了。我们的时代应该感谢他的地方很多，第一个向我们介绍最伟大的音乐天才罗西尼的不是他么？他一直在为这位音乐骄子辩护，而法兰西就是不能理解他。现在该轮到我们为这位最能理解意大利的作家辩护了，他替意大利回击了征服者的种种污蔑，准确地表现了意大利的精神和天赋。

十二年里，我在社交场合见过贝尔先生两次，后来又在意大利大街上碰到过他，还冒昧地恭维了他的《巴马修道院》。每一次见面，他的谈吐都证明，我从他的作品得到的印象是对的。他叙事时有夏尔·诺迪耶和拉图什那种高层次的才气和风度。

在语言的魅力上，他甚至可以和拉图什媲美。他很胖，乍看上去，照他的体态，不会有温文尔雅的仪表，但是一眨眼，他就像霍夫曼的朋友考埃夫大夫，换了一副模样。他的额头很美，目光灵活而且有很强的穿透力，嘴角带着嘲笑。总之，他的外表和他的才能很相称。他讲话时，言词常常莫测高深，有点古怪，就连作文署名，也不用已经有名气的贝尔，却偏偏今天叫科托奈，明天叫弗雷德里克。听人说，他是拿破仑的左右手、著名实干家达吕^①的外甥，自然也为皇帝干过事。一八一五年，他不得不离职，从柏林来到米兰。南方和北方生活上的差异使他深受触动，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位作家。贝尔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这位一流观察家、深刻的外交家，他的著作，他的言谈，都证明了他具有高超的思想、渊博的学识，而他却只是西维塔-维契亚的一名领事，个中的缘由，很难解释清楚。其实，在罗马替法兰西效力，没有比贝尔先生更合适的了。梅里美先生早就认识贝尔先生，而且和他相像，不过梅里美先生更高雅，更容易接近。贝尔先生著作很多，以观察细致、思想广博为人注目。作品大多涉及意大利。他率先介绍了惊心动魄的桑西家族案^②，不过他没有解释判处死刑的原因，这其实已经和案件本身没有多少关系，是党派纠纷和争夺财产的结果。他的著作《情爱论》，继承了卡巴尼斯^③和巴黎学派的伟大理论，德·塞南古先生的书只能望其项背。可惜他的论述缺乏方法，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点也给《巴马修道院》造成了缺憾。他在这篇短文里大胆采用了“结晶”这个词，来解释爱情产生的现象。对

① 达吕(1767—1829)，拿破仑的亲信，历任陆军秘书长、军务总监、陆军大臣等职。

② 桑西家族，意大利一望族，斯丹达尔曾著文记述这个家族的凶杀案。

③ 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生理学家，医学家。

这个词，大家觉得好笑，可是也都采用了，而且一定会继续用下去，因为它既准确，又深刻。贝尔先生从一八一七年起写作，起先抱着自由主义观念，但是我怀疑这样一个有见识的精明人真会被两院制政府愚蠢的言行所迷惑。《巴马修道院》所具有的深刻含义，和君主制肯定不矛盾。贝尔先生在揶揄他喜爱的东西，他不愧是法国人。

夏多布里昂先生在《阿塔拉》第十一版的卷首说道，这本书和以前各版大不相同，因为他作了大量修改。德·迈斯特伯爵先生承认，他的《奥斯特山谷的麻风病人》写了十七遍。我希望贝尔先生也能够重写《巴马修道院》，加以润色，使之具备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德·迈斯特先生所赋予他们作品的那种完美品格和无可挑剔的美感。

（《巴黎评论》，1840年9月25日）

罗 瓦 译

论 工 人^{*}

秩序之友的合唱

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攻击我们？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煽动者！法律和国家的敌人！公众秩序狂热的破坏者！惟恐天下不乱的小人，一心想火上加油，鼓动卑劣的感情！但是，你们疯狂攻击的秩序必须恢复！必须建立苛刻的律条，强迫你们就范。暴动一直势如燃眉，你们一直在饲养无政府这个怪物，你们不断干扰政府的行动，而政府是国家福利的维护者。必须保护政府免遭你们革命企图的伤害，挽救国家，挽救法兰西！必须吓唬安定与和平的死敌！用恐怖打击他们，这是救国救民的恐怖，没有它政府就要垮台，必须威慑……消灭乱党！云云。

讲这番话，情绪和口才不尽相同，不过都伴以士兵、枪炮、国民自卫队，这些话出现在文章里，宣言里，以及时间、地点、情境都合适的演说里，这里无需点明。

自由之友的合唱

啊！你们多么卑鄙，舒舒服服躺在权力之上，靠人民的血汗养活！你们吞噬了多少税金！你们穷凶极恶地从民族、从可怜的法兰西手里夺取财富，无耻地吮吸法兰西的膏血和元气！你们是自由和进步的死敌，是善良和正直的死敌！你们这样养肥自己很得意，是吧？下流的告密者们，有权有势的确不错！你们自称是自由的朋友，可是你

• 这是一篇“社会问题”研究，于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巴黎评论》上发表。

们是怎样对待自由思想的？你们在践踏这些思想，没有心肝的流氓！你们去抢地位吧，去抢荣誉和财富吧！去用武力镇压吧，再加上诡计和诱惑！因为使用什么方法对你们都无所谓！因为你们没有廉耻，没有良心！因为你们践踏感情，践踏正义！啊，跟这样的人要良心和正义，等于向沙漠要粮食，向死尸要生命。行了，掌握权力的先生们，这一切该结束了！你们真以为，你们鱼肉百姓，专横跋扈，百姓却能长期忍耐吗？不，不！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很快就要忍无可忍，就要爆发了。正义的日子就要到来！行了，要扼杀自由，你们没那个能耐！说到底，你们算什么呢？一小撮可怜虫。站在你们对面的是伟大的民族，为自由而生的民族，渴望自由的民族，高呼“向前进”的民族！云云。

这个合唱的伴奏是阴谋、心怀不满的野心家的联合、俱乐部、暴动、贵族院的纷争、资产者遭殃、士兵丧命与《民主报》不同的报纸说明，还有共和派的其他怪现象。

这样说，貌似滑稽，实则画出了法兰西单调的现状，画出了由维克托·孔西岱朗^①先生开始的一八三〇年以来的整部法兰西史。

诸位刚才听到的合唱，十年来与一出戏联合演出，其中有一段戏文是工人暴动。

工人暴动，除英国以外，其他国家是见不到的，就是在英国也已经缓和了，请秩序之友们注意这一点，对良知和公众理性都非常有益。所以，我们美丽的国家发生这种纷争，实属不正常。法兰西五十年内经历了七种形式的政体（立宪政府、国民公会、督政府、执政府、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似乎已经穷尽了全部治国经验。当然，欧洲完全有权笑话我们，因为我们现有的政体一点也不稳固——十年换了十九届内阁。欧洲

^① 孔西岱朗(1808—1893)，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傅立叶主义者。

也确实把我们笑了个够。我们居然找不到六个人能够在六个月里齐心协力，或者在六个月里和他们的左右协调一致，这样的政治状况还有什么可说的？很明显，这不是人的过错，就是思想的过错，不换人，就要换思想。难道不应该好好找一找一八三〇年以后法国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么？别忘了，复辟王朝在包扎了所有的伤口，偿还了三次革命的债务之后，还将阿尔及利亚给了法国呢，如今这地方成了解决东方问题的关键。

工人暴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病。政治躯体上的这块红斑，你若割除它，那你必须明白，病根还在，还会在别的地方发作。什么地方我说不上来；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一八三〇年以后，政府的特点是按形势需要制定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来驾驭形势。这是一切革命时期的特点，而革命时期就是一种政治病。目前这个可怜的政体是庸人政体，庸人是得过且过的。这个政体只能归入经验主义，算不上伟大的政治医学。

国民自卫队制服的纽扣上刻着“秩序”和“自由”，而自由正好是秩序的反面。我们把语言弄得和事物一样相互矛盾。刚才我们听到的两支合唱，就有人想把它们调和起来，很可能他们认为两者都有道理呢。自由之友的合唱企求有思想的政府，思想嘛，确实有危险，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它是思想。秩序之友缺乏基本思想。以人民的名义，什么都能干；以秩序的名义，什么都不能干。何谓秩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问题永远讨论不完。秩序不过是维护利益罢了，而利益是变化的，所以秩序也在变。而一个政府，它的思想应该是稳定的，不变的。奥地利之所以有力量，原因就在于此。

随便哪个社会，不都是建立在牺牲许多自然权利来换取社会利益这一点上的吗？这不也就是用社会权力约束不同利益吗？

不就是为国家利益约束个人利益和利己思想，俾使国家发展、壮大吗？人民大众理解的自由，或者某些人努力向人民大众灌输的自由，是与一切社会对立的。一八三〇年奉为神明的是什么？是人民通过选举获得的无上权威。人民选举议员，议员选举国王。人民的这个权力现在凌驾一切。人民通过议员采取行动，破坏法律。选举不断带来变更，让形形色色新的利益取胜，而新的利益就生成新的政体。正因为两个极端派，正统派和共和派，都认为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所以它们一个要求实行全民普选，另一个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投票就是圣旨。而投票是变化不定的，因此法律也就没有丝毫稳定性可言。有人相互勾结，违背公众的良知，违背宫廷的意愿，把梯也尔选为首相，就是明证。等议会下次开会，梯也尔也可能被推翻，如此这般，永远合法。这样一种空前未有的革命权利，给混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给国民自卫军的纽扣铸上了毫无意义的词。你知道这种权利把什么捧上了天？法郎上帝！对个人利益的崇拜！一个国家，走到了万事惟钱是论的地步（选举、政治权利，一切都建立在“你纳了多少税”的基础上），那就找不到任何道德力量能够同利益的反社会倾向相抗衡。所以，面对两个政党普选和改革的要求，现政府束手无策。

当相当多的人都为某种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而心怀怨忿时，这种利益便会化为党派。没有任何理由禁止工人像其他无产者一样希望得到更多的报酬。政府无权干预雇主和雇工的关系，除非工人群众上街集会，犯了什么罪，政府才有权向他们开炮。但是，政府动用武力镇压群众，错的不是群众，而是政府，即便政府是胜方。群众不满，举行集会，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都是对政府的谴责，因为政府应该预见到他们的需要。请到欧洲其他国家去，看看它们是怎样为了避免冲突而研究和满

是公众利益的。

你们靠谁生存？靠人民！你们的责任是什么？是关心委托人的利益。君权已经不复存在，我作为人民中重要的一份子，我受苦，就要呼吁，你们作为我的代理人，对此能有什么话说？人民就是理。政府啊，这种契约你接受下来，简直是发疯，你们是不能反对这个理的。

拿破仑称帝，凭的是上帝的恩宠！路易-菲力浦在法兰西称王，凭的是议会的恩宠！你们尽管闹吧，吵吧，记录在案吧，塞起耳朵不愿听吧，问题就是这样。王权不过是一纸委任书，是约定俗成的产物。

拿破仑和复辟王朝都曾经试图采用治标的办法，改变民法典财产平分带来的恶果。这个法典是源源不断制造无产者和狼子野心的工厂，是产生中等财产的根本原因。工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下面试加论述。

被官方聪明地收买、以支持政府而著称的作家格拉尼耶·德·卡萨涅克先生讲清了社会的病情，但是他答应内政部长开一剂药方，那却是玩江湖郎中的骗术，因为病根并未除掉。名副其实的政医医生应该寻找病灶。我准备利用卡萨涅克先生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同时纠正他的论证方法，把研究引向病根。病根在法律。工人究竟要什么？要清除包工头。包工头是近来出现在工人和雇主之间的一种转包商。格拉尼耶·德·卡萨涅克先生正确地指出，包工头制度将会毁掉手工艺产品的完美性。他说，在这方面，工人是对的。再过几年，手工艺就会遭灭顶之灾。的确如此。然而原因何在？问题并不在包工头制度，而在隐蔽的社会原因，根源很深，便是包工头制度也产生于此。

现在已经没有能够按实际价格购买高级手工艺品的大富翁。一切都在革命的法律下萎缩了，肢解了。革命的法律用铁

杵把什么都砸碎了，捣烂了。企业、工程、家庭动产获得的都仅仅是一份维持生存的利润。唉，您觉得像罗特希尔德、阿古瓦多等等这样的巨额财产是必要的，可是极端派的作家们却认为这是盗窃。要知道，当罗特希尔德订做价值三万法郎的座钟、四万法郎的花瓶的时候，巴黎还有能够制作这些东西的工匠，和艺术受到君王和贵族（贵族并没有一代弱似一代）的保护而至尊至贵的时代做得同样好，甚至更好。社会需要刺激生产，而生产完全和社会需要相适应。既然个人财产日益减少，手工艺生产的规模也就日益缩小。公馆拆了盖住宅；画家为小公寓画小图画；不买书，花两个铜板租书；租一间包厢也要三思而行。我们参加了巨额财富的送葬、祈祷、下葬仪式。有人说：“好事一桩。”他们这么说，等于向文明说再见。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巨额财富？越这样下去，就越难以有甚至不可能有巨额财富。过去指挥百年工程的稳固的国家政权如今何在？平等思想的后果，至少等了五十年才暴露。看到这些后果，欧洲心惊肉跳，思想家们不知所措。“廉价！”从现在起，这就是法兰西的律条。财产以要命的高速度拉平。现在法国享受十万利勿尔年金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你们取消了长子继承权，它既然只为贵族院议员家庭保留，便无疑是唯一没有危险的制度，百年之后，它将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建立英国政府以拯救法兰西。好，再过大约五十年，你们只能看到年金二万五千利勿尔的财产了，然后，总有一天，会出现庞大的、只有一亩地或者一栋房子的小业主队伍。这就是法国的前途。高薪阶层，工业界暂时的大财东，会成为那时候的贵族，饥饿的群众会对他们虎视眈眈。征兆就是普遍降价的需要所产生的包工头。在里昂暴动中没有起任何作用的劳资调解法庭，放在以一种无可怀疑的权利为基础的正常宗教社会或许很有用，但是永远也抵不上法典

中关于结社的条款，而这一条款如今也显得软弱了。因为法庭也好，政府也好，都绝对不能把成千上万的工人投进监狱。首先，工人会觉得比起他们的穷日子，监狱里还好过些，其次，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多监狱。你们准备定一条法律，像过去用专门学校入学考试组织精神劳动那样组织体力劳动，可是，这不是和复辟王朝鼓吹工艺职业学校的思想如出一辙吗？首先，这个思想和宗教配合才显出特点。其次，只有简单劳动才能这样组织。当然，民用工程的设计师都应该毕业于公路桥梁学院，建筑师都应该毕业于建筑学院，细木工、木匠、锁匠都应该毕业于工艺美术学院，园艺师都应该毕业于园艺学院，织工、裁缝都应该毕业于商业和服装学院，这就好像药剂师、律师、公证人、诉讼代理人、法官、医生都应该从相关的学院、学校毕业一样。这样一种体制，对你们的作用，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用更加激烈的方式把问题提出来。它将是圣西门式的工作，是能力的筛选。无产者早晚会认为这是一种贵族化。再说，这样做完全妨碍了贸易自由，贸易自由应该是不受限制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体制浪费了社会劳动时间，叫年轻人生活紧张，而且也压制不了走在法定教育前面的天才工人的作为。这个体制会加深对宗教的不信任、不关心，扩大等级错误，它将会吞噬掉法国，因为它的社会机制将没有丝毫道德特征。你们是无神论者的政府。联系这些学校和国家的感情是什么呢？金钱！学习期间不是必须有生活保障吗？还是金钱上帝问题！

至于工资、劳动时间问题，从政治上讲，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重要问题碰到工作短缺就消失了。雇主们如果关门，很快就能制服工人。劳动力可以增减变化，但是在财产显而易见遭受到多变的政府思想和反社会的讨论威胁的时候，任随工人集中，叫他们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力量，是很危险的。要知道，

在无产者大军中，工人是经过良好训练的下级军官，将领在共和党内。里昂暴动和巴黎暴动，起因差不多。巴黎暴动开头纯粹是工厂内部事务，后来却演变成政治事件。可惜你们没有明了其中的道理，假如你们好好想一想，里昂暴动就不会发生了。你们会发现，这样的暴动今后多的是！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不建立社会机制，却制定法律。眼下什么机制能够给摇摇欲坠的政府注入活力，我很清楚，然而你们却再也沒辦法叫群众和资产阶级明白，社会机制不可能是若干意志共同谋划的结果。否则就可能是政变。

一八三〇年的政体，正好相反，走的是破坏者的路，摧毁了建设法兰西的全部机制，使法国失去基本方针和行动实体。政权因而丧失信誉。你们不能否认，各种社会机制中最强有力的部分即父权——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整个社会——如今越发萎缩了，这与其说是《民法》“关于父权”这一编造成的，不如说是“关于继承权”这一编造成的。事实上，儿子到了二十一岁，就和父亲形同路人，就想着如何发财，这样一来，国家就连一点服从也没有了。父亲和儿子可以有相反的利益，各人顾自己。个人主义是你们的法律的产物；你们面对的是一个个纳税人，所以过去随便哪个时代，都不曾有过这么多的税法 and 刑事法。我们这个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需要用强大等级制加以束缚的民族，却连一点服从和尊敬的感情也没有。能够束缚人民的只有宗教，国家却不再有居高临下的宗教，神甫成了国家公务员，受雇于区镇或国家。资产阶级不再相信上帝，小老板听从伏尔泰的宗教，你们怎么能叫老百姓相信上帝呢？要知道，狂热地信奉东正教，正是俄国政府的方针之一。教育落入不信教的人手里，就失去了凝聚力。教育郑重其事地对你说（通过部长库赞先生之口），坚持不懈、勤勤恳恳的人，都能够摸到头彩。暴发户部长把本

来只适用于个别情况的暴发户理论普遍化了。这位部长——他唯一的弟子最后自杀了——讲的甚至不是法文，说什么“你们从中出来的斗争”，而不说“你们经历的斗争”。结果是，中学生走出校门后，都想做部长，由于部长只有一个，年轻人就满世界闯荡，对他自己也许不过是一死，对国家却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在家庭、学校、无产者的队伍、政治中，在一切事物中，你们对私人的利益不加约束，反而把自由意志推向极端以放任私人利益。工业、商贸、劳动在健康的政治中仅仅占据次要地位，你们却让这些东西成为国家的一切，而不是为国家服务。资产阶级不过是工、商、劳动的联合罢了。在资产阶级和权力交替的政治中心，不再有什么鸿沟。什么人都轻而易举地进入政权机器，这种情况只在法国看得到。不要跟我们说美国，一个可供老百姓开发的土地比人口多百倍的国家，是不能拿来供土地有限的国家效法的。

办储蓄银行，鼓励个人利益，这在法国是自由经济的过错，好比解放黑人是欧洲慈善事业的过失。为钱排队是你们的创造，好比为面包排队是九三年的创造。储蓄银行作为一种反政府的观念，其后果和发行彩票的后果一样，与道德南辕北辙。

到处都在解体。你们主张等级制，可是等级制从来不是从群众中产生的思想，而是王权和宗教相协调的结果。等级制产生于伟大的宗教感情，现在这种感情在法国已经不复存在。要使这种感情复归，需要一代人才行，而一八三〇年把复辟王朝好不容易才培育起来的感情幼苗压折了。今天，即使你们建立起一种等级制，它也必然是短暂的现象，它会随着选举的情况被打碎，并且重新组合。

证明我的话并不难。在法国，从社会的角度讲，只有一件事物是有组织的，那就是军队。而且就是在军队里，那种难能

可贵的被动服从和军旗的荣誉感，也大为松弛了，根源在于可称为“有思想的刺刀”的花言巧语、一八三〇年的博爱精神、对平民的尊敬，以及西班牙发生的极富感染力的事件。你们凭什么才有军队的？凭接受并理解长官的专制，凭荣誉（军旗）感，离开军队，这两点就不存在。军队是一个小社会。有一天，巴黎的二十五万工人——由于大修工事，这个数字很快就要到三十万——无所事事，你们将没有任何道德力量可以平息他们的反抗。武装力量将会完全瘫痪，因为工人会高唱前面引用的那首自由之友之歌，而且会得到最有力的政党——共和党——的支持，你们和共和党斗了十年，一直没能也没敢消灭它。工人是野蛮人的先锋队。

你们应该知道，这些情况，是有人调查、研究、了解过的。鲁瓦耶-科拉尔、拉马丁、基佐、大贝尔坦^①等先生，还有其他许多人，恕不一一列举。当他们躺在床上，为自己思考，而不是为别人思考时，他们对明天并没有多少信心。社会分崩离析的兆头他们全看在眼里，他们把忧虑压在心底，外表上相信天下太平，内里并不那么相信。他们的目光在寻找，看有哪位强有力的弄权者，一个制造雾月十八日和葡月十三日那样的人，能够重建权力，因为目前在位的人都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幸得很，因为在位者已经把权力毁了。而且，目前的政体非但不延聘强者，反而攻击强者，迫害强者。

一家报纸曾经想驳斥“无能的当权者”这类话，它把写个人灾难故事的作者以当代风俗史家的口气讲的话，按照最一般的理解运用到梯也尔、库赞、雷缪查先生身上。但是，要叫那些总是闭眼不看事实的人睁开眼睛，就必须使用鲜明的、能给人

^① 大贝尔坦(1766—1841)，法国记者，《辩论报》董事长，路易-菲力浦的支持者。

深刻印象的语言。梯也尔、库赞、雷缪查先生这些人，就其个人而言，都不乏优秀品质，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是，在上层社会，可与他们比肩而立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的这些优秀品质并不是造就国务活动家的品质。黎塞留、马扎兰、弗勒里红衣主教、柯尔柏、卢弗瓦都不具备梯也尔之辈的特长。^①德·利奥纳与这些特长也完全无缘。毫无疑问，他们都不能在议会中滔滔不绝地演讲，舌战群雄；他们都不能上哲学课，论口齿的尖利，他们都算不上佼佼者。但是论意志的坚强、工作的勤勉、贯彻思想的毅力、谈判的坚定灵活不失尊严，没人能超过他们。而且这些人不是靠讨好群众起家的，也不是靠几个愚蠢的资产者结盟起家的。黎塞留积十年的经验，才信赖马扎兰，认为只有他才能挑起国家的重担。单是这个选择，这个预言，就足以叫黎塞留成为伟人了。马扎兰在弥留之际，给路易十四留下了两个人，他像当年黎塞留推荐他一样向路易十四推荐这两个人，他们是伟大的柯尔柏和伟大的德·利奥纳。德·利奥纳对研究过政治的人来说，至少和柯尔柏同样伟大，他代表了这个时期杰出的外交活动。

衰落同样也出现在路易十四朝，而且就开始于这两个伟人和卢弗瓦——杰出的三巨头和臣子——去世之后。在梯也尔、库赞、雷缪查显示才能的地方，上述政治家都不值一提。我并不认为口才、小聪明、文学创作与政治家必备的才能势同水火，

① 以上提到的都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黎塞留（1585—1642）为路易十三的首相，去世后由马扎兰（1602—1661）接替，马扎兰去世前向路易十四推荐了柯尔柏（1619—1683），正是这三位首相使法国的君主专制政权空前强大。弗勒里红衣主教（1653—1743），路易十五年轻时的太傅，后成为其首相。卢弗瓦（1641—1691），路易十四时代的陆军大臣，对法国军队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

这样说未免荒唐。我想说而且也是我心里想的是，现代政治家只能出现在那些习惯于整理、总结、研究思想的人中间。我认为，而且我亲眼看到了，现在的当政者、处理国家事务的这帮人，他们是不称职的。也许目前的形势不是仅仅靠精明、博学、聪明就能应付，这或许正是一八三〇年以来法国国势颓败的秘密。我知道而且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法国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力。

只有独立的人能够讲这些话，反对派的报纸或正统派讲这些话，会担心对自己的党派不利。共和派根本不会这样想。而梯也尔的报纸属于犯了上述错误的党，它们还想把它们那一党的所作所为理论化呢。政权之友明白，尽管这些话十分真实，但会断送当今的王朝。首先这有可能和他们的纲领相抵触，再者这意味着一连串的政变。那么他们期望什么呢？不玩弄两院议会，就出现一个聪明的议会，可惜两者都不可能。

（《巴黎评论》，1840年8月25日）

罗 瓦 译

《巴黎评论》致订户·

对于当此多事之秋却来订阅《巴黎评论》的诸君，我谨向他们表示谢忱，特别因为我在翻阅订户名单时，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也没有发现一个可以称为“熟人”的人。至于朋友，也仅有两三人列于其中。所以，首批五六百订户对我的情意是弥足珍贵的。我经常引用一位名作家的话：“读者是不相识的朋友。”谢谢他们的支持——说支援也未尝不可。靠了订户，杂志才得以办下来，因为零售受到情势的影响，偶然性很大。由于《巴黎评论》决不为招徕读者而牺牲其思想性和真实性，别人买与不买便因时而异。一句话，行情与形势有关。

读者普遍对印刷字型有微词。现在第一卷已经印完，我们将更换字型，以后不再变。新字型虽然看起来粗大，但字数和第一卷相等。倘有必要，第一卷将用新字型重印，以便各卷有相同的外观，我们准备用低价同读者调换小字型印刷的头三版。

还有一项根据大家的希望所作的改进，就是今后每一页的反面都印上“巴黎评论”的字样，正面都印上主要文章的标题，以免翻找之苦。

我的任务是把批评引向真正的目标，引向艺术手段的讨论，引向某些思想的认同——没有这些思想就会产生混乱。这需要

• 本说明刊登在《巴黎评论》第三期，也就是最后一期上。此时刊物的经济状况已面临绝境，此后再也不曾出版。

勇气，同时也难免出现错误。但凡有错，我立即改正，决不犹豫。这里我要做两点更正；惟其涉及的事实既非政治，亦非文学，纠正就更有必要。当然，我不会停止批评新闻界的名流，我的笔就是准备做这个的。我丝毫不缺乏勇气。

我曾经说，雷翁斯·德·拉韦涅真名是雷奥纳尔·居约^①。后来德·拉韦涅先生来找我，没别的，只是给我看了他的出生证明，说明他的姓氏是基约·德·拉韦涅，基约和拉韦涅都是他的父姓。格拉尼耶·德·卡萨涅克先生过去跟我讲过基约这个名字拼写的特别之处。对于研究过人名地名学的人来说，作为法兰克人姓氏的基约和作为普通姓氏的居约，差别之大有如天壤，他们看到我过去讲的话，一定很诧异。

还有一份真实的文件，证明罗歇·德·波伏瓦先生的真名实姓就是如此。有人怀疑他不叫罗歇，而我太天真，十年来竟信了他们的话，^②现在我知道他们搞错的原因了。希望这个更正能够制止这方面的传闻，这对罗歇先生应该有百利而无一弊。

关于我本人，同样也有一些可笑的传闻，所以在这两个更正之外，我需要补充有关我自己的更正。有些人，而且是身居高位的人，说我的剧本《伏脱冷》被禁，我从部长那里得到一笔钱。这是诽谤，必须澄清。

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剧本禁演，我有权获得赔偿。我接受赔偿，可是我不会请求赔偿。希望不要有人根据我的话说我伸手了，伸手要钱跟我的原则相抵触，这方面我的原则是很坚定的。《伏脱冷》禁演以后，我同雨果先生，还有剧院经理，我们维护的仅仅是戏剧事业。雷缪查和雨果两位先生都清楚，关于钱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

①② 参见本卷第167页。

最后一场演出的第二天，我病了，病得很重，卡韦先生来看我，跟我说他们会认真考虑我的情况。这是我平生头一遭同国家或者政府的银行打交道。我征求了几位通情达理、正直的朋友的意见，还特地找了贝里耶先生，了解我是否可以问心无愧地接受卡韦先生的钱。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

卡韦先生第二次来看我，我正坐在炉火旁，还病着。他带来一个敞口信封，里面装了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他把信封递给我，说：“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都明白，您不会善罢干休，我们不想收买您！”

他的口气很轻松。我郑重地回绝了，理由很充分。我只接受与我的损失相当的赔偿，不接受施舍，这种施舍不能让我摆脱《伏脱冷》禁演后的种种窘境（有两个人认为剧本能成功，借给我一万六千五百法郎，我宁可拼上性命，也不愿他们因为自己的勇气而吃亏）。卡韦先生认为我的话很有道理。我很快接到亚历山大·仲马的信。向我表示声援，雨果先生也寄来一封信，对我的行为表示钦佩，并且希望我坚持下去。

我病好以后，便要求暂时开放圣马丁门剧院，这是为许多有困难的人着想。“考虑到艺术家的利益”，这个要求被批准了。但是剧院的三个租赁人（克罗尼耶、哈雷尔和一个银行家）之间的法律纠纷却使剧院一时开放不了。允许开放剧院的结果，是让我，还有弗雷德里克-勒迈特先生，白白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想办法，而且让我白白写了一出有独白的五幕剧《麦卡代》^①。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我的名字以某种方式出现在“秘密资金”的支出项目中，那么这就好比故事中说的，厨师为了平账，写上了六千法郎的芹菜。

^① 《麦卡代》，即《投机商》，是巴尔扎克写得最成功的剧本，在作者去世后的一八五一年八月举行首演，后来成为剧院的保留剧目。

我没有听从好心朋友劝告，我不想谈自己的事，也不愿刊登什么声明。我觉得，连和政府的人接触也会弄得不干不净，这未免叫人心寒。再说我一向不怕诽谤，因为觉得谣言不足惧，所以我一直犹豫着。直到一位我很敬重的人对我说到从一个严肃的人嘴里听到的一番话，我才明白了，必须公开辟谣，如果有人问及卡韦先生，我想他是不会不加以证实的。

此外，请相信，我每次在这里或其他地方，要求像保护艺术和建筑那样积极保护文学的时候，当我埋怨人们以锱铢必较的可恶态度对待法兰西荣耀的一个主要源泉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卑鄙的和个人的念头。人们一会儿说我阔绰，一会儿说我寒酸，我其实一直很穷，我并不怕发财的念头，不过发财的手段要正当，斯克里布^①就是这样致富的。要不是有人盗版——假冒行为对国家商业的危害甚于对文学家的危害——我可能已经富了。所以，政府对广阔的商业利益缺乏保护，造成了文学的萧条。英国为了一项不及书店业百分之一的小利，就和那布勒斯兵戎相见，同时干涉那布勒斯王国的事务，竟然认为那布勒斯无权处理属于自己的商品。法国对此不得不进行干涉和调停。在英国全部贸易活动中，硫磺才占多大比重？拿它来同书店在法国商业中的作用比比看！但愿能有一位部长统计一下比利时卖给欧洲多少新闻纸，但愿有人能计算一下法国的贸易损失，我们自己的损失。乔治·桑的作品，单单一家书店，单单一次印刷就盗印了两千册！

《胡蜂》和《巴黎评论》的盗版才卖一法郎，这岂不叫人哭笑不得？我们出一本书，卖六法郎，而比利时盗版后才卖一个苏。堪称十九世纪欧洲耻辱的这种盗窃竟至如此穷凶极恶，岂不已经是厚颜无耻的海盗行径？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这个问题，

^①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多产，但才华平平。

是因为我知道，倘若我们把它束之高阁，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叫文学死亡的现象将会变成天经地义。

文学再也得不到过去一直支持它的王室津贴。议会通过的经费，你们也不给它。拿一张五十法郎的支票交给一个作家，你们脸也不红一红。由于外交的软弱，你们使法国书店失去了欧洲市场。一八四〇年法国书店卖的新书只有一八三〇年的十分之一。书店不得不每出一本书，就把手稿卖给比利时。那些热爱艺术，不想用文学当垫脚石谋取一官半职的穷困而有才能的人，你们叫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一家报纸说，梯也尔先生即将和荷兰就盗版问题达成协议，无疑，这将在盗版问题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德国全境都在准备剿灭盗版，它的海关联盟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德·梅特涅先生已经就这个问题同意大利各国商讨了措施。梯也尔先生如果能医治好这个创伤，那就干了一件大好事。一旦各国的市场都对比利时关闭了，这样的阵势必然叫它抵挡不住。根茨版权公约被比利时肆无忌惮地践踏了，法国有权要求它对十年来盗印法国作家的书进行赔偿。如果盗版行为制止住了，那么梯也尔先生穷困潦倒的那一天，他能够为《拿破仑传》索回的就不是五十万法郎，而是二百万法郎。

在结束第一卷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上面讲的这些话和《巴黎评论》创刊毫无关系。办这份杂志，是因为新闻界对我不断采取公开的敌对态度。新闻界在《伏脱冷》问题上的态度当然也是很卑鄙的，平时只谈论戏剧的副刊对这出戏竟不置一词。剧院可以提供包厢，而文学只能送几本书。我办这份杂志是想建起一座独立公正的讲坛。

《巴黎评论》并非由我独自支撑，这一点诸位大概会想到的。不过，我觉得有必要为它确定宗旨和思想，唤起读者的信任，集合能够齐心协力的人，避免大多数报刊都有的那种在订户眼

里显得很可笑的内讧：一个人，这个编辑在抬他，那个编辑却在损他。一个具有必不可少凝聚力的、高度统一、只考虑作品和艺术成就、在拒刊朋友的文章时不手软、赞扬敌人时心地坦然的编辑部，没有三个月时间是组织不起来的。

每三期《巴黎评论》构成一卷。这一卷定价四法郎。我们将严格维持这个价格，以免订户有上当的感觉。对书商，既然允许他们打折扣，就不可能阻止他们削价出售。不过只要零售罄尽，这个不得已的苦楚也就停止了。因此，这一卷销售完毕之后，四法郎就成了固定价格。

这样解释一下，很有必要，可以让诸位理解书店的惯例造成的一时无法避免的矛盾做法，对书店来说，一百三十等于一百。这行买卖的一个大灾难，根源是对于它来说，十二加十二等于三十。可能有一天它会买进五百却要价一千。

巴尔扎克

（《巴黎评论》，1840年9月25日）

文学著作权法^{*}

——德·巴尔扎克先生草拟

(1840年5月)

第一章 文学合同

一、文学家协会同仁保证，在未将合同内容通知协会代理人之前，不签订著作的首版合同，亦不让著作的首版进入市场。

此类合同均应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存档。签订合同应遵循下述著作权规定。

二、无论何种文学作品，版权出让仅涉及一版，除非另有明文规定。

三、文学作品的任何版本，不论其印数多少，出版十年后均应视为绝版，著作者应重新享有一切权利，除非该作品已经卖断。

四、文学作品若已卖断，必须记录在案，作者必须正式宣布放弃全部权利。

五、作者将手稿交出版商付梓，并不构成出版商对手稿的所有权，除非另有明文规定。

● 这部由巴尔扎克起草的有关著作权的法典，曾于一八四〇年五月由巴尔扎克向文学家协会宣读。后于一八五六年由莱翁·戈兹朗在六月三十日和七月十五日的《当代》杂志上首次发表。

六、手稿如若遗失，无论责任在印刷商或在出版商，只要作品不曾卖断，印刷商或出版商就对作者负有责任。在此情况下赔偿费不应和作者已得稿酬相混淆。

七、每部书的印数须准确标明，不得以任何借口多印，无论是为作者、报纸、十二加一制^①、中间人。由于此类赠书易被滥用，所以更为简单的办法是根据发售的册数确定每册单价。

八、标明印数之外多印的书必须按书价的两倍偿付作者。

九、每部书必须明码标价，或在封面上，或在版权页下端。

十、出版商无权提高书价。

十一、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集刊、期刊、报纸上刊登并不赋予集刊、期刊、报纸的出版商对该作品的所有权，除非有合同说明作者已放弃对该作品的权利。

只要不属上述情况，文学家协会的任何一位同仁在其作品最后部分刊出两个月之后便重新享有对该作品的一切权利，除非有协定说明他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重享权利。

十二、文学家协会同仁签订的有关为某出版商连续工作三年以上、按册或按页计算稿酬、并向该出版商出让全部权利的任何合同均无效。凡有同仁未通知协会代理人便签订了此类合同，若后向协会投诉，协会委员会将以损害法为根据向法院起诉，要求撤消该合同。下列情况除外：第一，合同已通知代理人，并且涉及的是含十二卷以上、双栏印刷的集刊；第二，与报纸签订的合同。

十三、报刊编辑连续十年为某报刊每年撰文四十篇以上者，应得到一笔不低于1200法郎的补助费。

如报刊老板拒付，文学家协会委员会将采取必要手段强制

^① 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订购十二本书，无偿赠送一本。

支付。

十四、凡受过三次处分或者被判刑两次的编辑，在补助费问题上将不能获得委员会的支持。

十五、此项补助费在编辑年收入低于1200法郎的情况下才能申请。

第二章 报酬、限期合同、破产、拒付

十六、任何出版商无权拒绝出售某作品，亦无权为该作品的出售设置障碍从而损害作者利益。

十七、作家同意将未脱稿的作品预先出售给出版商不构成商业行为，而是一种射幸行为，作者的创作才能时而发挥顺利，时而受到干扰，因而出版商应接受这一事实。

如果出版商向作者预付了稿酬而作者未能如约完成作品，出版商的权利仅限于收回所付稿酬以及从稿酬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的利息。

在作品已经发排、付印的情况下，出版商有权要求赔偿。

遇以上两种情况，如果作者不将应偿还的钱全部退给出版商，出版商则优先享有作品的所有权。

十八、根据第一款的规定，作品完全出售必须通知协会代理人，所以作者依据裁决出让版权或者出版商依据裁决从作者手中获得版权，均需将著作者同意的书面凭证，在代理人处备案并保存，归入ad hoc^①卷宗。每项权利均应完全按规定履行，以使每笔款项付迄后再转向下一款项。

转让版权的款项不附带利息。

^① 拉丁文：特定的，专设的。

十九、文学作品的稿酬如以期票支付，作者只有在收到全部期票之后才有义务交出作品。

期票一次拒付，合同即行中止。

不付稿酬则合同失效。

二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交付出版商后，如出版商破产，而该作品已经部分或全部印刷，甚至已经装订，作者有权优先以书抵作稿酬。无论出版商将书存放在印刷厂、制封厂、装订厂，还是在其他人处，只要存量较大，作者都有权取回。

作者的这项权利优先于各厂商的权利。在作者对厂商宣布放弃稿酬的情况下，各厂商才可获得此项权利。为保证权利的实现，有关条款必须载入所有的协定，并且通知与作品有关的全部厂商。

二十一、如出版商未将稿酬期票付迄，那么在他批发某作品时必须向该作品的作者提供担保。如出版商未提供担保，则该作品的买方有义务向作者付清欠款。

二十二、作者如无正当理由而不交出已完成的作品，或者过久耽搁清样的校对，应承担损害赔偿。

二十三、出版商如不向作者提供校样，应承担损害赔偿。

二十四、任何一部作品的校对费和装订出售费一概由出版商负担，除非另有明文规定。

二十五、文学家协会的成员有一稿两投者，即使采用完全不同的书名，也将被协会开除。

二十六、协会的成员如采用伪装手法将已故作者的著作冒充自己的作品，将受到如下惩罚：第一，如果出版商已将该书的半数售出，该成员必须归还稿酬；第二，如果该书未售出，则应归还稿酬并承担损害赔偿。如果出版商是这种文学骗局的同谋，则得不到任何赔偿。

二十七、出版商在没有文字协定的情况下出版某作品，必须承认作者是作品的所有者，如无任何文字协定，作者有权另行出版这部作品。

二十八、任何出版商，即使已买断某部作品，在需要承担损害赔偿时，必须从维护著作权出发，以作者的名义履行必要的手续。

二十九、出版商购买一部作品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在签约六个月后仍不出版该作品，除非该作品超过四卷。

如一部作品的出版引起了法律纠纷，出版商不得追回已付稿酬，作品仍归作者所有。

如出版商购买了一部已经卖出的作品，而在支付稿酬之后才发现，作者必须退还稿酬，作品付印的损失由出版商和作者各负担一半。

三十、为文学作品作插图、花边以及装帧设计的权力归作者，除非另有明文规定。

不经作者允许任何人不得为作者画像。

三十一、文学作品的出版权分为两个阶段：

1 首版阶段。上述条款适用于这个阶段。根据这些条款，不得把已经卖出的作品再卖出或改换版本形式出版，除非另有协定。

2 再版阶段。在这个阶段，作者可以把作品出售给多个出版商，可以用不同版本形式，也可以用同样的版本形式，可以插图，也可以缩印。第一版发行五年之后，作者如果出让一个新版本，他仍有权出版其他形式的版本，除非另有协议。但是，如想把已经出让的版本交给另外一个出版商，则当初必须在合同中说明作者保留该版本的版权。

三十二、获得一部文学作品出版权和发行权的出版商无权

单独出卖其中一个片断，除非当初赋予了他此项权利。

三十三、出版商在任何情况下，即便在获得了作者的全部权利的情况下，也无权割裂、窜改、删节作品。作品应保留原样，而且作者有权修改润色。

出版商对获得全部权利的作品进行窜改删节，颠倒内容次序，必须承担损害赔偿。

如作者以完善为借口故意损坏作品，出版商可以要求委员会仲裁。

三十四、文学家协会的会员凡首次发表作品者，在明确自己权限时均有权要求首席代理人帮助，必要时还可以要求委员会提供咨询。

第三章 合 作

三十五、在文学上不必拘泥于权利共有。

三十六、精神的利益既然是不变的，并能从合作作品作者名字的并列上得到满足，那么作者们自然可以将经济利益分开。

三十七、两个以上作者的作品，其所有权可在委员会的仲裁下在作者之间拍卖，以便使出资最多的人获得所有权。拍卖结果写成文字记录，买方成为和获得全部权利的出版商地位同等的版权所有人。对于买方拍卖记录与合同同效。

记录由买方所有的合作人以及作为证人的委员会秘书签字。记录原本存档。

三十八、一部作品的合作者工作中发生分歧，可将争执提交委员会。

三十九、一部合作作品在进行中如某合作者去世，去世者的继承人只享有其他在世的合作者同意出让的权利。

四十、任何一部作品的策划均无优先权，除非策划者在出售题目时有文字记录，有印刷商根据条例对政府的声明，或者有附加证词的书面证明。

在此种情况下，凡剽窃作品思想的人将受到惩处，如果造成了对思想的真正所有者的损害，当承担损害赔偿。

四十一、两位作者根据各自的能力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共同写作一部作品，合作前须有明文协议。

协议由往来信件构成。

没有实际证明或没有书面协议的合作将不予承认。

四十二、凡未经合作者许可而私自将作品出售者，一经受欺骗的合作者告发，将被开除出文学家协会。如此人领取了稿酬，则将被永远开除。

如此人将版权卖断，协会委员会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取消出售合同，其目的仅在于使受害的合作者免遭损失，与买方的问题将尽量协商解决。

四十三、两位作者如提出了相同的思想，而彼此又难以合作，则双方可各自写作，但必须事先向委员会声明，否则首先出版作品的作者将有权向委员会控告第二个出版作品的作者。

第四章 民法未涉及的抄袭行为

四十四、把任何一部书或文学作品的内容改编为剧本，或者相反，将任何一部剧本的内容改编成书，凡未征得原作者明确的书面允许，均属抄袭行为。

四十五、在此情况下，原作者有权占有抄袭作品三分之一的收益。

四十六、抄袭只可能发生于在世的作者之间，作者继承人的抄袭起诉不予受理。外国作者关于抄袭的抗辩只有在其所在国允许法国作者获得赔偿的情况下才予受理。

四十七、凡三次被判定有抄袭行为的人将被开除出文学家协会。

四十八、如某作品的写作可以排除抄袭，则仅在特派员的报告表示原告有起诉理由时，委员会才听取原告陈述。

特派员的报告与委员会的意见无关，也与委员会的调解决定无关。

四十九、如确系见解相同，有关陈述可以接受，无须证据和证人。

五十、书名、剧名和笔名均属版权。

抄袭书名、剧名、笔名将要承担损害赔偿，不过原告的要求必须符合……条款^①的规定。

五十一、抄袭部分不超过作品的二十分之一应受到谴责。

五十二、引语失真应依据民法关于伪造的规定予以追究。

五十三、如原告的起诉涉及的是历史上或当代众所周知的事实，则抄袭不成立。

五十四、如抄袭起诉的被告不是文学家协会的成员，则被告有权要求由他本人指定的人员参加仲裁，其人数与文学家协会委员会参加仲裁的人数相等。

在不同意见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以主席的意见为准。

第五章 翻 译

五十五、任何外国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翻译出版，原作者对

^① 巴尔扎克未写明是哪一条款。

该译本享有的权利和其国家在法律上赋予法国作家对其作品在该国译本享有的权利相同。

五十六、文学家协会成员的作品在法国被翻译成外语将被视为盗版行为而受到追究。

第六章 文人的纷争

五十七、若将不属于某作家、与该作家无关的行为、文字或者言论归于该作家，则构成文学上的诽谤罪。

任何人捏造事实污蔑一位作家，应受到谴责并应对该作家承担损害赔偿。

重犯者将再次被罚承担损害赔偿。

文学家协会会员若第三次犯此罪行，将被协会开除并将出庭受审，诉讼费由文学家协会负担。

五十八、所有的批评家只有讨论作品的权利，无权采取暗示、影射的手法干预作家的私生活及其经济利益。

如有批评家、专栏作家或记者因此损害了文学家协会会员的名誉和声望，将受到上款规定的惩罚。

五十九、禁止撰写在世作家的传记，除非得到作家的同意。

此类行为，在作家声称受到损害而传记作者并非文学家协会会员，不接受协会的仲裁的情况下，将被提交法院审理。

六十、任何报纸或期刊的编辑三次被判定有此类行为，该报纸或期刊将被委员会禁止，倘其再犯，委员会将向法院起诉。

六十一、作家的名字是一种权利。

在没有得到作家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该作家的名字作为期刊、集体作品或报纸的撰稿人刊登出来，便构成犯罪，如系文学家协会会员所为，委员会将加以审判，如果是出版商或其

他人士所为，委员会将向法院起诉。

六十二、将某文章或某出版物归于某作家，如因此造成某种损失和对作家名誉的某种伤害，此类行为将成为被文学家协会开除的依据。

六十三、发表捏造的事实，损害了作家的声望、名誉或精神，在此情况下，动机善良的声明不会被接受。

(下接三月二十七日法规的七章，标题：五、方法^①)

^① 这七章实际上并未发表，巴尔扎克的手稿到此为止。

关于著作权问题致法律委员会会议员先生的信^{*}

先生们：

我给诸位写信，是代表文学家协会主席团任命的委员会——我有委托书，不是以个人名义讲话。尽管和议会说理难免有狂妄之嫌，人们却不能责怪我狂妄。我认为，为维护绝对产权法，有必要提出并保留一份声明书。再说，这样做不乏先例，遭到侵犯的利益，不是经常在议会进行申诉吗？最后，对某些问题做过透彻研究的人，难道不能提出比政府机关更全面的主张并阐述其理由吗？我要做的更多。在文人阶层目前的处境下，把问题向你们提出来，明确说明我们的要求，我责无旁贷。即使我们让步了，将来的作家也不能指责又能写又得到公众同情的那些人是默默让步的。也许你们也应该懂得，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上，在这样一个完全正义的事业中，失败会让公众权利和人类理性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知道，现今有些名流认为，不应攻击的东西，也不宜维护。他们的看法是，思想超乎风俗、法律、立法机关和权力之上，思想的任务是对这些东西加以评价，思想也的确在评价。

-
- 此信于一八四一年三月以小册子的形式在赫哲策尔-保兰出版社出版。同年，包括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在内的文学家协会主席团还发表了《关于目前比利时盗印法国书籍的状况给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的备忘录》。

优秀作家和伟大诗人是人类良知的化身，尽可随人家攻击，不用辩解。但是，罗马元老院成员之间和高卢人之间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当前的情况并不适用。国会议员里没有我们的敌人，而且我相信提交法律的部长和审查法律的委员会都会持友好态度。我以为，部长、委员会乃至整个议会都乐于申张法制和正义。

我要求把著作权完全统一于民法典所定义的所有权。

我希望向你们证明，这样的统一既符合过去的立法，也符合公众的利益和公正性，其结果对行业、对公众都十分有利。在这个即将得到证实的假设中，著作权统一于所有权的确和普通法相抵触，但是正当的商业利益和公众利益都要求采取这个步骤。再重复一遍，采取这个步骤不过是恢复旧法律和一切民族的永恒权利：正义。

先生们，请不要忘记，民法典依照罗马法、封建法、习惯法规定的所有权，法典的编纂者们希望能与新文明协调一致的所有权，正遭到信奉不同的宗教理论和不同的新社会理论的法学家的猛烈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让著作权做出哪怕是暂时的让步，也会让所有权敌人尝到甜头，他们会得寸进尺。对此不应有丝毫怀疑。

请看第一个事实。

著作权遭到的绝无仅有的打击，是一七九一年和一七九三年的法律实行的没收著作权。对这两个法律，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大家都知道提要求的人是如何被封上嘴的。

一七八九年前，著作权和其他所有权一样，可以视为家庭遗产，根据是一七七七年内阁的决定，决定后来在巴黎法院注册，听证人是代理检察长塞基耶。

尽管雷努瓦先生的著作引用了路易十六的敕令，我还是把内阁的决定以及检察长的一段话录在下面，以免却议员们查找

之苦。

“陛下体恤下情(下略)，

认为出版业的特权是符合正义的优惠，赋予作者，是对其劳动的报酬；赋予书商，是保证他收回预付金，抵偿各种费用。

应该保证作者获得更多的优惠。

作品的完整要求作者在世时由出版商拥有作品，但是如若延长这个期限，则无异于对垄断的首肯，最终放纵权利的滥用和盗版。

第一款，所有出版商、印刷商，在未事先取得专有出版权时，不得印刷或委托印刷任何新书。

第三款，专有出版权期限为十年。

第四款，取得专有出版权者不但在期限内享有权利，而且在作者于专有出版权期满后仍然在世的情况下，继续享有权利。

第五款，任何作者，如以自己名义获得专有出版权，有权在家庭内出售这部著作，他本人和直系继承人永久享有专有出版权，除非作者将专有出版权转让给某出版商。

第六款，作品专有出版权期满且作者去世，任何出版商，任何印刷商均能得到出版许可证，给予一位或数位出版商许可证并不妨碍其他人获得同样的许可证。”

“十七世纪以前，”代理检察长塞基耶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命令，一项决定，一条法律承认或者怀疑作者所有权。这个问题好像根本没有提出来。到十七世纪，人们开始觉察到了所有权问题，只要作者提出要求，人们就承认他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无法怀疑，甚至也没有人提出怀疑。更准确地说，它得到承认，今天更得到强调。作者本人和所有的后代，他的财产继承人和权利继承人，都有权拥有作品。”

这样，一七七七年内阁决议在巴黎法院注册，保证作者本

人及其后代永久拥有作品。

一五七一年的法令要求出版商申请某部著作的专有出版权时，必须出示他拥有该著作版权的证明，不准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印刷作者的任何作品。

最后，一七二三年的法令宣布了对盗版者的人身处罚。

显然，这三个法规当时已经把著作权与土地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的条件相提并论。

我引用一五七一年、一七二三年、一七七七年的三个法规，因为它们有助于说明目前的问题。

先生们，你们已经懂得，立宪议会为什么非但没有建设，反而进行了破坏。它被国王说的“特权”和“优惠”这些词弄糊涂了，它拆除了著作权的三个支柱，原想拿这三条法规制定一个特殊的所有权，结果却没收了著作权。这是怎么回事呢？

先生们，立宪议会在制定有关法律时，正从民族原则转向人类原则。它考虑的不再是法国人民，而是各国人民。它讨好全世界。于是，为了那些永远不会懂法文，永远不会念法国作家作品的民族，法律被牺牲了。宣布出版自由，取消一切权利，议会一心想显得有始有终。我敢说，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在盲目讨伐特权这股力量的驱使下，几乎没有觉察他们危害了出版业和普通法。结果是什么呢？议会颁布了法令，为了表现得有始有终，写上了这样古怪的伦理学定律：

“作者发表一部著作，就将这部著作完全给予了公众，公众根据自己的意志，或接受，或拒绝。作品和公众的全部关系应该由此确定，因为这是拒绝或接受都无可改变的赠予。”

后来，还是这个议会，又在这个野蛮法的面前后退了，颁布法令说：“即使作者在世时宜保留作品支配权，那也属个别情况。永远不能否认，一部作品一经发表，性质上便属公共

财产。”

先生们，为法律提出这样的依据，不就是认为这样的依据符合正义吗？这样理解的人类精神产品所有权，实在是一堆废话，试言之。

一，如果赠予被拒绝又怎样呢？作者若不被理解便完全拥有著作权了吗？如此说来，对继承人而言，作者与其写一部被人接受的书，倒不如写一本被人拒绝的书了。

二，一个作者不论给予什么，都属于公共财产。

既然创造性精神产品涉及任何形式，浮雕亦属艺术家的创造，那么提供像意大利人大街金屋正面的浮雕供公众欣赏的所有者和公众便有一种契约，按照这个法律，所有者在必要时想拆掉房屋，建一座更具生产价值的房子，就不可能了。

三，一切法律的基础必须推翻。事实上，一项赠予受到赠予者意志决定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它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赠予者的自由意志。所有此类行动都是双务的，包括两方面：公众和作者。某一时代的读者接受与否，怎样加以证实？还有，契约的条件是什么？作者怎样提出这些条件？哪里有把所有契约的价格记录下来的账目？这个问题下面再谈，目前我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立宪议会的这个法令既然涉及各种作品，而且首当其冲的是戏剧作品，那么你们就应该想到，立宪议会如要把主张贯彻始终，就应该下令，公众看戏不必掏钱。

上面已经谈到，轮到贯彻他们的思想时，法令的编纂者们又退缩了，他们为在世的作者考虑，违背了自己的思想，同时却又明确告诉作者，和国王的旨谕不同，他们把这项优惠建立在非正义之上，同时违反了他们野蛮的法律。

这项法令把作品合法权益交给作者，这就是补偿了产品的生产者。因此，我们现在是为什么而斗争？为普通法，为公正，

为所有权的社会问题。

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正义后来怎样由严重的、绝对的、掠夺了我们家产的不正义所代替。你们看到了，一个立下丰功伟绩的议会，整个被“特权”和“出版自由”这些字眼弄昏了头。

这样理解“出版自由”，岂不等于把“贸易自由”理解成可以抢劫商店吗？

国民公会有意纠正立宪议会的错误，它想发表一个——用它的话说——“精神权利宣言”，可是它却加剧了抢劫行为。

下面是一七九三年法律的报告人拉卡纳尔的讲话，他的报告做了十分钟。

“在所有的权利中，最无可怀疑，其发展既无损于平等，也无碍于自由的权利，就是精神生产的所有权。如果有什么事情匪夷所思的话，那就是应该制定一条积极的法律，以便承认这种所有权。出版并不使作家的产品成为公共财产，特别是因为作者所有权的有效运作，出版是唯一的途径。因此作者不可能使用这个权利，同时又不失去这个权利。”

拉卡纳尔的这番话，结果怎么会是鼓励抢劫呢？这跟评审议会的历史有关，先生们，这个问题，我们让你们自己去思考。

这就是事情的关键。

现在来看看，路易十六的内阁为什么觉得需要有一个承认著作权的决定？旧王朝的这个法令为什么到一七七七年才颁布？

这两个为什么涉及你们需要决定的问题的核心，所以，给你们作一些解释或许不无裨益。所谓解释也就是从物质和实证的角度给你们简单讲一讲文学的历史。

著作权是最迟出现的一项权利，它的麻烦就在这里。罗马

法和封建法都不涉及著作权。你们知道，罗马法、封建法和习惯法，解决的是大革命前的各种问题，但是却影响到了后来法国的几部法典。无论罗马法、封建法和习惯法，都没有留意精神产品，道理很简单，著作权的产生，没有三个发明的配合是不可能的：纸张、印刷术和创造了广告的报纸。印刷术广泛使用和繁荣是在十六世纪中叶，有一五七三年敕令为证。在此之前，精神生产完全取决于“抄写”的劳动。每抄一个本子，都非个人财力所能负担，因此作者所能得到的报偿，只能是他灵床前闪光的荣誉。在这样的环境里，国王、君主、王公、领主都平等看待诗人和大作家，他们邀请诗人和作家住在自己家里，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方面有许多事例传为佳话。对诗人和作家的这种保护，当然不可能永远周全，永远稳妥。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天才人物的傲慢，不随和，不为人所知，还应该考虑到思想的缺陷、一时的好恶、说不清的反感。两方面的原因都说明了为什么会发生叫历史感到痛苦的种种误会。查理二世倘若资助弥尔顿，可称明主，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保护起义的首席赞美者，可以理解写《失乐园》的共和派诗人在复辟王朝时期为什么找不到出版商。倘若有个君主竟赐给不按他的统治意图写文章的作家一块土地，那简直是英雄壮举了。思想上的反对派，当年国王能够容忍，如今的社会却穷追不舍。查理五世曾叫人给阿雷蒂诺^①送去漂亮的金链子，路德的同情者中也有德国王公。

照顾诗人、学者、作家、艺术家，这个风俗在十六世纪很普遍。腓力二世是个专制君主，但是他却颁布敕令，为艺术家免除一切徭役和赋税，包括即便在今天也绝不会免除的义务。

^①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讽刺作家。

据说利奥十世教皇曾经想让米开朗基罗当大主教。

黎塞留大主教和路易十四在法国庄严地继承了最高权力的这个义务。拿破仑说，倘高乃依在世，要封他为王公和贵族院议员。你们都知道，拿破仑率先让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担任国家的重要公职。诚然，杜西^①没有当上贵族院议员，但那是因为他从前的老师叫他拒绝当议员，他对从前的老师这样忠心耿耿，很受拿破仑称赞。维安、拉普拉斯、贝尔托莱、夏普塔尔、蒙日、封塔纳都进了贵族院。^②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没有成为议员，原因你们都清楚。必须考虑到拿破仑同欧洲的斗争，这肯定使他不能保护文学活动，而且不要忘记，虽然他有许多不满，却还是颁布法令设立十年奖，后来议会不得不恢复这条法令。

路易十四有非常强烈的文学至上意识，所以当他知道主教们不去法兰西学院，原因是他们坐惯了扶手椅，而学院只有普通的椅子，便派人送去了那四十张出名的扶手椅。

先生们，你们知道，无论过去和当代，伟大的君主都把保护作家和文学当作朝廷的义务。我很不情愿地告诉你们，文人阶层已经失去了这种积极、认真的物质保护^③，他们为不得不

① 杜西(1733—1816)，法国悲剧诗人。

② 维安(1716—1809)，法国历史画家，雕刻家；拉普拉斯，见本卷第80页注①；夏普塔尔(1756—1832)，法国化学家；蒙日(1746—1818)，法国数学家。

③ 拿破仑听说他的王朝的敌人、帝国反对者谢尼耶晚年生活窘迫，便通过旁人给他送去一大笔钱，这个悲剧作家至死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诸如此类的事说明了拿破仑的为人。把这个高尚的举动和拿破仑对待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爱尔维修夫人、杜西、一八一五年护送“先生”过里昂的国民卫队周全的态度联系起来，你们立刻就可以懂得法国人为什么爱戴拿破仑，什么他都能想到，照顾到。——原注

同报刊杂志合作而痛心疾首^①。

在国王的优待使优秀文学作品争奇斗艳的时代里，不可能有著作权的问题。原因如下。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作家——散文家^②和诗人——首先是富有阶级或者有收入阶级的成员诸如贵族、僧侣、富裕市民，因为做学问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有起码的财产。其次，他们受到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的困扰，那就是如何传播他们的作品。风俗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印刷术发明许久之，人们还怀念那些优秀著作的手抄本，用链子挂在图书馆的斜面桌上，大家都去读。人们还记得做弥撒时在大庭广众之中念《圣徒书信》和《福音书》，根据的是很稀少的《圣经》。因此，由于三个原因，当时人们对稿酬并不在意：一是诗人自己有财产，二是有君王的恩宠，三是有扬名带来的荣誉。作家当时把利益看得很淡，所以十六世纪时，贝罗尔德·德·威维尔出版了一本晦涩的哲学作品，给书商造成了财产损失，为了给书商补偿，他让书商得到他的一本书，堪与拉伯雷

① 我不能不提请议员们注意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待遇之低微。一位院士，工作不多或者患病，每月从国家仅领到八十三法郎，还远不及议会杂役的收入。研究院是我国最大的学术和文学机构。建立这个机构是为了集中四个主要学科的杰出人物，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法律界的最高法院，军队的元帅会议和政府的内阁。比一比这三个机构公职人员和艺术、科学、文学代表人物的薪水吧！研究院有那么多大公无私之士，没有一个院士有闲差，把他们的薪金提高到六千法郎，法国莫非就要破产不成？研究院成立的年代，根本没有薪金一说，公职也差不多是义务的。确实，自从各类薪金都提高以来，多数人是天才和伟大公民的研究院院士们保持着一种可敬的沉默，他们永远不会提出要求。难道议员中就没有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无私的态度，提出把研究院院士可怜的工资提高到与物价天天上涨的巴黎的生活相称的水平上来？我宁可取消文学津贴——真正的文学家没有得到一个子儿，拿这笔钱补贴到研究院的薪金里去。——原注

② 原文prosateur，指小说、书信、政论等作者，不是狭义的散文。

的伟大作品相提并论，书商因而大发其财。

先生们，最后一点，买书需要大笔钱。热爱文学，推崇学问，这只能是上流社会的事。卖书则需要巨额预付金，卖得又慢，这有路易十四时代再版书预告为证。再说一遍，那时，圣恩浩荡，大作家无一例外蒙受惠泽，博叙埃有厚禄，费讷隆也有。帕斯卡尔英年早逝，不过他属于顽固的反对派。莫里哀很富。谁都知道拉封丹过得闲散自在。拉辛在四年时间里就从路易十四手里得到二十四万多利勿尔（当时货币）。布瓦洛生活得很舒适。佩罗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中等作家们也受到有力的保护，当时的人曾以接待夏普兰、伏瓦蒂尔等人为荣。

既然如此，便无需考虑什么著作权的问题，因为著作权不带来任何好处。新闻业刚刚诞生（第一家报纸《水星报》创办于黎塞留时代，萨洛当顾问的《学者报》到路易十四时代才问世），当时谁又能料到它会像这半个世纪我们目睹的那样发展呢。

十八世纪，众所周知，布丰有幸得到要人保护，不缺钱花。伏尔泰初露锋芒就靠摄政王发了财。孟德斯鸠广有家产。马蒙泰尔和拉阿尔普，^① 尽管才能平平，却得到《水星报》的眷顾。冉-雅克·卢梭把文学上不计较利益得失当作扬名播誉的重要手段。只身一人抵得上整个反对派的狄德罗，受到叶卡捷琳娜的保护。达朗贝尔有好几份津贴，生活相当宽裕。杜克洛^② 的年金有两万利勿尔。

然而也就在这时，书成了盈利之物。书商付给《印度哲学史》的报酬相当可观。读书蔚然成风，读者增加了近一倍。小说

①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拉阿尔普(1739—1803)，法国诗人，批评家。

② 杜克洛(1704—1772)，法国伦理学家，历史学家。

作为行吟诗人和说书人传奇文学的发展，十二、十三、十四世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这时在中产阶级广泛流传，对开本被十二开本和十八开本代替，这样的版本缩小了书的体积，无论贫富都能买得起。从此，出版变成了重要买卖。也就在此时，一七七七年的敕令颁布了。

先生们，请注意，反对派的文章，讽刺文章，总之国王不喜欢的东西，都不得不找一个自由的国家出版。什么政权都压服不了的思想自由造就了荷兰。荷兰的印刷业和书店非常发达。在荷兰出版了《贝尔词典》^①、《卢梭文集》、米拉波的半数著作、秘密回忆录、神秘的冉森派著作、自由小报。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荷兰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收益最高的法国文学作品都在外国出版。荷兰的富商把法国作家当成削价商品。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把问题搁置起来。思想活动受制于实行书报审查的政权，这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著作权的分割。

然而，到了一七七七年，马尔舍布^②和路易十五终于共同克服了一切困难，颁布了新的法令，在巴黎法院注册，并由最著名的代理检察长在报告中阐明了法令的真实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段落已见上文。

对一七九三年法律抢劫行径的抗议，不是在断头台下，也不是在拿破仑治下（拿破仑的纲领对著作权作为一种所有权存在其实是有利的）。那时，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所有权也岌岌可危，而且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习惯于把手稿卖给书商，荷兰书商的习惯已经成了法国书商的习惯。出版一本书，在人们眼里，过去

① 指皮埃尔·贝尔的《历史批评辞典》。

② 马尔舍布（1721—1794），法国政治家，曾任最高税务法院院长，并领导法国出版业。

经常是，将来也经常是偶然行为^①。把著作权当作家庭内部的永久权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著作权仅仅在一个确定的时间里有收益。任何著作，第一版都是播种，尽管现代广告手段高明，成功的阳光也不见得能在作者生前让庄稼成熟。

问题在复辟时代变得突出了。从一八二四年开始，陆续发表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著作。在勒努阿尔先生的著作之前，已经出版了德普雷先生的小册子《从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论所有权》，这个标题把问题提得很明确。复辟王朝竭力压制思想，由于它和报纸进行激烈的战斗，所以它不攻击书籍。它让事物停留在拿破仑确立的状态中，不过却撤消了书籍审查。

今天，书店属于法国最大、分布最广的买卖。这是二十年军事胜利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法语的明晰和完美。一名法国作家和一名外国作家，如果才能不相上下，那么法国作家一定

① 最好还是引用新近的事。书店业成了自由职业，这个职业，可能像其他一些职业比如小学教师一样，需要道德和教育担保书。在这个问题上，复辟王朝曾经想恢复有效的政策。书店老板应该是文学学士。每举出一个受过教育的老板，例如保兰、勒努阿尔、傅立叶、勒诺芒、奥丹、费尔曼、第多、巴朗什（他率先冒险出版了《基督教真谛》，还请傅立叶任他的报纸的撰稿人），阿图斯-拜特朗，我们就可以数出二十家被戏称为“鬼话店”的书店。巴黎曾经有一家印刷所和书铺联营店，印学术书籍，老板是个白丁，他审稿依据的是书名的格式。所以，出书难如今代替了中世纪传播难所代表的那些障碍。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好不容易才在里昂找到出版商，只有巴朗什是他的知音，这个事实出现在昨天，明天还会出现。梯也尔先生被迫用《大革命史》的所有权抵了一小笔钱，还不得不同意用费利克斯·博丹的名字出版。好多读者都问：“谁是费利克斯·博丹？”费利克斯·博丹作为一个作家，当时的名气很响，所以当《大革命史》最后几卷署了梯也尔的名字，而不再用他的保护人的名字时，英国的报纸竟然认为和前几卷的差别很明显。现在，肯定有其他的夏多布里昂和梯也尔在寻找出版商，而因渴望出书而向不平等的合同屈服的梯也尔的例子肯定会比巴朗什无私的例子多。

优于外国作家，因为用法语写作不允许说空话。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词语的巧妙搭配、鲜明的形象、整体的和谐，都能产生幻觉，达到诗画兼备的效果。但是在法国，这些闪光的手段都用不上，因为作为思想装饰的语言，本身具有实证性。在法国，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一个伟大的人，在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这一点使得法国的诗人很少，却很伟大。法国的大诗人必然成为全世界的财富。如果能够通过外交协定，治愈被称为盗版的这个可耻的创伤（对此理应抱有希望），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书店会成为法国最繁荣的生意。只要拿起笔算算十年来比利时损害法国利益卖掉的成千上万本书，就能够相信，单是法国纸张工业（法国是纸张成本最低的国家）一项，就能生产出贸易平衡必需的产品。

那时，我想立法机构就不可能再让一七九三年的法律确定、拿破仑敕令修改的财产剥夺法继续存在。不幸的是，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像是新鲜事，似乎一七七七年法令不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看反对意见。

有人——例如立宪议会（立宪议会其实什么也没有立，革命后真正的议会是国民公会）之后某些法学家——认为，拉末耐、雨果、乔治·桑、斯塔尔夫夫人、拉马丁、歌德、席勒、拜伦、司各特等人的思想都属于公共财产，因为都来源于上帝，并且以此为由剥夺他们子女的继承权。这岂不是忘记了，土地、田野、房屋，也来源于上帝？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但是谁也不会因此想到要剥夺子女对这些财产的继承权。诚然，每一个思想都源于上帝，然而思想所到之处，人都将它化为己有，涂上自己的色彩。人按照上帝决定的形式吸收思想。毫无疑问，哪一个天才人物也不能自称是某一个思想的创造者。从这一点

说,思想确实是共有的。德·马尔塞^①说过,一个市井女人一个早上说的比喻,比一名学院院士一个月说的还多。每个人都可能有维柯、卢梭、布丰、鲁瓦耶-科拉尔、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的思想。不错,一切思想都曾预先出现!《神曲》可以在印度《婆罗门圣诗集》中找到,拉辛可以在古人中找到,莫里哀的喜剧散见于前人的剧本,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班戴洛^②的小说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同样动人。伏尔泰的小说,没有一本无来历,批评家们早已残酷地向伏尔泰本人证明了。《唐吉珂德》的思想可以在拉伯雷的作品里找到,而博马舍又从中发现了费加罗。但是,所有这些作品并不因此而逊色。《克拉丽莎》和《新爱洛伊丝》故事几乎相同,但都是不朽的杰作。《哈姆莱特》和古希腊悲剧也是这样。斯威登堡的 *Opera metallurgica*^③ 在布丰之前就包含了布丰的全部思想。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行为、方法、风格。在策划和生产之间有一道深渊,只有天才生着双翅,能够潜入又飞起,手里高擎着不朽之花。只要有一种新因素,只要在相同的情境里引入一种新的情感,就能够写出不同的作品。想象好比阳光,与相同的成份:绿树、空气、江河、土地结合,既造出了里约热内卢、那布勒斯的风光,又造出了君士坦丁堡、日内瓦湖的风光。

至于立宪议会和许多人认为,任何一种书籍的出版都构成完全、彻底、绝对、不能逆转的交付,这种交付要是真能够在我们和公众之间实行,那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别无所求。现在法国的出版商,即便对最受欢迎——靠才华或靠赶时髦——的作家,要做到两千册的交付,也难上加难。先生们,在这个问

① 德·马尔塞(1676—1756),法国语法学家,哲学家。

② 班戴洛(1485—1561),意大利短篇小说家。

③ 当指 *Opera philosophica et mineralia*:《哲学和矿物的作用》。

题上，请查一查合同。一本书的价格应该包括生产费、书商的利润以及每册书的作者提成价。这个在书籍生产上一贯不变合同，法律却仅仅为了光荣的生产者，就宣布它无效。

立法者说：“我们永不可能阻止支付纸张、印刷、装订、封面等费用，没有这些费用，就不可能有书。我们不能阻止书商、厂商赢利。但是，从某个时候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切所由开始的那个人，作为一本书第一动因的那个人，由直系继承人代表的那个人，他将什么也没有了。”

这是所有权问题上的无神论。先生们，在这一点上，请想一想立法者们在限制所有权的时候，他们自己要负起多大的责任。你们将要决定著作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有权。如果是，那么一切都很清楚了，限制它就是对任何一种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亵渎。如果不是，那么又为什么把它当作时限所有权？我们来看看这样妥协的结果。

你们来定一个时限。

你们定五十年，这是文学家协会对一个我本人并不感到绝望的事业感到绝望时向你们要求的时间，你们一定希望高乃依、弥尔顿、库里埃、贝朗瑞、夏多布里昂的子女能够享受父亲著作的收益。但是，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巴朗什、维柯、布朗热四十岁就死了，留给儿子一本艰深的哲学或文学著作，那种迟迟打不开销路的作品——因为人类有些著作，促成其利用和刺激其利润的那种荣誉，必须经过优秀人物长时间的秘密投票才降临。要是在艰难的等待之后，这本书终于带来收益，但是他们的儿子看到，收益已经落入书商手里了呢？……

你们定五十年，意思是让子女拥有父亲的著作，别无他意，对不对？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你们就决定了，天才人物的子女只能活五十岁；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优秀作品都应该立

即被人理解。你们忘记了，维柯这个百年老蛹，到今天才孵化！《以斯帖》在拉辛去世半个世纪之后才被人理解（在法国）！法国最大的天才之一拉伯雷，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理解，还是争论的对象！《唐吉珂德》的第二卷比第一卷晚了十二年，原因是找不到地方出版！要想不让这些灾难重演，你们任重而道远。先生们，你们完全能够做到，只要把著作权纳入普通法，就可以预防此类事情发生。

既然可以定五十年，为什么不定为永远？承认由人类创造的唯一不需要土地和石头、却和土地石头共长久的所有权，这一点谁阻挡得了？这是一种用社会剩余——骨头上刮下的黑灰，遗弃在大街上的破衣衫——在天地之间构成的所有权。

这里便冒出一个可怕的字眼：公众利益！

先生们，小心点。公众利益，人类，这些是你们在田地房产永恒所有权方面的敌人提出的论据。他们企图借民族、公众利益、下一代、进步、正义之名，只给你们留下用益权。得到更充分理解的公众利益，这是新共和派和圣西门派的一匹威风战马。以公众的名义剥夺作者家庭的继承权，这岂不是在酝酿搞垮其他所有权吗？你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愈庄重，法学家们从中找到的论据就愈有力。

这里，有人对我们说：“发明专利十年就出让了嘛。一本书和带活动关节的套靴一样，也是一项发明。”不对，先生们，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当詹姆斯·瓦特把帕班继沙洛蒙·德·科之后发现的蒸汽动力加以推广时，当雅卡尔发明了一项职业时，当一个化学家找到一种有用的胶水时，当坎凯或卡塞尔发明一种灯具时，社会绝对应该使用并且立即买下发明权。^①发明者

^① 帕班(1647—1714)，法国发明家；科(1576—1626)，法国工程师，在帕班之前对蒸汽动力作了研究；雅卡尔，见本卷第87页注④；坎凯系一种灯具，发明人名坎凯；卡塞尔亦为灯具，发明人即卡塞尔(1750—1812)。

有把握，或者自认有把握，能够在法律允许的时间里获得巨大的收益。即使发明人在专利期满时没有变富，国家还可以延长专利期限。这是正当的。那么是否应该购买一部文学或哲学著作？作者是否在一定意义上有权限制读者，就像拉巴拉克^①有权限制漂白粉的消费者？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引起哄堂大笑。

很不幸，先生们，购买一本书，是在这本书出名之后，轰动之后，产生作用之后。书的情况和实用发明的情况相反。毫无疑问，孟德斯鸠、卢梭、布丰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化为法律、风俗、科学定义。昨天，格勒奈尔区的井喷出的水好像是为证实布丰的“大地理论”画押。现在，大家买书，为的是形式，是天才作家赋予作品的美感，是冉-雅克、孟德斯鸠、布丰的心灵特征。这些人提前理解、阐明了未来的思想。他们把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就像我刚才讲的，赋予这些思想以自己心灵的形式，使这些思想能够为人类所感悟。如若不是这样，那么玛西永^②、博叙埃、布达卢、费讷隆就都成了《圣经》的抄袭者！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众利益？我们诚心实意地找一找。

公众利益不就是让那些不朽的著作印制精美，价格便宜吗？针对辩论对手的这个意见，我要提出另一种公众利益。我有确凿的根据，每个国家属于“公共财产”的书籍，即每个书店都可以重印的书籍，价格都和属于“私人财产”的书籍一样昂贵。眼下，卡西米尔·德拉维涅的书卖十二法郎，莫里哀和拉辛相同质量的书也卖这个价。如果没有盗版书，那些转瞬即逝的作品也会这么贵。这个论据是从事物现状总结出来的，经布尔沃先生提出，立刻在英国议会解决了著作权问题，反对意见体面收场，寿终正寝。

① 拉巴拉克(1777—1850)，法国药剂师，漂白粉的发明人。

② 玛西永(1663—1742)，法国宣道家，以言辞雄辩著称。

如果从此人们把公众利益理解为出版商的利益，那么这个问题的表述就未免太简单了。

如果你们不宣布永久著作权，那么你们就是在出版商和作者之间，工业家和发明家之间，零售商和生产者之间偏向前者，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丑闻。你们似乎更希望看到还未出生的陌生人将来依靠种种精神生产发财，而不愿意看到致富的是伟大人物的子女，这些人物是各民族天赐的荣誉，是唯一不叫拉卡纳尔^①害怕的贵族。要叫我说，昂克蒂尔^②不幸的继承人能够分享他的《历史》最近带来的巨大收益，这就是公众和社会利益。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对手破绽更多。让我们来看看出版商的利益。出版商的利益难道不是能够平安出书，无需担心致命的竞争吗？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过一些出版商出了高质量的书，硬是被那些有办法向公众推销质量低劣、错误百出却冒充上乘版本的书商害得破了产吗？两百年前的书，今天还能站住脚的，大多数不如眼下引起街谈巷议的书卖得快，重印这些书，就要做长远打算。图书馆已经有的书，出版商就必须在质量上同过去的版本竞争。我估计出一版需要十年。假设一个出版商冒险出版拉伯雷或者多比涅的书，假设另一个出版商出来同他竞争，那么他们都会破产，因为他们要二十年才能把他们的书卖光。

所以，如果凭借我们软弱无力的外交，盗版这个丑恶的吸血鬼能消灭的话，永久所有权将使出版商像现在出版属于私人财产的书一样安全。事实上，直到一八三〇年七月以后，盗版才迅速发展。

至于那种由缺乏竞争而产生、叫人以为有了永久所有权书价就会飞涨的意见，在布尔沃先生英国议会讲话面前已不攻自

① 拉卡纳尔(1762—1845)，法国政治家，以反对贵族在教育上的特权著称。

② 昂克蒂尔(1871—1805)，法国东方学者。

破。不止于此！先生们，竞争总会有的，作者在世时就会有。一本书可以同时有六种开本。夏多布里昂还健在，他的著作就出版了三十二开、十八开、十二开、大八开、小八开、八开缩印等各种版本（全部收益归出版商）。没有采用的是对开本和四开本。

德·拉马丁先生和贝朗瑞先生的情况，和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情况一样。他们俩都把作品交付出版商，有确定期限。出版商怎么干呢？他出版三十二开、十八开、八开，有插图和无插图等不同版本，供四类不同的读者。出版商作为业主，给作品定了三法郎、三十法郎、九十法郎等几种价格。今天能做的，将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做，唯一的差别是，如果你们定出作品所有权的期限，那么将来德·拉马丁和贝朗瑞的继承人就什么也得不到，收入全数归出版商。所以，不同版本的竞争才是唯一合法、正确、自然的竞争。花三法郎买三十二开本的德·拉马丁先生的《沉思集》或者贝朗瑞先生的《歌谣集》，和买一册十法郎的豪华版，不会是同一个人。版本代表了社会阶层。出版商的利益和作者的利益之所在，都绝对不会是拿无法接受的高价格破坏销售。作者在世时，只要作品流行了，价格就低。你们讨论的法律将来只需要保护大作家和优秀作品，这一点务必弄清楚。我们中间，一死就被遗忘的人，生前都过得很快活。平庸养平庸，从来不成问题。先生们，请尽量让天才人物的痛苦为他们的家庭造福吧，问题说到底就在这里。

现在有些好心人，担心召集继承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寻找他们，满足他们的要求，都有困难。对这种担心，我们不大理解。著作权既然纳入了不动产权，那么处理著作权就应该完全仿照处理地产或房产的方法。高乃依的著作权转为一个出版商的所有权，这同奥棠斯王后的宅邸变成德·罗特希尔德先生的宅邸，路易十四赐封给德·蒙泰斯庞夫人的土地即将变成上

百个小地主的财产没什么两样。

这里，先生们，你们可以发现路易十五的内阁很明智，他们区分了两个实体。一个是作者，他们赋予作者永久的权利，但是如果作者希望保留这个权利，他就必须永远是他自己的出版商，他就必须自己预付资金，承担销售风险。另一个实体是书商，他靠作者获利。合法的同情主要在作者方面。至于出版商，过一段时间，他就被剥夺了权利，于是成为专利的开发人。一七七七年法令的简洁令人惊叹。但是，我的观点是，出版业所谓的“公共财产”是一个坏条款。无论是从出版商的利益考虑，还是从公众的利益考虑，我都坚持我刚才提出的理由，我认为只有版本的竞争才对商业和公众有利。

关于所有权，还有一个重要意见。你们肯定会发觉，宣布作者死后所有权才形成，这更为明智。只要作者活着，他就有权更动、修改他的作品，因此所有权就尚未确定。

还有人提出诘难说，继承人有可能反对再版作者的作品。制定一条法律，保证在权利继承人反对的情况下，只要支付继承人足够的报酬即可再版的公众权利，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关于这一点，全部的困难在于法院的审理范围。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公众是所有权的共享者。

有些人反对作品永久所有权，怀疑的理由是这个所有权的存在和开发需要若干行业合作。但是，先生们，正因为著作权集中了最困难的条件，它才最需要法律保护，是不是这样？

我个人希望一八四〇年议会对事实进行审议，不要落在路易十五内阁的后面。你们如果修改一七七七年法令的原则，使之成为法律，会违反什么治国原则？什么自然法？哪一条法律定理？为了证明没有什么著作权，将使公正原则遭受多大的打击？别忘了，作者去世后，著作权与坍塌并重修的房屋的所有

权相比，与经过纷争和分割的土地相比，加以剥夺要困难得多！别忘了，一部好书，每一天都意味着法兰西语言对于其他语言的胜利！

先生们，最后，把著作权纳入不动产权，是公正的措施，是立法机构的壮举。要知道，先生们，法国已经落在七个国家的后面，这七个国家都宣布了家庭对于作品的永久所有权。

至此，这封信大概已经说明了以下几点：

一，将著作权放在普通法里，对社会有很大的益处；

二，将著作权放在普通法里，非但对公众利益和商业利益无害，而且保护了公众利益和商业利益；

三，剥夺作者家庭的著作所有权是极不公平的。以继承人居心不良，反对再版作者的作品这一点为理由提出的反对意见，只要有一条法律便站不住脚。

我请求议会不要因为著作权纳入不动产权会给目前的法律起草工作带来表面的混乱而停止不前。我相信，不论是部里还是你们的委员会，都不会对这样的举手之劳望而却步，何况其目的正是为了简化法律。

文人阶层的人都知道，这些思想已经在贵族院内获得王国一名首席法官的支持。我在这里为他们向德·波尔塔利主席公开致谢。

关于文学家协会主席团要求制定的 一项法律条款

这封信写得很匆忙，所以这里该谈一谈文学家协会要求的一项担保了。这项保证似乎使出版业的许多人感到害怕。

由于经常有人控告作品印数和作者与出版商签定的合同规定的印数不符，文学家协会主席团深感震惊，因而要求法律能

够迫使印刷商和作者共同签署一项声明，规定作品的印数。印刷商必须事先将声明交给出版商，没有双方签字的声明，出版商必须拒绝出版。

这个声明的作用是确认印数，防止印刷商在合约之外增印，否则印刷商就涉嫌欺诈。现在他参与欺诈却无罪。

出版商因此大为不满。他们觉得我们没有权利在议会面前怀疑整个出版业进行欺骗。

先生们，法律的作用是预防犯罪。一条法律的原则如果能够杜绝当前部分的罪行，那就足以使提出这个原则的人名垂青史。文学家协会要求制定的这条法律使罪行难以实现，甚至完全加以杜绝，以后任何一个印刷商都不能再有意进行欺骗。

我们承认，现在的印刷商涉嫌欺骗却无罪。我们已经有力地证明，作者几乎没有办法核实印数是否与合同相符，因为作品不在作者眼皮底下印刷。我们已经说明，在每一版的每一册书上签名是不可能的，想一想，雨果、贝朗瑞、拉马丁在一万册书（如果没有盗版书，应该是三十万册）上签名要花多少时间！

先生们，请注意，这种欺诈比盗版更严重，再说它也隐含着盗版。首先，它引起对信任的滥用。这种信任滥用经常发生，一个优秀的立法者应该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其次，这种欺骗行为造成经济损失，而因此推迟再版造成的恶果还要严重得多。书籍的再版率对于书籍销售是极大的推动，所以出版商经常把一版伪装成多版，现在这个无伤大雅的骗局已经骗不了什么人。

再说，又有哪一条海关法不是把全法国的贸易都置于欺诈嫌疑的地位上呢？

持下面的观点，就不存在所谓“诚实问题”。

有诚实的出版商，也有不诚实的出版商，就像世上任何一

个阶层，都有诚实人和不诚实的人。有的作家不履行合同，先生们，很不幸，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拿他们的头脑打赌，保证在某时完成一部作品。这种合同，毫无价值，简直是发疯，但是司空见惯，出版商拿来当作对付作家的法宝。也许应该说，订这种合同，既因为出版商贪婪，也因为作者无奈。先生们，你们知道吗，由于缺乏有关的法律，法院总是判处作家一大笔赔款，不但超过了作家所得，而且超过了一部作品的全部价值。也许法律应该阻止签定这样的合同。作家由于一种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即想象力的原因而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部作品，这同出版商在生产过程中弄虚作假难道能够统统看作不诚实吗？

最后，出版商无法回答这个两难推理：诚实的出版商与这个问题完全不相干，而且应该希望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只会触动那些不诚实的人。我敢肯定，许多出版商会盼望采取这样的措施，以免舆论对整个行业说三道四。

和出版商相比，印刷商的行业所需资金巨大。他能够为履行合同——他本人就是执行人——提供可靠的担保。这样一条法律可以防止出现以往那种骇人听闻而法庭往往因为缺乏证据而无从审理的案子。

关于宣布作品为公共财产时建立 保护作者继承人利益的税制的建议

先生们，为调和公众利益——据说公众利益主张剥夺作者所有权——和作者家庭的利益，某些以学识和思想著称的人提出一种税，纳税的是从作者去世后其作品谁都可以重印这一点渔利的出版商。这是个令人失望的税制。

抹掉了“所有权”这个词又想让作者家庭获得正当收益的这

个制度有种种弊端，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它几乎无法实施。

被实用而可变的法律所分解，因而不再能够拍卖的所有权，为了利益分配，显然需要召集继承人，而这几乎是一句空话。例如，波旁家族虽然好找，但是路易十一的作品（保兰书店正在印刷的《新十日谈》）和纳瓦尔王后的作品，倘若当时便有著作权，那么现在究竟应该谁受益呢？而且并非所有的作者家庭都像波旁家族，要想找到福音书作者的继承人就很难。

于是，你们便谈论建立公共储蓄和慈善机构，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不爱文学的人管文学这样的怪现象，就像今天我们见到的，许多文学职位都被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盘据。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制度如何实施。怎样规定税金？

有一名法学家，出于值得称道的目的，即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建议宣布税金为码洋的十分之一。

但是他却没有提出固定买价的办法。固定商品的买价！这无异于想解决自从有商业以来就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无异于想呼风唤雨。

一本书就是一件商品。你们的这个税制允许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一本书最初标价十法郎，到头来会跌到一法郎，出版商只能勉强付税，蒙受的损失太大。那些在为私人所有的作品方面，受到自己的幻想限制（幸好如此）的出版商，这个制度会扼杀他们。在这桩生意里，由于不以生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原因，你们的税制在这个残酷的非此即彼的规律下生存：一令新闻纸不卖五十法郎，就卖一法郎。对出版商来说，永久所有权可以起这样一个作用，如果是天才作家的作品，一令新闻纸的价格能够保持不变。我说的非此即彼规律仅指当代作品而言。

让我们深入一步。这个税制意味着人类思想引为骄傲的一

件美好事物的灭亡：印刷。拉马丁、雨果、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将会挤在两卷本里，定价十法郎。税金是一卷一法郎，书商要支出二法郎。你们懂得，这样的书肯定是缩印本。第多、阿尔德、普朗坦之类的书店倘若想出精美的版本，那么按照印刷规律，全书会达十卷之多，每卷定价六法郎，共计六十法郎。那么税金就是六法郎！这样，对于税金必须从轻、必须得到优惠条件的那些出版商来说，只有死路一条，而那些生产劣质书籍的出版商，反倒有权用极低的价格出再版书了。

你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们就会扫荡缩印本，而缩印本价格低，在把人类精神的财富介绍给社会下层方面发挥了作用。

如果你们要实施这个似是而非、得到某些名人支持的制度，而不管它点名攻击了所有权，那么就得让税金与字数挂钩，在印刷上，这是生产账的基点。然而，这样一来，首先我觉得，制度尽管合理了，却与法律之庄严不相称，与一种敌视高雅文学的无情税收不相称。作者代表与出版商之间的合同是会根据情况变更的。

再深入一步！如果说按照这样的分配方法，你们可以治“标”，但“本”的困难仍旧没有解决。还有纸张的区别。印刷问题还与每令纸是六十法郎、四十法郎、二十法郎抑或七法郎有关。我们都知道，现在，同纸张的价格相比，印刷和装订费用简直不值一提。纸张就是整个出版业。议会可能不知道，法国生产的纸张，价格比欧洲大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低，虽然受到海关和昂贵运输费的影响，德国依旧从法国大量进口纸张。这充分证明了应该稳定、保护法国的出版业，给予它特殊关照！议会肯定不知道的是，生产真正优质版本的书，必须用所谓的“荷兰”纸，即完全用麻布为原料制造的纸。只有这种纸能够经得起岁月的

侵蚀，经得起磨损。当老百姓把大主教府的宗教书籍抛到塞纳河里的时候，一本天主教神甫书店版的对开精装书能够一直漂到鲁昂而纸页完好如初，而一本现在出版的书呢，随便哪一个出版商都会肯定地告诉你，漂到新桥就变成纸浆了。

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生产荷兰纸。国家曾经想出版一种高质量的书，却苦于找不到荷兰纸。今天，如果有厂家生产荷兰纸，那么一令纸也要卖到一百法郎。面对这些情况，你们难道还没有意识到制定永久所有权的必要么？显然，一个出版商如果有意用荷兰纸出版著名作家的作品，必须有专门的合同，必须给予他保障和优惠。从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考虑，甚至可以由国家来办一家工厂生产荷兰纸，就像国家办的各种戈伯兰工场一样。这家工厂应该隶属王家印刷厂，法国在印刷业和文学方面的优势需要这样一家工厂。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像王家印刷厂印制的布丰作品那种版本的书。

综上所述，我毫不犹豫地认为上面讲到的那种税制绝对不可能建立。

谨致
敬意。

德·巴尔扎克

一八四一年三月三日于巴黎

罗 瓦 译

一只英国母猫的苦闷^{*}

啊，法国的动物们，有关你们首次聚会的报道传到伦敦，动物改革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我身材虽小，却掌握了大量关于动物优于人类的证据，因为我作为一只英国母猫，朝思暮想有机会出版记述我生平的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可怜的自我怎样遭到英国虚伪法律的摧残。打从贵国议会bill^①颁布之后，我答应以礼相待的耗子带我到科尔本家去了两次。我看到那些老小姐、中年妇人，甚至还有妙龄新娘在改她们作品的校样，我就想，我有爪子，为什么不用？女人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那些从事写作的女人更是如此。而一只母猫，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牺牲品，她却宁可少想，多讲，她唠叨的事可以填补女名流讳莫如深的事。我的雄心是做母猫中的英奇巴尔德夫人^②。法兰西猫们，请重视我的雄心壮志，你们曾经产生了我们猫类最伟大的家族——穿靴的猫^③，他是永恒的传令官典型，模仿他的人千千万万，却没有人为他竖像。

我出生在猫郡的一个牧师家，靠近小城喵喵堡。我妈妈是

• 本篇于一八四二年首次发表在《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第12至14分册。

① 英文：法案。

② 英奇巴尔德夫人(1753—182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和演员，所写传奇《一个简单的故事》和《自然与艺术》十分成功。

③ 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佩罗的同名童话故事中的一只聪明的猫。

下崽好手，弄得子女个个倒霉。你们知道，英国母猫下起崽来毫无节制，总有一天，英国猫会布满全球，原因在哪里，大家还没有弄清楚。公猫和母猫，双方抢功，都说自己又温柔，又能干。但是有几个勇敢的观察家说，英国的公猫和母猫，生活方式太乏味，找不到什么消遣，只好玩这种家庭小游戏。还有人认为，由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个问题涉及严重的工业和政治内容。这些问题，写在我的爪下不太合适，且留给《爱丁堡评论》去讨论。我没有依惯例被溺死，多亏这身雪白的毛。因为这身白毛，人家叫我“美娘”。唉，牧师太穷，他要养活一个太太，十一个小姐，没有力量收留我。有一个老姑娘发现我对《圣经》很有感情。我常常卧在《圣经》上，不过并非因为虔诚，而是因为家里除《圣经》外找不到一块干净地方。老姑娘大概认为我属于产生巴兰母驴的圣动物家族^①，便把我带回家。那时我才两个月。老姑娘常常举办晚会，请柬上写明供应“茶”和“《圣经》”。她竭力想把夏娃的女儿^②们那一套倒霉的手段教给我，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采用新教的方法，就是没完没了地给你讲个人的尊严，讲外界的责任，到头来你听烦了，只好做出牺牲。

一天早上，我这个可怜的自然之女，闻到了奶油香，奶油装在一个瓶子里，上面胡乱盖了一块muffing^③。我把muffing踢开，把奶油舔吃了。后来，因为高兴，或许也因为我幼小的器官太弱，我就在地毯上解决了小猫最大胆的需要。老姑娘发现了她所说的“放肆”和没教养的证据，抓住我，狠狠地抽了我一顿皮鞭，一边发誓，不把我教育成贵妇人，就把我赶出门。

“你干的好事！”她说，“美娘小姐，学着点，英国母猫应

① 典出《旧约·民数记》，上帝使术士巴兰的驴子口吐人言，故云“圣动物”。

② 意谓轻佻女子，这里直译，为的是突出原文揶揄的口气。

③ 英文：一种甜点名。

该把可能危害英国尊严的天然需要包藏得又深又神秘，不合体统的事一律不做，你已经听尊贵的辛普森博士讲过，要把上帝造物的规律施于万物。你见过地球有越轨行为吗？再说，你不是属于圣人（读如sentz）队伍的吗，圣人礼拜天走路都迈方步，好叫人知道他们在散步。你要学会宁可死千次，也不泄露一回自己的欲望。圣人的德行就表现在这里。母猫最大的优势，就是需要方便时，能够以你们特有的优雅姿态离开，到别人说不清的地方去。这样，别人看到的，只有你的美貌。大家被表面所蒙蔽，会把你当作天使。下回你再有这样的需要，你就看看窗户，装作想散步的样子，然后钻进树丛或者水檐里。我的女儿，如果说水是英国的骄傲，那是因为英国会使用水，而不是让水白白流掉，像法国人那样，法国人永远不会有海军，因为他们不重视水。”

照我这只猫简单的理性看，我觉得这套理论挺虚伪，可是话说回来，我毕竟年轻啊！

“到了水檐以后呢？”我想，一边望着老姑娘。

“那时你可以放弃一次礼节，当然要确信没人看见，美娘，你在公共场合越克制，你放弃礼节就越有风度。这一点上，英国道德的完美得到充分展示。英国的道德只注意外表，因为很不幸，这个世界只有外表和失望。”

我承认，我的动物良知很讨厌这种伪装，但是，鞭子挨多了，我终于明白，整洁的外表是一只英国母猫的全部道德。打从这时起，我开始习惯把我喜欢的点心藏在床底下，再也没有人看见我吃喝、梳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母猫中的一颗明珠。

打从这时起，我开始有机会注意到，自以为博学的人其实很蠢。属于我主人圈子的博士们中，就有那位辛普森，一个白痴，一个阔佬的公子，正等着一份家产，为了配得上这份家产，

不论动物做什么，他都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一天晚上，我在碟子里喝奶，他见我碟子边沿开始，绕着碟子舔，奶一圈一圈减少，便对老姑娘大加恭维，说她教育有方。

“您看，”他说，“靠近圣人，一切都趋完美。美娘懂得永恒，因为她一边舔奶，一边画出象征永恒的圆。”

良心驱使我说出，我这样喝奶，唯一的理由是猫都怕湿了毛。但是学者们总是对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他们更关心的是炫耀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弄清楚我们的思想。

每当先生太太们把我抱起来，抚摸我雪白的脊背，我的皮毛在他们的手底下闪闪发亮时，老姑娘就得意地说：“你们抱她，不用怕弄坏了裙子，她很有教养。”人人说我是天使，拼命塞给我点心和最可口的饭菜。可是我宣布，我感到无聊之极。隔壁一只小母猫跟一只公猫跑了，对此我十分理解。公猫这两个字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什么也治不好，受到再多的恭维也没用，再说这些恭维不如说是老姑娘说给自己听的。“美娘很守规矩，是个小天使。”她说，“她很漂亮，可是看起来，她自己好像不知道。她从来不瞅什么人，这是贵族教育顶要紧的一点。她的确很愿意出现在人跟前，但是她有这种无可挑剔的冷漠神情，这正是我们要求年轻小姐做到的，而真正做到，难上加难。她要等到人家想抱她才走近，从来不亲昵地跳到你身上。她吃东西时没人看见她，就是拜伦勋爵这个怪物也会喜欢她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英国女人，她喜欢喝茶，听人讲《圣经》很严肃。对谁都没有坏心眼，这样她听别人讲坏话也不要紧。她很朴素，不装模做样，从来不用首饰，你给她一只戒指，她是不会留下的，她从不学那些没教养的猫到外面疯跑，她喜欢家，总是那么安静地呆着，有时你会觉得这是伯明翰或者曼彻斯特造的一只机器猫，这是良好教育的极至。”

人们和老姑娘所谓的教育，其实是一种习惯，用来掩盖最自然的要求，当他们把我们彻底教坏之后，他们就会说，我们得到了良好教育。一天晚上，女主人请一位年轻小姐唱歌。小姐走到钢琴前，刚一张嘴，我就听出是我幼年熟悉的爱尔兰曲调，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音乐家，于是和小姐同时唱起来。可是小姐得到一片赞扬，我却遭到一阵怒冲冲的打骂。这样骇人听闻的不公平使我气极了，便跑到房顶的水檐上去。啊！我的祖国多可爱呀！多么美好的夜晚！我现在知道什么是水檐了！我听到许多公猫在向母猫唱赞歌，这些婉转悠扬的曲调使我感到女主人强迫我学会的虚情假意太可怜。有几只母猫看见我，好像对我的出现很不高兴。一只皮毛倒竖、胡子很长的公猫走上来把我打量一番，然后对他的女伴说：“娃娃一个！”听他这样小看人，我一下子跳到瓦上，为了证明我并非他认为的那样小，我以我们特有的灵巧腾挪跳跃，我四爪落地是那么轻巧柔软，什么动物都学不上来。然而，这一番心思全都白费。我思忖道：“什么时候有人给我唱赞歌呢？”公猫们雄赳赳的神情，他们那种任何人声都无法匹敌的歌喉，深深打动了，感动之余我便写了几首小诗，自己在楼梯上唱。谁能料到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一下子把我从天真无邪的生活中拖出来。我被女主人的侄女带到了伦敦。她是一个富有的继承人，爱我爱得要命，吻我，疯狂地抚摸我，和过去那些人的习惯全不同，我很开心，而且很喜欢她这样。我们一刻也不分离，在这期间我得以观察伦敦的大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得以研究英国连动物也不能幸免的腐败风俗，认识了拜伦爵士诅咒的cant^①，我自己就是这种假正经的牺牲品。我的认识和拜伦爵士一样深刻，不过我没能能在闲暇时发表文章。

① 英文：伪善，虚假。

我的新主人阿拉贝尔和英国许多姑娘一样，不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男人当丈夫。在选择男人方面，人们给她们绝对自由，这叫她们差不多疯了，尤其是在想到英国苛刻的风俗禁止婚后同外人作任何特殊谈话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伦敦的母猫也都赞成这样一本正经，也不认为英国的法律会残酷地用到我身上，让我到可怕的Doctors commons^①面前受审。阿拉贝尔对上门的男人一律以礼相待，男人们个个都认为能娶上这个美丽的姑娘。但是，每当事情快有眉目时，她就找个借口一刀两断。她这样做，我觉得很不合适。“嫁给一个膝盖向外翻的人！休想。”她谈论某个男人，“至于那个小个子，鼻子太钩。”我对男人，毫无感觉，所以对纯粹因为身体上的差异而拿不定主意，我完全不懂。

最后，有一天，一位英国上院的老议员看见我，对她说：“你有一只漂亮的母猫，这猫有点像你，很白，很年轻，她应该有个丈夫。我把我家那只神气的安哥拉猫介绍给她。”

三天后，老议员带来了他的领地上最帅的公猫，名叫帕夫。黑毛，眼睛又绿又黄，很有神，但是冷漠倨傲。尾巴上有漂亮的黄圈，上面的长毛像缎子般光滑，不断在地毯上甩打。他很可能来自奥地利皇室，因为你们都看见了，他有皇室标志的颜色，一举一动都显示出是一只曾出入宫廷、周游世界的公猫。他仪表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绝不用爪子挠头。帕夫游逛过欧洲大陆。他太帅了，听人说，英国女王曾经抱过他。我呢，又单纯，又天真，立刻搂住他的脖子，要同他一起玩耍。但是他不肯，理由是现在人太多。我于是发现英国上议员^②年龄大了，又恋饭桌，所以

① 英文，此处意谓“习惯法庭”，英国法律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习惯法”，完全取决于风俗习惯和传统。

② 从上下文看应是指猫，而不是猫的主人，此文恰是以人喻猫，借猫喻人。

有被英国人称作respectability^①的那种佯装出来的严肃表情。男人们很欣赏他发福的肚子，不过他的行动却大受影响。这是他对我的热情没有反应的真正原因。他安静地、冷冷地蹲坐在他那“不可名状之物”上，抖动着胡须，瞅着我，有时还合上眼睛。对一个生在牧师家的母猫而言，在英国猫美好的世界里，帕夫是最阔的丈夫候选人，他有两个仆人，用中国瓷器吃饭，只喝红茶，乘车到海德公园，出入议会。我的女主人把帕夫留下。我还不知道，猫郡的美娘小姐要嫁给带有奥地利皇室颜色标志的有名的帕夫，这消息已经传遍伦敦的猫界。夜里，我听到街上响起音乐。我由我的绅士陪伴下楼，他有痛风症，走得很慢。我们发现领地的母猫全都来向我们贺喜，并且邀请我加入她们的亲鼠协会。她们对我说，没有比追逐大耗子和小耗子更无聊的事了，shocking、vulgar^②这些字眼从每只猫的嘴里蹦出来。最后，为了地方的名誉，她们组织了戒酒协会。又过了几个晚上，我和绅士到艾尔麦克家的屋顶听一只灰猫讲戒酒问题。他在训词里不断说“听着！听着！”，他告诉大家，圣保罗著文谈行善，就是讲给英国的公猫母猫听的。所以，宣传亲鼠的道德原则，对英国猫——他们可以乘坐英国的舰只从世界的这头到世界的那头，不用害怕水——来说责无旁贷。世界各地都已经有英国猫在宣传戒酒协会的神圣理论，而协会是建立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的。有人解剖了大小耗子，发现耗子和猫没什么区别，因此猫压迫耗子同比人权更加有根有据的动物权背道而驰。“老鼠是我们的兄弟。”他说。他描绘了一幅耗子在猫嘴里痛苦挣扎的生动图画，使我不禁泪流满面。

① 英文：体面。

② 英文：令人震惊的、庸俗的。

帕夫爵士见我受到speech^①的哄骗，便悄悄告诉我，英国想拿大耗子和小耗子做一笔大买卖，如果猫不再吃耗子，耗子的价格就会更便宜。他说，在英国人的道德背后，总有生意上的理由，这种道德和重商论的联盟才是英国人唯一真正相信的联盟。

在我看来，帕夫当优秀政治家有余，当好丈夫则不足。

一只乡下猫(country gentleman^②)指出，大陆，特别是巴黎各城门附近，天主教徒天天都在杀戮公猫和母猫(众猫呐喊喊道：“谈正题!”)，这还不算，还令人发指地污蔑我们这等勇敢的动物是兔子。他们这样撒谎，这样残酷，按这只乡下猫的说法，应该怪真正的英国国教太迂腐，因为英国国教只允许在治理国家、外交政策和内阁问题上撒谎和欺骗。

大家认为这只猫太激进，太富于幻想。“我们是来讨论英国猫的利益，不是大陆猫的利益！”一只托利党的公猫气势汹汹地说。绅士呼呼大睡。散会后，一只从法国大使馆来的年轻公猫——他的口音说明了他的国籍——对我说了许多甜言蜜语：“Dear Beauty^③，从现在直到遥远的将来，大自然再也造不出一只像您这样完美的母猫了。波斯和印度的开司米，和您纤细闪光的毛相比，粗得像骆驼毛。你身上散发的香气，天使闻了也会陶醉，这种香味我在塔莱朗亲王家闻到过。我离开亲王家，来参加你们所谓的meeting^④，听到的是一大堆废话。您眼里的火焰可以照亮黑夜。如果我的呻吟能够打动您，那您的耳朵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全英国也找不到一朵红玫瑰和您红色小嘴周围的红色肌肤一样红。渔夫们就是潜入奥尔姆斯海沟，要

① 英文：词令。

② 英文：乡绅。

③ 英文：亲爱的美娘。

④ 英文：会议。

想找到可以同您的玉齿媲美的珍珠也是枉费气力。您的面庞小巧玲珑，全英国找不到更可爱的。阿尔卑斯山的雪再白，放到您神奇的毛大氅旁边，也泛出红色。啊！这样美丽的皮毛，只在您那轻纱朦胧般的身体上可以看到！您的爪子柔软，风韵十足，您的身体简直就是造物全部奇迹的缩影。作为您心灵活动高雅表现的尾巴，比您的身体更风韵百倍。千真万确，在其他母猫身上，从来不曾看到这样美丽的曲线，这样完美的弧度，这样高雅的举止。请为了我，离开又老又丑的帕夫吧，您看他像英国议员一样贪睡，而且他确实是一个卖身投靠辉格党的小人，他在孟加拉呆的时间太长，把叫母猫欢喜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

我佯装不看他，暗地里却瞅了瞅这只可爱的法国公猫。他乱毛蓬松，小个儿，精神抖擞，和英国公猫完全不同。他风流倜傥，加上摇晃耳朵的神气，说明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家伙。我得承认，英国公猫不苟言笑的样子，他们纯粹外表上的整洁，都令我覺得累得慌。他们故作respectability状，特别叫我覺得可笑。眼前这只没有很好梳理的公猫，极端随便，和我在伦敦看到的一切，反差强烈得令我吃惊。我的生活井然有序，我很清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应该做什么，正因为如此，这只法国公猫身上所有出人意表的东西，我都十分敏感。当时，我正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立刻明白，我同一个有趣的家伙共同生活的机会来了，他国家的人被最伟大的英国将军打败后用这些话自我安慰：“马布鲁克，去打仗，米隆冬，咚，咚，米隆太！”^①但是，我还是叫醒了绅士，告诉他很晚了，该回家了。我装作根本没听见法国猫的话，冷若冰霜的样子叫布里斯凯^②从头凉

① 法国民歌里无意义的叠词。

② 法国作家诺迪耶著有《小狗布里斯凯传》，巴尔扎克借用了这个名字。

到脚。他自认为是美男子，所以越发不知所措。后来我知道，他诚心诚意地追求过所有的母猫。我从眼角瞟着他，他一跳一蹦地走开，窜过宽宽的街道，又从街对面窜回来，一副绝望的法国猫的神气。真正的英国猫动感情必须讲分寸，不能像这样宣泄。几天后，我和绅士到了老议员富丽堂皇的家，我坐车到海德公园散步。我们平时只吃鸡骨头、鱼刺、奶油、牛奶、巧克力。尽管这样的饮食热量很足，我所谓的丈夫仍旧神色庄重，他的respectability一直用到我身上。他通常晚上七点就在惠斯特牌桌下躺在绅士大人的膝头上睡去。我的心灵因此得不到一点满足，日子过得真没劲。我心里这般苦，偏偏帕夫喜欢喝的纯鲱鱼汁(英国公猫的波尔图酒)此时又在我的肠子里作祟，使我像疯了似的。女主人叫来大夫。大夫毕业于爱丁堡，此前还在巴黎求学多时。他诊视了我的病情后对主人讲，第二天就能治好。第二天他真来了，从口袋里取出巴黎造的一件玩意儿。我看见一个白色的金属筒上接了一根长长的管子，不觉吓了一跳。大人们一看到大夫得意洋洋地摆弄这东西，都勃然大怒，大谈起英国人的尊严，似乎使古老的英国与天主教分道扬镳的不是因为对《圣经》有不同见解，倒是因为这件无聊的东西。公爵说，在巴黎，这东西就是拿到国家剧院莫里哀的喜剧中当众展示，法国人也不会脸红，可是在伦敦，连watchman^①都不好意思说出它的名字。给她吃甘汞！

“可是那样的话，公爵大人会害死她的。”大夫嚷道，“至于这无辜的玩意儿，法国人让一名最勇敢的将军当上元帅，就因为这位将军在法国著名的立柱前使用过它。”

“法国人尽管用水冲国内的叛乱分子好了，”爵士接过他的

① 英文：更夫。

话说，“我不知道，您也不知道，在英国用这可恶的东西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知道，真正的英国大夫，应该用古老英国的药给病人治病。”

这个大夫刚刚有了一点名气，这下子上流社会的顾客全丢了。又请了一位大夫，他问了许多关于帕夫的尴尬问题，然后告诉我，英国真正的座右铭是：“上帝和我的……夫妻权利……”一天夜里，我听见了那只法国公猫的声音。谁都看不见我们。我顺着烟囱爬出去，到了房顶上，我对他叫道：“上水檐！”这句话给他插上了翅膀，转眼间他就来到我身旁。你想得到吗，这只法国公猫贼大胆，居然拿我这声喊作理由，对我说“到我怀里来吧”。他讲话没有一点遮拦，直通通叫你称呼一只只有身分的母猫。我冷眼望着他，为了给他一点教训，我对他说，我是戒酒协会的会员。

“亲爱的，”我对他说，“听您的口音，听您讲话那么随便，我就知道您和所有的天主教猫一样，爱打闹，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事后只要表示一点后悔，便觉得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在英国，我们更讲道德，不管什么事我们都讲respectability，寻欢作乐也不例外。”

年轻的公猫被庄严的英国cant打动，全神贯注听我讲，使我感到有希望把他造就成新教猫。然后他用最美丽的词藻对我说，我叫他干什么都行，只要他能够爱我。我看着他，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眼睛very beautiful, splendid^①，像星星在闪耀，照亮了黑夜。我的沉默给他壮了胆，他叫道：“亲爱的米奈特！”

“又胡说了！”我叫道。法国公猫说话很轻狂，我是知

① 英文：非常美，光彩四溢。

道的。

布里斯凯告诉我，大陆所有的人，包括国王本人，都对国王的女儿说“我的小米奈特”，以显示对她的感情；又说许多女人，包括一些美妇、贵妇，即便不再爱她们的丈夫了，也总是叫他们“我的小猫”。我如果想讨他欢喜，就叫他“我的小男人”！说罢，他以无限高雅的姿态抬起爪子，我担心自己一时软弱，便逃之夭夭。布里斯凯唱起Rule, Britannia^①！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了。第二天，他亲切的嗓音还在我耳边回响。

女主人见我伸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地毯上，沉醉在充满诗意的回忆中，便对我说：“哈，恋爱了，你，亲爱的美娘！”

一个女人竟这样明察秋毫，我大为惊讶。我走上去，拱起脊梁，往她小腿上蹭，同时从我女低音嗓子最低沉的弦上动情地发出“呼噜呼噜”声。

就在我的主人把我抱到膝上，抓挠我的脑袋，而我眼里衔着泪花温柔地望着她时，在Bond Street^②上发生了一件事，后果对我来说是可怕的。

帕夫有个外甥叫帕克，一心想继承帕夫的财产，暂时栖身Life-Guards^③兵营，他碰到了my dear 布里斯凯。狡猾的帕克队长恭维使馆的专员，说他交了桃花运，能够攀上我，说我曾经叫一群最帅的英国公猫碰一鼻子灰。布里斯凯是爱面子的法国猫，他回答说，倘能受到我的青睐，他自然高兴，但是他讨厌母猫跟他谈道德节制和《圣经》，等等。

“哈，这么说她跟你讲话了？”帕克说。

布里斯凯这只可爱的法国猫，就这样被英国外交手腕耍了。

① 英文：统治吧，不列颠。

② 英文：证券街。

③ 英文：救生员。

他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激怒了全英国有教养的母猫。这小个子确实是个见异思迁的家伙。在海德公园，他向我致意，想跟我攀谈，好像我们是熟人似的，这不是太鲁莽了吗？我冷冰冰地绷着脸。车夫一看到这个法国佬，便给了他一鞭子，差点没把他打死。布里斯凯吃了鞭子，却仍旧痴痴地望着我，无所畏惧的样子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爱他，就因为他挨打时的模样，他双眼只看到我，他只感觉到我的存在，因而控制住了猫类见到一点点敌意便逃跑的天性。他没有想到我外表冰冷，实际上差点没死过去。打从这时起，我便下决心跟他走。晚上，在水檐上，我忘情地投入他的怀抱。

“My dear，”我对他说，“你有钱赔偿老帕夫的损失费吗？”

“除了胡须、四个爪子和一条尾巴，我一无所有。”法国佬笑眯眯地说。

他一边说，一边神气活现地拿尾巴在水檐里扑打了一下。

“没有钱！”我说，“那你只是个冒险家，my dear。”

“我喜欢冒险。”他轻声细语地说，“在法国，碰到你说的情况，公猫们就该互相撕打了，他们靠的是爪子，而不是钱。”

“可怜的国家！”我说，“这个国家怎么会把一文不名的蠢货派到国外使馆去呢？”

“这个嘛，你听我说，”布里斯凯说，“我们的新政府不喜欢它的雇员……有钱。它看重的是他们的才能。”

亲爱的布里斯凯说这话时露出一丝得意，我害怕他是个吹牛大王。

“没有钱的爱情毫无意义！”我对他说，“你为填饱肚子东奔西跑，哪里还有空照顾我，亲爱的。”

漂亮的法国猫给我的全部回答是向我证明，从他祖母算，他是穿靴子的猫的后裔。而且，他说，他借钱的法子有九十九

条，而我们花钱的法子却只有一条。再说，他精通音乐，可以教音乐课。他真的以一种叫人丢魂的调子唱了他国家的一首浪漫曲：“在月光下……”

亲爱的布里斯凯说得振振有词，我心悦诚服，许诺他一旦他能够让他的太太过上舒服日子，我就跟他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帕克带来的好几只公猫母猫看到了我。

“我完了！”我叫道。

第二天，老帕夫被传到Doctors commons，官司和一次罪恶的谈话有关。帕夫耳背，他的侄甥们便钻了这个空子。他们问他，他就说夜里我讨好他，叫他“我的小男人”。这事说出来，对我是最要命的，因为我永远无法解释从哪里学来这句话。绅士糊里糊涂害了我。好在我早已发现他是个老小孩。他的地位使他永远想不到有人设下陷阱坑我。不顾舆论为我说话的几只年轻的猫告诉我，帕夫几次要求见他的安琪尔，他眼中的欢乐，他的darling，他sweet^①美娘！我母亲从伦敦来，拒绝见我，也不听我解释，告诉我说，一只英国母猫一辈子也不应该被人怀疑，她老了，我还给她添烦恼。我的姐妹眼红我进入上流社会，都站在原告一边。连仆人们都落井下石。这一下，我看清楚在什么事情上英国人会个个发昏了。只要沾上罪恶的谈话，什么感情不感情，全都告吹，母亲不再是母亲，奶妈要讨回她的乳汁，所有的母猫都上街鬼哭狼嚎。然而，最可耻的还不是这些。我的老律师，他当时相信英国女王是清白的，我把事情给他一五一十讲了，他向我保证鞭打一只猫算不了什么，为了证实我的清白，我向他承认，什么叫“罪恶的谈话”，我一点不懂（他对我说，这么说恰恰是因为话说得很少），就是这个律师，被队

① 英文：甜蜜的。

长拉过去，替我辩护得一塌糊涂，眼看我就要败诉。在这个关头，我鼓起勇气来到Doctors commons 的面前。

“大人们，”我说，“我是英国猫，我是清白无辜的！人们会怎样看待我们古老英国的司法，如果……”

我刚说到这儿，可怕的议论声就盖住了我的声音，公众已经完全被Cat-Chronicle^①和帕克的朋友们蒙蔽了。

“她竟敢怀疑古老英国的司法，要知道发明陪审团的就是英国！”有人喊。

“她想说什么，”我那对手卑鄙的律师叫道，“她和一只法国公猫双双爬上水檐，为的是劝说法国猫皈依英国国教，结果却在回家后用标准的法语对丈夫说‘我的小男人’，她听了天主教的胡言乱语，学会了藐视古老英国的法律和风俗。”

一个人向英国听众讲这些废话，听众是要发疯的。所以帕克的律师讲完，听众便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年方二十六个月，我能够证明我对公猫是什么样还一无所知，可是我仍旧被判有罪。不过，从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人们把古老的英国称作阿尔比翁^②，就是因为英国人爱讲废话的缘故。

我陷入强烈的厌猫情绪，离婚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亲爱的布里斯凯的死，帕克担心他报复，派人把他杀了。所以，最叫我愤怒的就是听见有人说什么英国猫都是正人君子。

唉，法国的动物们，你们看到了，我们同人类亲近，沾染了人类的毛病，学会了人类的坏制度。让我们返回野蛮生活吧，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只听从本能，没有与本性最可贵的要求相

① 英文：史官猫。

② 过去凯尔特人称英国为阿尔比翁，因为英国海边有白色峭壁。阿尔比翁原义是白色。

违拗的习俗。我正在写一篇政治论文，供动物中的无产阶级阅读，促使他们不再去转动烤钎，不再让人套在小车上，教会他们摆脱大贵族的压迫。人人都知道我们动物会信笔涂鸦，不过我想亨利埃特·马蒂诺小姐不会反对我的意见。你们在大陆上，当然知道文学已经被所有抗议不道德的婚姻垄断的母猫当作栖身之地，她们同专制制度抗争，争取恢复自然法则。我还忘了告诉你们，布里斯凯的身体从背后被一刀穿透，可是Coroner^①却无耻地装模做样地宣布，他是自己吞砒霜死的，似乎一只这样快乐、疯狂、卤莽的公猫，竟会反复思考生活，作出这样严峻的决定，似乎一只猫也会动念与生活告别！可是，靠了马奇的仪器，终于在布里斯凯的碟子上发现了砒霜残迹。

（《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1842年）

罗 瓦 译

① 英文：验尸官。

动物发迹指南*

编辑先生们，驴子们觉得有必要在动物法庭上反对一种错误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驴子的名字是愚蠢的象征。寄这篇东西给你们的驴子诚然水平不高，可是你们起码不能说它缺乏勇气。首先，倘若有一天某位哲学家认真考察一下愚蠢和社会的关系，那么大家可能会发现，幸福和驴子绝对相似。其次，没有驴子，便没有多数，所以，驴子可以当作被统治者的典型。不过，我的意图并不是谈政治。我想说的是，我们驴子发迹的机会比聪明人多，我们，指我们驴子或者照驴子的形象造就的人。想一想，给你们寄这篇有趣论文的驴子，他已经发迹，他靠一个伟大的民族生活，他的房子由不列颠政府花钱——很遗憾，没有王妃^①。这个政府清教徒式的装腔作势，已经由一只母猫戳穿了。

我的主人是巴黎郊区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穷得百无聊赖。我和他在基本秉性上有相通之处，那就是我们既想什么也不干，又想生活得好。有人把驴子和人都有的这种心思叫作野心，说野心由于社会状况而膨胀，然而我认为有这种心思再自然不过。母驴们得知我的主人是小学教师，把她们的崽子都

• 本篇于一八四二年在《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第23至26分册首次发表。

① 法国成语“靠王妃付钱”，意谓不花自己的钱，文中说的也是不花自己的钱，但是靠英国政府，所以开玩笑说“没有王妃”。

送到我这儿来。我有心教他们学会正确表达，但是没有成功，我的班级也被乱棒打散了。我的主人显然有点小肚鸡肠，我的小驴子们已经能够流利地叫唤了，他的小孩子们说话还结结巴巴。我听他说了一句很没道理的话：“你们是驴！”其实，我的主人对我的方法取得的成果很惊奇，我的方法显然比他的方法好。

“人的子女学习说、念、写，”他自言自语，“为什么比驴子学习生活常识，花的时间要多？动物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它们父辈知道的东西？每一种动物都掌握一类观念，一套不变的计算法，够它一生受用，而动物的观念和计算法之间的区别又和动物之间的区别一样大！人类为什么不具备这种优势？”尽管我的主人在自然史方面一窍不通，但是他因我的启发而思考，从思考中发现了一门学科，决心到国民教育部去谋一个职位，以便能够由国家拨款研究这个课题。

我们——一个驮着另一个——从圣马尔索区进入巴黎。我们走到意大利门旁边的高地，从那里可以俯瞰全市，这时我俩分别用两种语言祈祷上苍。

他：“啊，炮制预算的圣殿！什么时候一位名教授的签字能够为我提供食宿，还有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外加不论什么学科、不论什么地方的一個教席！我愿为每个人说好话，总不至于有人会说我的坏话吧！可是怎样才能见到部长，怎样向他证明我有资格得到一个职位？”

我：“啊，动物得到精心照料的可爱的植物园！你是动物的庇护所，吃饭喝水都不用担心挨棍子，你能向我敞开你二十尺见方的草原和三十米宽的瑞士式的河谷吗？我会成为躺在预算草皮上的动物吗？我能够老死在你雅致的栅栏中，编了号，还写上这几个字：非洲驴，某先生捐赠，海军上尉吗？国王会来

看我吗？”

如此这般地向冒险家和魔术师的城市致敬之后，我俩走下高地，汇入那个以皮货和学问著称的郊区一片臭烘烘的人流。我们住进一家破烂的小旅店，里面挤满了驯獭的萨瓦人、耍猴的意大利人、带狗的奥弗涅人、养白耗子的巴黎人，还有琴上没弦的乐师、嗓子嘶哑的歌手。这些动物都是有学问的。一般说，有六枚一百苏的铜子就不必自杀，我的主人有三十法郎，所以前途可观。旅店叫仁慈旅店，是众多慈善堂的一家，歇一宿两个苏，吃顿饭九个苏。另外还有一个宽敞的牲口棚，乞丐、穷人、流浪艺人都把他们的牲口放在这里，我的主人当然也把我送进去，因为他认为我也是有学问的动物。马穆斯（这是我主人的名字）总要跑来瞅着这个由堕落动物组成的古怪群体——他把我也送入其中。一个搔首弄姿的母猴，穿着荷叶边裙子，戴着饰有羽毛的小帽，扎着金色腰带，脾气还挺大，在听一个当兵的奉承她，当兵的是只老兔子，街头演出的主角。一条聪明的鬃毛狗独自演一出现代派的戏，同一只坐在流浪诗人帽子上的大猴子谈论观众如何古怪任性。几只小灰耗子在休息，欣赏一只已经习惯于尊重两只金丝鸟的母猫，它正在和一条刚醒过来的旱獭聊天。

“我原以为自己发现了一门学科，”我的主人说，“就是比较本能学，可是在这个牲口棚里，事实却正相反，太残酷了！这些畜生都变成了人。”

“先生想成为学者？”一个青年人对我主人说，“科学已经向您走来，而您还停在半路上！一个青年野心家——您的衣着可以看出您的希望——应该知道，要想成功，必须前进，而要想前进，就必须没有包袱。”

“敢问眼前是哪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的主人说。

“是一个穷小子，什么都干过，什么都丢了，只剩下一个好胃口，想过得更好，眼下却靠在报纸上造谣生活，住在仁慈旅店。您又是谁呢？”

“一个辞职的小学教师，懂得当然不多，但是他在思考为什么动物在娘胎里便掌握了生活的专门知识，可以称之为本能，而人不受一番闻所未闻的折磨就什么也学不到。”

“因为知识没有用！”年轻人喊道，“您没研究过《穿靴的猫》么？”

“学生听话的时候，我常读给他们听。”

“那好，亲爱的，那里面就有往上爬的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猫是怎么干的？他宣称他的主人有土地，人家就相信了！懂了吗，关键是叫人家以为您有什么，是什么，掌握了什么！至于您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掌握，这无所谓，只要人家相信就行！但是，《圣经》说得好，*voe soli*①！所以，在政治上和在爱情上一样，为了生出随便什么产品，必须有分身术。亲爱的，您已经发明了本能学，您就一定能够得到比较本能学的教席。您就要成为一名大学者，我呢，我来向世界，向欧洲，向巴黎，向部长，向部长秘书，向小职员，向临时雇员宣布！当有一个人肯定穆罕默德是先知时，甭管有理没理，穆罕默德就成了伟人。”

“我很想成为大学者。”马穆斯说，“可是人家会叫我解释我的学科的。”

“您要能够解释，那还是科学吗？”

“不管怎么说，总得有一点根据。”

“不错，”青年记者说，“我们得有一个动物来打乱学者的

① 拉丁文：借哉！

理论。比如说塞尔索男爵吧，他一生都在用固定的分类法划分动物，他乐此不疲，这是他的光荣。但是，现在有一些哲学家把塞尔索的分类全否了。咱们也来参加辩论。我们认为，本能就是动物的思想，分辨动物，根据它的智力生活当然比根据它的大骨、小骨、脊骨、牙齿更容易。但是，尽管本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本质上是同一的，要证明事物虽然表面上千差万别，实际上归于一体，没有比本能更有说服力的了。这样我们就证明了，世上只有一种本能，因而只有一种动物；对动物的全部器官而言，本能就是掌握生活本领；变化的是环境，而不是原则。我们带着一门新学科反对塞尔索男爵，支持那些主张动物同一的伟大的哲学—博物学家。这样我们就能以非常优惠的条件把我们的学科卖给无比强大的男爵。”

“科学不是良心。”马穆斯说，“那好，我的驴子没用了。”

“您有一头驴子？”记者大叫，“我们有办法了！我们把您的驴子装扮成一头奇异的斑马，由于它的特点能够否定分类法，它就能够叫大家注意到您的比较本能学。学者靠术语过日子，我们推翻他们的术语。他们就会惊惶失措，妥协让步，他们会来讨好我们，我们便像其他许多人那样随他们讨好。这家旅店里住了一些江湖术士，他们知道很多神奇的秘密。这里有生吃牲口的野人、骷髅人、一百五十公斤重的侏儒、长胡须的妇人、巨大无比的鱼、妖魔鬼怪。只要客客气气，就有办法给学者们找到一点革命的事实。”

他们想拿我怎么办？夜里，他们刮光了我的毛，然后在我的皮上划了许多横道，一个江湖术士往我身上不知撒了什么水。几天后，我出了名。可惜，我的名声是极大的痛苦换来的。巴黎人在所有的报上都读到这样的消息：

“亚当·马穆斯，勇敢的旅行者，谦虚的博物学家，他横

穿非洲中部，跨越整个大陆，从月亮山带回一匹斑马。这匹斑马的特点无疑动摇了动物学的基本观点，为那位不承认各种动物的器官之间有差异、主张各种动物有相同的构造、其观点博得德国学者喝彩的有名哲学家，提供了克敌致胜的法宝。斑马躯干为黑色，条纹为黄色。众所周知，主张严格分类的动物学家，一向不承认马类在自然状态下有黑毛。至于黄色条纹之特点，我们有幸让学者马穆斯在计划出版的关于比较本能的杰出著作中作出解释。比较本能学是马穆斯在中非观察多种陌生动物后创立的。这匹斑马作为他从这趟危险的旅行带回的唯一科学成果，行走有如长颈鹿。由此可见，动物的本能随生活环境改变。动物年鉴上从未记载过的这个事实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对动物学来说意义极其重大。亚当·马穆斯先生将力排那些其理论已经受到批判的学者的干扰，在公开课上阐述他的观点。由于这些学者作梗，市政府的圣约翰厅没有借给马穆斯先生。”

各家报纸，包括严肃的《导报》，都转载了这条瞒天过海的假消息。就在巴黎的学界为此事忙乱时，马穆斯和他的朋友住进了图尔农街一家舒适的旅馆，旅馆也有给我歇息的牲口棚，棚子钥匙在他俩手里。惶惶不安的学者们派来一名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带着自己的全部著作，毫不掩饰此事给塞尔索男爵的脆弱理论带来的麻烦。假如动物的本能真随气候、环境而变化，那么所谓的动物性便遭到动摇。敢于主张生命原则无不适应的伟人，将有终极理由反对那位认为每一种属都有特殊构造的聪明的男爵。各种动物将无需加以区别，除非是收藏家有此乐趣。博物学成了儿戏！牡蛎、珊瑚虫、狮子、植类虫、微生物、人都是一回事，仅仅因为器官大小不同而有差异而已。比利时人索滕贝克、沃斯曼-拜特恩、费尔奈特爵士、高布图

塞尔、丹麦学者索特恩巴赫、格瑞恩伯格、法国教授亲密弟子的“同一论”战胜了塞尔索男爵和他那套术语。两个好斗的派别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势同水火。在塞尔索背后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大学、教授大军，还有政府。政府是支持看上去唯一同《圣经》并行不悖的理论的。

马穆斯和他的朋友坚定不移。他们用对于事实的干巴巴的肯定和解释他们的理论来回答院士的问题。院士临走对他们讲：“两位先生，咱们私下说，确实，你们支持的教授是个深刻、大胆的天才。但是他的理论，也许能够解释世界——对此我不否定，却不应该公开，为了科学的利益，必须……”

“不如说为了学者的利益！”马穆斯叫道。

“好吧，”院士接着说，“必须不待它孵化就打碎它，因为，先生们，说到底，这是一种泛神论。”

“您这样看？”青年记者说。

“怎么能够同意分子引力的存在，却又没有一个使物质独立于上帝的自由意志！”

“为什么上帝不可能用同样的法则构造万物？”马穆斯说。

“您看见了，”记者贴着院士的耳朵说，“他深受牛顿的影响。您为什么不把他介绍给国民教育部部长呢？”

“当然可以，”院士说，能够控制这匹革命的斑马，他很高兴。

“对我们这匹怪马，部长也许以先睹为快。您要是能够与他一同光临，我们将十分荣幸。”

“不胜感谢……”

“部长可以估价一下，这样的旅行为科学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记者抢过院士的话头说，“我的朋友难道会毫无理由地跑到月亮山里去吗？您将瞧见这匹牲口，它行走有如长颈鹿。它

的黑皮黄道，是山里的气候造成的，比华氏零度低好几倍，比列氏零度低许许多多倍。”

“您是否也有意进国民教育部？”院士问。

“好美妙的工作！”记者喊道，好像吓了一跳。

“我说的不是那种傻工作，带学生到野外，还要守着他们。也不是到中学教书，那是个死胡同。我说的是到大学教席代课，从那里可以通向研究院、议会、宫廷、剧院或小报经理，总之是左右逢源。反正我们可以再谈。”

这事发生在一八三一年初，那是各部部长都感到有必要使自己平民化的时代。国民教育部部长是个万事通，甚至还略晓政治，院士跟他讲，这件事对塞尔索男爵的理论至关重要。部长是有点莫米埃倾向的（日内瓦共和国把极端的新教徒称为莫米埃），他绝对不喜欢泛神论思想侵入科学。而塞尔索男爵呢，他是个顶尖的莫米埃。他把物种同一的理论叫作泛神论，这是出于学者的涵养，在科学界，大家都彬彬有礼互称泛神论者，以免脱口说出无神论者几个字。

赞成物种同一理论的人听说部长要去看那匹珍贵的斑马，担心部长受到诱惑。伟人最狂热的弟子跑来，想会会大名鼎鼎的马穆斯：巴黎新闻几经迂回才使用这个光辉的形容词。两主人不肯让我露面。我还不会按他们的要求行走，我身上的黄道经过残酷的化学处理，毛长得还不够浓。两个狡猾的家伙启发那弟子大谈物种同一理论，这个理论和造物者的伟大与单纯相和谐，它的原则和牛顿发现的天体原则相呼应。我的主人用我的耳朵全神贯注地听。

“我们站在科学的中心，斑马是问题的关键。”记者说。

“我的斑马，”马穆斯说，“不再是一匹斑马，而是产生一门学科的事实。”

“您的比较本能学，”物种同一论者说，“支持了学者费尔奈特爵士关于西班牙羊、苏格兰羊和瑞士羊的论点，这些羊吃草的方式也因草的位置不同而不同。”

“而且，产品不也是因气候环境不同而不同吗？”记者大声说，“我们这匹行走好像长脖鹿的斑马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诺曼底做不出布里的白牛油，反过来，在莫城也做不出黄牛油和纳沙泰尔的奶酪。①”

“您讲到点子上了。”那弟子很兴奋，大声说道，“小事情往往带来大发现。在科学上，事事相关联。奶酪的问题和物种形式以及本能比较学密切相关。本能代表了动物的全部，好比思想是人的集中体现。如果本能随赖以发展、活动的环境而变化，改变，那么很清楚，动物、生命的外在形式也肯定如此。只有一个原则，一种形式。”

“万种生命，一个主宰。”马穆斯说。

“这样，”弟子说，“术语有益于认识动物的区别，但是不构成科学。”

“这一点，”记者说，“造成了从哺乳动物到硬蹄动物，从无头类动物到甲壳动物的脊椎、软体、肢节、辐射②等类别的灭亡！不再有什么棘皮纲，钵水母纲、纤毛虫纲！总之，你们推翻了塞尔索男爵构建的所有隔离墙！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以至于不会再有科学，只会有一条法则……嘿，学者们肯定要自卫，有多少笔墨要花费在这上面！可怜的人类！不，这么多的观察家绞尽脑汁把万物排列起来，一个天才人物却将他们的工作毁于一旦；他们是不会让这个人过安稳日子的！他们会排

① 布里，法国著名牧区，以盛产优质奶油、乳酪闻名，莫城系布里地区城市；纳沙泰尔，瑞士西部法语区城市，亦以乳制品闻名于世。

② 旧分类学的术语。

谤我们，完全像你们那位伟大的哲学家遭到诽谤一样。不过，看看耶稣的遭遇吧，他宣布灵魂平等，你们要宣布的是动物平等。这好不激动人心。啊，封特奈尔^①说得对，一旦真理在手，便握紧拳头。”

“你们会害怕吗？”自然科学的普罗米修斯的弟子问，“你们会背叛关于动物性的神圣事业吗？”

“不会的，先生！”马穆斯叫起来，“我为科学贡献了一生，怎么会抛弃它？为了向您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撰写关于斑马的笔记。”

“嘿，您瞧，所有的人都是小孩子，利益会蒙住他们的眼睛。只要抓住他们的利益，便能够左右他们。”同一论者刚走，记者便对我的主人说。

于是，一本关于中非斑马的洋洋洒洒的笔记，由伟大哲学家最能干的弟子撰写出来，他作了完整的理论阐述，由于托名马穆斯，他更加无所顾忌。我的两位主人从此进入了成名后最有趣的阶段。两人进城赴宴，参加晚会，出席日间舞会，搞得精疲力竭。那么多人吹捧他们学富五车，闻名遐迩，弄得他们有一大堆追随者，于是必须把一流学者的角色演到底。马穆斯著作的校样寄给了塞尔索男爵。学院这才发现问题很严重，严重到没有一个院士敢于发表看法。

“需要看一看，等一等。”他们说。

比利时学者索滕贝克先生已经上了驿车，荷兰的沃斯曼-拜特恩先生和著名的法布里库斯·高布图塞尔已经在路上，还有费尔奈特爵士，都要来看有名的斑马。动物同一论热心的青年弟子写了一篇论文，对塞尔索公式来说，论文的结论太可怕了。

^①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宇宙万象解说》的作者。

植物学界早已有一个派别，主张植物构成的同一性。著名的德·康多尔教授，名气毫不逊色的德·米贝尔教授，他们尽管受到杜特罗舍先生大胆著作的影响，却仅仅因为塞尔索威望太高，不想冒犯而没有决定去从。关于植物和动物的构成相似的观点逐渐蔓延。在塞尔索的催促下，部长决定去看看斑马。我于是按照两位主人的意思行走。江湖术士给我做了一条牛尾巴，身上的黑道黄道使我活像奥地利军营的岗亭。

“太怪了。”部长看到我行走同时迈两只左蹄，再迈两只右蹄，不由说道。

“怪，”院士说，“但并非不能解释。”

“我不明白，”过去尖刻的演说家、今天殷勤的部长说，“从多样性怎么会得出同一性的结论。”

“因为顽固。”马穆斯巧妙地回答，并没有表态。

部长是个赞成绝对理论的人，他感觉到有必要抗拒具有颠覆性质的事实，对马穆斯的嘲弄报以大笑。

“先生，”他抓住马穆斯的胳膊说，“这匹斑马既然习惯在中非的气候下生活，它就难以生活在图尔农街……”

我听到这句残酷的话，心里很不好过，便开始按正常方式行走。

“它能活多久，就让它活多久。”主人被我聪明的反应吓坏了，“我已经答应在中学讲一课，直到那时它会没事的……”

“您是个聪明人，您的比较本能学很快就会有学生。不过请注意，这门学科必须同塞尔索男爵的理论相协调。对您来说，有一个弟子来介绍您，不是体面百倍吗？”

“我有一个学生，”塞尔索男爵说，“非常聪明，你教给他什么，他都能复述出来。我们称这样的作家叫普及家……”

“我们叫他鸚鵡。”记者说。

“这样的人对科学能有实实在在的作用，他们能够解释科学，知道怎样叫白痴听明白。”

“他们同白痴半斤八两。”记者说。

“所以呀，他们会把学习比较本能学当作愉快无比的事，而且可以把比较本能学同比较解剖学和地质学联系起来，因为在科学上，事事相关联。”

“那就说定了。”马穆斯拉住塞尔索男爵的手说，表示能同最著名、最伟大的博物学家会面不胜荣幸。

于是，部长答应从科学、文学、艺术的奖励基金中拨出一大笔款子给大名鼎鼎的马穆斯。在接到这笔资助之前，马穆斯接受了荣誉勋位勋章。地理学会急于效法政府，赠给马穆斯一万法郎奖金，奖励他的月亮山之行。我的主人依照记者朋友的建议，根据以往在非洲的几次旅行，写了月亮山旅行记，被地理学会接纳为会员。

记者被任命为植物园助理馆员，他开始在小报上攻击大哲学家，说哲学家是梦想家、学者的敌人、危险的泛神论者，在小报上拿哲学家的理论来取笑。

这一切发生在七月革命后政治风云剧烈变幻的年代。马穆斯很快在巴黎买了一幢房子，用的是他的奖金和政府的拨款。这位旅行家被介绍到宫里，他在那里光竖着耳朵听，宫里对他的谦虚大为赞赏，他立刻被任命为大学顾问。马穆斯琢磨了身边的人和事，悟出一个道理，原来设置大学课程就是为了讲废话。因此他接受了塞尔索男爵介绍给他的鸚鵡。鸚鵡的任务是，在阐述比较本能学的同时，把斑马事件说成是极端个别的现象，以此消除事件的影响。在科学上，有一种组合事实并确定事实的方法，就像在金融上有一种组合数字的方法一样。

那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既没有官爵可提供，又没有政府为

他撑腰，他只能管理德国人把他尊为魁首的科学领域，当他听说比较本能学将由一个原本是塞尔索男爵的弟子后来又投到鼎鼎大名的马穆斯门下的人来主讲，心里感到一阵深深的悲凉。晚上，他在一片高大的栗树下散步，为科学的分裂和塞尔索固执己见引发的种种纷争叹息不已。

“他们没给我看斑马！”他突然叫起来。

他的学生们气疯了。他们走出比较本能学的报告会场时，一个穷作家隔着布丰街的铁栅栏听见其中一人高声说道：“塞尔索，你是多么灵活、清醒的人，多么深刻的分析家，多么高雅的作家，你怎么能闭眼不看事实呢？如果你才三十岁，你一定会有勇气改造科学的。你想老死在你的术语上，可是你就不想想，后人有了我们留给他们的动物同一论，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的术语砸得稀烂！”

陈述比较本能学的课程开始了，听众高贵得无以复加，因为这门课特别受到女人的青睐。伟大的马穆斯的那位门徒，已经在馆员发到各报的广告里被吹捧为天才演说家，他开宗明义指出，法国人在这一方面已经被德国人超过了，维腾保克、梅腾伯格、克拉任斯坦、博保兰斯基、瓦勒里乌斯、克尔巴赫都已经研究并证明，动物学总有一天会演变成本能学。不同的本能和塞尔索加以分类的不同器官组织相对应。由此出发，年轻的鹦鹉娓娓动听地重复许多博学的观察家关于本能的论述，他解释什么叫本能，叙述本能的特异现象，他在本能问题上大做文章，和帕格尼尼在提琴的B弦上演奏各种变调毫无二致。

市民们和女人们欣喜若狂。没有比听这门课更受教育，更有趣的了。多棒的口才！这样美妙的东西除了法兰西哪里能得到！

外省人在报纸的巴黎栏目里读到这样的消息、

昨天，比较本能课在中学举办，由该新学科的奠基人、鼎鼎大名的马穆斯的得意门生主讲。第一课便不负众望。科学的叛逆者原来指望这位伟大的动物学家和他们站在一起，但是主讲人指出，本能和形式二者实相协调，故而听众在获悉马穆斯和鼎鼎大名的塞尔索相契无间时无不颌首称是。

伟大的哲学家那一派垂头丧气，他们一猜就知道，并没有严肃的讨论，有的只是许诺：Verba et voces^①。他们去找马穆斯，对他大加挞伐。

“科学的未来把握在您手里，而您却背叛了它！您为什么不宣布分子引力的重要思想，使您得以名垂青史？”

“请你们注意，”马穆斯说，“我的学生处处小心不讨论你们，不咒骂你们。我们对塞尔索手下留情，为的是将来能够为你们伸张正义。”

就在这时，鼎鼎大名的马穆斯被东比利牛斯省他家乡的区选为议员。在此之前，塞尔索已经为他疏通，叫他当上了什么地方什么玩意儿的教授，他选上议员后，教授的职位必须有人顶替，于是过去的记者，如今的馆员便成了接替者。他叫一个默默无闻的才子为他备课，时不时给才子二十法郎。

马穆斯的背叛昭然若揭。费尔奈特爵士怒火填膺，在英国发表文章，向十一名对科学有兴趣的上院议员发出呼吁。我以四千英镑的高价被买走，钱由教授和他的接替人二一添作五分掉。

我现在和我的主人一样快活。任劳任怨的馆员利用我去英国的机会到伦敦逛了一圈，借口要给我的看守一些指点，实际

① 拉丁文：许诺和虚言。

上是为了和他串通。我走进为我准备的地方，觉得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心中好不舒畅。在这方面，英国人简直盖了帽。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个面积四分之一英亩的风景秀丽的河谷，尽头有一个用桃花心圆木造的小房子。一名警官模样的人跟随着我，薪水是五十英镑。

“亲爱的，”佩带荣誉勋位勋章的博学的广告创意家对他说，“如果你想在这头驴活着的时候一直看守它，那就千万小心，别让它恢复过去的步子，要用我给你的药水涂它的条纹，叫它一直是斑马。药水用完了，就到药店去换。”

四年来，我一直由动物园养着。我的看守对所有的参观者都咬死一句话，说多亏伟大的英国旅行家芬曼和达坡顿英勇无畏，英国才得到我。我心里明白，我将在这个宜人的地方度过我的余生，无所事事，除了搞这个无伤大雅的骗局。靠了这个骗局，我才得到漂亮小姐们和华丽太太们的称赞，她们给我面包、大麦、燕麦，来看我同时抬两个蹄子走路，欣赏我毛上的假斑马纹，至于这斑纹有什么重要性，她们根本不懂。

“法国不知道保存地球上这只最稀有的动物。”动物园的负责人对议会说。

最后，我终于决定照我过去的习惯走路。这个变化使我更加出名。被人毫不懈怠地称呼为鼎鼎大名马穆斯的我的主人，还有整个“变化派”，都知道如何把这件事解释得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说已故的塞尔索男爵早就预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现在这样走路，是回归上帝赋予动物的同一本能，过去在非洲，我和我的同类偏离了这种本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拿美洲的伊拉诺斯和鞑靼草原野马的毛色为例，这些地方的家马由于杂交而形成的各种毛色，最后都回归到野马那种真实、自然、统一的毛色即老鼠灰的毛色上去。但是，支持构造同一、分子引

力、形状和本能随环境的需要而发展——不断而永恒创造的唯一解释法——等理论的人却认为，恰恰相反，本能是随环境而改变的。

学界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大学顾问、你们知道的某学科教授、国会议员、伦理政治科学院院士、未曾发表一行字亦未曾说过一句话但被已故塞尔索的弟子们奉为深刻哲学家的马穆斯，另一派是那位真正的哲学家和支持他的真正的学者、德国人和大思想家们！

交锋的文章连篇累牍，发表的论文多如雪花，种种小册子纷纷问世。在这一片纷乱之中，只有一件确凿的事实，那就是在政府的预算中，有相当多的钱是由白痴给了小人。所有的教席都是一口大锅，听众则是锅里熬的菜，一言不发的人比饶舌的人聪明，任命一个教授不是因为他说什么而是因为他什么也不说，不是看他知道什么，而是看他有什么。我过去的主人全家都享受了政府津贴的恩惠。

真正的学者是幻想家，什么也不懂的人则自称实干家。所谓实干，就是光拿不说话；善于周旋，就是像马穆斯那样在各种利益中左右逢源，尽量为自己捞好处。

大胆地说我是一只驴子吧。我给你们讲的是往上爬的办法，还有全部科学知识的总结。亲爱的动物们，对事物的现状不要做任何改变。我呆在动物园里太舒服了，你们搞什么革命，我都觉得荒唐。听着，动物们，你们正坐在火山口上，你们要打开的是革命的深渊。靠我们驯服的态度和对一切既成事实的永恒感激的心情，我们来鼓动各国政府广泛建立植物园，在那里我们靠人类养活，在自己的小屋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草地上打滚，享受着政府拨款，在花国家的钱镀金的栅栏间，像马穆斯一样悠闲自在。

想一想，我死后，会被人塞上稻草，做成模型。我怀疑我们在自然状态里是否能爬到这样的不朽地位。博物馆乃动物之先贤祠也。

德·巴尔扎克

（《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1842年）

罗 允 译

非洲狮漫游巴黎·

—

什么政治原因使雷奥王子必须出行法国

阿特拉斯山脚朝沙漠的一侧，住着一只足智多谋的老狮子。它年轻时云游四方，直到月亮山。它到过巴巴里、通布图、霍屯督^①，在大象、老虎、布须曼人^②、穴居人的国度生活，拿这些国家的居民满足自己的食欲，却不很招人厌恶，因为它直到晚年牙齿钝了，咬山羊时才让它们疼得叫唤。由于普天下都对它有好感，它便有了世界主义者或者天下人之友的绰号。它登基为王之后，立刻想拿这句可贵的格言“获取即学习”来证明狮子法律的正确。大家都觉得它是最博学的君王之一。不过这并不妨碍它讨厌文学和文人。

“文人只会乱上添乱。”他说。

它枉费心机，老百姓还是想当学者。沙漠里，四方的狮子都变得很好斗，不仅世界主义者的臣子们有抵触情绪，连它家里也啧有烦言。年轻的格里菲^③殿下们指责它和宠臣、一只高

● 本文于一八四二年在《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第46至48分册首次发表。

① 巴巴里，非洲北部的旧称。通布图、霍屯督亦为非洲地名。

② 布须曼人生活在非洲西南。

③ 格里菲，意为“利爪”。

大的格里封^①在一起数财宝，不让别人看。

老狮子说的多，干的少。狮子们蠢蠢欲动。有几只猴子经常栖在高树上，解答一些危险问题。有的老虎和豹子要求分割猎物，最后，和任何一个社会一样，在肉和骨头的问题上臣民分裂了。

老狮子已经有好几回不得不施出全身解数平息百姓的不满，它依靠的阶级是狗和豺狼。不过要它们帮忙，代价可不低。这位世界主义者实在太老了，没有精力勾心斗角，它极想安安静静度过晚年，就像狮子国纯正托斯卡纳语讲的那样，“死在洞里”。王座的断裂声使它深省。王子殿下们的反调唱得过分时，它就取消它们的俸禄，饿得它们不得不老实点。它当年云游四方就悟出这个道理，没东西吃的时候，谁都安分得很。不幸的是，它是用全部利齿来考虑这个严肃问题的。世界主义者见海内动荡不安，后果堪忧，便心生一计。对于一只动物说，此计绝对高明，但是，对各国政府来说，老狮子年轻时玩的来些花招，它们已经相当熟悉，没有什么惊人之处。

一天晚上，全家聚在它身边，它打了好几个哈欠，然后说出这番深刻的话：“整日推动这个大家称之为王权的大石头，实在累极了。我熬白了鬃毛，费尽了口舌，耗光了财产，得到的却很少。谁声称支持我的政权，我都赐以骨头！就这样我也没成功！人人都怨气冲天。过去不叫苦的只有我，现在我也染上了这个毛病。孩子们，也许一切都听其自然，把权力交给你们，反倒更好些！你们年轻，可以博得年轻狮子的好感，成功后把那些心怀不满的狮子打发走，免得它们惹是生非。”

狮后好像一下子恢复了青春，高唱起狮子的《马赛曲》：

① 格里封，意为“狮头鹰身怪物”。

磨快你们的利爪，竖起你们的鬃毛！

“父亲，”年轻太子说道，“如果您准备顺应民意，那么儿臣就向您直言，非洲各地的狮子对陛下您荒废朝政十分不满，正在兴风作浪，想淹没国家这艘大船。”

“哼，不知趣的东西，”老狮子想，“你也染上了王子们的通病，恨不得我早点退位！……好，我会叫你识相一点的。”

“吾儿，”世界主义者高声说，“如今治国，不再靠政绩，而是靠手腕，为了叫你相信这一点，我准备叫你一试身手。”

消息刚一传遍非洲，各地就炸了锅，那情景前所未闻。沙漠里从来没有狮王逊位这回事。有几名狮王被人篡了权，但是没有一名狮王自己离位。既然没有先例，那么退位仪式就很可能流于形式。

早上，天刚蒙蒙亮，巨犬身着礼服，全副武装，率领执戟卫士，排成作战队列。老国王登座，头顶上悬着他的纹章，上面画的是一头被短刀逼着奔跑的狮头怪兽。当着全宫廷乌瓦松^①的面，身材魁梧的格里封捧来了权杖和王冠。世界主义者对小王们低声训导了一番，它们接受了老王的祝福——这是老王给它们的唯一东西，因为老王合法地保留它的财宝。

“吾儿，父王我把王冠借给你们用几天，你们尽量让老百姓高兴，它们有什么动静就告诉我。”

然后，它转身向整个朝廷，高声道：“你们要服从朕的儿子，它已经得到了我的训示。”

小狮王充满青春朝气，它的雄心抱负、理论主张及治国热情完全反映了两个小青年的想法，它们^②刚一掌权，就把老王的

① 乌瓦松，意为“傻瓜”。

② 指小狮王和小狮后。

顾问都打发走了。臣民个个愿意向这些顾问出售自己的帮助，可是官爵的数量和合法野心的数量并不相符，心怀不满的人挑起了知识阶层的情绪，于是骚乱开始了，年轻的君王手忙脚乱，不得不向世界主义者的老经验求援。你们可以猜出来，其实策划动乱的正是老王本人。因此，不到几个小时，骚动就平息下去，京城又恢复了秩序。跟着是举国和睦，宫廷举办大型狂欢会，庆祝一切复旧。据说这是老百姓的心愿。小王子被这场精心编排的喜剧场面蒙住了，把王冠奉还父王，而老王则还它以父爱。

为了不让王子找麻烦，老狮王交给王子一项任务。如果说人类有东方问题，狮子则有欧洲问题。在欧洲，近来有人盗用狮子的名字、鬃毛和征服的习惯^①。狮子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忿忿不平。为了让臣民的思想有所关注，免得它们再来破坏自己的清静，世界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叫从兽群到王党的国际社会作出解释。于是，王子殿下由它的一名侍卫虎陪同，出发往巴黎去了，没带任何车仗。

下面是王子和侍卫虎发的外交电文。

二

雷奥王子抵达文明世界首都时 受到怎样的对待

第一封电报

陛下：

您神武的王子刚一越过阿特拉斯山，就遭到法国岗哨的步

^① 巴黎的纨绔子弟当时号称“狮子”，其随从称“老虎”。

枪射击。我们明白，这是士兵们按王子的身分向他致敬。法国政府立刻来迎接，为王子提供了一辆精致的车，车上装饰了空心铁管做的栅栏，这使王子得以欣赏现代工业之进步。我们得到了最精美的肉食，不能不对法国的烹调术表示满意。王子因为属于动物种族，所以上了一艘名叫“海狸号”的大船。一路上法国政府对我们殷勤照顾，顺利到达巴黎。我们被安顿在一处叫国王花园的地方，环境宜人，费用由国家负担。老百姓争先恐后来看我们，政府不得不派最有名的学者来当我们的卫兵，而且为了防止有人冒失地伤害我们，这些学者不得不在人群和我们之间竖起铁栏。我们抵达的时间很合适，正好世界各国的使节都在巴黎。

在一家旅馆里，我看见海外来的一只白熊，它是代表它的政府来提要求的^①。这位乌萨柯夫王子对我说，我们上了法国的当，巴黎的狮子们对我们的使馆不放心，已经叫人把我们禁闭起来。陛下，我们成了囚犯。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巴黎的狮子？”我问白熊。

陛下一定发现我做事心细。确实，狮族的外交不应该堕落成谎言，开诚布公比躲躲闪闪要好。白熊为人朴实，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毫不绕弯子地告诉我，巴黎的狮子居住在热带地区，那里有沥青地面，臭椿树长得很好，塞纳河管理处找来的仙女用银子浇灌这些树。

“您一直朝前走，您会发现爪子下出现白色大理石，上面有字，写着塞塞尔！这字叫人毛骨悚然，它喝过金钱，吞食过财富，害死过狮子，吓退过许多老虎，叫豺狼东奔西窜，叫老鼠伤心落泪，叫野猪吐出到嘴的肥肉，叫马和蜗牛被贩卖他乡！……当这个字放出光来时，您就到达圣乔治区了，巴黎的狮子

^① 白熊显然影射俄国。

们都躲在那里。”

“你们乌萨柯夫家族威镇北国，”我对他说，尽量表现出一国使臣应有的礼貌，“你们一定很满意自己的家族没有这样被丑化。”

“对不起，”他说，“乌萨柯夫家族遭到巴黎人的嘲弄不比你们狮子少。我有一次在一家印刷厂看到一只所谓的熊，它模仿我们神气昂然地来回走动，——这种运动对于我们这种生性谨慎的北方人很合适。它还在纸上乱涂。熊的旁边有猴子帮忙捡铅字，熊和猴子在造学者所谓的书^①——人类的一种怪产品，听说又叫什么布坎^②，但我一直猜不透羊皮线和书之间有什么关系，除非因为那气味。”

“人类使用我们的名字，却没有我们的品质，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说自己是动物，却又有思想，这比说自己是才子要方便！再说了，人类一直感觉到我们比他们优越，所以他们一直用我们的名字为他们涂脂抹粉。您看一看古老的纹章吧，全都是兽像！”

陛下，我想了解北方宫廷对这个重要问题的看法，便对他说：“您就这个问题给政府写过信吗？”

“熊政府比狮子政府更傲气，他们不承认人类。”

“您这身上洒满雪花、两只爪子的老冰人，您的意思是说我的主人狮王不是万兽之主吗？”

“白熊不答话，显出不屑的神情，气得我一下子就撞断了客房的铁栏杆。王子殿下也冲出去。我维护了陛下您的尊严。不过王子殿下很明智地开导我，我们在巴黎需要了解情况，不

① 当时法国的印刷厂里，称掌车工为“大熊”，排字工则叫做“猴子”。

② 法语原文bouquin，一词多义，既指老山羊，又指旧书。

应该和北方强国闹翻。”

这事发生在夜里，所以我们三跳并两跳，没费劲便冲到大街上，天放明时，我们听到这样的喊叫：“看哪，这脑袋多棒！他们扮得真像！简直就是真狮子！”

三

雷奥王子在巴黎参加狂欢节 王子殿下对其见闻的评论

第二封电报

王子殿下总是那么明察秋毫，他立刻猜出来，这里正在举办狂欢节，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狂欢节暂时不表。我们最感到为难的是讲话，因为我们不熟悉本地的语言和习惯。尴尬局面是这样结束的……

（电文因气候寒冷而中断）

雷奥王子给老国王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神武的父王：

您赋予我的本领太少，弄得我在巴黎很难保住面子。我刚一跑到街上，就发现这个京城和沙漠大不相同。什么都可以买卖。解渴要花钱，饿肚子代价太高，吃饭的开销简直花不起。我和虎侍卫找了一条聪明的狗领路，沿着大街到处跑，谁都不注意我们，因为我们和有些人太像了。我们在他们中间寻找自称狮子的。我们的狗很熟悉巴黎，他愿意给我们既当向导又当翻译。这样我们就有了翻译。我们和对手一样，被当作化装成兽类的人。陛下，如果您知道巴黎是怎样一个地方，您就不会

用这样一个任务来哄骗我了。跑到意大利人大街，我感到应该学学时髦，抽一支雪茄，我打了一个响响的喷嚏，引起周围一阵激动。一名专栏作家正好打那儿经过，看见我的脑袋，他说：“这些年轻人弄得还真像狮子。”

“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我对虎侍卫说。

“我认为，”狗听见我的话，说道，“就像东方问题似的，迟迟不解决倒好些。”

陛下，这条狗每时每刻都显示出很高的智慧，所以当我们得知他在一个有名的机关里工作时，一点也不惊奇。这个机关在耶路撒冷大街，乐意为游览巴黎的外国人提供热情服务。

他把我们带到——我刚才跟您说了——意大利人大街。这里同巴黎其他地方一样，给自然留下的空间很少。树当然是有的，可这是什么样的树啊！没有纯净的空气，只有烟雾，没有露水，只有尘埃，所以树叶同我们的指甲盖差不多大小。

此外，在巴黎找不到什么伟大的东西，一切都很小气。饭菜少得可怜。我们到一家咖啡馆吃午饭，要了一匹马，招待显得惊愕不已，我们索性让他惊愕去，把马带走，找个角落吃了。我们的狗向导建议我们下不为例，警告我们说，这样丢人现眼早晚会被送进管教所。说是这么说，他还是接受了一根骨头，饱餐了一顿。

我们的向导很喜欢谈论政治，这鬼家伙的话对我还真有点益处。他教会我许多事，我斗胆对您讲，等我回到狮国，再也不会再在骚动面前手足无措了，我已经学会了世界上最便捷的统治办法。

在巴黎，国王统而不治。您一定不明白，我来给您解释。这里把国内有身分的人分成三四百个团体，叫他们各推举一个人为代表。这样就有了四百五十九个人，任务是制定法律。人

真有趣，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表现人的才干，想当然地以为给人一个头衔，他就具备了这方面事物的能力和知识，他们认为有身分的人和立法人是同义词，好像只要对山羊说“成为狮子”，它就可以变成狮子。然后怎样呢？这四百五十九个当选者跑去坐在一座桥头的凳子上，国王来向他们要钱或者对王权有用的东西，例如大炮和军舰。大家轮流高谈阔论，前面的人说了什么，大家全不留意。一个人谈了捕鳕鱼，另一个人接下去讨论东方问题。一个人为文学大声呼吁，但只要提起贫困，就足以让他闭上嘴巴。这样上千回演说之后，国王得到了一切。不过，为了让这四百当选者相信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他故意不时提些过分的要求，好叫他们否决。

亲爱的、神武的父王，我在王宫看见了您的画像，您在和革命之蛇搏斗。画像作者叫巴里，是雕塑家。和旁边许多人物画像相比，您不知要英俊多少倍。那些人物有的左胳膊下掖着一条毛巾，好像仆人；还有的头上顶着锅。这么一比就看出了我们狮子的优越。人最伟大的想象力表现在把花监禁起来，把石头一层层垒起来。

在这个国家简直没法活，放下爪子，就会踩着旁边人的脚。我学会了这个国家的语言之后，去了一个地方，狗向导答应我，到那里让我去看陛下吩咐我寻找的那些奇怪畜生，要求它们解释为什么盗用我们的名字、品质、爪子等等。

“您在那里保险可以看到巴黎的狮子、猞猁、豹子、耗子。”

“朋友，猞猁在这样的地方怎么活呀？”

“请殿下恕我直言，”狗回答，“猞猁见什么吃什么。他钻到美国银行里，什么坏事都干，躲在过道里，他的计策是张大嘴，让主要食物鸽子自己掉进来。”

“怎么会呢？”

“好像是在舌头上写一道符，用这道符引诱鸽子。”

“符上写什么？”

“利润。有好几道符。利润用久了，就写股息，股息用久了，就写储备金或者利息……鸽子总是上当。”

“为什么呢？”

“哈，您现在呆的国家，人们谁也看不起谁，就是最笨的人也断定可以找到比他还笨的人，他可以拿一张破纸叫人相信是一座金矿……政府带头叫大家相信凭单和地产等值。这叫做建立公众信贷。到信贷没有了，只剩下公众，一切就都化为乌有。”

陛下，非洲目前还没有信贷，我们可以成立交易所，让那些不安分的人来忙这件事。我的离从(我不能把狗叫作随从)一面向我讲人的愚蠢，一面带我走到一家著名的咖啡馆，我在里面真看到了狮子、猢狲、豹子，还有我们寻找的其他兽类。问题愈来愈清楚了。亲爱的、神武的父王，您能想到吗？巴黎的狮子原来是小青年，脚穿三十法郎的漆皮鞋，头戴二十法郎的平绒帽，外衣值一百二十法郎，坎肩不超过四十法郎，裤子六十法郎。除了这些便宜货，还有花五十生丁卷的头发，三法郎买的手套，二十法郎买的领带，一百法郎买的手杖，顶多值二百法郎的小装饰品。更不用说一只不值几个钱的表了，总共是五百八十三法郎五十生丁，用在一个人身上，他就得意忘形，立刻僭用我们的名字。所以，有了五百八十三法郎五十生丁，一个人就自认为比巴黎所有的能人还要高明，俨然众望所归的样子。有了五百八十三法郎五十生丁，你就是美男子，你就大出风头，你就可以不拿正眼瞧那些衣衫陈旧，比你这一身便宜二百法郎的行人。就算你是大诗人、大演说家、著名艺术家、仁义君子、英雄好汉，不用这些鸡毛蒜皮把自己装饰起来，人家

就不把你放在眼里。靴子上油，领结有一定价格并按一定方式打，戴手套和活袖口，就是这些烫发狮子的特征，而他们居然能够煽动我们骁勇的人民。唉，陛下，我恐怕万事都像这样，当你细细地加以审察时，便化为虚无，或者说，你就从事物华丽的外表和装饰下辨认出一个古老的却又永远新鲜的利益，你以动词“取”的变位使它不朽。

“老爷，”我的离从对我吃惊于这样的骗局很感得意，对我说，“并非人人都会穿这样的衣服，这是有一定方式的，在这个国家，一切都是方式问题。”

“那么，万一有人通晓方式却没有衣服呢？”

“那就是一只不能出头露面的狮子。”狗答道，了无难色，“还有，巴黎的狮子要显派，主要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他的耗子。哪个狮子没有耗子都不出门。殿下，请原谅我把这样两个很少共同点的名字放在一起，不过我用的是这个国家的语言。”

“这个新动物什么样？”

“耗子嘛，殿下，这是二十尺长会跳舞的布，没有比它更危险的，因为这二十尺布会说话，要吃饭，到处游荡，怪毛病特多，最后就来吞食狮子的财产，叫狮子背了大概三万埃居债再也还不清。”

第三封电报

向陛下您解释耗子和母狮之间的区别，那是永远也讲不完的，许多细微的差别连戴眼镜的巴黎狮子自己都会搞错！美国绿的法国披肩和苹果绿的印度披肩，真正的针织花边和假针织花边，草率的行为和得体的举止，其间有天壤之别，怎能给您讲得清楚呢！耗子没有母狮闺房里独特的雅奈斯特雕刻的乌木家具，有的只是粗俗的桃花心木家具。耗子租车，母狮自己

有车。耗子跳舞，母狮在布洛涅森林跑马，耗子的收入是虚幻的，母狮有宫廷预算拨出的年金。耗子坐吃山空，母狮白手起家。母狮的巢穴铺满天鹅绒，而耗子勉强用上假印花布。对于不关心消遣文学，只想强化权力的陛下您，这些不都是解不开的谜么？离从——老爷这样叫他——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国家为什么处在过渡时期，因为事情变化得太快，人们只能预言鼻子跟前的事。公众事物缺乏稳定性，带来个人立场缺乏稳定性。显而易见，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为成为游牧民族作准备。他们的运动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既然看到一切都归于空无，便再也坐不住了，跳舞和跑马成了一切！戏剧内容发展得飞快，只讲情节，搅得人们什么也看不懂。由于普遍的混乱，财产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在流动，谁的钱都不够多，要想吃喝玩乐就得凑份子。什么都靠摊派，玩牌、聊天、扯淡、抽烟、吃饭、唱歌、奏乐、跳舞，都凑在一起。由此就出来了俱乐部和缪萨尔舞会^①。幸亏有这条狗，否则耳闻目睹的事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锅粥。

他对我们说，那些闹剧、放荡的演唱、恶作剧、滑稽表演有它们的殿堂，它们的魔窟。王子殿下如果能去缪萨尔看加洛普舞，他回国时就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堕落有一个概念了。

王子对去舞会兴趣极其浓厚，所以尽管他这个要求不便满足，顾问们还是不得不听命，他们心里明白这样做大大违背了他们每个人得到的指示，不过，从年轻的王位继承人那里得到指示不也有好处吗？我们到了大厅，进门的时候，守门的

① 缪萨尔（1793—1859），作曲家兼乐队指挥，于一八二二年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创办露天音乐会；一八三三年在圣奥诺雷街组建爱丽舍交响乐团；一八三六年在维维安纳街创办了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大型化装舞会，一时名噪巴黎。

人胆小，您儿子向他敬礼，他反而吓坏了，结果我们没买票就进了门。

年轻的王子致父王的最后一封信

啊，父王！缪萨尔就是缪萨尔，短号就是他的乐曲。叫人轻松愉快的人万岁！如果您跟我一起看了加洛普舞，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兴奋了！一位诗人说，死人跑得快，但是活人跑得更快！陛下，狂欢节是人类唯一高于兽类的地方，对这项发明，不能提异议！在狂欢节上，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和兽类的联系，因为在狂欢节上，人身上爆发出如此强烈的兽类激情，使我们不能怀疑我们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京城最有身分的人都穿上破衣烂衫，打扮得肮脏可笑，到处游荡。在这人山人海之中，我从近旁观看了一头挤在人群里的所谓母狮。我记起了小时候别人讲给我听的关于一头狮子堕入情网的古老传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可笑，这样的母狮绝不可能叫真正的雄狮发出动情的长啸。

四

雷奥王子为什么断定这趟旅行大错特错

第四封电报

陛下，在缪萨尔的舞会上，王子殿下终于和一头巴黎狮子面对面交谈。这次接触和戏剧表现相逢的原则大相径庭，巴黎狮子没有像真正的狮子那样扑到殿下怀里，当他发现同他讲话的是谁的时候，脸色煞白，差点没晕过去。不过他缓过来，摆脱了……您可能要问我：“靠力量？”不，陛下，是靠心计。

“先生，”您的王子对他说，“我知道你们用我们的名字是什么缘故。”

“沙漠之子，”巴黎之子用再谦恭不过的语气回答，“我有幸请您注意，您的名字是狮子，而我们叫拉伊亚纳^①，在英国也这么叫。”

“事情搞清楚了，”我对殿下说，竭力想化解冲突，“拉伊亚纳和您的名字完全不相干。”

“再说，”巴黎狮子又说，“我们有你们那么雄壮吗？我们也吃肉，不过是熟肉，而你们却生食。你们也不戴戒指。”

“不过，”殿下说，“诸如此类的理由说服不了我。”

“我们可以辩论。”巴黎狮子说，“真理愈辩愈明。比如说吧，你们梳洗的时候，或者理鬃毛的时候，有四种不同的刷子吗？听着，刷指甲的圆刷，刷手的平刷，刷牙的直刷，刷皮肤的硬刷，还有刷头发的双面斜硬刷！你们有剪指甲的圆口剪，剪胡子的平口剪吗？你们有七种不同气味的香水吗？你们每个月会花大钱请人修脚吗？连修脚师这个词也没听说过吧？你们没有裤脚带，却来问我为什么大家叫我们狮子！我要对你们说，我们叫拉伊亚纳，因为我们骑马，写小说，夸张服装的样式，走路有一定的姿态，因为我们是世上最优秀的青年。您不请专门的裁缝吧？”

“不。”沙漠王子回答。

“那就是了。我们之间有共同之处吗？您会驾双人马车吗？”

“不会。”

“您看见了，我们的优点和您的特点完全相反。您会玩惠斯特牌吗？您知道赛马俱乐部吗？”

^① 拉伊亚纳(Laianne)构词与母狮(Lionne)相近。

“不知道。”

“哎呀，您知道，惠斯特牌和俱乐部，这是我们生活的两大支柱。我们温柔得像羊羔，我们吃不了苦。”

“你们叫人把我们关起来，这您能否认吗？”王子说，这么多的客套早叫他不耐烦了。

“就算我想把您关起来，我也没这个本事。”假狮子回答，同时一躬到地，“鄙人不是政府。”

“那政府又为什么要把殿下关起来？”这回轮到我来问了。

“政府有时有它的理由，但是永远不说。”巴黎青年回答。

您想想，王子听到这种奇谈怪论，有多么惊诧。

殿下实在太惊奇了，不禁扑到在地。

巴黎狮子乘机向殿下敬礼，转身，溜之大吉。

陛下，殿下认为他在巴黎已经无事可做，兽类管人类的事是大错误，我们可以毫不畏惧地让人类去玩他们的耗子、母狮、手杖、镀金的小玩意儿、小马车、手套。他觉得最好还是呆在陛下您身边，所以回沙漠是上上策。”

几天后，马赛的《信号报》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

雷奥王子昨天抵达我市，拟前往土伦，登船返回非洲。据传，他仓促起程，是因为得知他父王去世的消息。

这家报纸又补充说，

对狮子来说，给予正确评价是死后的事。老狮王的死令雷奥尼亚的许多居民万分沮丧，居民们普遍感到不知所措。

震动实在太太大，大家担心发生骚乱。老狮王的许多崇拜者悲痛欲绝。“我们前途何在？”他们叫道。

有人肯定地讲，当王子获悉那悲痛的消息时，曾经给雷奥王子当

过翻译的那条狗就在王子身边，他给王子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活画出巴黎狗德的沦丧。

“王子，”那狗对王子说，“假如您不能挽救一切，那就挽救银行吧！”

报纸说，这就是年轻王子从被人们大吹大擂的巴黎带回去的唯一教训。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不是自由，而是骗子。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puff^①，因为我们在《哥达年鉴》中没有找到雷奥王朝。

德·巴尔扎克

（《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1942）

罗 瓦 译

① 英文：杜撰。

两只小动物的爱情故事^{*}

谨以此书作为范例献给聪明的人们

动物感伤主义故事

—

格拉纳里于斯教授

“毫无疑义，如今巴黎最有意思的就数雅尔彼阿多的所作所为了。”有天晚上，格拉纳里于斯教授在椴树下说道，“要是法国人都像他那样行事，我们就根本不需要什么法规、告诫、训谕、宗教布道或是社会评议，也不会见到这么多的丑闻。事情再清楚不过，正是理性，这个人类引以自豪的品质，造成了社会的所有苦难。”

正爱着一位普通的博物学学生的安娜·格拉纳里于斯小姐不由得脸红起来，加之她一头金发，肤色极为细腻，真像个苏格兰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那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几乎可以看到

-
- 提供这个故事的那位杰出的动物愿以这个故事证明，被人极不恰当地称为动物的造物其实比人高明。它本不愿披露自己的姓名，但一切都向我们证明，它极受格拉纳里于斯小姐眷爱，而且属于思想家之列，著名的报告人曾对它们做过一系列最出色的试验。——原编者注

本文于一八四二年在《动物的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场景》中发表。

凡人眼睛所看不见的事情。

所以，她从教授老实而近乎憨傻的神态上发现，他不过说了句学者们常常会说的大实话，学者们只是在某个领域内才是学者。

她站起身来，在植物园里散步，那是八点三十分，植物园已经关门。在七月份，当夜晚的诗意开始歌唱的时刻，植物园却把游客推出门外。这种时刻在寂静的花园里散步真是一件赏心乐事，尤其是和一个像安娜那样的女子在一起。

“我父亲说到那个使他神魂颠倒的雅尔彼阿多究竟是什么意思？”

她思忖着，在大暖房的边沿上坐了下来。

美丽的安娜一直沉思着，思考得那么专注，以致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思绪之中，思想对于少男少女使出的这种绝招并非绝无仅有的事情。她像是被钉在她坐着的那块石头上了。

老教授实在太忙，没顾上去找女儿，结果就让她停留在她的思绪造成的这种状态之中。如果这是在四百年前，她这种样子会把她送上沙滩广场的一个火堆里去^①。这便是生逢其时的好处了！

二

S.A.R.雅尔彼阿多王子

雅尔彼阿多王子在巴黎发现的最出色的人物便是他自己，就和热那亚总督在凡尔赛的发现一样。

他也确实是个身材虽矮小却十分匀称的小伙子，相貌堂堂，

^① 意谓被以女巫的罪名处以火刑。沙滩广场即今市府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边，系古时行刑的地方。

腿也许细了点，但却穿着镶有宝石的，朝三面翘起尖角的高统皮鞋。

他的背上按他的家乡卡克特里安纳的习俗披着一件唱诗班的披风，简直会使查理十世加冕礼上的教会显贵们自愧弗如，那披风是在天青石底子上用小粒钻石绣出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像一口大橱的两扇橱门一样分为两个相等部分，以一条金铰链连接起来，照着教士的白色宽袖法衣的样式，可以从下到上随意掀起。

因为他是科克西吕勃里亲王，所以他戴着一只漂亮的蓝宝石颈甲，作为他高贵身分的标志。头上的两个丝状羽饰精巧绝伦，足以使所有的王子在国庆期间饰在军帽上的绒球相形见绌。

安娜觉得他很有魅力，只是两条胳膊太短而且太瘦。但是见到他那绚丽的肤色哪还想得起这个微不足道的缺点，这肤色说明他血统的纯粹，与太阳相一致，那颗星球最绚烂的红色光芒似乎使他的血液也变得如此鲜红明亮。

但不久安娜就会看到一件在这个了不得的巴黎发生的鲜为人知的神秘事件，因而明白了她父亲所说的那番话的意思。这个巴黎既如此充实又如此空虚，如此无知又如此渊博，如此专注又如此轻佻，然而它总是令人惊叹的，胜过博学的德国，远远超过霍夫曼——那位庄重的柏林法院参事——曾经见过那么多奇事的地区。

的确，弗洛师傅和他的老式圆框放大眼镜怎么比得上梅斯梅尔的女预言家那种启示录般的法力？此刻，那个仙女用魔杖一指，便把这种法力传给了可爱的安娜。爱克塔西娜达是我们硕果仅存的唯一仙女了，我们的诗人和我们最美妙的梦想都是她赐予我们的，但她的存在却受到了科学院（医学学部）的严重危害。

三

新圣安东尼的诱惑^①

这座玻璃宫殿的三千扇窗户上跳动着一道月光，月光很快就一片辉煌，好似太阳下山时在一座古堡上点燃的一片火海，那火光往往使远处路过的旅人或是归来的农夫虚惊一场。

仙人掌倾泻出它的清香，香子兰送来馥郁的芬芳；一丛丛针刺常山散发出一股股与它的花朵——植物界的舞蹈家——一样美好的温馨的酒香；亚速尔群岛的茉莉花在喁喁私语；玉兰花使空气如痴如醉；曼陀罗的芳香以波斯国王的排场行进；而急躁的，比我们的晚香玉香味浓郁十倍的中国百合，则像荣军院的排炮一样轰然发射，像炮弹似地急速穿过灼热的空气，裹挟着所有其他香味，使之变为自己的香味，犹如银行家四处做生意，四处吸收资本一样。

于是，眩晕在这片洒满月色的花海上带来了它那疯狂的合唱团，好似在歌剧院，缪萨尔将指挥棒一挥，便把巴黎的男女老少卷进了音乐和灯光旋涡里的狂热的加洛普圆舞。

菲娜公主——拉斯菲格拉斯这个迷人国度里的一个最美丽的尤物——正由诺巴里斯坦^②的一条山谷走来。诺巴里斯坦是将王子劫来的那些人提供给他住处，那里的草坪既湿润又光滑。公主迎着雅尔彼阿多走去，他这次无法躲开她了。

① 圣安东尼，中世纪埃及隐修院的创始人，他战胜魔鬼的种种诱惑，坚持在沙漠修行。福楼拜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小说（1848至1849年初稿，1874年修改出版）。

② 诺巴里斯坦显然是由nopal(法语：仙人掌)一词构成的地名。按：胭脂虫仙人掌(le nopral à cochenille)可用于养殖胭脂虫。

政府根据一项可耻的联姻计划把公主硬塞给王子，那个迷人精的眼睛像星星般地闪烁，不折不扣恰如卡克丝索塔一样。狡猾的公主还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一样带着由她最美貌的侍女组成的一支危险的队伍。

她老远看见王子就做了个手势。

随着这个手势，一支乐曲从这温馨的夜晚的寂静中升起，那乐曲与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马布王后的谐谑曲十分相似。伟大的柏辽兹^①在这个谐谑曲中将乐器因素的艺术表现范围推到极致，演奏出知了，蟋蟀，苍蝇鸣声的效果，表现出自然界美妙无比的万籁，中午，在一片草原深深的草丛间、银色的沙砾上低语的溪流。

不过柏辽兹精微美妙的乐章之于安娜内心回响的乐曲，就像声如雷鸣的奥斐克莱^②之于巴塔的大提琴悠扬的琴声，当巴塔在描绘爱情并唤起大受感动的妇女们关于爱情的联翩浮想时，这种浮想常被某个吸鼻烟的瘾君子的擤鼻涕声所扰乱。（滚出去！）

那其实是月光化成了音乐，犹如月光曾化作香味，这是出于对这些美丽的小动物的细心关怀，这些小动物是由光明产生的光明的果实，它们就是光明而且复归于光明。

在这个香味与声音的音乐会的令人销魂的氛围里——这种音乐理应使雅尔彼阿多王子销魂，而且这是个何等样的王子！一个未娶妻室的王子，一个拥有整个诺巴里斯坦的王子（详见有关文告）！——菲娜，这个由政府一手造就的克勒俄帕特拉^③

① 柏辽兹(1803—1869)，法国著名作曲家。

② 奥斐克莱，一种蛇形铜管乐器。

③ 克勒俄帕特拉(公元前69—30)，古埃及最后一位女王，她与罗马执政官恺撒以及恺撒的部将安东尼的爱情显然带有政治上的考虑。

溜到了雅尔彼阿多的脚下。与此同时六名处女跳起一种舞蹈，那舞蹈远比西班牙的卡曲洽舞和雅莱欧舞高明，正如那些弧菌的精灵的若有若无、细如银铃的音乐胜过柏辽兹神圣的乐章一样。

这种舞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端妙得体，因为这是处女跳的舞，但正是此处表现出这个民族舞蹈的魔鬼般的才华，这舞蹈由祖先传给了这些舞蹈家，她们的祖先又是从阿拉伯仙女那里学来的。

这个贞洁而富于刺激性的舞蹈所产生的效果，与卡利阿里郊区希腊人聚居的康比达诺的女子们的轮舞所造成的效果极为相似。

（你去过撒丁岛吗？没有？真遗憾。你该去一次，哪怕只为看看那些用金币作饰物的姑娘们跳舞。）

当然，你不带邪念地看着这些贞洁的少女手拉手，非常纯洁地旋转着，然而这歌舞却是那么性感，以致那些圣徒派的英国领事（他们从来不笑，就是在议院也不笑）不得不走开。

撒丁岛的康比达诺女郎那既贞洁又性感的舞蹈远比不上菲娜的那些处女的舞蹈，正如拉斐尔的《德累斯顿圣母》远胜过杜比弗^①的肖像画一样。

（我们不是在谈绘画，而是在谈表达。）

“您难道想要我的命吗？”雅尔彼阿多喊道。在谦虚和爱国热情方面，他肯定不亚于一个英国领事。

“不，我的心上人。”菲娜柔声答道，那声音之于耳朵就像奶油之于猫的舌头一样甜蜜。“你难道不知道我爱你就像大地爱太阳，我的爱是不带个人色彩的，我要成为你的妻子，虽然我知

① 杜比弗(1790—1864)，法国肖像画家和历史画家。

道我会因此而送命。”

“你难道不知道，”雅尔彼阿多说，“我来自一个种姓纯洁的国家，就像印度斯坦的婆罗门一样敬奉神明的意旨。婆罗门对于贱民的厌恶，远不及我对你们那个气候恶劣而寒冷的国家拉斯菲格拉斯的头号美女的厌恶，你的爱情使我浑身发冷。走开，不洁的舞女！……请记住，我是忠贞不二的，尽管你们在地球上有权有势，不管你们有多少珍宝，哪怕我将死于饥饿或者爱情，我也不会与你或你的同类结合。一个雅尔彼阿多家族的人与你这种族类的女子联姻！你的门第比起我的门第就像是女黑奴之于白人或是仆人之于公爵夫人那样有天壤之别。只有法国贵族才会缔结这种婚姻。我所爱的女子远在他乡，相距千山万水，除非她来这里，否则我将在异乡无爱而死……”

一声惊呼使我没有听到菲娜的答复，菲娜叫道：

“救救王子！忠实的臣民们，快冲到王子那可爱的身躯前面挡住危险的敌人！”

四

**在这一章里，格拉纳里于斯由于不知道
鞋底带为何物而显示出了他的个性**

这时安娜见有两只金红色的眼睛、无数头发逼了过来，不由得周身血液都凝固起来，那真像是个有上千条尾巴的双体彗星。

“团藻！团藻！”大家叫道。

团藻，像一八三三年的霍乱一样，到哪里就吞噬哪里的人群。

道路上车来人往，母亲带着孩子，一家家东跑西窜，不知往

哪儿躲避。

团藻刚要碰到王子，菲娜已横身于这个怪物与王子之间：可怜的女子救了雅尔彼阿多的命，雅尔彼阿多却像科纳夏尔见他养父为了他而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时一样无动于衷。

“噢！这可真是个王子！”安娜想道，她被这种王家气派的冷漠态度震惊了。“不，一个女子会为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洒下一掬热泪，如果那个男人是为了救她而死的话。”

“我也愿意这么死去，”雅尔彼阿多颓丧地说道，“为自己所爱的女子去死，死在她的眼前，把生命留给她……在出生时人们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吗？而在如花之年人们则很明白自己所得到的东西的价值……”

听到这番话，安娜自然又恢复了对王子的好感。

“这是个像普通的博物学家一样去爱的王子。”她说。

“你是我家乡的音乐、芳香、光明和太阳吗？”王子叫道，他那样子使姑娘害怕他得了脑炎。“哦，我的卡克特里阿纳，你鲜红的海上布满了荔枝螺，我本来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美丽、忠贞、多情的拉娜格里塔，现在却和你远隔千山万水……当分隔两个情人的距离无法逾越的时候，任何这种距离都是无限的。”

这个如此深邃、忧伤的思想使教授的女儿仿佛浑身一震，她站起身来，在植物园里漫步，随后走到居维埃路，沿着居维埃路像猫一样灵巧地直爬到门牌十五号的那幢房子的屋顶上。

正在工作的儒勒刚把羽毛笔搁在桌子边上，他搓着双手想道：

“如果亲爱的安娜愿意等我的话，我三年以后就会得到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并且接替教授的职务，因为我通晓昆虫学，而要是我们把 *coccus cacti*^① 的养殖业成功地引进到阿尔及利

① 拉丁文：胭脂虫。

亚……那可真是大成就，好家伙！……”

于是他唱起罗西尼的一首歌来：

噢！玛蒂尔德，我心中的偶像！……

他一面唱一面用钢琴为自己伴奏，那架钢琴除了有点瓮声瓮气以外倒也没有其他毛病。

他就这么走了一会儿神，然后从桌上拿开一束鲜花，那是他和安娜一起在暖房里采集的，于是他又埋头工作起来。

第二天早晨，安娜躺在床上真真切切地回忆起夜间那一件件重大无比的事件，无法理解她怎能爬上屋顶而且看到儒勒·索瓦勒先生——博物馆的年轻的绘图员，格拉纳里于斯先生的学生——的内心深处的想法；而又十分好奇地想知道雅尔彼阿多王子是什么人。

诸位父母亲，这是由于老教授是个鳏夫，有个十九岁的女儿，非常听话，但很少受到监护，因为被科学的奥妙及引住的人连做父亲的责任都尽得很糟糕，别说还要同时担当母亲的责任了。

这位戴着卷边假发的学者，一心扑在他的专题论文上，穿裤子不系背带，他通晓显微镜下那无边无涯的王国中的一切发现，却不知道有人发明了系在鞋底将裤脚扣紧的带子，这种带子使缝笔挺却使肩膀大为劳累。

儒勒第一次对他谈起鞋底带时，他还以为那是什么动物的亚属呢，这个可爱的人！

因此你可以理解何以格拉纳里于斯会不知道他女儿天生是个梦游病人，她钟情于儒勒，而且被爱情带到了近乎蜡屈症边缘的神志恍惚的深渊。

在午饭时，她看见父亲庄重地拿起盐瓶正要往咖啡里撒盐，

就急忙问他：

“爸爸，雅尔彼阿多王子是什么人？”

这句话产生了作用：格拉纳里于斯放下盐瓶，看了女儿一眼，在她眼里昨夜的梦境还残留下一些模糊的影像。他微笑起来，是那种快乐、和善、动人的微笑，学者们在有人提起他们得意的话题时便是这么笑的。

“糖在这里。”她这才把糖瓶递给他。

亲爱的孩子们，现实与虚幻在生活中、在植物园里就是这么掺和在一起的。

五

雅尔彼阿多的奇遇

“雅尔彼阿多是卡克特里阿纳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王子。”可敬的学者说道，他像许多当父亲的一样，总以为自己的女儿还在玩洋娃娃的年龄。

“卡克特里阿纳是个辽阔的国家，极其富庶，是个处于阳光直射之下的地方，处于某经度、某纬度，这是你完全不感兴趣的，但人们对它还知之甚少，我是指那些用两只肉眼去观察大自然作品的人。

“这个地区的人口与中国一样多，甚至比中国更多，因为他们有几十亿之众。但他们周期性地受到来自一个巨大的人工火山的沸水涝灾的侵袭，这个火山名叫哈罗佐·里奥·格朗德。

“但是大自然似乎喜欢以同样大的建设性力量来抗衡灾害的破坏性力量，被人吃掉的鲱鱼越多，母鲱鱼在大洋中产的卵也就越多。……

“卡克特里阿纳的特殊规律则是如此：只要一个具有王室血统的王子遇上一个他的女性臣民，就能弥补由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这个民族的学者了解这种灾害的后果，却始终未能洞悉其原因。

“这是他们的虎列拉病。

“的确，这个微观世界中的景象不正是对我们的一种启示么，

“他们的虎列拉病不就是……”

“我们所说的团藻！”少女脱口而出。

教授跑过来拥抱他的女儿，差点碰翻了桌子：

“你学到了那么多的科学知识吗？亲爱的安奈特！……你只应嫁给一个学者。团藻！谁告诉你这个词的？……”

（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商人，他曾经噙着泪花对我讲述他的一个五岁的孩子如何在字纸篓里找废纸叠纸鸡，找出了一张不慎掉进里面的一个法郎钞票。“这个小宝贝，小小年纪就知道那张钞票的价值了！”）

“王子！讲讲王子！”少女叫道，她怕父亲又陷入沉思而使她毫无所获。

“王子由于法国政府的关切而逃脱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教授正了正自己的假发说道，“可是他们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把他从他美丽的国家带走，断送了他美妙的前程，由于他能否生存还是个问题，这么做就更显得轻率了。

“说得更明白些，雅尔彼阿多，他的王朝的第千百亿百万代继承人……

（这时教授把他蘸了咖啡的面包块朝挂满动物标本的天花板举起，顺便说道：“你们骄横不可一世，波旁先生、奥斯曼先生、王族君主们，但你们用尽最精致的文明的一切心机，也不

过延续了十五、六个世纪……噢，真是……算了！……莫谈政治！……）

“雅尔彼阿多当时并不比一个出生十一个月的王子殿下在生物进化阶梯上的位置更为先进，他就在这种形态下被运给我的前任，大名鼎鼎的拉克朗珀^①，鸭子的开发者，我们不幸失去他时，他的一本关于鸭子的专著正要脱稿，但只要《驴皮记》活着，他就会活着，在为那本小说作插图的画家笔下，他正端详着他心爱的鸭子。

“在那幅插图上还能看见我们的朋友普朗歇特，已故的拉克朗珀为了给科学争光，把研究王子们出生十一个月前的轮廓、大小、高度、本性的重任留给了他。

“因而普朗歇特已经表现出他无愧于这个嘱托，他与居维埃这个阴谋家分庭抗礼，断言王子们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好动的纤毛虫，而且这时已经有美丽的花纹了。

“法国政府应已故的拉克朗珀的要求，委派著名的商界天才去劫持雅尔彼阿多王子。雅尔彼阿多因其身分而得以从瓜萨卡省腹地经由海路前来，坐在由他父亲的约三十亿臣民构成的红床上，有些堪与迦那博士媲美的印第安人用防腐香料把这些臣民保存起来。

“由于贩运法没有关于死动物的规定，这些珍贵的木乃伊就在波尔多售出，供白人赏玩，直到太阳——雅尔彼阿多、拉娜格里塔和奈格拉这三大卡克特里阿纳部落的父亲——将它们吸收到它的光线中去为止……

“是的，我的小安娜，要知道没有一位卢本斯笔下的仙女，

^① 拉克朗珀，《驴皮记》中的生物学家，下文中的普朗歇特、迦那等，均为《驴皮记》中的科学家。

没有一个米埃里^①的俏丽姑娘，没有一个乌韦尔芒^②的号手能够少得了它们这些部族。

“是啊，我的女儿，在博物馆里向你微笑或者挑逗你的那些朱唇上就有整个整个的部族。

“哦！假如由于魔法的作用生命又重新回到这些被提炼成颜料的生物身上，拉斐尔的圣母像或卢本斯的战争画自行解体，那将是何等迷人的景象！那对于这些迷人的生物将是和我们永恒复活的日子一样的一天！

“唉！也许天上也有个全能的画家将若干世代的人类这样放在他的调色板上，也许我们被一个无形的研杵研碎以后也成了某幅宏伟的壁画中的一种色调，哦！上帝啊！……”

说到这里，老教授就像他每回说到上帝时那样，陷入深邃的沉思之中。他女儿没有惊扰他的沉思。

六

又一个雅尔彼阿多

儒勒·索瓦勒走了进来。

倘若你曾在某处遇到过一个这种单纯而谦逊的年轻人，对科学充满热爱，博闻强记，却仍然保持一种天真可爱之处，然而并不因而缺少雄心壮志，也不妨碍他在某根舌骨或某个贝壳的问题上轰动整个欧洲，那你就会知道儒勒·索瓦勒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他既单纯又清贫（唉！也许等到财运来了，他的单纯也就不复存在了），植物园就是他的家，他把格拉纳里于斯教授看作父

① 米埃里(1635—1681)，荷兰肖像画家，雕刻家。

② 乌韦尔芒(1619—1668)，荷兰风景画家，战争场景画家。

亲，对他十分钦佩，尊敬这位伟大的若夫华·圣伊莱尔^①的弟子和继承人，在事业上帮助他就像当年拉斐尔的忠诚门生帮助拉斐尔一样；但这个年轻人的值得赞叹之处，在于即使教授没有那美丽可爱的女儿安娜，他也照样会这样做。这真是一种神圣的、对科学的热爱！因为，让我们现在就把话挑明，他对博物学的热爱远胜于对那位少女的爱情。

“你好！小姐。”他说，“你今天早上好吗？……教授这是怎么啦？”

“真倒霉，他关于雅尔彼阿多王子的故事才讲了一半，就丢下我，去思考人类的未来了……我刚听到雅尔彼阿多怎样到了波尔多。”

“是搭乘小巴勒格里银行的一艘船来的，”儒勒说，“那些可敬的银行家就是收货人，他们又把王子……”

“小国国君……”安娜更正道。

“对，是小国国君，他们又把他交给了拉斐特-卡亚尔驿车公司的一名粗鲁的车夫，那车夫没有表现出对王子的高贵出身和非同小可的身分的应有尊重，却把他扔在一个名叫箱子的深渊之中，那箱子搁在公共马车前车厢的座位上，王子及其随从由于与一袋袋金币为邻而大受折磨，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现在非常为难。最后，一个普通的邮差将他交给了拉克朗珀老爹，老爹高兴得蹦了起来……这位国君的光临正式报告法国政府之后，埃斯蒂，一位大臣，马上趁机为我们争取一些特许权，他对参院委员会极力强调我们这个机构的重要性，以及将这个机构置于雄厚的基础之上的必要性。他讲演得十分精彩，结果得到六十万法郎用以建筑供雅尔彼阿多这个有用的种族居住的宫殿。

^① 若夫华·圣依莱尔(1772—1844)，法国博物学家。

“‘这将使我们省下我们向外国支付的大量金钱，’他对报告人这么说(幸运的是，那报告人碰巧是个伦巴第街的富有的药品杂货商)，‘并且从阿尔及利亚那里得到点收益，这个阿尔及利亚每年要花去我们几百万法郎。’

“有位元帅说，他认为拥有雅尔彼阿多王子是一个胜利品。

“于是参院报告人说道：‘先生们，我们要善于为收获而播种……’

“这句话大获成功，因为在议院里，你必须善于降到听众的水平。反对派本来就对建筑猴宫颇有微词，这下子却被这句财主们都能领会的妙语击败了，因为在议员席上坐着的多半是些财主，犹如在康卡勒的沙洲上多数是牡蛎一样……”

教授刚才从沉思中醒来，听着他学生说话，这时他接上去说：“法案通过以后，引出了一句非常美好的话。我到了植物园里，在一棵大雪松下被我们的一个花匠拦住了。他是《箴言报》的读者，我甚至为此责备过他，他却答道那是最伟大的报纸。

“他问我道：‘那是真的吗？先生，我们将拥有一座暖房，可以把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各种植物搬来，而且装备所有必须的附属装置，而且是最大规模的吗？’

“‘是的，朋友。’我对他说，‘我们将比英国毫不逊色，甚至在有些方面更加完善，因而将超过英国。’

“‘自从七月革命以来这次人民总算明白了他的真正利益之所在，’花匠搓着手满意地叫道，‘法国一切都要兴旺起来了。’

“他看到我在微笑，便又问道：

“‘我们的薪水会增加吗？……’”

“唉！我刚从大暖房过来，先生。”儒勒说道，“一切都完了！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也没有办法让雅尔彼阿多与任何类似的物

种结合，他拒绝与 *Coccus quercus canicae*① 结合，我刚才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眼睛凑在最好的多朗显微镜上。他会死掉的……”

“是的，但他将是忠贞不二地死去的。”多情的安娜叫道。

“我的天哪！”格拉纳里于斯说，“既然都是死，我看不出忠贞不二地死或者不忠贞地死有什么区别。”

“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安娜以使她父亲震惊的声调说道，“但你们决计诱惑不了他，他不受任何诱惑，儒勒先生，您参与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真是不好，看得出来，您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爱情！……雅尔彼阿多只要拉娜格里塔。”

“我女儿说得有理。如果死马当活马医，把雅尔彼阿多出生前十个月从他那美丽的王国卡克特里阿纳运来时用的荔枝螺襁褓放进去，或许里面还会有一个拉娜格里塔。”

“爸爸，这才是一桩高贵举动，值得所有妇女赞赏。”

“以及部长的祝贺！”儒勒喊道。

“和学者们的惊叹！”教授说，“更别说还有法国商界的感谢了！”

“是的，”儒勒说，“但是普朗歇特不是说过，王子们在出生前十一个月的状态下……”

“孩子，”格拉纳里于斯打断学生的话，温和地说：“你没见到天性到哪里也不会改变，它使雅尔彼阿多部族的人多年内始终如此。噢！但愿那些钱袋没有把它们压坏……”

可怜的安娜看到儒勒没有趁她父亲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的机会留下来陪她，却好奇地跟着格拉纳里于斯走了，便叫道：“他不爱我！”

① 拉丁文：与胭脂虫相近的物种（即菲娜的族类）。

七

在植物园的大暖房里

“我能和你们一起去吗？”安娜见她父亲手里拿着一张纸回来就问道。

“当然，我的孩子。”教授以其天生的好脾气说道。

格拉纳里于斯诚然心不在焉，但这个缺点也给了他女儿许多好处。

有多少回温和是由于心不在焉？……几乎与慈善乃是出于某种算计的比率一样大。

“昨天我们平分的鲜花使你昨夜头疼了，儒勒先生，”她让父亲走到前面，对儒勒说道：“你唱完：‘噢！玛蒂尔德，我心中的偶像！’就把花移到窗台上去了。这可不好！为什么说‘玛蒂尔德’？”

“我心里唱的是‘安娜’，”他答道，“不过谁告诉你这些事的？”他有点惊骇地问：“你难道有梦游病吗？”

“梦游病？”她反问道，“噢！真是这个没落世纪的年轻人！总是爱用某些电磁流的比例、卡路里的多少来解释感情的作用。”

“唉呀！”儒勒微笑着说，“对于动物来说就是这样。瞧，我们得到了……（他不无自豪地指着那座在植物园小山亭子下的有名的暖房）我们得到了热带的火焰，我们便可以在那里种植热带的植物；那为什么我们不再见到那些庞大的动物？（把它们的残骸重新拼到一起是居维埃的功绩。）这是因为我们的大气层里不再含有那么多碳，或者说我们的地球像个急于享受的富家子弟一样挥霍了过多的碳……我们的感情也可以用某种方程式……”

“噢！真是魔鬼的科学！”少女喊道，“在这个植物园里，在比

较解剖学试验室和动物化学用以测定一个人登山时耗费多少碳的试管之间，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您的感情是建筑在嫁妆的方程式上的！您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儒勒先生……”

“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为了给我们的小家庭积攒财富，如果您愿意让我做您的丈夫的话，小姐。我的时间都用于熬煎我自己，就像烤栗子一样。眼镜凑在显微镜上，观察着欧洲所拥有的唯一活着的雅尔彼阿多，如果他终于结婚，如果这个童话以‘而且他们生了许多孩子’结尾，咱们也将结婚，我会获得荣誉勋位十字勋章，我将成为副教授，我会在博物院里得到一套房间和三千法郎薪水，我大概会去阿尔及利亚出差，把他迁移到阿尔及利亚。我们会很幸福的……所以您不要因为我对雅尔彼阿多王子这么热情而抱怨我。”

“哦！那么他刚才跟着爸爸走开证明他爱我啰？”少女心里想着走进了大暖房。

于是她朝儒勒微笑了一下，在他耳边说道：

“好吧，儒勒先生，那您发誓要像雅尔彼阿多忠于他的王族一样忠实于我，像王子蔑视拉斯菲格拉斯公主一样蔑视所有的女子，那我就不会不安了。当我看见您在太阳底下抽雪茄的时候，望着缭绕的青烟，我会说……”

“您会说：‘他在想我。’”儒勒叫道，“我发誓！……”

他俩听到了教授的声音便一齐跑去，教授庄严地将一张小纸片扔到植物园第一株开花的仙人掌上，由于参议院拨款六十万法郎建筑新暖房，仙人掌才得以开花。“那吗(么)这西(是)一个文件分类架啰？”有位目击这一科学行动的心怀嫉妒的英国人说道。

“加热暖房！”格拉纳里于斯喊道，“上帝保佑今天天气炎热！图安说得好：热量就是生命！”

八

动物界的保尔和维吉妮

第二天晚上，闭园时间到了以后，安娜在浓荫覆盖的大路上款款散步，呼吸着塞纳河水潮湿温暖的水气和植物园的花香，因为白天十分溽热，温度计升到极高的度数，这种天气极易使人精神恍惚。

为了避免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并让批评界的松鸦们闭上嘴巴，我们谨在此指出，教会初期有名的隐士们都只住在非洲埃及和其他炎热地带灼热的岩石间，伊斯兰教的苦行僧们也只在最能麻醉人的地区生活，而圣约翰则是在巴特摩斯岛^①忍受炙烤。

正是这个原因安娜小姐倦于呼吸这种火热的空气——在这种空气里狮子在咆哮，大象在吼叫，连长颈鹿这个热爱地区的公主和羚羊这些四条腿的燕子也都在追寻它们失去的沙漠——她坐在暖房发烫的石头边缘，大暖房半透明的墙壁飞耸其上。她迷醉了，等候着一阵凉意，却只等来一股股热带的气息，这气息像纳比肖多诺索尔军队狂暴的骑兵队一般从暖房里冲将出来。编年史将纳比肖多诺索尔描绘成动物形状，因为他一连七年埋头研究动物学，忙于物种分类，连胡子也顾不上刮。

六百年之后，人们会说居维埃^②是一种木桶，是学者们崇敬的对象。

到了午夜，发生神秘事件的时分，安娜陷入精神恍惚的状

① 巴特摩斯岛在爱琴海，是斯卜克特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圣约翰曾在此撰写《启示录》。

② 居维埃(1769—1832)，法国博物学家，自然史教授。居维埃(Cuvier)在法文里意为洗衣桶。

态，眼睛被微生物界的巨人触过，又见到了诺巴里斯坦翠绿的草地。

她又听见无限小王国的甜美的音乐，呼吸着香味奏出的音乐会，那些感官受了过于实在的感觉之累的人是听不见这种音乐的。

她的眼睛状况已经变了，现在又能看见那微小的世界：她见到一个团藻骑着马企图在障碍赛马中取胜，有些标致的吸虫想要超过他；但这场障碍赛马的目标远远高于我们的花花公子，因为其目标是吃掉那些在花中滋生的可怜的钟虫，这些钟虫既是动物又是花，既是花又是动物！

无论是博里斯·圣梵尚，还是缪勒^①，那位创造了和上帝一样多的世界的不可朽的丹麦人，都没有承担起决定钟虫是动物甚于植物，或是植物甚于动物的责任。

也许他们对于某些被双轮轻便马车夫们称之为“甜瓜”的人的归属问题倒会更大胆一些，不过学者们无法猜出那些在街头拉客的马车夫是根据什么特征来识别“甜瓜人”的。

安娜的注意力不久便被雅尔彼阿多王子那幸福的神情吸引住了，他弹着诗琴，唱着一支堪与维克托·雨果媲美的浪漫曲，讴歌自己的幸福。

毋庸置疑，这首康塔塔^②即使被收入《东方集》^③中也决无愧色，它由一千一百节诗句组成，分别赞颂最迷人的拉娜格里塔女孩查萨莉（读作维吉妮）的一千一百个动人之处。

这个名字和波斯人的名字一样，是有具体含义的，它的意思是：“光明的贞女”。

① 缪勒(1730—1784)，丹麦博物学家。

② 康塔塔，合唱曲之意。

③ 《东方集》，法国大诗人维克托·雨果的一部诗集。

这个珍贵的生物在变成红汞、铅丹，总之世界上最红的东西以前，要经过三次昆虫学上的变化，所有动物界的生物，包括人，都要经过这么三次变化。

维吉妮在第一种形态下呆在一座会使赞赏摩尔式或撒拉逊式建筑的人目瞪口呆的楼阁里，它远胜过阿尔汉布拉宫的刺绣，热内拉里夫的刺绣和那些最有名的清真寺。

（请看附有七千帧图片的诺巴里斯坦画册）

这个楼阁位于一个深邃的峡谷，峡谷两面的山坡上矗立着无边的森林，俨如夏多布里昂在《阿达拉》里描写的原始森林。一条芳香的水流环绕楼阁，科隆水、葡萄牙香水和其他化妆品与之相比，就像别弗尔又黑又脏又臭的水之于塞纳河滤清的水一样。

许多士兵身穿与法国军队一模一样的茜红色军服，守护着峡谷下方的四周，峡谷上方也有同样数目的岗哨布防。楼阁周围有些女舞蹈家载歌载舞。

王子惊恐万分地走来走去，频频发号施令。隔着很大距离布下的岗哨重复着他的命令。

的确，处于这种状态的拉娜格里塔女孩有可能成为一种名叫米索冈帕^①的凶神恶煞的猎物。

那米索冈帕身穿中世纪持戟步兵般的紧身胸甲，外罩坚如钻石的绿色战袍，面目狰狞，吃人如麻，凶残无比。

一个米索冈帕不但不怕一千个雅尔彼阿多士兵，而且在遇到大队雅尔彼阿多士兵时他更高兴，吃喝得更好。

可怜的安娜远远看到一个米索冈帕，不禁想起费尔南、科泰斯的西班牙人当年在墨西哥登陆的情景。

^① 米索冈帕(misocampe)，意为“克纤毛虫的”。

那个凶残的武士有着像车灯般闪光的眼睛，冲锋陷阵像战车一样迅猛，却不像战车要靠马匹来拉，他腿长得出奇，细得像乐谱纸上的细线，灵巧得像个舞蹈家。他的胃就像大口烧瓶一样透明，一面吃一面消化。

保尔王子发布了文告，张贴在诺巴里斯坦所有的森林，所有的村庄，命令聪明的民众前仆后继，挡住米索冈帕到楼阁的去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闷死那个怪物或是让他吃得撑死。他许诺给予死者不朽的声名，这是他唯一能给的东西。

教授的女儿非常赞赏保尔·雅尔彼阿多王子的爱情，他那绝顶聪明的计谋不正是他的爱情的表现？多么温柔！多么体贴入微！

那年幼的公主完全像个英国贵族骄傲地抱到海德公园去透透空气的襁褓中的babys^①。

所以保尔王子对于他亲爱的小维吉妮的爱情也就和为自己的孩子操虑不已的母爱十分相似了，维吉妮当时也真还是个baby。

“等她到了结婚的年龄会怎么样呢？”安娜心想。

不久保尔王子在查萨莉身上发现了骤变的征象，这些可爱的尤物都要经历这种骤变。

依照他的命令，一些装有爆炸物质的孢囊向全世界宣告，公主将要住进修道院，直至成婚的那一天。

她将按照习俗裹上灰色的纱巾，陷入熟睡之中，以免受到危险的诱惑。

这是仙女菲西纳的至高无上的意愿，她要所有的生物，从高于人类的生物甚至世界，直到无限小的生物，都遵从同一个

① 英文：婴儿。

法则。

一些看不见的修女将小公主裹在一块褐色的织物里，动作轻柔，犹如哈瓦那的奴隶们在为乔治·桑或者某位西班牙公主卷雪茄烟金黄的烟叶。

她那娇小的脑袋在裹布里几乎看不出来，她呆在裹布里既懂事，又贞洁，又顺从。

保尔·雅尔彼阿多王子守在她的修道院门前，懂事、贞洁、顺从，但急不可待！

他像路易十五一样，路易十五看到一位与父亲一起坐在杜伊勒里宫阳台上的七岁女孩，美丽的德·罗曼小姐，便猜到了她在十八岁时出落的模样，因而对她特别关照，将她放在远离世人的地方抚养成人。

安娜看到了，当维吉妮像古代的爱神从水波中出现一样离开她那金色的裹布，保尔是何等地欢乐！

她朝着光明微笑，一如弥尔顿笔下的夏娃（那是个英国的夏娃）。她自问是否她自己，而且为看见自己如此comfortable^①而高兴。

她看了一眼保尔，说道：“噢！……”这是英国人表示惊奇的最高级形容词。

王子以奴仆般的恭顺自告奋勇为她指明生活之路，穿越他的帝国的山峦峡谷。

“你啊，我等待已久的、心中的王后，以你的目光为国君和臣下们祝福，以你的出现使这些地方一片欢腾吧！”

这番话是那么深刻真挚，以致所有的歌剧都将它谱上了音乐。

① 英语，此处意为“令人赏心悦目的”。

维吉妮让他引领着，她猜出他对她无限崇拜，越走越高兴，倾听着大自然美妙的天籁，欣赏着香花满坡、四季长青的山峦，她的伴侣对她动人的关心更使她深受感动。

到了一个像图恩湖^①一样美丽的湖畔，保尔去找来一叶美丽之至的树皮小舟。

这只迷人的小舟形状像一把抒情古提琴的外壳，在那细致的树皮的褐色表膜上镶嵌着螺钿的条纹。

雅尔彼阿多让他的心上人坐在一个绛红坐垫上，泛舟过湖，湖水清莹澄澈，仿佛尚未凝固的钻石。

“噢！他们多么幸福！”安娜说，“我怎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去瑞士旅行，欣赏那里的湖光山色！……”

诺巴里斯坦的反对派在首都的《喧哗报》上声称，这所谓的湖泊不过是从一千一百哩高处的一块玻璃上坠下的一小滴水珠，这一千一百哩相当于法国的三十六米。

然而人们知道，作为政府的拥护者应该对这类反对派的玩笑采取怎样的态度。

保尔将最成熟最甜美的水果挑了出来，献给维吉妮；他自己吃余下的水果就心满意足了，他为自己能和她共饮一杯水感到幸福。

维吉妮异常白皙，衣料是极其豪华的饰有金银箔片的织物，她酷肖维克托·雨果笔下极力赞美的爱斯梅拉达^②。但爱斯梅拉达是个女人，而维吉妮是个天使。

她不会为了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宝而去爱上王家的一位元帅，更不会去爱一个上校。

她的心目中只有雅尔彼阿多，她不能须臾看不到他，而由

① 图恩湖，瑞士的一个湖泊。

② 爱斯梅拉达，《巴黎圣母院》中的女主人公。

于他不能拒绝心爱的查萨莉的这种愿望，结果他不一会儿就精疲力尽了。因为，唉！在任何生物中间，爱情只能在精神上才是没有限度的。

等到保尔精疲力竭地入睡以后，维吉妮坐在他的身旁，看着他睡觉，并为他驱赶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钟虫，以免它们妨碍他的睡眠。

这不是私生活中最富有柔情蜜意的一幕场景吗？

在这种时刻人们让灵魂尽情地翱翔，而不是将它束缚在谈情说爱的陈规滥俗之中；在这种时刻人们公开的爱与隐秘的爱程度完全相等。

当雅尔彼阿多醒来时，他的眼睛在维吉妮美目的光辉下睁开，在她毫无掩饰地表露柔情之际看见了她的眼睛，女子们惯常以词句、手势或目光将自己裹在种种面纱里掩饰自己的真正感情。

那是一种富于感染力的、如痴如醉的柔情，于是保尔搂住维吉妮，他们跳起了萨拉班德舞，其舞姿令人想起英国人的快步舞来。这证明在任何生物中间，在极度欢乐、令人忘却自己生活条件的时刻，都会产生跳跃、跳舞的需要！

（参见科学院院士森普吕纳·德·维尔热特先生的大著《论古人的出征舞》）

在诺巴里斯坦和在法国一样，平民喜欢模仿宫廷。

所以，连诺巴里斯坦最小的城镇都在跳舞狂欢。

保尔突然充满恐惧地停了下来。

“你怎么了，我亲爱的宝贝？”维吉妮问。

“我们该怎么办？”王子说，“如果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们将举行盛大的婚礼；可是这以后呢？……这以后，我亲爱的小天使，你知道你的命运吗？”

“我知道，”她答道，“我不会像书中的维吉妮那样死在一艘船上；也不会像克拉丽莎那样死在自己床上；或者像曼依·莱斯戈、阿达拉那样死在荒漠里。我将死于我惊人的分娩，一如我这个族类的所有母亲，这不是一种很浪漫的命运。但是能爱你整整一个季节，这不就是世上最美好的命运了吗？再说，年纪轻轻地带着全部美丽的幻想死去，在春天看到这个美好的大自然，留下一个人丁兴旺的、壮观的大家庭，总之，顺应上帝的意旨！在地球上还有什么更壮丽的命运呢？让我们相爱，让诸神去关心我们的未来吧。”

这种有点放肆的议论说服了保尔。

保尔将未婚妻领到宫中，宫中大放光明，他的王冠上的所有钻石都从家具贮藏室中拿出来了，他的帝国的所有奴隶和从团藻之难中死里逃生的舞女们都在载歌载舞。

这场面比在七月的日子里爱丽舍田园大道上的庆祝活动壮观百倍。

一件头等大事正在着手准备。

中性的胭脂虫是些像修道院的嬷嬷一样的角色，她们的职责是照料皇室婚姻所产生的婴儿。

信使们出发到所有的省份宣布王子与拉娜格里塔少女查萨莉即将成婚，要求缴纳维持小王子们生存所需的巨大粮食储备。

雅尔彼阿多接受各国的祝贺，上千次地重复同一句话对他们表示感谢。

各项宗教礼仪无一遗漏，而且保尔王子进行得非常缓慢，这证明了他对维吉妮的爱情，因为他不会不知道，他将失去他亲爱的维吉妮，而他对她的爱胜过他对后代的爱。

“啊！”他对可爱的妻子说，“我现在想明白了。我本应该与菲

娜建立一个帝国，而让你做我的情人。噢，维吉妮，你不就是天国的理想之花吗？只要看着它就能给人以满足。那样你会留在我身边，只有菲娜才会死去。”

就这样，保尔在绝望之中发明了一夫二妻制，且与东方古人的理论不谋而合，希望与一个女人建立家庭，而有另一个女人为生活带来诗意，这是原始时期的令人赞叹的观念，如今已被看成不道德的观念了。

然而雅尔彼阿多王后使他这一愿望成为泡影。

她以更加性感的方式重演菲娜的那一幕，在同一地点，也就是说，在花园馥郁的花荫下，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香气在跳着包列罗舞，一切都发出爱情的气息。

保尔在抗拒菲娜的魅力时十分英勇，这时却不能自制地狂热地将雅尔彼阿多王后卷入爱的激流中。

“善良的上帝的可怜的小生物！”安娜心里想道，“他们真幸福，何等的诗意！……爱情既是低级世界又是高级世界的法则，人处于动物与天使之间，而在人身上理性却弄糟了一切！”

九

在这一章里出现了某位皮瓜佐小姐

正当以上事情使格拉纳里于斯的女儿大为感触时，儒勒·索瓦勒却由他姑母领着在沼泽区的社交界大肆活动，他姑母想让他结一门富有的亲事。

在八月的一个美好的夜晚，索瓦勒太太逼着她侄子到一个叫皮瓜佐先生的人家里作客，皮瓜佐先生原是锚巷一个小摆设店的老板，他从商业上退休下来，拥有四万法郎年金，在布瓦西-圣莱热有一处乡间别墅和一个二十七岁的独生女儿。小姐头

发有点发红，不过他给了她四十万法郎，这是他九年来积攒的成果，还不说以后可能继承那四万法郎年金、乡间别墅，以及他刚在沼泽区旺多姆路买下的一座公馆。

晚宴当然是为我们那位博物学家而设的，皮瓜佐与国家元首的关系很好，他想为儒勒争取荣誉勋位十字勋章。

用过饭后点心，姑母挽着侄子儒勒，把他带到花园里，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对阿美莉-皮瓜佐小姐印象如何？”

“她太丑了，朝天鼻子，满脸雀斑。”

“是的，不过这座公馆可真漂亮！”

“一双大脚。”

“有布瓦西-圣莱热的乡间别墅，三十公顷的牧场，还有山洞、河流。”

“她上身平板。”

“四十万法郎。”

“而且傻乎乎的！……”

“四万利勿尔年金，那老头还能留下大约五十万法郎的积蓄。”

“笨手拙脚。”

“一个富有的人准能成为教授和科学院院士。”

“喂，年轻人。”皮瓜佐说，“听说你们植物园在创造奇迹！你们获得了一项重大成果是吗？……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学者！……我可不是傻瓜。我的阿美莉只能许给一个能人，哪怕他一文不名，哪怕他还欠着债……”

这番与资产者所有观念大相径庭的高论含义再清楚也没有了。

十

在这一章里，格拉纳里于斯小姐 上升到了最高的思想境界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格拉纳里于斯教授家里，安娜赌着气对儒勒说：

“您不再那么关心暖房了，您心不在焉，有人说您由于在那里看见胭脂虫生长而变得喜欢红颜色了^①，有位名叫皮瓜佐的小姐占据了您的心思……”

“我吗？亲爱的安娜，我吗？”儒勒有点狼狈地说，“您不知道我是爱您的吗？……”

“噢！不对。”安娜答道，“在你们学者身上和其他人一样，理性损害了爱情。在大自然里不用考虑金钱，只须服从本能，生活的道路是那么盲目地走下去，那么不可更改地划定，以致生活是千篇一律的，至少在这种生活里不可能有不幸。任何东西都不能使这个穿红戴金、钻石比沙达那帕尔还多的可爱的小生命同意娶一个不是在他出生地的阳光下出生的生物做妻子，如果不能娶一个同类、一个心心相印的妻子，他宁愿死去；而您！……您将和一个红头发的、没有受过教育，又没有身段、没有思想、没有风度，长着一双大脚、一脸雀斑，穿着重新染过的裙子，一天二十次使您的自尊心受罪，吵得您耳根子疼的女子结婚。”

她打开钢琴，弹奏起韦伯的《最后的思绪》的变奏曲，如果萧邦听见她弹奏也会感到满意。

^① 影射皮瓜佐小姐的红头发。

她的音乐迷住了热爱音乐的蜘蛛，它们在格拉纳里于斯的工作室里摆来摆去，花儿们也从窗口探进身来听她弹奏。

“真是令人作呕！”她说，“动物竟比把它们放进大口瓶的学者更有才智。”

儒勒走了出去，心中充满了绝望，因为安娜的才情和美貌，她那美好灵魂的光采，战胜了皮瓜佐的金币在他的脑子里奏出的叮当乱响的协奏曲。

尾 声

“哟！”格拉纳里于斯教授叫了起来，“报纸上谈到我们了。听着，安娜！”

由于博学的格拉纳里于斯教授和他能干的助手儒勒·索瓦勒先生的努力，植物园大暖房的仙人掌上培育出了十克左右的胭脂虫，与在墨西哥采集的最佳品种毫无二致。——这一养殖业无疑将在我们的非洲殖民地繁荣发展，并将使我们节省付给新大陆的大笔款项。——这样一来，建筑大暖房的开支也证明是正确的，反对派曾大叫大嚷反对这笔开支。而且大暖房还将对法国商业和农业作出许多其他贡献。——J·索瓦勒先生已被授予荣誉勋位骑士勋章，他打算撰写有关coccus的专题论文，云云。

“索瓦勒先生待我们真差劲，”安娜说，“你已经开始写关于coccus的专题论文了……”

“噤！”教授说，“他是我的学生嘛！”

与原文核对无误

德·巴尔扎克

何友齐 译

公务员生理学*

第一章

定 义

公务员是什么？从哪一级开始？到哪一级为止？

要是按照一八三〇年的政治思想，公务员阶级就要包括各部的看门人，而且还不止于部长。

德·科尔莫南先生^①（愿国家元首年俸保佑他！）似乎认为法国人民的国王是个年俸一千二百万法郎的公务员，他可以被人民在街头以石块赶下台，也可以由议会以选票赶下台。

整个政治机器就这样包括了从养路工或护林人的三百法郎工资到治安法官的一千二百法郎，从门房的一千二百法郎到国家元首的年俸一千二百万法郎。在这个数字的阶梯上集结着各种权力和义务，差与好的薪金，总之，所有的因素。

这就是一个只信金钱，只靠税收法和刑法而生存的社会的美好理想！

但是本书的政治原则的高度道德性质不允许我们接受这么一种理论。德·科尔莫南先生是位正直而有才华的人，但却是

• 本文于一八四一年在《欧贝尔生理学》系列中首次发表，一八四四年巴尔扎克写作《公务员》时，曾利用了其中的某些片断。

① 科尔莫南，见本卷第114页注①。

个非常糟糕的政治家。本书之所以原谅他的那些小册子是因为它们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好处：它们不是证明了国家元首年俸制度是再粗野不过的制度吗？从此以后，法兰西和纳瓦尔的国王不应当为他们自己向臣民们要求任何东西，绝对应当给他们采邑而不是给他们年俸。

因而公务员的最好定义该是这样的：

一个要靠薪金谋生，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职位，除了糟蹋纸张以外一无所长的人！

这一来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吗？这个定义阐明了人与职位之间最含混不清的组合关系。显而易见，法国人的国王不可能像大名鼎鼎的德·科尔莫南先生所含蓄地主张的那样，是一个公务员，因为他可以离开王位并且不用国家元首年俸。苏尔元帅的公开声明对于法国元帅的政治状况是相当令人忧虑的，但是鉴于这位伟大的将领在讲台上欠机敏，我们不应强调这一点。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士兵也不是公务员：他太想离开自己的职位，太不得其位，工作太多而金币摸得太少，枪管倒是摸得很多。

根据这一解释，公务员应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摇笔杆的人。办公室就是公务员的外壳。没有无办公室的公务员，也没有无公务员的办公室。这样，海关官员从办公室角度来看是个中性人物。他一半是士兵，一半是公务员；他处于办公室与武器的边缘，一如他处于国家的边界上：既不完全是士兵，也不完全是公务员。

公务员的上限到哪里为止？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省长是公务员吗？本书认为不是。

定 理 一

公务员止于政治家开始之处。

然而在省长当中政治家却寥寥无几。我们从这些细微的区别中得出如下结论：省长是高一级层次上的中性人物。他是介于政治家与公务员之间的人物，犹如海关官员是介于老百姓与军人之间的人物。

让我们继续来理清这些重大问题。以下公理不就能够说明问题吗？

定 理 二

年薪二万法郎以上者不是公务员。

第一条推理——政治家见于高薪阶层之中。

第二条推理——局长可能成为政治家。

也许正因为此，不止一位议员暗自思量：“当个局长倒也是一桩美差！”

四个局长相当于一个部长。

这样，公务员的界限止于司长(包括司长在内)。这么提出问题就对头了，不会再有任何难以确定之处，可能显得难以定义的公务员这个概念得到了定义。

当公务员就是为政府服务。而所有那些利用政府的人，例如梯也尔先生，是在使用它而不是为它所用。这些灵巧的技师便是政治家。

为法语和法兰西学院的利益，我们要指出，办公室主任还

是个公务员，而司长则应该是个官僚。这一细致入微的辨义定会受到各办公室的赞赏。

法官既是终身职务，又没有与其贡献相应的待遇，也就不可能归于公务员的范畴之内。

定义就到此为止吧！为了模仿路易十八的名言，我们提出以下公理：

定 理 三

与定义之需要并存的是混淆概念的危險。

第 二 章

公务员用途之证明

将这一题材如此簸扬、摘拣、分类之后，就出现了另一个仍然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公务员有什么用途？

因为

如果公务员只知道糟蹋纸张，那他作为人就没有多大价值了。而从无的里面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

官僚主义的死敌们啊！你们这些与公务员本身一样毫无意义的句子要一直说到什么时候呢？

你拾到一颗螺丝钉、一只螺帽、一根钉子、一条铁棍、一个垫圈、一小块钢铁的时候，并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价值，但是技师却想道：“没有这些小玩意儿机器就不能转动。”

这一借自工业以迎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喻可以说明公务员的一般用途。

尽管统计成了现代政治家的儿戏，他们以为数字就是计算，人们还是要用数字来进行计算。那就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此

外，数字还是那些建立在个人利益和金钱之上的公司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些公司里面的一切都那么变化不定，以致董事会都要称之为三月一日董事会，十月二十九日董事会，四月十五日董事会，等等。其次，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点数字更能说服聪明的民众。我们的政治家说，一切归根结底都要数字来解决。那么我们就用数字来计算吧。

法国约有四万名公务员，其中扣除了其他领薪水的人员：养路工、清道夫和卷雪茄烟的女工不是公务员。公务员的平均薪水是一千五百法郎。四万乘以一千五百，得数为六千万。

让我们向欧洲、向中国、向俄国（那里的公务员人人都在偷窃），向奥地利、向美利坚合众国、向全世界指出，法国以这笔代价得到的，是过去、现在、将来最爱到处打听，最细心，最爱炮制文章，最爱糟蹋纸张，最爱盘点清查，最爱监督检察，最爱验证核实，最细致小心，总之，最像女用人的行政机构。在法国每支出、收入一个铜板，无不要一纸命令、一封申请书、一份证明文件，制作又制作财产状况清单；凭收据付讫；然后申请书和收据又由一些戴眼镜的人登帐、检查、核实。形式上稍有欠缺，他们就大惊小怪起来。以这种行政上的一丝不苟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公务员们维护和爱惜这些清规戒律，必要时甚至创造出新的清规戒律，并且以此为乐，为的是发现自己有用。

对于地球上最有才华的民族，这里面的任何一点都没有显得足够。

巴黎的奥尔赛码头盖了一座和罗马竞技场一样的鸡笼，以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审计法院的高等审计官们使用。这些法官成天在审核公务员们制作的票据、文书、名册、证书、货物通运准单、付款凭证、已收捐税、用去捐税，等等。这些严格的

法官将一丝不苟的才干，追根究底的天才、锐利的目光、审计的洞察力发挥到了极致，竟然将所有的帐目都重新核算一遍，以便找出其中偷漏的帐目。这些杰出的、数字的牺牲品竟然在事隔两年之后还将一份出了两生丁差错的无关紧要的清单退回给某军需官。

法国啊，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国家，你可以被征服，但是要欺骗你？……那绝对办不到。你真是属于阴性的。^①

这样，法国的行政机构——全球所有炮制公文的机构中最为纯洁的一个——使盗窃公款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在法国，贪污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哦！幸运的纳税人，高枕无忧吧！如果你多付了一个法郎，被人错怪为眼力不济，不济到了看不出自己是烧炭党人的巴尔特首席院长会看出这一法郎的差错，把它退还给你，你会重新见到它的，你那一法郎！我再次对你说，高枕无忧吧！

本书这番话是向美丽的法兰西、甚至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所有工业家、商人、零售商、囤积居奇者、种田人、包工头而发的；因为本书旨在具有一种科学上的用途，并给它的花边缀上一颗铅坠子。哪个机灵的批发商不会高高兴兴地朝任何一个保险公司的无底洞里扔进他产品的百分之五，他流进或流出的资本的百分之五，以免遭到灭顶之灾。新老世界的所有工业家都会很高兴与这个名叫灭顶之灾的恶魔签订这样的协议。那么法国有一千二百万的收入，并将它用掉。一千二百万进入她的钱箱，一千二百万从里面出去。因此她经手两千四百万，而只付出六万，也就是百分之二点五，以保证免遭灭顶之灾。

浪费只在精神上和立法上才有可能，这时两院便是同谋，

^① 双关语，法国(la France)一词在语法上属于阴性(le genre féminin)，而le genre féminin又可理解为女性。

浪费成为合法的现象。亏损便在于批准进行并非急需的或并非必要的工程；建筑楼堂馆所而不是铁路；时而解散时而重建部队；定制战舰而不管有没有木料，结果为木料花费了昂贵的代价；备战而不战；为某国付清债务却没有要求归还或要求提供担保，等等。但是这种高层次亏损与公务员无关，这种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不善是政治家的责任。公务员不会有这种错误，犹如金龟不会宣讲博物学；但是他们能看到这种错误。

这篇政府报告味道十足的文字是有感于公务员的苦衷而发的，他们受到报界的残忍威胁和议会的攻击。“集权化！官僚主义！”之类的字眼经常不断地落到他们头上。

诚然，官僚主义有其弊端：办事迟缓，傲慢无礼，对部里的事务束缚得太紧，它窒息了许多方案，阻碍了进步，但法国行政机构是令人赞叹地有用的，它维持着造纸业的生计。虽然它像个出色的家庭主妇，有点爱戏弄人，却能够随时报清开支情况。

我们政治厨房的帐本价值六万法郎，但宪兵的价格更高，而且无法保证我们不被偷盗。法庭、苦役场和警察也一样贵，而且什么也挣不回来。所以，办公室和它们神气十足的报告万岁！

第三章

哲理和超验的公务员史

一旦你们看见婴儿吊床的绿色帷幕下你们受到民法批准和神甫祝福的婚姻的男性果实，忽然想到他的前途的父母亲们啊！……

假如你们不能留给他一笔年金；

假如你们没有留给他出租的土地，一个货品充足的店铺、一个终身职务、一家工厂、一项发明专利、一种什么勒尼奥药膏、一家报纸；

假如你们既没有动产和不动产又没有传给他一个姓氏——最有社会价值的东西之一，或者你们没有赋予他可以替代这一切的天才；

永远也别说出这句粗暴的、难逃厄运的、残忍的话来：

“他以后当公务员！”

是的，我知道，曾有那么一个时期任何东西也比不上机关生涯诱人。那些子女成群在中学求学的家庭都被这样一种光辉的生活所吸引：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穿一身蓝套装，扣眼里缀一条耀眼的红绸带，每月一千法郎的薪水，要做的事只是每天到某部的官衙里去呆几个钟头，视察某件事情，晚去早归，像拜伦爵士那样，有几小时的余暇写抒情诗，到杜伊勒里花园散步，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气，处处引人注目，在戏院里，在舞会上；成为第一流社交场上的贵客，花销掉他的薪金，将法国给予他的又这样还给了法国，甚至为之出力效劳。公务员当时确实受到美貌妇女的青睐，他们显得颇有才气，并没有在办公室里过分劳神。皇后、王后、公主、元帅夫人在那个美好的时代常有些奇想，那些美女喜爱美好的灵魂；她们喜欢充当庇护人，因为庇护……啊！见鬼，这可不是寻常文章。

定 理 四

给人以庇护是有权势的证明。

这样，某人可以有二十五岁和一个高位，在行政法院任助理办案员或者审查官，向皇帝报告并与尊严的皇室成员游乐。

游乐与工作同时进行。一切都办理得十分迅速。当时那么多人在军队里，所以行政机关缺少人手。老掉牙的、手或脚伤残的、身体不好的、斜视的人都晋升得很快。

等到和平来临，谋求职务的人多了一倍，曾经拒绝为皇帝服务的高贵而贫穷的家庭现在要求为国王服务。一支由堂兄弟、表兄弟、侄子、远房亲戚、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组成的大军由外省杀到圣日耳曼区，使求职者的人数多了两倍。

职位癖就是由那时开始流行的，人人都染上了此症。有个独具匠心的作者发表了《求职的艺术》，同时发表的还有《还债的艺术》^①。起初是为某些人正当的请求而增设了几个职位。后来，为了腾出位子，人们便向闲差使开战。于是乎不准再身兼数职。当公务员似乎成为领干薪不做事，或者几乎不做事的同义语。议院宣称反对滥施恩典。有人发明了专款专用制度，于是预算中称为“个人”的项目被删除了。人们对于津贴补助也斤斤计较。部长们在不得不为一些秘密开支筹措款项时，便只好在自己人头上搜刮。

幸福的时光，拿破仑黄金时代成了旧梦。公务员工作并不比从前多，但是职位争夺激烈，成了酬谢某些议员在议会上的帮助的无形货币。关于公务人员职位晋升的条例只对公务员有约束力。

如今连最小的职位也要受到上千个机缘的左右：因为现在有上千个国君。

我们来算算看：

四百个国君在协和桥头，这座桥之所以称为协和桥，是因为它通向议院，那里呈现出一片左派和右派之间永不协和的景

① 其作者系巴尔扎克最初的合作者贺拉斯·雷松。

象。法国人喜欢二律背反(精彩的公理!)

还有三百个国君在图尔农街的尽头。

因而杜伊勒里宫如果要想让一个受它庇护的人担任一个不管什么公职,它就不得不要具备比拿破仑多七百倍的意愿才行(它自身应当算作三百票),这并不是说路易-菲利浦比拿破仑多七百倍的意愿,而是说他在这方面少七百倍的权力。

而如果你们以为,办事不审慎的家长们啊,参议院有四百条理由与你们争夺一个职位,贵族院有三百条理由,而御前会议有二百九十九条理由,那就错了。你们要在脑子里记住这一点:

定 理 五

在三权分立的国家里,一个只有自己做自身庇护人的公务员十之八九不会得到任何晋升。

一句话,奥德里会对你说:唯一任人进出的位子只有协和广场^①。

最后,诚实的、兄弟般的家长们,你们请教一下最有经验的官僚吧,他们会告诉你,实际上有一种平均的晋升,犹如一种平均工资一样。这种命定的平均来自法律一览表与道德一览表的结合。你们可以相信以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十九岁进了不管哪个行政机关,要到三十岁才能挣到一千八百法郎的薪金,而要想在五十岁那年挣到六千法郎,那就必须是个行政工作的天才,文书报告方面的夏多布里昂,文告通知方面的缪塞,备忘录方面的拉马丁,电文方面的神童。

^① 在法语里,位子、职位、广场是同一个词:la place。

请想想看，诚实的、兄弟般的家长们，一个从事自由独立职业的年轻人，——学过人文科学——种过牛痘——免服兵役——神经健全——并不具有超群的智力——不可能在十二年之内积攒起一笔四万五千法郎零若干生丁的本金来，这笔本金的永久年利就已相当于前面所说的薪金数目了，然而薪金从本质上说却是短暂的，甚至不是终身的。

而在这十二年里，一个食品杂货商应该已经挣下了一万利勿尔的年金，向法院呈递了资产负债概况，打算另起炉灶或者主持商务法庭。

如果是一个画家，大概也已为凡尔赛宫涂抹了一公里长的墙壁，被授予荣誉勋位，或者摆出一副怀才不遇的派头来。

如果是一个文人，大概已经成为某学科的教授，或者每一千行稿子值一百埃居的记者，写作什么生理学或者一篇批评世事混乱的高明政论，惹恼了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进了圣佩拉日监狱。

一个政论作家也已前后付了一万法郎的出入境税，为法国在国外进行考察。

一个游手好闲的，什么事也没有做的人（有些游手好闲的人 would 做出些事来）也已经债台高筑而且有个寡妇替他还债。

一个教士也来得及在这期间当上 *in partibus*^① 教区主教。

一个通俗笑剧作者即使从未写过完整的通俗笑剧脚本，这段时间也早已成了业主。

一个精明而淡泊的小伙子，从小本贴现生意开始，这时也买下了证券经纪人事务所的四分之一。

一个小文书在这期间也能成为公证人，一个买卖破烂的人

① 拉丁文：在非基督教国家的（指教区处于这种国家的名义上的主教）。

也能有一千埃居年金，最穷的工人也有可能变成厂主，只有你们的儿子在无穷分工以利进步的文明社会的轮回运动里。

过的是每口人二十二苏的日子！

和他的裁缝以及鞋匠讨价还价！

一事无成！

债台高筑！

而且人都变傻了！

这个倒霉蛋于是在他的愁云密布的家中叫道：想要得到晋升就要有几个贵族院议员、几个有影响的参议员、三个部长和两家报纸——一家亲政府的报纸和一家反对派的报纸——做靠山！

这个倒霉蛋说的话，你们会觉得在这里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诚实的、兄弟般的家长们。你们要对自己也这么说，并且一再这么说！

定 理 六

如今最糟糕的营生便是为国家干事！

你们会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替国家干事不像为赏罚分明的君王干事！如今国家就是公众，而公众谁也不为谁操心。任何人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公务员生活在这双重否定之中！公众不怜悯人，不尊重人，既无心也无友。公众都是自私的，昨天的效劳明天就被忘却。公众是盲目的：他们给钻探土地的人四千法郎年金，却不给发明螺钻的学者两个铜板！

第四章

类别

从困苦情形和各自特点来说，公务员有类别之分：“虽是柴捆，各不相同”。我们要将巴黎的公务员和外省的公务员区分开来。本书完全不包括外省的公务员。

外省公务员是幸福的。他住得很舒适，他有个花园，通常在办公室里很自在。

他喝的是纯净的水，不吃马肉，能够买到便宜的水果和蔬菜。

他不负债，且有积蓄。人们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靠什么为生，但都会告诉你：他不靠他的薪水过日子。

他是幸福的，受人尊重，他走过时大家都和他打招呼。结了婚以后，他和他妻子处处受到邀请，深受欢迎，两口子一起出入总税务官、省长、副省长、总督家的舞会。大家尊重他的个性，他有许多财产，他赢得了有才气的名声，有时候人们还会因请不到他而遗憾，整个城镇的人都认识他，对他妻子儿女的情况很感兴趣。

他举办晚会，而且如果他有产业，有一个经济优裕的岳父，还可能成为议员。

他的妻子被看管得很紧，她的一举一动处于小城市那种喜欢打听他人隐私的风气的严密监视下；如果他家里出了事情，他是会知道的，而在巴黎，一个当公务员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妻子在干什么。

我们不可能不发现，公务员随着他所植根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变化之大使人无法根据这些特点辨认出公务员来，外省

将他完全改变了。我们无法从这个面颊丰满、笑逐颜开、爱做文字游戏、缴纳所得税、举办宴会、吃喝玩乐、毫不费力地在生活的长河里顺流而下的人身上辨认出那个在巴黎东躲西藏躲避债主的公务员，他不得不扮演现代迪芒许先生的角色四处借债，这个无畏的落水者仅仅凭着大胆的划水和果敢的扎猛子，像鱼一般灵活地游着，时而潜入水中^①，邪恶与道德并举。最后，还要穿越广袤的人之沙漠，却没有骆驼给予他以慰藉。

因而本书所说的公务员，专指巴黎的公务员。本书只包括这类带羽毛的动物^②，这是唯一能够让我们观察其癖好、习俗、本能的一类，这些癖好、习俗、本能使这类带羽毛的哺乳动物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可以充当生理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生理学就是对某生物的本性的论述。而：

定 理 七

外省的公务员是个人物，巴黎的公务员则是一个生物。

是的，巴黎的公务员是某种奇妙的，既普通又稀有，既奇特又寻常的生物，他既像植物又像动物，既像软体动物又像蜜蜂。

第 五 章

办 公 室

一位有风度、有思想的人，他的名字隐藏在***这个印刷

① 原文nager entre deux eaux，意为潜泳，又有周旋于双方之间的意思。

② 公务员成天离不开羽毛笔，故云。

符号的星座之后，曾写过以下一段精彩的话：

正如人们所说，村民没有神经；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也会感受各种印象，而且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气候环境和外界事件的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同化于他们所处环境的性质，他们受到环境所唤醒的思想和感情的潜移默化，并在他们的行为和表情上，依照各自身体情况和个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他们就这样被按照经常不断地包围着他们的事物浇铸出来并经过长期加工。他们对于所有受到生理学的这个鲜为人知、极其丰富的部分吸引的人来说，是一本最有趣、最真实的活书，它解释了人的精神与大自然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这些奥秘的人将发现一个崭新的天地。

本书虽然没有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却发现了这段话，这段话揭示了几个奥秘。公务员的大自然就是办公室。他的视野四处都受到绿色文件夹的限制。对他来说，大气环境就是走廊的空气、在没有通风扇的房间里发散不开的男人气息、纸张和毛笔的气味；他的乡土便是被工友的喷壶洒湿的，布满稀奇古怪的碎片的方砖地或镶木地板。他的天空就是天花板，他时常朝着天花板打呵欠。他的元素就是尘灰。而如果上引段落的作者所说的话对于乡下人而言是正确的，那他的见解对于公务员而言更是一针见血，公务员就是同化于他所处环境的性质的。许多名医都害怕这个既野蛮又文明的环境对于关在那些被称之为办公室的可憎的小房间里的精神生物的影响。那些办公室里几乎不见阳光，思想被束缚在一些类似转动畜力水车的事务里（众所周知，那些拉水车的马经常呵欠连天而且很短寿）。

哲学家可以指出，巴黎的看门人有办法在十平方法尺^①的房间里生活，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其中生儿育女，做饭修鞋，养

^① 指法国古长度单位，一法尺等于325毫米。

狗养猫，养鸚鵡，辟出一块小花园，甚至在那里面接待客人！

小店主也是住在极其简陋的阁楼、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一些像大口烧瓶似的房间里，这些房间算不上住宅，假如在里面关罪犯，慈善家们都会大声疾呼的。

但是，如果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公务员感到需要迅速离开他的办公室，那么人们还能指出，他只在办公室呆七个小时，而看门人和零售商贩则一直呆在那些可憎的小盒子里！关于这两类人精神和肉体上的残疾的统计数字又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啊！难怪看门人对房客和房东那么反感了！看门人从本质上就应该是革命的。

如果一个哲学家兼有医生、生理学家、作家、观察家、颅相学家、慈善家的特点（这就总括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癖好），他就无法不同意，怀疑公务员的智力是大有道理的。我们在第三章里使用^变傻这个字眼时也许曾使你感到有点过火，但它对于那些始终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担任职员，长时间做着同样事情的人来说却是恰如其分的。不过要想确定这些带羽毛的动物究竟是因为干上这一行而傻，还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有点傻所以干上了这一行，却并非易事。C、Q、E、A、D。

或者说（仿照上引段落的作者的说法），发现其中究竟的人将发现一个新的天地：这个发现将揭示行政机关天地的奥秘。

据此你将理解精确描绘法国行政当局发明的那些蠢人营的高度必要性。

有位鲜为人知的作者曾经说过，在巴黎，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是相互雷同的。你到任何一个部去走走，申请赔偿鸡毛蒜皮的损失，或者微不足道的照顾，你将看到阴暗的走廊，没有照明的过道，像剧院包厢一样的门上嵌着椭圆形的眼睛般的玻

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一些堪与霍夫曼小说媲美的稀奇古怪的人物，门上贴着上访者无法看懂的说明。

等你找到你所要找的办公室，你先呆在候见室里，那里有个工友；再进去就是下级职员办公室；副主任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的左边或右边；最后，最里头或者最上头，是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

至于在拿破仑时代称为司长，复辟时期有时称为局长，如今又变成半局长半司长，既非局长又非司长，往往既是前者又是后者的了不起的人物，这个高级人物则在那两三间办公室的上面或下面，有时是在走廊的尽头。

一个局长、一个司长（如今一个初出茅庐的国务活动家称为政治家，而局长向来就是政治家）的套间以其宽敞而有别于众，这在名叫“部”的蜂巢里的那些奇特的蜂房之中是一种很受重视的待遇。现在，相互独立的局为数极少，所有的部都是集权了又集权，将隶属于它们的各个局都消化掉了。这种在劫难逃的合并使局长们失去了昔日的光采，失去了他们的公馆、下人、沙龙、招待会、晚会，失去了他们的小朝廷。

今天谁还能认出那个步行到国库走上三层楼去的人就是昔日住在圣阿伏瓦街或是圣奥古斯丁街那豪华的公馆里的森林总局局长或税务总局局长，往往还是国务部长、法兰西贵族院的议长呢！帕斯基埃先生、莫莱先生等人当过部长以后都只当个总局局长也就满意了。如果总局局长在失去奢华的生活之后，能在权限范围上有所扩大，那倒还不算太糟；但是如今这个往日的大人物却只勉强够得上个国务参议，领取大约两万法郎的倒霉薪水。作为他往日权力的象征，他可以拥有一名穿短裤、丝织长袜和法式制服的传达员，不过这还得看传达员有没有被改革掉。国王们在消逝的同时连同他们自己的排场也带走了其他许

多人的排场。

从行政体制上来说，一个办公室由一名听差、若干临时雇员、誊写员、拟稿员、一等科员或主任科员、一名副主任和一名主任组成。

一个司包括一个、两个、三个，有时更多的办公室。

职称随着不同的行政机关而不同，有的可以称审核员，而不是一等科员，簿记员等。

办公室听差呆的那个房间像走廊里一样铺的是方砖，糊的是廉价的壁纸，配置有一个火炉，一张黑色的大桌子，羽毛笔，墨水瓶，有时还有一只水槽，最后是一条长凳，没有草垫让久候的上访者搁脚。工友坐在一张好扶手椅里，双脚搁在一张门毡上。

职员们的办公室是一个大房间，多少有点亮光，极少铺着地板。嵌木地板、壁炉以及桃花心木的柜子、办公桌，和桌子、红色或绿色摩洛哥羊皮的扶手椅、镜子、丝质窗帘以及其他豪华办公用品是主任、司长专用的。职员的办公室里有一只火炉，烟管通进被砌死的火炉，如果原来有个壁炉的话。壁纸是单色的，绿色或褐色。桌子是黑木的。

职员们各自安顿的方式显示出他们各自的体质。怕冷的人脚底下搁着一个像托书架似的木头玩意儿；属于多血质、多胆质类型的人就只放一张草垫。淋巴体质的人最怕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开门或者其他引进室内气温变化的因素，他们用纸夹为自己搭起一个屏风。

在任何一个办公室里都有一些柜子和暗处，每个人都把工作服、帆布袖套、遮光帽沿、鸭舌帽、希腊式无边圆帽和其他干这一行的用具放在那里；那些地方也是搁木底鞋、套鞋和雨伞的地方。

壁炉台上几乎总是放着装满水的凉水瓶、玻璃杯子和午餐吃剩的东西。在太暗的办公室里还有些灯盏。

副主任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以便监督他的职员，不让他们聊天时间过长，或是在重大情况下过来和他们一起聊天。

巴黎只有一个办公室不合上述规矩。护照处办公室是这类办公室里最奇怪的一种。它占着一条走廊，二十名职员并排坐在一张唯一的长桌后面，而那些普通的旅客则坐在三排长凳上与他们隔桌相望。在他们如《圣经》所说：“他们旋转如轮”以前，他们在那些带羽毛的生物面前颇为舒适安逸。制作证书的部队与等待证书的部队中间隔着一条通道，从门口一直通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拱门，那里坐着处长，大名鼎鼎的波尔特，从他的桌子后面君临这群申请护照的人和签发护照的人。他的身后有几名职员。你会看到许多国家的护照处办公室，但是你看不到任何一个能与金银器码头的那个庞大的办公室相抗衡的办公室。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冬天，都有风扇。这个作坊以几名宪兵和无数绿色文件夹作为装饰。这些文件夹是十亿护照的存根！如同人们说的，你可以查出拿破仑是否在一七八八年领过护照以便前往印度，以及当时他有什么特殊状貌。

办公室的家具必要时会向上访的观察者或是被观察的上访者说明这间办公室的主人的身分：窗帘是白色的还是彩色的，是棉布的还是丝绸的，椅子是甜樱桃树木的还是桃花心木的，是草垫的、摩洛哥羊皮的还是织物的垫子，墙纸是新的还是旧的。但是不管这些公物属于哪个行政机关，一旦它们被搬到办公室外面，世上没有比这些换过那么多主人、见过那么多朝代、遭过那么多灾难的家具更为古怪的东西了。所以巴黎的各种搬家场面中，最滑稽的当数行政机关的搬迁。霍夫曼这个专门叙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的作家，他的天才也从来没有发明过比

这更稀奇的玩意儿。搬家车辆上的情景是无法想象的。文件夹张开口子在街上留下一溜尘埃，桌子四蹄朝天，椅子被虫蛀得不像样子，那些用以治理法国的不可思议的工具模样好不吓人，简直是戏班子的道具、江湖艺人的机关。那些家具上面，像在方尖碑上一样，有种种暗号和模糊的字迹，使人大费思索，就和一切有头无尾令人费解的东西一样。总之，这一切是那么陈旧，那么疲惫，那么憔悴，连最肮脏的厨房用具也比行政机关这个厨房的用具看上去不知顺眼多少。

在分析行政机器的不同轮系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以下人员：

第 六 章

谈若干形同虚设的人员

见习办事员

誊写员

科员

办公室副主任

办公室主任

司长

我们要谈谈官僚体制中的几颗流星，如图书馆长、私人秘书、出纳员、建筑师、出国考察人员。

这些雇员似乎是些虚幻的人物，因为部里极少见到他们，但他们却在部里领取薪水，偶尔来一下又不见了，过后又来了。他们是最末一些拥有闲差的人，所谓闲差就是无所事事：他们的位子的确十分牢靠，无事可干，或者可以在家里干。职员们见到他们的机会和天文学家见到彗星的机会一样稀少。

1. 图书馆长

部里要个图书馆有什么用？什么人那闲工夫看书呢？是部长呢？还是见习办事员？图书馆是为图书馆长而设，还是图书馆长为图书馆而设呢？大多数的部都有一个图书馆长。有位奥尔良家族的年轻公爵在举荐我们的一位最出色的诗人^①担任某部的图书馆长时，笑着问他：

“那里有书吗？”

“我会写出来的。”诗人答道。

一旦图书馆拥有几百本藏书，就在馆长之下设一名给书籍掸灰的馆员，其职责无非是每个月给馆长家送去一只装三百法郎薪水的口袋，并拿一个登记簿让他签字，大约每天十法郎。

众议员、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部长、国王，保留了这七个职位，以及两、三个专门化的博物馆（一个海军博物馆、一个模型博物馆和一套战争收藏品），这给几位大诗人、若干小作家提供了一个饭碗。

教授和图书馆长的职位，即所谓文学职位，并没有多到必须取消这些行政机关的漂亮闲差的地步。这些闲位坐得那么舒服，那么理所应当，而被任命的也并不总是些大诗人或者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文学事业的作家。请想一想，在一八三〇年七月你曾写过一本书，为捍卫法国出过力，况且，一个年薪一千埃居的图书馆长也就欠下一千埃居的债务，而每年他也向国库的银箱送还至少一千埃居的费用。

本生理学声明，这个极有说服力的广告并非受任何图书馆长之雇而作。

^① 指法国作家缪塞，他曾任奥尔良公爵的图书馆长。

没有图书馆的那些部之中包括公众教育部，这个部应当拥有一个专门化的图书馆，以收藏所有与各大学、各教会学校有关的书籍，以及有关政治教育、私人教育、宗教教育、各种体系、各种方案等等的书籍。最有趣的藏书是外交部的藏书，公众不得借阅这些藏书，而且收藏这些书籍的地方用的是“档案馆”这个夸张的名称。

一个部的图书馆长可以成为对部里大有用处的人，如果他的职责是通晓并指出与这个部有关的一切书籍、方案和改进情况的话。但是那样他就成了部里的顾问了，威尼斯就曾有过这种职务。可这样就必须给他两万法郎的薪水和一个副馆长，以使这门学问永不失传。阿门！

2. 建筑师

我曾在巴黎见到过一些如此措辞的名片：某先生，内务部建筑师，或众议院建筑师，等等。

说到众议院的建筑师，如果他必须重建被众议院拆除的一切建筑物，那他的位子就不是一份闲差了，而此人无疑将成为一位伟人。这些职位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法国在不停地建了拆、拆了建，这是因为建筑师感到需要证明他们的职位是必不少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个部设一名建筑师是合宜的。在法国，奉承一向十分巧妙。在路易十四时代，大臣们都有自己的情妇和小凡尔赛宫。默东和卢伏瓦的宫殿对于如今的亲王都不算狭小。

建筑师为部里造办公楼的时候，职员们不在那里；等职员们在那里时，建筑师又不在了。因而建筑师和图书馆长一样，是一种理性存在，其存在理由^①仅为部长所知。

^① 此处为一文字游戏：un être de raison(有理性的存在，指人)；颠倒过来是la 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

3. 出国考察人员

每个部都感到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相应的部里事情是否办得更好或是办得更糟。于是它就求助于某记者、某专栏作家、某政论作家或是不论什么专家，身无分文，但能将部里的事情(那个年轻人对此毫无所知)与外国相应的部里的事情(对此那个年轻人和部长都毫无所知)加以比较。

这种差使就叫做出国考察，它来自名叫廉价政府的共和政体与国王之结合。这种考察只委托一些有识之士，他们觉得难以在巴黎住下去，他们需要到温泉疗养，了解情况，获得新知识，避开陈旧的知识。于是这些有识之士同意靠每个月三、四百法郎的补贴到各地旅行，作些社会调查。我觉得这点补贴太寒伦。一个众议员的儿子、文学家、为巴黎报纸撰写社论的作者，补贴却比旅行推销员还少。法国政府做什么事都要打个折扣。英国给予这类旅行家补贴极为丰厚，而他们也总是带回些比较政治学的富于教益的文章来，他们非常巧妙地刺探各国的工业，并且观察英国的工业是否受到威胁。俄国在这方面也很在行。法国的旅行家既自信本国的优越，每天又只有十五法郎的津贴，越旅行越亏空，所以只带回一篇文章给政府的刊物。这篇文章既没有向读者报告任何东西，给部长报告的东西也很有限。这些考察人员是各部放出去的风筝。

4. 出纳员

行政机构越是精简，出纳处也就越是减少。所以不久大家就会忘却部里的出纳员了。这个职位仍保留在某些行政机关(如内务部)，它是所有职位中最为牢靠的。出纳员是自己的主人，受宠的职员，家里的爱猫。复辟时期的议院对于政府不像如今

的议院那么小家子气；用出纳员的话来说，它那时候并不靠积攒蜡烛头来省钱。那时候议院给予每位从商的部长一笔名为调任费的补贴；因为对于部长来说，就任和卸任都同样破费钱财。一个被迫清理或中断自己的买卖、搬迁等等的大人物如何能够受人重视呢？这笔补贴的数额为两万五千法郎。议院自从一八三〇年七月的大搬迁以来，大概考虑到自己还要多设二十来个部，就取消了这种补贴以免它随心所欲增设机构带来的乐趣不至于代价过于昂贵。它连在挥霍的时候也是省俭的。梯也尔先生竟会独自一人七次领取两万五千法郎，这种在其轻率的行为中如此谨慎的革命真是少见！

每当部里爆发一场雷雨，所有的职员都会战战兢兢地相互打听：“部长会怎么样？是裁员还是增员？”——裁员和增员都是一样地不祥：增员往往意味着一份薪水分成两份！——而出纳员则拿出二十五张漂亮的一千法郎面值的钞票，在他那教堂侍卫般的脸上刻出一种高兴的表情，让仆人把他带进部长老爷的家里，以便抓住部长夫妇最初的喜出望外的时机。部长一问：“你有什么事？”他就送上那笔钱，并解释那笔钱的用途；而部长夫人又惊又喜，拿走了全部的调任补贴——家务事一桩。所以当他的问：“阁下是否满意我的工作？”的时候，他便得到了继续当他的出纳员的确认。

出纳员具有一种高明的本领，能把自己扮成一架机器，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把自己算作一名会计，他混同于他的埃居，于是他就和蜗牛一样，躲在他的银箱里，不受任何裁减的威胁。要画一个幸福的人，就应该拿一名部里的出纳员那张平板臃肿的脸当模特儿，他的皮肤上连一丝皱纹都没有！

定 理 八

银箱即油水。

5. 私人秘书

部长的私人秘书是真正的旅鸟，他和部长一起开路，有时又一起回来。如果部长在下台时仍然得到国王的恩宠或者在议院方面仍有让他复出的希望，他就带着秘书一起走，以后再带着他一起回来。否则他就把他的秘书安置到行政机关这个牧场中水草丰美的地方，比如审计法院里，那是个供秘书们暂时栖身等候风暴过去的旅店。

私人秘书通常是个年轻人，只有部长知道他的能力。这个年轻人是行政部门中的拿破仑的小瓦格拉姆亲王^①，他的妻子则是他的俄菲斯提翁^②。他洞悉所有的隐私，拉拢那些不太热情的人，提出、传达或埋葬各种建议，部长不敢说的“是”或“否”由他来说。第一个受攻击、遭受失望或怒火打击的也是他。部长和他一起悲叹或者欢笑。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用甜言蜜语哄骗那些报界人士，对编辑们施加影响。他是使许多利害关系与部长连结在一起的神秘的一环，他和忏悔师一样守口如瓶；他既知道又不知道，时而无所不知，时而一无所知。他必须十分警觉；部长自己不能说的话由他来说。总而言之，只有和他在一起时部长才敢露出本相，摘掉假发和假牙，放下种种顾虑，闲散自在地穿上拖鞋，敞开狡诈的胸怀，让良心袒露无遗。

这位年轻人确切地说并非国务活动家，但他是一个政治家，

① 瓦格拉姆亲王，即贝蒂埃(1753—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的亲信，曾任陆军大臣。

② 俄菲斯提翁(?—约公元前324)，亚历山大大帝的宠臣。

有时则是某人的政治代表。他几乎总是年轻的，在部里这个大家庭中的作用相当于副官在将军麾下的作用。他的角色就是依附，他是部长的彼拉多，他奉承部长，为部长出主意，他要出主意就不得不奉承，不得不一面奉承一面出主意，不得不以出主意的方式来奉承人。所以几乎所有干这一行的青年都有一张相当黄的脸。他们经常习惯于点头赞同别人的话，或者做出赞同的样子，这使他们的脑袋看上去有点古怪。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点头称是。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但是”、“然而”、“不过”之类的字眼，以及“至于我，我会……”，“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上”（他们经常说：“在您的地位上”）之类婉转地表示异议的句子。

一个这样的牺牲品的报酬在一万至两万之间，但是他有享用部里的包厢、宴会和马车的便利。再想到他在工作之外还要拆阅无数的信件，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这种有用的人才会得到更多的报酬。

尼古拉皇帝会很高兴以年薪五万法郎的代价，获得一个这种可爱的立宪政体的髻毛狗，它们是那么温良、毛卷得那么漂亮、那么惹人爱怜、那么驯顺、那么训练有素、保养得法，而且……忠心耿耿！

但是私人秘书只在一个代议制政府的办公机关里才能获得和发现。在君主制政体下只有朝臣和仆人；而有了宪章你就能得到自由人的服务、奉承和爱抚。

因而法国的部长们比女人和国王更幸福：他们有个理解他们的人。我一直可怜私人秘书，也可怜女人和白纸：他们什么都得忍受。他们像品行端方的女人一样，只能不为人知地拥有才华，为他们的部长而拥有才华。如果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显露才华，他们就完了。

基佐先生的私人秘书被称为天才。对于这位部长，犹如对于

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说：他有一个亲信的天才。

定 理 九

私人秘书是政府赠予的一位契友。

第 七 章

见 习 办 事 员

见习办事员之于行政机关犹如唱诗班儿童之于教会，军人子弟之于团队，舞蹈班学生或跑龙套的角色之于剧院：某种天真、老实、被幻想蒙住眼睛的人。没有幻想我们将向何处去？是它给予我们含辛茹苦的力量，如饥似渴地吞咽任何科学的初步知识的办法，因为它给予我们信仰。幻想是一种过度的信仰！见习办事员信仰行政机关，他不以为它是冷酷、残忍、狠心的，但它却正是这样。

见习办事员只有两类：穷见习办事员和富见习办事员。

穷见习办事员充满希望，他需要一个职位；富见习办事员头脑空空，什么也不需要，一个富有的人家不会笨到把自己才华出众的儿子放到行政机关里去。

富见习办事员被托付给一位高级职员或者放在局长身边，以便了解比尔博盖这位深刻的哲学家会称之为行政机关高级戏剧的机关内情，并为他减轻见习期的讨厌负担，直至他被委任某个职务。富见习办事员从来不会引起办公室其他人员的担心。职员们知道他对他们毫无威胁，富见习办事员眼里盯着的是行政机构的高级职务。报界对富见习办事员颇为纠缠不休，因为他往往是某部长、某议员、某位极有影响的贵族院议员的堂兄弟或侄子，但是职员们却和他串通一气，因为他们想得到他的庇护！

因而穷见习办事员才是真正的、唯一的见习办事员。他们几乎总是子承父业，某职员遗孀或某退休职员的儿子，靠菲薄的补助金度日，家里拼死拼活地供他吃穿浆洗。他几乎总是住在一个房租不贵的地段，一早就要出门。对他来说，天气状况是他的头号问题。步行上班，不让泥浆溅在身上，如果不得不躲雨的话，还要估算好一场大雨会耽搁掉多少时间，多少要操心的事情！街上的人行道和林荫大道与码头沿岸的石板路真是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倘若你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在早晨七点半或八点时分来到巴黎街头，看见在刺骨的寒风、在雨天或不管什么坏天气里，出现一个惊慌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没有吸着雪茄烟，你就可以说：“这是个见习办事员！”他已经吃过早饭了。要是你注意到他的口袋，就会看见那里鼓起一个小面包的形状，那是他母亲给他的，让他度过从早饭到晚饭之间的九个小时而不至于饿坏肚子。

见习办事员的天真维持不了多久。年轻人很快就看清了他和一个副主任之间的可怕距离。这个距离是任何一位数学家，不论是阿基米德，还是牛顿、帕斯卡尔、莱布尼茨，开普勒、拉普拉斯，所无法估量的，这是0与1之间的距离，一个成问题的报酬与一份正式薪金之间的距离！

见习办事员见到了这个职业里无法办到的事情，他听到职员们谈论某些破格优待的情形，他们向他解释那是怎么回事，他发现了办公室里的种种伎俩，他看到上司们是通过何种特殊手段爬上去的：有的娶了一个失足的少女；有的娶了部长的私生女；这一位代人受过，承担了一个重大责任；那一位极有才干，不顾身体拼命工作，像鼹鼠一样埋头苦干；并不是人人都觉得自己也能做出这等辉煌业绩的。

在办公室里任何事情都会被人知道。

无能的人却有个有头脑的妻子，她把从办公室推了上去，使他成了议员。他在办公室里毫无才干，在议会里却也会耍几招权术。这一位的妻子有个密友是国务活动家，那一位是个很有势力的记者的隐名合伙人。

一旦了解了这一切，见习办事员会感到深恶痛绝而提出辞呈。四分之三的见习办事员没有成为正式职员就离开了政府机关，只剩下一些固执的年轻人或是傻瓜，他们心想：“我在这里已经干了三年，最终总能得到一个位置的！”还有一些则是自认为适合干这一行的人。

显而易见，见习办事员之于政府机关，犹如初学修士之于各个教派，是一种接受考验的阶段。这种考验是严峻的。人们从中发现那些能够忍饥耐渴，过着清贫的生活而不垮，干着繁重的工作而不厌倦的人，其气质足以忍受办公室可厌的生活，或者说(如果你更喜欢这种说法)，办公室的瘟病。

从这一角度来看，见习办事员制度远非政府为获取廉价劳动而打的可耻算盘，而是一项有益的制度。在三十名临时雇员里，有七名适应了办公室的空气，他们的手已惯于书写，他们的头脑已惯于不再思考，他们的思想已惯于只在行政机关的圈子里打转，于是他们有些成了职员，有些成了当主任的苗子。

他们领薪金的那天是个美好的日子；他们很好地支配了第一个月的薪金，而没有把它全部交给他们的母亲！爱神总是在向这笔从部里第一次领来的薪金微笑。

第 八 章

呼 唤

现在，出现吧，发红的脸，灰白的脸，布满皱纹的脸，严肃的

脸，疲倦的、憔悴的、幻灭的、悲伤的、蓬头散发的、两鬓斑白的脸；阴险的、蠢笨的表情；才华横溢的人，尽管也获得过勋绶却鲜为人知的伟人；是他们使我们的团队和舰队得以运行；是他们征收我们的埃居；照管我们的城市、乡村；保障巴黎的供应；规定良心和才能的价格；定购油画和雕塑；让职员们退休；估价所有为法国服务的人的个性和力量，计算法国的资源；估价它的产品；经营它的产业；管理它的财富！……而你们乘客们要注意！他们是船上的水手，如果照《立宪报》和许多演说家的说法，国家是一条平底小船的话。

第九章

办公室职员的种类

定理十

在见习办事员之上，副主任之下的全都算是职员。

职员只有两种生存方式：或是单身或是已婚。

单身职员通常是个坏职员，与已婚职员大不相同。已婚职员几乎都已拿定主意在行政机关干下去，慢慢往上熬，他们很少提出辞呈。在一百名单身职员中，四十名要离开行政机关这种职业。单身职员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使他改变职业，而已婚职员只听一种影响。单身汉随心所欲，他在每个月的头十天花掉薪水，在剩下的二十天里挨饿或者借钱度日。他只想他自己；他的雄心没有边际，他的要求太高，行政机关的步伐不适宜于他。然而，也能见到一些意志坚定、持之以恒的单身汉，他们一举一动都另有目的；这些人总是会成功的，他们精确、省俭、

规矩；如果你探究他的私生活，便会发现他们几乎已经结婚了。

以下是在巴黎被称之为“职员”的人类所属的不同类型：

美男子职员——这种职员往往只做到誊写员，最多不过当个公文拟稿员，在二十二岁至四十岁之间像朵鲜花开放在办公室里。他始终打扮得十分年轻。在这段时间里，他看上去就像个二十五到三十五岁光景的青年，身材始终均称，随时挺着胸脯，处处炫耀他那标致、浪漫的脸蛋，头发、连鬓胡子、髭须都精心梳理有如由情人供养的女子的头发。他的笑也只是为了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中饭只吃一块小面包和一杯水，住在一间月租十二法郎的带家具的阁楼里，晚饭就在吕卡的小饭店里，二十苏一客。一切都为外表的修饰而被牺牲了。他的一千五百法郎薪水属于他的裁缝；他总是穿着显示出他的身段的裤子，有紧身的、半紧身的、带褶的或绣花的；脚上是一双精致的高帮皮鞋；打着豪华的领带，束在一个环里；还有几顶簇新的帽子。他把镌有自己姓氏第一个字母的戒指戴在黄手套外面。他所有的衣服都极为合身。他不穿袜子、衬衫；但却每天让人替他烫发。

办公室里关于他的最大玩笑就是打赌说他穿着一件女用紧身胸衣。

这种职员的大事，就是嘴里叼着一支牙签在杜伊勒里花园的大路上散步，装出一副阔少爷的派头。他希望能有一个英国少女、一个寡妇、一个外国女人，或者不论什么样的女人会钟情于他。他生活的日程就是寻找机会，他显示自己、炫耀自己，等待着偶然的机缘。这位自己生活的牺牲品晚上还到两三家由富有的饮料店老板的妻子掌管的咖啡馆去，以便一旦她们成为寡妇就向她们求爱。

美男子职员有一套确定的准则：如果有六千法郎年金，他愿意娶一个驼背女人；如果有八千，可以娶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如果有三千，可以娶一个英国女人。他也窥伺着女售货员和有钱的女商贩。有人撞见过几回他在一些小市民的社交场合唱抒情歌曲。他有时候为了买些时髦的小玩意儿不惜饿肚子。

在办公室里大家都嘲笑这些空头的亚玛迪^①，其实很不应该：他们有他们的打算，他们不损害任何人，他们有一个信念并为之献身。狂欢节期间的假面舞会他们每次必到，他们去寻找到处躲开他们的好运气，但即使在舞会上也还是交不上好运。许多人最终或是由于厌倦而俯就娶了个经营女帽的女商人，或是娶了个老女人，也有娶年轻姑娘的，因为他们的相貌讨她们喜欢，他们对这些姑娘编造了一部离奇的小说，其中夹杂了许多愚蠢的情书，不过这些信却起到了它们的作用。这些人有时简直胆大包天：他们看见有个女子乘马车经过爱丽舍田园大道，就设法弄到她的地址，纯粹碰运气地写去热烈的情书。

美男子职员有其职位赖以生活，有其相貌赖以发财。

傻瓜职员——傻瓜职员有时能当上公文拟稿员或是一等科员，四十五岁是他最好的年头。这类人总是已婚的，在连队里几乎总是个上士，他住在城关，在那里租了一座带花园的住宅。中等身材，业已发福，步履迟缓。他以隶属于政府机构而自豪，事事都尽力为现存秩序服务，而且夸耀自己不问政治。他总是照搬《辩论报》上的观点，那是他唯一愿意读的报纸，他拥护当局，不管是谁执政。他真诚地热心于工作，毫无私心地热心于工作，心甘情愿地延长一小时以便完成上司交付给他的任务。

他妻子在女子寄宿学校教钢琴。他每星期接待一次宾客，请人喝啤酒、吃蛋糕，玩赌本为五个苏的布伊奥特纸牌戏。尽管他在有几次晚会上赌红了眼，下了这么不起眼的赌注，这位在十二区区政府供职的职员还是输掉了他的六法郎。

① 亚玛迪，十六世纪西班牙小说中钟情的骑士典型。

傻瓜职员富于同情心，但只限于口头上，他被妻子管束着，每个月只给他十二法郎，他却还很眷恋他的妻子。

在他的客厅里(他有一个客厅)，在边缘饰以红绳的美国绿的壁纸上，闪耀着当政者的画像(犹如格拉西尼夫人说到拿破仑的胸像时的说法)；但是路易-菲力浦的画像必须和王后的画像挂在一起。四周挂着根据维涅龙^①的绘画复制的《穷人的葬礼》，还有《种地的士兵》^②及皇帝的面模^③。

礼拜天如果是个好天，他们带好了游览图到巴黎郊外去郊游。傻瓜职员深受自己子女的尊敬，他已经带着他们见识了安东尼、阿格依、比埃弗尔、封特内-沃萝丝、欧尔奈，等到西部郊区均已探索完毕，大家再去东部郊区游历，依此类推。长子将要顶替父亲到政府机关工作，老二正在学习，准备报考综合理工学院。

这个职员对他的长子说：“等你有幸受聘于政府时……”

他把他的处长看做天才，当成楷模推荐给他的儿子，他说：“你要是能像布瓦尔先生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部长的马车在他上下班的时候驶进或者驶出部办公楼，他又正好在门口，傻瓜职员就摘下帽子，也不管车子里有人没人。在主任向他说明一项任务时，他就摆出严肃认真的神情，紧张地思索着，什么都要求解释，故作深沉地聆听着。

这位模范职员在办公室里默不作声，工作一丝不苟，双脚搁在一只木头搁脚上，认真地研究他的事务。他在掏手绢时先小心翼翼地将鹅毛笔搁在桌沿上，把手绢塞回去后又郑重其事

① 维涅龙(1789—1872)，法国画家、雕刻家。

② 《种地的士兵》，根据法国画家荷拉斯·凡尔奈(1789—1863)的同名绘画复制的雕刻。

③ 拿破仑去世后用石膏从他脸上取下的模型。

地拿起鹅毛笔来。他拟的公函措辞僵硬，对什么都很较真，连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要加以强调。他在办公室里只干政府的公事。他虽然不去责备那些做公事以外的事情的同事，自己的良心却不得安宁。

他在自己家里，早上和晚上，为诉讼代理人和律师们誊写诉状和各种文件，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他妻子和他的外快，她的那点财产、他的薪水，加在一起每年可以有将近一千埃居的收入。由于他们极度俭省，每年可以存下一千法郎，给姑娘做嫁妆。傻瓜职员有漂亮的内衣和一枚钻石别针——那是岳母在举行婚礼那天给他的礼物。他女儿为他绣背带，他始终一成不变地穿着黑西服、白背心和蓝裤子。直到很久以后他才肯穿皮靴。每逢家里有人过生日或者到了某位圣徒的节日，他们都要庆祝，他还为这些庄严的日子写四行诗。他从不拉下一次葬仪、婚礼，而且送葬一直送到拉雪兹神甫公墓。过年的时候他总要去拜访他的上司。十二年来他一直在自己每月十二法郎的零花钱里省出钱来做小额证券交易，为的是有朝一日实现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他唯一的夙愿：去看看瑞士！

为阅读本生理学的贵妇作的注释：

这些职员持家有方，他们的女儿出门时穿戴体面，做母亲的看上去十分富有，当父亲的衣着阔绰。父亲、母亲以及孩子们总是穿着洁白的衬衣，而孩子们则受着良好的教育。他们请客时，第一道正菜有四样，有周围摆满蔬菜的鲜牛肉；第二道正菜包括一只家禽，两种甜食和两样甜点心；饭店果点无与伦比（二十四碟）。此外，这种人家在书桌里总是放有二十五路易的现金。所有这些稳妥安排的规矩生活，这种又酿蜜又产蜡的蜜蜂般的生活，全靠一千埃居的钱在那里运转。倘若这一切有半点不实之处，就让本生理学见鬼去！……

而且他的妻子绝对是个规矩女人！

收藏家职员——对于下级职员来说，行政机关的事务实在令人生厌，因而那些才智尚未完全泯灭的职员便以某种爱好来补偿办公室生活的烦闷。每个机关里很少没有个把收藏家、艺术家的。

这种职员生活有条不紊，为人精细挑剔，他对晋升毫不在乎，这个职位对于他不过是种谋生手段，使他得以发展自己的主要兴趣而已。此外，他相当多病，讨厌咖啡、雪茄和骑马，十点睡觉，七点起床，极少去看戏，他会吹竖笛或是长笛，并且设法当上了国民自卫队的短笛手，以免到哨所去值夜岗。他的收藏品是那么丰富！他订购所有分卷出版的书籍：由格朗维尔作插图的《动物私生活场景》，以及《唐吉珂德》，《弗洛里昂》，《法国人自画像》，甚至人物传记。分卷出版的书籍没有比他更热心的订购者了，但是他保存着这些分册而忘了让人将它们装订起来。他还购买奥贝尔书店的石版画，以及所有不超过五十生丁的艺术品。

他家里堆着别人送给他的或是他在公卖中弄到手的玩意儿，所有这些玩意儿的价钱从来不会超过一百个苏。他的住处堆满了观赏石，陶俑，圣阿利尔·德·克莱蒙泉的石化物。他有大量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氧化钡、硫酸盐和各种盐类。他说：“我有珊瑚、蝴蝶、中国向日葵，干鱼和各种奖章。”

收藏家从不结婚，他害怕婚姻，他要保持自己的自由。他总是有个会留给他一千法郎年金的母亲，他打算在退休后把这笔年金和他的养老金合在一起。要不就是有个经营女帽的、卖花的，或是弹钢琴的或当伴娘的姐妹，他迟早将和她一起退休去乡间生活。

这个年轻人身材瘦削细长、眼神温柔，眼圈发黑，不论什么季节都穿着白色长袜、墨绿色长裤、漆皮鞋、绿色或榛子色礼服，尽管备受那些有待字闺中之女的母亲们青睐，却毫不动心。

他在办公室里使用一把藤椅，坐位中间开了个洞或者放着一只绿羊皮圆垫，因为他有痔疮。他抱怨自己消化不良。星期天，他骑驴出游，带着牛奶到蒙摩朗西的草地上野餐。有时他拖着全办公室的人到蒙巴那斯大街去吃乳制品。

这种职员常常能升到副主任。

文人职员——这种职员是滑头，他很少在办公室工作，而把属于他的公事交给临时雇员去办。况且他又得到司长的庇护，司长在他的作品每次首演时都得到一个包厢，因为他是个大胆的通俗笑剧作家。他与合作者以及剧院的关系使他能够给他同事戏票，给主任包厢。他大致办些非办不可的公事，以便保住饭碗，但他只在他的剧本上面下真功夫。在合作编剧时，他是个卖苦力的，他润饰对白，推敲歌词，补缀场景，把删节之处连接起来。他的合作者们则参加排练，改动他的文字。

兼为通俗笑剧作家的职员有时能晋升司长：这有过一些先例，其中最出名的是苏兰^①。通常在他行政生涯的中途就至少当上了副主任，因为他为上司效过劳：他替部长和部长的情妇之间言归于好安排机会；他阻止发表攻讦议员或是他的局长的文章。他总是能得到荣誉勋位十字勋章。他的穿戴气度不凡，俨然像个高级职员。此外，他手头颇为宽裕，有乡间住宅，出门时不怕花钱坐官办的双轮出租马车。他提及斯克里布、雨果、仲马、德拉维涅、奥贝尔、柏辽兹，甚至对昂斯洛直呼其名。

① 苏兰(1771—1853)，荣军院档案保管员，曾写过许多剧本。

他认识所有的作家，他几乎总是在外面吃饭，他在牡蛎岩饭店谈生意，他在部里挣一千埃居，并且每年他那些两人合写或三人合写的剧本也给他挣到剧院的七、八千法郎。

这种职员没有结婚，和剧院却有不解之缘，人人都知道他的爱好。他只有在舞台上和他的剧本里才显露才华，在日常生活中他并不比其他职员更有头脑。同事们觉得他脾气随和，他愿意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别人对此不置一词，他带着小说去读，以便从中发现一些俏皮话和主题。

这类人的另一类型是文学家职员，他写书而不是写剧本。可惜他的生活却不如他的同行光彩显赫。他两年还挤不出一本小说，这小说平均每年只不过给他带来七百或八百法郎的外快，但他还在报上发表些不署名的批评文章。他写作是为了获得蒙蒂翁奖^①。他的生活比通俗笑剧作家的生活默默无闻、没有光彩，但他也能得到荣誉勋位十字勋章。他比剧作家上班勤快些，因为他没有包厢、戏票之类的手段来赎买自己的自由。他写作极为艰难，在工余时间修改文稿，但他太不相信自己的才能，所以不愿丢失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最终还是放弃了写作。

身兼数职的职员——这类职员以多才多艺著称。晚上他在喜剧院充当吹单簧管或双簧管的乐师，而早上七点到九点则在一家商号做记帐员。

他靠在剧院吹奏一根木管和每天早上耗费心血而挣到九百法郎外快。他有一个迷人的妻子，一个漂亮的家庭。身兼数职者培植艺术和艺术家，他的癖好是组织音乐会。司里所有的职员都免费入场，因为他平时经常排练节目，需要大家多多包涵。

^① 蒙蒂翁(1733—1820)，法国慈善家，大革命后，用大部分财产资助医院和慈善事业，并设立美德奖金及文学奖金。

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乐师，只在总排练时才去参加。与人为善的管理部门，不论是剧院还是部里，对此都很宽容。此外，他还精心培养了一个小青年作为他在乐队的替身，将来继承他在乐队里的位子。他妻子十分俏丽，而且薄有资产，因此能够独立自主。她只在吃晚饭时才和丈夫在一起，而且总是和司长关系亲密，从而使身兼数职的职员得以晋级。他妻子每星期三接待宾客，扮演一个贤妻的角色。她在梳妆打扮方面花销很大，家庭经济状况却未受影响。她的子女都有半额奖学金。身兼数职的职员的高明之处便是装傻，他常常夸耀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何幸福美满。这是个胖胖的、和善的人，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颇有点大大咧咧，但并不缺乏真知灼见。办公室主任和他相处较多，感觉到了他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说他是个人很精的人。身兼数职的职员既很勤奋，又有才干，他喜欢玩文字游戏，工作打发得很快。

放高利贷的职员——这种长相可怕的职员只有两种模样：或是苍白、长脸、发青、谢顶、长着怪鱼眼睛，或是一副内火很旺的脸相，红脸膛，一脸疙瘩。不是没有血色就是血里出了毛病。他当职员是出于不必动用本钱也不必动用利息就能过日子的这种算盘。他沉默寡言，全部时间和智慧都投入行政工作，最终也获得晋升。他不苟言笑，嘴唇薄，出的主意很好，但都是警句式的。办公室里无人知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买卖讳莫如深。他的主顾到他家去找他，早上七点到九点，每月十五和月末除外，或是下午五点到六点。他晚上干些什么是个奥秘。人们常来找这个职员，他下到院子里和他们谈话，听得多而说得少。有些陌生人交给他一些文书，他神情冷漠、无动于衷地看完，便又平静地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他有一只

金烟盒。

溜须拍马的职员——这种职员总是相当平庸，他靠替人效劳和使人害怕立足。他和主任、司长谈话，察言观色，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终于了解到他们的爱好、他们异想天开的念头。他为他们效各种性质的劳，并向他们报告办公室里有人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尽管他们看不起他，却让他留了下来：他是不可缺少的，他探听到了一些秘密，而如果他在这种巨大的奸诈行为中加上一点才能或者野心，他有时也能爬上去。于是大家说他是克尽职守的，其实心中对他不以为然。他平静地忍受着因他的胆量带来的苦难，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势力，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逆来顺受。大家觉得他很下流，可是又与他握手。大家叫他“耶稣会会士^①”。他成天刺探别人的隐私，间或告一下密。他做得十分巧妙：别人总是坠入他的陷阱。

商人职员——这类职员相当平常。他们多数娶了个有钱的女裁缝，或是洗衣妇，或是卖新潮服饰用品，卖开司米围巾、女帽等的女商贩。行政机关非常喜欢这类职员。他们满意自己的命运，他们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些职员的妻子也和行政机关一样感到满意：她们白天没有丈夫盯着她们，她们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他们是模范职员、模范丈夫、模范家庭。

这些职员的家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家庭里的男人只在礼拜天和节假日才看得见。他们回家后，从五点到七点一直呆在一间工作室里，将妻子当天的帐目整理出来，并且轧出现

① 意为虚伪狡诈的人。

金帐。在买卖的关键时刻他们才露面，客商于是惊讶地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维护本商号的利益的狡猾的公务员。这种职员有时是药品杂货业、高级食品杂货业、图书业一些实力雄厚的商号的隐名合伙人。国库有过一个名叫波莱的职员，他买下了斯克里布的一些剧本，还买过一些小说。但如果这种职员对买卖的兴趣太大，行政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就辞职不干了。有时候这种职员卷入了一桩耗资巨大的买卖，把本钱都赔进去了，于是他就依然当个倒霉的公务员，机关里那些正经人便说他错就错在同时干两件事，“不能同时追两只兔子”的成语在办公室里到处流传。

埋头苦干的职员——这种人认真对待公务员这个职业：他悉心研究其中的人、物和事务；他深入探究行政机关的内在动力；他热爱祖国、精通业务，把难办的公事都做成备忘录备查。他有时阴郁不安，正如一个不知道自己能否脱颖而出的人那样，但他终于得到了赏识。大家都说他是一匹干活的马，他把公事带回家去干，在部里事事留心，除了机关的事什么也不干；他最终成了一名专家，就像由见习生出身的海军准将，或是由少尉出身的将军。他很有毅力并将它用于行政机关的工作；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退缩，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灰心。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却有人妒忌，而且人人都对他十分挑剔。部长、司长对他要求苛刻，正如在几匹辕马里要是有一匹好马，那么在车子遇上障碍时挨鞭子的准是这匹好马。有时候埋头苦干的职员威胁说要离开这座破庙或者铺子，于是上司就挽留他，给他授勋，于是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当到了行政法院审查官，局长，在两院为某些法案辩护，结一门好亲事，公众把他看做一个收税人、一个官僚、纳税人的灾星。

穷职员——这是个感人的形象，一个既无幸福又无应酬本领的人，他没有两套本事，只有这个职位，而且结了一门出于爱情的亲事。为了奥古斯丁娜，他节衣缩食。他上班准时，循规蹈矩，住在城外。他的妻子几乎用不起女佣，她自己喂养孩子，在家里什么活都干，并且为一丁点儿东西都要亲自去讨价还价。一家人光凭一千八百法郎度日，二十年间都只有这么点钱，一个铜板也没有积攒下来。这两个有意思的人在生活中的成就便是买了若干简单的桃花心木家具，四条连衣裙，两顶帽子，以及妻子每年穿的皮鞋，丈夫的靴子和衣服。

在这场肚腹与双手之间的斗争中，他的智慧不是逐渐消磨殆尽就是变得开阔起来。他发明金属胸衣或是奶瓶、消防泵或是挡泥板，不烧木柴的壁炉或是能用三张纸煮小排骨的炉子。他被借给他钱去申请专利的人窃取了成果，依旧陷于贫穷之中。或者他到了退休年龄，正谋求在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里得到一个位子。

如果他在退休以前去世，他的妻子儿女不知会落到什么境地。部长们对这些可怜牺牲品丝毫也不关心。

第 十 章

小 结

你们现在应该看出来为什么在官僚机构中一切都进行得那样缓慢了。

国家付给职员的薪水太少，他们只好过双重生活，干两样工作，在机关和另一工作之间平分精力，以致公事受到影响，进展缓慢，而且不可能不是这样。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罗特希尔德银行的细目与财政部不相上下，经手的资本也一样多，而且还不得不去了解不仅法国、甚至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那不勒斯、教皇和土耳其苏丹的经济来源以及财政状况，同欧洲的所有城市都有业务联系，却只要二十名职员来经管业务，财政部却要一千多名职员？罗特希尔德的二十名职员的工作量是国库职员的十倍，但是他们有前途，他们在学习怎样做个银行家，他们想知道怎样挣到数百万法郎，他们看到他们的报酬与付出的努力是相对应的，而法国的公务员前途渺茫，非常可敬却很少荣耀，只学开支不学收入。过去，在法国各部，公务员的努力还可能得到酬报：小公务员柯尔柏、勒泰利埃^①、德利奥讷之辈还能当上一部之长；如今，只有参议员才能成为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

薪水与工作的要求完全不成比例，一百名挣一万二千法郎的职员会比一千名挣一千二百法郎的职员干得更快更好。但是行政机器就是这样安装的，必须把它砸碎重新装配，而议会的辩论和反对派的愚蠢喧嚷或是报界的可怕叫嚣使得谁也没有勇气这么去做。因而在政府与行政机关之间无任何团结可言：当大臣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件事情到办成之前都要经过无穷无尽的拖延。虽然偷一个埃居都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某些利益上却可以营私舞弊。对有些贸易的特许权就是经过秘密的、不可能被人撞见的谈判后才给予的。再说，从最小的职员到办公室主任各有各的见解，他们不是受同一个头脑支配的手，也就是说并不都按政府的想法行事。他们可以在言论上、选举中、判断时反对政府。

在巴黎的行政机关里没有上下从属关系，一个公文拟稿员

^① 勒泰利埃(1603--1685)，曾任法国大法官。

完全可以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坐着漂亮的马车、带着妖冶的女人羞辱他的徒步行路的司长。一个能够任免行政长官、决定国家最重大事情的高级公务员在巴黎简直无足轻重。我们在抛弃拿破仑十分重视的服装和制服的同时还失去了许多其他东西。

每个职员在办公室为国家效力的九小时中，起码有四个半小时是花在聊天、叙述、争论、削鹅毛笔、搞阴谋之中的。这样，国家就损失了百分之五十的工作时间。其实它满可以只用一千万就办成它用了两千万才办成的事情。

我们以上描写的形形色色的公务员构成了行政机器的齿轮系统。现在，让我们看看它的发动机部分。

第十一章

办公室主任

在你根据上述各种类型的职员所想象的所有形象之上，首先可以见到办公室主任的饶有趣味的面容，他在行政部门里的地位恰如上校在军队中的地位。可是，遗憾的是，他不太像个上校而更像一名中学教师。

他四、五十岁才爬到办公室主任的位子，而且几乎所有办公室主任都曾一一经历行政机构的各级职务。不消说，要爬到这个位子，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必须是个天赋极高，且具有杰出品质的人。办公室主任一定得是个工作勤奋的人，到了这把年纪，他脸上显出相当自得的神情。他们差不多都获得过勋章，头发稀少，穿着很少过分华丽考究，特别是脸上都印着一副愤世嫉俗的表情：他们无不感到自己得不偿失，如果是在另一行里自己准能混得更好！

办公室主任中间有些是老好人，没有棱角，八面玲珑；但

是大多数人的相貌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尖刻、专制的表情。他们全都对人、对事，或者对部长有抱怨之处。要知道他们全都对前一章里所说的结果深信不疑。无论是在密室之内还是旷野之中，他们没有一个不对你说：“行政机关真是一种怪东西！”他们看见好事虽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际中却是不可能的；他们看见最后的结果与当初的许诺大相径庭！他们什么也不信，又什么都信。他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所以做事情就像彼拉多宣判耶稣时一样，不负其责。他们有一种特有的笑容和眼神，熟知巴黎人各种相貌的人只要看见公共马车里有个人，身穿蓝色或黑色礼服，佩着勋章，面容憔悴，两颊凹陷如善良的夏尔·诺缔耶，没有维勒曼的精细笑容，但却像亨利·莫尼埃的脸一样看破世情，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暗自想道：“这是个办公室主任！”

在办公室里，办公室主任不是恶狗就是老好人：只有这两种性格。

恶狗是严厉、苛刻、爱找麻烦和十分仔细的。他身体不好，曾经受过亏待，因此把别人给过他的伤害都发作到他的职员身上。他对公众十分傲慢自大，对自己手下的职员则态度专断、不容商议，拒绝别人的要求时从不缓和一下语气。他身上兼有教师、法官和妒贤忌能的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气质。

老好人安详、宽容、随和而并不受人蒙骗。他身体很好，通常这种办公室主任颇受女人青睐，他们对女人和蔼可亲，一副上流社会人士的派头，穿戴颇为考究。他们善于甜言蜜语，在批评人的时候还要指出这使他们多么难过。

总的说来，在办公室主任和职员之间有一道分明的界限。办公室主任与司长们关系很好，正如上校与将军之间的关系一样。因为随着一个人的晋升，其做派及思路变得简单明瞭起来，

眼界开阔了、勋章多起来了，脸上显出了个性，肚子长出来了，而其薪水也足以在巴黎生活。

第十二章

司 长

办公室主任还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司长则是一位显要人物了。

他被冠以局长的头衔之时，如我们前面所说，他就成了一位政治家。

至于那些总局局长，他们全都自认为是国务活动家。

司长的不幸之处在于太像办公室主任，以致他们之间实际上往往只有薪水和头衔数目的差别，因为司长总是有许多头衔。请你自己判断一下这些头衔在王家年鉴中要占据多少篇幅吧：

布依罗-莱什万先生，人事局局长，曾获四级荣誉勋位勋章，圣路易骑士勋章、比利时雄狮骑士勋章、西班牙圣费迪南骑士勋章、俄罗斯圣弗拉基米尔三等骑士勋章，法兰西研究院自由院士、行政法院特别审查官、某省议员或塞纳省议会议员，——在这一连串头衔后面还总是加上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等等”字样。

司长庇护他的职员，允许他们在英国人^①的日子里到外面换换空气，那一天是向公众开放的日子，债主们可以到部里来，对债户们大叫大嚷。这位可敬的人对找到他那里去的债主们态度粗暴，他和职员们的计谋相配合，使债主们扣发工资的要求落空。有时他还从部长那里弄来一点补助，偿还一笔催逼得太

^① 英国人，指债主。

紧的小债务。他竭力成为他的职员们的父亲。

我们在前面说过，司长们是大臣的支柱。因而他们是部里的灵魂，他们左右着大臣。

司长的神经、他的存在、他的荣耀，就在于打报告。

国王们有了主管各部的大臣以后（那是路易十四王朝才开始的），就要他们就重大问题提交报告。不知不觉地，大臣们也开始像国王一样要求下属提交报告，因为如今的七位大臣正是国王的支柱。大臣们由于要在两院以及宫中为自己辩护，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报告。在行政机关中不管提出什么重大事情，哪怕是最紧急的事情，大臣都会答道：“我已经叫他们提出报告了。”

报告之于事情和大臣，犹如议会报告之于法案，是一种咨询书，其中对正反两方面的种种理由多少带点倾向性地加以探讨，使大臣在看过报告之后并不比看报告之前更有主意。

大臣似乎是作出决策，了解有关事务并推动它们前进的人物；其实不然，在法国，报告统治一切，从上校到元帅，从警察分局局长到国王，从各地行政长官到大臣，从议会到法令，概莫能外。一切都要讨论、衡量、再衡量，通过口头方式和书面方式，一切都成了官场文章，法国的报告泛滥成灾，到了破产的地步，尽管它有那么多辞藻华美的报告。它在浪费时间，光议论，不行动。法国每年要写一百万份报告，结果是官僚主义盛行。

有位大臣给了你最美好的盼头，你回到办公室，上司却对你说：“我们打个报告。”于是你就面临着被砍一刀或者打一棍的前景，这要看那位可怕的司长的脾气而定。你明白了吗？因此我们得出以下定理：

定 理 十^①

报告就是拖延时日，有时或者能带来一点结果。

其实作出决定只须一点时间就行了。不管你怎么考虑，总得作出决定。你考虑的正反两方面的理由越多，判断能力越差。法国干过的一些漂亮事情都是在还没有打报告的风气时，顺乎自然地决定的。

司长靠两根拐杖走路，一根拐杖是报告，另一根拐杖就是备忘录。

我们有可能使马达加斯加成为我们的Botany-Bay^②。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怎样着手？殖民局局长花一年功夫来准备一份备忘录，提出其可能性，列举其资源。备忘录被放在文件夹里睡大觉；或者，如果事情紧急，就立即加以执行。

有位发明家对海军部提出一项淡化海水的建议，大臣让人写一份报告。

报告里说这是很难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的，海军部对这类建议听腻了。报告建议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那位发明家不耐烦了，就去英国卖掉了这项发明。

你懂了吗？这就是司长：他既可能是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蠢人，也可能是个鲜为人知的伟人。

第 十 三 章

办 公 室 的 听 差

在这个以部长为塔尖的、由人类构成的金字塔的底部，有

① 前文已有定理十，此处数码重复。原文如此。

② 英文：植物湾。

个幸福的人藏在某个角落，在地下室里，屏风后面，身穿蓝呢子镶五彩绲边的制服，此人就是办公室听差。

办公室听差到了晚上完全可以成为剧场门口的检票员，或是某个带栅栏的办公室的收款员，或某家晚报的送报人。

办公室听差不能升到传达员以上的职务，但是，由于如今传达员极少，由于大臣们和总局局长们要求传达员具有一定的身材、一定的相貌、有腿肚子、有风度，而使这个位子成了办公室听差的元帅权杖，也就是说非常难得。

这些听差是各部真正的支柱，办公室习俗方面的专家，他们无所需求，身体烤得暖洋洋的，服装由机关出钱，由于生活淡泊而显得富足。他们对公务员们的底细一清二楚，他们除了观察这些人没有别的办法消磨时间：他们了解这些人的癖好，知道他们能放多少债。此外，他们在代办委托他们的事情时倒也知道保守秘密。他们替职员们到当铺去典当或赎当，买下当票，而且借钱给公务员们不收利息。其原因如下：任何一个公务员从他们手里借了一笔哪怕再小的款子，在还钱时没有不添上一点赏金的。借的数额很小，时间很短，由此开始，有人就把钱用于短期高利贷款，极其保险而又有利可图。

他们是没有主人的仆人，一到五点就脱下制服，工作极为清闲，他们的工资约为七、八百法郎，加上各种奖金、年赏，使他们的收入达到一千二百法郎，他们还能从公务员们那里挣到同样数目的外快。他们在晚上的兼职大约能赚到三百法郎。

此外，他们的妻子看护病人、织补开司米披巾、浆洗衣服、修补花边、上门兜售服饰脂粉，有时还开烟草店，或者到有钱人家当门房，挣的钱和丈夫不相上下。

所以，成为选举人并且在巴黎拥有一幢住宅的办公室听差并不少见。干了三十年以后，他们就有一笔六百法郎的年金。

在年金簿里可以发现有些退休的办公室听差有一千三、四百法郎的年金。

这些听差在办公室里什么都能看到，他们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对策；在公众眼里他们自有其重要性，他们是这个巨大的后宫里的太监：他们的事情越少，怨言越多。要是办公室听差偶尔在一个早上被叫了十次，要是他从一个部到另一个部跑了三次，要是他被人从一个司到另一个司支来支去，好像两张球拍打来打去的羽毛球，他就抱怨说真是叫人晕头转向。

下面便是办公室听差的美好理想：在一八三〇年发生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时（那场运动只能以这个指导所有自由派行为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来表达：“你让开，让我来坐你的位子。”）各机关办公室都动荡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更。这场变动主要使办公室听差感到不快，他们不太喜欢新面孔。我们的一位朋友有一天到部里时间较早，听见了两个听差之间的如下对话：

“哎，你们那位怎样？”

他说的是某位司长。

“别提了，毫无办法。他打铃叫我就是为了问我有没有看见他的手帕或者烟盒。他在接见人的时候也不让人等候一会儿，一点派头都没有。我只好告诉他：‘可是，先生，您的前任侯爵先生为了政权的利益而用小刀刻他的扶手椅，好让人以为大臣在日理万机。’他把一切都搞乱了！我觉得什么都颠三倒四，他真是小家子气！——你那一位呢？”

“我那位吗？哦！我总算教会他了！他现在知道他的信纸、信封，他的木柴，他的所有东西在什么地方了。我原先那位爱骂人，这一位倒是挺和气……可是他没有气派、没有勋章，我不喜欢没有勋章的司长：人家会把他当成咱们这号人，这是很丢面子的。他把办公室的公文纸往家里拿，还问我能不能在他开

晚宴的日子到他家里帮忙。”

“这叫什么政府呀，我的老哥！”

“是啊！人人都在捞油水。”

“但愿不要刮我们的油水！……”

“恐怕真要这样呢！两院小气着呢，连取暖的劈柴都要争论不休。”

“那他们的日子准长不了，要是他们这样干的话。”

第十四章

退休人员

在所有办公室，所有机关，只要是职员，就只有一种呼声、一种想法、一支唯一的抒情歌曲，歌词如下：“啊！什么时候我能干完我的工作年限！什么时候我能离开这里！什么时候我可以退休！我还要干多少年就满三十年工龄了！我要去乡间生活！”

那些只剩两年、五年、十八个月的人，大家都觉得他们幸福，每个人都朝他们微笑：他们要走了！他们要把位子让给年轻人了！

等到这种时刻真的来临，公务员却和马尔斯小姐以及演员们一样，觉得自己还年轻，还充满活力，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高明的判断力。如果有些性急的人不小心提醒他们该退休了，他们就会大喊大叫，唱起一首千篇一律的小夜曲来：“多不公平！我刚开始收支平衡，刚把女儿嫁出去，我经验丰富，国家用得着我的经验，刚能够有所贡献却要被打发走了。大笔一挥，就拿走了你一半的收入。怎么办呢？难道五十五岁了还能开始干另一行吗？”

这个公务员忘了他自己过去对于愚蠢的老头、对于那些妨

碍年轻人得到行政职务的蠢货所作的全部非难、指责，他到大臣、人事处长那里拼命求情：他争取他们的同情，他死抓住自己的位子不放，就和死刑犯抓住囚车不放一样。可是他最终还是得办退休，得告别他的文件夹、办公室的氛围和那些时而可厌时而可亲的故纸堆。

“这个人成天和我呆在一起我怎么受得了！”他妻子说，“让他干点什么好呢？他那么吹毛求疵，事事都要过问，那么细心，那么怪，你们不了解他！”她对女友们说，“必须让他脑子里有点事情可以琢磨！他的养老金问题够他琢磨一阵子，可是这以后呢？”

四十五岁的女人通常没有多少办法让五十五岁的男人散心。于是两口子的目光就转向帕西、贝尔维尔、庞丹、圣日耳曼、凡尔赛。^①

退休公务员成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读报迷，从标题到发行人姓名都一一念过。他还研究报纸上的广告启事，这要花去他三小时的时间，然后他就东游西逛，好不容易捱到晚饭时分；不过，晚饭时间一到，一切就都得救了。晚上他玩自己爱玩的游戏，或者去公众场合。

许多退休职员都迷上了钓鱼，这种活动与办公室工作有许多相似之处。有几个头脑活络的人当起了股东，结果蚀了本钱，但又在企业里找了个位子。

有些人成了镇长或者副镇长，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公务员派头。

人人都在原先的习惯中挣扎，有些人患了忧郁症，他们对他们那些归档存放的通告想念得要命，他们不是肚子饿，而是文

① 帕西、贝尔维尔、庞丹、圣日耳曼、凡尔赛，均为巴黎郊区地名。

件夹饿：他们看见一个镶有蓝边的白色文件夹就无法不动感情。退休公务员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某某老爹死了！”这句话时常在部里响起，而且丝毫不带感情。回答只是一声：“是吗？”或者：“哦，我不感到意外。”

有时，接下来就是对死者的描绘，如：

“他是个古怪的家伙。”

“是啊！”

“你想看看，某某老爹是怎么写日记的：买了一顶帽子、给了穷人一个铜板，甚至……”

“得了吧！”

“我起誓！他在记事本上每件事的日期前面都画了圈！”

“不可能！”

“他妻子告诉我的。”

“真是太能干了！”办公室的小丑说。

或是：

“某某老爹那时候拼命往炉子里填劈柴，简直要把我们烤熟了，他肚子里大概永远是寒冬腊月。有天早上他走进来对我们说：‘我母亲死了。’好像是说‘我买了这块黑麦面包’一样。他成天睡觉。一面办公一面睡；手里倒是一直拿着鹅毛笔，那笔尖在纸上画了许多点子。”

要不就是：

“某某老爹是个大活宝！他一年十二个月里倒有四个月在喝药茶，他身体不好。

“他大概是被哪个乡下女人累死的，这个老坏蛋！他令人讨厌，你看他是怎样接待客人的：‘您有什么事情？’礼貌得像块劈柴。”

本生理学的教益

倘使你来办公室办一件要事，你会遇到一位先生，他对你说：“事情会解决的。”用的是“石版画万岁”的调门。

你的事情悬而不决，他的事情伴随音乐。

你来部里提出一个紧急申请，却找不到办公室副主任，可是当晚在歌剧院有位朋友指着一个在乐池里吹短号的、长着老天使般面孔的人对你说：

“你的事情取决于此人。”

你希望为你儿子、你侄子，或是某上尉的孤儿争取一份奖学金，你发现院子里有位公务员把奖学金给光了。

你到国库去向某人推荐一位朋友，那人却请你安插他的妻子。

定理十一

办公室生活是双重的。

假若你决定到行政机关工作，那么你应当从上头进去，而不是从队尾排起。

要当司长就先当上议员，变得爱开玩笑，或者像庇特先生那样效力于复辟王朝，使人把你当做一个专家，你就能成为总局局长或是司长。

行政机关的前厅是议院，宫廷是它的小客厅，按部就班的做法是它的地下室。

定理十二

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先得成为一切。

要为国效劳就必须有钱，而许多人却以为为国效劳乃是生财之道。

国家窃去公务员多少报酬，公务员就窃去公家多少时间。他们干得少是因为收入少。

议会想要行政权力，而行政机关则想成为立法者。

政府想要行政权力，而行政机关则想要统治权。

所以法律就是规章，而行政命令有时成了法律。

行政机关必须加以改革。

薪水、养老金和年金在革命前并不存在，现在却占了预算的四分之三，这未免有点过分。

如果法国这个在欧洲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尚且如此，其它国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可怜的国家没有两院，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报告，没有备忘录，没有通告，没有一支公务员大军（维也纳国防部的公务员不足百名），却有军队、舰队，而且不经辩论就修建铁路。这能称之为政府、称之为国家吗？这些人却有他们的政策，他们的势力，但是他们没有启蒙运动的进步，不能煽动人们的思想，没有独立的讲坛，他们还处于野蛮状态。只有法国人最聪明。有位法国的高级公务员出国旅行的时候感到惊诧不已：他不明白怎能没有司长、总局局长，没有这个漂亮的总参谋部——法国和拿破仑皇帝的荣耀，设置这些位子自当有其理由。

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真应当悬赏奖励能够解决以下问题的人：怎样的国家结构更好？是以极少的公务员办许多事的国家，还是以许多公务员办极少事的国家？

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讲的话，它像预算一样深刻，表面上有多简单实际上就有多复杂，并且在被《立宪报》称为“政治前景”的那个容易失足的地方、那个大坑、那个深渊、那个火山口

的上面挂起一盏指示灯来。

建 议

既然人们许诺给予我们一个在共和制机构包围下的王权，
那就请德·科尔莫南先生写一份关于共和体制下的公务员的数目和职权的报告吧。

(1841年)

何友齐 译

吉娜的奇想^{*}

献给莎菲·格雷维东小姐

您最谦卑的仆人

德·巴尔扎克

吉娜是热那亚人，嫁给一个米兰人，家就住在米兰。诸位如有从这段艳史中的某个细节认出她来的，千万不要说出她的姓名，并且要对她本人保密，否则我就不往下讲这段故事了。

吉娜的丈夫……为谨慎起见，我不便说出他的姓名、身分、住所和头衔，由于大家眼光敏锐，我也不能说出这位富翁拥有多少家财。不过，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他住在东门和罗马门之间，位列王室内侍和教皇近卫侍从之间，爵位在伯爵和侯爵之间，姓氏正好在字母O和I之间，如同一切大贵人结婚七年之后的情况一样，他本人处于独身和已婚之间；另外就是千辛万苦地忙于无所事事。如果说他具有十足的米兰人的特点，这是意大利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我们姑且称他为吉娜的丈夫，因为遗憾的是，人们谈论他的妻子比谈论他要多得多。事实上，在米兰，夜深的时候，谁也不曾在他妻子的住处遇到过他；他平时

-
- 这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五日公开拍卖巴尔扎克手稿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作者本人在其他著作或通信中亦未提到过这篇作品，据估计可能写于一八四二年三月。手稿有几处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另有几处笔误，由原编者搦作增补，是否确切则无从查考。

也不大和妻子纠缠；所以她每天都是独自到科尔索^①去散步，他也是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到那里去。有一天傍晚，我和吉娜同行，我问她跟谁打招呼那么亲热。她回答说：没什么，是我丈夫。当时我正在做桃色美梦，她的话使我产生许多幻想。我曾在她家吃过七、八次晚饭，却从未见过她丈夫。

在各位看来，吉娜大概如众人心目中的吉娜那样，直到最近仍是个不解之谜，所以最好还是把她的全部奥秘在大家面前摆出来。

有人说，吉娜既无才智，又无学识；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个有才智且有学识的女人，处在她那种地位会怎样做人。

吉娜虽然出生在热那亚的名门大族，却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许正因为她有这样的家庭，所以才没受教育，她不大懂艺术，对此也没有多大兴趣；但她以自己永远有理的美貌弥补了这小小的缺陷。她兼有令人赞叹的伦巴第式的美和西班牙式的美。她的前额和面庞高雅端正却毫无呆板冷淡之嫌；她的腰肢袅娜，曲线分明。她出身高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那一头细柔的长发；当理发师把她的长发拢起，要在脖颈以上分出一条女人们特别珍视的明晰洁净的线来，就要把头发分成很难对付的几股，再把这几簇天然卷曲的头发编成小小的发辫。凡是满头浓密卷曲的秀发中掩着细小发束的女人，一定是感情强烈，内心世界丰富，让人一看便原谅了她的无知，而且她善于表现出女性的特点，这才是真正的学问。

虽然吉娜家乡的女人都是棕色头发，^②但她的皮肤光洁润滑，纹理细腻，说明皮肤组织极其柔嫩，而且光润眩目，它并

① 科尔索，指米兰古梭堡一带上流社会人士的散步场所。

② 法国人认为棕发女人比金发女人的皮肤粗糙。

非洁白如乳，而是白如灿烂星光。

我敢说，一个天庭如此饱满的女人往往不必回答什么问题，她点点头，就能搅动人心，就是威力如同朱庇特^① 摇撼宇宙般的重大行动。因此，当我遇到有人告诉我她才智横溢时，我并不感到惊讶。

她说话、迈步不慌不忙，这是举止高雅的另一标志，只有女裁缝才忙忙碌碌，做女帽的女工才快步如飞。也许她过于经常地深陷在扶手椅里，姿态优美地向来客略微点点头或动动手指，一边摆弄着女红用具，便解决了面临的一切困难。她的手指几乎总是放在胸前或是紧闭的唇边，因为她那双纤纤素手柔美无比；可是她的两只脚却躲躲藏藏，跟她的樱桃小口和瘦瘦的弓形足背^② 相比，两只脚未免大了些。从举止的徐缓从容就可看出上帝的关怀。如果这个女人风风火火，热情机智，那她变成什么人了啊？

吉娜给丈夫的家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大概心想该考虑考虑个人了。她在看不知什么芭蕾舞剧的时候，便决定要把自己的贞操给别人当话题，她觉得六年来始终贞洁自守，其实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美德，因为光有美德而无实惠，那算什么美德呀？有些嚼舌头的人把这种情况叫做自寻烦恼。吉娜看见一个米兰的年轻人，心中为之一动。我跟这个年轻人关系很密切，而且成为他的心腹，他把这桩艳遇中的种种困难阻碍都对我说了。

这位年轻人名叫格雷戈里奥，是位侯爵，他曾遍游法国和英国，也许正因为他在伦敦和巴黎呆过，吉娜才选定他为意中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② 弓形足背被认为是血统高贵的标志。

人，觉得从他那里可学到的东西大约比其他任何米兰人那里都多。

吉娜是古老的王族后裔，她认为自己可以仿效王后的做法，先向他投去温情的目光，而游历英国归来的格雷戈里奥知道，该国女子从来不注视自己的情人。这时芭蕾舞已接近尾声，格雷戈里奥以为她想知道仆人是否在外边，便灵机一动推开包厢的门，因为他在法国曾学会猜测女人最细小的欲望。吉娜既不是轻佻的女人，也不是爱吹毛求疵的人，她也许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富有才智，但是心地善良，又非常腼腆，这两者几乎总是并行的。她知道，如果指出格雷戈里奥的错误，就会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出于自尊，她恭维了一番他眼力敏锐，说这是去外国旅行的收获。恭维奉承比欲望的力量要大得多了。这是我们私下说说，我的朋友格雷戈里奥也许虚荣心比胆量更大，他的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我并不这样看，因为我不仅仅是他的朋友。接着吉娜又说了些好听的话，说很幸运能有人理解她的意思，再加上频送秋波，结果更加效奏。第二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他便到吉娜家去了，从这以后他每天必到，于是有人认为他是在追求吉娜，对他来说这是增光的事，因为吉娜还是第一次引起人们这样的议论。

你们不要以为吉娜违背了什么严格的贞洁律条。这个女人曾听见人家说她守身如玉是由于性格孤僻，为此她大为恼火，所以她想有个情夫，以便向全米兰的人表明，她完全能够做到贞洁和爱情兼顾。

所以从这时起，人们就大谈她的姿色、才智和贞洁，也就是女人的三德^①。

^① 基督教的“三德”应是信(信仰)、望(希望)、爱(博爱)，此处作者俏皮地将美貌、才智和贞洁称作女人的“三德”。

格雷戈里奥不久便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境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比单独和吉娜相处时更受到她的厚待。这实际上是保持自身节操的女人使出的最残酷的招数之一，因为女人自知有点短处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胆大不羁。

在米兰，虽然人人都跟我说，格雷戈里奥是吉娜的最幸运的情夫，可是到我登台露面的时候，这段艳情仅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有幸看见这只凤凰在她的窝里，也就是在她家里，毫无顾忌、温情脉脉地注视格雷戈里奥，我就表示愿意打赌，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有把她带到女人们所说的悬崖边上。格雷戈里奥是duomo^①一带最为风流倜傥的青年男子，他承认了自己的幸福中之不幸。因为他让我打赌获胜，我便向他保证，一定尽我所能来帮助他。“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也许我们就能制服她了吧？”他以他那与众不同的天真纯朴神情对我说。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倒不是要弄清楚吉娜爱不爱格雷戈里奥，而是要看她是不是想占有他。在这方面，我倒是非常满意的。当她在剧院里一眼望见他像一头寻找猎物的狮子似的围着正厅转来转去时，她那丰满秀美的胳膊在薄纱的袖筒里颤了颤。这一点请你们注意。

那么，她是不是爱他呢？为了弄清这个疑问，我决定让格雷戈里奥的一条腿骨折，第二天我带着痛苦的神情到她家里。平时她也喜欢格雷戈里奥的朋友们，她便问我出了什么事。“您还不知道呐，可怜的格雷戈里奥刚刚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腿……”

不，她并没有晕倒！她的脸色变得刷白；她打铃唤来贴身女仆，要来披肩和帽子，急忙走出客厅，正好碰见格雷戈里奥，

① 意大利文duomo的误写：大教堂。——指著名的米兰大教堂。

他迈着大家都熟悉的两条健美的腿高高兴兴地走来。

吉娜绷着脸转身看着我，我连忙一躬到地，附在她耳边说：“他是想要弄个明白……您爱他爱到什么程度！”她一下子昏倒在长沙发上，这是高兴得昏倒的。格雷戈里奥没折断腿，但肯定吓昏了头，连着扯断两条拉铃的细绳^①，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既然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失，那就得找点别的岔子。

“有人爱你，想着你，继续努力吧，我的朋友……”我跟他讲了我在这两个方面最初两次成功的试验，他听了，把我紧紧抱住。“别把我当成拉铃！”我对他说，我担心他要把我压碎了。

他答应我要往前进，可是我可以保证，他是在往后退。

第二天，吉娜把我看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并且冷冰冰地告诉我，她对一个男人干预她的私事感到厌烦，但是她发现我对她的话根本不予理睬。她猜测格雷戈里奥的放肆大胆是受了我的指使，于是便对倒霉的格雷戈里奥进行报复，从这时吉娜就开始干了一连串任性的事。你们会看到，就是狐狸被英国骏马追赶的时候，也不会比吉娜为了逃避幸福时施展更多的诡计，表现得更为机警灵活。

当可怜的格雷戈里奥把她带到悬崖边上，也就是说，把她拉到长沙发边上这个要出事的地方，她抱怨说格雷戈里奥身上的香味太冲。格雷戈里奥试遍了各种各样的香水，也没有找到让吉娜中意的；最后，他干脆什么香水也不洒便来了，这回吉娜再没话可说了。

可是，这个女人的花招跟她的头发一样多。我那可怜的格雷戈里奥要跟她谈情说爱的时候，虽然这时前一个来访的客人刚刚出去，她还是抢先一步，托他去办点非常紧急的事情：要点绣花布用的绒线，要几根针好给他做个钱袋等等。肯定前一

^① 指用来召唤仆人的铃绳。

天她就想好了第二天要找什么借口，她考虑得非常周全，所以能施展出女人最诱人的魅力，让格雷戈里奥相信，她把对她百依百顺看作是爱情的证明，这样也使他深入到她的心坎里，而他就像一条可怜的小虫子，一个调皮的小孩让他从一个手指爬到另一个手指上，还让它觉得自己是往上爬呢。

格雷戈里奥献了许多殷勤，胆子也大了起来，竟敢把她抱住，紧紧搂在怀里，而吉娜以激动的声音说，她太娇弱，经受不了他过分的亲热。

这种荒唐的理由引起无数次的争吵和责备，招惹她流出泪来，那软弱的情人大为感动，只好让她坐在安乐椅里，心里始终不明白这样一个健壮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虚弱。

她先用家具作理由抵挡了一阵，接着又打出女人的王牌，推说健康状况不佳。但是，她越说自己感觉不舒服，身体就越好，而可怜的格雷戈里奥却像一匹乡村外科医生的马一样，折腾得焦头烂额、筋疲力尽，疲惫不堪。

“朋友，我答应过要助你一臂之力，尽管现在我们在这原始森林里迷了路，我也不会丢下你不管。我们得请她丈夫吃饭，跟他打听打听。我们在Isola Bella^①饭店请吉娜的丈夫吃饭。我可以告诉你们，虽然我见过些世面，可是从来没见过像这样自鸣得意的丈夫，他那副自信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头上有摩西的灵光。我还看见他……可是，请先看看饭店老板的帐单：

面包	3(里拉)
法国浓汤	2
牛里脊	5

① 意大利文：美丽岛。

豌豆鳎鱼	15
香酥笋鸡	5
芦笋	6
通心面	3
波尔多红葡萄酒	48
香槟酒	48
赫雷斯白葡萄酒	20

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像唐璜一样，仰靠在椅子上等待骑士到来，两个拇指插在腋窝旁的背带上，活像个假装深思的英国佬，他面带微笑，像芭蕾舞女演员刚做完单足尖旋转时那样。

“我的妻子！我信得过她……我限制过她的自由吗？她现在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你们什么时候在她那里看到我守在她身边……哈哈！因为我用不着让人看见……哈哈！我可以到巴黎去，让她呆在米兰，跟她的木偶人在一起，”说着，他指了指两眼睁得圆圆的格雷戈里奥。

总之，他跟我们讲了一大堆理由，多得像大教堂上的雕像。他是那么兴高采烈，一副满不在乎的天真神态，我不禁头晕眼花，仿佛真看见大教堂上的雕像了。

我们出钱请客，吉娜的丈夫喝了两瓶波尔多葡萄酒，一瓶香槟酒，半瓶赫雷斯白葡萄酒，他喝得醉醺醺，而我们只知道吉娜纯洁清白，如同百年积雪一样，理应受到尊重，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一星期之后，吉娜的丈夫动身到巴黎去了，他走后第三天，格雷戈里奥第一次表现出少有的大胆，他再不满足于长期以来吻吻伸给他的那双纤手，他终于以斯巴达克那样的神气对吉娜说：

“如果你对我说个不字，我就离开……”

“你走吧，”吉娜对他说，“不过你要知道，可怜的吉娜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一个男人。你要想让吉娜依你，你也得做她要求你做的事情……”

“你要我做什么，我最亲爱的吉娜，”格雷戈里奥说，爱情已使他心荡神驰，吉娜雍容庄重的神情^①使他如痴如狂，这时的吉娜正像爱恋中的女人那样俏丽。

“我要一只黑毛长耳朵的纯种小狗，而且不能弄错了。你到伦敦去给我找一只来，因为我希望五月份去科尔索散步的时候，能有一只这样的狗放在马车前面。”

这一夜，格雷戈里奥哭得泪人儿似的，可是他还是动身走了，他一说明理由之后，便顺利地得到旅行签证。

“再见，朋友，”我对他说，“我去监视吉娜，而且我还得让她谈谈她的狗！”

他乘坐你们熟悉的那辆轿式旅行马车出发了，真诚地相信吉娜想要一只小狗，而我却确信她要的是别的东西。从这时起，在吉娜和您的仆人之间就展开了斗争。

S.G.②

二 吉娜的任性^③

跟一个漂亮的女人交手，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趣

① 在巴尔扎克的手稿里，“神情”这个词的前一半很难辨认，原编者做了种种猜测，最后决定留给读者酌定。

② S.G.两字母为巴尔扎克所记，不知何所指，原编者曾作各种猜测，据估计可能是suite Gina(吉娜续)的缩写。

③ 巴尔扎克在这一节用“任性”代替前一节的“奇想”，并加上“二”的字样，但前一节并未标明章节数码。

的事，这是涉及爱情的斗争，却不是为了爱情的目的，这就是我和吉娜较量时的处境。她的情人和她丈夫都不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所以她就只得给我当试验品；老实说，一个意大利女人如果处在她那种情况的话，就不会像她那样行事，这对我来说又是个不解之谜。

当然，头一次我到她家去是在格雷戈里奥伯爵^①动身的第二天，本来我想一定会受到冷遇，可是，吉娜虽然显得有些悲伤，对我却很亲热。

“我不怪罪您，”她说，“那次您捣鬼也不是故意的，是您跟格雷戈里奥的友谊指使您干的，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况且从那以后可能一切都朝好的方面发展了。”

她说话时显得挺神秘，像一位临产的孕妇，不知道分娩是不是顺利，而且担心时间拖得很久。

我心想，你别随心所欲地跟我要心眼，亲爱的吉娜，因为我虽然欣赏你的美貌，可是我得提防着你，就像对待出生在修道院檐槽里的最狡猾的母猫一样。

“那么，爱英国狗爱得发狂的难道是我吗？”我问她。

“虽然我见识不多，”她微笑着回答，神情正像那种事事精通，深谙取悦于人的艺术，处处高人一筹的女子，“但是，我懂得事物价值之所在，而且我相信您跟我一样关心我亲爱的格雷戈里奥要搜寻的狗，也就是说，目前这狗对我来说完全无关紧要，可是一旦我的朋友把它找来了，那时对我来说，它就是米兰最引人注目的宠物。是的，我会比我的朋友尼娜侯爵夫人更疼爱它，因为，我相信它永远不会跟在我身后乱叫……”

“不过，现在他正狠狠指责您呢。”

“但愿我能听见他的指责，那时候我就能再见着格雷戈里

^① 在前一节里，格雷戈里奥是侯爵。

奥了。”

“您故意打发走的那个人动身之后，您益发黯然神伤了，这可不应该。”

“故意地！”她一边说，一边抬起眼睛望着屋顶上画的蔚蓝色天空、翩翩起舞的美丽的出浴女仙。“故意地，”她用苦涩的语气接着说，“正当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担心自己在没有他在身边时死去，这种景况下谈得上什么‘故意’。您不知道像格雷戈里奥这样的青年多么可贵，他真心爱我，我亲爱的乔治，真心爱恋的男人是不多的。有时我的任性伤害了他，他却从来不抱怨；他对我的温存体贴无可挑剔，而且绝对忠诚。他动身时是怎样的情景啊！他是用怎样的目光看着我啊！他只说了一句：‘既然您愿意，’然后吻了吻我的手；假如我要他去死的话，他甚至也会去死的。”

“吉娜，那么您的任性是一种考验喽？”

“您这样说，我感到高兴，您把我看成蠢人吧，看成愚蠢的女人吧，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

“这里肯定有什么奥秘，您知道，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秘密……”

“决不可能！”她说，同时显出一脸惊骇的神色。

我按捺着心中的好奇离开了她的家，心想是什么道理使一个内心充满爱情、而且有人爱恋的美貌女子这样不顾一切地防守。格雷戈里奥外出给她心中造成极大的隐痛，让人看了真是难受。但是，我这个见证人也没做多久，因为在格雷戈里奥动身后十天，吉娜便像天使一样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点痕迹都没留下。

斯芬克司^① 总是有翅膀的。我承认，我像终于使天鹅唱了

① 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

歌，并眼看它飞走的人一样感到窝囊。^①我的朋友托付我照着吉娜，我怎么向他交待呢。

我为自己的愚蠢发呆，在吉娜府邸的拱廊下面走来走去，仿佛那里铺地的大块花岗岩石板能告诉我点消息，这时我想起有这么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为此我该让人看成可怕的恶人——这就是：女人的腿长得难看，她的裙子就比谁的都又厚又长！

经过一再寻找，我终于发现吉娜大概到都灵去了，我急忙赶到都灵。可是那儿连吉娜的影子都没有。原来她和贴身女仆从米兰到诺瓦拉的路上，遇到一家英国人，这家人把她护送到都灵。我决定在都灵寻找她的踪迹。到达都灵的第三天，我去拜见一位贵妇人，我听吉娜说起过她，而且我也认识她。德·博拉侯爵夫人看见我感到有些惊奇，我装作什么也没察觉，但马上意识到吉娜就在这里。上层社会有些众所周知的惯例，有教养的人都认真遵守；我从种种迹象看出，我的拜访是不合时宜的，我不应打扰侯爵夫人。可是我赖着不走，毫不在乎她对我的怠慢和沉默。侯爵夫人终于忍无可忍，她对我说：“我非常抱歉，可是我……”这时，都灵一位医术高超的著名外科医生没经通报就走了进来。我站起身，在侯爵夫人耳边低声说：“吉娜有生命危险吗？”她神情严肃地低下头。于是我便出来了。

在这极大的痛苦折磨下，究竟掩盖着什么秘密呢？发现吉娜保持贞操的原因，并没有使我感到满足。我在都灵街上的拱廊下走着。这时那位外科医生迎着我走过来，我不禁吓得一哆嗦，他对我说：

“先生，我受一位天使般的女子委托，来问问您，您是否认

^① 根据古老传说，天鹅在临死时才唱出悦耳的歌声。

为人们会爱一个独眼的女人？”

“这要看剩下的那只眼睛美不美。”

“回答得妙，”他笑着说，因为这些人痛苦中生活惯了，所以会笑。

“吉娜有生命危险吗？……”我胆战心惊地问他。

“换了别的女人，我可不敢担保，但是吉娜有一种英雄气概支持着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坚定的毅力。她的情人大概从来不知道她多么爱他，”外科医生对我说，“因为假如他不是常常把这个女人紧紧搂在怀里，病情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我肯定她从来没有叫喊过一声……”

我向各位发誓，听了这一番骇人的话，我觉得好像一大团冰把我从头到脚包了起来，我在吉娜身上看出古罗马人的一种高尚气质，这样的气质有时在上流社会德高望重的女人额头上闪烁出光辉。我怀着恐惧的心情回忆起格雷戈里奥常常对我抱怨，说吉娜对他如何如何冷淡，当他把她抱在怀里时，她总是显得神经紧张，而她丈夫说的那些自负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侯爵夫人马上告诉吉娜，说我全都知道了，而且带我去见了她。

“看来您是注定要掌握我的秘密了，”〔她对我说，〕^①“我也不必要求您保持沉默，把这个秘密深藏起来。”

我亲眼目睹这次可怕的手术，这位医生医术精湛，操作娴熟，在他的手术刀下，一个最健美的乳房被切除下来。两个月后，我把吉娜送回家。在米兰，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位勇敢的女骑士，她善于掩盖这非同寻常的缺陷。几天之后，格雷戈里奥回来了，给吉娜带来一只最漂亮的英国种小狗，当他得知吉

① 括号中这几个字在原手稿中漏掉，是原编者后加上的。

娜任性的原因时，——他是必定会知道的——他的爱情变得更加深沉和狂热，我确信直到吉娜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会爱她的。

吉娜的丈夫也回来了，不过他没带回英国种小狗，并且发现他的妻子少了点什么东西，但是，他自己呢，却多了点什么东西。^①

(1842)

蔡鸿滨 译

^① 指头上多了两只角，即戴了绿帽子。

粗心的托尼*

吉尔贝太太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从四十岁起便一直守寡。虽然她丈夫没有给她留下什么财产抚养儿女，她倒也不缺吃少穿。教育就是穷苦青年的财富，因此，吉尔贝太太含辛茹苦，也要教养三个儿子成人。她有个兄弟，这位舅父非常喜欢外甥女和三个外甥，所以大家管他叫好老舅。

吉尔贝太太最小的儿子七岁，名叫托尼。其他三个孩子里最大的是个漂亮的姑娘，十二岁，叫安托瓦奈特；托尼受洗时，她做他的教母，好老舅做他的教父。安托瓦奈特似乎很理解母亲肩负的重担，所以对母亲非常体贴。托尼的两个哥哥，一个叫乔治，一个叫吕西安，都在一所有名的中学里读书；他们知道舅舅是个相当有钱的商人，是他供给他们进寄宿学校的，因此学习都非常用功。

有一天，好老舅发现姐姐有点发愁，便问她为什么愁眉不展。吉尔贝太太没有讲出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她弟弟便把凡是能使做母亲的感到苦恼的种种困难都设想了一番。他虽是个单身汉，最终还是看出来是为孩子的事。安托瓦奈特很懂事，两个念中学的成绩也很好：

“大概是为我的教子吧？”他问道，“这不争气的小子！”他

• 本篇于一八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插图本《幼童之书》里，该书收有好几个作家的作品。

一边说，一边狠狠地瞪了他几眼，“我把你送到商船上当小水手去！”

托尼连忙溜掉了。

“他干什么事了？”好老舅问姐姐说。

“我不能狠心地说孩子的坏话，”母亲说，“我想他看见我这么伤心，一定会自己改正的。瞧，他的老师于贝尔先生来了，你去问问他。”

说着，母亲便去找托尼，让安托瓦奈特带他去见舅舅和老师，于是她把托尼带到两位评判人面前。

于贝尔先生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头，办了一所儿童寄宿学校，他对好老舅说：

“先生，我真担心这孩子老是不长进。今天下午他没带帽子，这位先生把鸭舌帽丢了；他也没系松紧袜带，袜子都踩到脚后跟底下了。他总是丢三落四，随时都要找须要使用的东西。别的孩子都已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上，他才喘吁吁地跑来，眼看自己的位子让别人占了。他的时间都花在找书本上，等他开始学习课文的时候，别的孩子都会背了。他一找衣服，就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而且总是吃不上热的早饭；然后，他匆匆忙忙地踩着泥水，在同学们后面追着跑。这样一来便迟到了，干什么都不及了，于是就在学校里受处罚，全校的人都嘲笑他。一个人的缺点如果在学校得不到克服，就会变成一生的恶习。同学们玩的时候，他在罚站，他受罚已经成了习惯，他对自己的毛病满不在乎。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粗心的托尼，他也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个外号总这么叫下去，他就太可怜了。”

“真不像话！”舅舅反复地说，“这下我明白吉尔贝太太为什么那么伤心了。”

“他心眼好，不会耍弄人，他肯帮助别人，也很乖，”安托瓦奈特说，“可是，在我们几个人当中，他总是挨骂。”

半个月之后，好老舅外出旅行归来，他是为挽回被坏人坑骗的一笔财产去的，已往他对这个人过分信任了。好老舅答应外甥女和外甥们，带他们到乡下去玩一天，不过没有确定日期。托尼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马虎，在好老舅来接这一家人的头天晚上，他不像那些细心的孩子，临睡之前把两只鞋放好，免得第二天早晨找不到。他只顾好玩，把一只鞋在屋里扔来扔去，而且觉得单脚跳着上楼特别有趣。等他困极了，便倒在床上睡得又香又甜。

第二天，平时上学时间的铃声响了。托尼跳下床，却只找到一只鞋。他忘记昨天晚上拿另一只鞋扔着玩来着。于是，他翻箱倒柜到处找鞋，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把衬衣也弄脏了。托尼找不着鞋，便赖两个没去上学的哥哥，说他们把他的鞋藏起来了；因为粗心的人都是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承认自己做事没秩序。母亲曾经责备他穿鞋太费，给他又订做两双鞋；可倒霉的是鞋匠总是让人等得心急，至今还没把鞋送来，所以这时他只有这么一双鞋。

在托尼让家里唯一的女仆加布里埃尔帮忙找鞋的时候，一阵高兴的喊叫声说明好老舅来了，街上响起他那辆长凳马车的声音。大伙要到圣克鲁^①去吃早饭呢。

“噢！我们坐船去！我们上集市去！”

托尼听见姐姐和两个哥哥互相招呼，这个找披肩和帽子，那个找鸭舌帽。总之，这时家里一阵骚动，不过是高高兴兴的骚动，抽屉拉开之后也不关了；为了不失去片刻的欢乐时光，

① 圣克鲁，巴黎西郊塞纳河畔一名胜地，从中世纪起当地就有集市。

孩子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

“还是找不着鞋！”托尼气得哭着说。

他走下楼来，从窗口看到两个哥哥穿戴整齐，干干净净，钮扣扣齐，还戴着手套，望着那辆带长凳的马车。妈妈正在帮姐姐梳妆打扮，姐姐像那匹耳朵上也戴着丝带结的马一样急得直跺脚。

“托尼在哪儿呐？托尼！”

托尼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把那只鞋一会儿穿在这只脚上，一会儿又穿在另一只脚上，仿佛想象着他有两只鞋，可是实际上只有一只。托尼又哭起来。最后，他抱着一线希望走下楼来，希望能感动舅舅、母亲、姐姐和哥哥，凑合着这样带他去。他忘记自己身上邋里邋遢，便下了楼。大伙一看他两手脏乎乎，头发乱蓬蓬，衬衣也扯破了，根本没有收拾打扮，而是满脸通红，垂头丧气。一见他这副模样，有人就嚷起来：

“噢！托尼！托尼！”

“他只穿着一只鞋！”好老舅变得样子很吓人，他高声嚷道。

“你那只鞋弄哪儿去了，可怜的孩子？”母亲说。“噢！托尼！托尼！”她一边喊着，一边掉泪。

“还不找去啊！”乔治叫喊说。

“找不着！”加布里埃尔这时走到院里，回答说。

“噢！”吕西安说，“我有布带鞋，你拿一双穿上吧。”

“不行，”好老舅说，“我再给他五分钟时间准备，然后啊！……上路吧，赶车的！”

全家人都在找鞋，可是哪儿都找不到。狗在它的窝前一边吠叫，一边不停地蹿来蹦去，好像跟大伙一样忙乱。母亲最后又在楼梯上找了一遍，这时托尼极力想感动好老舅，他喊道：

“以后我一定整整齐齐的，我一定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带我去吧！”

舅父毫不宽容。外甥缠着舅父，他拽着他的坎肩，抓着他的衣袋。舅父感到自己被外甥抱住了，就给胖车夫打了个手势，赶车的便把托尼拉开。粗心的托尼只好一个人和加布里埃尔留在家里。

“你照顾着他点，”吉贝尔太太说，“拿着，给他买一块甜杏馅饼……”

临到出发，母亲看到身边只有三个孩子，不免有点伤心，马车启动的时候，她听见托尼的哭声。你想想，托尼听见车轮转动的声音，心里该多么难过。等到什么也听不见了，他还在街上望着。长凳马车没影了！街上冷冷清清。大家都到乡下去了，他甚至觉得过路的行人也都是往圣克鲁去的。托尼回到自己的房间，自言自语地说：

“我也要像吕西安那样有秩序！……”

于是，他开始整理自己的屋子：书本呀，铅笔呀，颜料盒呀，上了颜色的画片，还没涂颜色的画片，破破烂烂的书本，他都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的搁板上。接着又整理衣橱里的衣服。最后，他把房间打扫干净，看到屋里整整齐齐，他心里也感到高兴。

他收拾整齐之后，就到走廊里看看，往院里瞧瞧。他看见什么啦？他的一只鞋！狗的嘴里叼着他那只鞋，大概是它把鞋藏在狗窝的麦草下边了。托尼下了楼，发现院子当中有一张纸，叠成四折。因为他刚说了要干净整齐，便把纸拣起来放在衣袋里，他一边骂那只狗，一边拿回自己的鞋。他回到屋里，便开始看书来打发受处罚的时间。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厌倦了，便设法找点消遣，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整整齐齐的，心

里想着：

“他们现在都在圣克鲁呢，他们！……”

他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小猫跑了进来，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相信这猫儿是受什么本能支配，给吸引到他身边的，因为小猫带着撒娇的神态朝他走来，好像在说：

“咱们一起玩吧！”

小猫主动来接近他，托尼也作出回应，于是他拿出放在口袋里的那张纸，团了个小纸球，穿上一根线，模仿着老鼠跟猫耍把戏，小猫也很愿意耍弄着玩。他们玩得兴高采烈，托尼和那只猫争着跳啊，蹦啊，这时却听见带长凳的马车的响声，托尼看见一家人都回来了，好像非常沮丧的样子……

“啊，太太，”加布里埃尔说，“托尼先生把自己的衣柜和房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都是因为他闹的！”好老舅高声说道。

“唉！”吉尔贝太太说，“我兄弟丢了一张非常重要的字条，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个坏人就会拒绝还给他钱，他就要损失四万法郎。他到这里的时候，那字条还在呢，他想现在一定还在这儿。”

于是大家就找起来，找了半个小时，谁也没找到。

“我的天呐，”吉尔贝太太对她兄弟说，“干吗在最后一笔钱还没付清的时候出去玩呢？造成这样的损失，这都怪我。”

托尼为自己穿上两只鞋感到非常得意，他拿着那个小纸团下了楼，并且出现在大家面前，当他知道舅父伤心的原因时，便对他说：

“是不是这张纸？”

舅父把纸打开一看，发现正是那张重要的字据。他拥抱着托尼，对他说：

“走，大家一起到圣克鲁去！不过，我带你去，并不是因为你从我口袋里把这张纸弄掉后还留着，而是因为你把自己的房间、书和衣柜都收拾整齐了。”

现在，无论你借给托尼什么东西，到他还给你的时候，那东西总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撕坏，也没有弄脏。他总是头一个到学校来。因为他根本没丢过手套，所以两只手上再也没有冻疮了。他母亲再也不必花许多钱给他买书，因为他对自己的书非常爱惜。他终于自己改正缺点了。

德·巴尔扎克

（《幼童之书》，1843年）

蔡鸿滨 译

《中国和中国入》^{*}

奥古斯特·博尔热^① 著

一

如果说一本书能有点现实意义的话，那不就是这一本吗？若不是我们过去也像现在这样，是世界上最少旅行，且最具排他性的民族，那么委托代销这本书的地方，肯定一本也剩不下。假如这本书不是在巴黎出版，而是用英文撰写，在伦敦出版，那么在出售这本书的书店里，一个上午就会卖光。一个法国人在中国！而且是个艺术家！是亲眼目睹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啊！这不就是！……这是个来自法国最僵化、最不发达地区的年轻人，是个出生在贝里地区伊苏屯镇的风景画家。有时候，机遇会使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正是它的得意之处。

许多人读了我的这篇东西会大喊大叫：

“这个作者没去过中国。”

唉！老实说，贝里这地方现在还有人表示怀疑呢，许多老太太至死也不相信有个贝里人去过中国。

“首先，为什么要到中国去？是谁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在贝里，到处都有人这样说。“他到那里干什么去呢？”

• 本文系巴尔扎克为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入》一书所写的评论，最初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十四、十五、十七和十八日分为四章在《立宪报》上连载。

① 奥古斯特·博尔热(1808—1877)，法国画家，巴尔扎克的朋友。

“再说，到底是不是有个中国啊？”当地一个头脑最顽固的家伙这样提醒别人。

啊！这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我对这个问题尤其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个最亲近的人，他非常热爱这个奇特的民族。^①他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事情。所以我从十五岁开始阅读杜·阿尔德神甫^②和夏尔·诺迪耶在阿斯纳勒图书馆的前任格罗齐埃长老^③的著作，有关中国的那些多少有些虚妄不实的记述，绝大部分我都读过了。总之，凡是人们从书本上所能了解的中国，我全都知道。由于生性喜欢作对，我便把社会人与生俱来的批评意识运用到这位老人心爱的物件上。我总是惹得他勃然大怒，可是按中国规矩，我本当对他毕恭毕敬，奉若神明，以第二视觉的洞察力支持他的看法，认为中国和中国人正是屏风、壁炉隔热屏、瓷餐具、大瓷瓶和绘画上画的那样。在我看来，这个民族的特性大概使他们只能原样不动地再现自己所见到的东西，因为看不到远景无疑是眼睛的结构造成的。中国人有许多发明创造，可是他们墨守成规，总是恪守五千年来取得的那些成果；他们曾经发明中国人自绘像，这比居尔梅^④发明法国人自绘像还要早一千年。如果不想把那些古怪人像看作达盖尔式照相法^⑤拍摄的肖像，这种看法可以

① “最亲近的人”，指他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1746—1829)，他对中国有一种狂热的兴趣。巴尔扎克的《禁治产》中就描写了这种兴趣（参见本《全集》第5卷，第411至413页）。

② 冉-巴蒂斯特·杜·阿尔德(1674—1743)，法国传教士，中国名字是竺赫德，由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于一七三五年出版，是当时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重要著作之一。

③ 冉-巴蒂斯特·格罗齐埃(1743—1823)，法国教士，复辟时期曾任阿斯纳勒图书馆馆长(诺迪耶是他的继任人)，一八一八至一八二〇年出版《中国通史》七卷本。

④ 莱昂·居尔梅(1801—1870)，巴黎的艺术作品出版商。

⑤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装饰画家、物理学家达盖尔(1787—1851)与尼埃普斯合作发明的摄影术，用这种方法拍摄肖像可以形成永久性形象。

立即止住一切争论。

唉！我觉得要让法国人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那就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损害人的想象力。在世界上我最厌恶的人之一就是雅克蒙^①。当我境遇不佳时——我的日子单调乏味的时候比愉快惬意的时候多得多——我曾先于雅克蒙奔赴亚洲，戈尔孔达^②王后的亚洲，巴格达的领袖哈里发的亚洲，《一千零一夜》的亚洲，那金色美梦之乡，群英荟萃、仙山琼阁之都，正如我们祖先所说的，那里的人轻纱裹体，绫罗长裤打着细褶，脚上金环叮当，连拖鞋上都绣有诗文，他们头戴开司米头巾，腰缠画满灵符的腰带；那个专制国度宛如人间仙境。在那里，若是遇到君王，只要讲个轶闻趣事让他高兴，片刻之间就能获得在加尔文和路德（两个讨厌的怪人！）的欧洲必须在选举的污泥浊水、议会讲台的浮夸空谈、最卑鄙龌龊的勾心斗角中跌爬滚打多年才能得到的好处，而黎塞留的才华却毫无用武之地。你能设想黎塞留会闲谈胡扯而不行动吗？……雅克蒙在我们心目中败坏了亚洲的形象。这位讲求实际的使者带着我们漫游丛林，踏上最肮脏、荒凉、最贫瘠穷困的地区；他跟我们谈起他的喷射器，就像谈起他的战马；他向我们吹嘘英国这个吮吸财富的卑鄙蛀虫如何光彩荣耀，可是印度人却将永远叱骂他们。

在雅克蒙的两卷游记里，我只看到了一件事，还能算是我心目中残缺不全的亚洲众多帝国的最后一点残迹——这些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在那里不断地建立，不断地倾覆，又不断地重建。这就是一位王妃，一位德国的或是阿尔萨斯的、

① 维克多·雅克蒙(1801—1832)，法国植物学家、旅行家，曾遍游北美、印度，死后由政府出版其《印度游记》。

② 戈尔孔达，现印度安得拉邦海德拉巴市以西一地区，一五一八至一六八七年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在此建立戈尔孔达王国，盛产钻石，并以绘画闻名。

瑞士的、要不就是法国的老太太，她是好几个印度总督的孀妇，是故事里讲的最后一位苏丹王妃。她拥有亿万家财，约翰牛^①在她面前卑躬屈节，两眼紧盯着她那数不尽的卢比^②。

自从我确知奥古斯特·博尔热先生深入中国之后，我内心便产生一种莫大的忧虑。“将来一定又是一部雅克蒙……”我心想。不过，富于想象的人们，喜好梦幻的人们，请你们放心，厄运还给你们留有相当的力量，足以唤醒心灵中神奇的睡梦，突破想象力的象牙之门：奥古斯特·博尔热先生并没有过分沉溺在现实的中国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奇而有趣的中国。由于英国和天朝宣战^③，这位旅行者在中国还没走出八法里^④路；可他是个真挚诚实的小伙子，他的确走了八法里，只有我们的传教士才这样做过，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受着种种折磨，就像《圣徒英华》或是博兰德会信徒的著作^⑤所描写的那样，最后把命送在那里。就在昨天，还有一位期刊印刷所的作家对我说：

“我刚从对外传教会来，那里有个从亚洲回来的神甫，他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向我讲述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殉教的情况；那时这个年轻人性格像姑娘一样温和，老师常给他些额外的作业，他在我旁边用心地读他的《名人传》^⑥，我跟他一起玩，他是个金黄色头发的男孩。听到描述他遭受的酷刑，我连头发根都发麻。这个民族竟能发明如此奇特的肉刑，在这方面，他们

① 约翰牛，英国人的绰号。

② 卢比，印度货币名。

③ 指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④ 八法里约合三十二公里。

⑤ 十七世纪比利时耶稣会会士冉·博兰德曾编纂《圣徒行传》，死后其门徒组成博兰德会，继续他的事业。此处指其门徒们续编的《圣徒行传》。

⑥ 指法国教育家夏尔-弗朗索瓦·洛蒙（1727—1794）用简易拉丁文编写的罗马简史教材，全名《罗马名人传》。

比易洛魁人和切罗基人^①有过之无不及；而他竟能含笑而死！为了不让人以为他失去知觉，他满怀深情地高声朗诵圣母马利亚的连祷文‘Rosa mundi！’^②象牙之塔！黎明的星！……’直到用铁钩翻搅他的内脏和心脏时，他还在用天使般的语调说着：‘海上的星，Stella maris！’^③……”

我回到家里，找到《中国和中国入》这本书，书里配有三十二幅双色石版画，是一个年轻人按一个贝里人画的素描复制的，艺术大师和艺术家们对这个年轻人的名字都很珍视，他就是西塞里^④。雅克蒙不是艺术家，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他看东西只从一个方面着眼。如果他会用铅笔画画，我们也会看到两种色调的亚洲了！……看着这一幅幅石版画，我的头脑里也同时在发生变化。看到第三幅，我还清楚地听到爱德华·乌利亚克的中学朋友在说“海上的星”，但是看到第七幅，我便听不见了；看到第二十幅时，我好像到了中国的海域，看到第三十幅，我便完全能设想法国人的国王会接受这部著作中的献词，购买上次我们在画展上看到的中国风景画，并在塞夫勒^⑤订购了一张圆桌，上面装饰着要画在瓷器上的十二幅中国的风景图！

我们这位贝里旅行家觉得自己创造了奇迹！请相信我的话，我之所以谈到他，谈到他的旅行和他的画册，有我自己的道理：屏风是屏风，而旅行家并不是预言家！是的，中国就是有古怪可笑的人像的那个中国。如果从近处看，中国比我们在壁

① 切罗基人，属于易洛魁族系的北美印第安民族。

② 拉丁文：纯洁的玫瑰花。

③ 拉丁文：海上的星。

④ 皮埃尔·西塞里(1782—1868)，法国画家，曾任巴黎大剧院首席装饰画师，芭蕾舞剧布景画家。

⑤ 塞夫勒，法国上塞纳省城市，以制造瓷器闻名。

炉上看到的更令人难以置信，更令人惊异。博尔热先生在现场画一幅画，就等于给我们带回来许多壁炉防热屏、屏风、特大瓷瓶上的绘画素材，那上面画的花果肯定都是很真实的。现在我们正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的，这个民族在原地打转，毫无变化，的确是个中央大帝国。

路易-菲力浦创造出中庸政府^①，也在模仿北京内阁的中国观点！

首先，在评述这部杰出的著作之前，我想提出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我的公正不倚，我要告诉读者，我确是读过了这本书。批评家们谈论一本书，并且对书中某些内容、甚至是极少的内容加以评论，但是他们不见得都读过这本书。可是，我们在把贝里新出现的这位旅行家推向公开评论的地狱之前，先送给刻耳柏洛斯^②两个苏的蜜饼，因为贝里这地方已经有了一本《旅行者书简》，不过那位旅行家只到了威尼斯。我不喜欢关于中国的这本书中给法国人的国王的献辞。我决无意在此大叫大嚷表示反对！相反，我觉得在王权和文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彼此之间都有一种无以名状的美妙之处。当初，玛格丽特·德·纳瓦尔^③发现一个优美的故事主题，便送给薄伽丘的对手班戴洛，班戴洛又把写成的故事献给她；对某些学者或是诗人的亲笔信，国王看得与一次胜利同样重要，我非常怀念这样的时代！

① 法国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国王路易-菲力浦在君主派和共和派势力之间采取中间的路线，以巩固自己的权力，称他的政府为中庸政府。

② 刻耳柏洛斯，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恶犬，生有三头，蛇尾，颈上也有蛇缠绕。它不阻止任何人进入地狱，但不放任何人从中出来。古希腊时，在死人棺材上放一块蜜饼，据说就是给它的。

③ 玛·德·纳瓦尔（1492—1549），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著有模仿薄伽丘《十日谈》的《七日谈》。

这本书中的献辞是这样写的：

陛下俯纳本书献辞，必然唤起公众对此书之普遍兴趣。陛下恩泽暨庇护厚意，不才感铭斯切，盖此乃方家明鉴、圣明国王之庇荫。

这就是说路易-菲力浦是个圣明的国王，见识高明的鉴赏家，因为他接受了《中国和中国入》书中的献辞。不是的，路易-菲力浦不会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而圣明伟大。如果作者想说，这位法国人的国王的庇护使这本著作提高了身价，使一本微不足道的书变成汪洋浩瀚的力作——过去常有人对路易十四这样说，我觉得这种阿谀之词与知识的进步极不协调，而且对法国人的国王来说是有害的先例；如果他的支持保荐能使一本普通的书变为杰作，那么人们就会让他抚摸书店里所有的瘰癧鼠疮^①。如果上帝宽厚为怀，赋予法国人的国王这样奇迹般的能力，那么我国的文学就可能是有史以来文学中最光彩夺目的。如果国家元首年俸总管接受一个蠢才在一本书里题写的献辞，并向他索要少许外快，然后就说此人如何有才，那他该拥有多大的一笔财产啊！如果一位国王能够使他所有的臣民都成为有才智的人，就像路易十六要让他的臣民都成为贵族一样，那该是多么令人欣慰愉快的事啊！

如果作者要对他的献辞作另外的解释，那么献辞的含义就会显得有极大的骄矜色彩，我们当然不应该设想他会有这样的情绪；因为他可能觉得路易-菲力浦是个圣明的国王，见识高明的鉴赏家，这是由于国王曾看中并保护了《中国和中国入》这本书。一般说来，抛开感情问题不谈，单从文学观点来看，我不喜欢那种可作两种不同理解的措词，因为这样的词句会使作

① 法国旧时传说，国王在加冕的日子抚摸病人的瘰癧，疾病便可痊愈

者处于两座同样深邃的悬崖绝壁之间。

顺便再说一句，尤其是现在法国人的国王不再有臣民，而是有奴仆，因此献辞成为文学中一种最微妙的作品。献辞也像铭文一样很难写得好。你见过许多优美的铭文吧？路易十四对夏庞蒂埃^①写的滑稽可笑的铭文感到震惊，于是建立法兰西文史学院^②，以便能写出更好的铭文，可是这个学院连一篇也没写出来。铭文是刻在纪念性建筑物上的献辞，如同献辞是写在书上的铭文一样。当波尔波拉^③根据不知哪位画家的作品制作版画《亚伯之死》^④时，他首先投书给法兰西学院，给法兰西文史学院，另外还向许多人求助，为的就是能在自己的版画下方加上一行字。这位艺术家对此非常执著，这是他自己一厢情愿，不过也是可怜的依恋，因为没有人能给他构想出使他满意的铭文。后来，作为最后一着，他去见狄德罗。狄德罗以他那惯常的激情，大概跟他这样说：“铭文？……这是霹雳，霹雳的闪光就叫做才华。这是需要毅力的！写铭文既需要有才智的光辉，同时也要有高尚的心灵的声音！……我不敢妄自尊大，自以为有能力给你写上一篇优美的铭文。这样吧！……你去见见冉-雅克·卢梭吧。”波尔波拉于是便去找卢梭，冉-雅克对他说：“铭文，先生？要写一条铭文需要六个月时间呢！铭文？……这是从天而降的……你过半年之后再来，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① 弗朗索瓦·夏庞蒂埃(1620—1702)，法国作家、翻译家，曾参加编写《法兰西学院大辞典》，黎塞留的《回忆录》大部分是由他撰写的。

② 法兰西文史学院于一六六四年创建，有院士四十人，其中包括语言学家，史学家和东方学家。

③ 保罗·波尔波拉(1617—1673)，意大利画家，擅长画鸟兽、静物和战争场面。

④ 据《圣经·旧约》传说，亚伯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次子，哥哥该隐妒而杀之。详见《创世纪》第四章。

你一定能拿到一篇的。”波尔波拉等了六个月，果然得到一篇铭文中的杰作：Primi parentes, prima mors, primus luctus!（最早的亲属，最先的死亡，最初的哀悼!）在这篇铭文之后，我只见过一条：祖国向伟人致敬。^①还有另一类铭文，比如一个共和派上尉在通过圣贝尔纳峰^②时，在一根木桩上给掉队的人写的：凡不识字者走左边的路。

请不要以为一上来就对这本画册作此批评，便偏离了中国的主题，我们此刻正在中国呢！中国人完全像路易十四、狄德罗、冉-雅克、波尔波拉以及古代和现代各个民族、国王和教皇一样，感觉到了铭文的威力，尤其是美文碑铭的威力！关于文艺，他们比布拉尔和圣奥梅尔的学生普律多姆的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文艺方面，他们首先注重的是形式！……其次才是思想，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们把思想嵌入形式之中。整个中国都采取这样的方法。因此，在谈到中国的一切创造时，我们还要再谈这个问题。

在中国，使我们的旅行家最感惊奇的头一件事，就是有大量的铭文。中国人到处都写些宗教箴言和戒律，城墙上、岩石上、房门口、柱头上、窗板上、门窗的披檐上、遮帘上，处处都有……在这方面，法国人不准在墙壁上涂写，倒是无可指责的。而且我们在墙上写什么呢？治脏病的偏方野药，揭示妨害风化的法令决定，指明包庇盗窃的犯罪勾当，呼吁使用钞票时注意公共道德，或是寻犬启事等等，还不算到处张贴的闲人免进！告示，这张莫名其妙的告示本身就毫无效力，因为成群的英国人就从那地方出来。看到茶叶箱上的文字，中国人用来装

① 巴黎先贤祠正面横楣上的铭文。

② 圣贝尔纳峰，阿尔卑斯山一山峰，在瑞士和意大利之间，海拔约二千五百米。一八〇〇年拿破仑军队跨过该处山口进入意大利。

货物的漂亮箱子丝绸衬里上的文字，我想这和我们国家的情况一样，是世界上最善于经商的民族惯用的一种古老的广告形式。不对！在这个仍然重义轻利的民族中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按照博尔热先生的说法，这些文字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例如：

“老天不给长生药，有钱难把命来保。”

或者是：“不义之财，难得久享。”

或是：“汝若偷窃，祸延汝父，棺内受苦，不得瞑目。”

路易十五广场^①的方尖碑上雕刻的鸭、猫和许多有趣的动物，大概也包含着这类的箴言：“黎民百姓，莫杀国王的头！”方尖碑上还刻有许多鹤和麻雀，有一天，我一边端详这个碑，一边心里说，这大概是和老百姓有关的。埃及人和中国人类似，他们都是菩萨的子孙。

关于铭文的事说到这里也许就够了。

让我们打开画册吧。

这三十二幅画前边附有一些书简摘录，凡是读了这些信的，一定会为奥古斯特·博尔热没有全部发表其关于中国之行的书信而感到遗憾。至于《对中国友好的人》，他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也会感到同样遗憾，因为要把整篇文章读完，先要对中国抱有好感，要把目光投向那个仙境之国，还要就这个民族是否存在的问题寻求答案，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七巧板游戏！对我们来说，中国这个名字还是非常可笑的，可是据一位汉学家说，这个名字之下所包含的神秘离奇的东西，英国人还一窍不通呢。我们多亏有天主教和高尚的传教士，在这方面今天仍比英国人

① 即巴黎协和广场，大革命后曾改名为革命广场，国王路易十六、雅各宾派罗伯斯比尔都在此处断头台上被杀。

占有优势，我们除了有殉教者的献身精神，从巴克街^①出发的神甫竭诚尽力，并没有派一兵一卒。

当阿默斯特勋爵^②到中国时，当地官员在沿途张起许许多多屏风，英国使团便在长长的两列幻景、歌剧布景、各种彩画中间行进。随后，一位法国耶稣会会士设法告知这位英国使者，凡是觐见中国皇帝的使节，都要代表本国为这个场景向皇帝表示谢意。可是，这位英国人不肯承认他人的先例，而且在其他一些礼仪问题上纠缠不休，结果悻悻返回，夹道欢送的仍然是中国式的幻景和闹剧，这是中国官吏为马戛尔尼^③之类使者随时准备着的。

波将金也让人在二百法里长的路上演了这样一出喜剧，让他的女皇相信，沙漠也有人居住。这是我所知道的场面最壮阔的一出戏。各村的人都乘驿马旅行。每到一个驿站，叶卡捷琳娜都看到幸福快乐的老百姓齐声高唱歌剧中永恒的合唱曲：让我们祝福吧！……等等，并且跳起芭蕾舞鸟儿也追赶不上你！这些黎民百姓都是临时找来的，就像我们的国家马戏团临时雇用三十人扮演拿破仑的伟大军队一样。有一天，当代才子哈雷尔^④先生对一位作者说：

“你写的戏里的故事不可能发生，不过也得保留着它，故事还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大家能接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

① 巴黎巴克街设有国外传道神学院，成立于一六九三年。

② 威廉·庇特·阿默斯特(1773—1857)，英国伯爵、外交官。一八一六年率使团六百人到中国商谈贸易，因拒绝向清朝嘉庆皇帝行跪拜礼，未能完成出使任务。

③ 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英国外交官，是英国派往满清政府的第一个使节。一七九三年率使团七百人并携带大批礼物来华谈判通商问题，清政府误以为是英国愿臣服中国而派来的贡使，驳回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

④ 弗-安·哈雷尔(1789—1846)，法国剧作家，任巴黎奥德翁剧院经理期间，大力支持剧院上演雨果、大仲马、维尼等人的浪漫主义剧作。

用鼓掌声盖过它，这样观众就听不见了……”

喂！波将金在用屏风给叶卡捷琳娜表演的那出中国式的大型歌剧里，也有这样一段。有人曾对这位卓越的奉承者虚构高山的做法提出异议，因为假造的城市和村庄不可能很高。啊！波将金（所有的大人物都彼此相像）就找到了哈雷尔先生所使用的办法。首先，他在夜间通过这个地方。叶卡捷琳娜这时仿佛望见火花映照的巴比伦，那火光写出“叶卡捷琳娜万岁！”的字样，足有三百法尺高……女皇把山峦的崎岖起伏当成建筑物。她从这次神话般的迷人旅行归来之后，以为征服了一个帝国。这些大幅壁画里包含着多少东西啊！总之，中国人也好，波将金和哈雷尔先生也好，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在众议院里不是也运用华丽的辞藻，从政治上对人民这样做的吗？不过我们要承认，这远不如那些有趣罢了。

《中国和中国人》的作者说，在中国，每当英国商船起锚开航后，中国的舰长总要下令对商船发射几发炮弹，而这时英国商船早已在射程之外了。随后，官吏便向皇帝呈上一份奏折，主要内容是：“蛮夷出现后，我天朝火炮略显雄威，彼等迅即逃遁。”有关阿尔及利亚的奏折与此有所区别，奏折中称官吏经商获利，而我等损兵折将。

这个极其有趣的民族确实令人难以捉摸，他们每天都在演喜剧，而在欧洲，最有才华的天才人物也很难想出这等耗资巨大的戏。尽管我们做过种种努力，还有许多有名望的传教士，如南怀仁^①、帕雷南^②等神甫，但由于那里随风转舵、瞬息即

① 南怀仁原名费迪南·韦尔彼埃(1623—1688)，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清初来中国传教，后成为汤若望的助手，掌钦天监，修订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监造大炮，后死于北京。

② 多米尼克·帕雷南(1665—1741)，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一六八九年被派来中国，给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并将西方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

变的风气，至今我们仍然不知道中国是专制政体还是立宪政体；是民风淳朴的国家还是无赖横行的国家。因此，当我得悉有位诚挚的青年到中国去时，不禁高喊：

“我们终于能了解些情况了！”

使我们的旅行家感到特别震惊的一件事就发生在他的眼前，他在寄往贝里的第一封信里曾经提到，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村庄里，有个儿子打死了母亲！……首先，儿子受到严刑惩治！随后，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并且禁止在这被诅咒的地方重新建村，在若干时期内禁止耕种土地！……我们在一六〇〇年对夏泰尔谋杀国王事件^①还采取过这种预防措施，他的住所被拆除，变成一个小广场，就在现在的圣德尼路，我想就在佩兰-加斯兰路尽头。可在中国这还不算完呢！那个省的巡抚被撤职，全国大小官员都被扣减一个钮扣。最后是皇上亲自服丧半月，其中有八天诵经祈祷。而此时在法国，陪审团正为一桩儿子杀死母亲的案件寻找可以减刑的情状。

在中国，越是功绩卓著的人，钮扣就越多。打胜一仗，就获得一枚钮扣的奖赏。这足以解释一个英国人为什么要自杀，他在自杀前写道：“人的一生就在扣钮扣和解钮扣中度过。”这个英国人大概去过中国，犯下不止一桩罪行，也许早已在精神上解开了钮扣。如果有人告诉中国人，说在欧洲不论是不是文官，都授予十字勋章，他们一定会笑掉大牙的。

最近，一位关心中国问题的地理学家同阿贝尔·雷米扎^②都认为，在中国，最高权力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受到某些

① 一五九四年，巴黎克莱蒙中学耶稣会教士的学生冉·夏泰尔(1575—1594)因谋杀国王亨利四世，被处以磔刑，涉嫌教师被驱逐出境。

② 冉-皮埃尔·阿贝尔·雷米扎(1788—1832)，法国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文学和语言闻名。

等级的行政官员的劝谏权限制，二是皇帝必须根据确定的标准在文人中遴选官员，这些文人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贵族阶层，他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而跨入这个阶层的。这种称为贵族爵位等级的政治筛选办法，我们过去还一直以为是我们创造的呢！……皇帝自认为对帝国治内出现的犯罪行为向神负责，这一点好像也得到写中国问题的作者们的证实。遭到贬谪的官吏和摧毁的村庄也证实了王家图书馆教授们的论点，虽然有人毫无道理地怀疑他们根本不懂汉语。奥古斯特·博尔热先生给我们解释，说这种谬见对黎塞留街^①的著名教授有利，他告诉我们，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不同，这比下布列塔尼语和贝里耶先生讲演时用的法语的区别还要突出。

打开这本书，我便发现，自雅克蒙出游及孔布和塔米齐埃先生^②阿比西尼亚之行以来，这是已出版的最吸引人的一本书。有一句话深深映入我的眼帘，我应该说印入我的心坎，并使我感到难过：

“在西边的一片房子里，有四家外国代理商行，法国洋行（外国代理商行的同义语）便设在这里，商行朝广场的一面设有门面，唉！而且在几家商行中是最不起眼的，处在西班牙商行和一家洋商的商行中间，所谓洋商，即指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

唉！……是的，唉！我一再说，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状况！……这是杀了拉利^③的头造成的后果！是错待在印度与英国战

① 王家图书馆即今法国国家图书馆，位于巴黎黎塞留街。

② 让-亚·孔布(1812—1848)，法国圣西门主义者，一八三五年同友人莫里斯·塔米齐埃去阿比西尼亚，到达红海港口马萨瓦，一八三七年回到法国，第二年发表《阿比西尼亚旅行记》四卷。

③ 托-阿·拉利(1702—1766)，法国将军，一七五八年率远征军前往印度，因表现专横固执，遭到当地土著王公和本国军官反对，一七六一年被英军战败投降，回国后被控叛国罪处死。

斗的马埃·德·拉布尔多内^①和英勇的法国官兵的结果。总之，这是愚蠢的信仰造成的，法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认为世界从蒙特鲁日开始，到蒙马特尔^②结束，并且嘲笑外国人，把他们都视为猎物。唉！如今法国已沦落到只能仰仗国外布道团受尽酷刑换来的威望。我们的东印度公司在巴克街，拨给地理学会的经费，还不够学会各项计划和活动项目所需资金的十分之一。一个国家采取最卑劣的欺骗手段扼杀有效地结合起来的力量的力量，这个国家的贸易便没有气魄，也没有分量，而一个国家各种力量的结合是把对外贸易中的大事搞好的唯一手段，对外贸易又是国家获益的先声。

我把书合上一天，请允许我写上：

(明日续)

德·巴尔扎克

二

谁没听说过，在中国，人们有时把孩子扔进水里，^③犹如我们这里，最炎热的时候，便给狗吃肉丸子？所以我们很怀疑这样一类旅行家，他们在布卢瓦^④看到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姑娘，便说布卢瓦那地方所有的女人都都是棕红头发。这些旅行家局限于某一事实，某种例外，而对事实或例外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① 贝-弗-马·德·拉布尔多内(1699—1753)，法国海军司令，在与英国争夺控制印度时起过重要作用，曾两次击败英国海军，并迫马德拉斯投降；因答应英国以赎金换回该港口，以叛国罪被捕，在巴士底狱关押三年后死去。

② 蒙特鲁日是巴黎南部郊区，蒙马特尔为巴黎北部高地。

③ 可能指河水泛滥时，以儿童献祭之事。

④ 法国中部城市，临卢瓦尔河。

他们不能全面地评论问题，也不善于考虑整体，因此产生许多谬误。我相信中国被误解的程度更甚，有些人声称去过中国，其实他们不过在广州划定的通商地界停留过，或是在半葡半中的城市澳门停留过。请读一读博尔热来信中非常精彩的一段，他在信中叙述了他在一座中国庙宇里驻足时的见闻，并把其中细节都画成素描。他说到有些妇女到庙里烧香祷告的情况：

“由于无知，她们(指普通百姓家的妇女，贵族妇女因为缠足，不能出门)相信根据祷告时落在地上的两块小木片的位置，她们的祈求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这使我想起我们的年轻姑娘迷信地摘雏菊的花瓣。^①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看到这些妇女的信赖神情，我不止一次痛苦地思考过，她们买了写在红纸上的符咒，把它烧成灰冲水喝下去，这是和尚们卖给她们的，这些和尚常常很诡诈，往往也更愚蠢。我曾特别注意过一个女人，她还很年轻，带着仆人，女仆背着主人的孩子。这位母亲来到庙的附近，走到里面烧着许愿纸的石坛或铜盂面前，停下来祷告。孩子被轻轻放在石板地上，母亲跪在孩子身边，用小木片为孩子算命，虔诚地为她儿子的健康祷告，这病恹恹的可怜小生命，脸色焦黄，连一丝笑容都没有。当预兆不吉，而且新的尝试也没有良好结果时，这位母亲便仿佛失去勇气，两眼充满泪水；但是，如果木片落在有利的位置上，她的目光便有了生气，她的动作、姿态都显示出她心中的喜悦，一直继续到另一张供桌前面，这种喜悦随着出现新的不测而又消逝了。”

① 姑娘们的一种游戏或迷信举动，她们一边一片片往下揪一朵雏菊的花瓣，一边念着“爱，不爱，很爱……”等，揪最后一片花瓣时念到何词，便认为测出了爱情处于什么状态。

看得出，博尔热先生是个具有多种表现手法的画家。他一方面刻画出如此感人的纯朴母性，同时又反映了把蓝河、白河、黄河当作育婴堂的中国人的流行观念，难道你能使这两者协调起来吗？^① 博尔热先生看见有的母亲用类似布袋的东西把孩子兜在背上，同时干着繁重的活。中国的人口过多，这并非无稽之谈。尽管人口多，但有气候帮忙，倒还能养得活，并且保持食物价格稳定，因此在中国，生活从来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为现代政治和工业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有许多著名的研究院、许多有名望的化学家和医生，而且给许多研究论文颁发上百埃居^②的奖金，而研究这些问题又需要上千法郎的开支，用来照明、取暖、研究和劳作（何况只有没钱的人才从事研究！）。但是，我们的科学那么自命不凡，请原谅我这个说法，却没有考虑过人的营养这个独特的问题，那么我就把它提出来：

为什么流汗最多的人，也就是说由于出汗而损失体力最多的人，或者说他的生命机制运转最多的人，反而消耗的食物最少？

确实，阿拉伯人、中国人或是印度人，有一把枣或是一把米吃就够了，有甘薯或者香蕉就能使穷苦的美洲人维持体力。人们可能会根据科学作出回答，说这些人的寿命都不长。但是，即使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博尔热先生看见有些穷苦的中国人年纪都很大），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事实上判断生活的好坏，并不是根据它延续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给人带来多少幸福。一般说来，在欧洲，人们吃得过多。向斯威登堡^③显身的

① 中国人疼爱孩子，同时出于迷信坑害孩子，甚至将孩子投于河中，这种现象令作者十分吃惊。

② 法国旧时银币名，一埃居等于五法郎。

③ 埃·斯威登堡(1689—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通灵论者，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对巴尔扎克有很大影响。

天使召唤他去享受精神生活，第一句便说：“不要吃得这么多！”这是个东方的天使。那么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为什么那不勒斯的乞丐只用五个生丁买通心面，而过六个纬度，到了巴黎，一个乞丐就要买二十生丁的面包，十生丁的熟羊头肉，还有十生丁的牛奶呢？巴黎有三万个乞丐，每天早晨起来之后，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午饭吃呢！

这是目前须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原因在于：

机器无论达到如何完善的程度，都需要有人手操纵；就在我写这篇东西时，英国发生的事情相当有力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① 必不可少的食品的价格决定工资的价格，工资价格又决定产品价格。可以直率地说，我们的农业完全是建立在农民极其俭朴甚至是贫困的生活基础上的。那些自称慷慨的慈善家们请不要见怪，他们的反社会学说传到农民的头脑之日，法国和社会就会没有了面包，而且存在不了两年。对于那些热衷于夸夸其谈的人，就该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对立，这是社会秩序必然要承受的事实，如同动物学里存在着不同的种一样。假如动物能够说话，我们就会知道，所有的羊都希望当狮子。因此，现在商品生产既然已经变成一种斗争（有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斗争），商业上的胜利必然属于能为其工业战士提供廉价食物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商业应当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

有尽可能多的劳动机会，用尽可能少的钱，换取最多的必不可少的食物。

你要搏斗，起草报告，建立制度，写主题悲哀的诗歌，用夸张的文笔，堆砌种种诡辩，随你提出多少生死攸关的问题，

① 指英国自一八四六年起，开始实施自由贸易纲领，降低粮食和原料进口税率，使粮食和原料价格下降，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一定改善。

现实的问题，但这是唯一的、永远存在的问题！因此，对穷苦人的酒、小麦和肉类征收捐税，我认为都属于政治上的错误。这样的捐税从根本上损害了商业，而实际上只应在消费上征收商业税。我并不要求取消土地税，如果那样的话，就是我说蠢话了；但是，在和平时期，应当把土地税减少到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因为在战争时期，土地税大概是主要的，而且，唉！几乎是唯一的财源！在三十二年的和平时期里，我们的政府没有在本国的土地上生产出必要的牲畜和马匹，以提供廉价的肉类，在须要重新配备骑兵时，免得把钱都花到外国去。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逸，而不是镇压乱党。三十年来，法国政府太过于关注有关司法和宪兵的问题。一位总检察官有军队的支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但是这种机制构成对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的镇压；因为让民众顺从应该始终是神甫们的责任，而不是暴力的事情，这方面有宗教就够了。如果我们的政治坚持注重物质上的需要，如果穷苦人用五个苏就能买到肉和面包，那么面对这样的成果，就没有什么革新的理论能够站住脚。因此，有个人说得很对，他从我们的土地精细的灌溉中提出一个问题，对我们的繁荣来说，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法国的河流每年把几十亿财富卷进大海里！……灌溉渠对于农业是必不可少的，可能比通航运河给商业带来的收益更大。在这方面，我们是本末倒置的。中国人是先制造出产品，然后再考虑把产品运出去的办法。里昂提高了入市税，而且在城市里大肆挥霍浪费，结果只得向郊区征税，这样一来丝织工人便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或是移居国外，或是掀起内部骚乱，从而损害了丝织工业。这个时期，法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巴黎变成一个制造业城市的趋势没有得到制止：劳动日的价格使所谓非巴黎货的所有工业产品无法竞争，

巴黎货的价值完全由当时人们的兴趣爱好来决定，而且都是面向有钱人的，或是因心血来潮而不计金钱者的。

在中国，向来注意解决给人民提供廉价生活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多种原因，对这些原因应当认真加以研究。在这许多原因当中，有一个已为博尔热先生所察觉，说一说会有好处，因为这个原因涉及到有待我们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货币制度。

“在中国，政府非常了解一个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这就是把货币单位大大地化小，以便使生活必需品尽可能保持在最低的价格。二三百个中国的小制钱才能换一个法国法郎，而他们那里的工钱有时只有两三个制钱。我亲爱的朋友，你非常关心改善贫苦阶层的命运，但愿在法国也能多铸些生丁，甚至半个生丁的小钱，因为这肯定是阻止威胁着我们的贫困化的一个办法。”

这个意见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博尔热先生的信中有许多这类意见。日内瓦之所以能以较低的成本制造钟表，长期垄断钟表生产，是因为那里的工人都住在郊外的茅草房里，又可以用分得很小的瑞士货币购买食物，所以我们在维克托·雨果的《莱茵河》这部著作里，可以看到那样引人注目的语句。^① 因此，为了和日内瓦竞争，便在凡尔赛开办一个钟表厂，是非常荒唐的举动，因为凡尔赛这个城市的生活贵得出奇。我们的政治家们应当把这一条格言铭记在头脑里：一个国家是否富有，并不在于它把很多钱从一个钱箱转到另一个钱箱，而是用很少的钱

① 雨果的旅游杂记《莱茵河》，以书信形式于一八四二年发表。一八三九年九月，雨果在日内瓦旅行时，不慎将给表上弦的钥匙丢失，但当时适逢日内瓦的节日，群众都浸沉在欢乐嬉戏中，雨果写道：“我把表上的钥匙丢了，可是竟找不到一个干活的钟表匠。”

就能买到许多食物。关键就在这里。

不仅仅食物要价钱便宜，而且住房也应当便宜。在中国，旧船就当房子用，许多人家麇集在船上。再让我们的旅行家谈谈这个问题，这里他须要解释一下他的第六幅版画，这幅画里画的就是船上的居民。

“一天早晨，我在一个紧靠渡口的小湾靠岸。我走到一个陆地上的船户村庄；在欧洲，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里，也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住房。这些拉上陆地的船有的放在大树底下，有的靠着悬崖；还有许多就在陆地上，用支柱支撑着；最讲究的便架在柱基上面。这样简陋的住房还能增加一个小房间，小屋的四周围是木板，上面是稻草或灯心草房顶，屋顶便架在房子角落的四根竹柱上，房顶和隔墙也不连着，这样可以通风透光，可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风雨也钻进屋里来了。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也算是一个房间。盖着苇席的船当作住房，旁边还有一个套间，当作贮藏室，里边放着各种劳动工具和炊事用具。这样的住处要住五六口人，甚至更多，而在这个空间里就是只住两个欧洲人，他们也无法活下去……

“一个欧洲人很难想象，那么多人怎么能挤在这样一个窄小的地方生活。请仔细听我说，而且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对第十三幅画的解释）最早来到的人先占了土地，把不能下水的船放在那里；随后来的人便在周围竖起几根大木桩，这样就比其他的船高出一层，他们或是把自家的船吊起放到上面，如果没有船，就在上面铺木板，围起席子，再在席上盖以同样的屋顶。还有偶然来到这里的最穷苦的人，他们既没有地盘，也没有船，没有木板，也没有木桩，于是就在两家之间留下的空隙地方栖身，在那里悬挂起几个吊床，这样的住处尽管不怎么安全，也足够一家人住了。五六家住处上上下下往往只用一个梯子。这里将

不会有某些人的所有权，另一些人也不会处于从属地位。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块小平台，大都挂着席子，各样的破烂衣裳，人们从那里穿行，并没有什么争执。我曾登上好多人家的住所，尽管地方狭窄，但是到处都有鲜花，在如此贫困的氛围中重新找到一点诗意，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愉快。这里的居民如此拥挤，在他们的破屋里，几乎找不到一块地方摆放供奉神佛祖宗的祭台，但是家家都有佛龕。这不过是个小壁橱式的东西，有两扇门，里面有一尊蜡制的或木雕的塑像，尽可能穿戴得整整齐齐，庙宇里的各种陈设一应俱全，只是尺寸极小。早晚都要给神位供茶，点上小红蜡烛。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贫苦会影响这些可怜人的健康；不，在这些五尺高、五尺宽、十尺长的破旧小屋里，人人笑容满面，这些可怜的人有一点闲空便掷骰子玩。稍微听到一点叫喊的声音，原来以为空无一人的住所立刻便活跃起来，于是人头攒动，推来拥往，我奇怪这些人究竟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么多的人怎么能挤进那么小的空间。”

在中国，制成品价格低廉，这个民族将始终保持商业上的优势，这幅图画不是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了吗？你们可以看到，因为有阳光曝晒，一艘船可以使用很长时间，穷苦人可以不愁房租的负担。一个吊床，一个小神龕，这就是全部家具！工钱只不过是两三个生丁！而两三个生丁就够吃饭了！这些贫苦人的周围都是鲜花，而在我们国家，鲜花要放在温室里！我把法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加以对比，有人可能要提出不同的看法，说那里首先是阳光充足，其次是渔网丝线价格低廉，加上土地肥沃，衣服的价格也很便宜。首先，我并不认为我国工人、农民的破衣褴衫，比中国人的破烂衣裳价钱更贵。另外，任何农民都不必交付房租，他们都有自己的茅屋草舍；但是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这茅屋却要他们缴纳很重的捐税，我们

的税务机关在欧洲赫赫有名，竟然想出向农民出卖阳光！……法国的税务机关和法典设想全国完全单一一致，不承认存在着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征用和购买四分之一阿尔邦^①土地的费用与价值二百万的土地的费用是一样的。税务员寄送纳税通知书，有时这份通知书的成本比一块作为纳税缘由的土地收益还要高！^②……

不能认为食物价格低廉是由于土地肥沃的缘故。过去人们曾认为，中国国土上的腐殖土有十五到二十法尺厚。科学家们向来主张对一切现象作出解释，他们说，在地球的公转中，中国周围的大山流失的土壤都被卷到这里来了。最初，美国人很快便耗尽一些城市周围腐殖土的地力，今天乌克兰极其肥沃的土壤也感到消耗过度，这都表明土地的肥力并不是无限的。然而，中国至今已有四千年历史！……这个问题，画册里也有图画表示。我们的旅行家看到，有些中国人在江河或运河边以挖淤泥为业，他们把淤泥当作肥料出卖！……画册里有一幅石版画，上面画的就是个挖河肥的人和他使用的各种用具。这幅石版画把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弄得复杂了，不过它倒是证实了一件事，当时不应只派一个让西尼^③去中国，而应该给他配上几个像博尔热这样的人。我们的城市和农村都还没有到这一步，一个小孩在那里拾到的肥料，也许不够他吃一顿饭的钱。

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工艺奇观，是在都兰地区的冈惹，那里

① 阿尔邦，法国旧时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② 在阿尔让特伊市镇，共有三万九千块土地，有些地块的收益只有十五生丁。——作者原注

③ 杜布瓦·德·让西尼(1795—1860)，原为拿破仑部下军官，后在亚洲活动，一八四一年，受法国政府指派，到中国执行任务，了解鸦片战争情况，并设法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曾到过广州、香港、澳门等地。

是一个移民买下的土地，他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复辟时期当过驻印度的总督。自从我们离开冈泽和伯兹兰学校之后，我在冈惹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里顺便说一句，要改造法国的教育，需要有成千上万像冈泽和伯兹兰这样的人。欧仁·德·B……从中国给他母亲带回来一个小针线桌，那真是一件不朽的艺术杰作，主要用象牙制成。我为这样精细的手工感到惊讶不已。我觉得，得有三代像班韦尼托·却利尼^①这样的人花上毕生精力，才能制作出这样的作品。象牙上雕有许多动物和人物形象，其布局之巧妙，技法之丰富，内容之瑰丽，就是在它面前仔细端详一个月，也不见得能全部看清。考虑到花费的劳动，小针线桌的价钱却便宜得令人难以想象、难以置信；不过从博尔热先生亲眼看到和他讲过的情况来看，生活方便容易是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你们已经看到，实际上英国之所以和中国打仗，秘而不宣的来由，就是这种恒久的低廉工资问题。本文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简单地谈谈。按照我们的旅行家的说法，两国之间的纠纷是这样的：英国人嗜茶成癖，为的是不买我们法国的葡萄酒，这是干了一种蠢事，因为茶有兴奋神经的作用，结果英国人不论男女都养成喝茶的习惯。一个民族如果有了什么习惯，便失去了自由。所以有人要让法国的年轻人抽雪茄烟，雪茄烟类似鸦片，几乎相当于葡萄酒类似烧酒。只有中国出产茶叶。对吧？我们早就知道，中国产茶地区的气温、经度和纬度，和法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差不多。在都兰、贝里、罗讷河谷，茶树也会长得很好。种茶倒没什么，而制茶并把茶叶变为商品却需要很多步骤。首先要把茶叶一片一片地采下来，然后要一

^①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金银器匠，著名的镂刻艺术家。

片一片地摆好，两片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晾干。等茶叶干到一定的程度，能够用手摆弄又不致弄碎，使用手指一片一片地把每片茶叶卷起来，就像大家看到的成品那样。那么，请想一想，一斤^①茶叶要有多少绿色的小颗粒；茶叶买来时像小球一样，用开水泡开之后，便伸展开来，又变成一片叶子。你数过一斤茶有多少片茶叶吗？没有，我也没数过，不过肯定有成千上万片茶叶。你估计一下，一斤茶叶要经过多少步骤，种茶树的人种植和收获，采茶女采摘、摊开、卷起，承运人运输搬运，仓库经管人存贮保管，投机商人到广州去采购，船家把具有中国芬芳气味的茶叶运到欧洲，他们各自要获得多少利益；你再算算批发商和零售商所得的利润，可是一斤质量最好的茶叶，在交易所广场只值四十法郎！……虽然我们能从许多国家进口茶叶，可是只有中国人能用手工制茶，这你还不明白吗？英国人不愿再在中国损失几百万财富，而 they 又只能向中国提供有限的商品，因此他们便想要让中国人染上一种摆脱不掉的嗜好，迫使他们接受贸易。有钱的中国人感到厌烦的时候，不像英国人那样有办法出去旅游，因为一个中国人一旦离开中国，就不能再回去了。于是，英国人用一种褐色的棒状物给中国人带来幸福，这就是鸦片中的幻境，马来亚人和东方人的天堂。英国人通过以茶换鸦片的办法，终于结束了英国资本被中国吸走而濒于枯竭的状况。中国人不久便意识到在我们称为贸易差额中的这种消费所产生的弊病。英国人向中国的老百姓出售毒品，中国政府对英国人用心险恶的行径感到震惊，出于道德和利益这两方面同样有力的理由，而且以道德遮掩着利益使这理由变得更加充分，便禁止鸦片贸易。英国不愿再让黄金外流，所以

① 指法国古斤，在巴黎约合四百九十克。

宁愿打仗。可是，中国比英国厉害。首先，中国也开始种植罂粟，并提炼出鸦片，卖给本国或别处有需要的买主。另外，中国只要拒绝向洋人出售茶叶，让人们都回到内地，那就会使英国人精神委顿、疲乏无力，英国人最后一定会屈服让步。而且将来会有人教中国人使用大炮，发射康格里夫火箭^①，到那时，他们就将比任何民族都善于进行武器大战，因为他们具有高度模仿制造的才能，比如他们制造出一种冈贝^②式精密仪器，跟冈贝先生做得一样好，但是不知道怎样使用，也不知道该派什么用场。因此对英国来说，中国战争看来将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将来中国皇帝若下一纸诏书，准许中国人提高商品价格，那时中国人卖给英国的茶叶将要贵上十倍。不能否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人，而英国人不过是后来人。因此，英国从中国人那里夺去的一切，将来必然要加倍奉还。也许正如约翰牛所说的，他们是为了扩大生意，才让人抢购一空的。

德·巴尔扎克

三

中国的艺术极其丰富多采。中国人很早就评论过我们称之为美的贫乏。美只能一脉相承。尽管古典作家不高兴，希腊艺术实际上已经沦落到因袭前人的地步，归根结底是很贫乏的。早在撒拉逊人^③和中世纪之前约一千多年，中国的理论便看到

① 英国炮兵军官、军械专家威廉·康格里夫(1772—1828)发明的炮兵火箭，带有杀伤或燃烧的弹头。

② 亨利·冈贝(1787—1847)，法国设计师，工人出身，他设计制造的物理仪器极为精确。

③ 中世纪时欧洲人把东方、非洲或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称作撒拉逊人

了丑所体现的巨大力量，而在我们这里却为丑这个词——我是把它用来和美作对照的——愚蠢地对浪漫派作家横加指责。体现美的雕像只有一个，体现美的神庙只有一座，体现美的书只有一本，体现美的剧只有一部；因为《伊利亚特》便重复了三次^①，同样的希腊雕像经常不断地复制，同样的神庙一再重建，舞台上反复上演包含同样神话的悲剧，凡此种种，不免使人感到厌烦。相反地，阿里奥斯托^②的诗歌，行吟诗人的传奇故事，西班牙和英国的戏剧，中世纪的教堂和房屋，在艺术上却永无止境。按照这种体系，没有任何精神创作是彼此相像的。有些人在蠢人的耳边喋喋不休，说这样一来便把高乃依、拉辛、拉斐尔等人的希腊理想摈弃了，这种人都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该这样来理解艺术：它除了想象，也包括理想，想象属于理想的范围。人们可以把一座最完美的雕像置于米兰大教堂的上万个雕像之中，把拉辛的诗节纳入《东方集》^③，把一个英国的维纳斯置入小说《克拉丽莎》^④，把一个优美的女身马尾的雕像放进《希阿岛的屠杀》^⑤。对于思想家来说，哥特式和路易十五时代的风格不就是中国艺术的同宗兄弟吗？我在冈惹看到的小针线桌，可与米兰大教堂的小雕像媲美；只是中国的雕像滑稽怪诞，让人看了便会发笑，而且不能不笑；扬格^⑥看了

① 史诗《伊利亚特》最早是根据古代传说编成的口头文学，由乐师背诵流传下来；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由荷马综合初步定型，公元前六世纪时正式写成文字；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经亚历山大城学者校定，才有了最后定本。

②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

③ 指雨果的《东方集》(1829)。

④ 即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哈洛》。

⑤ 《希阿岛的屠杀》，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1798—1863)的名画，反映土耳其侵略军在希腊的希阿岛上掠夺和屠杀无辜平民。

⑥ 爱德华·扬格(1683—1765)，英国诗人，其代表作《哀怨，或夜思》描写他在妻子和女儿死去后的伤感心情，曾轰动欧洲文坛。

中国的雕像，一刻钟之后便笑了。在中世纪，怪诞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四十座建筑物中有三十座是赋有怪诞风格的，不论是王公的宫殿，宗教的寺院，都出在这个时期。冉·贝利尼^①在圣母像下面画的可爱的小鸟，桑-米凯利^②的小雕像，都是经过校正的怪诞，与高雅风格的构思相得益彰，总之，这是一种雅趣。中国的创造能力与路易十五时代流行的创造能力毫无不调和之处。形象可笑的人像与壁炉装饰上的许多组人像都非常相似。按照中国的想象力创造的艺术品无论怎样奇特，如果仔细观察的话，都会发现有使人发笑的创见。我们的旅行者尽管对中国式的古怪抱有偏见，但是目睹当地的庙宇和各种物品，仍然惊异不止。人之所以喜欢想象，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想象；因此，正如我所说的，博尔热先生看到屏风上也是故事时，感到非常惊奇。在这篇文章开头时，我说中国人是非常逗乐的民族，这丝毫不是夸张。

依我看来，政治哲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这个民族幸福吗？”我们的旅行者是个诚实人，他的回答是：“是的，中国人是幸福的。”由于争论自由意志的问题，加上路德分裂教会的罪过和十八世纪哲学的出现，结果把研究精神引进欧洲社会，而我们的时代就是这种研究精神的可怕产物；那就让我们公开告诉这个时代，在中国，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帝王之尊，都浸透着宗教思想。是的，尽管投机和贸易从外部产生种种腐蚀，但宗教支持着这个社会，任何力量也没有击破它，即使胜利地征服七次也无济于事。

① 意大利画家贝利尼家族中，没有叫冉的，疑为乔凡尼·贝利尼（约1430—1516）。

② 米·桑-米凯利（1484—1559），意大利建筑师，曾在意大利几座城市设计和建造城堡、教堂和王宫。

佛祖——这样的菩萨如此之多，有好些个，这问题只能提出而没法解决，在这方面最好不要贸然发表意见——佛祖赐予亚洲，也可以说是给予人世一种出色的体制，——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却自封为最好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基础就是通过选拔人才不断提高才干，选拔之事委托有学问的重臣办理。在罗马教廷最终确立前一千年的西藏就像在选举教皇的地方一样，挑选达赖喇嘛，西藏也有自己的红衣主教团！因此，佛祖在中亚深深地留下他的教义的烙印，就像摩西教义对希伯来民族一样再也不能被抹去。承认功绩和才干，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这是学识带来的最肯定的事实。现在，中国和我国的法律造成的结果，是不是和它提出的目的恰好相反呢？它是否把一些愚昧无知的人提到掌权的位置上呢？这就如同选举本来应当提高能力，现在却选出一批被人遗忘的名字，因为这些都极为平庸。这可能要归咎于人性，因为人性总是倾向于咬紧牙关忍受一切。虽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应用中腐败变质，它至少已写成文字，可以经久不变；即使这些制度委顿停滞了，但是，把一个村庄从帝国版图上抹掉，而且由皇帝戴孝服丧，由此可见，这样的制度可以猛然觉醒。有人反复给我们讲这类令人赞叹的例子，有许多故事讲到高官因敲诈勒索受到惩处，而我们却举不出多少类似的实例，可是在我们这里被处死的大臣，例如桑布朗塞^①、昂盖朗·德·马里尼^②、斯特拉福德^③这样的人，或是

① 雅克·桑布朗塞(1445—1527)，法国政治家、金融家，曾任弗朗索瓦一世的财政总监，后遭王太后诬陷而被处死。

② 昂盖朗·德·马里尼(1260—1315)，法王腓力四世的宠臣，对法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及与教会的关系很有影响。后任财政及建筑总监，掌管国库，支持国王的货币政策，其权势及个人财富均遭人忌恨，国王死后，被处死。

③ 汤·温·斯特拉福德伯爵(1593—1641)，英王查理一世的首席顾问，任爱尔兰副总督期间，致力于削弱地主集团势力，扩展英格兰殖民区，促进农业生产及工商业发展。后因平息苏格兰人起义时作战不力，以背叛及破坏法律罪被处死。

像那些遭到迫害的，如奥布里奥^①和马扎兰^②都是些有才能的人，或是些不为人知的廉洁正直的人。

在中国，有一种蔚为大观的惯例，系我们的旅行家亲眼所见，仅靠这一习俗可能就足以保全一个民族，这就是光宗耀祖。一个人有了名望，他的父亲也分享荣耀。他的儿子也效法而行，荣耀及于曾祖，由此形成对死者的崇拜。这样的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中国人认为自己所以不幸，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安葬先人。死者茔地是各阶层中国人心目中一桩大事，我们的旅行者在动身去中国时，还在回味罗贝尔·马凯这个著名人物的成功，而在中国却发现这个人物就深藏在中国人最美好的感情之中，罗贝尔·马凯就是已经惹出许多麻烦的马斯卡里尔^③和司卡班这类人物的典型。在中国，有些人做坟地掮客，他们一看到有人神情焦急不安，便来告诉你，说他们发现一处宝地，令尊大人在这里会永世安宁，于是这个人便出高价买下这处阴宅。画册里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已故的中国人迁坟时，家人送葬行列的情景。这是作者当场画下来的。总之，中国的律法是把利己主义作为巩固社会的一种手段。在欧洲，利己主义危害社会，腐蚀社会；在中国，利己主义变成父权的支柱：教养子女成人，使他出人头地，同时也是为了自己。

中国人既然看到律法，又到处写着宗教格言，甚至写在脚踏的石板地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偷盗呢？这里出现一个

① 于格·奥布里奥(?—1382)，法国市政官、行政官，主持建造巴士底堡垒和塞纳河上的桥梁，因对犹太人采取人道措施而以亵渎宗教罪入狱。

② 马扎兰为加强中央集权、贬抑地方贵族势力，招致各地封建贵族的敌视，曾被迫流亡多年。

③ 马斯卡里尔，莫里哀的《冒失鬼》、《情怨》、《可笑的女才子》等剧中的仆人，是个性情愉快、足智多谋的人物。

重要的悖论，被冉·雅克·卢梭巧妙地抓住了。这个民族表面上道貌岸然，却造就出最无耻的骗子。这是确实无疑的，中国式的骗术都显得非常天真，就像德布罗^①在杂耍戏院舞台上表演的骗术一样。这种骗术经常出现，它不像犹太人的骗术那样鬼鬼祟祟、阴险奸诈，凡是经手的珠宝都要占点便宜，把金币浸在一种水里以减轻它的分量。中国人行骗大胆，而且事发后总是按轻罪处罚。如果骗术被当场揭穿，也不过像皮埃罗那样哈哈一笑，随后又准备重振旗鼓。

首先，我们要提请注意，偷盗被视为一种攫取财物的巧妙手段，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在中国看见被当场抓获，其重要原因就是谁也没有深入到中国内部去，而自称是中国人，待在那里不肯走的欧洲人，只有我们的传教士，可是他们也没有提及此事。其实，在中国，偷盗受到的惩罚最严厉不过了。请让我们的旅行家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我还想给你说说我亲眼目睹的一件奇事，可能会使你对这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有个概念。一天早晨，我来到一座大庙前，那里熙来攘往，非常热闹：附近的住户都打开屋门，把盖着船屋和还在使用的小船上的席子揭下，以便让空气流通，见见阳光。几个疍家人^②在洗刷自己的船，把每个部件都卸下来仔细刷洗，好让干干净净的船吸引乘客。这时我正坐在一块石头上专心地画这里的船屋，一个大汉以为没有人注意，弯下腰来，拿了一条汗巾，急忙藏在自己的衣衫下面。可是一个姑娘看见他了，他还没来得及逃走，姑娘便喊叫起来，这时所有的姑娘也跟着一齐大喊，并扑过去将他捉住。姑娘们周围立刻聚起了

① 加斯帕尔·德布罗(1796—1846)，法国哑剧演员，在杂耍戏院创造了小丑皮埃罗的形象。

② 中国广东一代水上人家的旧称，又称疍民。

一群人，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每个人都要把小偷带走。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有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把小偷抓了过来，他们走近堤岸边用竹竿支撑着的木板台子，第四个人走到台上，揪着人们递给他的受刑者的辫子，一直把他拽到水里，绑在竹竿上。围拢来的一群人想看个究竟，都挤到台上，台子承受不住这么大的重量，塌了下来。小偷差点趁着混乱逃掉，但又让人抓住了。这一次，他被带到庙前一根旗杆的底座旁边，有两三个淘气孩子爬到石座上，把小偷的辫子绑在旗杆上；然后大伙便嘲笑辱骂他……两小时后，当我走过时，那小偷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采取这样奇怪的报复方法，当地一位老者便告诉我，一个中国人犯的过失如果够不上送官府惩办，在场的人便自立法庭，作出判决，并且立即执行。遇到这样的案子，如果把扒手扭送官府，肯定会对他施加辱刑，戴上枷，剪去辫子。带着这样的烙印，他在后半辈子就再也找不到工作挣钱糊口了，他没有别的活路，只能再去偷盗。既然他已经受到一伙人如此仁慈的对待，就该得到宽容，这也符合他个人的利益。这个场面使我想起过去常听你说，把一个罪人的无耻行径公之于众，只能有助于罪行的发展，封闭他的自新之路。然而如果一开始就以仁慈的方式对待他，在他还没有深陷泥淖之前，便伸手把他拉出来，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也可能变成一个正派的人。我见过几个在仁慈的烈火中净化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仁慈远胜过解救一般贫困的仁慈。”

这段话可能会引起很多指责，我援引出来只是为了说明，在中国，盗窃是如何为道德风尚所不容。让我们以后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吧。

德·巴尔扎克

四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个中国人离开中国之后，就再也不回去了。不再在本国的法规和惯例环境中生活的中国人，很可能认为自己对外国人可以为所欲为，把他们看作是任意宰割榨取的对象。罗马人对凡是不属于civis romanus^①的东西都不屑一顾，中国的诈骗大约和这种蔑视有关，也和高卢的征服者对农奴的蔑视一样。平心而论，多少欧洲人离开家园去谋求发财致富，决心为此目的quibuscumque viis^②，不也像中国人一样对外国人为所欲为，而且还更甚吗？

现在我们来作一番比较，不是在个人之间作比较，而是从整体上比较各国的对外贸易，因为这是评价各民族道德面貌的方法。法国自诩知识文明发达进步，有了光彩露脸的事不会加以掩盖，现在却正好揭出它的一大疮疤。

在中国像在英国一样，存在着高尚的道德，下面我就来解释一下。中国和英国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都笃实可靠。这两个民族靠他们的诚实正直获得实力，在全世界取得成就，它们的产品胜过其他所有的产品。相反，法国在贸易和制造上毫无诚实可言，这种愚蠢的行为曾造成国家的衰败。一个巴黎的法国人无论在中国订购什么东西，一旦商定价钱，他一定能如愿以偿，收到他所要的产品，在质量上或在制造上，都不会弄虚作假。

中国和英国为出口贸易制造产品时，无论制造什么，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制作精细，质量优良。因此，中国产品和英

① 拉丁文：罗马市民。

② 拉丁文：不择手段。

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无敌。

法国则相反，一切质量低劣、粗制滥造的产品都用于出口。法国商人的想法是把销不出去的产品送到远处脱手，因为知道底细的人都不买这种劣质产品。另外还有个想法，也是根本的想法，就是以商品的装璜欺骗消费者，妄图以伪劣产品战胜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出售一些分文不值的东西。这种办法支配着我国贸易的各个部门，其丑恶卑劣的程度，较之裁在离开中国的中国人头上的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的偷窃习性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警告你要保持警惕，它损害的只是个人；而法国的做法则损害所有的人，使国家声誉扫地，贸易源泉断绝。

值得注意的是，事情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商业部不得不警告法国商人和发货人，向国外市场发货必须是优质产品。就在前天，商业大臣还在报纸上就这个问题提出谴责。但是，政府和它的贸易一样不大高明。比如火药这一大宗贸易，本来应属法国专有，因为法国是世界上制造火药的头一家，制造火药由国家专营，但是火药却用最次的配料制成，不宜作为出口货物。对于这一事实，各火药厂的专员都可出来作证。这样，一向只出口优质产品的英国，便源源不断向非洲、美洲和印度供应火药；由于国家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巨大的贸易手段。如果我们仍继续销售掺假的葡萄酒，英国人就将买走我们的优质产品，成为倒卖我国葡萄酒的运输商和海上代理商。正是由于此类错误，我们这样一个沿海国家，竟贸易锐减，面临衰退。

现在，产品弄虚作假的情况令人发指，它已波及国内贸易和生活必需品贸易。这是由于财产不断递减造成的。财富减少而虚荣心却在增强。于是人们为了保持面子，便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里克扣。英国人到商店里总是要最好、最贵的东西，

因为优质商品比廉价商品的寿命要长十倍。相反，法国人只有一个呼声：廉价！不二价！多进少出，是消费者的信条；少出多进，是商人的信条。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跟故事里的那位吝啬神甫差不多，这位神甫想把一条黑天鹅绒裤子的后档巧妙地翻改成无边软帽。

“你能不能给我凑成两顶软帽？”他对裁缝说。

“可以。”

“说不定还够三个呢……”

“紧着点可以做三个。”

“噢！你可真灵巧，那你就给我做四个吧。”

“哦！教士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用它裁五个！”

一个星期之后，教士拿到五顶无边软帽，戴在五个手指头上。

有人想买纯毛地毯，给的价钱又不合理，织造地毯的便往毛线里掺棉线！结果棉线把全部毛织部分、毯面和经纬方向都糟害了。有人给讲究穿着而又没钱的人做衬衫，只有让人看见的前身是布的，这样的衬衫值六法郎，而做一件漂亮衬衫仅手工就要六法郎。由于追求廉价，再加因为竞争而不讲信义，就有人制造质量低劣的普通肥皂，增加分量；化妆品商店里卖的香皂，只是表面一层有香味；五个苏就能买一条手帕，三法郎一件连衫裙只能穿三次。在造纸厂里，用这种方法造出的纸不耐摩挲。消费者穷得有些呆傻，打肿了脸充胖子，宁肯花钱买十种伪劣商品，也不肯花钱买一件真东西。如今谁也不愿说出镀金用品到底值多少钱，十年之后，家里的座钟、烛台重新镀金时就要花很多钱，而把路易十五时代旧的镀金饰品刷拭干净，就都像新的一样。为了使那些如此理解贸易的人也能分享荣誉，法国名门望族的大贵人就让自己的儿子娶这些弗隆坦·德·拉

帕当德^①的女儿为妻。

这种不光彩的盘算腐蚀了整个资产阶级。在巴黎发生的一些事情令人愤慨恶心。国家和市政府为穷人创办了免费市镇小学！……而穷人却无法把孩子送进校门。这些学校里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一个大宅邸的看门人含辛茹苦，每月给女儿凑十个法郎供她上自费学校，而房产主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免费的学校。总之，由于家长精打细算，学校校长也不得不在寄宿生的伙食和教育上打折扣。人们希望一年花四百法郎的膳宿费抚育孩子，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也希望花三个法郎买一件衬衫。

在观察家和科学家看来，这方面已有社会解体的迹象，而且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已触及法律的谬误要付出何种代价的问题，这种法律抹杀荣誉，视金钱为一切能力、一切智慧的体现。一种没有精神支柱的制度所产生的后果，我们还没有全部看到，这样的制度只把人看作是反映社会变迁的数字，它降低了父亲的权威，把公共教育交给一些毫无共同看法的人，而这些人对国家不作任何保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某个人鼓吹的道德准则不会与另一个人鼓吹的准则截然相反。他们当中任何人也不能用宗教感情或服从精神教育青年，因为他们谁也没有为神圣职业作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教育本应是一种神圣可敬的职业。

有一天，最高法院首席院长坐在他的院长席上，听见一个被他指责的人问他，这种指责是否妨碍自己驾驶马车。

“不妨碍。”法官说。

“那好，我不在乎你指责不指责。”

① 弗隆坦，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剧本《杜卡莱先生》中的人物，此处泛指靠欺诈、行骗发财的商人。

“我也不在乎。”首席院长说。

这一天，这个法官便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他该把自己的头送上断头台，如果是中国皇帝，难免会定他的罪；可是在路易十五统治下，所有的人都拿这句话开玩笑。今天，我们把法官和主教看成是领取薪俸的官员，一个是处理罪犯的海关人员，另一个是负责祈祷的公务人员。

中国是个极其富于诗意的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事情都没有一定之规，甚至庙宇也不大规整，和私人住宅一样，奇形怪状。幸好我们的旅行者为中国的庙宇所吸引，他带回一些有关庙宇的外观、内部格局的画，还有一些极奇特的平面图，这都是以前的中国问题作者或是汉学家没有考虑到的。庙宇殿堂不算高，建筑术也不够完善，为了给予庙宇自身所缺乏的特色，中国人或利用大树或借助地势的起伏，把庙宇仔细地圈起来。

中国的奢华富丽，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比如达官贵人的游舫装饰得金碧辉煌、彩色斑斓，宛如戏水游鱼，船内各种舒适设备一应俱全，其豪华铺张不禁使作者眼花缭乱。英国模仿中国营造园囿，称为英国式花园，其中堪称欧洲最美的花园与中国最小的园林相比，也相形见绌。最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在那里发现有悲剧、喜剧、小说。伏尔泰仿照着编写了《中国孤儿》，他向我们指出，中国戏剧都以最伟大的政治思想为基调。中国人对戏剧的爱好与巴黎人不相上下。下面是我们的目击者所讲的情况：

“中国人的宗教虽然在礼拜仪式上与天主教有类似之处，但宗教思想却与我们根本不同。例如，我们的神甫严厉禁止喜剧，而在中国，和尚不仅容许上演喜剧，而且允许流动剧团在寺庙附近搭台演出。我看见有个剧团在一大块空地上竖起竹竿，搭

成戏台，铺上席子，戏台背靠大海，面对着庙里的大圆窗户。和尚们常站在大殿的院子里，一边抽烟袋一边看戏。他们把这种演出叫做野台子戏，节期延续半个月，在这期间，就在这片空场上演出最热闹的戏。

“我靠在栏杆上，看着面前摩肩接踵的人群。这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麇集混杂，有乞丐、盲人、水手、游客、公子哥儿，因为这里和伦敦、巴黎一样，也有花花公子，不过没有时髦女人。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万头攒动，几乎到了难以容纳的程度。有钱人神情高傲，踱着方步，他们身穿长袍，紧束腰带，腰带上挂着随时要用的烟袋和烟荷包，躲在他们的布幔下面，这布幔既用来挡风，又能擦额头上淌下的汗水。人群中既无口角，亦无打架相骂之声，这使我产生很深刻的印象。有时听见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但却没有人动手，我感到很惊奇，比在广州逗留时看到那里的水上居民各有各的地盘、毫不担心对手抢占自己的位置时还要吃惊。这究竟是民族性情宽厚的结果，还是因为他们特别守纪律？我离开观察的地方去看戏，和尚让我坐在上座，正好在圆窗户的中间。演的那出戏我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一点也不懂，只看到观众非常感兴趣，我倒不是从鼓掌或是喝采声知道观众感兴趣，而是看到他们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如果没有戏台上的声音，可能连苍蝇飞来飞去也能听见。中国人对看戏如饥似渴，那些在场里长板凳上没有找到座位的，就爬到支撑房顶的竹竿上去，后来的人便求他们往高处爬一爬；到最后连屋架上都满是观众，跟在下面的人一样拥挤，尽管他们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待着非常吃力，但也都专心地看戏。而且我特别赞赏竹竿竟然这样坚固。”

最后，我再引用一点作者叙述的关于澳门庙宇的传说，这样可以对这个国家的传统有个大致的了解，并且说明中国的戏

剧、诗歌、历史和各种制度与佛教道德基本思想是相互关联的。

澳门的意思就是阿妈神庙(中国话就是阿妈港)。^①

“不知是哪个朝代，皇帝家有个公主，她是父亲的独生女儿，受到特别精心的培养教育，她从所受的教育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出去见见世界，要破除当地幽闭妇女的习俗。她把自己的愿望长时期隐藏在心中，因为她先得克服种种偏见才敢公开表白出来。最后她终于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皇帝，皇上一口答应。过去她只能在皇宫里消磨岁月，焦急的心灵梦想着千姿百态的外部世界，如今走出皇宫，第一次看到这深邃广阔的天地，她该有多么幸福啊！于是她乘上大船出发了。蓝天和大海首先向她微笑。她所看到的一切都唤起她心中优美的诗意，使她兴奋不已。但是她的欢乐却好景不长，因为一切过失都要抵赎。她触犯了戒律，竟敢出头露面，无视一切律法明确规定的禁忌，她身为公主，本应给妇女做出榜样。刹那间，海上狂风大作，好多次几乎把她吞没。面临危险她惊恐万分，便祈求海神娘娘保佑，她许愿说若是海神娘娘能化险为夷，她就在登陆上岸的地方为海神娘娘修一座庙。海上风浪平静了，台风消散了，帆船被一阵波浪轻轻推到岸边。公主信守诺言，在她登陆的荒凉山坡上修起一座庙。从前那里只有几棵纤细的小树，现在已经草木繁茂，郁郁葱葱，使我留连忘返。”

在上层阶级把幽闭妇女作为社会基点的民族中，这是多么美丽的传说啊！穆罕默德仿效了中国人的做法。一个贵族妇女若陷入贫困境地便会遭受最痛苦的折磨。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不

① 澳门亦称妈港或阿妈港，因当地有阿妈神庙得名；外国人称澳门为Macao，即由此而来。

幸的女人蹒跚而行，因为贵族人家的妇女都把脚裹成了残肢；作者说，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在中国，女人一旦跌倒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应该承认，这个民族值得我们去了解、去研究，中国拥有独特的制造工艺，我们首先要从工业开始，因为中国人修理、焊接生铁物件，就像我们修理、焊接白铁一样。他们把米粉面团变得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光滑。另外，政界和艺术界难道不应研究研究那里的制度和想象力吗？至于科学，只须说说作者的看法就够了，他认为，中国已把动物磁性说^①付诸实用。（参看他关于中国剃须匠的信）我们希望地理学会能决定去中国探险；希望我国将能理解，必须与这个地区保持略为广泛的贸易关系，而不要使我们的洋行是所有洋行中最小的一个。

对于从我们的旅行家的画册中摘出的三十几幅画，我倒不太注意，我觉得他的书信才是最值得关心的作品，而他只从中提出一些片断来解释他的画。他本应把这两样作品颠倒过来，用版画来解释文字。是不是画家的自尊心胜过了叙述者的自尊心呢？我不得而知；但是，如果这些信符合我所引述的片断，那么博尔热先生就可能是中国的雅克蒙。法国政府如果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到那里去把他的作品写完，大概并无不妥之处。当然，作为一个旅行家，他是个真诚直率、正直善良的人，并不是所有的旅行家都具有这样的品质。他的风格略有谐谑的意趣，这使他的叙述更加生动，也使人更容易理解体会。但愿他由于这部优秀的准备性作品，能得到理所应当的报偿。

① 动物磁性说，一七五五年，奥地利医生梅斯麦(1734—1815)提出的一种学说，认为人可以以“动物磁性形式向他人传递宇宙力”，并据此设计了类似催眠术的医疗方法，但遭到科学界的强烈反对。

注：我曾谈到那位可敬的神甫，他受尽骇人听闻的折磨，他的名字叫佩尔布瓦尔^①。他的献身精神无论如何应广为传颂！

德·巴尔扎克

（《立宪报》，1842年10月14日、15日、17日、18日）

蔡鸿滨 译

^① 佩尔布瓦尔(1802—1840)，法国传教士，曾任巴黎初修院副院长。一八三五年到中国传教，被人出卖，遭酷刑折磨，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

论巴黎报界^{*}

(摘自《两手类群居动物志》)

告盗版者书

由于文人(与武夫之说略同)这一目^①彼此抱成一团,以维护自己的产权,因此必然产生与法国许多团体相似的情况,出现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反差;窃取文学产权的现象比以往更为严重。如同现在比利时既在法国也在布鲁塞尔一样,出版者仍受普通法制约,因此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宣布:

《论巴黎报界》一文版权属我所有,

我已依法进行版本登记备案。

本书禁止翻印,凡出版本著作者,必要时将以作者名义予以追究。

我曾听见维克托·雨果以他那特有的雄辩,表达并阐述一种崇高的思想,我在此不揣冒昧加以转述:

法国有两重面目。在战争时期军威雄武,在和平时期以思想显扬

-
- 本文首次发表在保尔·德·科克、巴尔扎克、大仲马等著作选编《伟大的城市,巴黎喜剧、评论、哲学新貌》(二卷本,1842—1843年,巴黎)第二卷,在全书中约占十分之一的篇幅,书中附有加瓦尔尼等绘制的插图,文章末尾有巴尔扎克漫画肖像。

① 本文中的目、属、亚属、亚种等,是作者借用生物分类范畴不同等级的名称。

国光。笔与剑，这是法国的两大武器。法国长于创造，因为它具有才智；法国富于美感，因为艺术与文学相辅相成；法国善于经商、制造、农耕，因为一个国家须要生产产品，就像蚕吐丝作茧一样。不过法国在经商等三个方面都有竞争对手，而且目前还胜它一筹；然而法国军队却与世界抗争达十五年之久，法国的思想现在也使它拥有符合道德要求的政府。

英国人描写那种迫不及待要自我吹嘘的人时，有个类似谚语的精彩说法：看来给这位先生吹喇叭的人大概是死了。

维克托·雨果是在为法国说话。可是，现政府对待文学漠不关心，我们的伟大诗人只好讲出本该是欧洲人心里想的话，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如果法国的笔具有这样的威力，不是应该对文人（与武夫之说略同）目作一番分析性的描述吗？

在这个目里，不是该把政论家属和评论家属放在前头吗？政论家属和评论家属及其各自的亚属和亚种，形成巴黎报界这股巨大的力量，而它的堕落却每每都是由政府的错误造成的。

定 理

要扼杀新闻界和想毁灭一个民族的办法一样，就是给它自由。

我所关注的主要是《论两手类群居动物》中的这一篇，这一篇专门论述了动物学里的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内寄生动物，当然也不可能忽略非常奇特的有灵性的人类。但愿外国读者读了社会博物学的这一部分之后，也能从中得到乐趣，通过严谨有力的阐述，看出肖像学在博物学中的一切作用。

一般特征——政论家和评论家这两个属的主要特征，就是从来没有任何特征。不过有的人属于有实权的政论家亚属（像政府那样，请看下文），他们大概得保持某种特征，但不能露出丝毫的痕迹；否则就可能从根本上违背法国的国情，而法国的国情令人捉摸不定，且要靠连续不断的荒谬行径求得哲学上的支持。可是我们注意到，有的人总是写那一件事情，老是重复那篇文章——而且也找不到另外的文章，于是被看作是有特征；但是，显然这是些怪人，他们的种种蠢话不仅无害，还能麻痹轻信的用户，并使有头脑的用户感到高兴。如果外国人对这种缺陷感到惊奇，他们要考虑到我们的民族精神，因为我们的民族精神要求在人和制度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法国，公众觉得有信念的人让人厌烦，指摘变化不定的人没有特征。这种两刀论法始终把矛头指向这两个属的个人，使他们的处境危如累卵。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像只调皮的苍蝇一样，从一家报纸跑到另一家报纸，轮流充当保王派、政府派、自由派，然后又成为政府派，可是暗中不断给各种报纸写稿，那么一提起他，就会有人说：“这是个靠不住的人！”如果一个作者总是唱自由主义的调子，总是唱人道主义的调子，总是唱反对派的调子，主旋律毫无变化，那么人们一提起他就说：“这是个让人厌烦的人！”因此，最聪明的人就是空话学家和权威著作作家。这两个亚种既避免了落入两刀论困境的危险，他们的著作又让人读不下去（如同政府一样，请继续往下看）。

从相貌方面来看，这些人虽然利用石印图画、石膏像、小塑像和假发，给自己搞些引人注目的头像，但是他们大都其貌不扬。他们几乎都缺少十八世纪作家那种高雅的气质，那时作家都是各处沙龙的座上客，在人际交往中养成温文尔雅的风度。如今的人则块然独处，由于自命不凡而与人隔绝，他们彼此间

也很少了解，因为他们非常害怕结交损友。这些人生活孤寂，但对同行们的地位、才能、机遇和个人的优势十分嫉妒，因而他们偏执的平等狂，恰好来自他们承认在同道者之间，存在着最伤害自尊心的不平等。

第一属 政论家

共八种亚属：一、记者；二、国务活动家；三、抨击文章作者；四、空话学家；五、有实权的政论家；六、权威著作的作家；七、翻译；八、有信念的作者。

政论家这个名称，从前都是指像格劳秀斯^①、普芬道夫^②、博丹^③、孟德斯鸠、布莱克斯通^④、边沁^⑤、马布利^⑥、萨瓦里^⑦、斯密^⑧、卢梭之类的伟大作家，如今已变成所有搞政治的平庸作家的称呼。从前，政论家都是卓越的启蒙者，先知，各种思想的领路人，而现在政论家所关注的时事，不过是水上的棍子^⑨。政治躯体的外表如果出现个脓疱，政论家就用手去搔它，

① 许戈·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神学家、政治家、人文主义者。

② 萨穆埃尔·冯·普芬道夫(1632—1694)，德国法学家、哲学家、史学家。

③ 冉·博丹(1529—1596)，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巴黎最高法院律师，王室总检察官。

④ 威廉·布莱克斯通(1723—1780)，英国法学家、法官。

⑤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

⑥ 加布里埃尔·博诺·马布利(1709—1785)，法国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

⑦ 勒内·萨瓦里(1774—1833)，法国将军，拿破仑的主要将领之一，著有《回忆录》八卷，具有军事历史价值。

⑧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⑨ 典出拉封丹寓言诗《骆驼和漂在水上的棍子》，意谓世上有些人和物，不过像漂浮在水上的棍子，远看还是一件东西，近看一文不值。

让它扩展，让它流血，然后写出一本书，而这本书往往是故弄玄虚之作。政论家的职业从前是一面同心的大镜子，而今天，政论家们将它敲得粉碎，每人各执一块碎片，在群众眼前炫耀。这些不同的碎片就是：

一、记 者

五个亚种：1.社长-总编辑 老板-经理，2.男高音，3.重头文章撰稿人，4.雅克师傅^①，5.核心人物。

第一亚种：社长-总编辑-老板-经理。——这个亚种是报界的德·蒂菲耶尔侯爵。这种人因为根本不写作而成了政论家，如同有的人因为写得太多而成了政论家一样；他有四个头衔，因而有四副面孔，所以总要摆出一副面孔；他兼有老板、杂货铺掌柜、投机商的特点，因为一无所长，所以什么全会。有时他不愿安于现状，不想当个看守荣誉的司阍，宣扬投机的吹鼓手，全体选民的博诺^②，于是编辑们便把这位野心勃勃的东家变成了不起的人物，有时他想当个省长、国务顾问、总税务官、剧院经理什么的，结果就变成了省长、国务顾问、总税务官和剧院经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文章是得到批准，还是在印刷厂的版台上苦苦等待。他可以成全一本书，一件事，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件事，一本书，视情况而定。在报馆里，这位贝尔特朗在全体哈东面前^③，以报纸的灵魂自居，每届内阁也必定要跟他打交道，他因此身价十倍。由于常和编辑们交

① 雅克师傅，莫里哀喜剧《吝啬鬼》中主人公阿尔巴贡的仆人，一人兼厨师和马车夫二职，此处指拳打脚踢什么都干的人。

② 亚历山大·博诺(1820—1870)，法国记者。

③ 典出拉封丹寓言诗《猴子和猫》，猴子贝尔特朗叫猫哈东从火中取栗，猴子坐享其成，猫什么也没吃到

谈，他对各种观点都有所了解，好像视野非常广阔，他于是洋洋自得，俨然一副大人物的模样。女舞星、女演员、女歌手、有时还有他的妻子，都说他是个强有力的男人，能干的男人；他妻子虽然不在报社露面，却掌握着报纸的实权。

定 理

所有公开发行的报纸都由女人掌舵，这与旧时的君主专制制度完全一样。

过去只有一位名副其实的报社社长(已经去世)。他是位学者，很有能力，很有才智，因此他从来不写什么东西。每天早晨，编辑们都来到他的办公室，听他讲要撰写的文章的意见。此人毫无野心，他造就了一批贵族院议员、大臣、法兰西学院院士、教授、大使，也造就了一个王朝，而自己却一无所求。他拒绝一位国王来访，他什么都不企求，连荣誉勋位十字勋章也不要。他虽然年事已高，却充满热情；他作为记者，对自家报纸的意见in petto^①却不全都同意。把现在所有的报纸都加在一起，再加上老板和编辑，也抵不上他一个。

一个人除去文化修养和学识之外，只有十几万法郎和保证金，并不一定能成为一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老板-经理，还需要时机、坚强的毅力，以及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欠缺的一种演戏的本领。因此，在巴黎，有许多人虽然已经无权无势，可是影响依然存在。报界里有像费尔南·科尔特斯^②那样倒霉的人，

① 拉丁文，暗中，内心里。

② 费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小贵族，殖民主义者。一五一九年，他率八百人乘十一艘船入侵墨西哥，占领阿兹特克人的都城铁诺第兰。次年，当地居民起义，他陷入重围，半夜逃出铁诺第兰，身负重伤，史称“悲惨之夜”。

如同交易所里有从前的百万富翁一样。由于屡试屡败，面带愁容的巴黎人数目多得惊人，在林荫大道散步的人正在观察研究他们。自一八三〇年以来，有不下五十家报纸由于野心勃勃而被扼杀，这差不多相当于上千万的资本被吞噬。我们过去看见过，现在仍然看到，有些在巴黎办的报纸，就是想通过办一份在各方面都比它们要推翻的报纸低劣的报纸，来把老牌报纸搞垮。前任报社社长-总编辑-老板-经理已无足轻重，只不过是被人看不起的野心胚胎的阴影。

有三种报社老板-社长-总编辑，这就是野心勃勃的人、商人、纯粹的报人。

野心勃勃的人办报，或是为了维护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胜利与否与他利害攸关；或是想成为政治家，令人敬畏。商人办报是一种投资手段，得到的好处是影响、乐趣，有时候是金钱。纯粹的报人则把经营管理看作一种使命，他懂得这种管理，他乐于开发智力，而又不放弃报社的利益。前两种人把报纸当作一种手段，而对纯粹的报人来说，报纸就是他的财产、房屋、乐趣和力量所在。前两种人会成为要人，而纯粹的报人，活着的时候是记者，死的时候仍是记者。

各报纸的老板-总编辑-社长-经理，都是贪得无厌、墨守成规的人。他们本人和他们办的报纸，与他们所抨击的政府非常相似，他们都害怕革新，往往因为不肯付出必要的开支，以便与知识的发展进步协调一致，结果垮台消失。

定 理

任何报纸如果不增加订户总数，无论有多少订户，都等于逐渐减少。

一份报纸如果要长久存在下去，应该人才荟萃，应该自成一家。许多报纸仅仅依靠一个有才干的人，这样的报纸很难久长！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社长嫉贤妒能，那么他周围就会出现一伙碌碌之辈，对他阿谀奉承，给他凑合着办报。巴黎办得最好的报纸早晚会让人毁掉。

第二亚种：男高音。——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每天在头版醒目的版面上刊登的冗长文章，叫做社论；没有这篇社论，缺了这份食粮，仿佛订户们的智力就要衰退。因此，社论的撰稿人就是报社的男高音，高音C男歌手，能给报社招徕订户，就像剧院的男高音歌手能给剧院叫座一样。一个人干上这一行，要使自己的思想不变质，不沦为平庸之辈，那是很困难的。其原因如下：

一切社论除去有些细微差别之外，归结起来只有两种模式，一是反对派的模式，二是政府派的模式。还有个第三种模式，不过用得很少，下面我们会看到其原因何在。不论政府有什么举措，反对派的社论撰稿人总得有所批评、指责、贬斥或是建议。不论政府有什么举措，支持政府的社论撰稿人都必定要为其辩护。一个总是要否定，另一个总是要肯定，都把各派散文风格色彩的细微差别抛在一边，实际上每一派里还有不同的派别。经过若干年之后，无论是哪一派的作者，思想上都起了老茧，它们形成一套看问题的方式，只靠若干词句过日子。

如果卷入这种勾当的人凑巧是个杰出的人才，那么他就该尽早从中脱身，假如恋栈不去，最后就会变成平庸之辈。不过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凡是社论撰稿人都是天生的庸才，一旦从事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就变得更加平庸，因为干这一行，

他们不必操心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要表达报纸订户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那么你知道读者当中，哪个阶层的人居多呢？

这些炮制冗长文章的人，想方设法把自己当成一幅洁白的画布，而让订户的思想像皮影戏一样显现在画布上。因此，每家报纸的男高音都要让订户感到心里愉快。每当发生什么大事，订户就有个看法，而且在入睡之前心里念叨着：“明天看我的报纸对这事儿怎么说。”社论就是靠不断预见到订户们的想法才能存在的。第二天，订户看见自己的想法跟面包一样实实在在，心里感到又惊又喜。订户每季度花十二到十五个法郎，奖励仁爱万岁，纸牌开了个玩笑！这篇社论。

在这种冗长罗嗦的文章里，要讲究风格特色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人们就是要靠这样的冗长罗嗦把大事说得模模糊糊，借以吸引读者，而读者也要看看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首先，什么人能够每年坚持写出六百栏文字，文笔比得上冉·雅克、博叙埃或是孟德斯鸠，而且见解丰富，说理充分，文字生动有力呢？……因此，在社论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套话，就像在法庭上有按照惯例的演说一样。谁也不敢按事情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讲。反对派也好，内阁也好，都不撰写历史。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外国，报界并不像公众根据新闻自由这个词所想象的那么自由。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要说的事情，也得有必要的分寸。因此受到帕斯卡尔严厉谴责^①的耶稣会教义，也不像报界那样虚伪。报界的一大耻辱，就是只有对待弱者和孤立无援的人，它才是自由的。

使社论作者忍受不了的是，他得隐姓埋名，不露身分，因为社论都是不署名的。报界的这位男高音，实际上相当于中世

^① 指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和作家帕斯卡尔在《外省人书简》和《思想录》中对耶稣会的抨击。

纪的雇佣兵队长。我们知道，梯也尔先生在联盟时期，就聚集并领导五种报纸开展斗争。

因此，巴黎报纸的社论神气十足，认为它是在向欧洲讲话，而且认为欧洲也在听它讲话。当这些男高音中的一个死去时，没有人知道这位著名作者的名字，可是各报纸都表示哀悼痛惜。

天才，如果你愿意坚持说是才智的话，才智就是能从政治上看到一件事情的各个侧面，一个事件的意义，从缘起时就能预见到事件的产生，并得出有利于国家政策的结论；但是，一个按照这第三种模式写社论的作者，可能会使报纸失去所有的订户。一家报纸越是像皮特^①或孟德斯鸠那样旗帜鲜明，就越难成功。（请参阅空话学家部分）只有那些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够了，而并不需要报纸的人能够理解它。因此，订户最多的报纸也就是与广大读者的想法最相似的报纸，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巴黎报纸社论的作者由于本身微不足道，所以特别骄傲自大，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确实必不可少……就下笔千言，随即给合伙人赚来若干钱而言，他当然必不可少。是的，并不是报纸的社论想要这样说！而是这位报界的耶稣会会士必须知道该这么说。同样，审查委员会指责一句写得清楚明确的句子，对拐弯抹角的说法却表示原谅。如果让你的思想挂上双拐缓缓而行，审查委员会便认为你规矩守法；可是，如果直来直去，那你就成了捣乱分子。

如果你说：“贵族院议员不久前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你就得付一万法郎的罚金，让你们报社的经理坐两个月的牢。

但是，如果你对议会通过的法令猛烈抨击一番，然后接着说：

^①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国政治家，以思想开阔、廉洁自守著称，致力于把英国变成海上霸主、殖民帝国。

事实上，我们对新王朝的各项制度衷心拥护，因此不得不指出，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就会丧失信誉，名声扫地，云云。

这样，法院、议会、朝廷就无话可说了。

巴黎有些艺术家开玩笑地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预先就能写出巴黎各报的主要社论。因此，正当政治海洋风平浪静时，从奥格斯堡传来这样一个骇人的消息（对报界来说，奥格斯堡就像儿童心目中的纽伦堡一样，是制造玩具的作坊）：

威尔古德勋爵在加卢肖（巴西）作短暂停留时，据悉英国代表团曾举行晚宴，外交使团全部应邀出席，惟独缺少法国领事。在目前形势下，如此疏漏恐非出于偶然。

《共和国报》立即一马当先，冲向这个突破口，发表了如下社论：

如果不是由于主事机构逢迎谄媚，堕落腐败，如果它唯一的目的不是要在外国人面前不断贬低法国，自己心虚而表面又如此镇定自若，面对羞辱却如此厚颜无耻，实为怯懦但显得如此英勇无畏，这的确使我们感到吃惊！昨天，《奥格斯堡时报》揭露了这一深深伤害我国民族感情的事实，而今天早晨谈起这一事实时，似乎没有一家官方报纸对已在全国激起的愤慨表示怀疑。威尔古德勋爵途经加卢肖（巴西）时，英国驻当地代表处为这位海军上将举行宴会，在所有外国领事中，惟独没有邀请法国领事参加。这家报纸不无讥讽地补充说，“他身体偶感不适”。唉！那些可鄙的领导人或是法兰西的代表，一遇到维护国家荣誉时，总是一副气息奄奄的神态，把国家的命运随意糟蹋，对此我们早已领教。内阁诸公一心在大人物之间策划卑鄙阴谋，出卖良心进行可耻投机，丑恶地讨好宫廷派，却让这次蒙受的侮辱被人遗忘，——为今后开出先例，而国家将再次默默遭受它亲密的盟国贪婪的英格兰傲慢无礼的羞辱。

受了屈辱而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这显然是当局最热衷的准则。

根据有关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那条非常有名的公理，我们不要求当局具有什么才能，或者有什么尊严和爱国心；但是，为当局着想，我们应该警告它，它把我们的荣誉徒然耗尽，是否它指望依靠卑躬屈节，卑怯懦弱，就能重新缝合被撕裂的神圣同盟的碎片。

接着，第二天，在四万户订户的沉重压力下，这股旺盛的劲头又扩展开来，订户们看到：

一切真诚拥护我国制度的舆论痛苦地看到，政府日益与国人隔绝^①，并践踏奠定我国宪法基础的一切体现高度政治诚实的基本原则，而只有这些原则才能保证将来政府能拥有一切以政府的光明正大为依据的社会组织都能具备必要的教化环境，尤其是像法兰西这样始终作为文明先驱，在决定世界命运自由天平的秤盘上具有根本影响，而且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平衡力量的国家里，它的传统和结构对永久保持这些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现在这两者与它的自由精神又处于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自然的斗争中，因为在专制制度的落后思想和法国一向主张的慷慨同情两者之间的斗争中，一个胜任其崇高使命的内阁，不会视民族尊严如草芥，也不会以自己受辱作交易，它会经常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以坚定不移、毫不隐晦的态度向外国人讲话；因为当一个人如果有幸代表法兰西时，他便无权以假装轻蔑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缺少爱国心，宣称这样的侮辱不值得我们表示愤慨，正如今天政府就威尔古德的严重问题所要表示的态度；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发生的严重问题，能把所有以民族荣誉、政治清明、政府美德为重，总之，把凡是具有宽厚大度感情的、持温和主义的人，争取到我们所代表的一派中来，而现在统治着我们的制度毫无这样的感情，自然也就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将来也必定在它自身的极不公正的重压下垮掉。

用三种方式组合起来的这样一个长句子，足以让大多数法国人每天早晨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形成一种看法。想出这个

① 这篇巴黎报纸的社论想出一些超乎寻常的长句子。——作者原注

长句子的男高音，五年来以一种确实坚持不懈的勇气来写它。在七月胜利^①之后，一位左派的老男高音承认，他在二十年中总是写同样的文章。这个坦率的人已经死了！不过他的坦诚的话语却成为名言，让人听了一笑，而且应该让人颤栗。要想推倒一座大厦，一个泥瓦匠不是也要一镐一镐地砸吗？

一张版面最大的报纸接着以维吉尔的牧歌中人物的方式来回答：

我们十分赞赏反对派喉舌的才智和卓越见解，尤其是那高雅的风格，同时我们也承认，这些报纸每天煞费苦心地发现法国又一次受辱，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对于一个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民族尊严的唯一卫士的派别来说，这种操心挂虑可能有些不合逻辑。然而，由于我们没有像《国民报》^②那样有幸参与探讨未来的大事，所以我们只能非常胆怯地提出我们的看法。

实际上我们只不过坚持通情达理的政策，怎敢妄评激进的政策呢？确实，保守派恢复秩序，维持和平，已经快十二年了。（代价：每月五千法郎。）由于我国行事谨慎而又不失勇气，明智而无私欲，政府坚持反对一切无政府状态，也已快十二年了；但是，与舆论所追求的崇高目的相比，这项任务还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舆论每天都在恢复人类所不了解的权利，同时也在支配着世界的命运。

君主制度与自由两者的结合，始终是法国的愿望^③。我们曾经确立这样的结合，并将和一切善良明智的人们一起永远保卫它，反对有害的情绪和破坏性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思想、情绪在不断地削弱和损害社会秩序。（代价：每月五千法郎。）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复辟政权的胜利。

② 《国民报》是一八三〇年一月创办的自由立宪派报纸，反对复辟政权，主张拥立波旁家族幼支奥尔良公爵执政；七月王朝时又转为反对党报纸，梯也尔曾是该报记者。

③ 这家编得最好的报纸把君主制度与自由的结合这个讨人喜欢的谜作为根本，其实这是人所共知的一大政治废话，它使外国政府忍俊不禁，而漫画刊物《喧哗报》说，“其中应把我国政府列在最前面”。——作者原注

可是，对于由来已久的反对派，如果他们不是每天都在歪曲最简单的事实，以用作攻击政府的武器，我们往往便放任他们 有气无力地兴风作浪，因为任何安宁都使他们心绪不宁，我们的任何长处都使他们恼怒，公众的任何幸福都使他们痛苦悲伤。

譬如，我国的一位领事可能未被邀请参加一次外交宴会，两天来，反对派便为此大为愤慨。我们深知威尔古德勋爵谦恭有礼，久负盛誉，我国驻加卢肖的代表品格高尚，因此，我们事先宣布，不可能发生反对派所说的那种事情。

《国民报》不等了解到更全面的细节，便根据这条普普通通的消息，四下里煽风点火，挑动北方攻击南方，东方攻击西方；充其量不过是为了一张请柬，它无非是遗失了，漏掉了，或是被拒收了。国家对反对派并不理会，而反对派却如此积极地对待国家利益，这倒是难能可贵的。

《信使报》看到这家报纸采取的几乎是政府的态度，使用这几行严酷无情的文字就奥格斯堡的金牙^①一事作了回答：

一个时期以来，各报纸都在关注据说发生的一件事情，即英国驻加卢肖代表团为威尔古德海军上将举行晚宴，而我国领事被排除在外。首先要说明的是，加卢肖是一座已经拆毁的堡垒，周围只有三间渔民的简陋小屋，距离伯南布哥^②八百公里。另外，在英国海军将领名册中，根本没有名叫威尔古德的海军上将。

请看和《信使报》同时出版的《法兰西时报》是怎样讲的：

正值人们思索王朝的各家报纸所探究的我国的一位领事是否出席了英国人举行的晚宴，此事有无政治性质，以便确知路易-菲力浦是否受到尊重之际，谁会不赞同我们关于必须着手试验一种能令

① 十六世纪末，德国有个男孩声称自己突然长出一颗金牙，许多学者立即就此发表大量研究论文。一个首饰商人指出，这不过是在牙齿上包了一层金箔，学者们才恍然大悟。

② 伯南布哥，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州，东临大西洋，是南美大陆伸向大西洋的突出部分。

人满意的代表制政体的意见呢？如果号召全国人民来推举政府，事情会落到这等地步吗？一八二五年时，我们到了这样的地步吗？十五岁的喜剧演员们，请你们回答吧！

接着，第二天早晨，《新闻报》又抛出了这段有意思的短文：

反对派没有能力创造什么东西，于是不久前便造出一个英国海军上将和一座城市。是谁使报界丧失了信誉？是那些被德国人捧昏了头，无的放矢地发怒的人呢，还是那些老老实实关心国家真正利益的人呢？

《新闻报》以国家大事为重。

这份法国的政治性报纸，为民众服务并就各种问题给人们以启示，已将近二十七年。这是巴黎报纸社论的责任。这是人们以鲜血和无数挫折为代价换来的自由。如果重新读一读旧报纸，会看到以各种面貌出现的同一位威尔古德海军上将。

如果没有报纸，那些政治男高音会从事什么职业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对他们目前状况的最无情的讽刺。

男高音们分为两种不同的色调：反对派的男高音和政府派的男高音。政府派的作者表现得像好小伙子，他们大都聪明伶俐，诙谐愉快，热心助人；他们承认自己像外交官一样腐化堕落，所以无忧无虑。另一些人装作一本正经，神气十足，外表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自称像清教徒一样，可是为了三亲六眷的利益，又和政府纠缠不休。（巴罗家族^①领取十三万法郎的津贴！）政府派男高音如果获悉报社的一个人犯了什么大错误，就会问：“至少他还是能干的吧？”于是便宽恕他了。而反对派男高音遇到这种情况必定大发雷霆，并借机自我颂扬，

^① 指奥狄隆-巴罗的家族。

他说：“我们是正派人，而我们内部竟有这样的事情！”这意思是说：还没有什么好处可以分享。

第三亚种：重头文章撰稿人。——这类编辑负责专题栏目，因此摆脱了社论的那套措辞用语。只要不涉及一般政治上的实质问题，他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总得有几句话和报纸的观点相联系。这位记者在研究商业或农业问题时，在研究具有高深知识的著作时，在思想上保持着正直公正的态度。因此，他比男高音更有实际价值。他很少到报社去，每个月见报的文章有三四篇。社论总是按各类事件安排好的，是在巴黎歌剧院、议会走廊、在报社老板家里的晚宴上酝酿成形的（请继续看下面）；而重头文章则需要了解所研究的书籍，需要了解所论述的知识；另外，这类编辑挣钱不多，可以和剧团里所谓的一般演员那类角色相比。

在政府派的报社里，这类编辑人员可以有前途，因为他们能在最偏远的地区当个总领事，做阁员的私人秘书，或者去办教育；而反对派或反王朝派报纸的这类编辑，只能指望以伦理政治学院、文史学院为归宿，还有几处图书馆，甚至是档案馆，要不就是指望他们所属的派别获得胜利，不过这是非常靠不住的。报纸上如果重头文章不足，就会开始出现许多开天窗的情况。任何一家报纸也没有富到给有才能、又有责任心的人和严肃的研究工作支付报酬的地步。（见政论家属）

第四亚种：雅克师傅。——报纸除了有社论这种精品和如今越来越少见的重头文章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文章，叫做短文、社会新闻和广告。这三种文章都由一个文人（类似武夫的说法）安排决定，他直属经理或老板领导，并且享有固定工资，

每月大约五百法郎左右。他负责阅读巴黎的各种报纸，外省的报纸，把小新闻、小消息剪下来，然后编成一期；他根据经理或东家的命令决定广告的取舍。这位雅克师傅必须注意每期内容的拼版工作，要一直站立到报纸付印时为止，指挥着叫做拼版员的印刷厂排字工的领班。这位雅克师傅非常重要。最有趣的是，无论大小文章，在午夜到一点之间，都变成了拼版问题，这是各家报纸最关键的一小时，如果晚间出现政治新闻，便要求在这一小时里写出短文。

这种有边框的短文就像重大罪行一样，都是半夜里搞出来的。经理、男高音、雅克师傅，有时还有被拴着的人（见后文），有时还有女佣，再加上凑热闹的，大伙集中智慧来写这篇短文，这种文章一般不超过十行，有的往往只有两行。

反对派报纸上发表的短文，内容有的是要向另一家报纸提出辟谣，有的是要发一条新闻，欺骗不登社论的报纸，并宣布次日发表，这种短文讲的都是有关徇私舞弊、人事任免的问题，起一根木棍的作用，因为所有的反对派报纸都有这样一条格言：

定 理

先打了再说，然后再解释原因。

所有报纸上登的社会新闻都是一样的。如果把社论取消，那就地地道道“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因此，必须每天得出种种相反的结论，而且不论从这一边或是从那一边出发，都必须达到荒谬的地步，好让报纸能够存在下去。那些污七八糟的鸭子^①就是从巴黎的社会新闻中产生的。

^① 法国人当时将一些污七八糟的小报称作“鸭子”，后来“鸭子”与“小报”就成了同一个词。

让我们先把报刊这个名词的词源弄清楚。一个人在巴黎街上高声叫喊，宣读死刑犯的判决，或是讲述罪犯临死时的情况，或是通报胜利的消息，或是分析重大的刑事案件，把他所宣讲的内容印在纸上，每张卖一个苏，用印刷所的话说，就叫做鸭子。现在从事宣读告示这行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公认的那种宣过誓的公告宣读人，在旧王朝、大革命或帝国时期，曾经出过风头，如今已经为数不多了。现在连赶马车的人都坐在他的座位上看报，有了报纸，便使公告宣读人这个行业消失了。叙述一桩反常的、可怕的事情，事情看来很荒唐，实际上却是真的，看来是可能的，实际上却是假的，这些都是鸭子（小报）的好材料，在报纸上就叫做伪新闻^①，尤其因为炮制这些不能不用羽毛，^②更加可以信口开河。

伪新闻常常从外省的内地发端。有一种人们把它叫做定期伪新闻，每隔几年就把无聊的蠢话重复一次。（诸如在一间茅屋里发现一幅卢本斯的画。——有个军人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等等。）复辟时期的《立宪报》^③把伪新闻当作政治武器。例如那个著名的神甫纸箱，箱中存有拒绝安葬的记录及与自由派神甫起纠纷的记叙，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自由派神甫纯属虚构。

真正的伪新闻有时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能吸引整个欧洲的注意。这里如果不提一提莫须有的加斯帕尔·豪瑟尔^④——绝不比莫须有的克拉克·温德尔和强盗舒伯里更实在——就不

① 原文仍为“鸭子”。

② 当时人们用的都是羽毛笔，故作者俏皮地将羽毛与鸭子联系在一起。

③ 《立宪报》原系拿破仑百日皇朝时期在巴黎创办的一份报纸，复辟时期成为自由派反对党的喉舌，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继续发行。

④ 传说加斯帕尔·豪瑟尔是拿破仑或巴登大公之子。由救济院抚养长大，在法院任职，一八三三年惨死，一说被人杀害，一说是自杀身亡，后来出现不少以此为题材的戏剧、小说。

够全面了。巴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相信了这些伪新闻。拿破仑曾资助过一个人，此人连续五年在《箴言报》上发表虚构的阿富汗人反抗英国人的战况简讯。后来骗局被揭穿，由于假造的内容对拿破仑有利，拿破仑便宽恕了这桩大胆的欺骗。

这时，还从俄罗斯帝国传来许多伪新闻。俄国的尼古拉皇帝也像有名望的法国人一样受到吹捧。几年来，人们就用吹捧这个词代替了伪新闻这个词。

一家报纸的雅克师傅非常重要；实际上，他就是报纸的化身；因此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这不属我管，你去问某某人……”

你满怀信心地安然入睡，相信你的文章一定能通过，但是议会希望多增加两栏版面，你的文章尽管已经挤进装版盘，却又撤下来等待另一天付印，可是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广告占据报纸的整个第四版，长篇连载小说占据其余版面的四分之一，这样报纸上就没有什么空的地方了。雅克师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社会新闻中猜测哪些是广告。巴黎社会新闻往往变成推荐一笔生意、一本书、一个企业的新闻；于是这几行巧妙诡谲的文字便能从经理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报酬。你有个职位的竞争对手，而你希望得到任命，那么你可以阻止任命你的对手，让各家报纸以赞扬的口吻宣布你的任命，从而使阁员在舆论面前退却。在选举时，这种短文和社会新闻变得尤其可怕。大量关于选举的伪新闻铺天盖地而来，充斥整个法国。

宣传介绍性的文章只有几行文字，是为了做广告的，这样几行结构严谨的文字便扼杀了大报上的批评。雅克师傅是出版商亲近和关注的对象，由他支配着宣传介绍性文章：他根据自己的好恶，把文章送交给经理，并且向经理提出暗示，或是一句话不说，自己便作了决定。他几乎就是报纸的审查官，提醒

经理注意那些会使自家受到牵累的语句。因此，当出现政治诉讼案件时，雅克师傅就会说：“他们不愿听我的意见！……我早就说过了！……”这只家猫看得非常准确，他没有政治偏见，因此报纸换了主人或是改变了观点，他仍然占着原来的位置！经过十年的实践，他往往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有见识，交游广，生活舒适。他保护过书商和剧团，他见过各种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了解一代王朝的始末，因而最后成为一个活书库，形成一整套哲学观点。他往往比重头文章的撰稿人高明，他对历届政府的内情作过认真思考。最后他当上省长、治安法官、国王特派员；当报纸的重要人物入阁时，他就做他的私人秘书。

第五亚种：核心人物。——每家报纸都派一名速记编辑到议会去听会，他参加议会的会议，赋予会议以报纸的政治色彩。

以下是他的职责要点：

全文发表属于报纸政治色彩的议员发言，删除其中的法语错误，并且加上(会场轰动)、(强烈轰动)、(巨大轰动)字样，使演说更加突出。如果是报纸所代表的那个派别的领袖发言，就用这样的句子：

这次演说使议会气氛异常活跃，演说后，会议暂时休会，议员们在场内纷纷进行个别交谈。

或者是(这说明是第二流议员)：

演说者受到同事们的祝贺。

使议会气氛活跃的演说人，必定要成为内阁大臣；受到同事们祝贺的演说人，将来会成为省长或是内阁中的一名司长。一个是伟大的公民，政治家；另一个只是这一派里的一位杰出

人物。

回到报社后，这个核心人物把政治对手们的发言用几行字加以概述，或者常常给一部分演说加上括号说明，如（低声议论），（与会者纷纷交头接耳），（有人表示否认），（强烈否认），（中断），（嘈杂声）等。或者是：（全场活跃），（笑声）。当反对派抨击内阁而使议员们发笑时，这笑声就有赞许的意思；也有的是冷酷的笑声，那是试图阻止支持内阁的议员上台发言。在复辟时期，有些核心人物竟然使自由派的法国相信，西里埃斯·德·麦兰阿克先生这位杰出的行政官员颇有风趣，他用些愚蠢的话使议员们发笑。

如果想要支持一位议员时，就在第一句话前面写上这样一句有力的话：

戈歇·德·加里弗先生接着在内政大臣之后发言（会场安静）。

对于要撤掉的议员，使用这样一些恶劣的玩笑去打击他们：

加比佑先生走上讲坛发表讲话，因为距离远——嗓音微弱——他的嗓音——讲演人的南方或阿尔萨斯口音——或是——议会里声音嘈杂——使我们听不清楚。

经常，有的演说连提也不提就跳过去了。结果外省的报纸订户对议会的投票情况完全摸不着头脑。有时他们把一个魁梧的壮汉说成民权保卫者，而严肃认真的人却嘲笑这位共和派或极左派的珀金·沃贝克^①，嘲笑这种政治庸人，有时是很拙劣的庸人。他们颂扬那些以祖国的名义干不光彩勾当者的品格。政

^① 珀金·沃贝克（约1474—1499），英国政治骗子，他觊觎英国王位，冒充英王爱德华四世之子约克公爵理查德，他煽动英格兰造反，在欧洲大陆得到法、奥等国君主及英格兰、苏格兰一些权贵人物支持，事败后被捕处死。此处指珀金·沃贝克式的人物。

府最合情合理的行动，往往变成荒谬的事。一个夸夸其谈、一无所长、人云亦云的家伙倒成了政治家。

会议的真实情况哪里也不报道，甚至连《导报》^①上也没有，因为这家报纸也不能有自己的看法，不能描绘议会的面貌，也要接受演说人的更正，它以官方的冷漠态度扑灭使议员们激动起来的热情。参加一次会议，就像听一次交响乐。如果读一读每张报纸上关于会议的报道，那就等于分别听到每种乐器的分谱。你把各种报纸集中起来也是徒然，你看不到一个整体的面目，因为这里缺少乐队指挥，缺少激情，也没有彼此混战和各种不同的态度，即使有想象力也弥补不了这种欠缺。如果有一份报纸要在这方面实事求是的话，就会获得莫大的欢迎。

各家报纸的核心人物彼此都很熟悉，而且也非得熟悉不可，因为他们在议会里都挤在记者席上；虽然他们都很年轻，也可能正因为他们都很年轻，所以成为每天的演说竞赛的评判员。《国民报》的人对《时报》的人说：“你的那位议员刚刚开始。”记者从座席上给演说人递去许多纸条，这些年轻人给他们提供许多事实和引语。有的较量，有的会议，就是由记者席来操纵的。在这里也能听到惊呼声，比如“算了吧，我跟他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有时是涉及一位内阁大臣）！他总算过关了！谢天谢地！”

这些核心人物对于议员来说，就像罗马人对于一出戏一样：他们能够使之获得成功，也能在长时间内和议会的声誉过不去。这些核心人物熟悉搞政治的人，知道许多不大公开的轶事趣闻，这都值得公开宣扬一番，因为这些小故事把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描绘得淋漓尽致。

有的人不怎么了解两位内阁大臣，只知道其中一个是空谈

^①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政府报纸。

家，另一个是沉溺于高级骑马术的矮子；在进入会场之前，空谈家指着开会的议员们对他的同事说：“真是怪事！这些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疯子！”矮个子便回答他说：“有许多疯……你真糊涂，真是万幸！”

对那些憧憬议员显赫地位的人而言，知道以下这样一件事不是大为有益吗：有一天，一个令人厌烦的政府派南方议员，极力想在讲台上把讲稿理好顺序，却未能理清，议长见他讲话颠三倒四，便嚷道：“你的牌白洗了，你在里边找不着王牌了！”

你要承受得住这样尖刻的攻击！

二、记者兼国务活动家

四个亚种：1.政治家；2.被拴着的人；3.放开手脚的被拴着的人；4.写小册子的政治家。

第一亚种：政治家。——任何一家报纸除去经理、总编辑、男高音(社论撰稿人)、重头文章撰稿人、核心人物之外，还有个使报纸具有自己的政治色彩的人，他与报纸息息相关，公开或暗中保护报纸，可能他过去曾属于后继的亚属，所以人们一谈到他时便说：“这是一位政治家。”

一位政治家，就是已经参与或是即将参与国家事务的人，抑或是虽已脱离了国家事务，但仍希望重返政治舞台的人。

这种人有时是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毫无创见，假如你让他当个副职的主管人，可能他连打扫公共卫生的事也管理不了。

定 理

一个政治家越是无能，就越容易成为报纸的精神领袖。

报纸只是报纸，而政治家则是报纸的预言家。预言家没有说的话比他已经说过的话更能使他成为预言家。一个沉默不语的预言家是最可靠不过的了。

现在的制度就是跟议会玩九柱游戏^①。这些木柱就叫苏尔、基佐、梯也尔、维勒曼、莫莱、马丁(北方的)、泰斯特、迪福尔、迪夏泰尔、迪佩雷、帕西等等^②。有时朝廷撞倒了反对派的木柱，有时反对派撞倒了朝廷的木柱，从一八三〇年以来，又把木柱按新的位置组合重新立起来。这种游戏就叫法兰西的内政。其中一些前朝木柱，已经变得令人讨厌，例如萨尔旺迪^③、蒙塔利韦^④、居比埃尔^⑤、德·布罗格利，没有人愿意要了，或者他们自己不愿再让球撞了，暂时闲置起来，准备派到驻外使馆去，或者列在国王年俸的栏目里，用国王的年俸养起来。还有许多渴望成为木柱的，例如比佑^⑥、玛尔维尔、库赞、若贝尔、雷米扎^⑦等，目前他们还是前朝木柱，被三月一日内阁倒台^⑧撞碎了。

① 一种类似保龄球的滚木球撞倒木柱的游戏。

② 上面提到的人在拿破仑帝国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都已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七月王朝时期，又成为内阁首脑或内阁成员，分属不同政治派系，曾先后轮流掌权，或相互拉拢、排挤。

③ 纳·萨尔旺迪(1795—1856)，原为拿破仑手下军官，七月王朝时期曾任教育大臣、驻希腊大使。

④ 蒙塔利韦，见本卷第89页注①。

⑤ 阿·居比埃尔(1786—1853)，法国将军，曾任陆军大臣，因贪污丑闻被贬黜。

⑥ 阿奥·比佑(1805—1863)，法国政治家，一八四〇年被任命为农商副大臣。

⑦ 夏·雷米扎(1797—1875)，自由派议员，曾在梯也尔内阁任内政大臣。

⑧ 指一八三九年三月举行众议院选举，反内阁的各派联合势力在选举中获胜，保王派的莫莱内阁垮台。

定 理(取博叙埃之意)

如果议会躁动，就要有一种坚定的思想去引导它。

这些所谓的政治家，就是一局棋里的卒、马、车，或是象，只要不出乎意料地把棋盘打翻，这盘棋就会走下去。

报纸的政治家不大露面，在办公室里从来也见不着他。编辑、老板、经理，所有的人都到他家里去。政治家们则在议会里彼此见面。大家都知道他们每个人有几千个订户，因为对他们尊重的程度就取决于他们的订户多少。有时候，政治家深入到社论里，或是由一篇短文表现出来。报纸要求同行揭开匿名的秘密，不论是支持政府的还是与自己属同一色彩的，因为匿名可能使订户不了解真相。

在一张报纸里有这样一段话：

昨日该报所刊之文显然出自……之手。我们从中看出……的思想。因此我们关注其所提问题。该文寓意为何？……欲导向何种结论？……难道某先生竟然认为自己是局势的主宰吗？云云。

于是报纸转载了这段文字，并且驳斥它的同行，大谈报界的特权，并揭穿其谎言。不，这篇文章不是政治家写的；但是报纸的男高音放出这样的说法，为的是使订户相信相反的看法，订户们也很敏感，猜到报纸处境尴尬。我觉得杂耍戏院^①、卡桑德尔^②和德布罗虚构的东西要滑稽有趣得多，而且一个座位的票价只要七十五生丁。

① 杂耍戏院，七月王朝时期巴黎著名的剧场，演出杂技、滑稽歌舞剧等，一些有名的作家也为这里编哑剧。

② 卡桑德尔，旧时喜剧中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是个经常被人捉弄、受骗上当的老头。

政治家是报纸的苦役犯：他去查看自己的一座农庄，当地的人总是热情地欢迎他，设宴招待他，他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发表Speech^①；这是个马上就要变成法语的英文字，因为它表示的意思既不是法语，也不是英语，这个字只能说，不能想，它的意思不是演讲，也不是谈话，不是评论，也不是发言，总之，是必不可少的废话，是构成音乐的统一体的乐句，按照各种曲调都可以唱，在茶余酒后，田间地头，酒楼餐厅，到处都可以唱，不过都是在他的同乡之间唱的，哪怕包括政治家在内只有三五个人。如果政治家不幸丧偶，当地的人不会为他的夫人哀悼，而是分担这位伟大公民的痛苦，赞扬他的夫妻之情；如果他失去了爱子，便颂扬做父亲的；如果他的女儿出嫁，大家便向父亲称颂恭维一番。如果遇到那地方办丧事，政治家走路时手里攥着手帕，谈及大家的悲痛，也要宣扬一通他个人的政治色彩。如果他出外旅行，所到之处，居民无不对他表示敬佩，甚至在他夜间经过的城市也是如此；如果他到了外国，便会在哪里引起轰动，给普鲁士、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带来荣誉，以证实这些国家感受到政治家的思想，并且对法国表示羡慕。如果他看到莱茵河，那是因为莱茵河看到了他。

不过这些报纸都埋怨过，从前也有人在教堂里对贵族老爷焚香礼拜！……

第二亚种：被拴着的人。——某些有信念的报纸（参见后文）内部，有一些大公无私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一种制度，从精神上把这种制度作为生活的依托；也有些戴绿色、黄色、蓝色或红色眼镜的人，他们至死鼻子上还架着眼镜；这

① 英文：讲话。

些人把自己与报纸拴在一起。有人提到他们的时候就说：“他是拴在某家报纸上的。”这些人在报社里往往无足轻重，有时是报社的顾问，常常是报社里的实干家。所以，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原则力量闻名。他们如果属于反对派或激进派的报纸，便制造向政府施放的冷箭；在结成各种联盟的时候，他们便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发现种种武断专横的行为；在选举受挫时，他们便纷纷走向外省；他们戏弄大臣，搅扰大臣的好梦。一些扣人心弦的问题，以及诸如选举改革、国民自卫军的表决、向议会请愿等等时事新闻，都是由他们亲手炮制的。这些勇士都是报界的狙击手，凡赛纳森林的猎人。他们在派系内部占据着政治阵地，直到在阵地上等得不耐烦了，才发现受了一种思想、一些人或一些事情的骗，意识到没有任何东西像思想、事情、派别那样难以对付；因为一个派别，就是由各种事情支撑着的思想。他们当中也有些思想固执的人，他们被看作是好脾气的人，踏实稳重的人，可以信赖的人。后来，有人去找这些被拴着的人，却发现他们依恋的是妻子儿女，已投身于某种商业活动，对于国家前途的事已经大彻大悟，完全看穿了。

共和派监督着自己内部被拴着的人，使他们保持幻想不动摇。有一天，一个共和派的人在林荫大道上遇见一个朋友，这位朋友由于对民众学说依恋不舍，结果弄得自己瘦骨嶙峋。

“你出卖了自己！”他一边看着他的朋友，一边说。

“我？”

“是啊，我发现你胖了！”

第三亚种：放开手脚的被拴着的人。——这是另外一类被拴着的人，用当兵的话来说，他们就是遇到纵列连续射击也满不在乎，因为他们跟各家报纸和各种文章都搭上了关系，他们

为各部大臣们效劳，他们有时背信弃义，并自以为精明乖巧，他们常常装出一副清教徒的样子，他们有点聪明才智，常常出入于大学；他们是政治编辑，同时也是文学编辑，他们按议定的价钱提供服务，他们到处吃喝，他们负责在某一报纸上攻击某个政治家，赞扬另一个政治家，在这里听凭别人猛烈抨击，在别处又胜利地予以回击。在这一行业中，这类被拴着的人就像在寻找主人的狗一样，在各报纸之间跑来跑去，他们成为某一门荒诞学科的教授，某个内阁大臣办公室的私人秘书，总领事；他们能捞到些差使；总之，会有人给他们做个安置，等他们有了职务，就把自己原来的位子让给别人，这些人又在报界重新开始干这个行当。不过，这得要经过无数次的效劳，或是让人们格外怵头时，才能达到这一步。报界的这些偷偷摸摸的人常常被自己的主人抛弃，不过，这是他们预料之中的事！

“你看！这就是好心人的下场！”他们说。

定 理

好心是失宠者的安慰筹码。

第四亚种：写小册子的政治家。——有些作家只是通过写小册子来表现自己，每发生一件大事，他们都能得到启发写出一本，如同若维阿尔先生遇到大事就写歌曲一样。现在已经没有人看小册子了，可是过去它却造就了许多政治家。萨尔旺迪先生便是好几种相互矛盾的意见混合的产物，这些意见都是复辟时期在几本小册子里发表的，那时是这种政治繁荣的大好时机，因为当时在报纸上不能什么都说。莫斯布尔、奥贝尔农^①、比

^① 维·奥贝尔农(1783—1851)，曾在拿破仑军队中主管财务，七月王朝时期任省长、国务顾问、贵族院议员。

戈·德·莫罗克^①和蒙洛西埃先生都写过许多小册子；到一八三〇年七月这四位先生都得到提升，进入贵族院。一般说来，写小册子的政治家都选定一个主攻方向。每当这方面的问题浮上水面，他便及时投放他那小册子软木块。最后，他终于让人把他看作是学有专长的人，他时常就自己的小册子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于是占领了一个阵地；这种人往往非常有钱。慈善家大都是写小册子的作者。有位颇有些才智的雅克师傅最近说：

“小册子像蝗虫一样，都是按季节成群出现的。”

他认为小册子如同政治躯体上特有的皮疹。东方问题，巴黎旧城墙的遗址，铁路等，都曾掀起一股小册子风，把政治前景遮得一片昏暗。各报纸都不喜欢小册子，不过要利用小册子，因为各种问题都是在小册子里酝酿出来的。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有时依靠一本小册子，也能捏造出一个问题来。于是这本小册子便获得了声望，因为这是个善良的公民写的，所以引起了轰动；有时它还冒冒失失地揭露一个人的老底，说他背叛了政府的意图。

小册子也有它的受难者。你在社交界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听你讲话时仿佛是安安静静、循规蹈矩的人，但是你一谈到某个问题，便触动了他们的开关，他们立刻满脸通红，站起身来。

“先生，”他们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本小册子，我试图给政府(或是反对派)一点启发，可是，好像我完全白费力气了；你看，现在他们总算承认我指出的危险了！”

这个人于是不停地说了两个小时；如果再促他一促，巧妙

^① 比戈·德·莫罗克(1776—1840)，法国地质学家、农学家，以通过宣传、促进改善巴黎盆地南部地区状况闻名。

地问他几个问题，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口头上说要尽忠报国，实际上是个阴谋家，他会从预算中弄一张汇票，同时还想捞个一官半职。

慈善家靠写了几本关于监狱、苦役犯、教养院等方面的小册子，终于让有关当局设立了一些职位。劳资调解委员便是小册子的一项最新创造。“将来我们要设立劳资调解委员的法庭，那时便需要有劳资调解委员法庭的书记官，劳资调解委员的法律原则，等等。”

三、抨击文章作者(无亚种)

有抨击文章，就有反对派。在法国，我们还不会做有利于政府的抨击文章。因此抨击文章只来自两个方面，要么是激进派的，要么是君主派的。反对王朝的报纸，说它像温水一样，并不能使它造出像三六烧酒^①一样高度数的抨击文章。真正的抨击文章即使不是天才的呼声，也是最有才能的人的作品。

伏尔泰的杰作之一《有四十个金币的人》以及《老实人》，就是两部抨击性的著作。抨击文章应该为广大公众所喜爱。这是理智和批判在像火枪一样开火，消灭和匡正恶习流弊，抨击政治或是扼杀政府。抨击文章的作者是不多的，而且大概是某种时机造成的，可是他却比报纸更有力量。抨击文章要求有真正的知识，并且配以有趣的形式，它要求有圆熟的文笔，因为它必须准确无误。它的措辞应当具有简短犀利、强烈而富于形象的特点，这四种特性只能来自才华。

在复辟时期，抨击文章培养出像邦雅曼·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库里埃、华图^②这样的作家。

^① 旧时一种八十五度至九十度的烧酒，取三份酒，掺三份水，便成为普通烧酒。

^② 华图(1792—1848)，法国传记作家。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可能感到后悔，不该写那些抨击拿破仑的文章。邦雅曼·贡斯当的《论征服精神与掠夺》写得很有条理。奥尔良家族向路易十八宪章^①开的第一炮《公主奇遇记》早已被人遗忘。只有库里埃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不过他的作品是作为不朽的文学著作，而不是作为抨击文章存留下来的。真正的抨击文章作者是贝朗瑞；其他的人在自由派的颠覆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助过一臂之力，只有他是猛冲猛打的，因为他宣传鼓动了群众。

现在我们有二个抨击文章作者，一是拉末耐神甫^②，一是科尔莫南先生。

德·科尔莫南先生的意图不够明确，因此并未占据有利的地位；他抨击预算，而且他比谁都了解预算就是国家的血液，国家不掌握一分一厘的预算，而是把它像金雨似地洒遍法国。如果讨论资金如何使用，这可能是比较巧妙的手段。可是，这位抨击文章作者有些迟钝。他只会玩弄辞藻，高谈阔论，而没有库里埃那种费加罗式的轻快俏皮，也不那么机敏灵活。因此，只要他不改变方式，他什么也推翻不了，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西埃耶斯^③始终是抨击文章作者中的大师，因为他指出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政治匕首，而库里埃只不过是个讨人喜欢的嘲弄者罢了。

德·拉末耐先生由于为无产者说话，所以他的文章有广泛的基础；但是，他不善于跟这些现代的野蛮人讲话，而一个半

① 指波旁王朝复辟后，国王路易十八于一八一四年六月签署的宪章，宪章规定法国是君主立宪国家。

② 拉末耐，见本卷第54页注②。

③ 西埃耶斯，见本卷第61页注①。

是马拉、半是加尔文的新斯巴达克，则可能指引他们向攫取了政权的卑鄙的资产者进攻。对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富人来说，幸好这个窝窝囊囊的路德式人物是以《圣经》和预言家的风格出击的，他那卓越的形象高高凌驾于那些被贫苦压得低垂的头颅之上。这位伟大作家忘记了，抨击文章是炮弹式的讽刺嘲笑。法国的现行制度不会反对三种抨击文章。科尔莫南的抨击文章冗长罗嗦，拉末耐的抨击文章模糊暧昧。夏多布里昂最后的几本小册子比起初写得要好，可是现在他已经到了不再写抨击文章的年纪。政府在迷惑人的安全假象下睡大觉，只有将来看到由一本小书点燃起熊熊大火时，才会懂得对待才智犯下的错误。

四、空话学家，

某些人称之为吹鼓手

又名：homo papaver^①（肯定无任何亚种）

法国对一切令人厌烦的东西都怀有莫大的敬意。因此一个吹鼓手很快便爬到高位：他靠散布厌倦的办法，一下子就被当作严肃的人。这个流派人数很多。吹鼓手用一套陈词滥调把一种思想概念加以渲染，然后在连续出版的小报上，大肆传播这种令人讨厌的哲学和文学大杂烩。看来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好像内容很丰富，可是有知识的人用鼻子一嗅，就闻到发霉的气味。这种文章貌似深邃，但是里面空洞无物，才智就像蜡烛在空气不流通的小地窖里一样熄灭了。空话学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神祇；他很有能力，办事干脆利索，万无一失。这个让人厌

① 拉丁文，罂粟属人。

烦的饶舌者现在咕噜咕噜地叫，而且会 Saecula Saeculorum ①地咕噜不止。

请看这位吹鼓手是怎样干的：

在观察法国现状时，一位思想家可能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一切：要点自由，可以；要自由权，不行！

一个吹鼓手会用这句话写出三篇按这种风格构思的文章：

如果人们把自由理解为活着而不要规律，那么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自由的，因此，在社会秩序中，任何人也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社会秩序就是自然秩序的主观表现。宇宙有它自身的规律：一切动物都遵循自然规律以及它自身本性的规律。按照我们对上帝形成的想法，上帝本身也有一种本性，我们称之为神性，上帝也遵循神性的规律。

有六页是谈黑格尔、康德、沃尔夫②、谢林③，结尾是这样写的：

因此，我们只能设想确定的事物，也就是存在的方式；当存在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就成为事物的本性，或是存在本身发展演变的结果；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确定的事物设想的想法。

但是，如果把自由理解为具有一种意愿，进行某种选择……，那么，首先就需要解释究竟什么是意愿。准确的定义就是哲学语言的财富。

有六页是关于意愿的。

因此，如果说意愿意味着开始行动，行使权利，那么我们是自由的，作为人和动物，在不同的程度上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无论在自然秩序或社会秩序中，我们都是服从和支配相交替的。那

① 拉丁文：世世代代。

② 克·沃尔夫(1679—1754)，德国哲学家。

③ 弗·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

么，究竟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根据某些准则行使的权利。这样说可能显得互相矛盾。唉！在罗马法里，自由的意思就是权利。在上一个世纪，这个定义被不适当地归在了洛克^①名下。因此，现时政治的最大困难就是要弄清楚，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由这个词是否不仅仅是自愿的意思。所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人，都自以为是自由的，如果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便以为自己是受奴役的；如果他认为自己没有意愿，他就始终是无所事事的。一个民族应当像军队一样，由志愿兵组成，因为凡是志愿兵都自以为是自由的。

因此，政治就是……的艺术，云云。

一个市民听天才人物讲话，必须认真地思索，在自己心里也构思一本书；而与空话学家一起，则水平不相上下，对方讲的话他全明白，他阅读这八开本的六百页书时十分赞赏，然而这后者却远不如前者清晰明确。

人们也许认为，继斯达尔夫人之后，吹鼓手们重新发现了德国，并且把她的书^②改写成好多本。对评论性刊物来说，一个吹鼓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有七八个不是也太多点了吗？评论性刊物完全符合中庸政府的政策，中庸政府把法国的智慧留在奥地利的论据之中是很合适的，所以它对吹鼓手们也特别宽容。《辩论报》^③的吹鼓手们虽是政府的宠儿，却在为对立的各方效劳。

定 理

人的想法越少，升得越高。

①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

② 指法国作家斯塔尔夫夫人(1766—1817)的著作《论德国与德国人的风尚》，简称《论德意志》一书。

③ 《辩论报》，法国大革命初期创办的报纸，拿破仑掌权时改名为《帝国报》，复辟时期成为自由派报纸，一八三〇年革命后，支持七月王朝政府。

这就是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哲学和文学汽球必然能达到政治领域的某种高度。

无论如何，政府、内阁、朝廷都是有道理的：我们只能庇护居于我们之下的人。这就是多少世纪以来，在那些并非生来富有而后来身居高位的人的生活中，重新遭受贫困、抛弃和种种不幸的原因。

基佐先生穷于应付土生土长的吹鼓手们的奢望，便从国外请来一个吹鼓手。这种高明的策略手段引起这位政治家的一个奇怪想法，他知道教授们如何令人厌烦，便巧妙地选定一位教授，希望这个吹鼓手能震住其他的人。这位教授的开导起了作用。被安置在一定位置上的空话学家们都变得……谦虚了，而其他的人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五、有实权的政论家(无亚种)

这一类人之所以成为政论家，是由于他们发表的演说，在沙龙里的谈话，在巴黎大学或法兰西高等学校讲授的课程，或是由于某段历史，或是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有人认为某些观点就是他们提出来的）；虽然他们除去想当内阁大臣之外，并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创见、任何业绩、任何体系，但是他们仍被看作是国务活动家，尤其是政论家。这个可怜的变种是政治家和空话学家的混合物，主要是过渡性的。将来在法兰西高等学校讲授一门课程，发表一次开场白的讲话，就不再能通向官场了，唉！这种奇怪的机遇都是复辟政权初期时的产物，那时作一次演说，写一篇序言便能成为政治家；如同在十三世纪时写一首情诗、一出悲剧、一支歌曲、一封诗歌体书信、一封书简，就可以成为才子。在那个时期，在自由的彼奥提亚^①，由于当时

^① 彼奥提亚，希腊东部的一个地区。

所谓的建立立宪制使蠢人感到惊异，就有人把破布片说得跟国旗一样贵重。

这些人就是法国的皮肤寄生虫，他们靠损害国家的繁荣，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毫无目的地折腾来折腾去，徒劳地给法国制造麻烦和烦恼；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延误了国家的强盛扩大，错过多次征服的时机，并且用这些揶揄人的话刺得国家浑身发痒，以便使之忘记个人利益压倒整体利益的可耻作法正在横行无忌。平庸永远是利己主义的表现。正是平庸使现行制度违反民族利益，现行制度又是平庸的神化。

外国人来到巴黎，抱怨不明白报纸上用来表示议会各派别的标题。他们不知道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空论派、纯左派、左派、中左派、第三党、中间派、宫廷派、社会党、右派等等。

还有什么十月二十九日，四月十五日，三月一日等等，他们也不明白指的是什么。

我们的诡辩家编造的这些难懂的东西，用一个词语来表示，叫做次帝国。将来会有不少史学家为它撰写历史的！

六、权威著作作家(无亚种)

曾有五六个有才智的人，对于资产阶级政府要给我们创造的时代理解得非常深刻。他们不是以贵族和宗教作依据，而是把才智作为支柱，预言才智将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口号，即使不是事实上的、至少也是名义上的口号。由于人们只追求我们所欠缺的东西，而资产者缺的主要是才智，因此他们便热衷于才智。然而，每当一个人写了一本令人厌烦的书，大家都不肯读这本书时，便对别人说是已经读过了。

于是，此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所寻求的有才智的人，因为资

产阶级希望一切都是廉价的：政府、国王、精神和乐趣，无一例外。写一本书，同时涉及道德、政府、哲学、慈善事业等各个方面，使人随时能就一切问题从中摘出几页多少有点分量的东西来，这大概是最有力的本钱。此后让人宣布他的名字时，就得加上《论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作者马尔夫里乌斯先生这样长长的一套形容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头衔，一处世袭领地。这处领地是多么体面啊！它会带来各国宫廷送来的勋章，它可以借法兰西研究院的某个班级作担保。这匹战马驰骋于各个要塞，在舆论面前，要塞也要门户大开。这些年轻人才智横溢，远远超出他们同时代的人，在家里摆上一本三百页八开本的书，就如同从前在家里养着一支三百名长枪手的队伍一样。

我们真是佩服这些灵巧的魔术师，只有他们读过自己的书，对这个金牙^①到底是什么名堂自己心中有数，他们想引起众人对这本书的兴趣，可是人们却不予理睬。现在我们了解他们了，因为他们都属于政治家那类人。他们通过研究某一个问题，谋到议会里的职位，这样的问题包括食糖、铁路、运河、农业问题，是黑穗病还是白粉病，如何看待工业，或欧洲的趋势等等。

七、翻译(已消失的亚属)

从前各报纸都有一名专职编辑处理国外新闻，他们把这些新闻翻译出来，并把它变成巴黎报纸的社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〇年。在各派势力角斗中，《辩论报》的翻译走向外交界；报社对他说：“去干吧，我的孩子！”今天他已由一个平凡的布尔戈内先生变成了德·布尔戈内男爵^②，并且很快就要

① 参见本卷第491页注①。

② 弗·阿·布尔戈内(1799--1869)，法国外交官。

当大使了。从此以后，巴黎各报都用同一名翻译，这样便无须通讯记者和常驻记者了。各报纸把钱寄到冉-雅克·卢梭街哈瓦斯先生^①那里，哈瓦斯向各报提供同样的国外新闻，而把最新消息留给订户最多的报纸。《辩论报》每月付一百埃居。主任编辑就把这些新闻加工改写，使它合乎订户们的口味，所以炮击巴塞罗那在《立宪报》上几乎不算一回事，不过是鸡毛蒜皮的琐事而已，而在《新闻报》或《国民报》上，却成为现代最严重的暴行。

八、有信念的作者

三个亚种：1. 预言家；2. 怀疑派；3. 狂热信徒。

第一亚种：预言家。——巴黎之所以能如此引人入胜，就是因为在这里不论看什么都像是在大幻灯里一样。报界有一些穆罕默德式的先知，对于每个先知来说，都需要有个新的神祇；但是很难让人接受一个在英国小酒馆或卡特孔伯咖啡馆里鬼混的活着的偶像，因此把死人加以神化。首先找到的是圣西门，他创造了圣西门主义。圣西门的学说通过免费赠送的报纸传播开来，但是这种伟大的思想在嘲笑声中被扼杀了。团结在《环球报》^②周围的人都是杰出人物，其中大部分人都从事某种职业，并获得一定成就。尽管圣西门主义失败了，但是在巴黎依然可以看到这位预言家的存在，他给哲学家提供一个机会来探讨某种精神上的病态，过去许多重大的政治成果都是适逢良机才产

① 哈瓦斯，见本卷第165页注①。

② 《环球报》创办于一八二四年，系哲学、文学、政治性报纸，在复辟时期为反对派报纸，一八三〇年后成为宣传圣西门学说的主要喉舌。

生的；但是在当今时代，对任何事物都要争论一番，把受人崇拜的半仙之体也送上重罪法庭，而预言家也不再有什么影响了。

如果发生案情严重的盗窃事件，一个人由于执拗而饿死，这都属于重要新闻，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经济炉^①和蓝色短大衣的时代，不能容许在巴黎有人饿死。在外省，大家彼此相识，不会让任何人有饿死的可能；可是，有家报纸偏偏在它的巴黎新闻大栏目里，收了一条特大的假新闻；于是预言家也鼓着勇气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虚张声势，故作惊人之语，文章结尾是这样的：

正当我们断言，如果我们的导师提出的制度得以实现，就会有最低限度的产品来保证每个居民的生活，并且能生活得很好，而正在此时，却发生了这件事情！

这位导师许诺每个法国人一年可以得到四百法郎的实物收入，这就等于说，拥有大约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法国，每年可以生产一百四十四亿，而且这笔岁入（这位导师还和月亮订好协议，保证没有冰雹、水灾、严寒、旱灾）指的是每人平均四百法郎。

如果提起挖通巴拿马地峡，预言家便依据其导师的政治学，提出此事由欧洲的法郎吉^②去做，顷刻之间即可完成。

他诅咒陆军大臣的军费开支，提出由每个市镇建造一座价值四百万法郎的标准木板屋，这样每年可以节约三个亿，而且整个欧洲都会争先采用，尤其是产林地区，其实在那里建造最漂亮的农舍也花费不了一百埃居。据说社会所以产生种种弊病，

① 一种用生铁或搪瓷制造的新式炉灶，可供烧水、煮饭用，称为经济炉。

② 法郎吉，即法朗斯泰尔。

就是因为法国没有三万六千所修道院，而这些修道院所值不过区区一千三百几十亿，其中不包括用具和家具，至于需用的土地，也就相当于法国的面积，包括里面的娱乐公园。

如果有人遭到暗杀，预言家的报纸便论证说，在他的导师主张的政治制度下，不可能发生暗杀事件，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学说是建立在维吉尔的一句诗的基础上的：Trabit sua quemque voluptas^①。杀人凶手变成屠夫，去杀家禽；吝啬鬼主管银钱出纳；小孩去舔碟子，这样碟碗都会干干净净，等等。

如果不发行传播这种种学说的报纸，我们就不会知道，法国在邪恶的环境中，究竟能发挥哪些聪明才智，进行健康而明智的批判；因为必须承认，在这些革新者身上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对社会贫困现象的观察，包含着十分缜密而且往往是正确的估计；可惜由于枯燥无味的套话面目可憎，令人厌烦，使这一切大为逊色。

第二亚种：怀疑派。——在热衷于仁慈幻想的高尚的上当者预言家身边，总会有不轻信的怀疑派，这是非常有用的人物，因为他是做思想生意的商人，能从思想中得到好处。

定 理

预言家自己看见天使，但是怀疑派让公众都看见天使。

有一些真诚的怀疑派，认为思想可以发扬光大，他们所进行的宣传几乎具有神甫布道的力量。碎石子固然让人难以忍受，

① 拉丁文：人各有所好。——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的《牧歌》中的一句诗。

可是人们赖以生活的蔬菜把它裹得严严的。总之，怀疑派不否认讲坛是纸板搭的，很不结实，但仍可以到讲坛上去讲话，让大家听见，让大家了解。怀疑派都是精明而有才智的人，他们负责利用世俗的手段招徕新信徒。预言家失败以后在哪儿大喊大叫：“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改革，可是人们不理解！……”当上行政法院审查官的怀疑派就在哪儿说：

“我们联合了一批才智之士，我们将大有可为。”

第三亚种：狂热信徒。——狂热信徒都非常年轻；他们有信仰，有热情。他们在林荫大道上、剧场休息室里、公共马车上宣讲。他们呼吸着生长在月亮上的鲜花的香气。他们对导师怀有无比的感情，因而想象不出会有什么阻碍，因为他们虔诚到轻率冒失的地步，随时准备像耶稣基督一样，为人类的事业献身。这种诚实正直的狂热信徒是当代社会现象的一种表现；由于不大容易遇到这样的人，所以更需要把他们和那些假装热情的狂热信徒区别开来。可是，在报界的众多人员中，这只是一—种高尚而罕见的形象，这就是信仰！在巴黎，这是最罕见的现象。

再过几年，这三种独特的品种就会被巴黎追求私利的大潮冲掉，而完全消失。这种不得其所的英雄主义，显示出极大的活力和热情，过去曾造就出佩恩^①和摩拉维亚兄弟会^②，将来肯定不可能为人所理解了。预言家讲起话来慷慨激昂，豪情满怀，将来无疑会成为议员，还可能在议院兴风作浪，要求为海

① 威廉·佩恩，又译彭威廉(1644—1718)，英国基督教公谊会教派信徒，属新教的激进教派，曾撰写书籍及小册子四十余种，多次受政府迫害。

② 中世纪中欧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一个基督教派别，兄弟会在宗教信仰、教会体制、传教和神学等方面的改革，对现代基督教有很大影响。

军提供拨款。怀疑派将被任命去马克萨斯群岛担任点什么差使。至于狂热信徒嘛，将回到外省的老老家，躲在自己的信仰中去。十年后，如果有人对他说，有七百人在一家饭馆里，每人领过六法郎的圣餐后，听了导师的颂词，那就像肯定月球上有趴着生活的生物一样，会遭到他们嘲笑。

第二属 评论家

共五种亚属：一、公认的正直评论家；二、矫情的年轻评论家；三、著名评论家；四、专栏作家；五、小记者。

评论家的一般特征都是非常突出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评论家都是缺乏创作能力的作家。评论家因为什么也创作不出来，所以成为宫廷中的哑人，在这些哑巴当中，有时候也有像纳塞斯^①和巴戈阿斯^②式的人物。一般说来，评论家以出版几本书开始，他也许能用法文写作，不过这些书既没有构思，也没有特点，都是些索然寡味的东西。

以前，要选择评论家这个行业，必须先接受训练，经过尝试摸索和长时间的学习，很久以后才从事评论的职业；可是，正如莫里哀所说的，现在全让我们改过来了。^③有些人摇身一变就成了评论家，他们懂得游戏规则，还不会做游戏，就干起这

① 纳塞斯(约478—568)，拜占庭宦官侍卫总管，查士丁尼一世的大将，曾以镇压和收买手段平息君士坦丁堡骚乱，并多次远征意大利。

② 巴戈阿斯，公元前四世纪的波斯宦官，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宠臣，权势极大；他曾毒死两个国王并拥立新主，后准备用毒酒杀害大流士三世，未果，被迫服毒自杀。

③ 莫里哀的喜剧《屈打成医》中主人公斯加那勒里冒充医生，错把人的心、肝位置颠倒，并强辩说“全让我们改过来了”。

一行来。二十岁的年轻人胡乱评论一通（请看矫情的年轻评论家部分）。因此，评论也改变了形式。现在不是看评论中有什么见解，而更多的是考虑已经变成谩骂的论事方式。在《罗贝尔·马凯》这出红得发紫的闹剧里，贝尔特朗把当前的评论出色地描绘出来了。当股东戈戈先生要求开列帐单时，贝尔特朗站起来说：“首先，我要请大家注意，戈戈先生是个恶棍！”^①有时过去博学的人止步的地方^②，现在的人才才会从这儿开始。唉！似乎谩骂历来就是一切道理中最好的道理。现在，一切都越来越物化，评论已经变成思想、作品和图书业的关卡。纳了税，你可以通过！……对待愚蠢无聊的著作，评论所持的态度非常亲切，只是遇上重要作品时，它才抡鞭抽打，大张旗鼓地攻击诬蔑，才戴上防护面罩，拿起花式剑。这倒不是评论有什么反常，而是因为物以类聚，它爱惜的就是平庸之作。各类评论家都特别注意，要让人把他看作是老好人，他们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出于投机的考虑，而是读者喜欢每天早晨如同有人给他们端上用铁钎子穿着的三四只竹鸡一样，看到三四个受到奚落嘲笑的作者。评论家觉得最滑稽有趣、高雅大方的举止，就是和你握手，仿佛是你的朋友，同时又用他的文章的毒刺来刺你。如果他在巴黎的一家报纸上把你捧上了天，而在伦敦的另一家报纸上却完全可以把你毁掉。

定 理

如今的评论家只对唯一的一件事有用处，就是让评论家存在下去。

① 贝尔特朗和戈戈先生都是《罗贝尔·马凯》中的人物，参见本卷第103页注①。

② 意谓博学者把握分寸，太难听的话不说出口。

一、公认的正直评论家

两个亚种：1. 大学教师；2. 上流社会人士。

这种评论家已经销声匿迹，除了在《学者报》、《立宪报》之类陈年旧作的诺亚方舟上，偶尔还能看到极为罕见的几篇文章，现在已不大引起注意了。在一些文集里，还可以看到其规范得体的文笔，那种温文尔雅的风格给人的印象，如同把诺布莱小姐^①的舞蹈与新派女舞蹈家艾斯勒^②、卡尔洛塔·格里西^③、塔格利奥尼^④以及其他昙花一现的人物相比较一样。

这种评论家认为，对待思想观点应该像法官对待司法案件一样，这位天真的好好先生说得很对。另外，他的语言风格清雅简洁，谑而不虐；他从不涉及旁人的品格问题，不过一向显得机智狡黠。他的全部抱负就是进入法兰西学院，觉得自己一生从事文学活动，理应进入法兰西学院。二十年来，他在检察院都占有一席之地，他要求成为审判官的一员。他真是有教养的人，他觉得如果写过表示反对的文章之后，再答应写表示赞成的文章，就有失体面。有时出于对报纸的尊重，或是碍于情面，不得不作些友好的表示，必须就一本他并不赞成的书发表意见，他便写一篇论的文章。这就是他的理论。他离不开这

① 诺布莱(1803—1852)，法兰西歌剧院的著名女舞蹈演员。

② 法妮·艾斯勒(1810—1884)，奥地利女舞蹈家，一八三四年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获得极大成功。

③ 卡尔洛塔·格里西(1819—1899)，意大利芭蕾舞女演员，曾于一八四一年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浪漫派芭蕾舞剧《吉赛尔》，后被歌剧院聘用。

④ 玛丽·塔格利奥尼(1804—1884)，意大利芭蕾舞女演员，一八三二年在巴黎歌剧院演出《仙女》一剧，是最早用足尖跳舞的演员之一，她在《仙女》中穿的紧身胸衣和薄纱短裙，成为古典芭蕾舞女演员的传统服装沿袭至今。

三种形式：赞成，反对，论。《辩论报》在将近三十年中，拥有一批有经验的老评论家，个个饶有风趣，才智横溢，心地善良，学识渊博，他们形成评论界声誉最高的一派。如今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老将也已去世。老杜维凯^①乍一见到矫情的年轻评论家，好像有点头晕目眩。杜维凯可以算是硕果仅存，因为费莱茨^②和热伊先生^③当了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几乎不再写作，菲埃韦先生^④早已退出评坛，已故的贝盖本来可望继承前人衣钵的，但是他著述不多。这位放荡不羁的人很早就放弃了迪索、霍夫曼、柯尔内、波纳尔、^⑤图莱伊的老路，去继续杜维凯的事业。公认的正直评论家一般以两种面目出现，或是大学教师，或是上流社会人士。

第一亚种：大学教师。——这位著述不多的评论家拿起一本书，把书读完，并加以探讨，了解作者的思想，从构思、手法、风格三个方面研究这本书。一个月之后，他着手写他的三篇文章，开头先对作品本身进行分析。他评论作品的态度就像布勒^⑥制作家具一样。三个月后，这位有经验的老评论家才

① 费·杜维凯(1765—1835)，法国律师、文学家、评论家。

② 夏尔·费莱茨(1767—1850)，法国古典主义倾向的批评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哲学和文学文集》。

③ 安·热伊(1770—1854)，法国作家、记者。《立宪报》创始人之一，属自由主义反对派。

④ 约·菲埃韦(1767—1839)，法国记者、作家，保王主义者，一八一五年进入报界，著有小说、书简多种。

⑤ 弗-约·迪索(1769—1824)，法国人文学者，《辩论报》的文学评论撰稿人；夏·柯尔内·迪·拉韦尔(1768—1832)，法国记者、作家；路·德·波纳尔(1754—1840)，法国作家、政论家。

⑥ 安·布勒(1642—1732)，法国著名细木家具匠，曾任路易十四宫廷匠师。他设计、制作的精美家具享有盛誉，他的木镶嵌技术高超，被称为布勒工艺。

把他那认真而累赘的大作拿出来，可是他研究的那本书差不多已被人忘掉。这位老先生躲在拉丁区的高处，坐在图书馆的尽头，他经历过许许多多事情，因而对当今之世不屑一顾。他穿黑色衣服，佩戴荣誉勋位勋章，喜欢玩骨牌。他没有奢望，靠领年金过活，有个女管家照顾他，他喜欢年轻人，他能预卜成败，不过总是搞错。

第二亚种：上流社会人士。——这位评论家随着时代走，同时又对事物变化的速度感到惊讶，因为你会看到，他像是用稻草填塞的一只鸟标本一样，消沉地默默在林荫大道上散步；他对报界的事，对满篇错误的冗长文章，对频繁出现 *Lapsus pluma*^① 所暴露出的无知，以及用词不当等等，一概不闻不问。这位帝国时期的学者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为已被遗忘的成就沾沾自喜，他知道帝国时期的种种轶事趣闻。这个诚实的人一半是施莱格尔^②，一半是封塔纳，他曾主编过定期出版的文集；任过公职，因为从前政府深知，人仅靠笔墨是无法维持生计的。还有，这位老评论家比前一种人具有一个长处，就是他现已不再写作；他以周到的礼貌和忠厚善良的客套，掩盖他对当代作品的蔑视，他自称才疏学浅，可他仍是讨女人们喜欢的男人，他对各剧场的动向非常关心，世界上最漂亮的牙齿和最美的头发，他也会花钱去买。他待人确实非常亲切和蔼，有产者以为他过去是帝国时期的省长。他穿着考究，举止文雅，特别关心剧场的活动，经常出入沙龙，所以不会成

① 拉丁文：笔误。

② 弗·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作家、批评家、哲学家，浪漫主义运动最初的理论家，后到巴黎创办刊物《欧罗巴》，并研究梵文，后又皈依天主教，任教会刊物《和睦》的编辑。

为漫画式的人物。他有不少男男女女的老朋友。他非常出色地体现出从前人们所说的那种搞文学的人！

二、矫情的年轻评论家

三个亚种：1. 否定一切的人；2. 爱开玩笑的人；3. 阿谀奉承的人。

巴黎人对什么都加以嘲弄，如果一时没有什么可嘲弄的，就把这类年轻评论家嘲讽一番，给这个初出茅庐的评论家起个外号：“戈戈是个恶棍”，因为他就是靠这个成名的。要成为一个矫情的评论家，不一定长着金黄色的头发，有的人头发是很黑的。

第一亚种：否定一切的人。——当这位评论家跟一个妓女住在某处的五层楼上时，他显得道貌岸然，而且大声疾呼：“我们向何处去？”如果他有室有家了，便转向摄政时期的观点^①，开始为最荒唐的行为辩解。他对语言虽然不甚了了，却咬文嚼字，死抠字眼。如果一本书写得风格优美，他便否定风格；如果文章提纲挈领，条理分明，他便否定提纲；总之，有什么，他便否定什么，凡是没的，他便加以吹捧，这就是他的手法。他从创作者擅长的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在承认人家的实际优点时，又由此出发提出非难：“不是这么回事”。他让他的情妇替他看书，采纳她所作的分析。头一天晚上他刚刚听到的，第二天便鹦鹉学舌似的跟你大讲一通。总之，他是个纯粹主义者、道德家和惯于否定的人，万变不离其宗，出不了这个框框。

^① 法国在一七一五至一七二三年摄政时期，宫廷生活日趋腐朽糜烂，奢侈淫乱之风盛行。

第二亚种：爱开玩笑的人。——这个亚种的评论家不同寻常，他不断地开玩笑；比如，要分析一本书，他就歪曲其中的事实，混淆人物的名字；他能让人相信一个平庸的人具有天才。爱开玩笑的人喜欢写关于演员、作者、女舞蹈家、女歌唱家、画家们的事。他到处活动，什么都写；他大谈艺术，实际上一窍不通；他叙述工业展览会的盛况，法兰西学院的一次例会，宫廷里的一场舞会；可是，这些地方他根本没去过。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的生平时，他说此人三十六岁，不幸英年早逝；随后，写一个青年人的传记时，他却说此人已是耄耋之年。如果有个熟人冒昧地提醒他，皮蒂宫收藏的绘画《朱迪特》并不是拉斐尔的作品^①，他会微笑着这样回答：

“书呆子！”

矫情的年轻评论家有许多朋友，他们不断地为他唱赞歌，跟他一起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到处赴宴，午宴晚宴一次不落；什么事他都参与，什么派别他都参加，从一月二日开始到除夕夜截止，他都在过狂欢节；因此，矫情的年轻评论家都是好景不长。以前你见他年轻潇洒，以为他颇有才智，而且已经写出了第一本书——这些搞文学的时髦人物离开校门之后，都发表过一本小说或诗集——等你再见到他时，却已形容憔悴，两眼和他的智慧一样黯然失色。他寻找职位，而且事有凑巧，居然让他找到一个，在《一千零一夜》的国家里当上了总领事，或是一下子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针织品商，在乡下还有些地产。不

① 佛罗伦萨皮蒂家族于一四四〇年建成皮蒂宫，收藏文艺复兴时期名画。犹太侠烈女子朱迪特肖像画有多种，皮蒂宫收藏的为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1445—1510）所画。

过，按照新闻界人士的行话来说，他除了无能、嫉妒和失望之外，肚子里什么货色也没有。

第三亚种、阿谀奉承的人。——各家报纸都有专门写赞美词的人员，这是个无怨无恨、宽容厚道的年轻人，他把评论当作卖纯奶的店铺。他写出的句子八面玲珑，毫无棱角。他的职分就是大唱赞歌，他赞颂的手法无穷无尽，既让人看了感到不舒服，可又非常精细巧妙。对于各种情况，他都有一套秘诀，他把玫瑰花瓣似的言词研碎，像卖化妆品的伙计那样殷勤地给你铺满三栏；他的文章如同唱诗班童子一样天真纯洁，不过香炉却在他的手里。这样的文章枯燥无味，但是涉及到的人却很喜欢它。各报社社长为手下有这样一名编辑而大为高兴。当需要对某人大肆赞扬时，就把这个差使交给阿谀奉承的人。遗憾的是，日子一久订户们看出其中奥秘，就不再读这种干巴巴的冗长文章了。因此，许多作者害怕这种阿谀奉承的人，他们宁肯被匕首刺死，也不愿像克拉伦斯那样死在马尔瓦齐亚的酒桶里^①。

阿谀奉承的人在评论界属于养尊处优的人物，到处受人青睐和热情接待；他受人爱戴，为人心地善良，他扪心自问，很少为非作歹，可以心安理得，不过也不是全无恶意；他也有反抗的时候，他怪自己不该这样，他在欢乐中悠然度日；因为他有那么多虚荣心需要满足！他在许多报纸上都有点名气，不时写些小文章，所以很受欢迎，尤其是上了年岁的女读者更加喜欢。总是说旁人的好话可能比总说坏话更困难。有些人天真

① 指英格兰贵族乔治·克拉伦斯公爵（1449—1478），他在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进行红白玫瑰战争时，因背叛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被判处死刑，在马尔瓦齐亚溺死在酒桶里。

地把这种阿谀奉承的人称作傻瓜，结果连累了他的一本不长的小说，薄薄的一本诗集。有时他能写出一部不错的中篇，转载在精装纪念册上，或是元旦特种本上。他的名字也在一批著名人物之列，被投机者炒来炒去，通报他的名姓时，特别说明他为哪些家报纸撰稿，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这些报纸。这位阿谀奉承的人这时仿佛跻身于文学界，在本省成为名人。他熬过了风风雨雨、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度过了无名记者的凄苦生活，最后娶了个妙龄女郎，她莫名其妙地非要嫁给一个有名人物不可，上帝虽然温和宽厚，还是无情地惩罚了她：她的丈夫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无法让她体验狂热少女所幻想的种种荒谬行径，她追求幸福美满，结果却遭到毁灭。

三、著名评论家

两个亚种：1. 刽子手；2. 惯用浮艳词句的人。

第一亚种：刽子手。——这种评论家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无聊。这个小伙子感到厌烦无聊，因此他试图让别人也感到无聊。他感到无聊是出于妒忌心理，不过他把妒忌和无聊这两者摆得非常匀称。首先他比其他亚属有个长处，就是他有点学问，他研究问题，语言写得正确，也就是说没有热情的夸张，也没有矫饰的浮辞，而是信手拈来，斐然成章。他的文笔犹如刀刃一样冷峻锋锐。他讲究语法，他要分析的作品，自己都需一一读过，他虽有嫉妒之心，但是态度认真，因此那些很有才能的对手也称这个年轻人是大评论家。他特别骄矜倨傲，坚持己见，不容别人置辩。他像矫情的评论家和阿谀奉承的人一样，并不是对一切著作和事情一视同仁；拿谁开刀，他自有选择，并且他的选择赢得一片赞誉声，于是他便把批判这本书的方法运用

到一般和特殊问题的评论上，因为他一定要表现得冷酷无情。

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看来，他是个文坛恶煞。他特别好为死人说公道话，他赞扬死者，同时探究他们的意图，发现他们有许多观点是当代作者所没有的。如果他的杂志的一个撰稿人发表一部题为《乐趣》的小说，他便想方设法让作者伤心，同时又吹捧这位作者：

我刚读完的这部著作，大概是我们高度评价的一位撰稿人写的，有些篇章令人想起第厄普的牙雕^①。在书中，情节（或曰本事）都化为乌有，湮没在上千页的感想和思想观点之中，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中安排了无数的动作，却没有费心思创造一个故事，或是叙述一个故事。他把推断当作分析，用诗歌中模糊的形象代替情节发展中的微妙心情。虽然书中充满幻想的词句，有点过于掩盖了对人的现实的认识，但是，明眼人会从中分辨出对社会方面的各种看法和意见，而这些看法和意见并不违背作者生活中的文学和谐性。这是经过反复试验其取舍、然后勇敢地作出的辉煌而合乎逻辑的结论。对于熟悉当代文学嬗变的人来说，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这本书就没有什么晦涩神秘之处了。作者以叙事的形式，把已经提出的思想观点，借助人们更熟悉的、更容易理解的表现手法表达出来，而这样的手法有时是抒情的，有时是论证式的。

可见，本书由作者作了许多解释说明，他到截然对立的各个地方去朝圣。他对各个教派的圣徒都表示崇敬，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其实在他身上，狂热崇拜和好奇心成功地混合在一起，这两者不断平息，又不断重新出现，并且调动他的才智，通过他的研究和文采，去追求那不为人知的荣誉。

今天，他一方面宣布严峻的事实，一方面又把生活中互相纠缠的各种愿望弄清理顺了。就耽于幻想和无所事事而言，本书主人公就是勒内^②的兄弟，但是不像勒内那样应该受到谴责，所以在我们看来，

① 第厄普，法国北部港口城市，临英吉利海峡。骨雕和牙雕是当地传统工艺美术制品。

② 指夏多布里昂的短篇小说《勒内》的主人公。

就更为清楚明确。如果说勒内躲避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体现自己的情感,那么,本书主人公则躲避到修道院去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如果说这个主人公选择了宗教,同时又对自己究竟留在尘世或是隐修院而感到犹豫不决,或是为了结束三种爱之间的斗争,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说出这样有名的一句诗:

我相信,如果娶赛利梅娜就对了! ①

作者可能比任何人都更能为我们述说这种犹豫不决的烦恼;但是这样做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便在当代人身上寻找呈现在他眼前的更高尚的品德。他希望宣布这样一条真理:天主教能消除一切犹豫不决。这部小说这样来写,便达到了最高度的说教的效果,并且通过一条光荣的道路,达到结束动摇不定的境界。一个人相信圣马丁②和拉马丁,相信夏多布里昂和拉末耐,相信卡雷尔和巴朗什,相信普雷沃神甫和德·维尼,相信日内瓦③和狄德罗,就不能不这样做。对他来说,信仰就是智慧的一种形式;在我们当中,有谁肯指责智慧的探索呢?朝三暮四,对什么祭台都狂热仰慕,顶礼膜拜,严肃的人可能不会这样天真,严肃的人不会轻易强迫自己对什么都表示赞同;不过,这样的人无疑也没有任何抒情或和谐的情趣;他们从十八世纪继承了一种精确严密的手法,其中既没有优美也没有雄浑的色彩。另外,在这本书里,作者对文笔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这样的关注就充满精神力量。作者对表达方式里最猥亵的手法早就非常熟悉,因此难免有些改头换面的表露。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肉欲支配下的心灵在如何反抗享乐的堕落。有些读者可能发现某些篇章里有一些粗俗的玩笑,一些幼稚可笑的描写,他们会像面对霍贝玛④的一幅画那样,表现出同样的轻蔑。我认为,这本书是一种令人失望的抒情独唱。对于所有真正的男子汉来说,对于诗人、哲学家、艺术家来说,

① 莫里哀的诗剧《恨世者》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的一句台词。

② 圣马丁(1743—1803),法国哲学家,倾向于神秘主义和光明主义,并在法国大力传播这种理论。

③ 日内瓦是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卢梭的诞生地和伏尔泰的寄居地。

④ 霍贝玛(1638—1709),荷兰画派中最重要的巴罗克风景画家,生前默默无闻,终身穷困潦倒。

把做爱归结为陶醉和忘却，归结为兴奋和衰竭，难道你能够相信吗？难道圣奥古斯丁^①就这样理解肉体的享乐吗？噢！显然不是的。许多伟大的人物不久便意识到，陶醉过于匆忙并且选择不当，兴奋毫无益处，疲倦而无结果。心灵意识到成功在望，便放慢了动作，力求通过英勇的忘我精神涤除自己的罪过。有些纵情声色的人后退了，在献身的深渊面前脚步踉跄，有一段时间又回到香气弥漫的卧榻上。这就是小说的全部内容。从情欲到虚弱，从犹豫不决到软弱无力，这种种转变都是必然的。这样理解的欢乐是一种基础知识的启蒙。这个极其简单的故事最后得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结论：一个犹豫不决的渔色之徒，由于最后选择了祈祷作为必然的归宿，从而又变成堂堂男子汉。但愿如此。

这位批评家果然名不虚传，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既冷酷又无情。与其采用这样的方法，我倒更喜欢古时候的短诗，更喜欢那些曾对一个作者这样说的人：

拿你的书去发表吧，但愿人们不再提起它。

比起冷酷无情的著名评论家带有偏见的判决，这更容易记，也更有趣。

第二亚种：惯用浮艳词句的人。——这另一种著名评论家显得模糊暧昧、软弱无力。他们和伊丽莎白宫廷中那些夸夸其谈的才子们^②一模一样，因此得了这么一个美名。

《灵魂之春》

纳沙泰尔的阿贝尔·缪丹著

这位诗人的作品表明他正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严格的艺术尝试，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杰出思想家，著名哲学家。

②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1558—1603)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当时矫揉造作的文体极为盛行。

目前他还没有最后罢手。他发表的著作为数有限,而且都是献给他的故乡瑞士的,这些作品表现出他对幻想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并且都是写给那些出于同病相怜的心情,对共同惋叹的内心痛苦感兴趣的人。他的诗乱七八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其中大量不自觉地模仿引用前人笔法的地方,把我们引上荆棘丛生的小道,许多莫名其妙的想象又把我们带回贫瘠的空间。读者在诗中仿佛看到流沙,从中却长出柳树。这些篇幅使我们看到流产的伟大思想,继明智的预见之后的疯狂行动。作者大概是靠傍晚云端的落日余晖生活的,是靠蔚蓝色的天边稀稀疏疏、千姿百态的苍翠枝叶度日的。

有的人觉得在街上走路时要走有太阳的那一边,在Nant^①(这是当地的土话)的桥上呆四个小时,跑着去看一辆驿站快车,这都算不了什么幼稚的事情,而他正是这样一个人。他锋芒毕露,认为自己有一颗诗人的心,属于生来命运不凡之辈,但是在光明灿烂的荒野迷失了方向。很可能起初他只想对自己诉说一番心中的种种痛苦,而无意之中发现自己喃喃地吐出些有节奏的呻吟,像是诗句一样。他倾吐衷肠时流露出一种青灰苍白的忧郁伤感,这样倾诉内心的情感有时也成为早熟的抒情表达方式。在他身上,即使是缺乏经验,也饱含着优雅的情趣;当他遭到冷嘲热讽,陷入辛酸痛苦之中时,他有时也和维克托·雨果的《克伦威尔》中的奥蒙德勋爵一样高喊:

只感到幸福的人该有多么纯洁啊!

从阿贝尔·缪丹的爱好、他的研究和他的乐趣来看,他属于一个年轻而纯洁的诗歌流派,这一流派的诗在温顺中包含着怨艾,醉心于内心的感觉、纤丽别致而丰富的想象,这是安德烈·谢尼耶^②在断台头下给十九世纪诗歌遗留下来的特色,后来拉马丁、阿尔弗雷·德·维尼、维克托·雨果、爱弥尔·德尚^③,和继他们之后的其他数人,使这份光辉遗产更加生色。阿贝尔·缪丹虽然在分析描绘、在小范围的内

① 瑞士汝拉山地区方言:急流。

② 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在大革命时期被处死。

③ 埃·德尚(1791—1871),法国诗人,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崭露头角,一八二三年与雨果一起创办浪漫主义刊物《法兰西缪斯》。

心感觉方面做些尝试，但是他完全可以归于后来人之列。他的作品形式严谨，文笔规范，他重新锤炼铸造了那些过时的、或是下层有产者惯用的词语，不知为什么这些词都被排除在诗歌语言之外。后来他在不容置辩的语言名家面前退缩了，按照一个广泛而捉摸不定的典范来雕琢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模仿包含着种种不言而喻的情况。这是真正的诗人所享有的自由，他们总是放弃技巧而照顾形式，同时保留必须说的话。但愿他的对手们不要弄错，因为他已经提出了若干关于风格方面的建议，也揭示出关于形式的某些新的奥秘，他并不奢求对感情和构思的优势提出异议。安德烈·谢尼耶的后来人首先是诗人；他们重新锤炼十八世纪软弱无力的诗句，同时把十七世纪的略嫌呆板而又讲求对称的亚历山大诗体变得更加灵活。

阿贝尔·缪丹的这种既有力又灵活的方法，是一个游移不定而又忠诚的门徒的创造。流派和门徒这种字眼使行文用字简单化了，它既不涉及任何缺乏独立精神的模仿，又表达了对艺术的一致看法。这个门徒虽然是瑞士人，仍然写出饱满而无垠、茂密而宽广的诗句，这一切都一气呵成，浑然一体，援笔立成，一挥而就，例如这几句诗：

这一击虽不太重，不，大概不像
教堂大门那样宽，也不像
井那样深；不管怎样，这一剑终归刺到了底！

这已是莎士比亚诗歌的伟大翻版。这样的诗句，虽然与艺术家个人的才华密切相关，但是与这一流派的风格和表现手法也是有联系的。

这些纯真而具有田野气息的诗歌，朴实无华，洒脱自然，同时又充满雍容庄重的气氛，有时在这样的诗句中，会凸现出藉里柯^①手法的构图原型，这样的诗早晚有一天会拨云见日的。那时阿贝尔的诗歌早已属于伟大作品之列，他为诗歌的神殿增添了一块基石；因为阿贝尔具有构成形式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些要素虽然变幻不定，但仍是持久而真实的。无拘无束，洋洋洒洒，使诗人的繁复诗句有如行云流

① 泰奥多尔·藉里柯(1791—1824)，法国画家，雕刻家，对法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绘画均有很大影响。

水；一系列的现在分词相继取舍，一些插入句作为副词处理；还有如果、当、但是、也这些词源源而来，一个一个地重新打开出乎意外的丰富源泉；那连续的一一列举如同光线一样，从顶端直射到深底；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巨大的河流在伦巴第的广阔天际一泻千里；它容纳天空的一阵阵骤雨，吸收贪婪的太阳的陡直照射；在它中间无可阻挡，水流湍湍难以把握；它卷带着柔和的芦苇，在泛起泡沫的浪峰上布满光亮的水柱；快去告诉他，他搞错了！……

让这幼稚可笑的评论家见鬼去吧！

这样的文风能让人喜欢刽子手的文笔吗？

我们宁愿痛痛快快地挨上一刀，也不愿在两块棉垫中间闷死！

四、专栏作家

这是所有爬格子的人里最幸运的亚属：他和蚕很相像，蚕靠树叶生活，他靠纸页生活，他也像蚕一样，非常关心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些专栏作家，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说，日子过得还是很快的，他们是剧院的太上皇，受到百般逢迎与优待！可是，他们还抱怨首演越来越多，每次他们都是带着情妇坐在包厢里看戏。说来也怪！那些严肃的书，那些熬着夜、花好几个月功夫精心雕镂的艺术作品，根本得不到报纸的重视，遇到的只是完全沉默；而最次的剧场里上演的最低劣的滑稽戏，多艺剧院里的小调，不过是几次酒足饭饱之后炮制出来的东西，就像现在的长筒袜子、细白布之类产品一样，却能享有定期的全面分析介绍。各家报纸都有一名专职编辑负责这项工作，他对德雅泽^①表演的那些下流故事如数家珍，对如同万花筒里不断

^① 维吉妮·德雅泽(1798—1875)，法国女演员，演出的人物诙谐风趣，尤其擅长女扮男装的角色。

重复出现的七种情景了如指掌。这位编辑就是报社的巴汝奇，他像伊斯兰世界的许多苏丹一样，抱怨乐趣太多，他的味觉已经腻烦了美味佳肴，每年一千五百幕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解剖刀就在这些戏上移动，他的笔也领略到这一千五百幕剧的分量。如同一个厨师有时要喝些赛德利茨轻泻剂^①来恢复味觉似的，他也要去杂耍戏院换换口味。在文学艺术上，为什么要给香槟酒的泡沫如此优越的地位呢？这和可恶的惟利是图有关，它揭穿了立法概念的不道德，而所有的报纸都受这些概念的影响。

剧场以娱乐作为报酬付给报纸，塞给各类编辑、经理、雅克师傅每个人的入场券、包厢座位和津贴补助；至于书商，他的产品只有尽人皆知的时候，才销得快，所以他给报社送埃居。如果报纸也像分析戏剧那样分析一本书，书店的广告就没用了。自从报纸第四版辟为丰富的广告园地，书评便告终止。这也是文学著作销售逐渐减少的原因之一，不论哪类作品全都一样。从登广告每年需要花二十万法郎时起，文学界和工业界就给报纸付印花税和邮寄费用了。首先，剧场在街头巷尾贴上每天的海报，便可无须广告；另外，它不像书本那样使人无法感觉，剧场有女演员、女舞星、女歌手，它可以面向人的感官和自尊心；它送去包厢的票，每天晚上接待一批报界人士；巴黎各剧场总共给报界五百多张免费入场券，每晚最多不过有十人到场。把钱装进腰包和关注人类智慧中最美好部分，这两者之间，报界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金钱，放弃了重要评论这个权杖。到邮资和印花税总共才一个生丁时，文学和科学评论在报纸上才能成为必不可少的，如同现在专栏连载的小说

^① 制这种轻泻剂的矿泉在捷克的赛德利茨村，因以得名。

一样。

若弗鲁瓦^①是专栏文章之父。专栏文章是一种创造，为巴黎所独有，并且只能在巴黎存在。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到这样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的文章，理性的财富肆意挥霍，一切都如同焰火，每周燃放一次，但很快便被人遗忘，它像历书那样准确无误，像花边一样轻薄，每星期一都用荷叶边点缀报纸的衣裙。当今法国什么都有自己的专栏。科学和时尚，喷水井和镂空花边，在报纸上都有一席之地。在分析述评栏内，同时刊登着有关博德朗^②和阿拉戈^③、毕奥以及纳蒂埃^④的介绍文章。这种活跃的精神创作如今使巴黎成为最逗人开心、最引人注目、最稀奇古怪的首都。这是没有休止的梦幻。读者在其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形形色色的思想，各种制度、玩笑，出色的作品和历届政府的情况，源源不断，无止无休，连达那伊得斯的无底水桶^⑤也望尘莫及。

专栏作家的职业如此困难，因此二十人当中也就有两个人作品有人愿意读，每个星期一都要等着看到他们的激情。在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杰出的诗人。

① 儒-路·若弗鲁瓦(1743—1814)，法国批评家，曾在《辩论报》负责文学评论专栏，后人将他的专栏文章辑录成册，作为珍贵的文献。

② 博德朗(1796—1866)，法国雕刻家，擅长雕刻刀和点刻法，并将照相凹板术用于雕刻。

③ 阿拉戈见本卷第16页注⑤

④ 纳蒂埃(1685—1766)，法国画家，在路易十五宫廷以画肖像画闻名。

⑤ 达那伊得斯指希腊神话传说中阿戈斯国王达那俄斯的五十个女儿，她们中除一人外，都遵父命在新婚之夜杀死新郎，后来被罚在地狱中永远不停地往一个无底水桶内注水。

每星期一连载的专栏文章

下面是这类专栏文章的第一篇样品：

我是您喜欢的那位已婚的评论家的一条狗，名叫皮斯托莱，您愿不愿听我给您讲讲我们搬家时发生的悲剧？——不必了。——那好，对您来说这太好了，对我来说也好极了。反正您已经知道，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悲剧，也只有一种喜剧，这就是抱负和爱情。如今伟大人物的这种高尚品德已变成小人的恶癖，如今我们的律师老爷都渴望着权力，如今通俗笑剧作者都获得了十字勋章!!!在这样的時候，这是相信人还怀有抱负的办法。抱负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呢？谁也说不清楚；那就让它在我们的护民官沉默的胸膛中，在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绿色礼服上逐渐消逝吧。况且，万物都是这样消逝的，美好的情感和崇高的思想无一例外。从高乃依到布沙尔迪①，悲剧声誉大跌，看来永远难以再度辉煌。对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仑来说，抱负曾有过决定的影响，如今却沦落到戏弄几个资产者的地步。波旁宫成了荣军院，可怜的激情！命运不该这样对待它！

所以，您就自己写您的悲剧吧，或者，最好根本不要写，我们来谈谈演出吧。当冬天到来时，如同我的主人所说的，人们满足于舞台前边黯淡的阳光，凑合着听那些又秃又瘦的 prime donne② 嘶哑变调的歌声，凑合着看那油光可鉴的旧戏装、浓妆艳抹的面孔，缺牙的微笑面容，虚假的感情，啰嗦而不合韵律的语句，破破烂烂的露天剧场，总之，勉强地接受剧场里的一切；——可是，夏天到来时，早晨云雀的歌声像是许多罗密欧在向我们致意，夜莺使多情的夜曲和夜色清幽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在神秘的林中绿色小径上，蓝色和玫瑰红色的山雀闪烁着羽毛的光亮，像迷途的花朵一样，忘记自己究竟是哪一株上的，布满金花的夜空迷醉在这优美的和声之中，这时，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听这芬芳的气息呢，还是呼吸这动听的歌声，——忘记阿尔纳勒先生③和滑稽歌舞剧院，忘记杜泼

① 约瑟夫·布沙尔迪(1810—1870)，法国情节剧作家。

② 意大利文：(歌剧中的)女主角。

③ 埃·阿尔纳勒(1794—1872)，法国著名通俗喜剧演员。

雷先生①和歌剧，还有拉歇尔小姐②，忘记国王的宫廷喜剧演员，民众喜爱的喜剧演员，甚至是阿尔西德·图泽③，人们都对他说：Displacuit nasus tuus④！（我不喜欢你的鼻子，走开！）这该多么快活啊！

那天，我的主人在写这篇东西，我在旁边蹦蹦跳跳，这时我们听见街上的青核桃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现在是秋天了。滑稽歌舞剧的作者们，你们的评论家坚持不住了！他扔掉自己的棉布小帽，穿上漂亮的白背心，高高兴兴地向我吹个口哨，于是我们俩便出发去寻找一处乡间住宅。至于什么是乡间住宅，随您怎么理解都行，反正我们找到了乡村和一处住宅。这是一座很漂亮的房子，坐落在城市和公园之间，城市嘛，指的就是巴黎，公园就是布洛涅森林。这是座罗可可式的房子，里边都是路易十五时代的纪念物，到处都画着爱神，到处都画有牧羊女，有羊群，有鲜花，简直像一座羊舍。这次找到的不是布朗加尼尼风格的别墅，只是一座结实的石头结构的房子，当然，还有灰色的百叶窗，我们觉得这房子很合适，百叶窗也合适，花园也合适；花园里漂亮的草坪像天鹅绒一样柔软，还有些挺拔的老树，缀着茂密的常春藤，院里有我一间漆成绿色的小屋，您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一打听皮斯托莱，就会有人告诉您：“就在这里。”

不过，还是回到悲剧上来吧，这场悲剧我们没有看到，昨天我们散步的时候，正想给您讲讲这出叫做现代悲剧的陈旧故事，里边有什么生锈的匕首啊，名副其实的通奸啊，还有假想的孩子，声音嘶哑的耶稣受难曲等等。这时路易给我们介绍一个姑娘。她来求我们帮助她进入剧院。进什么剧院呢？这可怜的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她长得很漂亮，天真纯洁，一双温柔的蓝眼睛，她天真地以为，只要人

① 吉·杜梭雷(1806—1896)，法国歌唱家、作曲家、音乐教师，巴黎歌剧院主要演员。

② 伊·拉歇尔小姐(1821—1858)，法国著名悲剧女演员，以扮演高乃依和拉辛悲剧中的主要角色闻名。

③ 阿·图泽(1806—1850)，法国滑稽演员，他以细长的尖鼻子、嘶哑的嗓音、无精打采的眼神引观众发笑。

④ 拉丁文：你的鼻子令人厌恶。

聪明，感情丰富，长相美，年纪轻，就能感动那些让人把他们称为经理的看门狗。我见剧院一口就能吞下这么多优雅的少女，这么多年轻美貌的姑娘，内心感到莫大的痛苦，而我主人那么一个粗壮汉子，竟然掉下了眼泪。

实际上，这是非常悲惨、令人心碎的现实。“怎么！我的孩子，”我主人对她说，“你想进剧院！可是，法兰西喜剧院的桑松先生①会认为你年岁太轻，演不了天真少女的角色，而芒特小姐会觉得你太瘦——在巴黎歌剧院，他们又觉得你太胖；在巴黎喜剧院，他们会嫌你法语说得太多。噢！我可怜的孩子，请相信我的话，我有个邻居是退休的五金店老板，他向来只去昂必居喜剧院②看戏，只读《立宪报》。他是个规矩人家的家长，家里没有一个男人写过专栏文章，没有一个女人写过小说。这位品格高尚的人让我给他的几个孩子找个家庭教师，你就在这个安静而诚实的地方开始你的生活吧。”我的主人说了这样一番话，那姑娘流下了眼泪，又向他微笑，我也汪汪地叫起来。我们走进邻居的家，他非常乐意接受我们带来的这个姑娘；今天，我们保护的那个姑娘跟她昔日的女伴、昔日的姐妹们在一起时，你简直会认不出她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跟您谈论当天的戏。对您来说，这样一个故事，不是等于林荫大道各个剧场上演的所有悲剧吗？这样的情节对我的主人来说，不是比他那最好的专栏文章更有价值吗？

摇转这个八音盒的人能有这样的耐心，还有那些听八音盒的人竟然能够忍耐下来，实在让人佩服。十年来，总是听见那些铿锵有声而又空洞无物的副词，总是看见一只骗人的手，在摆弄那些像穿成一串玻璃珠子似的同样的词语。

《新闻报》的小号吹奏一首变奏曲，响亮而富有诗意，因为人们很容易猜到，吹奏小号的人没有卖力气去吹，他把最好的

① 约·伊·桑松(1793—1871)，法国剧作家、喜剧演员，在法兰西喜剧院以演传统剧目享有盛名。

② 昂必居喜剧院建于一八二七年，以演情节剧闻名。

曲子，闪耀着光彩的铜管乐，都留给另外的听众，而不是给粗俗的听众听的。

专栏文章王国范围极其广阔，既包括诗歌，同时也包括戏剧音乐。有一天，《辩论报》发现，在皇帝垮台之后才进入整个社会的音乐艺术大大发展起来了，其中的华彩乐段使上流社会大为震惊；于是这家报纸便为著名作曲家柏辽兹开辟了一个文艺批评中的音乐评论专栏。这一天，贝尔坦两兄弟^①打开了一扇门，随后，七八家专门的音乐报刊蜂拥而起。

今天报界已拥有一支丰富多彩、规模庞大的管弦乐队，因此很可能不久之后就会看到一份专门涉及钢琴和短号的报纸问世。请看音乐界最著名的作者们是怎样分析一出歌剧的：

如同某先生所有的作品一样，一开头的序曲就缺乏特色，随后第一幕以不可思议的行板开始，其中有许多轻巧的构思彼此连接。国王的宠臣弗朗兹告知廷臣们，他的主子爱吕西尔。不久吕西尔和她的情人出场。C大调的优美短句：

但愿这熊熊的爱情之火，
有一天会在你心中熄灭！
啊！发发慈悲吧，狠下心肠，
不要答应我的爱情！

不大适合乐曲的节奏重音。我们也希望C小调导音上的减五和弦能放在降E的属音上。这一幕最后的合唱：

此时我们应该忍受住屈辱，
但是复仇的时刻已经不远。

^① 指法国报界的贝尔坦兄弟，大贝尔坦见本卷第237页注^①；小贝尔坦（1771—1842），为《辩论报》经理之一，七月王朝时期任驻荷兰大使，贵族院议员。

充满令人振奋的气势。如果支配旋律的长号以高八度或低八度进行模仿，在猎歌的降半音上延长，而由第三提琴手为低音法国号震音伴奏，并在重音和弦上达到强奏的乐段，这样产生的效果可能更好。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第二幕，在王宫的花园里。在几小节行板之后，接着是火热的快板，在八分之六拍的F天然音的属音上，升起巨大的用渐强奏出的经过句。这时贺拉斯唱起优美的西西里舞曲，曲子里巧妙地浮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由第二低音提琴手以切分音模仿发声的短歌表达出来：

只有到了夜晚，
噢，我亲爱的人！
我从你的温情之中，
才得到一点希望，
在你那蓝色的眼睛里，
升起我的太阳，
当一轮红日升上天空，
我的生命就要完结。

这几段歌曲略嫌平淡，是按两次停顿写成的，罗杰演唱得相当不错。至于士兵们的六重唱就不能这样说了：

唱吧，朋友们，让我们大家一齐高唱：
荣誉和光荣属于我们的官长！

不过，其中伴唱的配器还是可以的，但是几个男歌手唱的调子太高，高出整整三十二分之一全音。弗朗兹、吕西尔和贺拉斯的三重唱，虽然是很普通的，但在结尾时用小调短句演唱，也有点升高了：

一定得离开，噢！真是不幸！
一定得离开，噢！真是幸运！
他们动身离开，撕碎我的心。

这就像音节对白产生的强烈效果一样。

第二幕并不很精彩，但在这出三幕剧中仍是最出色的一幕。最后乐章以重音的持续音为基础，并且重复前面的回音，因此旋律平淡贫乏，甚至罗西夫人丰富饱满的声音也无法加以掩盖。

最后一幕发生在一座偏僻的茅屋里。国王因为吕西尔出逃而感到绝望，他用三声部对位法唱出他心中的痛苦，弗朗兹和贺拉斯互相殴打起来。弗朗兹受了伤，就在他差点被杀死时，贺拉斯被捉住，他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幸好有一张肖像帮助澄清了事实真相。贺拉斯根本不是孤儿，国王发现他正是自己心爱的侄儿；于是大家互相拥抱起来；吕西尔也来了，一对情侣团圆了，最后全剧以伴有五度音程的两重轮唱的合唱结束；如果中提琴断奏的音与短笛的连续颤音，不使最后乐章失去庄严的特点的话，那么在合唱中，歌唱与非常优美的转调会配合得更加和谐。

总之，这是某先生的一次极大的成功，我们对他的杰出天才无比钦佩。

其他的专栏文章作者，在他们那个圈圈的围墙一公里之外，就没有人知晓了，他们写作时，都依照自己的独特见解行事，比较郑重谨慎。他们都保持着理智的态度，结果反倒错了。他们虽然非常正直诚实，偶尔也有狂热的时候，不过很快便后悔了。另外，他们对待评论十分认真，竟敢对三百六十位剧作家大肆指责，把这些剧作家的才华投在蒸馏甑里加以浓缩，得出的结果可能是高乃依等于笨伯，莎士比亚无异于白痴。这两位先生谁也想象不到竟然会有这么两个著名的专栏文章作者，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写作的；但是，还有读者呢，唉！读者一贯表示漠不关心。《国民报》的专栏文章作者属于懒洋洋那一类，他有时一觉醒来，抛出几道短暂的闪光，这是大家都注意到的；不过，通常他和《商业报》的专栏文章作者表现出同样的才智，在文学评价上十分正直。唉，其实诚实正直有

什么用处呢！……至于《时报》^①的专栏文章作者，他无论如何还是不得不打倒一切！直到今天，《世纪报》^②仍然认为，在戏剧专栏文章里，还是免去风趣幽默为好，借口是确实看到报纸的三万订户并不理解这一套，所以当代一位最有才智的人曾经说：“这是一份平足的报纸。”

五、小 记 者

五个亚种：1.受人雇用的打手；2.专爱取笑的人；3.按行计酬的撰稿者；4.匿名者；5.打游击者。

画报里打手的形象，有好些是两手叉腰，帽子上插根羽毛，除此之外，这一亚属的所有亚种，差不多都属于小报编辑。巴黎有二十多家小报，不遗余力地传播各种丑闻、讽刺故事和印刷成文的牢骚，其中好几种小报很风趣，也很刻毒，如同报界的轻便部队一样。几乎所有初出茅庐的人，多少会写点诗的人，都麇集在这些小报里；他们向往着更高的地位，受着巴黎的吸引，就像小飞虫奔向阳光，一心想在书店或是报社撒下的欢乐的金黄色光辉下无忧无虑地生活。他们在书商中到处打听，混进杂志的编辑部，结果浪费了时间，虚度了青春，经过种种艰难曲折，才得以出头露面。这些诚实正直的年轻人认为，头脑里不必有什么思想，他们把嫉妒当作灵感，当他们衡量一本书和报纸上的一栏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时，当他们走完风格和小报一栏里的几句话之间的荒野时，他们的脑汁便已干涸了，筋

① 《时报》是在法国出版最早的报纸，创办于一七三一年，当时名为《法国时报》，得到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支持，路易十五时期，成为政府机关报，大革命时期改名为《法兰西民族时报》，十九世纪时成为保王派报纸。

② 《世纪报》是一八三六年创办的政治性报纸，最初带有君主立宪色彩，但反对教会干预政治。

疲力尽地躺倒下来，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专栏的主任，雅克师傅，或是内阁里某位大臣的雇员。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些散兵游勇当中，也有好些老成持重的人，像有产者一样靠自己的产业生活，这就是那些把自己的职业与写滑稽歌舞剧和情节剧结合在一起，或是利用蒙蒂翁奖金的人。

依我看来，这当然是报界最奇特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的处境悲惨，如同玛德莱娜教堂四周的雕像；有的高高兴兴，像是因欠债而被拘押的人；有的是漂亮小伙子，一心想着爱情，想着挥霍放荡；有的已成家立业，在报社里占有股份；也有天真的单身汉，把痛苦当作乐趣；也有没有案子的律师打赢了没有律师的官司，还有破落户的子弟。这是要搞文学的初始欲望的躁动，是对巴黎的顽童有害的笑料，这些淘气的孩子在最漂亮的建筑物上胡写乱抹，为了戏弄行人，就把人家的眼睛弄瞎。这就是报界的全部妙趣，始终具有特色的风趣，它像烟火一样消耗掉，而它的构架（即图案）不仅在当时而且一向都是非常难看的。

第一亚种：受人雇用的打手。——受人雇用的打手希望通过攻击名人，给自己捞取个名声，至少他希望如此；对于别人写的书，他以抓辫子，然后置之死地而闻名，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手。这个剖析文学著作的人不是讨论作品，而是肢解作品；不是研究作品，而是一棍子打死。他以为这样一来，别人就得佩服他笔杆子的力量，论证的严谨，整人的气魄。他的文章就是执刑，每一行挣一个苏，由杂志或报纸的经理付给他钱。由于大量作品充斥报刊，有时打手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引不起丝毫的轰动。当代社会如此躁动，街上有那么多人忙于经商做买卖，大家对诬蔑诽谤已毫不在意，而在十八世纪，卢梭就

因为诽谤罪被发配出去，在流亡中度过余生^①。今天，冉-巴蒂斯特·卢梭的歌可能是亲切的表示，也许不会有人去注意它，大概只有被他讥讽的那个人才感到不痛快。这就是报界给法国文学制订的法律原则。如果有人胆敢把他在报纸上写的东西当面讲出来，就该挨耳光；如果打手把它印制出来，对被诬蔑的人来说，就变成了一种荣誉，因为这时是打手自己败坏了名声。打手们都不乏掩盖自己的愿望和卑劣的诀窍：按照他们的说法，问题始终是要为被败坏的法国语言、为受到损害的道德报仇雪耻，反对必然产生的不幸倾向，拯救艺术等等。在那些著名评论家当中（见上文），有些人被无耻的投机者腐蚀；而袒护臆造杜撰的一方，转而反对他们崇拜的偶像，并试图将这些偶像打碎；有的放肆地进行诬蔑，结果在自己的良心上留下污点；有的悲叹自己写过若干篇或是赞美或是指责别人的文章，也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骗人的东西。

定 理

没有惩治诬蔑和诽谤思想的轻罪裁判所。

歪曲他人著作的无耻评论家，只能由他自己的良心和雇用他的投机者来裁判，而这个投机者早晚会把事情揭露出来。在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当中，可以找到一些打手，他们的价码是每栏一百行三个法郎，一印张六十法郎，多少随意。

文学领域进行的一切活动，打手都要伺机插上一手，因此，如果有什么举动没有算上他一份，他就要抨击这项活动。于是

^① 指冉-巴蒂斯特·卢梭（1671—1741），法国剧作家、诗人，擅长写讽刺诗；一七一二年，因写了一首讽刺诗，被指控犯有诽谤罪而被流放国外。

有人来找他，钱包一打开，打手就把笔收了回去。

举例：一位书商打算出版一套生理学方面的丛书，一个打手写了一本《雪茄生理学》，书商不肯给他五百法郎；第二天，这打手便在一家小报上写了下面这样一篇东西：

从前，生理学这门科学专门向我们叙述关于尾骨的机制、胎儿的发展变化或绦虫的发展变化，这些内容都不大适宜于培养青年妇女和儿童的品性和智力。现在呢，不论是什么内容，生理学都要胡说乱写一通，而且成为一种技巧，然后以小蓝书或小黄书的形式发表出来，骗取过路人的二十个苏，说是看了这书能使你发笑，笑得合不拢嘴。

你要写一本《吸鼻烟者生理学》，那你就写烟草可以使头脑清醒，思想豁亮，可是吸坏了鼻子，呛得嗓子难过，变成齜齜的习惯；最后发展到在床上也吸鼻烟，结果把这兴奋剂也洒到了太太身上，使它成为爱情的组成部分。如果书商觉得这个滑稽可笑，你还可以再加点补充，说烟草损伤布衫和手帕之类的东西，总得擤鼻涕，刺激鼻粘膜，不过可以减轻忧愁，在内阁里特别有用处，可以把它算作是十六世纪的萨尔旺蒂，法国驻葡萄牙大使尼科^①带回的最佳引嚏药。把这写在书本里，配上插图，印上十万册，结果只卖出去几本，云云。

书商大为惊恐，连忙买下《雪茄生理学》的手稿。第二天，这个打手又在另一份报纸上发表另一篇文章，赞扬这项活动，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十八世纪时兴过小喇叭狗，如今流行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著作就像巴汝奇的羊一样，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巴黎人你争我夺，想弄到各种各样的生理学，你花二十个苏，就能从中得到比一个有风趣的人一个月所能提供的更多的风趣。怎么能不如此呢？这些小

^① 冉·尼科(1530—1600)，法国外交官，他把烟草从葡萄牙引进法国，烟草中的尼古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书都由当代最有才华的人撰写(列举二十七人的名字)。因此,在各家客厅的桌子上都有生理学丛书,跟那些只消几笔就能写成的笑话大王的作品放在一起。对于一个想发笑的淑女而言,生理学著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与托尼·乔阿诺^①和阿尔弗雷·德·缪塞的《四处漫游》,施塔尔^②和格朗维尔^③的《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同样不可缺少,等等,等等。

第二亚种:专爱取笑的人。——专爱取笑的人和打手之间的区别在于,专爱取笑的人为嘲笑而嘲笑,以公众舆论作幌子,无端恶意中伤。必要的时候,这种人可以请求别人原谅他过于随便,也可以出于个人的盘算攻击别人。他向公开的蠢事开火;他摇撼那些陈旧的东西,看这些东西还能不能在生命之树上挂住,如果从树上落了下来,他就去摇撼别的树,并且为剔除报界圣谷^④的积弊引以自豪。专爱取笑的人斩杀《立宪报》的无政府主义九头怪蛇^⑤这只给订户开心取乐的定期出现的政治动物,制止该报对国家的依附,指责它那有音乐癖的反常神经,从而扼杀了这份报纸。他们预先指出《阿尔博加斯特》^⑥中的几场滑稽可笑的戏,结果把该剧搞得臭不可闻。他们使某些思想观点声誉扫地,他们用奚落嘲笑的办法把一些令人尊敬的人弄得声

① 托尼·乔阿诺(1803—1852),法国雕刻家、素描画家,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著名的书籍插图画家。

② 即儒尔·埃采尔(1814—1886),法国出版商,在从事文学写作时,用P.J.施塔尔笔名,写过儿童文学作品。

③ 冉·格朗维尔(1803—1847),法国漫画家、素描画家和雕刻家,曾为许多文学名著绘制插图。

④ 圣谷是指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缪斯经常出现的地方。

⑤ 希腊神话中有九头怪蛇许德拉,其头砍掉后会再生,后为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杀。

⑥ 指维埃内的一出五幕剧,一八四一年由司法当局迫使法兰西剧院上演,只演出一次便在嘲笑声中垮台。

名狼藉；他们阻挠商业交易；他们在声名卓著的事情中插上一手，抓住漏洞，而那里本来是不容他人染指的；他们使定罪轻的加重判处；他们带着短枪来支援拥有大炮的大报。专爱取笑的人刚一知道他参与作恶的内情，便两手插在外套里，嘴上叼着雪茄烟，在林荫大道上想法弄几个替死鬼，找几个傻瓜开刀。嘲笑、奚落就是这种专爱取笑的人的资本，每天能给他挣来十个法郎。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知名的人，是善行还是罪恶，是买卖交易还是借债贷款，他都要拿来取笑；总之，一切高高矗立的东西，一切堕落低下的东西，他都要取笑。

奥尔良公爵^①去世后，迦那^②想用防腐香料保存他的尸体，而亲王的外科医生也要求做这项手术的权利；就在大家哀悼死者时，一个专爱取笑的人看到两方面的要求争执不下，便说道：

“这倒可以写一篇有趣的文章！”

文章刊登出来了，把外科医生、迦那和这次手术都取笑了一番。

有人建立法朗吉来宣扬傅立叶的学说，专爱取笑的人觉得针对这种哲学思想可以写出十篇文章，于是开头的一篇写道：

圣西门曾经提出用一个富人的财产安置二十个穷苦人；但是生前曾作过清样校对员的傅立叶，他的《四种运动论》却是另外一种社会哲学：你今后劳动的时候可以袖起双手，脚上便不会再长鸡眼，诉讼代理人不必收取委托人的一文钱就能发家致富；烤熟的羊腿满街都是，童子鸡自己就会穿在铁钎上。你到五十岁左右时，身上就会长出一条三十二尺长的小尾巴，那时候，你可以悠然自得地摆弄它；月亮会生下来小的，肥鹅肝酱将长在田野里，天空的乌云将撒

① 费迪南·奥尔良公爵(1810—1842)，路易-菲力浦的长子，军人，因车祸丧命。

② 迦那(1791—1852)，法国化学家、药剂师，曾发明用醋酸铝溶液作防腐剂，保存尸体。

下香槟酒，融化的冰雪会变成罗马式的潘趣酒^①，仆役将成为法国的国王，十个苏的硬币将值四十法郎，等等。

雅斯曼^②看到杂志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他来到巴黎，这家杂志不相信巴黎人当中有这样的才华，认为一定是个外省人；于是爱取笑的人就专拿假发诗人来取笑，他只写了这样几行文字：

著名的雅斯曼回到了巴黎。在维勒曼先生借一个朋友家里举行的一次辉煌的晚会上，这位讲话难懂的诗人朗诵了他优美的哀歌《烫发钳》：

Qu'es debenou lou tan oi moun mouse inconnou
Cantait loun blou cielo et vertous compagnou
Timido, craintivo, coum oun hirondello
Chè vollou légero sour lo petiot ruisso!^③

这没有人懂的优美诗句，激起了极大的兴趣。

当他想取笑一个文学清客时，便开始对此人特别关注。每天早晨，他都叙说几桩关于此人的可笑特点：

一个时期以来，俄国感到需要收买我们的一个伟大人物，他们特别想到了通俗笑剧作者、志大才疏的加斯舍内·德·莫隆^④。

① 潘趣酒，用酒、茶、果汁、柠檬和糖搀兑成的饮料。

② 雅斯曼(1798—1864)，原名雅克·伯埃，别称“假发诗人”，法国南方奥克语方言诗人，著有诗集《蝴蝶》，他的作品得到巴黎评论界的赞许。

③ 奥克语：

那个经常听说的陌生男孩怎样了
他时常歌唱蔚蓝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
他惊慌胆怯得像只小燕子
轻盈地在小溪流上空飞翔！

④ 加斯舍内·德·莫隆，即加斯雄·德·莫莱纳(1821—1862)，法国记者，曾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巴尔扎克颇不以为然。此处巴尔扎克用他的名字取笑，先后写成各种不同的形式。

昨天晚上，加隆·德·莫舍内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来了沙皇的三位特使，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这三位先生奉俄国沙皇谕旨，来向他赠送二十三只白金鼻烟盒，十一幅镶有钻石的酷似他本人的肖像画，还有十六匣卢布纸币。尼古拉一世陛下只是想借助这点微薄的礼物，恳请和格罗舍内·德·莫尔东先生交个朋友。但是，加莱纳·德·莫雄先生怒气冲冲，对这些请求充耳不闻，不仅拒绝接受礼物，而且把几位钦差老爷打发了回去，还告诉他们：

“请回去转告贵国皇帝，我不接受法兰西的敌人的任何东西！”

这样一些例子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完全抛弃美德。

第三亚种：按行计酬的撰稿者。——所有的小报都是按每行多少钱付给编辑报酬，根据订户数量的多少，每行付五生丁至十生丁。《喧哗》漫画报是小报中的佼佼者，是唯一能够每天出一幅漫画的报纸。这份报纸的合订本将来有一天一定是当代最珍贵的资料。如果要求最精明的作家很快就能写出指摘某些伟大天才的文章，不论是指摘安格尔也好，或是雨果也好，就像《喧哗》报那样早有准备，能立即完成，那么这些作家在一个月之前就得找到种种源源不断的玩笑。每隔三天，就可以看到多米埃^①的一幅漫画，下面还配有引人发笑的有趣的四行诗，如同加瓦尔尼^②的漫画下面配有四行绝妙的风俗场景诗一样，和版画同样滑稽有趣，辛辣尖锐。加瓦尔尼的多产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就像报纸本身一样，而且插科打诨，妙趣横生。因此这份报纸拥有三千订户，它的存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按行计酬的撰稿人，像用钓竿钓鱼的人一样，是靠行数谋

① 奥·多米埃(1808—1879)，法国漫画家，擅长画政治漫画，巴尔扎克十分赞赏他的作品。

② 保尔·加瓦尔尼(1804—1866)，原名纪·谢瓦利埃，法国版画、水彩画、油画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达八千幅，并有配诗说明。

生的编辑^①。每天，他运用自己最宝贵的才华，雕琢出一个笑话，占一两栏的版面；他把语句修剪得尖锐犀利，他挖空心思，把自己才智的精粹都倾注到这个称为小报的想象力的黑窝里。到他发现自己正在浪费年华，已为时过晚，而且他往往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嘲笑别人之后，自己也成了笑料，如同一个医生死于瘟疫一样。干这一行的，即使是最刚强的人，也会失去崇高伟大的感情，因为他在嘲笑社会上的一切时，同时也把自己在社会中的一切都贬低了。

有些比较精明的按行计酬的编辑，创造了一些到处可用的开玩笑的形式，如同巴黎报纸的社论一样，想出各种办法来，把仅有的一篇文章不断来回重复。他们是这一类人当中的伟人。在小报的所有编辑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见识过各家报纸并且熬出个社会地位的。这位有名的专栏文章作者，就成了这小小的文艺天地里的新贵。他想写几本书，但是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文章汇编。虽然他没干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但他至少自成一家，因为他是大批按行计酬的编辑和专爱取笑的编辑之父，因为他靠难以想象的浪费才华和进行嘲讽，使小报得以起死回生。

如今，小报比在复辟时期刚刚问世时要诙谐风趣十倍，比那被人大肆吹捧的《黄色侏儒》^②要辛辣尖刻百倍。撰稿人在小报上用六行文字分析一出戏：

这出戏说的是两个丈夫，其中一个在他老婆肩膀上练习使用棍子，以便在他认为老婆有了外心的时候，能够狠狠地打她。他觉得

① 法语里“行”和“钓鱼线、钓竿”是同一个字ligne，把按行计酬和用钓竿钓鱼相比，是作文字游戏。

② 《黄色侏儒》或称《艺术、科学、文学报》，于一八一四年创办，因抨击波旁王朝旧制度弊病，一年后便被取缔，一八一六年曾在比利时短期出版《逃亡的黄色侏儒》。

要教女人学会过日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她。另一个丈夫满足于一下子便把老婆打得脑浆迸裂。这两者的区别其实并不大，无需费力气去编个滑稽剧，观众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按行计酬的编辑花了两年功夫，按照下面这个模式，在小报上发表了各类有名人物的传记：

约瑟夫·德洛尔姆^①

约瑟夫·德洛尔姆生于日内瓦附近的活水区，出生时母亲便死了。他的教父是加利先生，新教的牧师，而教母是俊俏的马蒂亚斯太太，天主教徒。由于教父、教母信仰不同，造成他在宗教上犹豫不定，思想上反反复复，作风上前后不一。

他父亲是新教徒、银行家，看到这孩子身心依然停留在胚胎状态，心中十分担忧，便把他放在一个大口瓶子里，在他幼年时便送他到巴黎医学院去了，有人说是去读书，另外也有人说到那里去让人家研究。

教授们看见瓶里没有什么活的东西，就把它放在一块朝向太阳的木板上，这样约瑟夫从此便对景物、金黄的光线和亲切的诗意产生了最强烈的爱好。

到十五岁时，他抱怨没能吸引助产妇们的注意，她们见着他便害怕地转过脸去，虽然他生得一头漂亮的棕红色头发，长着像奥德里^②那样的端正秀气的鼻子，飘移不定的眼神像他的思想一样。由于女性对他抱这种轻蔑态度，使他的几篇十四行诗失败了，还有其他一些本来就不是为了引人注目的诗也没有成功。

十七岁时，他巧妙地用一枚樱桃核和一滴烧酒做成一只放大镜：于是他可以观察到人的内心里许多特别吸引他的鸡毛蒜皮的琐事。

半年后，他渴望在社会上谋个职位，于是很快他便被拖着穿过卢森堡公园，几个爱开玩笑的大学生把他放在圣母田园街的一个老

① 法国文艺批评家圣勃夫于一八二九年用约瑟夫·德洛尔姆的笔名发表诗集《约瑟夫·德洛尔姆的生活和思想》。

② 雅·卡·奥德里(1781—1853)，法国演员。

学究家门口。

在这种障碍赛跑过程中，他想到了自杀，想看看能不能在排字车间复活再生；他参加了自己的送葬行列，这在各家报纸上都刊登过。

他在自己假想的坟墓这个小圈圈里逗留期间，有机会结识了龙沙^①和布瓦洛以前的所有的古人，但是，当他从坟墓里出来时，却对死人和一切不该活下去的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于是他特别留心分析肺结核患者胸部到底有什么东西，有学问的妇女的癌瘤，等等。他还在文学的圣婴墓藏骸处发现了热克斯的博纳尔丹兄弟的著作，洛桑的非什塔米奈夫人^②的作品，等等。

他切实证明在一七六〇年时，曾有过一种法国语言，他还弄清了诗句中顿挫的由来。

他在掌管《国民报》时，发表了玛丽·阿拉科克^③的传记。有时，早晨他还是圣西门主义者，到晚上便主张贵族政治了。他的思想见解如此无拘无束，使《两世界杂志》的老板求贤若渴，约瑟夫从《隔世》回到《两世界杂志》，陡然身价十倍，令人羡慕，因为他在那里始终是在九泉之下。

八月份时，他发表了一本书，题为《一月深思集》，这本诗集里思想混乱，法语错误连篇。

最近，在这位伟大诗人身上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记作者或哲学家笔下写得更加明显。

死亡、坟墓和杂志使约瑟夫·德洛尔姆变得年轻了。三十六岁时，他的四肢变得柔软了，他像是活着一样。到四十岁时，他完全返老还童了：他表达思想时文理不通，错误百出，而且总是用自己的母语日内瓦土语，只有个别人懂得他说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他的头发失去了金黄颜色，长出全部牙齿，也不再吃幼儿时的稀粥了；他为自己犯下的种种过错感到懊悔，他用自己

① 皮埃尔·德·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七星诗社领袖。

② 巴尔扎克的《夫妻生活的烦恼》中的人物，见本《全集》第23卷。

③ 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1647—1690)，法国圣母往见会修女，曾建议教会设置专门节日以膜拜耶稣圣心。

过去的写字本折叠成母鸡和小船，说句话来就像未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一样。

他表现得很有见地：他拒绝接受荣誉勋位勋章，这样便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现在，他生逢其时，似乎该很少写作了；但是，他行事却像鼯鼠一样短视，他的文学观点使他跟鼯鼠很相像。

有一天，收容所管理委员会作出了一项令人沮丧的决定：取消接受弃婴的转柜^①。于是，便有一家最风趣的小报登出了三篇文章，写得非常尖刻，结果收容所只好改变原来的决定。下面是第一篇文章中的几个片段：

弃儿没有希望了！

巴黎城每年都收养四十个没有父母的幼儿。

过去，有幸做了母亲的年轻妇女，匆忙地把孩子撂到雪地上、墙脚石的角落里，圣樊尚·德·保罗协会^②就把孩子捡回来，这真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许多壁炉前边的装饰画都画着这种令人感动的故事。有的人当初还是圣樊尚·德·保罗协会拾起的孩子，曾几何时就成了一个兴旺家庭的家长。这些孩子经受过鼻炎的考验，由于不知往哪里安置他们，便很快地繁衍起来，他们的人数毫无节制地大量增多，这确实令人担忧。于是给他们盖了房子，让他们住下来，像有家的孩子一样培育抚养。为了避免那些有顾虑的母亲把孩子丢在雪地里，或是别的醒龕地方，收容所日夜开放，接受新生婴儿。这样一来，做母亲的就没有什么理由喜欢雪地，而不喜欢转柜了。但是，什么事情都怕过了头，自从圣樊尚·德·保罗协会建立以来，小孩子的数目有增无减，而且花样也越来越多。有人不仅把小孩放进转柜，而且把凶恶的老太婆也塞了进去。醉鬼从城门那边回来，

① 旧时医院、收容所、修道院设在门外墙上的装置，形状如同圆形的柜子，可以转动，用来接受外面送来的物品或弃婴。

② 圣樊尚·德·保罗协会，一个由在俗教徒组织的宗教团体，于一八三三年建立，以救助穷苦人为宗旨，直到今天该协会仍在开展活动。

试着把醉得不省人事、再也走不动的伙伴也塞进去。因此，收容所管理部门开会研究，并作出如下决定：

转柜予以取消。

考虑到众多儿童被遗弃，是由于隐私和为母亲提供的极大方便引起的，弃儿数量多造成开支增加，而使管理部门无力承担；

另外，也考虑到，如果稍稍触及这方面的隐私，可能促使母亲再把幼儿丢在雪地里；

管理部门保证为意欲抛弃婴儿的母亲绝对保守秘密；但是，为了使提供的极大方便不致造成弃婴大量增加，不论未婚或已婚妇女均须向警察所声明备案。两名警方人员将把申报人带到收容所，然后由四名持枪士兵将她们护送回家。

有人说，在这护送的一行人当中，还应再加上无事可做的卖彩票的乐队^①。

这些措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从作出决定的第二天起，弃婴现象便停止了。不过在雨水沟下面发现许多婴儿；有人把孩子丢在信筒里；有人利用邮车把孩子寄送出去；有人把孩子装在筐里寄给收容所所长；从通风窗丢给看门的人。

我们希望这些轻率的过分行爲能对收容所管理委员会有所启发。

荷兰国王退位了吗？他退位的消息是这样宣布的：

国王纪尧姆带着微不足道的一亿两千万财产，退出了国家事务。可怜的陛下！据说，他曾向昔日的臣民表示祝福。

如果从格雷奈尔的井里冒出水来^②，他们也采取这类玩笑的方式来对待；每天发生什么大事，报纸上都会出现这样的玩笑。

① 彩票业于一八三六年被废止。

② 巴黎格雷奈尔区原是郊区，土地多沙，历来是猎兔地带，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开发。

好奇的人都来尝格雷奈尔的井水，有人告诉他们不必带瓶瓶罐罐之类的东西，因为水里有的是。①

如果雨果介绍某个剧院上演一出新戏，那么总有人把这出戏的第一场作如下讽刺性的夸张：

朗特里 我们谈一谈吧，殿下。——我觉得
要签订一揽子条约，首先
必须——这是我的看法，而且我认为是对的，——
在每一点上都统一意见；因为这样
可以避免流言蜚语，防止出现丑闻。

克雷奥法斯 (低声)他到底要干什么？(高声)啊！你那肮脏的舌头
是不是马上就摆动完了？
我雇用你是为了行动，不是叫你来说话的！

朗特里 我知道，不过……

克雷奥法斯 噢！没有什么不过不过的……我了解了
你的情况。所以，我想而且打算
让你为我做一件那天晚上你做过的事……

朗特里 我根本不懂您的……

克雷奥法斯 有一天晚上天很黑。

朗特里 每天晚上都很黑，从开天辟地就是这样。

克雷奥法斯 你小心我心中的怒火爆发，该上绞架的家伙，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朗特里 不懂。

克雷奥法斯 懂。

朗特里 不懂。

克雷奥法斯 懂。

朗特里 既然您一定要这么说，那就算是这样吧。
您想要……？

① 法语里盆、罐、瓶等器皿(le vase)与淤泥、泥沙(la vase)是同形、同音词，只是词性不同，这里是文字游戏。意谓水里有的是泥沙。

克雷奥法斯 处死一个人！

朗特里 是用剑吗？

克雷奥法斯 或者用匕首。

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朗特里 好吧。

克雷奥法斯 你的回答太含糊。

朗特里 您是说？……

克雷奥法斯 我，我说我要你发誓；

清楚了吧？

朗特里 清楚了！

克雷奥法斯 那你就发誓吧！

朗特里 那可不行！

要我受诺言的约束！——难道我是个废物？

是畜生，是傻瓜，是蠢货，是笨蛋？

您连条件都不跟我讲讲吗？

我是做生意的！——请您息怒！——

是的，是个商人，大人，既然做买卖，就得

从我的生意中得到收益。

我去暗杀，——我同意。——但是，我把话说清楚——

我去暗杀，这得看给的代价是多少。

我按照行动的方式，定出行事的价格：

要杀人，得一百金币；受点伤，只要三十；

我使我的行当——不只是行当——变成一种技艺。

克雷奥法斯 你要的价钱我同意。

朗特里 一言为定。——我的匕首

听您的指挥。——怎么样！是让他受伤呢，

大人，还是要他干脆死掉？

您喜欢让他当场死去？

您是否不想让他临死再喘会儿气？

我得去杀个男人，还是个女的？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说良心话！

因为要很好地履行职责，我必须

弄清楚，时间、年龄，是男是女。

克雷奥法斯 今天晚上，大教堂午夜的钟声一响，
天上的星星闪耀出浅淡的光亮，
你就，一个人——就是你一个人！——悄悄地走向
圣科姆广场……

朗特里 噢！这可是个圣地，
那还要再加十个金币。

克雷奥法斯 给你十个金币。——你听着：
你要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或者
趴在地上；然后……

朗特里 这样我就要弄脏我的上衣，
那还要再加五个金币。

克雷奥法斯 我同意你这个要求。
你会看见一扇大门半开，一个年轻人
走出来……

朗特里 我完完全全懂了。

克雷奥法斯 因为他只是一个人，又没有武器，所以，
立刻用你的武器——在他前胸猛扎进去。

朗特里 这笔交易的定金呢？

克雷奥法斯 就在这儿，在钱袋里。
我可以指望你吗？

朗特里 我们有来有往！因为
发了誓就得有信义，
塞维利亚可以作证，我决不会泄气。

克雷奥法斯 我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朗特里 噢！睡得香香的！
我给他留下三处空前绝后的伤口，
一个在胳膊上，另一个在心脏上，还有一个在肚子上，
您看，

我们这行手艺就是这么干的，大人。

克雷奥法斯 如果治安法官逮捕了你呢？

朗特里 那好！您把钱加上一倍，

我以名誉担保，那时我就默不作声，
守口如瓶，一声不吭；
要是我朗特里信口开河，就让我上断头台！
克雷奥法斯 你把这钱袋拿去，今天晚上，他的性命……
朗特里 您的赏赐，大人，将会得到及时的回报。

当展览厅的大门打开时，请看小报的子弹是怎样朝戴着长围巾的画家射来的：

鲁亚尔^①先生和亨利·谢弗先生^②的风格依然如故，没有进步，也没有衰落。鲁亚尔还是用整块有轮纹的桃花心木雕琢人头像；谢弗先生仍以他通常的冷静态度，画些单调而忧伤的细工肖像画。

杜瓦尔-勒加缪先生^③仍然保持最可贵的坚持精神，以老实态度待人，因而受到《辩论报》的赞扬。

雅冈先生^④善意地嘲笑僧侣和教士，把他们的面孔画得多少有些像红砖的颜色。

雅丹先生^⑤被国王聘为王室画师，专门为国王画他的猎犬群。雅丹先生画的狗都是一副凶猛的模样；但是狗和人一样，也不能强其所难，所以显而易见，如果把狗画得安静不动或是伸出爪子，可能更符合这些善良动物的平和习性；——尤其是安静不动！至于爪子呢，有些专爱嚼舌头的人，硬说雅丹先生从来只给狗画三条腿。这是荒谬的诬蔑，一切严肃认真的评论都应起来反对这种诽谤。怎么！因为雅丹先生以一种无拘无束、洒脱自如的态度看待大自然，他用自己的画笔把动物的皮毛和关节都去掉，难道我们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不知道狗究竟用几条腿走路吗？但这是非常荒唐的。如

① 皮-路·鲁亚尔(1820—1881)，法国雕刻家，擅长雕刻动物形象，曾为巴黎卢浮宫作雕刻装饰。

② 亨利·谢弗(1798—1862)，出生于荷兰的法国画家，属历史、风俗和肖像画家。

③ 皮·杜瓦尔-勒加缪(1790—1854)，法国画家，大卫的弟子，擅长风俗画。

④ 克洛德·雅冈(1804—1878)，法国画家，擅长历史和风俗画、宗教题材画和肖像画。

⑤ 路-戈·雅丹(1805—1882)，法国画家，擅长画动物及打猎场景。

果这位艺术家画些皮毛剪得秃秃的狗，仔细刨光的木头的鹿，或是毛毡做的野猪，这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画比较容易，仅此而已。他是个特别细心观察的人，不会看不到狗通常都是有四条腿的。

我们还要说一说在轶事画里，《奥尔良公爵（当时已成为路易-菲力浦）受到拉普兰人^①的款待》这幅画。在画面上，国王陛下好像在为几条鱼的命运表示惋惜，这几条鱼是人家烹好给他当晚饭的；我们面对这幅构思混乱的画，唯一的感想就是在拉普兰人当中，很可能

好客之情是非卖品，
而是无偿赠与的。

人们可能埋怨安格尔先生，说他的模仿手法拙笨，使他的画派也受到牵累。

将近十年来，这些先生们使我们确信，他们平淡的单色画有其特色和朴素情趣，他们觉得颜色无足轻重，希望大家就不要谈什么颜色了！安格尔派的画家们错误地认为，用三种或多或少有些灰暗的色调，填满一个呆板生硬的轮廓，就是表现出感情和庄严了。这就仿佛在送葬行列中雇来哭丧的人一样，他们自以为心中充满真正的悲痛之情，因为他们身上穿着孝服。如果说夏斯里奥先生^②画的拉科代尔先生^③的肖像，在画面的背景上显得不很突出，这至少可以说明这位多明我会修士的谦逊，他极力从画面上退避，直到他完全退出这个世界为止。

国内政治正在产生无数届内阁中的一个，这是宫廷生活的一大乐趣^④，下面就是按照最微末或者最重大的笑话主题而变幻无常的讽刺说法：

① 拉普兰人，北欧挪威、瑞典、芬兰北部地区的居民，该地区大部分在北极圈内。

② 泰奥多尔·夏斯里奥(1802—1861)，法国画家，安格尔的弟子。

③ 亨利·拉科代尔(1802—1861)，法国天主教教士，法兰西学院院士，一八三八年加入多明我会。

④ 七月王朝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的十八年中，共换了十七届内阁，内阁听命于国王，内阁成员由国王任命。

雨果子爵先生被召进王宫，他受命组成新的内阁。政纲的各项条文都经过反复讨论，并得到各方真心诚意的接受。维克托·雨果先生要求王权配合着影和光^①，王权周围得环绕名人和精英。经过几番周折，这两点得到赞同。国王向名人和精英的体制作了让步，同时也要求不要走得更远。

这届内阁通过的头几项法令，可能就是关于诗句跨行和取消顿挫之类更为自由的法则。

维克托·雨果先生对圣勃夫、爱德华·梯也里^②、保尔·富歇^③、贝尔图^④、德·洛内子爵、阿尔丰斯·布罗^⑤的加入很有把握。

未来的内阁成员要在这天晚上开会，以便商量几名副国务秘书的人选问题。保罗·德·科克、阿尔丰斯·卡尔和莱尔米涅等几位先生似乎有可能入选。保罗·德·科克先生在英国讨人喜欢，阿尔丰斯·卡尔在普鲁士颇受欢迎，他对模仿霍夫曼的克赖斯勒^⑥很感兴趣。

新内阁得到《辩论报》的支持。据说，内阁希望取名新生内阁。但愿这些神秘而忧郁的人将以响亮辉煌、超出常人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

当本报付印时，我们获悉雨果子爵刚刚放弃一切权力。阿尔丰斯·布罗固执的拒绝态度使内阁受挫。在保持诗句顿挫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阿尔丰斯·布罗先生认为，如果没有顿挫，便无法进行控制。

一名特别信使被派往正在佛罗伦萨的亚历山大·仲马先生处，不过幸好在桑利（瓦兹省）就遇见了他。

如果是策划阴谋的问题，请看共和派的笔墨是怎样先声夺

① 雨果于一八四〇年发表诗集《光与影》。

② 爱德华·梯也里(1813—1894)，法国人文学者、批评家。

③ 保尔·富歇(1810—1875)，法国剧作家、记者，雨果的合作者。

④ 萨-亨·贝尔图(1804—1891)，法国作家，《两世界杂志》、《新闻报》撰稿人，主办过文艺刊物。

⑤ 阿尔丰斯·布罗(1809—1895)，法国文学家，曾发表诗集和历史小说多种。一八三七年曾与人发起建立作家协会。

⑥ 指霍夫曼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雄猫摩尔的人生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克赖斯勒的传记片断》中的人物。

人的：

最近，在海滨布洛涅扣押了一样东西，检察院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扣押的是个奇特的爆炸装置，虽然不大，但放不进装挂表的小口袋。这件精巧的奇怪玩意儿原来是一只百发手枪，从外形上看，很像麦芽棒糖。想要使用时，只需把它像哨子一样挂在脖子上，拉一根普通的细绳，就能连续射击二十五分钟。布洛涅当地的检察院刚把发明人和他的新发明解往巴黎，估计发明人和他的新发明都将由巴黎法院审理。

如果一位外国公主渴慕辉煌的荣誉，那么巴黎就会这样嘲笑她：

我们知道，巴伐利亚国王已发表过诗集《慕尼黑的阿波罗！》，维多利亚女王善弹钢琴，克里斯蒂娜王后那支那不勒斯画笔效法杜比弗的笔意。在奥林匹斯山王家群英荟萃的地方，引人注目的是萨克森不在其中，不过萨克森一向只以生产瓷器著称^①，如今一位来自当地宫廷的女诗人却崭露头角。当皮特-谢瓦利埃先生在塞纳河两岸用海报和招贴画介绍她时，法国还不熟悉这位女诗人。全巴黎的人都赞叹地说：“噢！……噢！……”

阿梅莉公主深知，小小的翻译作品也能维系友谊，她翻译了皮特-谢瓦利埃先生用布列塔尼方言写的小说，德累斯顿人看了，惊奇地说：“啊！……啊！……”

不过，我们要承认，不知是阿梅莉先向萨克森介绍谢瓦利埃呢，还是皮特先向法国介绍了阿梅莉！

无论如何，这种通过翻译渠道结成的友谊从此便无止境了。翻译作品源源而来，并且彼此都大同小异。这就要看谁翻译得最快。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最离奇古怪的混乱现象。有的人随时都看见皮特的名字后面就是阿梅莉，萨克森的后面就是谢瓦利埃，结果在头脑里把这四个名字都搅和在一起了：如同讲究礼仪的人有一天

① 德国萨克森德累斯顿地区产陶土和瓷土，从十八世纪初就成功地制造硬质瓷器，在欧洲享有盛誉。

临时接待一位亲戚，为摊鸡蛋搅和四个鸡蛋一样。

这些人询问萨克森的皮特最近写了一出什么喜剧，问阿梅莉·谢瓦利埃写了什么新的小说。——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于是这些人便满意地走开了。——所有的爱好都出于本性！

十年来，这种对人、对事的Hoax^①一直继续不断，既狂热激奋，又厚颜无耻。不论男女老幼，权贵之家，柔弱妇女，杰出著作，天才精英，都无一幸免！诸凡权力机构，阴谋勾当，最严重的举动，它都加以贬低缩小；它能使花岗石出现裂口，把钻石割碎！一个有见地的人从一批无名青年每天的创作中挑选出一本书，麦尼波斯^②式的讽刺与之相比，也会黯然失色。这股智慧源泉如此丰裕，如此富于活力，并且始终咄咄逼人，最近(1841年)英国人不得不承认，我国小报的出版实在无与伦比，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见所未见。这些小报都是为那位耽于享乐的苏丹开心消遣而创作、印刷的，这个苏丹就叫**巴黎**。

唉！法兰西甚至在猥亵卑劣、邪恶腐化和过失谬误方面也是泱泱大国！

外国人钦佩我国的才智之士，但他们不知道，要在巴黎出名、走红、出各种类型的风头，甚至赢得公众无足轻重的暂时关注，需付出多大的代价。请再读一读那些顺手拈来的引文，那些开玩笑的杰作……你就战栗发抖吧！

第四亚种：匿名者。——格里齐埃^③的学生。

① 英文：愚弄。

② 麦尼波斯，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犬儒学派诗人，他以诗文混合的嘲讽文体对当时的社会、习俗、观念等进行尖锐的批评，从而形成庄重而又诙谐的文学形式。

③ 弗·格里齐埃(1791—1865)，击剑比赛技术的首创者，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巴黎设立击剑教练厅，许多著名政界人物和作家来此练习击剑。著有《武器与决斗》一书，大仲马在《击剑教师》中描写的就是他。

第五亚种：打游击的。——近三年来，出版物中出现一种新的风尚。月刊里许多空白处，用来登载一些无伤大雅的充满个人色彩的小文章，一些在炉边编造的小故事，一些翻印转载的杂感，这种月刊卖给读者要二十个苏；一支火枪在手，马上就有十一、二个士兵模仿首创者，把这种三十二开本的刊物当旗帜高高举起；而首创者的创造则在于设法使每个月的刊物都很有风趣，就像每天的小报都很幽默一样。头一本这类小书的作者用两句话作为题词：我将说出自己的全部想法，对人对事都毫不留情。——没有一家报纸敢发表这样大胆新颖的文字。

这本月刊上发表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昨天，我在莱昂·加塔沃陪同下离开巴黎，而巴黎竟然没有发觉，——如今我们的服装荒唐透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虽然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而且穿着一件天鹅绒的礼服。

火红的太阳落入被海浪冲得灰暗的地平线：——在埃特尔塔沙滩上，波浪在我脚下翻滚拍击，使发声的卵石碰来撞去。——那金黄色的荆豆灌木丛被雨打得低下了头。——发出哀鸣的海鸥在海涛上翱翔，仿佛一动不动，有时用它们长长的白色翅膀划破波涛。——傍晚的微风散发出柔和的海水味道，我递给可怜的渔夫一支三个苏的雪茄，他正回到自己的破屋去，那屋顶上并没有茅草覆盖着，——因为这是在悬崖上凿出的洞穴。

我的朋友德·B……男爵不久前发表了一部新的小说。——由于我认为友谊并不排除真诚坦率，因此我要说明这部著作令人陶醉。

几天来天气阴沉，大块乌云筛滤着大片大片的雨点，尽管阿拉戈先生不高兴，这是明显的下雨的兆头。

人总是觉得自己相当坚强，不论有多么大的幸福都能一个人承

受：——但是，人总是过于软弱，承受不了最轻微的悲伤，因而使朋友们感到厌烦。——因此，友谊就是欺骗，它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只分担他人的不幸。

梯也尔先生身量不高，戴着眼镜。从抛开派系的角度来看，他早晚有一天会东山再起，①我们应当说，他不乏某种才能。

尚保尔先生有一句话重复得过于频繁了，这句话就是：“拿破仑不乏政治智慧，但是犯了些错误，而奥狄隆·巴罗先生②肯定会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昨天，我在一个商人那里看到一只烟斗。我买了这个烟斗，不过，在当今这个一生丁好比路易十四时代二十法郎的时代，这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那商人非说这只烟斗是海泡石的——可是一般都认为海泡石烟斗是库默尔制作的，他是制作烟斗的斯特拉迪瓦里③。不过，海泡石烟斗这个说法在民间语言里将永远保留下去，就像《新约全书》里说的骆驼穿过针眼一样。CAMELUS④被翻译成CHAMEAU（骆驼），而这个词在民间拉丁语里是CÂBLE（绳索）的意思！——并不是因为我获得过拉丁文优等奖才提出这两点看法，而是想给许多有产者一点肤浅的知识，将来他们会受用不尽的，对他们来说，现在花二十个苏买一本小书还是划算的。

不，没有一家报纸敢于发表这样新颖大胆的文字。

虽然这是一种风气，在一个把时间都花在变换策略的国家

① 梯也尔在七月王朝时期曾两次组阁，一八四〇年下台，从事历史写作，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又重返政治舞台。

② 见本卷第492页注①。

③ 安·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意大利著名弦乐器制造家，他使制琴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④ 拉丁文：骆驼。

里，这本质上是个短暂现象，如同每隔五年就把书的开本大小改变一下，便使周期性出现的抨击文章有了前途。在逐一讲过各种集团派别之后，有必要再谈一谈单个的人。

结 论

以上列举了报刊的种种能量，所谓报刊，就是指一切定期出版的关于政治和文学的出版物，人们在那上面评判掌权者的政绩和写作者的作品这两种支配和引导人的方式。这部机器上的全部齿轮，大家都见到了；至于这部机器究竟怎样运转，那是只有在伦敦和巴黎才能见到的景象；在巴黎之外，只能感觉到其运转的效应，却不懂得它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巴黎好比太阳，当空照耀，和煦温暖，但是和我们隔着一段距离。一位最精明的外交家，如果处在三十二公里之外，也只能对这光的实质作些猜测。太阳可能也像报刊一样，是个大漏勺，有许多的漏洞！

伦敦报界和巴黎报界对世界起的不是同样的作用，伦敦报界可说是英国所特有的东西，对一切事物都抱利己主义态度。这种利己主义其实应该称作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就是国家利己主义。因此，我们应当让人们看到英国新闻记者和法国新闻记者之间的重大差别。一个英国人，首先是英国人，然后才是新闻记者。而一个法国人，他首先是新闻记者，然后才是法国人。所以，英国报纸要从外界捞取什么好处时，从来不会犯泄露本国政府机密的错误；相反，法国报纸为了争取订户，就会大谈政治秘闻；它把这条定理作为基本原则：

定 理

对新闻记者说来，一切可能的事情都是真的。

这就要看由谁来揭露内阁的计划。阿卜杜-卡迪尔^①说得很实在：“我的间谍里没有比法国报纸更出色的。”昨天，有一份报纸硬说在法国占领马克萨斯群岛^②之前，英国和美国对该岛拥有所有权，这张报纸叫作《国民报》。

在帝国可能衰落和新闻自由两者之间，拿破仑没有犹豫不决。

当然，描绘新闻界人士和他们的品德，指出他们如何从事所谓的神圣职业，这可能很容易；但是事情似乎比人更加奇妙。如今，法国的这种痼疾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它使司法屈从于它的法则，使立法机构胆战心惊，立法者可能把公开性看作是一种酷刑，比立法机构创设的一切刑罚都更残酷。它把王权、私人企业、家庭、利益等等都制服了；总之，它把整个法国变成一座小城市，在那儿人们对众人的议论比对国家的利益更为关心。

这种现代神祇的教士人数不足一千。其中最微不足道者尽管是平庸之辈，也颇有风趣，其实平庸从来是相对的。为了不漏掉任何独特之处，报界以前曾有过两位女性和两位牧师，现在只有一位妇女和一位牧师了：两个都是穿长袍的！

也许订户比报纸和记者更令人不可理解。订户们看到报纸改变憎恨对象，对某些过去每天受他们攻击的政治家变得充满

① 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曾领导人民同法国殖民主义者战斗达十五年之久。

② 太平洋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两个火山岛簇，一八四二年为法国占有。

善意，昨天损贬的，今天变为赞扬；有的同行，前一天或是去年他们曾动手殴打过，现在又去和人家结成一伙；还有为荒谬的论点辩护等等；尽管如此，订户们还是继续看这些报纸，订这些报纸，他们有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从人和人的关系来看，是十分费解的。

报刊和女人一样，说谎的时候令人钦佩且手腕高明，她不会说出什么话强迫你相信，但在这场较量中，她施展出浑身解数，公众则跟做丈夫的一样愚蠢，总是甘拜下风。

定 理

如果报刊不存在，千万不要创造什么报刊。

其实，在人世的种种事变中，有一种占优势的力量是争论和饶舌——不管是印刷的还是不印刷的——所奈何不得的。

现政府为了存在下去，应该借助两项法律逃命，过去查理十世是因为两道敕令遭到灭顶之灾的^①。估计这两项法律将在议会两院以多数票表决通过。

德·巴尔扎克

（《伟大的城市》，1843年）

蔡鸿滨 译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国王查理十世颁布四道敕令，其中两项是封闭报刊，解散议会，在巴黎激起强烈愤慨，成为七月革命的导火线，波旁王朝复辟政权因而彻底垮台。

[附 表]

文 人 目

第一属：政论家

记 者：亚 种	德·蒂菲耶尔侯爵——男高音——
	重头文章撰稿人——雅克师傅——
	核心人物
	政治家——被拴着的人——放开手脚的被拴着的人——写小册子的政治家
国务活动家：亚种	抨击文章作者：无亚种
	空话学家：无亚种
	有实权的政论家：无亚种
	权威著作作家：无亚种
	翻译：已消失的亚属
有信念的作者：亚种	预言家——怀疑派——狂热信徒

亚属

第二属：评论家

公 认 的 正 直 评 论 家：亚种	大学教师
	上流社会人士
	否定一切的人——爱开玩笑的人
	玩笑的人——阿谀奉承的人
	刽子手——惯用浮艳词句的人
著 名 评 论 家：亚种	受雇用的打手——专爱取笑的人——按行计酬的撰稿者——匿名者——打游击者
	专栏作家：无亚种
小 记 者：亚种	

亚属

文 人 目 专 题 论 著 参 考 一 览 表
摘 自《两 手 类 群 动 物 志》

昔日的巴黎^{*}

再过几天，中央菜市场的柱廊就要消失了，将来只有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才能再看到古老的巴黎；作家倒是相当热情，能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建筑术的最后遗迹如实地描绘出来，因为严肃的历史学家对这些东西是不大重视的。

当法国人到意大利去维护法兰西王国在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利时，发现意大利的工程学找到了抵挡酷热的办法，回国后赞叹不已。起初他们对那里的长廊只是表示赞美，后来便转而效法模仿了。巴黎多雨，而且以道路泥泞闻名，这使人想到建造有柱子的拱廊，结果就成了旧时的新奇景观，后来又建了王宫广场。

事情说来也怪！到拿破仑时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又修建了里沃利路、卡斯蒂格利奥路，还有著名的科洛纳路。

埃及战争使我们获得开罗广场的埃及式装饰物。至于这场战争是否得不偿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四十年来，我们了不起的国家主人——选民们，如果不是净选些平庸之辈充斥大多数各种各样的议会，而是派些艺术家或是思想家到塞纳省议会去，那么，这种二层楼的装饰只有外凸约两米长的阳台的房子，就不会在巴黎建造。今天的巴黎不

• 《昔日的巴黎》首次发表在《巴黎之魔》(巴黎，埃特采尔书屋，1845—1846年，两卷集)第二卷，附有插图九幅，风景画五幅。后来巴尔扎克在《小市民》(见《全集》中译本第15卷)中采用了这篇随笔的部分内容。

仅会以别致新奇的建筑术闻名遐迩，而且有的地方行人还可以在遮雨的便道上行走，也不会因为使用拱廊或支柱出现种种不便。像巴黎这样一个兼收并蓄的首都，有一条里沃利路还可以容忍，如果有七八条这样的街道，那就会像看到都灵一样令人恶心，在那个地方，人的眼睛一天要受二十次罪。我们这里市容优美，可能是由于天气不好的缘故；二层楼的住房也许有点优越性，足以弥补街道狭窄、房子高而天花板越来越低的缺陷。

在米兰，从十一世纪开始便设立了 *del ornamento*^① 委员会，负责监督临街建筑的正面形式，所有房产主都必须向委员会呈报建筑规划。因此，请您到米兰去看看！您在欣赏那些特色鲜明、别具一格的建筑时，一定也会钦佩这个城市里有产阶级和贵族的爱国热情所产生的效应。

中央菜市场古老的柱廊就是十五世纪的里沃利路，也是圣厄斯塔什教区的骄傲。这大概属于马克萨斯群岛的建筑术：有三根削得方方正正的木桩竖立在柱座上，在离地十到十二法尺的地方是些小梁，用石灰刷白了，拼成地道的中世纪式楼板。在这上面是木筋墙建筑，并不太牢固，砌着十字墙，有时那墙上的锯齿形式颇像西班牙式的紧身短上衣。一扇结实的大门后面有一条小路，沿着一家店铺通到一个正方形的院子，这真正的天井使带栏杆的木楼梯不显昏暗，沿着这座楼梯可以往上走两层！莫里哀就是在这样的一座房子里诞生的！后来把柱廊拆除之后，修建了一座新式房子，粉刷成黄色，十分难看，简直是巴黎城的耻辱。原来中央菜市场的柱廊，如今成了巴黎的一个垃圾堆。眼看过去的风光景物化为烟尘，这并不是唯一的一处。

在那些细心的闲逛者看来，这些历史学家只有唯一的一个

① 意大利文：装饰、修饰，意为美化市容。

读者，因为他们的书只出了孤本；另外，对于那些善于研究巴黎的人来说，特别是久住巴黎的聪明而又好奇的人，三十多年来，巴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对宏伟壮丽的需求不断消失，一些小东西也随之不见了。常春藤、地衣、青苔都给铲掉，雪松、棕树锯成了木板。朴素的东西特有的别致和王侯之家的高贵，都被同一个捣锤砸得粉碎。最后，人民随着国王，这两个伟大的造物，臂挽着臂一起离去，腾出地方给公民、资产阶级和无产者，留给工业和工业发展的牺牲者。自从一位大人物宣布：国王都滚蛋了！我们发现国王比过去更多了，这就是此话的证据。人们越是造出更多的国王，国王就越少。国王，这不是指随便哪一个路易-菲利浦、查理十世、弗雷德里克、马克西米尼安^①、缪拉^②；国王，是指路易十四或腓力二世。世界上只有俄国沙皇体现了国王的概念，他的一个眼色就能决定人的生死，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如同利奥十世^③、路易十四、查理五世^④的谕旨。维多利亚女王不过是个女总督，和某个立宪政体的国王一样，只是个拿几百万薪俸的民众的办事员。

今天所谓的阶级取代了昔日的三个等级。现在有文人阶级、工业阶级、上层阶级、中等阶级等等。这些阶级几乎都有各自的主脑，就像中学里有班主任。其实只是把暴君换成了小暴君，如此而已。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黎塞留，他们就叫拉斐特或卡西米尔·佩里埃^⑤；各种职业的背后都是钱箱，它对

① 指马克西米尼安一世(1459—1519)，原为奥地利大公，一四九三年成为日耳曼皇帝。

② 若·缪拉(1767—1815)，拿破仑麾下著名元帅，曾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

③ 利奥十世(1475—1521)，于一五一三年成为罗马教皇，他不仅是教会首脑，且是世俗统治者梅迪契家族的族长，权势极大。

④ 查理五世(1500—1558)，原为西班牙王，一五一九年成为日耳曼皇帝。

⑤ 一八三〇年革命后，七月王朝最初两任内阁首相拉斐特和佩里埃都是大银行家。

不能转让的财产不屑一顾，却没有王权那样高贵的气派！

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是伟人巨匠荟萃的时代，是轰轰烈烈的事件接连发生的时代，那时有许多行当如今已经完全不为人所知了。

有种点路灯的人，他们白天睡觉，全家只能把营造商的仓库当住处，一家人忙忙碌碌，妻子忙着擦灯罩玻璃，男人灌灯油，孩子们用破布擦反射镜。他们白天为夜晚做准备，夜里按照月亮出没的变化把灯熄灭或是把灯点着。再过几年，这满身油污的一家人，会完全消失的。

还有跟第欧根尼^①一样住在木桶里的缝穷妇，桶的上方有个放雕像的小洞，里面摆着一个用猛禽羽毛和漆布做的偶像，这是消失了的一景。

从前巴黎有些小店铺，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取暖的小炭炉，一个小土炉就算是整个灶间，门面是一座屏风，房顶是钩在墙上的一块红色粗帆布，从墙的左右两边垂下两块毡子，过往行人一眼就可以看见是卖小牛肺、猪、羊下水或调味菜的女商贩，修理零活的手艺人，或是卖小海鲜的女摊贩。过去这样的小铺子数以千计，而今在巴黎城里要花好几天的功夫，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发现这样一个不大牢固的小店铺，就像猎人要在巴黎附近的平原地千方百计地搜捕，才能找到点猎物一样。

现在城里除去没建立集市的地方以外，再也看不到那种大红伞了，从前在大红伞下卖水果的女商贩是很多的。现在只在塞夫勒街还能看见这样的大蘑菇。哪里的居民有需要，而且提

①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13—公元前327），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主张禁欲主义，摒弃舒适生活，据说他住在一个木桶里。

出要求，市政当局便在哪里建立集市，建了集市，这些大红伞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就像双轮公共马车，点油的路灯，检疫官在街口的房子之间拉起的封锁链一样，总之，像一切在社会变动中消失的东西一样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中世纪、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大革命，接着是帝国，由此将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考古学。

今天，店铺把各种 sub dio^① 行业都扼杀了，从擦皮鞋用的带脚踏板的小木箱，到售货筐变成的装在两个旧车轮上推着走的木板箱，都被淘汰了。在花费较大的店铺里，既有卖海鲜的女贩，也有卖旧货的，既有卖猪、羊下水的，卖水果的，修理旧东西的，卖旧书的，也有做各种小生意的。卖烤栗子的小摊就在酒铺里。隔很远才能看见一个卖牡蛎的女人，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捂在裙子下面，身旁放着一堆牡蛎。卖墨水的，卖耗子药的，卖火镰、火绒和火石的，都让杂货店挤掉了。不久，那卖香草柠檬露的，将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人们看到他那奇特的肖像，他那些小铃铛，精美的银杯跟我们祖先用的无脚杯一样，杯子上雕刻的是资产阶级为之骄傲的百合花，还有那精心装饰的小水塔，衬以大红丝绸，上面插有羽饰，其中好几支是银制的，谁能知道这是卖什么的呢。

走江湖卖野药的是群众心目中的俊杰，如今他们在报纸的第四版上行医卖药，每年能挣上十万法郎。他们有靠卖愈疮木造起来的宅邸，有靠发汗的草根挣来的土地；他们由原来的滑稽可笑、怪里怪气变得卑鄙无耻。江湖医生不顾旁人嘲讽讥笑，自己出头露面，和公众面对面地打交道，并且不乏勇气，而那种躲在中二楼的庸医，却比他的劣药更加卑鄙。

① 拉丁文：露天的。

那么，您知道这种变化的代价是什么吗？您知道巴黎的十万家店铺总共价值多少吗？据说其中有好几家光是装饰就值十万埃居呢！

现在买樱桃、醋栗、小水果，要花五十生丁，过去只用两个里亚^①！

现在买草莓要花两个法郎，过去只值五个苏，如今葡萄要三十个苏，而过去只卖十个苏！

现在买鱼买鸡，要花四五个法郎，过去鱼和鸡只卖三十个苏！

煤的价钱等于从前的三倍，您要比过去多付两倍的钱！

您家厨娘的银行存折上的存款总数，比您妻子的积蓄还要多；到休假的日子，她穿戴得跟女主人一样漂亮！

一八〇〇年，租一套住房只要一千二百法郎，现在要六千法郎。

过去日常生活的开销只需一千埃居就够了，现在花一万八千法郎也不显得富裕！

如今五法郎的硬币，还不如过去一个三法郎的埃居值钱！

现在有些穿号衣的马车夫，在等您乘车的时候都在看报，大概是专门供他们阅读的报纸。

另外，国家靠信用借走的资金，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公债要多四倍。

最后还有一点，您会在一家猪肉店的招牌上看到：“某某人，韦娄先生的弟子^②”，这证明人的知识水平提高了！

妓院也不再是卑劣下流、令人憎恶的地方了，那里有走马

① 法国旧时铜币，一里亚相当于四分之一苏。

② 原文élaive，是élève(学生、弟子)的误写。这里，作者恰是讽刺社会上知识文化水平未能提高。

车的专用大门，灯光在黑色玻璃窗上映照出红色的号码。里面有好几间客厅，嫖客在那里像在饭馆按菜单点菜一样，什么萨穆-拉马特、多莉娜、西班牙、英格兰、科地、布里、意大利或是尼格利西亚^①，任人随意挑选。警察对所有流行的只有两章的艳情小说也保持沉默。

人们可能要问，当然这不是要攻击政治经济学这位亲王殿下^②，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是否和在卡拉拉雕花大理石^③台上卖给您一斤红肠有联系，小偷是否比那些靠小偷过日子的人住得更舒服！

我们巴黎的虚假繁荣造成外省的贫困和郊区的贫困。受害者就在里昂，那里的丝织工人。各行各业都有受害者。

人们过分地刺激各个阶级的需要，结果他们都被虚荣心吞噬了。富凯^④的一句名言：QUO NON ASCENDAM^⑤，成了法国头脑灵活的年轻人的座右铭，不论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都一样照此行事。政治家也和道德家同样感到恐惧，他们大概会考虑，虽然有这么多需要，可是那年金岁入又在哪里呢。当人们发现国库有流动债务时，家家户户便都效法国家的做法，也学会了利用流动债务，这不禁令人惊恐地看到，法国竟有一半人是靠吃透支过生活的。一旦要结算帐目，债务人就会把债权人吞掉。

① 都是妓女的名字。

② 估计系指路易-拿破仑，他于一八四四年在狱中写了《论消灭贫困》的小册子，其中提出他的经济理论，受圣西门思想影响很大，后来此书曾公开发表。

③ 卡拉拉，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以产优质大理石闻名。

④ 尼·富凯(1615—1680?)，路易十四时的财政总监，富可敌国，权重一时，后以渎职罪被判终身监禁，没收私产。

⑤ 拉丁文：什么地方我不能攀登？

这可能就是所谓工业王国的末日。现行制度只能使问题变得旷日持久，把问题扩大，使斗争扩大。上层资产阶级要比贵族冒更大的被杀头的危险；他们如果有枪，就会把所有造枪的人都当成对手。人人都在帮助挖掘坟墓，无疑是为了人人都跳进去。

艺 术 道 德

教会和贵族的遗迹，封建制度、中世纪的遗迹，都是雄伟壮丽的，今天仍使那些诧异的胜利者惊讶万分，赞叹不已；而资产阶级的废墟将是一堆五颜六色的硬纤维板、石膏装饰，毫无用处的破烂。那些大量制造的小物件，变化莫测的廉价繁荣，什么也留存不下，甚至连尘埃也留不下。昔日一位贵妇人的藏衣室，就能把今天一个银行家的办公室装得满满的。到一九〇〇年，中庸政府的王后的藏衣室，能有什么用呢？……到那时，她的藏衣室也不存在了，可能已经造了纸，就像现在印书报的纸一样。而这一大堆纸又会变成什么呢？

德·巴尔扎克

（《巴黎之魔》，1844年）

蔡鸿滨 译

巴黎林荫大道的历史和生理学*

从玛德莱娜广场到巴士底广场

每个国家的首都都有它独特的诗篇，它在诗里表现自己，概括自己，使自己的面目更为突出。今天巴黎的林荫大道，犹如过去威尼斯的大运河，现在米兰的仆人通道，罗马的林荫道，彼得堡的涅瓦斯基大道（那是巴黎林荫大道的摹拟），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荷兰海牙的大森林，伦敦的摄政大街，维也纳的壕沟大道，马德里的太阳门。所有这些城市的中心，没有一处能和巴黎的林荫大道相比。维也纳的壕沟大道只有我们的林荫大道最短的一段那么长，恰似个穿着节日服装的老板娘。菩提树下大街和巴黎的白菜桥大街一样暗淡沉闷，仿佛是外省的林荫路，大街的一端是些旅馆，活像国家监狱。彼得堡的涅瓦斯基大道与我们的林荫大道相比，如同假宝石和金刚钻放在一起。那里缺少心灵中活跃爽人的阳光，缺少……嘲弄一切、玩世不恭的自由，而这正是巴黎游荡闲逛的人与众不同之处。按照那个国家的规矩，不许三人在大道上交谈，不许在冒烟的最小壁炉前面聚会。在巴黎，夜色那么幽静，那么撩人，而在彼得堡的林荫大道上，夜晚却令人败兴。不过，那里的建筑造型奇特，

• 与上一篇《昔日的巴黎》一起首次发表在《巴黎之魔》第二卷里，原文附有贝塔勒和贝特朗所画的插图和风景画十幅。

如果说，艺术不应过于考虑利用的是什么题材，那么一个不偏不倚的作家一定会承认，那里的建筑装饰在某些方面可以和巴黎的林荫大道争个高下。

但是，在那里到处都看到军人制服，公鸡的羽毛和军大衣！没有一批办小报的文人！没有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没有妓女，也没有欢乐！那里的人破衣褴衫，千人一面。寻常百姓都穿着老羊皮袄。伦敦的摄政大街也是一样，都是一模一样的英国人，清一色的黑礼服，或是一种式样的雨衣！在彼得堡，人们的笑容都凝滞在嘴唇上；而在伦敦，烦恼无聊却让人不停地龇牙咧嘴，令人好不难受。在伦敦和彼得堡之间，人人都更喜欢大自然的冰冷，而不喜欢人脸上的冷漠。在彼得堡的林荫大道上，只有一个沙皇；在伦敦，有多少勋爵，就有多少沙皇，实在是太多了。威尼斯的大运河犹如一具死尸，海牙的大森林不过是有钱人宽阔的农舍，至于米兰的仆人通道，尽管奥地利不太高兴^①，那里间谍密探群集，已经失去它本来的特色。可是再看看巴黎！……噢！在巴黎，这里是智慧的自由，这里充满生活！是奇特而又丰富的生活，有感染力的生活，热烈的生活，是阳光之下懒洋洋的生活，是艺术家的有趣的生活，是鲜明对照的生活。林荫大道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对于巴黎的一切震颤抖动，它都有深切的感受：它经历过忧郁惆怅的时刻，也有欢乐愉快的时刻；有空荡冷清的时刻，也有嘈杂喧闹的时刻；有清白纯洁的时刻，也有卑污可耻的时刻。每天早晨七点钟，那时还没有踏着石板路脚步声，没有车辆在路面上摇摆晃动。最早也要到八点的时候，才有稀稀落落的几辆马车缓缓驰过，几个背负重物的搬运工人迈着沉重的脚步，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互相招

① 十八世纪初米兰属奥地利管辖。

呼着走向工地，这时林荫大道才随着声音甦醒。但是百叶窗后面依然毫无动静，店铺的门仍然紧闭。这是许多巴黎人不熟悉的景象，他们以为林荫大道永远装点辉煌，如同他们自己跟他们最喜欢的批评家一样，都以为螯虾天生就是红色的。九点时，林荫大道整条街开始了紧张的劳动，店铺打开店门，露出内部的杂沓凌乱。过了一会儿，这条大街便像年轻女工一样忙碌起来，有几个穿着破旧短外套的人在人行道上走过。将近十一点，街头出现轻便马车，有人乘车赶去办理诉讼案件，交付款项，拜访诉讼代理人、公证人，车上坐着正在酝酿破产的人，值班的证券经纪人，生意人，神情若有所思的耍诡计的人，沉浸在幸福中的衣冠楚楚的人，成衣商，衬衫商，总之，都是清晨早起而又忙忙碌碌的人。到正午，林荫大道上的人觉得饿了，于是有人在这里吃午饭，做交易所生意的也来了。最后，从下午两点到五点，是林荫大道的生活最红火的时候，它免费提供热闹的表演。三千家店铺光彩夺目，从玛德莱娜广场直到圣德尼门，像大型组诗一样绚丽的橱窗歌唱彩色斑斓的诗节。过往行人都在不自觉中扮演着艺术家的角色，他们演出古典悲剧中的合唱：他们笑容可掬，情意缠绵，伤心落泪，莞尔微笑，想入非非！他们来来去去，仿佛是幽灵，或是鬼火！……人们走不出两条街就会遇到一位朋友，或是一个冤家对头，遇到一个引人发笑或是令人深思的怪人，一个讨小钱的贫苦人，一个寻找题材的通俗笑剧女作者，也有一个比一个有钱的穷人。在这里能看到各式服装的表演。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服装，有多少不同的装束，就有多少不同的性格！天气晴朗时，妇女在街头出现，不过都衣着朴素。如今，盛妆的女人都到爱丽舍田园大街或是布洛涅森林去了。体面女人在林荫大道散步，不过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兴致，把在那里讨价还价当作消遣；她们匆匆走过，

跟任何人都不打招呼。

一五〇〇年，巴黎的生活和面貌集中体现在圣安东尼大街；一六〇〇年时在王宫广场；一七〇〇年在新桥；到一八〇〇年则转到王宫市场。这些地方都先后扮演过林荫大道的角色！那里的土地也经历过热情炽烈的时刻，如同今天做交易所生意的人在托尔托尼^①咖啡馆的台阶上脚踏的沥青路面一样。当然，林荫大道也有它自身的命运。到一八〇〇年时，林荫大道才让人揣测到它未来的面貌，那时巴黎的头面人物都麇集在从神庙区到夏尔洛街一带。到一八一五年，巴黎的生活转移到全景大街；一八二〇年又围绕所谓的根特林荫大道^②展开，现在又有从这里向玛德莱娜广场伸展的趋势。到一八六〇年时，巴黎的中心将在从和平街到协和广场一带。巴黎生活的这种转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五〇〇年时，宫廷在图尔奈尔宫，受到巴士底城堡保护。一六〇〇年，贵族在著名的王宫广场居住，也就是高乃依歌颂的那个广场，将来有一天，也会有人歌颂林荫大道的。

那时候，宫廷有时在圣日尔曼，有时在枫丹白露，有时又在布洛瓦；国王并没有选中卢浮宫。到路易十四决定建造凡尔赛宫时，新桥便成为全城的一条大动脉，要从塞纳河的一岸到对岸去，都要经过新桥。一八〇〇年，就不再有什么中心了，哪里有娱乐，人就到哪里去消遣；巴黎的戏院、剧场都集中在神庙大街，因此神庙大街就代表全城，德佐吉埃^③也用他著名

① 托尔托尼，巴黎著名的咖啡馆和餐厅，一八〇四年开业，是许多政治家、著名作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② 在复辟时期，意大利人大街的一侧改称根特大街，以纪念路易十八在拿破仑百日皇朝时流亡根特之事。

③ 安·德佐吉埃(1772—1827)，法国通俗喜剧作者，歌曲作者。

的歌曲赞颂这条大街。那时巴黎的林荫大道不过是一条第一流的王家大道，要寻找消遣娱乐，就走这条大道，因为过去蓝钟餐厅^①的妙处是众所周知的！……一八一五年，波旁王室把法国的活动集中在议院，于是林荫大道便成为全城的大路。然而这条大道的全盛时期是一八三〇年左右才逐渐达到顶峰的。事情说来也怪，这时倒是巴黎城的北边更受欢迎；巴黎人非常固执，坚持只走这条路线。至于南边的路线，由于没有过路行人，显得无声无息，路边的店铺既没有顾客，也没有老主顾，只得做些毫无豪华气派的生意。这种奇怪现象也并非偶然，因为那时巴黎的生活全都集中在北线和塞纳河各码头之间。在十五年内，蒙马特尔高地和南线之间又建起第二个巴黎。从此以后，南北两线竞相装点美化，争取吸引更多的人来闲逛散步。

林荫大道的历史同树立统治威望的历史一样，开头也是极其平庸的。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巴黎人，谁不记得市政当局的拙劣行径，在每条大街入口处，很长时间内设有木桩，有些怀孕的妇女跌撞在木桩上，有的年轻人漫不经心，两眼东张西望，却看不见有人在木桩子上戳穿了肚皮。每年都发生上千起严重事故，可是人们还拿来当作笑料！……这些木桩子竟然保留了三十年，简直是野蛮愚蠢！这也说明法国的行政部门，尤其是巴黎城的管理部门碌碌无能，暴殄天物，缺乏起码的想象力。一遇雨天，林荫大道便成了污水坑，很难通行；最后还是个奥弗涅人夏布罗尔^②承揽了这件事，用沃尔维克^③的熔岩石铺了一

① 蓝钟餐厅坐落在神庙大街和夏尔洛街的拐角。

② 吉·加·夏布罗尔(1773—1843)，曾先后在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任塞纳省省长。

③ 沃尔维克，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小城镇，当地采石场的熔岩石旧时多用作建筑材料。

条非常小气的路面，不过也反映出市政管理部门的另一特点！当时本来可以利用塞纳河运来大西洋海岸的花岗石，却偏要从奥弗涅的山窝里运来火山岩石板，这种石料质地疏松，不能耐久。尽管如此，这点进步也受到巴黎人的欢迎，被誉为桩德政，虽然在这条石板路上三个人遇到一起就走不开了。

直到今天这一带道路也还有待大大改善。林荫大道应该全是一样的路面，不应把沥青路和石板路掺杂在一起，因为在巴黎人们走路时也思考问题，路面反复变化会把人颠得晕头转向。大马路的路面应当铺得阔气、漂亮，就像在蒙马特尔做试点的那种样子。另外，道路的地势应当从头到尾一样平整，圣德尼门应当拆除。但是，塞纳河沿岸的建筑必须彻底改变面目，不论是有遮挡还是没有遮挡人们都能在这里散步，不必担心太阳烤晒或是下雨时挨淋，那时林荫大道才能与巴黎相称。重建房屋工程浩大，所费不貲，因此难以做到；但若采用阳台凸出而且接连不断的办法（见《昔日的巴黎》），可能会收到良好效果。另外，从协和广场到巴士底广场，为什么不在每条小路的低处开一条潺潺流淌的清澈小溪呢？林荫大道的草木现在长得多么繁茂啊！……难道在比伊码头引上塞纳河水，只是让它流经几条美人鱼的身子，然后在路易十六桥^①那里又流进塞纳河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未免有些稚气，或是近乎荒唐了。尽管如此，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也不论在什么国家，都没有巴黎林荫大道这样的风光景象，这样的散步场所，这样纷繁的场面，这条大道从奥斯特利茨桥开始——桥的一端便是植物园——一直到玛德莱娜广场，广场的尽头是协和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道。

现在让我们像乘公共马车一样，沿着这条河，这没有水的第二条塞纳河，飞快地巡行一番，看看它的面目……

^① 即今协和桥，曾先后称为路易十六桥、革命桥。

从玛德莱娜广场到科马尔丹街，并不是人们闲逛的去处。这条通道突出体现了我们模仿帕台农神庙^①的成果，不论怎么说，这还算是壮丽辉煌的所在；不过那里的咖啡馆低俗的雕刻破坏了它的景观，也损害了侧面的檐壁。这条街与林荫大道平行，在靠南面的一侧，把行人与店铺隔开，左边的建筑一年前才着手动工。因此这一段林荫大道前景如何还不得而知，如果去掉南面的路，这里的建筑就会显得很出色。除非以后把外交部现址改成店铺门面房，否则这一带就没有什么前途了。行人从这里经过，却不在这里散步。尽管过往行人大都衣冠楚楚，高雅阔绰，但这一带却毫无生气。这是一处最危险的通路，与五条街相通。这里也是最有风险的通路，因为外交部就在这里。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人愿在这条大街上停留；政治影响了来往通行；不过政治就要被排除了。只要城防低街这最后一条低街存在一天，这里的林荫大道就不会出现欢快的景象，不会有别具一格的特点，也不会有闲逛的人，因此也就不会有生意可做。噢，手里有资财的人，你们要善于把十万法郎播撒在能收回千百万法郎的地方！可是在这一带，闲逛的人知道自己惹人注意，而巴黎人不喜欢住在这一带的人说三道四，说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低级的娱乐消遣。

科马尔丹街拐角有一座房屋是十八世纪最有名的建筑；吉玛小姐^②迁往昂丹大道的公馆之前，一直住在这里。街拐角的圆形塔楼上还雕刻着歌剧院的标志。早晚有一天这座房子也会拆掉的，就像吕利^③的宅第一样，他的私宅也在街角上，就是

① 雅典卫城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称帕台农神庙。

② 玛-马·吉玛(1743—1816)，巴黎歌剧院女舞蹈演员，也是高等艺妓，她的私宅极为豪华。

③ 冉-巴·吕利(1632—1687)，法国宫廷歌剧作曲家，他最初在宫廷乐队中任小提琴手，后来领导乐队并任指挥。

小田园新街和圣安娜街的拐角，房子正面有些雕刻品表明他的姓氏，其中有使他成名的小提琴，不过雕刻成竖琴形式。

到和平街一带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这里行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从前林荫大道就到此为止。全巴黎的头面人物都经过和平街去杜伊勒里宫。和平街就是黎塞留街未来的劲敌，将来会成为现代的圣德尼街。过去，一穿过这条大街，便到了现在巴黎的中心，这个中心就在昂丹大道和蒙马特尔郊区路之间。从这里开始出现一些奇特的建筑，每座建筑都像神怪故事或是《一千零一夜》中的篇章。首先是汉诺威大楼^①，对面是西蒙建造的高大住宅，这所住宅挡住了黎塞留的视野，使他看不到花园的景色。现在巴黎的头面人物也从这里经过，却根本不知道过去曾发生过一起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诉讼案件，最后以元帅败诉告终；而且就在国王本人在最高法院已表示屈服时^②，元帅还相信国王旨意的力量。接着是中国浴室，那是商业上最大胆的尝试，花了上百万法郎的广告费用，而且是永久性的广告，奇怪的是，这是在帝国时期出现的事！

林荫大道上这些新奇壮观的建筑，诸如金屋饭店^③、太阳台咖啡厅之类，如果不和那些既无风格、亦无装饰，涂抹着石膏的肮脏丑陋的建筑夹杂在一起，那么林荫大道作为建筑术上精妙别致的作品，则完全可以和威尼斯的大运河媲美。

① 汉诺威大楼，为纪念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法国元帅路易·黎塞留（1696—1788）在汉诺威战役中的胜利，于一七六〇年建造，后用作游艺场。

② 指一七八七年八月巴黎最高法院拒绝将国王路易十六亲自支持的财政改革方案登记，国王对法院采取高压手段，激起巴黎骚乱，国王只得让步，从此法院控制了局势。

③ 金屋饭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黎意大利人大街最豪华的饭店，上流社会人士在看过夜戏后在此就餐。

请看看河运谷仓街的街口，每个拐角处都有那么多富丽堂皇的建筑，而旁边却是些毫无气派，也没有特色的房子！其中有一处还是赛马俱乐部呢，难道你会相信吗？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个个举止阔绰，风度翩翩，可是竟然没有一点民族意识，不想跟伦敦比个高低，人家的俱乐部宏伟壮丽，胜过王侯之家，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那著名的金屋饭店出自一个前挂毯商之手，他由于个人志趣，后来成了建筑师！好！让我们再看看大道的另一侧，有一栋大房子属于著名的成衣商布伊松^①，这座房子建在一个宅院内，在三十五年中，巴黎所有的赌徒都曾在这里一试身手！这就是弗拉斯卡蒂大厦^②，有家咖啡馆始终不渝地保留着这个名字，和它对面的红衣主教咖啡馆竞争。在巴黎，人的财产变幻莫测，实在令人惊奇！这位裁缝店老板有十九年的租约保证，付了五万法郎租金，建成这座竞技场式的法伦斯泰尔^③，据说他在这里赚了一百万法郎；红衣主教咖啡馆的房子，现在底层的年收入是四万法郎，十年前是以二十万法郎售出的！……布伊松和雅尼塞，红衣主教咖啡馆和小雅内特咖啡馆（简而言之，有多少次午宴、交易、珠宝和财富从这里经过啊！）在黎塞留街也是数一数二的了。这不就是名厨大菜、礼服长裙、珍贵钻石，或者说是整个巴黎的缩影吗？因为没有这一切，实际上便什么也做不成。

在泰布街和黎塞留街之间，直到另外一条林荫大道，洋溢着多么诱人的魅力和醉人的气氛啊！这不是尽人皆知的吗？

如果你是个好思考的人，那么你一走到这个地方，一天的

① 布伊松裁缝是巴尔扎克的朋友和债主，巴尔扎克经常在作品中提到他。

② 督政府时期，那不勒斯冷饮商加尔基在意大利人大街开设弗拉斯卡蒂咖啡馆，不久即改为餐厅和赌场，极为有名，七月王朝时期取缔赌场，于一八三七年关闭。

③ 这里以傅立叶设想的法伦斯泰尔喻指许多人家合住的大楼房。

时光便会消磨掉了。这里有金色的梦想，也有难以抵挡的消遣娱乐。人在这里既感到是孤身一人，又觉得在与人结伴为伍。版画商的画，当天的戏剧演出，咖啡馆里的甜点小吃，首饰店的珠光宝气，这一切都令人陶醉，使人兴奋。巴黎的高档精品，诸如珠宝首饰、各种衣料、雕刻版画、图书典籍，这里应有尽有。警察局长应该下令禁止穷人由此经过，否则他们看到这里的情景，就会要求立即实行土地法。年轻漂亮的轻佻女子从通到马路的四五条路线走出来，她们都喜欢这样的大马路；好思考的人突然像读贺拉斯^①诗歌的猎人看见一群群山鹑从面前走过一样！有人从交易所的战场出来，走到饭馆去，消化完了金钱，又来消化食物。托尔托尼咖啡馆不就是交易所的序幕、同时又是结局吗？巴黎的各种俱乐部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著名的艺术家，有声望的大阔佬，歌剧院的观众，都在这里川流不息，咖啡馆里富丽堂皇，令人惊叹。这附近有十座剧院，其中包括孔德剧场。巴黎这一带地区使王宫区黯然失色。到这里来的人个个自以为是富翁，而且因在这里不断遇见机智风趣的人，日久天长便以为自己也有才智了。这里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们有时便觉得自己不是在步行。车辆来往穿梭，令人头晕目眩，如果不是为了谈话或是有什么饶有兴味的打算，在这里停留是很危险的。因此，即使在伦敦拥有五千万财富，在彼得堡有五万农民的地租，也不如在巴黎有一百金路易^②年金幸福。从蒙马特尔街到圣德尼街，林荫大道的面貌便完全不同了，尽管这里的建筑不乏特色，而且第一眼就看见拉格朗热^③的宏伟

① 指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

② 一路易值二十法郎。

③ 约-路·拉格朗热(1763—1813)，法国数学家，综合理工学院及高等师范学院数学教授；一七八七年由意大利到法国定居，拿破仑时期封为伯爵，死后葬入先贤祠。

宅第——如今是奥比松地毯^①在此落户。尽管给铁桥修建了巴比伦式的塔楼，却错误地采用了石膏作建筑材料；竞技剧场正面外观虽经精心修饰，可惜于事无补，再远一点，佳讯商场像变魔术似的拔地而起，和威尼斯的府邸一样华美，但同样无济于事：所有这一切都白费力气！……过往行人没一点优雅气派，漂亮衣裙似乎与这里的氛围不合拍，艺术家、时髦青年都不来这一带找艳遇。到这里来的，净是圣德尼街、神庙郊区、圣马丁街那伙粗俗的土佬，鞋袜邋遢的生意人，上了年纪的地主、退休的财东，也在这里露面；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在彼得堡也有同样的现象，那里涅瓦斯基林荫大道的生活都集中在莫尔斯卡娅大街和阿尼科夫宫之间。在巴黎，只隔一条街就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在和平街和蒙马特尔街之间的林荫大道上，一切都富有诗意；可是隔一条街的店铺，装饰就没有那么大的气派，细微之处就没有那么奢华考究，陈列的东西也没有那么丰富多采了。这里出售的商品完全是另一回事，寒伧的廉价小店里陈列着不经用的劣质产品，想象力不再能感受到几步之外那种令人兴奋的强烈刺激。对比如此鲜明，连人的头脑都受其影响，想法也不一样了，人们会把一百苏的硬币放在衣袋里（假若有的话），不去动它。二十年来，市议会一直试图拆掉圣德尼门，可是始终未能如愿；如果你走到圣德尼门，噢！尽管这片广阔的地方景物独特，但当你有事非要到这一带去碰运气时，你的两脚却禁不住要往回迈。这条街上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服，破衣褴衫；农民、工人，各种运货马车，总之，全都是黎民百姓，如果有谁穿着稍微干净一些，就会显得极不协调，非常惹

① 法国中部克勒兹省奥比松地区出产的手工织造的大幅地毯，旧时供王室及贵族使用。这里指销售奥比松地毯的公司。

人注目，招人议论。

你在这里又会看到巴黎城的荒唐愚蠢，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离圣德尼门十法尺远，五十年来一直留有一眼专供卖水的水泉。于是此处成为一片讨厌的沼泽地，一年四季很难通行，周围二十米左右都泥泞不堪，使这块地方大煞风景。为什么会这样？我看一百个市议员也说不清道不明。这条大道历来就是这么个肮脏潮湿的鬼地方。上百年来，这里还留着一堵一米高的矮墙，把低街和大道隔开。在所谓布洛涅森林通道前面，有一小段阶梯，著名的吉玛在下台阶时崴了脚，因为这件事巴黎一时议论纷纭。从这次事故之后，那堵矮墙又存在了五十年。一八三二年，拉法夷特在这里遭到民众的嘲骂，指责他背叛，那时如果他被水龙浇得患了感冒^①，这水龙也许会在这里保存一百年。在巴黎，由于流弊造成的不幸，反过来会加强流弊。塞纳省省长并不是白当的，得到处卖水才行。但是为什么不能把水放在铺子里卖呢？难道市政当局建起像阿尔卡德街那样美观的蓄水池的地方，只嫌缺少这么个不光彩的角落吗？

我们再看看林荫大道体现大众生活的一面。从圣马丁门剧院到土耳其人咖啡馆，群众把一切都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因此，能叫座儿的剧场吸引来的不是观众，而是附近郊区的乡里百姓。通俗小说家们从来没有讲过水塔广场^②的坏话，每天从中午到下午四点，如果天气好的话，在这里总能看到伍长和未婚妻会面的场景。

这一带就是平民百姓的意大利人大街，不过这只限于晚上，因为上午这里一片暗淡，没有活力，没有生气，也毫无特点；

① 影射七月王朝政府曾利用消防队水龙驱散群众集会一事。

② 一八一一年在神庙郊区建成水塔，这里便叫水塔广场，一八七九年改名为共和国广场。

但是到了晚上却热闹非凡。这里的八家剧场不断地召唤着观众。五十个女商贩在露天摆摊，卖各种饭菜小吃，普通人花两个苏填饱肚子，再花二十个苏一饱眼福。在巴黎，只有在这里能听到巴黎的呼声，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平民百姓，使画家吃惊的形容枯槁的人群，让财主担惊受怕的目光！已故的博贝什^①就在这里演出，是此地的一大名人，可惜他跟许多名人一样，没有接班人。他的搭档叫加利马弗雷^②。玛丹维尔^③为这两个有名的街头卖艺人写的滑稽戏，小孩子、当兵的和保姆看了能笑破肚皮；在这条有名的大街上，他们的服装总能给人群增添色彩，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德菲厄餐馆的房子是这个街区试图与前述高级林荫道相抗衡的最佳建筑。这座建筑和昂必居剧院及马戏场^④的建筑，属于绝无仅有的尝试。其他的剧场、房屋，统统按照最难看的式样建造，无非是用石膏涂抹，凑合着弄点不耐久的装饰，可怜巴巴的看上去极不牢靠；但是从整体上看却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算是有点特色。著名的蓝钟餐厅没有一扇窗、一层楼是在同一垂直面上的。土耳其人咖啡馆倒是非常时行的建筑，就像底比斯^⑤废墟属于古代文明一样。

接下去很快就是冷清的林荫道了，这里没有人散步，属于豪华散步场所的荒凉地带。这地方令你厌烦，从老远就能感觉到工厂作坊的气氛。这儿已经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了。靠吃利息

① 博贝什，原名芒德拉尔(1791--1841)，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著名的喜剧小丑，博贝什是他的绰号。

② 奥-格·加利马弗雷(1791—1870)，喜剧小丑，复辟时期和博贝什一起在神庙大街演出。

③ 阿-路·玛丹维尔(1776—1830)，法国记者、剧作家。

④ 一七八三年在神庙郊区建成的马戏场，演出马戏、皮影戏、杂技、哑剧等。

⑤ 底比斯，公元前两千年古埃及帝国首府。

生活的人兴致来时就穿着便袍来这里散步，天晴的日子，可以看见盲人在这里打牌。还有人在这里摆些桌子，桌上陈列着铁制或玻璃制成的小宫殿。这儿的店铺面目可憎，货架上的商品粗劣不堪，*In piscem desinit elegantia*^①。林荫大道头尾极不协调，头在玛德莱娜大道，尾在髑髅地女修院大街。再往下是博马舍大街，由于有几家卖旧货的店铺，由于七月圆柱^②周围有许多居民聚居，所以到这个路段又有了活力和生气。这里有家剧院，取了个博马舍的名字，不过仅仅是名字而已。

再过去便是布尔东大街，这儿已出了巴黎城，是乡村，是郊区，是大道，是空旷的宏伟，但这是巴黎最壮观的地点之一，看一眼便令人惊异不置，就像古罗马一样光彩夺目，只是没有参观者！奥斯特利茨桥，塞纳河最宽的一段，圣母院，植物园，葡萄酒市场，圣路易岛，富饶的谷仓，七月圆柱，巴士底广场的壕沟，硝石库，先贤祠，这儿一切都壮丽辉煌。的确，巴黎这部正剧的结尾与它的开头是相称的。

去吧，骑上一匹英国骏马，快步疾驰，从协和广场和玛德莱娜广场到奥斯特利茨桥，用一刻钟功夫就能读完巴黎的诗篇；从有三千名士兵重获新生的星形广场凯旋门，到有三千女狂人虚度时光的王宫；从家具库^③到植物园博物馆，从现在被埃及石块淹没的路易十六的断头台^④，到在博马舍眼前点燃的第一

① 拉丁文：优雅有始无终。

② 指巴士底广场中心的铜柱，又称巴士底圆柱，一八三三年为纪念七月革命牺牲者而建立，柱顶有自由神雕像。

③ 指协和广场北面王家大道右侧的大厦，一七七〇年建成，历来是政府机关所在地。

④ 指协和广场，一七九三年曾在此处死路易十六。一八三六年在这里竖立起了一座埃及方尖碑，故云“埃及石块”。

堆革命烈火^①，在射出革命的第一枪之前十年，他便说出了有力的警句^②；过去法国国王在图尔奈尔街诞生，后又在法国人的国王时期被议会处死^③。这是一部法国史，特别是最后几页，写的主要是林荫大道。

一场与林荫大道抗衡的激烈竞争正在酝酿之中。今天，高雅人士都到爱丽舍田园大街南面的平行侧道去散步；但是，由于缺乏未雨绸缪的远见，一遇雨天林荫大道便无法行走，而这样的天气在巴黎是常见的，看来爱丽舍田园大街同样也没有预见，在长时间内也难以获得成功。

我曾经说过，Caveant consules!^④

德·巴尔扎克

(《巴黎之魔》，1844年)

蔡鸿滨 译

① 一七八八年，博马舍在邻近巴士底狱的圣安东尼大街(即现在的博马舍大街)修建了住宅。此处“革命烈火”指一七八九年攻克巴士底狱。

② 指博马舍的剧本《费加罗的婚姻》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路易十六读了剧本后说“上演这出戏等于打开巴士底狱的大门”。

③ 指波旁王朝的演变和结局，图尔奈尔宫原是波旁家族路易十二的王宫；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后被称为法国人的国王，一七九三年被国民公会处死。

④ 拉丁文：但愿谨慎行事。

学者之间*

一 一条街的面貌

巴黎有不少街道弯弯曲曲，蜿蜒曲折，算得上笔直规整的，可能只有昂丹大道的布德罗路和卢森堡宫附近的迪盖-特鲁安路。这迪盖-特鲁安路的两条岔道，一条通向西马路，另一条通向弗勒吕路。

一八二七年时，迪盖-特鲁安路的两条支路都还没有铺砌路面；路段上和拐角处也没有路灯照明。也许至今仍然没有铺上路石，装上路灯。说实在的，这条街上房屋那么少，或者说房子那么不起眼，根本引不起人们注意，作为房地产简直无足轻重，所以也就被巴黎城遗忘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一带地面不够坚实，由于街道正处在极不安全的地下墓穴所在地，不久前有很长一段路面塌陷下去，露出一道深沟，住在巴黎这个角落的居民见了不禁大惊失色。

各家报纸曾就此事大做文章；市政当局填平了塌方——这是土地塌陷的学名，使这条没有行人的街道两旁的园子也保

* 本文是未完成的小说草稿片断，于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三十日，由专门搜集巴尔扎克史料的比利时学者阿-夏·洛旺儒子爵首次在《政治与文学年鉴》上发表。巴尔扎克原拟将这部描写科学家特点的小说收入“风俗研究”中的“巴黎生活场景”。

险了。

这条街通往弗勒吕路的支路，左边完全被一堵墙占据，墙头上灰泥里插的玻璃瓶碎片和铁刺闪闪发亮，仿佛在提醒情人和窃贼当心自己的手。

墙上有个暗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花园小门，在戏剧、小说里必不可少的门，不过如今在巴黎已开始消失了。

这扇小门漆成深绿色，装着暗锁，可是税务监督员还没有派人来漆上门牌号数。沿着墙边长满荨麻和杂草。有车辙的街道，还有一些裂缝的灰暗墙壁，上面覆盖着叶簇，这一切与卢森堡宫、卡尔姆修道院和弗勒吕路各处花园的宁静气氛倒也谐和。

如果你走到这里，心里大概会想：

“什么人会住在这个地方？……”

什么人？……你马上就会看到的。

二 一位居民的侧影

一八二七年的五月，一天下午三点钟，这扇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胖胖的小老头，鼓凸着圆滚滚的肚子，这肚皮让他受了不少委屈，因为他不得不穿一条又肥又大的裤子，才不致妨碍活动；而且很久以来，他就不再穿皮靴和鞋套，只穿矮帮的皮鞋，鞋上几乎不擦鞋油。

他因为有这么个厨师的大肚子，身上的背心总是不停地向腹腔上部拱，可是他胸部那两个让瘦女人求之不得的鼓鼓囊囊的凸处，又把背心往下压挤，过路的人见了便开玩笑说，这件背心活像吃饭后果点时，一位全神贯注跟别人争论的客人放在膝盖上的卷成一团的餐巾。

他两腿细长，胳膊也长，仅仅在最庄重的场合，两只手中才有一只戴上手套。

他身穿一件绿色旧大衣，模样寒酸，但大衣上的一枚玫瑰花形徽章，使他避免了旁人的怜悯和施舍，由此证明荣誉勋位也有它的效用。

他的帽子瘪瘪塌塌，镶着棕红色毛皮的地方，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假如小老头把帽子忘在石桩子上，连拾破烂的也不会捡它。

这位学者(他是个学者)太漫不经心，受不了戴假发的那份拘束，因此摘帽跟人打招呼时，就把光头露出来了，猛一看，活像法尔奈斯宫里赫丘利雕像^①的膝盖。

他的每只耳朵上部都有几簇卷曲的白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好像被追赶的野猪耸立起来的鬃毛。他的脖子强劲有力，密密匝匝的皱纹、沟槽和颈下干瘪的垂皮，像漫画画出来的一样。让人一望而知，为什么他的领带总是往上缩，卷得皱皱巴巴，被好动的脑袋磨来蹭去，把这块倒霉的布料磨得丝丝缕缕，像一部下垂的髭须，不过比老头儿的真胡须要柔软得多。

现在，如果你从这厚实的前胸和后背猜出这个像顽强的工人一样的人是谁，那么你一定熟悉这位老人那略嫌苍白的和善面孔，两只神情恍惚的蓝眼睛，不住吸嗅的鼻子。你知道，每天早晨，他头上包着绸巾，穿着睡衣，这位著名的教授(他是位教授)非常像个老太太，一些年轻的德国人，从萨克斯、魏玛或是普鲁士内地来看望他，见了面却对他说：“对不起，太太！”便退出门外了。

这就是法兰西研究院的一位学识最渊博、最受人景仰的院士，这个侧影充分说明钻研学问的执著和由于探求真理而造成

^① 指收藏在罗马法尔奈斯宫的希腊神话英雄赫丘利的雕像。

的心不在焉，你大概能认出来，他就是冉-内波米塞纳-阿波罗多尔·若里·德·圣旺德里耶教授！……

三 阿道尔夫太太

老人——也就是那位教授，他已度过六十二个春秋——刚迈了三步，便回过头来，听见这样的声音和这句话：

“您带手帕了吗？”

一个女仆站在小门的门口，关切地望着主人。

她看上去有五十来岁，从她的穿着可以看出，她是那种在家里当家管事的女仆。她手里正编织着长袜。

学者走回来，老实地回答：

“带了，阿道尔夫太太，我带着手帕呢。”

“您拿了护目眼镜吗？”

学者摸了摸身边的口袋。

“拿了。”

“拿给我看看，因为您常常光拿个眼镜套，”阿道尔夫太太说。

教授把眼镜套掏出来，得意地拿出眼镜。

“您还是把眼镜戴上的好。”

德·圣旺德里耶教授用手帕擦了擦镜片，戴上了圆框眼镜。他摆弄眼镜时，很自然地把手帕塞在左臂腋下；然后他朝弗勒吕路走了几步，手帕便掉在地上了。

“我早料到了，”阿道尔夫太太心想。

她离开家门口，把手帕捡起来，喊道：

“先生！先生！”

“唉！什么事？”教授说，“啊！”他一边说一边接过手帕。

“您身上带钱了吗？”……阿道尔夫太太像母亲一样关切地问道。

“我根本不需要钱……”

“那要看情况；假如您要过艺术桥，就得花一个苏。”

“您说得对，”学者回答，“我要经过卢森堡宫、塞纳路、艺术桥、卢浮宫、公鸡路、小田园十字街、蒙马特尔壕沟路；去普瓦索尼埃郊区，这是最近的路了……”

“现在是三点钟，”阿道尔夫太太说，“您小姨家六点钟吃晚饭，还有三个钟头……是的……您能准时到的，不过人家也得等着您。”阿道尔夫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往围裙的口袋里摸，从里面掏出一枚两个苏的硬币递给教授。“好了，先生，”她对教授说，“可不要吃得太多。您不是贪吃的人，不过您总是心不在焉；您平时在饮食上很有节制，别一吃起来，就仿佛家里没有面包似的。好了，尽量别让太太等您，要不她就不让您一个人去了，那才寒碜呢。”

阿道尔夫太太回到门口站住，留意着她的主人，并且向他喊道：“向右转弯！往右拐！”看着他向圣母田园路那边走去。

“我的上帝，据说他还是学者呢，”她接着说，“当初他是怎么结的婚啊？等给太太梳头的时候，我得问问她。”

全家只有阿道尔夫太太多少照顾点教授，这一家人除了太太之外，还有七个孩子和一个住在这里的学生，而仆人呢，只有阿道尔夫太太跟她的女儿玛格丽特。

四 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的晚餐

四点钟的时候，德·圣旺德里耶先生就走到了塞纳路法兰西研究院拱廊下的边门前，了解他的人都会承认，他在街上没

有闲逛。

那里有个小男孩，说话的腔调挺可怜，他没费力气便把阿道尔夫太太给这位老人的两个苏要走了；等他到了艺术桥，才想起要付过桥费，于是立刻往回走，想找那个孩子要回一个苏，可是那淘气鬼想只给母亲一个苏，已经跑去换钱了，他母亲怀里抱个吃奶的孩子，在马扎利娜街转来转去。

这么一来，教授就得绕过看守桥的残废人，如果不付钱，任何一个巴黎人也不能通过。现在有两条路可走，过新桥或是过王家桥。王家桥那边有个特别诱人的景物把学者吸引过去，就是那些长方形的小箱子^①，跟岸边的护墙石一样宽，沿着河岸排开，箱子盖板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些靠不住的字样：“二十苏，——三十苏，——五十苏，——六十苏，——一法郎五十生丁”，招引着爱好珍本书籍的人。这里蕴藏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不知它吞噬了巴黎的诗人、哲学家、学者多少时光。

虽然书箱上写的是二十生丁，可是人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回五十生丁！……

教授在摆着的书里看到一本维克-达齐尔^②的小册子，一套富什·博雷尔版本的夏尔·博内^③全集，还有一本关于马吕斯^④的传略。

“我们也有这一天，”他心里想，“马吕斯！这么一位杰出的

① 指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

② 费利克斯·维克-达齐尔(1748—1794)，法国医生，法兰西学院院士，以研究比较解剖学闻名。

③ 夏尔·博内(1720—1793)，瑞士博物学家、哲学家。

④ E-L·马吕斯(1775—1812)，法国物理学家，擅长光学研究，一七九八年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

天才！正当他去夺取光的帝国时，却停止了这一进程！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不过我们还是有了弗雷内尔^①，弗雷内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噢！他们最终都将承认，光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形式……”

教授拿起马吕斯的传略翻阅，他过去认识马吕斯。

“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马吕斯啊！……”他心里想着，“马吕斯差一点当了陆军大臣，他刚死去不久，死时是济贫院的总监。从前他有个儿子，是军事检阅督察员。”

他想起又撇开不同时期的马吕斯的面貌，然后又回到马吕斯，他亲爱的马吕斯身上，因为他们是从远征埃及回来之后，一起进入研究院的。啊！是当时的法兰西研究院，不是那一堆毫无联系的科学院^②。

“皇上保留了国民公会的神圣思想^③，”马尔莫斯^④心想。“我记得有人把我介绍给他时，他对我说：‘圣旺德里耶，我是法国人的皇帝，而你是创造国的国王。’啊！他是真正的伟人，是个风趣的人，可惜法国人理解他太晚了。”

教授把对马吕斯的回忆和他的传略又放回五十生丁的格子里，可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当他翻弄那本传略时，一个坐在河岸一角小凳上的老妇人，在她那灰色的眼睛中，希望的光亮多少次熄灭后又复燃起来。

“他当时就在那里，”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河对岸的杜伊勒

① 奥-让·弗雷内尔(1788—1827)，法国物理学家、光学专家。

② 此处时间有误，一七九五年时，法兰西研究院即已由法兰西学院、法兰西文史学院、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伦理政治学院和法兰西艺术学院五个学院组成，而拿破仑于一七九八年六月才远征埃及。

③ 指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提倡科学，创设科研机构 and 高级文化机构的措施。

④ 即德·圣旺德里耶。巴尔扎克在这篇初稿里还没有最后确定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所以人名前后不统一。

里宫；“我看见他检阅卓越的部队！我发现他瘦了，不过像埃及的黄沙一样炽热。但是一当了皇帝，他就发胖了，神采也不同了！……”当时皇上会不会支持他的分类法呢？

教授朝参议院方向走去，一边考虑他的分类法当时是否会得到拿破仑的支持。

五 第二道菜^①

“不，西尼斯男爵是讨好政府的，他会对皇帝说，我提出的分类法是受了一个无神论者的启发。拿破仑出于政治考虑，曾经作过大量枯燥的道德说教，也许会对我施行迫害，因为他不喜欢谈什么思想观点！……况且在拿破仑统治时，我也不能自由地与德国联系。像维泰因莱尔、格罗斯图于斯、舍勒、斯坦巴赫、瓦格纳这些人，他们会支持我吗？为了使学者们能相互沟通（学者是能相互沟通的！……），皇上本应讲和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能关心一下我和西尼斯的争论！西尼斯是我的朋友，是个有才华的人，是的，他很有才华，我要在众人面前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时候，教授说话声音很高，不过这对他自己和过路人并没造成任何不便，因为他站在参议院最高的地方。参议院已经散会，全巴黎的人都在吃晚饭。

圣旺德里耶正在向那里的雕像质询呢！

圣旺德里耶在耶拿桥上忽然感到胃里阵阵痉挛；他听到一辆出租马车的车夫沙哑的声音；他以为自己生病了，他打了个手势，让车夫扶他上马车，坐了下来。

^① 参见本卷第634页注^①。

赶车人问他：“您去什么地方？”他不慌不忙地回答：

“到我家去。”

“您家在什么地方，先生？”

“三号。”

“哪条街啊？”

“啊！您问得好，我的朋友。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我只顾考虑舌骨的问题，因为我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把西尼斯当场问倒！在下届科学院的年会上，他就得认输！……那时候他不得不向事实低头！”

马车夫只好披上他那件破旧的多层领的外套。他暗忖：

“有钱人我见得多了……”

他听见一声：“到研究院去。”

“去研究院，先生？”

“是啊，我的朋友，到法兰西研究院去。”

“他倒还带着玫瑰花徽章呢！”车夫心里想。

教授坐在马车里觉得非常舒服，他完全沉浸在思考之中，他还要为自己的分类法寻找论证，而不愿屈服让步！

马车在研究院门前停下来；看门人看见院士来了，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这时车夫不再有任何怀疑，当这位名教授在晚上八点钟朝科学院走去时，他便和研究院的门房聊起天来。

马车夫告诉看门人，教授是从什么地方坐上车的。

“在耶拿桥？”看门人说；“德·圣旺德里耶先生从帕西区回来，他大概要到贡杜安先生家去吃晚饭。”

“这么说他是到那儿去了！他没告诉我他的住址……”

“他住在迪盖-特鲁安路，门牌三号。”

“那个地方可够呛，”马车夫说。

“我的朋友，”教授发现大门关着，便对看门人说，“今天没

有会啊？”

“今天是星期四！”看门人回答说。

“不错，现在几点钟了？”

“快八点了……”

“天晚了，送我回家吧，赶车的。”

马车沿着河岸走，经过巴克路，碰上堵车，又从格雷奈尔路返回来，经过红十字路口、珠宝盒街，结果迷失了方向，又从奥诺雷·舍瓦利埃路、夫人路去找阿萨斯街，到九点钟才把教授送到迪盖-特鲁安路，他发誓说早知道路这么不好找，给他一百个苏，他也不到这地方来，并且要求加一小时的车钱。

“好吧，我的朋友。付给他钱！”科学家对阿道尔夫太太说，“我觉得不太舒服，我的孩子，”他一边说，一边走进花园。

“先生，我跟您说什么来着？”阿道尔夫太太大声说道，“快去躺下，我去给您泡茶。”

教授穿过花园，走进坐落在一个角落的小楼，迈上又陡又窄的楼梯，楼梯通到他的小房间，他脱掉衣服，哼哼着叫嚷胃疼，阿道尔夫太太便一个劲儿地给他茶喝。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回到家，阿道尔夫太太本想告诉她先生病倒了，可是学者把阿道尔夫太太端来的意大利奶酪浓粥喝下去之后，病情便缓和下来。

“阿道尔夫太太，”圣旺德里耶太太说，“从今以后，你把先生直接送到马车上，只能用这个办法对付他！连我妹妹的生日都不去祝贺！我们还得把她丈夫当靠山呢！”

六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最初的信念

马尔莫斯公民从埃及回来之后，在内政大臣家里一次招待

会上，遇到一个商人，名叫昂萨尔，他是杜·布斯基耶^①和米诺雷公司的股东之一，他比其他合伙人摆脱得干净利索，因为杜·布斯基耶破了产，米诺雷上了断头台，而他却捞回了本钱，当了证券经纪人。

那时他有两个女儿，他看到皇上对研究院院士马尔莫斯·德·圣旺德里耶十分器重，便把一个女儿嫁给了这位学者，把另一个女儿许配给他的同行，一个叫韦尔内的证券经纪人。

在当时，给女儿十万法郎的陪嫁，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钱是非常可贵的。弗洛尔·昂萨尔小姐生得小巧玲珑，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脸蛋儿却略嫌呆板，活脱是德·拉瓦利埃小姐的相貌，那时她芳龄十八，被认为是非常有教养的姑娘，因为她会弹竖琴，是纳德尔曼^②的得意门生。

人们现在已经不记得帝国时期那些新奇的玩意儿了；不过在本世纪初的十五年里，如果一个女人生有纤巧的脚，美丽的双臂，那么一架竖琴便是必不可少的摆设。许多名门大族的画像都证明对竖琴非常重视，这是由王室时兴起来的，后来被钢琴代替了。

一开始，俊俏的马尔莫斯太太生了一个儿子，活了十八个月便死了。她为嫁给一位第一流的学者感到自豪，并且他还被认为是皇上面前的一个红人，更何况靠他的名望，她可以到杜伊勒里宫去，在那里有人通报她那响亮的名字：德·圣旺德里耶夫人。

学者那时三十岁，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拿破仑使他远征埃及的伙伴喜上加喜，授予他荣誉勋位骑士勋章，他是最早获

① 杜·布斯基耶，《老姑娘》中的人物，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大企业家。见本《全集》第八卷。

② 冉·亨·纳德尔曼(1735—1799)，法国音乐家，以制造和演奏竖琴闻名。

得勋位的人之一。

那时，圣旺德里耶住在博讷路，他住了一套房子，租金一千二百法郎，在当时这是非常高的房租。

当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开始怀二胎时，这位著名的院士正专心从事艰巨的研究工作，他逐渐习惯于只在吃饭时看看他的太太，而且还得听她唠唠叨叨，告诉他别把汤放凉了。

他太太找到几个骑士(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带她去参加舞会和宴会，院士倒感到高兴，晚上他自己先睡下，按照重力的规律，他总是往床靠墙的那边滚，把他的位置留给他太太，而他太太常常是脱掉衣服后，睡在靠床边的一侧，而他也没有醒来。可是，早晨他起得很早，他试着从太太身上跨过去时，经常听见说：“我的上帝，圣旺德里耶，又把人吵醒了，真讨厌！”他也感到非常厌烦，于是，在一八〇四年那一年，让人在他的书房里摆一张小铁床，一个人反倒觉得舒服多了。

从一八〇一年到一八〇四年，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对于自然科学表现出一种朴素的热情。她把研究院院士看作是和平的君主，圣旺德里耶和皇上是异事同职！

在获得军功荣誉之后，又赢得文学和科学的荣誉！

拿破仑任命圣旺德里耶为制造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拿破仑许诺授给他男爵封号，并且把迪勒省税务总监的职位授给他的连襟韦尔内，于是韦尔内便把证券经纪人的职务卖了。后来昂萨尔去世，昂萨尔太太喜欢出头露面，便来跟当税务总监的女婿一起居住，并且想方设法让人在迪勒省说许多赞扬她的话。

七 帝国时期的母爱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曾经试着自己奶第一个孩子，因为冉-

雅克·卢梭关于母亲职责的主张当时有很大影响。

但是，到她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又有另外的学说流行了。女人有其他许多的事情要做，不能把十八个月的青春都消耗在孩子身上。帝国炫耀排场，崇尚虚浮，各种节日绚丽辉煌，奢靡豪华蔚然成风，并有许多大规模的活动，而标致的女人比要褒奖的英雄人物少。

于是，女人纷纷争夺帝国的骑士，在一百位母亲当中，有九十九个要把孩子寄养在奶妈家里。

当时，德·圣旺德里耶太太认为军功荣誉高于文学或科学荣誉。但是，她对军人也有所区别。虽然皇上是炮兵部队出身，但她却把骑兵置于所有兵种之上；在骑兵中，她又把近卫军中的轻骑兵看作是精锐部队。

她曾把厄塞伯·古罗上尉介绍给德·圣旺德里耶先生，他很高兴认识这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并且感谢年轻人使他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因为上尉陪他太太去散步，带她去参加社交活动。厄塞伯·古罗每月大约有三次在学者家里吃晚饭，学者真不知道怎样感谢这位杰出的上尉才好，便为他奔走谋求晋升，因为他非常高兴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

弗洛尔非常喜欢骑兵，决定让当时还在吃奶的小于勒将来成为一名轻骑兵，她让他在奶妈家里待了五年，然后在家里住了两个月，便从奥热瓦尔村去了寄宿学校。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近卫军轻骑兵却有很长时间不露面了，因为一八〇九年战役使欧洲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变^①。使弗洛尔高兴的是海军军官们闲散无

① 一八〇九年，拿破仑打败奥地利军队，迫使奥签订维也纳和约，奥地利帝国被肢解。次年春，拿破仑娶奥皇之女玛丽-路易丝为皇后，法奥于是化敌为友，结成联盟，帝国因此更加壮大，拿破仑一时成为欧洲霸主。

事,于是便在海军准将、经纬测绘局专员若斯范伯爵陪伴下出入宫廷和沙龙,在他身上正好融合着弗洛尔对科学和战争的两大钟爱。

这是她的黄金时代。在宫里,她被看作是绝代佳人之一。出于对海军的钦佩,她向海军司令许诺,她要让儿子卡米耶成为水兵。海军司令则保证给予关照。这小家伙跟他哥哥一样,被带到奥热瓦尔,也在那里呆了五年,直到后来得了奖学金,去皇家中学读书,才离开这个村子。

海军司令若斯范是个性情温和、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很受皇上的器重。他很喜欢玩双六棋,弗洛尔就是从他那儿学会双六棋的,因为在一个星期的七天当中,海军司令到博讷路圣旺德里耶家里度过四个晚上,而他们夫妇是每星期三接待客人。

这里的沙龙名不虚传。当时的社会名流荟萃一堂,如德利尔、康普农、儒依、伊萨贝、画家大卫、热拉尔、吉罗德、加伊夫人、索菲·盖依、亚历山大·杜瓦尔、塔尔玛、雷卡米耶夫人、夏多布里昂、封塔纳、居维埃、米肖、迪帕蒂、布伊、梅于尔、埃勒维涅、若夫华-圣伊莱尔、马吕斯、夏普塔尔、贝托莱、蒙日、波纳尔、布洛涅神甫、勒梅尔西埃等人,^①有时杜西也在座,还有参加远征埃及的知名人物。

^① 康普农(1772—1843),作家;儒依(1764—1846),作家;冉·伊萨贝(1767—1855),著名微型画画家;弗·热拉尔(1770—1837),新古典主义画家;吉罗德(1767—1824),画家;加伊夫人(1775—1819),音乐家;索菲·盖依(1776—1852),女作家,著名沙龙女主人;杜瓦尔(1767—1842),剧作家,奥德翁剧院经理;雷卡米耶夫人(1777—1849),法国名媛,著名沙龙女主人;米肖(1767—1839),记者、史学家;迪帕蒂(1771—1825),雕刻家;布伊(1763—1842),作家;梅于尔(1763—1817),作曲家;埃勒维涅(1769—1842),歌唱家;贝托莱(1749—1822),化学家;布洛涅神甫(1747—1825),拿破仑小教堂神甫;勒梅尔西埃(1771—1840),诗人。

这段美好时光耗去德·圣旺德里耶太太的一半家财，到一八一〇、一八一一年帝国鼎盛时期，又必须出头露面，把另一半家财也消损殆尽。

不过，那时是何等豪华，何等富丽啊！有那么多令人赞叹的女人，虽然她们的腰身离下巴比离胯骨更近^①。

善良的海军司令若斯范伯爵从皇上那里得到五万法郎，由玛丽-路易丝皇后交给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她被任命为皇后的第一侍从。她在宫中有住房。学者自己则在马扎利娜路一座属于研究院的房子安顿下来。他被任命为教授，获得了四级荣誉勋位。

弗洛尔有个天下最俊俏可爱的女儿，在皇宫内长大，注定和罗马国王^②一起玩耍。

海军司令若斯范离开了巴黎。皇上要他到安特卫普去执行任务。弗洛尔哭成了泪人儿。

八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的新观点

从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四年，弗洛尔又热衷于艺术了：她使帝国时期著名画家之一索迈尔维得到慰藉，他对弗洛尔一往情深，使他忘记了当时最没有心肝的女人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

弗洛尔在这段时间里生活比较平静，默默无闻，除了读小说就是画水彩画，还有两次分娩，因为她又生了一儿一女。皇

① 当时女人的装束把腰带系在上腰而不是中腰处，故云离下巴比离胯骨更近。

② 指拿破仑之子拿破仑二世(1811—1832)，出生后即被宣布为罗马国王。

后允诺她大女儿从奥热瓦尔回来时，就送到埃库昂^①去。但是，一八一四年帝国覆灭了。德·圣旺德里耶太太由于依附拿破仑，要想做昂古莱姆公爵夫人^②的侍从已毫无希望。于是，她和可怜的圣旺德里耶、阿道尔夫太太——这是她安排服侍她丈夫的一个善良的女人——躲到迪盖-特鲁安路。

她觉得前途凶多吉少，忙在这偏僻的市区租了一所有花园的房子，租期十五年，每年租金六百法郎。昂萨尔太太替弗洛尔还清债务，当然少不了种种指责；韦尔内从迪勒省归来，创办了一家银行，名叫蒙日诺公司。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感到家计艰难，只好量入为出，收入里有研究院付的二千法郎，教授职务收入五千法郎，购买公债的定期收入三千法郎，还有她出宫时皇后给的赏赐，当时是六十法郎，另外，变卖珠宝首饰、开司米披巾、钻石等也有些收入。她有五个孩子，她丈夫，还有阿道尔夫太太和她的女儿玛格丽特，共是九口人。

靠一万法郎的收入实在难以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她心里感到害怕，所以常到若斯范伯爵家走动，伯爵这时已经结婚；她还常到妹夫韦尔内家走动，希望能跟上波旁家族提倡的若干新观念。

到了三十三岁，弗洛尔依然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把目光转向贵族，使德·勒农古老公爵神魂颠倒。

若斯范海军司令是德·勒农古公爵的母亲私生子，两人是同母异父兄弟，这在上流社会是人所共知的事。由于这层暖

① 巴黎西北部城镇，拿破仑帝国时期在这里设立荣誉勋位团寄宿学校。

②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即玛-泰夏洛特(1773—1851)，路易十六之女，大革命后寓居波兰和英国，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回国。

昧的亲属关系，这位海军司令在复辟时期颇受厚待，不仅擢升为海军准将，而且荣膺二级荣誉勋位，圣路易王家军功三级勋章，并成为贵族院议员。

德·勒农古公爵促成了若斯范伯爵与老博尔丹的孙女的婚事，老博尔丹是旧时代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于一八一七年去世。在伯爵的婚礼上，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对德·勒农古公爵家一名佩带圣灵骑士勋章的男子吉弗里感到非常钦佩，他是国王身边的第一侍从，她很喜欢他那崇高的感情。

大贵人在弗洛尔心目中，如同在马斯卡里尔^①心目中一样，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尤其是精于处世之道。国王的这位贴身侍从相当聪明，猜到德·圣旺德里耶太太的处境，就帮她弄到一处生意最好的彩票专卖店。他设法让人把德·圣旺德里耶先生列入每年获得一千五百法郎科学和文学基金年金的名单上。除此之外，德·圣旺德里耶太太作为宫廷小教堂的竖琴手还能获得一千五百法郎。

这时，弗洛尔又有了第六个孩子，是个男孩，她要自己喂奶。

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二二年这几年中，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名噪一时。她过着最幸福的生活，每天都在城里吃晚饭，或是在她妹妹韦尔内太太家里（由于她的关怀，韦尔内太太的丈夫成为男爵）；或是在德·勒农古公爵、若斯范海军司令、德·图什小姐、菲尔米亚尼太太、热拉尔家里。她在各家剧院都有长期的包厢，她穿着入时，因为有许多人作靠山，愈加受人尊重，却很少有人说长道短。

唉！到了一八二五年，查理十世时期，德·勒农古公爵变

^① 见本卷第466页注③。

得虔诚起来；于是，德·圣旺德里耶太太也大胆地承认自己很喜欢卡那利先生的天主教诗歌，四年来这位诗人总是假借西尔维亚的名义赞美弗洛尔。

一八二一年，她生了最后一个男孩，她称他是小诗人，并且自己喂奶，她要自己奶孩子有个秘而不宣的缘故，不过用母爱的乐趣作掩护而已，可是凡四十岁的女人都知道其中的奥秘。到了这样的年龄，喂奶会使人显得年轻。女人的乳房白白净净，从中涌出生命的源泉，谁还能说她老呢？一个能和一岁半的娃娃戏耍的女人，谁能不赞美她的青春活力呢？

九 弗洛尔学识惊人

一八二七年时，德·圣旺德里耶太太四十五岁，她有七个孩子，她丈夫学问越来越渊博，但是也越来越心不在焉。

弗洛尔·德·圣旺德里耶因为不受信念的约束，加之生性天真热情，所以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她依然梳着满头鬈发，掩盖着脸庞的轮廓。她的外貌与年龄相当，如同年龄与外貌相当一样。她性情愉快，而愉快——请记住这个道理——是健康的因素之一。心情愉快就能使血液清新，同时也使思想焕然一新，愉快用欢乐的手指命令皱纹不要侵犯女人的额头和两鬓，她们有相当独立的思想，容易接受占优势的新观点。思想就是幸福的一半。

凡是认识这个女人的人都喜欢她，而她为了讨那些爱慕她的人喜欢，曾深入地研究过他们的专门知识。她懂得战争；如果外出旅行，她能把马洗刷干净，备上马鞍。她是精通骑术的女骑手，并且认为轻骑兵的马与重骑兵的马应该有所不同。在若斯范伯爵的沙龙里，她跟军官们谈起海军来滔滔不绝，使他们

大为惊讶；如果有位熟悉海洋而不太了解沙龙的军官提出疑问，这个女人是从哪里得知部队的情况的，大伙就会当面嘲笑他！

见着画家她就是画家，和作家在一起她就是诗人，她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惟独谈起自然科学一窍不通。她开玩笑地说：

“我和我丈夫都处够了，可还是没法支持他的想法。”

关于贵族的事情，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大概她靠记忆就能纠正《哥达年鉴》^①里的错误。关于圣日耳曼区各家联姻的情况、每家的财产状况、家族世系的交叉、沙龙——人们在那儿谈些无聊琐事——语言的内涵，她无不了如指掌。至于当代的历史，从大革命、帝国时期到复辟政权，其中所有的风云人物，她全都熟悉，她父亲昂萨尔便是支持督政府的。连最细小的轶事趣闻，她都记得一清二楚，谈起来津津有味。她很有头脑，从不讲别人的坏话。不过，她似乎不应从事写作。

跟所有才智超群的人一样，德·圣旺德里耶太太总以宽大为怀，或者也可以说是宽厚大度。

归根结底，这种种表面上的优点实质上是极端利己主义，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利己主义，何况她所处的环境也使之得到发展。德·圣旺德里耶先生和科学与研究的亲密结合，远胜于他与妻子的结合，他把爱情看作一种保健问题，早就开始让弗洛尔自由行动，因为妻子的冷漠让他痛心，并以最有影响的科学论述，从理论上论证女人的冷漠无情正是多产的原因。况且，马尔萨斯在他有关英国妇女状况的著作中，完全接受了圣旺德

① 《哥达年鉴》，欧洲各国主要贵族家族的系谱，一七六四年便开始在德国城市哥达编订并出版。

里耶的分类法，在一段按语中引述了他的观点，给予这位杰出教授以正确评价。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说一个黑奴因为残废而免除劳动，绝不会比这位高尚的教授因为弗洛尔·昂萨尔的冷淡更感到幸福。

十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 心目中的教育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为她的大儿子于勒·德·圣旺德里耶弄到全额奖学金，他于一八二〇年毕业于军事学校，一八二七年在德·摩弗里纽斯公爵的军团中任骑兵上尉。夏尔-费利克斯是海军上尉。老三卡米耶不久前进了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因为要在德·勒农古尔公爵虔信宗教的时候为她儿子选择职业，而且公爵向弗洛尔许诺，她的儿子将来就做拉蒂伊红衣主教的私人秘书。老四在他哥哥进神学院之后，进入路易大帝中学，并且享受奖学金。老五最给母亲增光，母亲身边还有两个女儿，她们都从圣德尼女子寄宿学校毕业，弗洛尔在去她妹妹韦尔内男爵夫人家时，才带她们姐妹俩去。

“泰奥多尔(就是第四个男孩)对绘画很有兴趣，”德·圣旺德里耶太太说，“他将来肯定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至于我的小路路(指路易)，一定是本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他是个诗人。等我老了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个将军，一个海军司令，一个主教，一个画家和一个作家，当作家可能就成为演说家，内阁大臣！愿家家户户都得到上帝保佑！至于我的两个女儿，我相信她们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婚姻大事的。”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从来没有为儿女们烦心，每个男孩都是从奶妈家出来后，暂时送进寄宿学校，再从那里进入中学。

这位慈爱的母亲让他们每月离校两次。在出来的这一天里，她对孩子们倍加抚爱，给他们糖果吃，给零花钱，随着他们的兴致，带他们去看戏。但是，她从不进学校的门、甚至不去接、也不去送他们，她把这些事都交给阿道尔夫太太去做。在这两天内，她对孩子有求必应，而在一个月其余的二十九天里，孩子们也让她安安静静。她每年共有二十五次做孩子们的母亲。

几个孩子都喜欢德·圣旺德里耶太太！

哲学家们如果觉得这事儿太离奇，定会探究其中的原因，可这事是确凿无疑的。从伦理学家的角度，必须对此加以说明。

首先，弗洛尔从来不责备孩子；但她也不溺爱他们。她不管教他们，让教师去操心教给他们恰当的儿童礼貌和诚实正直，必要时她也和他们谈谈知心话，以便让他们学会生活，她恰如其分地信赖他们的温存体贴。

也许不应该费那么大力气去关心孩子的教育，而完全相信孩子的善良天性？也许对他们过于小心防备，反倒使他们知道什么叫邪恶了？也许孩子们自己就能写出优美的儿童诗歌，只要不违逆他们的发展就行了？圣旺德里耶的几个孩子都说：

“等我见到母亲的时候，我问问她……”

这位母亲把孩子心里小小的幻想都变成了现实。她仿佛是最慈爱的母亲。

德·圣旺德里耶上尉成了上校。夏尔·费利克斯·德·圣旺德里耶成为海军上校。两人都非常热爱母亲。

爱，更多地有赖于人的性格，而不是取决于人们所说的美德。

十一 德·圣旺德里耶太太 运用的道德准则^①

.....
.....
.....

〔科学院是〕法兰西研究院的一大优势，它曾为这位学者在法兰西研究院设立一个教授职位，借以帮助他建立一门科学：比较植物学。德·丰热里尔^②是位杰出的化学家，同时也是第一流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但他不是作家。他懂得数学，对消遣娱乐却一窍不通。他忽视天文学和精确科学，而倾向于自然科学。就数学而言，他也只记得些基本概念了，因为这是理解和解释最困难的问题所必需的。他懂科学，却不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对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知识的发展并不陌生。在这些学科的新发现中，凡与他的分类法相适应的内容，他都加以利用；但是，可能除去有关光和电的内容之外，他都丝毫不以为然。二十五年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科学力量都投在他探索的分类法上了。

科学家们把自然界万物禁锢在许多隔墙之间，而他的分类法就是要推翻其中的一道隔墙。德·丰热里尔不愿听到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说法。植物和动物本来没有任何区别，或者说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并不比昆虫和鱼、鱼和哺乳动物的区别更

① 原稿此处至正文第一行脱字，为便于理解，原编者在发表本文时，在后面的括号内增补了“科学院是”字样。

② 即德·圣旺德里耶，参见本书第598页注④。

明显。

冉-约瑟夫-阿塔纳斯-内波米塞纳-若里·德·丰热里尔先生，法兰西高等学校比较植物学教授、法兰西研究院(科学院)院士、荣誉勋位王家骑士勋章获得者，家住巴黎迪盖-特鲁安路三号，娶索菲-巴博-玛丽-阿道菲内·布里松为妻；你可以把他看作北方人，议员克雷斯佩^①——(留三行空白，以便援引人名)^②——就出生在北部地区，你要让生在南部地区的学者们坚定自爱之心，这些北方人曾就同样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写出很出色的论文。

这种看法涉及著名的里夏尔-达维德-莱昂·托塔尔男爵^③，他是图书馆馆员、巴黎植物园宇宙志教授、医生、医科学校保健学教授、矿泉水视察员、巴黎大学顾问、科学院院士、医学科学院院士、文史学院院士、不知是其中哪个学院的终身秘书、行政法院审查官、某医院主任医生、国王季度会诊医生、荣誉勋位二级勋章获得者、圣米迦勒和圣拉扎尔授勋会三级勋章获得者、议员、国王特派员，所有这些职位和职务都不受兼职法约束，一共可有大约六万法郎收入，其中包括两项年金或薪俸，是他在普鲁士、英国的荣誉职的收入，这是国王谕旨准许他接受的。如果再加上各国国王授予他的勋章，他所属的各外国科学院，那就得有一大套词汇，差不多跟他引入科学各部门的专门词汇一样丰富，才能说得清楚。

他在法兰西研究院的住所富丽堂皇，他在会客的日子接待来访，俨然是位内阁大臣。现在他专为国王看病，每周只在医

① 路易·克雷斯佩(1789—1865)，法国工业家。

② 这是巴尔扎克给排字工人的指示。

③ 即本篇第五章的西尼斯男爵。

院露一次面，这里是他显示荣誉的场所之一。如果剥夺他的这个去处，那就等于犯罪。每次他在医院出现，身后总要跟着一帮衷心折服的学生。他的兴致也给病人带来福音。

有一天，他在医院里遇到一个奇特的病例。但是，他不能久留，一定不能让病人在半夜里断气。他对护士解释说，他要让同事们来看看这个临终的病人，明天九点他还要大讲一番。

“我一定好好照管病人，让他活到明天早晨，”护士对他说。

护士给病人吃了大量的药，细心照顾，对这奇特的病例认真照管，结果第二天九点时，护士迎着这位著名教授跑来，在医院门外的台阶上拦住了他：

“啊！男爵先生，真是遗憾！147号病人好了！”

托塔尔男爵不愧是个伟大人物，他随机应变，竟然大笑起来。

对托塔尔来说，时间特别宝贵，因此他不愿步行。他外出时总是坐车，他的马车布置得使他能在车里看书写字。他从来没浪费过一分一秒的时间。他贪婪地读各种书籍、著作。他手下有两名助手、两个秘书；除了一个由他自己掌握的图书室之外，还有几个专门的图书室。他的生死存亡，一言一行，都是为了科学。

从外貌上看，托塔尔身材修长健美，面庞端正严肃。他使腹部保持在不失庄重的程度上。他的外表令人肃然起敬。他穿一件蓝色礼服，内衣都是黑色的，只在翻领的饰孔上佩上一段红色的绦带。他手上戴着精致的麂皮手套，脚底下的皮靴闪闪发亮。总之，他的外表整洁而不做作。他的头发乌黑，中间夹杂着白发，七年来一直扑粉，他虽然已年过六十，仍然保持着朝气，身体健旺，精力不衰。

西纳尔男爵^①从来不搞精确科学。他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数学全然无知。但是，凡是受过最广泛的教育的人所了解的东西，他都知晓。他读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非常流畅，他是作家；他讲话滔滔不绝，清晰明确，同时他也是生理学家，他把自己的一切智慧都用来解释动物界的各种现象，因而也就是解释地球上的各种现象。他继承贝尔纳·德·帕利西^②和布丰^③的学说，想集中希波克拉底^④、亚里斯多德和笛卡儿的学说于一身。他是绝对划分学说的倡导者，是精神分析医生，总而言之，他是主张综合和同质性观点的德·丰热里尔教授的对手。

二十五年来，德·丰热里尔就住在迪盖-特鲁安路，靠五千法郎的教授薪金和法兰西研究院的一千五百法郎津贴生活。

他的老同学、童年时的朋友托塔尔，在絮雷纳有一所乡间住宅，在那里过着豪华阔绰的生活。他娶了一位非常有钱的妻子；他和政府、宫廷、报界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以给青年人帮忙；他在科学界的威望至高无上，这是他的同事们公认的。在大学和宫廷里，如果在科学问题上不征询托塔尔男爵专长方面的意见，就一事无成。外国人都渴望能有幸被介绍给托塔尔。有些慕名的人特意从瑞典来见他，就像过去来见封特奈尔^⑤一样，不过那时法国的学者和作家在欧洲比现在更受人敬佩。托塔尔共有十八卷八开本的医学、地质学、生理学和动物学方面

① 即前文中西尼斯男爵、托塔尔男爵。

② 贝尔纳·德·帕利西(1510—1589)，法国陶瓷专家，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和学者。

③ 乔·路·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

④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

⑤ 封特奈尔曾被伏尔泰誉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参见本卷第307页注①。

的著作。德·丰热里尔教授却从未写过他教的课程的教材。他只发表过几篇论文。他写科学院的报告也很吃力。他不善言谈。

托塔尔男爵夫人身材修长，面容姣好，受的是英国教育，是位新教徒，因不孕症而痛苦万分，不过她那大名鼎鼎的丈夫并不因此感到悲伤。

可怜的德·丰热里尔教授发现他那金黄头发的娇小妻子是个相当爱花钱的女人，她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早夭。德·丰热里尔太太当然是用自己的钱来抚养子女，因此，在把大儿子送入海军，把二儿子安置在桥梁道路工程局，老三进入司法界之后，便靠丈夫的六千五百法郎薪金和两个年已及笄的女儿一起生活。她等待继承母亲的遗产，准备给两个女儿平分，让她们嫁个学者或是艺术家，因为她们对婚姻大事都是相当盲目的。

这位教授太太到了四十岁，仍然颇有奢望；十二年来，她与教授完全分居，各不相扰。德·丰热里尔先生住在花园尽头的一座小楼里，底层是他的书房和图书室，二楼是卧室，顶楼是留给客人的住处。厨娘每天给他送来午饭和晚饭，像对待孩子一样。家里的一切事情他都不闻不问。与他来往的朋友有著名的化学家雅费男爵，巴黎植物园教授拉弗里伊先生，还有著名物理学家普朗歇特先生^①，这是三位心无旁骛的学者，也和他一样，完全沉浸在深邃的思辨之中，对名誉不屑一顾，一心热爱科学，可是慢慢看到科学普及开来，又有些失落感。他们三人也像德·丰热里尔一样，和德国、英国、意大利的学者们保持通讯联系，在思想和性格上与这些学者都很合拍。

拉弗里伊老爹——他为人忠厚，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有

^① 拉弗里伊和普朗歇特都是《驴皮记》中的人物。

个侄子，名叫维克托兰·博勒加尔，从一八一六年中学毕业后，便对德·丰热里尔教授怀有极大热情，而且在他叔父拉弗里伊教授的鼓励下，立志要为这位伟大人物的宏伟事业，为他提出的分类法效劳。德·丰热里尔先生收留他做助手兼秘书，让这位门徒住在他的楼上。

这个门生当时十八岁。德·丰热里尔太太觉得她丈夫简直是糊涂了，怎么让一个年轻人住在顶楼上呢。于是她把维克托兰安置到她那边正屋里。在一段时间里，维克托兰对这位著名的德·丰德里耶^①毕恭毕敬，仰慕他好比罗耀拉的伊纳爵^②仰慕上帝。七年之后，他已长得身强力壮，可以睡在顶楼了，德·丰热里尔太太便借口女儿年龄已大，把他又打发回阁楼去。

维克托兰·博勒加尔交付一千二百法郎的食宿费；他住在教授的楼上，他非常希望有一天成为副教授，科学院院士，因此在科学和分类法的培植孕育中，把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置诸脑后。他有个美好的前景，将来可以娶教授的两个女儿中的一个。

维克托兰是植物学家，懂些园艺，所以由他负责管理教授的花园，他把园子收拾得整齐美观。墙上盖满爬蔓植物，像花彩一样垂挂着。圆形花坛布满鲜花，使这小小的空间香气袭人。

小楼的三面被藤蔓覆盖，变成三面青葱翠绿的墙壁，只在窗牖上留着洞口。一家人住的房子正面点缀着繁茂的葡萄藤，可是这座房子外表非常难看。里面的住室既不漂亮，也不方便。有一座小楼梯，房间都是相通的，但是各个房间里的地面不一样高，因为房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建造这所房

① 即德·丰热里尔。

② 见本卷第64页注①。

子的。

底层有一间厨房和一间饭厅，连着一一条走廊，楼梯间把走廊分成两段。看到屋里的陈设，便让人觉得这个没有主事人的家庭经常处于拮据之中，而且德·丰热里尔太太一时心血来潮，就要随便搬来挪去。

不同楼层有孩子们的五个房间，一个孩子住一间，此外还有两间仆人的住房，太太住的是套房。

要找这么大而房租便宜的住房，势必要到迪盖-特鲁安路来，这条街还没有铺砌路面，到这里得经过西马路，这条路是一八二九年才铺上路面的。所以，这座小楼、住房加上花园，租金总共才七百法郎，从一八〇六年起租期十二年，到一八一八年期满时又续订了租约。

每个人都有自己必要的用品，有几个木桌面的五斗柜，寄宿学校的那种床铺，窗户上是半透明玻璃，冬天有公用的火炉。两个姑娘穿着印花棉布、毛布、毛料的衣裙，都是外祖母送给她们的，有时候还穿绸料的连衣裙。她们自己刺绣头巾，一个姑娘专心在瓷器上画画儿，另一个刻印乐谱。母亲非常慈爱，对她们不加管束，两个姑娘完全自由自在。其中一个独自一人到乐谱商的店里去，另一个到瓷器店去，像两个警察那样毫无畏惧。她们长得不丑也不俊，都有一张法国人特有的、虽不端正但显得可爱的扁平脸，身材也没有特别凸显的线条，她们的父母亲都没有想到要照料她们，她们只能自己照料自己。

有时候，午饭后，母亲和女儿各自穿戴整齐，穿上紧身裙、高帮皮鞋，彼此也不打招呼，便各奔一方，到五点钟才回来吃晚饭。

当她们想起要对父亲的养育之恩尽尽孝心时，便到小楼去看他。善良的老人连忙放下根须的解剖实验，或是观察跳蚤体

内组织的显微镜，热情地接待他们。他除了爱以外，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女儿们，所以在这上面非常慷慨。两个女儿十分敬爱这位心不在焉、一心投进大自然怀抱的学者，她们并不指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而他也不要求女儿给他什么照拂。

大女儿费莉西看中了维克托兰·博勒加尔，猜出来为什么母亲把他打发回小楼去；两人虽然没有交谈过，但博物学家心里明白，他必须有了前程才能娶费莉西·德·丰热里尔，而费莉西也好像准备等着他。

至于二女儿科拉·德·丰热里尔，她不像姐姐那样严肃，在瓷器上画画的就是她。玛格丽特觉得她特别妒忌母亲对年轻画家的关照，那位画家在圣母田园街有个画室，晚上便到德·丰热里尔太太的套房去看她。

家里所有的人都各行其事，这是最使人高兴的家庭。教授在家里不是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孩子和妻子都不能想象，这么一个窝窝囊囊的人为什么和怎么会成为研究院院士的。他的厨娘庇护着他。而只有在维克托兰·博勒加尔的眼睛里，他才显露出自己的价值和分量。

教授的三位老友来访时，他们彼此开些愉快的玩笑，谁也不见怪。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德·丰热里尔太太说。

“爸爸，假如你要讲人家听不懂的科学，那就请你们到花园里去讲，”几位学者笑着听科拉这样说。

傍晚时，落日余晖景色撩人，当维克托兰和费莉西绕着草坪散步或是坐在屋前的椅子上时，他试图向费莉西证明，她是一位不朽的人物、一位巨人的女儿，她显出信赖他的神情，免得让这个紧紧握着她的手、有时胆怯地吻吻她的年轻人扫兴。

当德·丰热里尔太太在社交场合受人恭维，说她有个有名

望的丈夫时，她骄矜地微笑着说：

“嘻！你们可不知道学者有多蠢呢！他们既不考虑钱财，也不考虑家庭。而且，德·丰热里尔先生连我是不是活着，他也不知道！”

几个身体孱弱、神情倦怠、面色苍白的女人，看到这位学者夫人虽然已经四十二岁，却依然那样轻盈娇艳，便交头接耳地低声说：

“唉！当初为什么不把我嫁给一个学者？”

有时，欧仁·布里多先生来访时，科拉便跟母亲开个小玩笑，比如问她是不是要给她拿来假发或是假发辫。可是母亲的对付办法就是不生气，女儿也就无可奈何了。

这些细节说明，两个姑娘进巴黎城怎么会没有任何风险。她们匆匆跑去办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她们像德·韦尔托神甫^①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

完全可以想象小楼里乱糟糟的情景。教授的房间里到处是小玻璃瓶、标本、纸张、动物的器官。他的衣服和科学实验的用具混杂在一起。他对那些绚丽的鲜花并不在意，考虑更多的是怎样做个巧妙的解剖。有人从植物园给他女儿带来玫瑰花、孤挺花、针刺常山，他都不放在心上！而那些切得薄薄的根茎切片，薄得几乎难以看清，夹在显微镜的两片玻璃中间，他却看得如醉如痴。他生活在原理之中，而科拉所着迷的则是成果。

一八二五年，维克托兰有了两个帮手。这是两个年轻的学者，他们对教授从事的缓慢而出色的研究赞叹不已，其中一个

^① 即勒内·韦尔托（1655—1735），法国神甫、历史学家。他在天主教会担任神职，但坚持从事历史研究，著有瑞典、葡萄牙、罗马共和国等国革命史。

是拉弗里伊的学生，另一个是雅费男爵的弟子，他们对比较植物学及其研究工作很有兴趣，并以年轻人那种狂热的劲头投身进去。他们来听取可敬的老人的吩咐，向他报告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他们负责与外国学者联系）。这项分类法研究在默默的大步前进。维克托兰成为助理博物学家，两个青年学者当中，一个由博物馆图书馆聘用，另一个在一个富人家谋到职务，此人知识渊博，是个业余爱好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德·丰热里尔有生以来唯一仅有的一次向他的朋友托塔尔男爵求助。况且这事涉及三个热情而有能力、同时也颇有成就的年轻人，他们理应得到政府的鼓励。

德·丰热里尔面对这位精明强干、学识渊博、权势财富无所不有的巨人，从来没放弃过自己的立场，对他始终是不卑不亢的态度。

托塔尔比他年轻十岁，欠着老教授一份人情。当初德·丰热里尔曾竭尽全力地帮助托塔尔，而托塔尔对德·丰热里尔却无所回报。教授终归是教授，他在自负的伙伴之前成为院士。男爵虽然赢得声誉，遐迩闻名，但是善良平和的德·丰热里尔对他取得的成就仍显得非常高兴，把他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他很喜欢托塔尔，对他怀有慈父般的感情。他不止一次在工作中对他慷慨相助。他曾经一边指给他看一条剔去鱼骨的鱼，一只鸟的骨骼，一边对他说，就像奈伊^①指着莫斯科河畔的炮位对朱诺^②说：

“到那里去夺取你的元帅权杖吧。”

① 米歇尔·奈伊(1769—1815)，拿破仑麾下名将，法国元帅，一八一二年远征俄国时被封为莫斯科亲王。

② 昂托什·朱诺(1771—1813)，拿破仑时期将军，曾参加远征俄国，但才能平庸。

托塔尔不像朱诺在莫斯科河畔那样迟钝，他功成名遂，青云直上。

因此，托塔尔男爵为他老朋友的三个门生积极奔走，不遗余力。而过去他是从来不为他们做什么的，所以当他们要感谢他时，他听了那堆感激的言词便连忙表示不敢当。

“你们千万别谢我。我考虑的只是伟大、谦逊、著名的德·丰热里尔，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一八二八年，托塔尔男爵登上科学泰斗的宝座，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自信科学界将是他的一统天下，想象着德·丰热里尔这位老先生连同他的体系将会安静地消逝。德·丰热里尔在他的对手心目中，已是走近地狱大门的老朽，他日渐衰弱，又拉家带口，痛苦不堪。相反，托塔尔男爵提出的科学范畴已得到承认。他的理论以这些分类为基础，得到学术界的赞同。他勾划和着色的自然分布图具有法律效力，至少他自己是这样看的。托塔尔为能在高等生理学方面作出最后判断而沾沾自喜。他认为，对事物作出定论的权威性意见都出自他之口。

(1845年)

蔡鸿滨 译

巴黎一条街^{*}

及街内一居民

——一位学者的一天
(风俗研究)

一 街头面貌

巴黎有不少街道弯弯曲曲，蜿蜒曲折，算得上笔直规整的，可能只有昂丹大道的布德罗路和卢森堡宫附近的迪盖-特鲁安路。这迪盖-特鲁安路的两条岔道，一条通向西马路，另一条通向弗勒吕路。

一八二七年时，迪盖-特鲁安路的两条支路都还没有铺砌路面，路段上和拐角处也没有路灯照明。也许至今仍然没有铺上路石，装上路灯。说实在的，这条街上房屋那么少，或者说房子那么不起眼，根本引不起人们注意，作为房地产简直无足轻重，所以也就被巴黎城遗忘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一带地面不够坚实，由于街道正处在极不安全的地下墓穴所在地，不久前有很长一段路面塌陷下去，露出一道深沟，住在巴黎这个角落的居民见了不禁大惊失色。

各家报纸曾就此事大做文章。市政当局填平了塌方——这

• 本文是前文《学者之间》草稿的第一部分，一八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巴黎一条街》为题在《世纪报》上发表，但内容有所改动。

是土地塌陷的学名，使这条没有行人的街道两旁的园子也保险了，连报纸上的文章也没料到会这么保险。

这条街通往弗勒吕路的支路，左边完全让一堵墙占据，插在墙头灰泥里的玻璃瓶碎片和铁刺闪闪发亮，仿佛在提醒情人和窃贼当心自己的手。

墙上有个暗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花园小门，在戏剧、小说里必不可少的门，不过现在在巴黎已开始消失了。

这扇门漆成深绿色，装着暗锁，可是税务监督员还没有派人来漆上门牌号数。沿着墙边长满荨麻和杂草。有车辙的街道，还有一些裂了缝的灰暗墙壁，上面覆盖着叶簇，这一切都和卢森堡宫、卡尔姆修道院和弗勒吕路各处花园的宁静气氛非常谐和。

如果你走到这里，心里大概会想：

“什么人会住在这个地方？……”

什么人？……你马上就会看到的。

二 一位居民的侧影

有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这扇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胖胖的小老头，鼓凸着圆滚滚的肚子，这肚皮让他受了不少委屈，因为他不得不穿一条又肥又大的裤子，才不致妨碍活动；而且很久以来，他就不再穿皮靴和鞋套，只穿矮帮的皮鞋，鞋上几乎不擦鞋油。

他因为有这么个厨师的大肚子，身上的背心总是不停地向腹腔上部拱，可是，他胸部那两个让瘦女人求之不得的鼓鼓囊囊的凸处，又把背心往下压挤，过路的人见了便开玩笑说，这件背心活像吃饭后果点时，一位全神贯注跟别人争论的客人放

在膝盖上的卷成一团的餐巾。

他两腿细长，胳膊也长，仅仅在最庄重的场合，两只手中才有一只戴上手套，而另一只手根本不知道这第二层皮有什么好处。

他身穿一件绿色的旧大衣，模样寒酸，但大衣上的一枚玫瑰花形徽章，使他避免了旁人的怜悯和施舍，由此证明荣誉勋位也有它的效用；可是新近获得骑士勋章的人却说，十年来对这种效用也有不少怀疑。

他的帽子瘪瘪塌塌，镶缀着棕红色皮毛的地方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假如小老头把帽子忘在石桩子上，连拾破烂的也不会捡它。

这位学者(他是个学者)太漫不经心，受不了戴假发的那份拘束，因此摘帽跟人打招呼时，就把光头露出来了，猛一看，活像法尔奈斯宫里赫丘利雕像的膝盖。

在他的每只耳朵的上部都有几簇卷曲的白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好像被追赶的野猪耸立起来的鬃毛。他的脖子强劲有力，密密匝匝的皱纹、沟槽和颈下干瘪的垂皮，像漫画画出来的一样。

他的胡子的常态让人一望而知，他的领带为什么总是往上缩，卷得皱皱巴巴，被好动的脑袋磨来蹭去，把这块倒霉的布料磨得丝丝缕缕，像一部下垂的髯须，不过比老头的真胡须要柔软得多。

现在，如果你从这厚实的前胸和后背猜出这个像顽强的工人一样的人是谁，那么你一定熟悉这位老人那略嫌苍白的和善面孔，两只神情恍惚的蓝眼睛，不住吸嗅的鼻子。你知道，每天早晨，他头上包着绸巾，穿着睡衣，这位著名的教授(他是位教授)非常像个老太太，一些年轻的德国人，从萨克斯、魏

玛或是普鲁士内地来看望他，见了面却对他说：“对不起，太太！”便退出门外了。

这就是法兰西研究院的一位学识最渊博、最受人景仰的院士，这个侧影充分说明钻研学问的执著和由于探求真理而造成的心不在焉，你大概认出来，他就是当代最杰出的天才，冉-内波米塞纳-阿波罗多尔·马尔莫斯·德·圣勒教授^①。

三 阿道尔夫太太

老人——也就是那位教授，他已度过六十二个春秋——刚迈了三步，便回过头来，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高声问他：

“您带手帕了吗？”

一个女仆站在小门的门口，关切地望着主人。

她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从她的穿着上可以看出，她是那种在家里当家管事的女仆。她手里正编织着长袜。

学者走回来，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带了，阿道尔夫太太，我带着手帕呢。”

“您拿了护目眼镜吗？”

学者摸了摸身边的口袋。

“拿了。”

“拿给我看看，因为您常常光拿个眼镜套，”阿道尔夫太太说。

教授把眼镜套掏出来，得意地拿出眼镜来。

“您还是把眼镜戴上的好。”

德·圣勒先生用手帕擦了擦镜片，戴上了圆框眼镜。

^① 即《学者之间》里的德·圣旺德里耶或德·丰热里尔。

他摆弄眼镜时，很自然地把手帕塞在左臂腋下，然后他朝弗勒吕路走了几步，手帕便掉在地上了。

“我早就料到了，”阿道尔夫太太心想。

她离开家门口，把手帕捡起来，喊道：

“先生！先生！”

“唉！什么事？”教授说，这么盯着他，他有点生气。“啊！”他一边说，一边接入手帕。

“您身上带钱了吗？”阿道尔夫太太像母亲一样关切地问道。

“我根本不需要钱，”他天真地回答，这也说明了学者们的全部生活。

“那要看情况，假如您要过艺术桥，就得花一个苏。”

“您说得对，”学者回答，“我要经过卢森堡宫、塞纳路、艺术桥、卢浮宫、公鸡路、小田园十字路、蒙马特尔壕沟路；去普瓦索尼埃郊区，这是最近的路了……”

“现在是三点钟，”阿道尔夫太太说，“您小姨家六点钟吃晚饭，还有三个钟头……是的……您能准时到的，不过，人家也得等着您，”阿道尔夫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往围裙的口袋里摸，从里面掏出一枚两个苏的硬币递给教授。“好了，先生，”她对他说，“可不要吃得太多，您不是贪吃的人，不过，您总是心不在焉，您平时在饮食上很有节制，别一吃起来就仿佛家里没有面包似的。尽量别让太太等您，否则她就不让您一个人去了，那才寒碜呢。”

阿道尔夫太太回到门口站住，留意着她的主人，并且不得不向他喊道：“往右转弯！往右拐！”看着他向圣母田园街那边走去。

“我的上帝，据说他还是个学者呢……”她接着说。

四 河畔旧书摊的妨害 或贴着墙的名人

将近四点钟，马尔莫斯教授就到了塞纳路法兰西研究院拱廊下的边门前。

了解他的人都会承认这次他走得挺顺利。

那里有个小男孩，说话的腔调挺可怜，他没费力气就把阿道尔夫太太给这位老人的两个苏要走了；等他到了艺术桥，才想起来要付过桥费，于是立刻往回走，想找那孩子再要回一个苏。

可是那个小淘气想只给母亲一个苏，已经跑去换钱了，他母亲怀里抱个吃奶的孩子，在马扎利娜街转来转去。

这么一来，教授就得转身绕过守桥的残废人，如果不付钱，任何一个巴黎人也不能通过。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走新桥，要么走王家桥。学者被河畔的景物引向王家桥，这一景让我们在巴黎消耗的时间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多。

那里有些长方形的小箱子，跟岸边的护墙石一样宽，沿着河岸排开，箱子盖板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些靠不住的字样：“二十苏，——三十苏，——五十苏，——六十苏，——一法郎五十生丁”，招引着爱好珍本书籍的人。怎么能匆匆走过去不看看这些书箱子呢！这里贮藏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不知它吞噬了巴黎的诗人、哲学家、学者多少时光！

虽然书箱上写的是二十生丁，可是人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回五十生丁！……

教授在摆着的书里看到一本维克-达齐尔的小册子，一套富什-博雷尔版本的夏尔·博内全集，还有一本关于马吕斯的

传略。

“我们也有这一天，”他心里想，“马吕斯！这么一位杰出的天才！正当他去夺取光的帝国时，却停止了这一进程！不过，我们还是有了弗雷内尔；弗雷内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噢！他们最终都将承认，光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形式……”

教授拿起马吕斯传略翻阅，他过去认识马吕斯。他回想起又撇开不同时期的马吕斯的面貌；然后他又回到马吕斯，他亲爱的马吕斯身上；因为他们是从远征埃及回来之后，一起进入法兰西研究院的。啊！是当时的法兰西研究院，不是那一堆毫无联系的科学院。

“皇上保留了国民公会的神圣思想，”马尔莫斯心想，“我记得，”他在河岸边嘟囔着说，“有人向他介绍我是研究院院士时，他对我说：‘马尔莫斯，我是法国人的皇帝，而你是微生物国的国王，你将来就组织这些微生物，就像我过去组织帝国一样。’啊！他是真正的伟人，是个风趣的人。可惜法国人理解他太晚了。”

教授把对马吕斯的回忆和他的传略又放回五十生丁的格子里，可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当他翻弄那本传略时，一个坐在河岸一角小凳上的老妇人，在她那灰色的眼睛中，希望的光亮多少次熄灭后又复燃起来。

“他当时就在那里，”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河对岸的杜伊勒里宫，“我看见他检阅卓越的部队！我发现他瘦了，不过像埃及的黄沙一样炽热；但是一当了皇帝，他就发胖了，变得善良了，因为凡是胖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所以西纳尔是瘦子，是个非常刻毒的家伙！但是，拿破仑当时会不会支持我提出的分类法呢？”

五 第一道菜

教授朝参议院方向慢慢走去，一边考虑他的分类法当时是否会得到拿破仑的支持。

他只能从这个角度看待皇上：在对于使连续持久的引力所产生的物种相互类似的分类法上，要看拿破仑的才华是否与马尔莫斯的才华相吻合。

六 第二道菜

“不，西纳尔男爵是拥护政府的，他会对皇帝说，我提出的分类法是受了一个无神论者的启发，拿破仑出于政治考虑，曾经作过大量枯燥的道德说教，也许会对我施行迫害，因为他不喜欢谈什么思想观点！他是崇拜事实的。况且在拿破仑统治时，我也不能自由地与德国联系。像维泰因莱尔、格罗斯图于斯、舍勒、斯坦巴赫、瓦格纳这些人，他们会支持我吗？为了使学者们能相互沟通（学者是能相互沟通的！……），皇上本应讲和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能关心一下我和西纳尔的争论！西纳尔是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后来成为我的对手，我的敌人，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吗？……是的，他很有才华，我要在众人面前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时候，教授可以高声说话，这对他自己和行人都没造成任何不便，因为他站在参议院最高的地方。参议院已经散会，全巴黎的人都在吃晚饭。

马尔莫斯正在向那里的雕像质询，这些雕像和所有的听众一样：在法国，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作出赞成或是不赞成的表示，

我觉得这条法律是非常好的，否则就不会有听众登台讲话了。

马尔莫斯在耶拿桥上忽然感到胃里阵阵痉挛；他听到一辆出租马车的车夫沙哑的声音，他以为自己生病了，他打了个手势，让车夫扶他上马车，坐了下来。

赶车人问他：“您去什么地方？”他不慌不忙地回答：

“到我家去。”

“您家在什么地方，先生？”

“三号。”

“哪条街啊？”

“啊！您问得好，我的朋友。这真是件奇怪的事，”他把马车夫当作知己朋友似的说道，“我只顾考虑舌骨和环状软骨的比较了，这在……身上……”（是的，我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把西纳尔当场难倒！在下届科学院的年会上，他就得认输！……那时候他不得不向事实低头。）

马车夫只好披上他那件破旧的多层领的外套。他暗忖：

“有钱人我见得多了；嗨！……”

这时，他听见说：

“到研究院去。”

“去研究院，先生？”

“是啊，我的朋友，正是研究院开会的时候。”

“他倒还带着玫瑰花徽章呢！”车夫心里想。

教授坐在马车里觉得非常舒服，他完全沉浸在思考之中，他还要为自己的分类法寻找论证，而不愿屈服让步，这该死的论证！……

马车在研究院门前停下来；看门人看见院士来了，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这时车夫不再有任何怀疑，当这位名教授在晚上八点钟朝科学院走去时，他便和研究院的门房聊起天来。

马车夫告诉看门人，教授是从什么地方坐上车的。

“在耶拿桥？”看门人说；“马尔莫斯先生从帕西区回来，他大概是在普朗歇特先生家吃的晚饭，也是位院士，是他的朋友。”

“他没告诉我他的地址……”

“他住在迪盖-特鲁安路，门牌三号。”

“那个地方可够呛，”马车夫说。

“我的朋友，”教授发现大门关着，便对看门人说，“今天没有会啊？”

“今天，都这么晚了！”门房回答说。

“那么现在几点了？”

“快八点了……”

“天晚了，算了，送我回家吧，赶车的。”

马车沿着河岸走，经过巴克路，碰上堵车，又从格雷奈尔路返回来，经过红十字路口，珠宝盒街；后来迷失了方向，又从奥诺雷-舍瓦利埃路、夫人路去找阿萨斯街，到处乱走，到九点时才把教授送到迪盖-特鲁安路，他发誓说，早知道路这么不好找，给他一百个苏，他也不到这里来。

最后，他要求加一小时的车钱，因为那时巴黎的墙上还没有贴出警察局公布的条例，其中有几条保护性的条款，防止马车夫用狡猾手段欺骗乘计时车的乘客。

“好吧，我的朋友。付给他钱！”学者对阿道尔夫太太说。
“我觉得不太舒服，我的孩子，”他一边说，一边走进花园。

“先生，我跟您说什么来着？”阿道尔夫太太大声说道，“快去躺下，我去给您泡茶。”

七 饭后果点^①

教授穿过花园，走进坐落在一个角落的小楼，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免得太太妨碍他……

他迈上又陡又窄的楼梯，楼梯通到他的小房间，他脱掉衣服，哼哼着叫嚷胃疼，阿道尔夫太太便一个劲儿地给他茶喝。

“啊！过来一辆马车，一定是太太不放心，赶忙回来了，”阿道尔夫太太一边说，一边递给教授第六杯茶。

“好了，先生，您自己喝吧，我不管了；可别把茶洒在床上，要不太太又要笑话您了……”

“千万别告诉她，我的孩子！”教授大声说道，他脸上的神情像个害怕的孩子似的。

真正的伟人总是多少有点孩子气的。

八 一个学究的妻子是如何的不幸

“好了，再见！你不要下车了，回去吧，我已经付过车钱了，”马尔莫斯太太说，这时阿道尔夫太太正好走到大门口。

马车已经转弯了。阿道尔夫太太没有看见是谁送太太回来的，心里想：

“可怜的太太！大概是她的外甥。”

马尔莫斯太太娇小玲珑，风度优雅，爱说爱笑，穿戴十分讲究，按她的年纪来说，这样打扮略嫌年轻了些，因为她结婚

① 德·圣勒因心不在焉，没有去小姨家赴宴，而是先逛旧书摊，又去法兰西研究院，最后回到家里，作者在第五、六、七节里把这比作两道菜和饭后果点。

已经二十五年了。

她身穿一件细条纹玫瑰色连衫裙，绣花的短披肩上镶着花边，一双高跟皮鞋像鳃角金龟的翅膀一样俏丽，手里拿着一顶缀着桃花的粉红色帽子，非常雅致大方。

“你看，阿道尔夫太太，我的发卷都直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天气这么热，我的头发得从中间分开，梳成贴着两鬓的样子。”

“太太，先生身体不舒服，您让他吃得太多了……”

“有什么办法呢！他坐在桌子的一头，我坐在另一头，而且他总是不跟我一起回来……这可怜的人！等我脱下衣服就去。”

阿道尔夫太太又回到小楼去，建议教授吃点催吐的药，并且埋怨他没有把太太带回来。

“您既然是坐马车，太太回来的车钱本来可以省下的；而且还让我多付一个钟头的钱，那您是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啦？”

“在研究院。”

“在研究院？那您在什么地方上的车啊？”

“在一座桥前边……，我想是……”

“那时候天还没黑呢？”

“差不多快黑了。”

“这么说您没有上韦尔内太太家去？……”

“你为什么不到韦尔内太太家来呢？……”马尔莫斯太太问道。

教授的妻子踮着脚走来，阿道尔夫太太问的话她都听见了。

“我亲爱的孩子，我也不知道……”

“你还没有吃晚饭啊？”马尔莫斯太太说，她说话时的神情完全是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

“拿什么吃啊，太太？他身上只有两个苏！”阿道尔夫太太一边说，一边看着马尔莫斯太太。

“啊！我真是烦透了，我可怜的阿道尔夫太太；就这样过了二十年，我还是不习惯他这一套。我刚结婚六天，有一天早晨，我们走出房间去吃早饭，他听见综合理工学院学生敲鼓的声音——他是那个学校的教授，他就丢下我去看学生的队伍去了；当时我十九岁，很生他的气，你猜他跟我怎么说？……他对我说：‘这些青年人是法兰西的精华和荣誉！……’你看，我的婚姻一开始就是这样，其余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怎么，先生，竟然有这样的事？……”

“我占了西纳尔的上风！”马尔莫斯得意地说。

“他会让自己饿死的，”阿道尔夫太太高声说道。

“去给他弄些吃的东西来，”马尔莫斯太太说，“可是，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呀！我好心的阿道尔夫太太，你看见没有，学者就是无知无识……对生活一窍不通的人，这是很自然的。”

学者不假思索地把阿道尔夫太太端来的意大利奶酪浓粥喝了下去，病情便缓和下来了。

“可怜的太太，”善良的阿道尔夫太太说，“我真同情您！他怎么会这样粗心大意呢？”

可是，阿道尔夫太太竟忘记了刚才女主人那莫名其妙的自供。

（《世纪报》，1845年7月28日）

蔡鸿滨 译

预 言^{*}

在巴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别处大不相同。比如，死人就有一段时间的暂缓期，这段时间和活着的时候很相似，奥德里大概会说跟两滴骨头似地一模一样^①。人死了，三天之内都有人来探望；这时家属就对死者大肆吹捧；总之，从死的那一天到出殡的那一天，这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严格说来，这时表示死者的确切说法，应该是前生者。到埋葬之后第二天，才算是死者。

有的人有些特权。某些人死后又在报纸的第四版上露面，——例如介绍如何保存刚死的人的尸体时，就列举那些用迦那防腐香料保存了尸体的死者姓名。

有些订阅《司法公报》的深刻的观察家认为，在巴黎，几乎所有的死者都死得过于匆忙。巴黎首先是个出新鲜事的城市，这是无庸讳言的。

这种看法由科学界巨擘(用重罪法庭的语言来说，这个难以理解的词确实就是化学家的意思)的著作传播开来，它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墓外寓言：

● 本文首次发表在一八四六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元旦历书》上。

① 法语比喻两人或两物非常相像时说“和两滴水一样相像”。eau(水)和os(骨头，复数)发音相同，这是作者的文字游戏。

黑人《辩论报》的廷巴克图^①现象

从现在起六千年之后，巴黎就变成了巴尔米拉^②或巴比伦，埃克巴坦那^③或底比斯，或是其他已经衰落的文明。这个如此有名的地方，只有寻找粗陶六面体盒子的人来开发了，因为地球上二十三世纪时，人为了给食物的碗里加糖，感到需要这样的盒子。一切都变了，你明白吗？在这大变革的时期，有一种最宝贵的物质就是砒霜^④，人们把它放在糖果盒里，就如同过去中世纪的调味辛料一样。一个被债主追逼的可怜人，因为作拿破仑时期的高卢考古研究破了产，他逃到了塞纳河东部沙漠的一座小山上。

“他在那里为他简陋的小屋挖地基时，”廷巴克图（那时的文化中心在气候宜人的非洲中部）的《辩论报》说，“在那里发现一处砒矿，有人提出给他十个亿。这个地方好像是过去富有的巴黎人的墓地。根据十九世纪的司法档案记载，我们知道，绝大部分有钱的人都是被毒死的。”

德·巴尔扎克

（《元旦历书》，1846年）

蔡鸿滨 译

① 廷巴克图，今马里城市，在撒哈拉沙漠南端，邻尼日尔河，是沙漠商站起点，伊斯兰文化中心之一。

② 巴尔米拉，叙利亚古城，亦称泰德穆尔，在大马士革东北。

③ 埃克巴坦那，伊朗古城，即今伊朗哈马丹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为米提亚王国都城。

④ 这里说的砒霜影射一八四〇年玛丽·卡佩尔（1816—1853）毒死丈夫拉法热的案件。参见本卷第9页注①。

闺中天使^{*}

我生来缺少引以自豪的妩媚，
没有蓝眼珠姑娘那样
金黄的发辫和柔嫩的脸庞，
也没有纯洁白暂的前额。

我从未赢得别人过分的称赞，
即使有人漫不经心地看我一眼，
也从不回头来再看一看，
我只能感谢造化的偶然。

但是，我却受到一家人的钟爱，
无论是白天或是夜晚，都让我生活
得欢乐愉快，
时刻都能讨人喜欢，也会让人悲泣惋叹，
假如我离开这尘世
去往天国，我本是从那里下凡，
为了向人间献上爱的典范。

(1846年，巴黎)

蔡鸿滨 译

• 本诗手稿原为法国西部旺代省一私人收藏家所有，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旺代报》上首次发表。

致《星期报》编辑 伊波利特·卡斯蒂耶先生书^{*}

先生，

首先，我感谢您在本刊发表的关于《人间喜剧》的评论文章。您在文中对我大加赞扬，许多爱打趣的人会奇怪我为什么还要给您写信，并且会说文人骄傲自负，真是难以对付。您如此过誉，使我愧不敢当，我虽肝脑涂地，也难以回报您的盛情。我尤其要代所有的作家向您表示感谢，先生，因为您仿佛愿意以庄重的眼光对待作家和文学。设法改变批评的习惯，这确是一项崇高美好的创举。批评往往是朝那些勤奋的人身上抛污泥，玷污他们，而连篇累牍的文章，十年后拿来再读，作者自己也会感到脸红。欧洲人对法国的著作，尤其是文学作品，一向极为关注，可是上帝却要法国人不断在欧洲人面前互相贬低。

我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先生，并不是为了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评论界打击严肃文学的错误问题。因此，我要立即把这个问题和我个人的利益分开。我要说的话很简短，虽然为了一部十八年来使我全神贯注，并且还需要十年功夫才能完成的著作，即使我与别人发生争论也情有可原。可是，先生，

● 伊·卡斯蒂耶(1820—1886)，法国小说家、评论家，一八四六年十月四日在《星期报》上发表文章《奥·德·巴尔扎克先生》，评论《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的这封信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首次在《星期报》上发表，是对卡斯蒂耶的文章的答复。

我写最后一篇序言到现在已将近六年，从那以后我便效法文坛大师，决不再做任何新的解释说明；因为如今没有人再读这些东西，您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也许只有您一个人读以下这些解释说明，因为这是写给您的。但是，先生，当我有幸遇到一位如您一样有才智的人，不吝对《人间喜剧》的提纲和细节作一番研究，如果我觉得他有疏失之处，那么我认为有必要作出回答。从前有位作者曾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结果却像要向一些漠不关心的人证明他自己很有才智一样，陷于可笑的境地。我一向认为，解释自己的作品，大肆张扬，自吹自擂，是滑稽可笑之举；而今天，这样做便是荒诞不经了。如果您手头还有手稿尚未发表，究竟如何处理，望三思而行，这一点尚希明鉴。

从前，一本好书本身就是自我辩护。但是，现在谁的作品能抗得住批评呢？谁能指望公众的评论呢？请想一想统计的结果就知道了。

您在有两万订户的报纸上发表意见，就可能对出书造成不良影响。这份报纸在十天当中便有二十万读者。假定这本书印一千五百册，每周有一个读者（这是两个毫无根据的假设），那么这书一年中能有七万五千个读者。

目前法国报刊的发展状况，已使评论与书籍之间无法展开斗争。因此提出任何异议都是徒劳的。序言还像装订工用折纸刀折页之后时那样原封不动，连最受欢迎的书也是如此，这真是耻辱！

因此可以说，我只不过是给一起重大案件提供些新的证据。如果没有人为案子辩护，那么文学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有个最高法院，那就是未来的岁月^①。能够出庭的人有多么幸

^① 意谓历史会作出公正结论。

福啊！

您非常关心道德问题，这完全正确。如果诗人的作品不能满足公众的道德心，它虽然可以红火一时，却不可能成为传世之作。我决不是要在这里重复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已经写过的话，我在那篇序言里，对各种批评早已作出一切可能的答复。不过，既然我要讲话，我便把其中的话稍加利用，来说明《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我承认，您抨击这些人物也是出于善意，而且为了这次争论能够展开，我也应当起来辩论。

让我们先谈谈《幽谷百合》里德·莫尔索夫人这个人物的形象。

先生，天主教在一切教化启示中，特别强调激烈的生命斗争，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神性的斗争。我们的宗教在各方面都力图征服我们未来的敌人。天主教与所有旧时的宗教的区别，就在于这一特点。我们的宗教如同我在《乡村医生》中所说的，是个“压制人的堕落倾向的完整体系”。德·莫尔索夫人就是这种不断斗争的表现。要不是肉体发出最后的呼声，我就创造不出一个既真实同时又是天主教徒的典型形象。先生，您没有注意到，牺牲者获得了胜利，她死时，灵魂挣脱了最后的羁绊，而您谈到的场面，是疾病产生的影响。总之，这与其说是欲望，不如说是吐露真情；与其说是一种热情的企图，不如说是心情激动的忏悔。先生，您对书中的一段文字大加指责，而这一段恰好得到当代最热忱的天主教徒福沃小姐的赞扬，她在佛罗伦萨欢迎我时，头一句话便是谈莫尔索夫人的死。需要对这件比我的作品更为伟大的事物作出解释，令我感到羞耻；但这种必要性也证明，尽管天主教在法国有很大发展，宗教精神却没有深入到评论界，批评依然是十八世纪时的少女。

我们来谈谈伏脱冷吧。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发表《烟花女

荣辱记》的最后一部^①，在这一部里，伏脱冷这个人物毁灭了。至于他究竟落个什么结局，恕我暂时保密。这个人物代表堕落、腐败、苦役监牢、骇人听闻的社会弊病，他根本不是什么巨人。我可以告诉您，这个人物确有原型^②，而且他诡计多端，老谋深算，在现时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这个人除了我给他加上的热情之外，就是地地道道的伏脱冷。他是罪恶的精灵，不过有利于人罢了。

您在文章里用了两栏的篇幅对我进行指责，一方面指责我以一些特殊的例外构成性格；另一方面又指责我用一堆微不足道的琐事来拔高这些性格。这种矛盾的说法其实包含着对我的赞誉，我只好认为您的看法自相矛盾。但是，先生，究竟什么叫做生活呢？事实上生活就是一堆细小的情况，最伟大的热情就受这些细小情况所制约。在现实当中，一切都是平庸渺小的，但在理想的崇高领域，一切都变得伟大起来。我无意自我吹嘘，不过我想请您注意一下，《高老头》、《幻灭》、《烟花女荣辱记》的文学手法，与《路易·朗贝尔》、《塞拉菲塔》、《驴皮记》、《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文学手法差别是很大的。

我试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我常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写这本书的计划：“所谓一代，就是四五千杰出人物扮演的一出戏。”这出戏便是我要写的书。

如果没有阿拉伯故事的艺术技巧，如果不借助已经入土的巨人的帮助，怎么能使人接受这样一幅巨型壁画呢？在这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有些叱咤风云的巨人，最后却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为取得这样强烈的效果，有时可能要采用一些例外，

① 即《烟花女荣辱记》第四部《伏脱冷最后显形》。

② 即法国秘密警察头子维多克。

这又错在哪里呢？您认为真有洛弗拉斯这个人吗？每一代都有五百个花花公子，他们都是这个现代的撒旦。

如果一定要作品拘泥于事实，让这些人物处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实际位置，而老实正派人的生活又毫无戏剧性可言，您以为这样一部作品能让人读得下去吗？仅仅一部《基尔里纳教长》^①就能摧毁我的人物画廊。这种沉闷在文学上无异于虎列拉，一百页左右的篇幅就能使我那些人物统统倒毙。啊！先生，您是从事文学活动的，如果您打算写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一个行善事的人，到您写成（我相信能写成）的时候，就来看我吧，那时您向我表达的见解，会和您文章里的见解大不相同。您知道吗，先生，像《乡村医生》这样一部作品，我付出了七年的劳动？我就一部著作已经思考五年之久^②，您知道吗？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最近发表了，标题是《六十岁的女人》^③，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指出仁慈和宗教对巴黎的影响，就像在《乡村医生》里对乡镇的影响一样。唉！是的，六年来，我在文学上需要克服的巨大困难面前退缩了。

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顾虑，才耽搁了时间，有时还因此使某些作品受到影响，比如《农民》，现在差不多就要脱稿，还有《小市民》，一年半以前就交印刷所排版了。我把《赛查·皮罗托》放了六年，至今还是个草稿，这样一个小店主，相当愚蠢、相当平庸，他的厄运也很寻常，无非是我们经常嘲笑的那种巴黎的小生意人；怎样才能让一般人对产生兴趣呢？我感到绝望。不过，先生，有一天，我忽然来了兴致，我心想：“何不把

① 《基尔里纳教长》，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的小说，冗长、沉闷，令人无法卒读。

② 指《现代史拾遗》（见本《全集》第十五卷）。

③ 即《拉尚特里夫人》（见本《全集》第十五卷）。

他的面貌加工改造一番，使他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形象呢！”我觉得这样是可能的。您觉得他的形象高大吗？这个可怜的雪粉，他的头会不会碰坏我那小舞台的沿幕呢？

德普兰^①了不起吗？请去问您周围那些医学院的人吧，他们都会告诉您，他们早就认识这个人，书里对他并没有过分吹捧。最后，还请您注意一下《绝对之探求》中的主人公，他代表着现代化学领域的一切努力，单凭这一点，典型人物就变得十分高大。何况，收进《哲理研究》的作品，内容都只是些象征。——关于我自己，讲得已经够多的了。

现在让我们谈谈您在文章中提出的文学上的重要问题，即作品的道德问题，这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种种罪恶、情欲和不道德，以怎样的面貌表现出来呢？您认为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正人君子吗？您相信存在着美德吗？法兰西学院只给某些作品颁发蒙蒂翁奖，我想这是违背基金创立人的意愿的*，如果所有的作家都一致商定，只发表这样的作品，难道就能改变一个时代的道德风尚吗？一个不相信宗教的人会读《基督教徒的一日》、《效法基督》^②等等苦行主义的书吗？

〔*作者按：德·蒙蒂翁先生遗赠给法兰西学院一大笔款项，每年生息约九千法郎，用以奖励在颁发奖金前两年内发表的弘扬道德风尚的著作。〕

法兰西学院主动承担了颁发文学奖金的事务，它把奖金分成三四笔款项，分别给予对道德风尚没有什么影响的著作，这些作品早已被人置诸脑后，如果把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五年获奖作品的题目公布于众，法兰西学院的四十张面孔就会通红。

① 德普兰是《无神论者望弥撒》、《烟花女荣辱记》和《比哀兰特》中的人物。

② 《效法基督》，基督教有名的修道著作，据传写成于一三九〇至一四四〇年间，作者不详。

起初，法兰西学院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后来它违背了立遗嘱人的意愿。它应当把奖金只发给一部著作。如果根据评议，任何著作都未达到要求的条件，它就应等待，并把这笔钱存入银行生息。我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著作，而这笔奖金达到很大一笔款额，那么对付出巨大努力的作品应给予重奖，这比既不合法、又不大令人满意的零星施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文学创作。

法兰西学院可能有人记得，它曾决定把《乡村医生》列入授奖作品，我去法兰西学院提出反对这项决定。我谦逊地指出，我的作品并没有达到我所希望达到的尽善尽美的地步（当然这与我的能力有关）。其次，法兰西学院不能采纳并非由作者本人提出的著作，因为由首屈一指的文学团体宣布我具有德·蒙蒂翁先生要求的四分之一或一半的价值，我觉得自己非常难堪。阿尔诺先生对我提出的看法感到很惊奇，他告诉我，由于这部作品涉及到政治问题，已被撤了出来。

法兰西学院一方面把奖金分得零零碎碎，同时也抛弃了一些有才华的人；要做到符合立遗嘱人的立意难上加难，他们对法兰西学院这种作法也失去兴趣。

“一百年里也很难出现两部这样的作品。”诺迪埃对我说。

“正因为此才设立奖金的。”我回答他说，“十年后，等这笔钱达到十万法郎的时候，你们就有书可奖了。你放心好了。”

在我看来，从著名人士当中选出的四十位佼佼者，竟然没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对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是莫大的不幸。鼓励空虚渺茫的幻想文学，而不去支持《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之类作品的创作，这就是蒙蒂翁奖造成的后果。

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由于文坛上积怨甚深，所以这段按语是受偏隘思想支配写出来的。我去撤出我的作品时，便把它排除在竞赛之外了；并且从那以后，我从未提出任何作品接受法兰西学院的评判。按照诺迪埃的说法，当涉及到这项奖金时，法兰西学院就 *sedet in telonio*①。

我想，一个见信于人的作家，如果能使读者认真地思考问

① 拉丁文：设在货币交易所里。

题，便是做了一件大有益的事；但他应当保留对读者说话、使读者听他说话的权利；而我们只有像获得这种权利时那样，能使读者感兴趣，才能保留住这种权利。

如果一个年轻人读《人间喜剧》时，觉得卢斯托^①、吕西安·德·吕邦泼雷^②之流并没有什么该受指责之处，那么这个青年人的心迹也就昭然若揭了。不论是谁，如果他不择手段，靠坑蒙拐骗捞取财富，而不喜欢扮演诚实的皮罗托^③的角色，不愿效仿《禁治产》中的主人公德·埃斯巴先生，不愿像乡村医生那样行动，不愿像格拉斯兰太太^④那样悔过，不愿做个像包比诺^⑤那样正直的法官，不愿像大卫·赛夏^⑥和阿泰兹^⑦等人那样工作，总之，不喜欢以在《人间喜剧》中比在现实世界里还要多的善良、有品德的人为榜样，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即使是最符合天主教教义的、最能培养道德的书也毫无作用。

您在《人间喜剧》里会看到，凡是丧失了荣誉感的人，很少有什么好下场；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上帝常常会开这种可怕的玩笑，所以这样的事实在《人间喜剧》里也会反映出来。

您说：“《人间喜剧》中的奸邪歹人自得其乐，而且也让我们消闲解闷，对这样的人我们关心太过了。”先生，如果邪恶没有极大的诱惑力，如果像《圣经》里所说的，撒旦不是最美的天使，那么谁还会让妓女吞噬了家财，让爱欲戕害了身体，让荒淫放

① 卢斯托，《人间喜剧》中的人物，在《幻灭》、《外省的诗神》等作品中多次出现，是一个品行不端的记者。

②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幻灭》、《烟花女荣辱记》中的人物。

③ 皮罗托，《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的主人公。

④ 格拉斯兰太太，《乡村教士》中的女主人公。

⑤ 冉-于勒·包比诺，《禁治产》中的人物。

⑥ 大卫·赛夏，《幻灭》中的人物。

⑦ 达尼埃尔·阿泰兹，《幻灭》、《烟花女荣辱记》中的人物。

荡毁灭了生命，让怠惰断送了才华呢？

提高时代的德性，每个作家都应引为己任，否则他只不过是给众人取乐的；但是，评论界是不是给被它指责为不道德的作家们提出了什么新方法呢？过去的老方法总是揭露伤痕。洛弗拉斯便是理查逊的巨著中的伤痕。您看看但丁！无论从诗歌、艺术、优美或创作手法等方面来说，《天堂》都远远胜过《地狱》。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读《天堂》，倒是《地狱》在每个时代都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这不是很可怕吗？评论界又何言以对呢？连温和圣洁的费讷隆^①不是也得给《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编造些有害的插曲吗？如果把这些插曲去掉，费讷隆就变成了贝尔坎^②，只是多了他的风格而已。现在谁还去读贝尔坎的作品呢？得像十二岁的孩子那样天真才能读得下去。

先生，伟大的作品都因其炽烈感人才得以留传，激情意味着偏激，也就是罪恶。作家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采纳这个主要因素，再配以深刻的教喻寓意，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依我看，在一部作品里，有人出于成见，攻击社会基础，为罪恶辩解，破坏财产、宗教、正义，那么这部书便是极端不道德的。我给您介绍了法官卡缪索^③，他靠勾结权贵而飞黄腾达，同时也介绍了与他相对应的包比诺，这是一位善良正直的法官，他一人就可以代表大公无私的国法。我给您介绍一位贪婪的讼师，同时也配上一个令人尊敬的诉讼代理人。《纽沁根》和《皮罗托》是两部姐妹作。如同在现实世界里一样，不诚实和诚实是并存的。

① 《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是费讷隆任王子太傅时写给王子看的教育小说。

② 阿尔诺·贝尔坎(1747—1791)，法国文人，他写过一些给青少年阅读的短剧，但内容枯燥乏味。

③ 法官卡缪索是《烟花女荣辱记》中的人物，在其它小说中也出现过。

我还有最后一个论点，先生。假定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完成一桩空前壮举，写出一个剧本，里面的角色都是正人君子，那么这出戏可能演不了两场。正人君子都知道自己的职责，犹如无赖恶棍、奸佞小人也懂得什么是美德。普通百姓来看《向阳山坡的旅店》^①，心里高兴地说：“我决不会这个样子。”罗贝尔·马凯是对我们时代的一大恭维。穿着讲究的罗贝尔·马凯说：“只要法院不请我去，我就是正人君子。”被撕破了外套的罗贝尔·马凯心里想：“最后还是得上断头台，我们得小心着点！”这是现时最著名的一出戏，充满阿里斯托芬式的讽喻特点；但是它只贬责政府和法律，却不揭示矛盾，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不道德的，因为任何一个剧作家都应当像莫里哀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上矛盾。

我为《人间喜剧》不断辛勤耕耘，为的就是揭示这种善恶之间有益的对立。但这些文学大厦的命运又如何呢？如今都已成为废墟，从那里只长出一些枝叶，几朵花。从前的作家，不论在印度斯坦，或是在中世纪，都曾在诗歌领域作过类似的尝试，可是今天有谁还知道那些作者的名字呢？就连查找他们作品的篇名也成为一门学问了。浩瀚的史诗都被人遗忘了！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可以说属于政治性的又难于解决的问题，我还要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未免感到惭愧。这个问题的一端是无懈可击的《堂吉珂德》，另一端是《曼侬·莱斯戈》，或者您愿意的话，是《老实人》——谁不希望成为伏尔泰或普雷沃神甫呢？

最后，也许有些作家跟征服者一样：他们为了获得巨大战果不得不作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伏尔泰、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所有的作家，在当时的政府和宗教心目中，

^① 参见本卷第106页注①。

是极其不道德的；然而他们却是十九世纪的先驱。从波纳尔、拉马丁、夏多布里昂、贝朗瑞、维克托·雨果、拉末耐、乔治·桑，直到保罗·德·科克、比戈-勒布伦^①和我，我们都是泥瓦匠；都不及建筑师。如果我们当中有谁了解整个建筑的奥秘，他就是真正的、唯一的伟大人物。如果说伏尔泰和卢梭梦想现代的法兰西，但是他们很少怀疑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〇〇年这十一年，而这十一年是皇帝^②的襁褓期。

让我们把前面所说的归纳一下。——道德是绝对的，对我们法国人来说，这就是天主教。唉！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看来就要重复教会的圣师^③、尼科尔教士^④、博叙埃或是布达卢讲过的话。除去这个任务，文学的使命是要描写社会。宗教之于社会，如同灵魂之于肉体。如果把肉体看作是灵魂永恒的对立物，我们的肉体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采取对照比较的办法。

我非常钦佩拉伯雷，但《人间喜剧》并不因此而逊色；拉伯雷的怀疑态度并没有影响到我。拉伯雷是中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天才，是我们可以举出与但丁媲美的唯一的诗人。而且我也写了《趣话百篇》，略表对他的特殊崇敬。

大家都知道我十分厌恶吹捧和讨论作品，先生，我向批评家提出这样的看法，到您这里还是第二例。头一例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可怜的年轻人，是个共和派，最近才去世。在我们之间发生争论之后，他成为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名叫弗朗西斯·

① 比戈-勒布伦(1753—1835)，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② 指拿破仑·波拿巴。

③ 指基督教最早的神学家、学者，如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等人。

④ 皮埃尔·尼科尔(1625—1695)，法国天主教神学家、作家、伦理学家。

吉罗，大家都很怀念他；雨果在一篇文章里早已写过他的生平^①，纪念这位不幸默默无闻死去的日内瓦人。

我们的竞技场上也有倒下的力士，他们死时便把伟大的未来带进坟墓。弗朗西斯·吉罗可能是我们文学界最有用的人才之一，我对他一直抱有希望。我是在国外听说他去世的，他的死使我悲痛万分，我怀着悲伤的心情庆幸能在这里向他、如同向英年早逝的同道们一样表示最后的敬意。

如果我能使您深刻意识到，创作一本书须有临渊履冰之感，那么这封信就算没有白写。

谨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仆人

德·巴尔扎克

（《星期报》，1846年10月11日）

蔡鸿滨 译

① 指雨果于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文学欧洲》上发表的文章，这是为纪念于一八二八年死去的可怜的日内瓦青年因贝尔·加卢瓦而写的，该文后来又在《文学与哲学》上重新发表。

基辅通讯·

〔俄罗斯和旅行者〕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要告诉你，我就不必给你写信，跟你叙说这次旅行的情况了。近来有人大谈旅行的印象和见闻，所以我决定永远不再发表这类文章，对我走访的地方也一字不提，因为首先我不想弄得自己庸俗无聊，其次也不愿谈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这个词是读者最厌烦的，再者，我是个心情愉悦的人，喜欢说说笑笑，而读者对按杰出的加利亚尼^①神甫的方式写作向来不以为然。作家凡是及时给你讲个笑话，如同搭块木板给渡河的人免去种种烦恼的，结果都落个不光彩的“轻浮”名声。但我觉得这也很自然，在一个严肃的人受到尊重的国家里，他们写的书里充满箴言弘论，主要是为了牙科医生，否则牙医还得给笑得脱了臼的下巴复位。有个清教徒似的旅行家发表了他的美洲游记，他赢得的唯一读者就受到了

-
- 《基辅通讯》是巴尔扎克于一八四七年十月中旬在基辅附近的维日霍维尼写给《辩论报》主编阿尔芒·贝尔坦的。《基辅通讯》并没有写完。一九二七年《巴尔扎克笔记》第七期载有关于这篇作品的补充细节。

① 费尔南多·加利亚尼（1728—1787），意大利经济学家、作家、外交官。曾任那不勒斯王国驻巴黎使馆秘书，经常出入巴黎著名的沙龙。著有经济学著作多种，其《与德·埃比内夫人通信集》一书曾经多次印刷，有助于了解十八世纪法国社会。

这样残酷的惩罚，这位作者名叫加尼埃，家住马刺街。最后还有一大忌讳，我认为这一条很实在，因此要向文学界同仁们宣布，以期为众人做件好事：如果有人为了打趣，如实说出一个国家和的人和事，以及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种种特点，那么他再也不能到这个国家去了。因为基辅在俄罗斯境内，你大概想象我说的是些玩笑话，而不会讲什么真话，而且据说有本出名的书，惹怒了俄罗斯皇帝^①，因此我得更加小心谨慎。可是我现在的处境特殊，可以畅所欲言。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不是虚伪的人，而且早就对极权表示赞赏^②，不过有一点保留，就是地球上没有极权。我所说的理由并不矛盾。我更喜欢一人掌权的政府，而不喜欢许多人执政的政府，因为我感到，我永远无法和民众融洽相处，也不能吸引他们；而试图这样做的一些人，最后都感到很糟糕。但是我想，我可以与一个人融洽相处，哪怕他是个最大的独裁者，这也许是无稽之谈。

请你注意，亲爱的阿尔芒^③，你是政府的依靠，在人民和国王之间真诚融洽的关系上，政府以为已使问题有所缓和。缓和就意味着对七百人^④的精神、心灵和肚皮给予满足，还不包括新闻界所代表的公众舆论。我认为，所谓的公众舆论，就是没有具体指名的民众，是民众的灵魂，你也可以说是民众的血液。可是，新闻界总是用思想上的反抗，把问题(你看，我并没有像咄咄逼人的反对派那样，说是整个制度)搅得复杂化，

① 指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那本有名的书题为《一八三九年的俄罗斯》(巴黎，1843年)，作者是居斯蒂纳侯爵。

② 巴尔扎克在一八四二年写的《〈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我是在两种永恒的真理，即宗教与王权的照耀之下从事写作的；当今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表明了这两者的必要性，一切有理性的作家，都应当努力把法国引导到这两者所体现的必然方面。”(见本《全集》第1卷)

③ 指阿尔芒·贝尔坦。

④ 指七月王朝时期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

而思想上的反抗始终与民众造反是两姐妹。我虽不是俄国人，但也不像到这个帝国来的欧洲人一样，下车伊始，动辄对所谓的专制政府大加指责。而且我走得更远，我觉得俄国政府更胜一筹，从滑稽可笑的角度来看，它比我们的议会两院更让人感到有消遣娱乐的特点。

一方面《喧哗报》、《缉私船报》和我们所有的小报，就北方巨人讲了种种笑话，拿君主专制和鞭刑开玩笑；另一方面，百科全书派、格林^①、伏尔泰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唱赞歌，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有个居中之论。这个国家一向是众矢之的，屡遭贬损，受尽挖苦羞辱；但是，它却像一头顽强的熊，始终挺身向前。我们应当根据欧洲的利益来观察俄罗斯，因为拿破仑临终时还把俄国看成是欧洲的一大危害：它不是一股盲目的共和政体的力量，便是一股盲目的蛮族征服力量。这便是这位伟大军事家的遗嘱。我并不想写一部《论俄罗斯》的巨著，而是要用开场白的形式告诉读者们：“你们要当心！”我无法、也不想把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写下来，不过，凡是写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尽管是在谈笑中匆忙写成的。有许多蠢人硬说，俄国皇帝陛下想要借助法国人的笔墨，来驳斥德·居斯蒂纳的书；还说在我访问彼得堡时，他赏给我一批农民。所以，我现在要宣布，我看到尼古拉皇上的时候，离他有五米远，他根本没看见我，所以也没跟我讲话，而且在我到达俄国的首都六天之后，他便动身到华沙去了，按照写游记的特点，我可以说他躲开了。我获准在彼得堡停留六周，在那里我没见到任何人；他不但没有给我钱，后来反倒要了我的钱，才让我乘坐带有他的徽

① 梅西奥·格林(1723--1807)，德裔法国作家、评论家，一七四八年定居巴黎，与卢梭、狄德罗等人结识。曾编写文学、哲学、评论通讯十七卷，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

章的马车从彼得堡到陶罗根^①。这种马车常常是套二十匹马，在法国通常叫做驿车。有人说皇上面貌如何俊秀，还有人写过文章，这都是确实的；在欧洲，也可以说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他成竹在胸，却不露声色，因为他像拿破仑一样，能够流露出令人无法抵抗的微笑。如今尼古拉皇帝就像《一千零一夜》里描绘的那样，是唯一的权力的象征。他是穿着军服的哈里发。伊斯坦布尔的皇帝与沙皇比起来，不过是个专区区长而已。就我来说，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能认真观察这种古老的现象，英国人在亚洲，在东印度公司^②所到之处，只知道经商做生意，把这种现象扼杀殆尽，在波斯它已大大衰微，如今只有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君主和俄国的一样。

最近，凡是写有关俄罗斯的文章的人，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想用立宪的眼光来评判这个国家，带着英国或是巴黎的眼镜来看它。这些作家不承认，俄国的情况基本上属于亚洲类型；他们就像玩惠斯特纸牌的人一样，总是想惠斯特牌怎样打法，说到打扑烈费兰斯牌（一种俄国的纸牌戏）或是打雷维西牌的人，便疾言厉色，大加贬损，开些文绉绉的玩笑，说一个民族只知道玩别的牌而不会打高雅的惠斯特牌，是愚蠢的表现。

我的开场白说得太长了，还是言归正传吧。不过，最后我再再说一点初步看法，谈谈到目前为止所发表的关于俄国的书，对于那些爱听新鲜事的人也许有些用处。我们可以公开地说，谁也没去过俄国。在俄国的各个城市，在俄罗斯帝国各地区定居的法国商人，都已成为俄国人，他们回到法国，从来不说一点不利于帝国和俄罗斯民族的话。所以这些人不能算数。目

① 陶罗根，立陶宛境内城市，十六世纪时即已见诸文字记载。

② 指强大的贸易团体东印度公司，自一六〇〇年建立时便享有贸易特惠权，该公司的军队为英国征服了广袤的印度帝国。

前，在那些文佻文贩、专门猎奇的人看来，彼得堡和莫斯科就是整个俄罗斯。他们匆忙地观光这两个大城市，经过两个城市之间一条六百俄里^①长的平坦大道，便以为游览了整个俄罗斯。他们看到了俄罗斯，如同一个到了广州的人看到中国一样。他们回国之后，连篇累牍地写些空话，而且当作真实见闻来介绍。这就是我对德·居斯蒂纳先生那本有名的著作的看法。柯斯洛夫斯基亲王^②既然已经去世，那么也不妨提他的名字，如果从这本书里去掉他的全部观点，再从中除去皇上加进的两三篇小说，那么就只剩下必不可少的衬托气氛的俏皮话，完全错误的政治观点，对俄国的宏伟壮观的描绘，以及一些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斯塔尔夫人在她的《十年流亡》^③里，只用几页篇幅描述俄罗斯，但是比德·居斯蒂纳先生的描写精彩多了。

最近，有一位严肃认真的旅行者西普里安·罗贝尔^④，他的旅行自始至终充满豪迈气概，他看到许多东西，但他是带着泛斯拉夫主义的眼光访问斯拉夫各民族的，而且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想象将来斯拉夫各民族会联合在一起，他就像青年德意志^⑤派的宣传人员在德国旅行一样。可是，让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雪球，在世界上越滚越大，如同让德意志各民族合并起来一样，目前这是一种荒谬的方案。圣马尔索

① 旧时的俄里，六百俄里约合六百四十公里。

② 柯斯洛夫斯基亲王，俄国驻华沙外交官。一八四二年，巴尔扎克将小说《钱袋》献给他的女儿索芙卡。

③ 斯塔尔夫夫人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后离开法国，拿破仑执政时，她回到法国，却未获准在巴黎居住，便先后在德国、意大利、俄国、英国寄居。一八〇四年写成《十年流亡》一书。

④ 西普里安·罗贝尔，斯拉夫民族研究者，曾在巴黎研究院讲授有关斯拉夫民族的课程。

⑤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的社会改革和文学运动，反对封建势力和教会的专横统治，批判文学上的复古主义。

郊区^①的政治家们梦想各种联盟，但是他们像法国所有热衷于空想的人一样，不了解斯拉夫大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刻仇恨。他们希望波兰人和俄国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像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和莱茵河左岸的人一样，彼此成为朋友，如同法国的冉森教派信徒和耶稣会会士，共和派和王朝派一样，也都是好朋友。这种思想歪曲了西普里安·罗贝尔先生的见解，因为他在艺术方面也倍受拜占庭文化狂热爱好者的攻击。不过这位旅行者的著作，内容虽未能包括这个广阔帝国十分之一的地域，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指出许多事实，而且都确有其事。况且这位作者具有丰富的语文学知识，比许多俄罗斯学家的语文学知识更为扎实。那么他是否能胜任自己提出的使命呢？他的著作在俄国并没有引起轰动。这是对这个问题唯一的回答。现在让我们上路吧！

妄自尊大是法国人的性格，因为如果他不妄自尊大，不认为法国之外都是不文明的，那他的性格还有什么用呢？法国人的排他性达到了极点，以致大部分法国人不知道基辅，他们一般都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念成吉埃夫，甚至西普里安·罗贝尔把它写成Kijow时也这样念。基辅是乌克兰的首府，是俄罗斯的圣城，古老的大城市，是鞑靼人和俄罗斯人的罗马，是莫斯科的老大哥；早在俄罗斯各公国的沙皇还隶属于强大的游牧部落时，他们便居住在基辅，那时，为了表示在可汗面前屈服称臣，在他喝他们进贡的奶时，他们把流出来的奶舔干净。从上一个世纪起，各公国的沙皇便不再舔可汗了。那时只剩一个沙皇了，最后一个可汗已经有名无实，他就是克里姆若哈伊^②。我

① 圣马尔索郊区，即巴黎穆夫塔尔区，是人口稠密的贫苦人居住区，也是革命者活动的地区。

② 指乌克兰最后的首领拉祖莫夫斯基，被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黜，巴尔扎克在此处误写为克里姆若哈伊。

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各公国沙皇会出于胜利者的自尊心，没有保留汗国的名称，我觉得沙皇周围如果有五六个可汗，那在政治上该有多么气派！但是，在俄罗斯再没有可汗，也没有独立自主的亲王了，就像在法国再没有勃艮第、阿基坦、布列塔尼公爵，也没有香槟伯爵一样。如果你允许我说句笑话，沙皇身边就剩几个副官了。汗国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统治范围，在中世纪，它囊括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地区。那时就差在这位亚洲君主进膳后离开座席时，吹号宣布：“人间诸王可以用饭啦”；如果希瓦汗国^①的可汗也这样宣布，我们会觉得很可笑，但是这给人一种印象：这位蛮族皇帝势力极大，各公国沙皇都俯首称臣。大可汗在沙漠里安然不动，这种统治故事，也就是他的谋略，肯定是今日俄罗斯统治者的榜样。

我在游历过天主教的罗马^②之后，迫切希望看看希腊正教的罗马。彼得堡还是个处在摇篮时期的城市，莫斯科也不过刚刚成年，而基辅却是北方的永恒之城^③。我不否认，当时我的愿望也包含着好奇，但真正严肃的动机却出于长达十五年的友情^④。我想到那里去看看老朋友，都是我在通衢大道经常遇到的朋友。那时常听他们谈起大草原、农民、地主的管家、卷起大雪的暴风、犹太人，以及文明和不开化之间的结合，他们讲起来绘声绘色，津津有味，所以我觉得要能看到新奇的风物人情，乌克兰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地方。而且到俄罗斯帝国这片地方观光的人寥寥无几。对我来说这该是多么诱人的旅行啊！尤其是因为我认识阿赫耳，听他讲述过他自己的《奥德赛》^⑤，

① 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十六世纪起属希瓦汗国。

② 巴尔扎克的罗马之行是在一八四六年三四月间。

③ 永恒之城即罗马。

④ 指一八三二年二月巴尔扎克接到韩斯卡夫人第一封信以来建立起的友谊。

⑤ 阿赫耳(1790—1846)，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记者、剧作家和剧场经理。《奥德赛》系荷马史诗，此处指阿赫耳的惊险旅行。

阿赫耳当时是乔治小姐^①的向导，他曾试图把法国悲剧的美和现代戏剧的丑告诉第聂伯河流域的哥萨克。艺术家大家庭里最近去旅行的有李斯特、柏辽兹，他们是怎样横穿这个大帝国的，对我却只字不谈，他们靠交响乐队指挥的鞭子，收来许多的税。柏辽兹无疑被俄国百姓与沙皇之间的完全和谐所感动，他深深体会到，对于一个充满悦耳声音的国家，是奈何它不得的。在阿尔汉格尔^②和华沙之间，从恰克图^③到黑海，从堪察加湾到芬兰湾，到处都那样和谐一致。这两位音乐家听说沙皇酷爱音乐，便很感兴趣，他们承认，他写的一部乐谱远胜过他们自己所有的交响乐和幻想曲。你听那声音从贝加尔湖到佩普西湖^④，从美洲到亚洲^⑤，在空中回荡，而且还有猎人的铃声伴奏。我从这一切当中得出结论，即使我没有朋友住在基辅附近，为了文学和看看当地的真实情况，我也要到基辅去。

狄德罗、梅尔西爱·德·拉里维埃^⑥和拿破仑到俄罗斯去的时候，天晓得他们是何等谨慎小心！其中一个带了五万法郎，另一个率领五十万人马。梅尔西爱则写下了遗嘱。狄德罗取道荷兰^⑦；拿破仑走了好几条路。我可以告诉你，凡是往这个国家去的，不论是最突出的或是最普通平常的例子，都让人

① 即法兰西剧院著名悲剧演员玛格丽特·维梅尔(1787—1867)，乔治小姐是其艺名。

② 阿尔汉格尔，俄罗斯北部海港和内河港口，即今阿尔汉格尔斯克。

③ 恰克图，俄罗斯东部城镇，邻近蒙古。

④ 佩普西湖又称楚德湖，在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交界处。

⑤ 指北美洲西北部阿拉斯加地区，一八六七年沙俄以七千二百万美元将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群岛卖给美国。

⑥ 梅尔西爱·德·拉里维埃(1720—1793)，法国经济学家。

⑦ 一七七三年六月，狄德罗离开巴黎去荷兰，在海牙逗留两个月，于同年八月动身前往圣彼得堡。

提心吊胆。

〔从巴黎到布鲁塞尔〕

如果我是拉马丁或是维克托·雨果，我也许会像拿破仑一样，在我身后拖着整个欧洲，而无须像他那样带着许许多多的辎重给养和战地医院；不过，我有自己表现英勇气概的方式，我只身启程，不带任何仆从，只有一封詹姆斯·德·罗特希尔德男爵^①的介绍信，准备在那里借一笔钱，不过只相当于参议员梅尔西爱·德·拉里维埃的巨款中的十分之一。可是，我加了份小心，事先给乌瓦罗夫伯爵先生^②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对所经各地的方言一窍不通，请他让有关当局给予关照。另外，基谢廖夫先生^③也很热心，他把我的情况告知边境官方。我就这样带着一个小手提箱，一个旅行袋，悄悄动身去作八百法里^④的陆路旅行；我也没有带书箱，除了护照之外，一片纸也没有。要不是俄国人对我的行动感到惊奇，而对快速却无动于衷的话，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不过，这八百里路到底还是在八天之内就走完了。我是急性子，不能等待，这也是改不了的老毛病。我不懂在旅途中为什么要悠闲逛荡，尤其是要去看老朋友的时候。这段路程，信件一般来得很快，十三天便可收到，可是我比通知

① 詹姆斯·德·罗特希尔德(1792—1868)男爵于一八一七年在巴黎定居，曾多次借款给巴尔扎克，为表示谢意，巴尔扎克将其作品《经纪人》献给詹姆斯男爵，把《被诅咒的孩子》献给男爵夫人。

② 谢·谢·乌瓦罗夫(1786—1855)，俄国学者，曾任国民教育大臣、科学院院长。

③ 巴·季·基谢廖夫(1788—1872)，当时的俄国驻法使馆代办。

④ 指法国古里，一古里约合四公里。

到达日期的那封信还早到十天。

再没有比铁路的告示更能骗人的了。我在《辩论报》第四版上不知看了多少遍，说从巴黎乘坐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六十小时便可到达柏林，包括从哈姆^①到汉诺威乘坐十六小时马车。从汉诺威到柏林，从柏林到克拉科夫^②都有铁路直通，并且日夜兼程，除中转换车外，四天时间便可从巴黎到达克拉科夫。我去交易所广场找到旅行社，花五个法郎想证实一下这样惊人的快速是否可靠。旅行社给我一张非常准确的时刻表，并且在上面给我标出出发时间和票价。不过，他们让我注意，在梅斯沃维采^③和克拉科夫之间空了两个小时。这就是说，在一八四七年九月份，从巴黎到克拉科夫有两处空白，没有铁路，一是从哈姆到汉诺威，一是从梅斯沃维采到克拉科夫，一处是十六小时的路程，另一处是两小时。不过，我马上要说明，在我写这封信时，这两处空白已得到填补，两段路都已经通车，从巴黎只须六天便可到达别尔季切夫^④，而当时我却用了八天时间，还不算白浪费掉的四十八小时，下面我再说这件事。从巴黎到哈姆这一段，北方铁路公司的告示说的是确实的。从巴黎很快便到了科隆，我带了一个轻便的小篮，里面装着饼干、浓缩咖啡、糖、一条烧牛舌、一小瓶有瓶套的茴香酒。这就是我一个星期的食物，在路上只要再买点牛奶就够了，牛奶在德语是Milk，波兰语是Liko。

① 哈姆，德国城市，距离汉诺威约二百公里。

②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著名古城。

③ 梅斯沃维采，波兰南部古城，十九世纪时曾是俄、普、奥三国交界接合处。

④ 别尔季切夫，乌克兰城市，在基辅西南方。

〔从布鲁塞尔至哈姆〕

早晨七点到达布鲁塞尔后，就有人带你穿过布鲁塞尔全城，把你送到去科隆的火车站。因为车站需要一些时间装运货物和行李，所以给旅客两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人们利用这段时间稍事盥洗，吃早饭。吃饭是在站台前边的一间宽敞的食堂里，这时我发现也在吃饭的同车旅客中有个人的目光正注视着我。这是那种投向被称作欧洲知名人士的倒霉猴戏演员的目光，我好歹也算知名人士中的一个。只是，我虽然自诩了解人的内心世界，却全然不知这个陌生人对我究竟是怀有敌意，还是表示友好。有人对剧作家笔下出现的机遇效果很不以为然，可是真有一个机遇让我遇上了。德·基谢廖夫先生在巴黎曾和我谈起他的大姨子，她娘家姓波托斯基——我与她相识已有十二年了，她是俄罗斯皇帝的一位大臣的夫人。基谢廖夫先生告诉我，她在巴勒莫^①有一处宅第。我进了站台，想找个座位坐一会儿，我在木板搭成的月台上发现基谢廖夫夫人和她的全家，其中还有她的姐姐奥尔卡·纳雷什金夫人。基谢廖夫夫人在霍姆堡^②艳冠群芳，现在是要回她家的古堡去。我们自然要乘同一列车。这两位夫人也认识我此行要去看望的朋友，因为波托斯基一家与波兰各大家族都有来往。从布鲁塞尔到科隆这一路上，我们谈得颇为投机。到了海关，那里的人不怎么懂法语，这两位夫人帮了我很大的忙，还帮我从行李车卸下的千百件箱筐中拣出我的行李。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塞进这么多行李，我从

① 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古城。

② 霍姆堡，德国温泉城市，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设有赌场，基谢廖夫夫人嗜赌，是此地赌场常客；她在霍姆堡拥有宅第。

来没见过管理这么糟糕的。要是没有这两位热心的夫人帮忙，我和我的行李就会陷入困境，因为当地没有人说法语，这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也不容易找到翻译了。我依依不舍地跟我的两位保护人告别，像个完全不懂外语的旅行者一样陷入孤寂空虚的境地。我这才懂得圣灵降临的必要性^①。今天竟然没费什么劲就出现了奇迹，一是花三十个苏吃顿饭，一是好记性。原来莱茵旅馆的老板过去曾经接待过我，幸好我的面貌比较好认，他没有忘记我；果然，这位可敬的店主给我做向导，第二天清早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站台。

这时我坐上火车奔往哈姆，连要一起坐马车的旅伴也没有，我只身一人，人生地不熟，连问问我行李的话也不会说。昨天晚上，莱茵旅馆的老板从十一点跟我谈到半夜，才让我模模糊糊意识到，要在哈姆停留一天，因为他把巴黎铁路公司告示隐瞒的情况告诉了我。在哈姆和汉诺威之间，有一种慢得像蜗牛似的马车相通，而德国人对这样的速度就赞叹不已了，他们把这种马车叫 Schnell—post^②，意思就是快车。这种快车每小时大约走二法里，就像一八二〇年时法国的加重驿车一样。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换车，在德国叫车站，每个车站都要上来一些旅客。这么一计算，从哈姆到汉诺威距离二十四德里^③，总共要走五十小时，而不是十六小时；此外，若想从汉

① 典出《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升天后，他的门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忽然天上有响声落下，好像一阵大风吹到屋里，又有舌头如火焰一样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赐给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作者以此比喻会说别国语言的必要性。

② 德文：快速邮车。

③ 此处德里指汉诺威里，一汉诺威里约合七千五百米，二十四德里合一百八十公里。

诺威搭乘火车，就得从哈姆写信预约，才能保证有座位，因为登记的旅客在未登记的旅客之前放行，汉诺威^①售票处按在哈姆售票处订了座位的人数放行。半夜十一点，我无法再去登记，所以上路之后心里一直疑虑重重，忐忑不安；假如我在哈姆误了出发时间，就会打乱各次列车到达和出发时间的衔接，就得在哈姆、汉诺威和柏林停留。这样一来，就要多花两倍的时间，两倍的花销，更糟糕的是，还得多两倍的烦恼！

〔从哈姆到汉诺威〕

我们到达哈姆，让我们停在旷野荒郊，幸好这时阳光和煦。

“好了，”我想，“现在得回忆一下过去无意中学会的哑语手势了，这都是我在巴黎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里从马齐利埃、珀蒂帕先生和娜塔莉·菲茨詹姆斯^②那里学来的。”

我们的行李都给扔在一个圈圈里，四周用系在木桩上的绳子围起来。我看见我的手提箱和帽盒，便在上面敲了敲说：“这是我的！”并且拿出我的行李票。一个德国孩子，我猜想是搬运行李的工人，把我的行李弄出来，把我带到一辆公共马车上，这辆车很像驿车，我以为是乘车往汉诺威去。其实这辆车只是把我送到哈姆驿车站。大批行李堆放在一个窄小空间里的景象，在这儿又再次出现。三十位旅客，共有三百件包裹！三十个旅客围住营业窗口，两个普鲁士人为这三百件包裹忙得不可开

① 原文此处误为科隆，应为汉诺威。

② 约·马齐利埃(1797—1868)，法国舞蹈家，一八三〇年入巴黎歌剧院；约·安·珀蒂帕(1796—1855)，法国舞蹈家，舞蹈教师；娜·菲茨詹姆斯是法国舞蹈艺术家，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四二年在巴黎歌剧院演出。

交，他们得一件件过磅，然后一件件登记。人们常说法国军队打仗时如何狂热，能卷起积雪的大风如何猛烈，但是比起旅客们自私自利的风暴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有几个英国人挤过人群和成堆的包裹行李，就像用刀切苹果一样，加上他们旁若无人，口口声声他们的大臣如何如何，结果他们先进去了。有几个猥琐的犹太人，从英国人的大腿之间溜过去，在英国人和营业窗口之间直起身来，吓得英国佬和他们的妻子大叫：噢！我不止一次被人挤到后面；可是我碰到两次好运：由于箱子颜色相近，一个犹太人错把我的箱子弄过去了，我立刻把我的帽盒放在上面，那个犹太人先是一怔，只好承认弄错了。接着，前面我说过的从布鲁塞尔跟我同车来的那个人看见这情景，使用流利的法语对我说：

“德·巴尔扎克先生，真是难为您了，我来给您当翻译吧。”

这下我得救了。我们到同一个客栈去吃饭，随后我们又乘同一辆车动身出发。在离开哈姆的时候，我们向一个看样子规矩诚实的德国青年打听，大约什么时候到达汉诺威；他告诉我们，路程是二十四德里，如果只走五十小时的话，就是一次惊人的快速旅行，就算是万幸！……我吓得大叫了一声，心想要在哈姆耽搁三小时，就赶不上从汉诺威开出的晚车了，巴黎的告示上说是在那里换乘火车的。我想要在早晨六点到达汉诺威，赶上从那里开出的第一班车，非得坐像波尔多旅客邮车那样快的车才行。说来也是机缘凑巧，跟我一同乘火车的那个旅伴，也希望旅行像个旅行的样子，每小时得走十二法里。他就是罗特博士，奥地利使馆的医生，随身带着给德·梅特涅先生^①的信件。于是，我们立刻请教那个好心的德国青年，他劝我们按

^① 指奥地利政治家，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

我原来的想法办，如果坐不上快速邮车的话，就去乘 extra-post^①。

〔四种速度〕

下面你便可以看到，在德国，有四种不同的速度；就我所知，这是个最会坑人骗钱的国家。在四种不同速度的驿车里，首先是低档驿车，也就是 eil-wagen^②，乘这种马车每小时走一法里，是一种走起来像螯虾一样的马车。一遇到鼓凸得像肥胖妇人脊背一样的道路，赶车人便从车上下来，旅客也都下来，有人点上烟斗，几匹马慢步地往前走；如果是下坡路，像蒙马特尔大街那样的坡路，那就刹住车往下走，这是德国人做事细心之处。在德国，中档驿车是快速邮车，就是我们坐的那种蜗牛车。这种车都是五六辆一起旅行，走在最前边的是首车，坐首车的旅客都有固定的座位，不必换车，而坐后面的车的旅客，每到一站都要换车。高档驿车是特快邮车，特快邮车必须每小时走一德里，并且准时不误；但是，由于每到一站就要换车，所以特快邮车总是被快速邮车超过去。假如你一坐上特快邮车，就多给德国车把式一些报酬，比给法国马车夫的多得多，德国的马车夫^③谈起你时，就会说：“你送这位先生去吧，是个法国人！”那么特快邮车就能每小时走三德里。福尔巴克^④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德国邮件旅客驿车就是这样的速度，其速度之快在德国似乎是个奇迹。因此，当我们乘上特快

① 德文：特快邮车。

② 德文：普通快车。

③ 此处原文为法国的马车夫，疑有误。

④ 福尔巴克，法国城市，在洛林北部，与德国萨尔地区邻近。

邮车时，却被我们刚离开的车赶过去，心里自然有些不快。事情是这样的：那三百件行李包裹分装在三辆首车上，都杂乱地混在一起，到第一站停车的时候，我们想利用自己的权利，于是下了快速邮车，去乘特快邮车。在所有的德国旅客看来，这简直是发疯，尤其是那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当地的习惯，都在嘲笑我们。车队的领队更是极力反对。我问医生拿的是不是外交信使护照，我告诉他得利用这种威望和他的身分。车队的领队想到如果耽误了给梅特涅亲王送信，自己怕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于是让我们爬上三辆首车的车顶去找我们的行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花了一小时的功夫，终于找到了。要是在法国这么干还了得，指不定会惹多大乱子呢！可你猜德国人怎么着？他们装上自己的烟斗，一边抽着烟，一边笑这徒劳无益的举动。

〔德国人的冷漠〕

在德国人身上，这种冷漠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里我只举千百次这类奇遇中的一例，它很能说明这个民族的特点。有两列火车到达索劳^①车站，都要在那里转轨。转轨的时间总是在晚间八时左右。平时这两列车是一列先到，另一列后到。有一天晚上，平时总是后到的那列车先到了，停在车站上。后来的一列车平常总是先到，这时却面对着另一列车，万万没想到它会提前到达，因为每次列车长都是向对方发出信号：我已经到达。大家都认为有一列车迟到了，是一列货车迟到。性情平和的德国人都停在那里，在同一地点互相等待，整

① 旧时普鲁士东部下劳齐茨地区的城镇。

整一夜，有的睡觉，有的吸烟，列车乘务员在各自一边的站台上溜达，却没有相互询问一声。快到早晨八点的时候，某个车厢里有位枢密顾问官肚子饿了，到餐厅去吃早饭，两列车的人都在那里吃早饭。他对面坐着另一位枢密顾问官，两人郑重地彼此打招呼，互相询问为什么等的时间这么长，这时他们才知道，两人各自坐的正是对方等待的列车。没有一个旅客有怨言，这些善良的德国人满意地搓搓双手，无不两位顾问官不期而遇感到惊奇，多亏他们相遇，大伙才很快得到解脱。

这个笑话是一对年轻新婚夫妇讲给我听的，他们就是乘其中一列火车旅行的，他们跟那些善良的德国人一样，大概更有理由不抱怨。两列火车都走不了，车上的旅客们便去吃午饭，大家在咖啡馆里坐着，高高兴兴地吃着。这时开始给机车生火。机车锅炉生火和德国人吃午饭用了一个半小时，等到该上车的时候，列车长发现还得再等那些最后坐下的人吃完饭，否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我们的包裹都找到了，可是我们到达停车站时几乎连快速邮车也没追上，这时才明白特快邮车是骗人的花招，除非坐自己的马车旅行。因为是大白天，手里又攥着钱，就有很多方便，换车，套牲口，发收据，大约一共用了二十分钟。这回该是第四档的速度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对外交人员的特殊照顾。持有外交信使护照的旅客，可以利用信使专用马。信使专用马以及马车夫应在半小时内行驶一德里，这相当于我们的邮件旅客驿车的速度。不过有一点要加以说明，好让德国人知道，德国邮车的马跑起来非常轻松愉快，不费力气，因为德国的道路非常平坦，不像法国那样净是坡道。只要我们多给点酒钱，就能很快地套上这样的马。但是，每个站长一听说我们打算早晨六点在汉诺威乘第一班火车，当天到达柏林，三小时后再出

发去布雷斯劳^①，他们都说这是异想天开，而且在哈姆从快速邮车换特快邮车已经耽误了六小时。这样不择手段地掏旅客的腰包，你说像话吗？这四档速度，价钱都不一样。在整个德国，到处都是这样，不论在客栈旅店、工厂作坊，价格都分几等，到处都会遇到低档、中档和高档的差别。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满足于中档的价钱，满足于坐快速邮车；仿佛他们的一天里包括好几天，他们好像能够向来生借贷时间。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自以为能造德国的反，有几个德国人很风趣，且颇有爱国思想，他们对我说：“等着瞧吧，什么时候这只熊伸出爪子，它就不会善罢甘休！别忘了路德^②！”在路德的时代，并没有打仗，可是路德还是把要瓜分的教会财产拿出一份当战利品送给德国。

〔一百苏的硬币〕

夜半时分，我们到达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小城镇，我觉得在这地方中转换车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而那位医生却没什么火气。于是，我就求他发火，他果然发火了。马厩伙计只用一刻钟功夫便从院子深处拉出一辆车来放在那里，不久他又回来了——你大概以为这回把马拉来了吧？——没有！

他拿来一张警察局公布的条例，是从马棚里摘下来的，条例上说，只有午夜之后，换车、套牲口可用半小时。你要知道，在德国，每到一驿站，给牲口卸了套的马车夫从来不帮

① 波兰西南部城市，原名弗罗茨瓦夫，一七四一年被普鲁士占领，改名为布雷斯劳。

② 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他主张没收教会财产作为公有财产，但不主张使用暴力手段。

助套车的车夫，马车一到驿站，车夫就只管自己的马匹，不论给钱多少，他对后来的事情完全漠不关心，除非旅客不再继续赶路，他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气得火冒三丈，又明知浪费几分钟关系重大，于是从衣袋里掏出一枚一百苏的硬币，用法语喊道：“来，我付钱！”有人说路易-菲力浦不是什么强有力的人物，可是我可以证实，只要看到这位国王的形象^①，便能克服汉诺威人的冷漠态度。

六七分钟后，我们便启程了。你会看到这几分钟是多么宝贵。我跟一个陌生人一起走完二十四德里的路程，我从来没有这么愉快地旅行过。罗特医生和所有中产阶级的德国人一样，学识非常渊博，由于在巴黎居住，使他也有些法国人思想活跃的特点，就像柯雷夫^②、海涅、顾问科尔布受到的影响一样。他还是个收藏家，我们谈论起瓷器，我在这方面有几个很伤脑筋的疑问^③，他也为我解决了。总之，我们在二十四德里的路程中始终谈个不停。

〔从汉诺威到克拉科夫〕

我们的马车又停了几次，离汉诺威越来越近了。一大清早便起身的德国人非常吃惊，眼看奔驰的快马像机车一样冒着热气，风驰电掣般地把我们带到站台前面，这时正响起最后的铃声。这番较量终于结束，不过最后一站路程实在太长了，我估

① 指有路易-菲力浦头像的硬币。

② 柯雷夫(1773—1851)，普鲁士医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与巴黎文艺界和上层社会交往密切。

③ 巴尔扎克晚年热中于搜集小摆设，对收藏陶瓷器特别感兴趣，其中有几件灰绿色瓷瓶非常珍贵。

计有四德里路。如果我们再换一次车的话，一切就全完了，那么多钱等于白花了。可是，最后这个马车夫得了个金币的酒钱，把车赶得像波尔多邮车一样快，有时甚至达到一小时五法里的速度，而且道路平坦，像一张白纸一样毫无遮拦。我们在下午三点到达柏林，第二天早晨到布雷斯劳，两点钟左右，我和医生在去维也纳的分岔路口^①告别，谁知这位好心的医生竟然在旅客中找到了俄国驻克拉科夫领事的兄弟，他是到克拉科夫去的，医生便把我托付给他。一直到布罗迪^②，都有这样助人为乐的人关照我，使我能放心大胆地旅行。我猜想这个俄国人是维尔纳省^③省长的副官，他对我非常客气亲切。可是我们不在同一车厢，所以我自己还得施展打手势的非凡本领。我站在月台上看装载运往维也纳去的行李，正巧发现我的箱子被送到维也纳铁路线上去了。我再一次用手杖敲打我的箱子，并且高喊：“是我的！是我的！梅斯沃维采！克拉科夫！”

法国人的吵吵嚷嚷最使德国人感到惊讶；在他们看来，这太不像话，太不文明，和他们的举止全然不同，因此他们不假思索，就像听见“救火啊”的喊叫声一样，整个小城镇的人都把头伸出窗外；那些平静的脸上都显出惊奇的神情，眼睛也闪出光亮来。然而在海德堡和洛桑，我也遇到两次类似的情况，当时我也急忙叫喊，有人说我喝醉了酒，我承认当时我的脸通红，确实像是喝醉了。这一次，我的吵闹却引来一个车站上的高级职员，他会讲法语，他知道这是个大错误，而且对一个不懂德语的人来说更加麻烦。于是，他让人把我的手提箱又搬回去梅斯沃维采的车厢里，并且向我保证，他们这里从来没发

① 即奥得河畔的科瑟尔。

② 布罗迪，乌克兰城市，在东西交通要道利沃夫东北部。

③ 维尔纳，即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生过类似的弄错行李包裹的事。他宣布了这件事，德国人莫不感到惊讶，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这一次，法国的急躁战胜了德国的冷漠，我觉得很得意，因为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 Mein Gott^①，Terteifel^②，这等于向上百个旅客证明，按照阿尔纳^③的说法：我没有让酒喝了，而我那骇人的叫喊是我的！是我的！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放开嗓门这样大声叫喊，的确把人吓了一跳，本来我是留着嗓门，准备有朝一日把议会里的骚乱压下去的^④。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会知道，这一段一段的铁路当初让他们的祖辈遇到过多少烦恼，他们将来会看到欧洲出现铁路网，四通八达，整个欧洲就像一架钢琴，每个琴键都可发声，人无论在何处都可利用铁路，音乐家结束旅行时，那声音便戛然而止。

一台烧枞木柴的机车，气喘吁吁地拖着列车向克拉科夫驶去，这火车还不如波尔多的邮车走得快，车刚开出不久，就有人通知我们要在格里维采^⑤ 停车，而不是在梅斯沃维采停车。虽然从梅斯沃维采到克拉科夫只有三德里的路程，可是据说要到克拉科夫去找马。按德国人那种慢条斯理的脾气，我们可能要在梅斯沃维采野外呆上十个小时或十二个小时，甚至在那里过夜，最后告诉我们没有车。格里维采是个小城市，那里有马车、邮车通往克拉科夫。我和那位俄国副官的意见一致，我们到格里维采去。我的天！这些地方完全证实了一个法国士兵的

① 德文：我的天哪！

② 德文，正确的写法是der teufel：见鬼！

③ 阿尔纳是与巴尔扎克同时代的喜剧演员。

④ 从一八三一年起，巴尔扎克就想进入议会，他曾多次试图在图尔、富热尔和康布雷等地参加竞选，但都未成功。

⑤ 格里维采，波兰南部城镇，一七四二年划归普鲁士。

话，他随部队来到这里，便大喊大叫地说：“这里人所谓的家园就是这个模样啊！”你看那邈邈的小旅店！你看那肉！你看上菜时那粗鲁样儿！肉就像一缕一缕的绳子，你以为在吃肉，其实嘴里嚼的东西像麻绳，都塞在牙缝里；到后来，满嘴都是没法消化的麻纤维，可这样的饭菜却贵得惊人。

〔海关人员和领带〕

边界就在格利维采和克拉科夫之间；旅客要在这里接受检查并且换车，因为两国之间不互借车辆，让马车在本国的土地上行驶六法里，就等于过国境了。一个奥地利海关职员见我两手拎着包，头上的帽子也没摘，他不知道我不懂德语，只因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没脱帽，便气得满脸通红；可他自己呢，却穿着睡袍，脚上穿着便鞋，头上戴着睡帽。他对我大发脾气，那情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问我在哪儿受的教育，那个俄国人回答他说我是非常有教养的人，这倒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还是告诉了我他发火的原因，于是我便摘下帽子，搁在和平的祭台上，也就是放在银箱上。我带了几条在维也纳买的领带，因为我经过普鲁士，这位海关职员便认定这几条领带是普鲁士产品，并且要我交保证金。他找来天平，把我交的杜卡托^①一一称过，差不多用了半小时。他总共称了三十个金币，从中挑出五个他中意的。他声称不能断定这些领带是不是奥地利产品，这要到克拉科夫去检验，他一面收了税金，一面给我一张附有说明的收据，把领带加了铅封。我们在这里呆了两个半小时。俄国的领事听说了这件事，便叮嘱他兄弟千万不要找

^① 杜卡托，威尼斯古金币名，旧时在欧洲各国通用。

门路把五个金币要回来。他说这是跟奥地利海关打官司，即便官司能赢，也得占五六个礼拜的时间。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样的事我已经遇到两次了！纳雷什金夫人带了一个小针线筐，里面装满在德国买的做绒绣用的羊毛线，因为德国的高级羊绒绣线非常有名，连我都觉得应该引起法国工业的注意，我们的产品远远不如德国。唉！纳雷什金夫人在比利时为她这一小筐羊毛线交了税，到普鲁士边境还得上税，其实这不过是她在旅途中做刺绣活用的。她提出抗议，一个普鲁士海关小职员跳上马车，扣留了小针线筐，向艾克斯拉沙佩勒^①的上级请示。你猜怎么着？那位上司竟然花了二十分钟处理这件事，先是把海关职员办理这件麻烦事夸奖一番，然后做出决定，这些羊毛线显然是德国货，不过还得交税。海关这样凶狠蛮横，谁能给旅行的人主持公道呢？就我自己来说，虽然我对任何国家、任何海关、任何关务人员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遇到的也都是温和有礼的对待，而且我觉得利用行李这样的小物件走私，是愚蠢卑劣的行径，但是我确实亲眼看到，有些做法连未开化的人也会为之脸红的。以上述两件事为例，打着政府的旗号干这种诈骗勾当，该称之为为什么呢？还有浪费掉的时间！携带的衣物给翻得乱七八糟，非得都打开，然后再装起来不可！拉济维罗夫的俄国海关让我那么害怕，因而我随身只带几件旧内衣、旧外衣、旧手套、旧靴子，总之，我带的是一件无可指摘的行李。

〔克拉科夫〕

在克拉科夫，我和那位善良的俄国人分手了，我得乘奥地

^① 艾克斯拉沙佩勒，德国西部城市，即亚琛。

利的邮车从克拉科夫到伦贝格^①，要穿过整个加利西亚^②，但是维也纳的邮车迟迟不到，我只好乘克拉科夫的邮车，并且要在克拉科夫停留一整天。我从巴黎出发以来，日夜兼程赶路，一直没有停歇，我想如果一休息，我就完了，就会感到腰酸背痛，因为心里挂虑着旅行，就把疲劳抑制住了。于是，我去参观克拉科夫，去凭吊昔日波兰的灿烂辉煌，闻名的克拉科夫城堡的大教堂，德·舒瓦齐先生在上一世纪的英雄抵抗精神，使城堡更享有盛誉。^③

仅为克拉科夫的教堂，就值得到克拉科夫一游，教堂里陵墓祭台比比皆是，除罗马和比利时的几座教堂外，其富丽堂皇几乎无与伦比。在那里可以看到镀金的银棺，棺柩上布满压印的花纹，在长形的棺面上，有六七百人马的战斗图景。祭台装有青铜大门，两面雕有不同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像双面绣的披肩一样；图案雕工精细，证明十四世纪时青铜和黄铜加工制造技术可能胜过现在的水平。这座教堂收藏着许多珍宝。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没能获得必要的许可，所以没有看到人们特别提到的珍宝。此外，收藏的银质雕像、压纹银质祭坛、圣餐器皿等，也极为丰富多采。巴托里家族、科里布特家族、亚盖洛家族的成员，还有其他许多波兰著名人物，都葬在这里。至于克拉科夫，这座古都的遗骸，为了应有尽有，连犹太人这样的蛀虫也留在这里。维也纳的邮车到了，准备和克拉科夫的邮车同时出发，这趟邮车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只是旅客增加过多，坐

① 伦贝格，即今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原属波兰，后划归奥地利，伦贝格即利沃夫的德语名称。

② 加利西亚，东欧一地区历史地名，原属波兰，一七七二年划为奥地利帝国的一省。

③ 指一七七二年俄波战争中，克拉科夫被俄军围困，两名法国将军舒瓦齐和加利贝尔同波军一起英勇抵抗。

满两辆首车，另外还有三辆随车，许多行李包裹。因此，对于了解德国的人来说，迟到的原因不难理解。

〔巴黎的波兰人〕

我在维耶利奇卡^①宿夜，也没来得及去看那里著名的盐矿，只好下次再说了。我穿过加利西亚，那里的地主纷纷指责巴黎波兰人委员会，说他们冷酷无情地突发奇想，要发动一场没有枪械、没有刀剑、没有大炮也没有火药的战斗^②，奥地利人虽然凶狠残暴，而避居法国的波兰人也够荒唐愚蠢的。这些逃亡者在政治上轻率冒失，但对受制于人的同胞却又充满仇恨，二者如出一辙。我听到好些受害者发牢骚，他们指责巴黎的密谋者甚于维也纳的压迫者。巴黎的波兰人沉醉于幻想，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已一无所知，为了激励民族感情，不惜屠杀六千地主，置六万农民于死地；你知道，这年冬季就有六万农民由于饥饿和疾病死去。政府曾向这些不幸的人许下诺言，答应给他们土地和自由，他们也自以为富起来了，再没有人劳动，田地都撂荒了，结果死于贫困、饥饿和伤寒病。当然，奥地利想出来的镇压手段也是令人发指的，他们也许是为了自己省力气，便挑动无知群众反对贵族；政府借口受到了攻击，其实巴黎的波兰人即使发动攻击，也毫无成功的希望。密谋者的过错是一种罪恶，而压迫者的罪恶却变成了过错。这就是加利西亚最近发生的事件中令人费解的真相。

对于民众起来造反，加利西亚的贵族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在加利西亚像在意大利一样，奥地利的奴役令人难以忍

① 维耶利奇卡，波兰南部城市，距克拉科夫十二公里，从十三世纪起便开采盐矿。

② 指一八四六年克拉科夫起义，起义遭到奥地利残酷镇压，血腥屠杀三日。

受，所以人们宁愿受俄国的奴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跟加利西亚人谈起密谋暴动的事，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你们的大炮在哪里？你们的武器在哪里？你们的支持、帮助又在哪里？暴动是发疯的举动，因为我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连我们祖先用的马刀都没有！”像一七九二年时那样，忿激的共产主义者回答说：“人虽然死去，但原则永存！”这种有血腥味的蠢话使十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使加利西亚十年之内一片废墟。在法国，议会两院的演说家们听信波兰人一面之词，人们都知道，那些空话和叫嚣在议会里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响。实际上，加利西亚遭到屠杀，这次大屠杀就像土耳其人在希俄斯岛的屠杀^①一样，其结果比屠杀事件更加严重。我在这里跟你说的不一定受人欢迎，但这是事实：每条大路上都有饥饿的幽灵在游荡，有人用鞭子驱赶他们，他们把马车包围起来，车上便扔下大量的施舍。

〔布罗迪和犹太人〕

我在出发后的第七天，清晨五时来到布罗迪。这个城镇完全属沃伦地区^②的一个大贵族所有，这里商贾云集，贸易极其繁荣。可是，我们的监狱也比这家叫做俄罗斯旅馆的客栈房间让人看着舒服，这是布罗迪最好的旅馆呢。我等了五个小时，旅馆的老板和伙计才起来。对我来说，到了布罗迪，旅行才刚刚开始，因为我觉得从布罗迪到别尔季切夫的一百法里路程，比从巴黎到布罗迪的七百法里还要难走。一开始便困难重重。犹

① 希俄斯岛，爱琴海东部的希腊一岛屿。希腊独立战争时，土耳其曾于一八二二年在此屠杀起义居民。

② 沃伦，乌克兰西北部地区。

太人正在庆祝他们最盛大的节日^①，犹太人举行宗教仪式时，商业活动即宣告停止。这里一切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连布罗迪都算在内。至于希伯来人是如何征服波兰的，我在任何书里都没看到确切的材料。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犹太人占有支配的优势，却不统治管理！在德国，在法国，犹太人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的宗教和习俗都深深融合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变动之中，他们除了经商有术、贪婪成性之外，已把犹太人的一切特点丢得精光。不过他们的贪婪也显得温文尔雅，他们的机灵能干也有法国特色：像海涅一样具有诗才，像迈耶贝尔^②和阿列维^③一样精通音乐，像富尔德一家^④那样酷爱收藏，像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乐善好施，可是，一到克拉科夫，就表现出他们是犹太教法典的信奉者。弗朗茨二世皇帝^⑤是位爱说笑话的君主，如今他正等待历史学家给他写传记，不过看来还得等三十年；有一次，他走进布罗迪犹太人教堂，看到了真正的犹太人，他们穿着希伯来大祭司的长袍，各级主教的服饰；这时他侧过身去，带着猜出谜底似的得意神情，对随从的亲王说：“啊！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我是耶路撒冷的国王^⑥！”

〔珍 珠〕

犹太民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像在波兰这样，如同田野里

-
- ① 指圣安息日，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即七月）的第一天，是犹太教历的新年。
- ② 吉·迈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一八二六年在巴黎定居，以其歌剧《魔鬼罗伯特》闻名。
- ③ 阿列维原名雅·弗·列维（1799—1862），法国作曲家，巴黎音乐学院教授。
- ④ 法国以色列血统著名家族，其中阿·富尔德（1800—1867）为政治家、金融家、收藏家，七月王朝时期任财政部长。
- ⑤ 弗朗茨二世（1768—1835），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奥地利皇帝。
- ⑥ 这纯属荣誉头衔，因为穆斯林在叙利亚战胜基督教封建领主之后，耶路撒冷王国已于一二九一年消亡。

的青苔一样蔓延滋长。我知道，人们都说尼古拉皇帝对这些入侵势力恨之入骨。犹太人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习俗，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扎根繁衍，对那里的习俗都没有作任何让步。他们不能占有土地，在俄国，也不准他们租赁土地，所以他们只能经商或者放高利贷，于是他们便放高利贷和经商，这倒是不幸中之大幸。在一些小城镇里，我看见犹太人熙来攘往，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穿着主教式的长袍到犹太教堂去，那一身装束看起来好不古怪，使我暗暗发笑，就像看假面舞会一样，但是在那里谁也不觉得惊奇。波兰的犹太人始终害怕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中世纪横遭掠夺压榨。他们习惯于把自家的财富体积化小，便于随身携带，在他们身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本能。因此，除去两三家向贵族转变、走向贵族化的犹太大家族之外，其中一个家族在别尔季切夫，另一个在尼古拉耶夫^①，所有的犹太人都采用下述的办法，使获得的利润凝缩化小。他们的妻子都戴一顶别有特色的软帽，在靠每个耳垂的上部，各有一块很大的菜心型宝石，在珍珠衬底上显得格外耀眼。这就是每个犹太人家庭的财富。男人一心想着把小珍珠换成大珍珠，把大的换成更大的；然后把光泽差的换成光泽纯净的，再换成光泽毫无瑕疵的珠子。钻石也是一样。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犹太妇女戴的便帽价值一百、二百、三百法郎，甚至常常高达六十万法郎，六十万法郎在波兰就相当于一百万。所以波兰是世界上珍珠数量最多、成色最好的国家。瓦列茨基家族、基谢廖夫伯爵夫人和桑古斯科几位公主的珍珠项链远近闻名，原因就在于此。在波兰，一条价值千金的珍珠项链，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人们几乎不屑一顾！我第一次在德累斯

① 尼古拉耶夫，乌克兰城市，距黑海六十五公里，俄国海军基地。

顿看到塔德·瓦列茨卡伯爵夫人的珍珠时，惊讶得目瞪口呆，这并不是因为看见珍珠感到惊讶——我曾经见过德累斯顿珍藏的珍珠，维也纳和彼得堡珍藏的珍珠，而是佩带在雪白胸脯上的这串珠子端正匀称，颗粒饱满，光泽可鉴，尽管这位贵族家道殷实，但仍然不及布拉尼斯基、韩斯基、波托斯基、桑古斯科、恰尔托雷斯基^①那样富甲一方。那时我听说瓦列茨卡伯爵夫人继承了家传的三条这样的项链，其中一条有十六排珍珠。

在波兰，珍珠都是随时佩带在身上的，甚至夜里也不摘下来，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珍珠凋零消损。珍珠像时装一样，需要经心佩带。在波兰，人们只知道珍珠的价值。基谢廖夫伯爵夫人的珍珠颗粒硕大，有一天，我在奥地利使馆看见这串珍珠项链，因为链线断了，珠子散脱，滚落在地毯上。这是不是在卖弄炫耀？我说不上来；项链的搭扣是那位著名的希腊美女^②的那颗出名的钻石，价值百万，在商界以波托斯基钻石著称。

“犹太人出价五十万法郎以上！”伯爵夫人用众所周知的无拘无束的口气对我说。

桑古斯科家族的珍珠也非常有名，等我们谈到基辅的珍宝时还有机会再谈珍珠。我们可以想象，犹太人拥有钻石或珍珠项链，有妻子头戴的软帽，便可走遍天下，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所有的犹太人中，对钻石和珍珠的了解就像与生俱来的知识一样，他们在母亲的怀抱里就进了学堂，从幼稚时便开始具有慧眼，惯于观察宝石、珍珠，鉴别估价。

① 这些家族都是在十八、十九世纪波兰历史上发挥过重要政治作用的波兰和立陶宛王室、贵族、领主、政治家家族，都积累有巨额财富。

② 指索菲，绰号“俊俏的法纳尔人”，出身不详，姿容姣丽，被费利克斯·波托斯基伯爵在赌博中赢得，娶为继室，生一女，即前面提到的基谢廖夫伯爵夫人。

〔犹太人性格〕

犹太人从来不与基督徒联姻，但为了成为贵族和拥有土地，他们可以改变宗教信仰。我能举出好几个犹太血统的波兰和俄国家族的例子。在波兰，有些犹太人像美国的混血儿一样，到第五代时，原始的痕迹仍未褪尽，波兰有些大领主对此常常念念不忘。促使犹太人转变为基督教徒的，是积累巨额财富的愿望，洗礼就是平民的香胰子^①。犹太人自认为是监狱中的苦役犯，是戏子，跟一切不受法律保护的民族一样，这就是说，他们抱有特殊的信念。他们干起投机勾当胆大包天。神不知鬼不觉便积累起大量财富，转眼间又化为乌有。比如十五年前，布罗迪的纳坦松家族拥有五千万家财。这笔财富后来怎么样了呢？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今有个瑞士的豪斯纳家族，继纳坦松家族之后，在银行界上层享有盛誉；同样地，哈尔佩林家族在别尔季切夫也声势煊赫，这个家族靠几个人起家，我曾到这家去过。犹太人偷窃成性，在这方面，他们跟中国人是难兄难弟。很难想象究竟有多少马匹被他们盗走，尤其是在边境一带地方。一旦能发笔大财，犹太人便会杀人不眨眼。这个民族有他们独特的习俗和迷信，他们还保留着未开化的传统。比如，家里如果有个犹太人毫无抢劫的念头，不敢冒险洗黑钱，克扣卢布，欺诈基督教徒，而是无所事事，悠闲度日，那么家里便供养着他，给他钱花，把他当成天才；文明国家却相反，那儿的天才在资产者眼里只是白痴；不过犹太人家里的圣徒得像伊斯兰教的苦行僧一样，不断地诵读《圣经》，守斋，

① 法国旧制度下，把用金钱买得的官爵，尤其是御前秘书和贵族身分，称为平民的香胰子，意思是借以洗去爱慕虚荣的平民有产者身上的污垢。

祈祷。罗特希尔德家族也有自己的圣徒，一个他这样的天才。

〔找一辆车〕

布罗迪的犹太人即使有几百万钱财可赚，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宗教仪式，因此，我从布罗迪去别尔季切夫的事，也不可能谈妥，可我是一定要在我朋友家的屋顶庇护下才肯休息的。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俄国海关到十点才放行，而且俄国的海关还是个官衙门；它负责检验护照，一个人持有合乎手续的护照，也完全可能被拒绝入境。俄罗斯旅馆的老板便给我出主意，让我先把护照送去，看海关是否承认。至于我说的 那封介绍信，他好像不大相信能起作用。这位正直的年轻人不懂法语，他知道有个法国，是听别人说的；他告诉我，除了贵妇人的女伴、男女教师随车队一起到俄国去之外，一年也来不了三五个法国人。他极力劝我等候一个诚实的犹太人，说他是专门经营这种运输的，他肯定一个礼拜之内就把我送到别尔季切夫。我一听一个礼拜，便惊叫了一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吼叫了一声，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我仿佛发疯了一样。

“我还打算二十四小时之后就到别尔季切夫呢！”若是俄国皇帝有这种要求，还说得过去，可是一个坐伦贝格邮车来的单身旅客，带着那一点可以自己拎着的行李，这样大言不惭，不免引起店主人暗笑。他摇了摇头，告诉我俄国领事就住在他的旅馆里。“好！这回一切都好办了！”我喊道。说着我从皮夹里拿出一张名片：“你去把这个交给他，”我说，“并且问他能不能接待我。”我得为这个正直的年轻人说句公道话，他真的去了，而且非常惊讶地回来了。我觉得俄国驻布罗迪领事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跟差不多所有驻国外的俄国人一样。他听我讲了

自己的情况，看了巴黎使馆的封印，便亲自给拉济维罗夫俄国海关的主管德·哈凯尔先生写了一封信，连同我的护照和信，派一名通讯员一并给他送去，当然费用是由我负担。

“德·哈凯尔先生是个待人亲切的人，”他对我说，“他并不是天天都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不会放您过去的。”我听了心里一颤。“不，他为自己打算，也得留您呆一会儿，否则他是不会让您过去的。”听了这话，我才松了一口气。领事先生要请我吃午饭，并要我见见他的妹妹；但是，我经过七天昼夜不停的旅行，坐了各种各样的车，火车、各国的邮车，我这身打扮实在没法接受他的邀请。我推说需要换些俄国钱，准备旅途中用。我等着别尔季切夫的一位犹太银行家，这位哈尔佩林老先生正在祈祷，我带的介绍就是写给他的。这位别尔季切夫的大亨说，他到晚上才离开犹太教堂，所以我只好到富豪豪斯纳的银行去，用拿破仑金币^①换了些卢布、半个卢布、三分之一卢布、四分之一卢布、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卢布。俄罗斯旅馆的伙计怎么事先没跟我说这些呢，在布罗迪他是给我当向导的！

“先生，您不知道在俄国旅行是怎么回事！”他对我说。“您要去别尔季切夫，如果花上五十银卢布，那就不算太多；有些非常精明的买卖人，每年从布罗迪到基辅去六趟，他们得给掌管驿车的许多好处费，才能弄得到马匹。马都是预定好了的。”

五十银卢布等于二百二十法郎，因为一个银卢布换四法郎十生丁，一个纸卢布等于二十二个苏。旅店老板进一步肯定说，在俄国旅行确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我跟他说起二十四小

^① 法国旧时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值二十或四十法郎。

时内到达别尔季切夫时，也就是说，从彼得堡到陶罗根，邮车一小时要走四法里，他脸上又露出挖苦取笑的神情。因为要旅行必须有一部马车，有人便建议我包一辆车到俄国去，有人甚至愿意跟我搭伴，给我些钱作为旅费。我看了一辆车，轻巧的四轮轻便旅行车，准备到基辅去；但是那个代理人听说我要找驿站，便马上回绝了，原来我要他出二十五卢布，他已同意给六卢布。他的拒绝使我莫名其妙。我向旅店的犹太伙计打听，经他解释，我才知道自己有些冒失。

“在俄国，赶驿车的都是些粗鲁人，他们赶起车来跑得飞快，到不了杜布诺^①，车就散架了……”

这样一说我就不能指望走好路了。的确，俄国的大道都已开通，并且修得非常漂亮，就像巴黎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一样宽敞，但仅此而已，车行道还差得很远。在整个帝国境内，只有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车行道，从彼得堡到陶罗根的道路有三分之二的路段和华沙的路一样，而且村与村之间根本没有大路，也没有省级大道。能正常通行的时期是冬季，即雪地上的雪橇运输。旅店老板告诉我，一位从日托米尔^②来的旅客有辆车要卖，是一辆敞篷四轮车，我去看了看这辆用木头和柳条造的车。其实就是个长方形的筐篓，架在长杆上，下面有四个轮子。我提出给五个卢布，这是旅店老板给出的价钱。那个波兰人要二十五卢布(等于一百法郎)，后来降到十五卢布，然后他就走开了，等着我再回来。波兰人就是这样。他一无所有，只得把马车出手。

① 杜布诺，乌克兰重要城镇，曾是波兰贵族议会所在地。

② 日托米尔，乌克兰城市，在基辅西部，一七七八年由波兰划归俄国。

〔瑞士理发匠〕

如果他要六个卢布，我就会答应了，而给他三个卢布，大概他就知足了。店主人让我注意，这辆车已经破旧不堪，如果车坏了，我就得落在犹太人手里，修理费比买车还要贵。他还告诉我，每到一站，我都得吩咐找一辆类似的结实的车。你瞧，这就是我之所以把他称作诚实的店主人。通讯员一直没回来。店主人劝我先吃早饭，他说时间来得及。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个人，他坐下来对我说：

“您是德·巴尔扎克先生吗？……”

“是的，先生，”我回答说，我以为是警察来检查的。

“啊！幸会！幸会！我叫雅南。”

“我能为您帮什么忙吗？……”

“是我来帮您的忙，”雅南回答说，“在布罗迪这地方，几乎只有我一个人会说法语，我是纳沙泰尔^①人，这里一来法国人，就派人把我找来，我就来帮助他，因为一个法国人在这里很不方便，不过他们也很少到这地方来！法国人在这里非常引人注目。”

他说这番话总是一个腔调。

“啊！您就打算这样到俄国去？啊！您可真够胆大的！……您不了解这里的深浅；您已经不是在欧洲了，而是在中国；中国的边界就在拉济维罗夫。您懂波兰语吗？”

“不懂。”

“那么您会俄语？”

^① 纳沙泰尔，参见本卷第306页注^①。

“不会。”

“就是您一个人？”

“一个人。”

雅南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仿佛我是个奇怪的动物，然后走出去向全布罗迪的人报道这件闻所未闻的奇事。最近经过布罗迪的一个并非商人的法国人，是德·富热尔先生，他去乌克兰找他的叔父，这位叔父从一七九〇年就住在乌克兰，并在那里发了财。这位陌生人的惊恐使我开始提心吊胆，倒不像平日那么急不可待，急躁在我身上是血热^①的一种表现，这毕竟比冷血要好得多。快到正午时，通讯员回来了，他带回我的护照，告诉我肯定可以进入瑞士人雅南所说的中国。店主人一看这情景，非常热心地把他自己的马车和马借给我，让我一直乘到拉济维罗夫。

〔普鲁士人随想〕

现在你可能要责问我，为什么避而不谈我经过的所有城市、国家；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到处都是一样的平原，一样的城市，德国的城市多多少少都像西巴登一样，无非是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而已。从莱茵河到喀尔巴阡山，是一片多沙的平原，并不肥沃。在克拉科夫又可以看到类似法国的景色。加利西亚地带长一百法里，宽三十法里，是喀尔巴阡山脉的背面，地势像法国一样高低起伏，道路也是一样的，不过沿途没有村庄，也没有房屋。每个驿站都在一个小镇上，城堡都隐蔽得非常严密，我连亨利·鲁勃米尔茨基的普热沃尔斯克城堡也没有看到，

① 当时人们认为性情急躁是由于血热，而性情冷漠的人是由于血冷。

虽然我曾在那里吃过晚饭。

汉诺威、马格德堡、布雷斯劳都像法兰克福一样，属于同一类型的城市。

柏林我是见过的，可是作为一个城市，却远不如南特^①。将来普鲁士国王不论如何经营，柏林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座城市不论有多大发展，也像一部字典一样枯燥单调，虽然在不久的将来，它的人口会增加，地位更加重要，会使维也纳为之震惊，但维也纳永远令人感到愉快，柏林却使人厌烦。我想这是受新教的影响。从让人感到厌烦这点来说，柏林和日内瓦不相上下。日内瓦得天独厚，而人却把一切都弄得一塌糊涂。日内瓦可能消失在一片沙漠之中，你想想那时日内瓦的情景，就可以想象柏林的前景。有朝一日它可能成为德国的首都，但它始终是个令人厌烦的首都。就因为这种难以解脱的厌烦，促使普鲁士国王给士兵们戴上带尖头的小铁锅式的军帽，军装上的钮扣也变来变去。他们想方设法找消遣，拿士兵来解闷。将来会震撼整个德意志的天才人物，把消除烦闷的愿望当成长效兴奋剂，某一天早晨，德国人也会把宪法和议会的招牌幌子归功于这样的愿望，整个王朝都在宪法和议会中享受一番精彩表演。议员们、尤其是莱茵河区的议员们不懂得，普鲁士国王只想消遣娱乐，虽然侍从贵族大声宣告这是为了寻开心，但莱茵河的议员们仍然非常认真，像煞有介事。法国有影响的报纸对柏林不甚了解，由于大肆抨击普鲁士国王反对法国，险些把事情激化，他们看不出这样大笑有什么必要。

^① 南特，法国西部港口城市，临近大西洋。

〔从布罗迪到拉济维罗夫〕

当我们以飞快的速度穿过德国时，一天十二小时看到的全是一片平坦的旷野，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懂得，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起过这凄凉的地方。这时人们才发现，为什么德国为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为德累斯顿和巴登近郊感到如此自豪，原来在这片广袤的疆域内，除了一望无垠的平川地，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巴登的优美之处不过是瑞士的最后一个角落；同样，符滕堡、图林根和德累斯顿的秀丽景色，只是阿尔卑斯山的最后皱褶。

过了喀尔巴阡山，又是一片平原，从加利西亚延伸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乌拉尔河，除了基辅的山丘之外，地面上没有任何隆起凸出，其中最高的地方只不过和蒙马特尔差不多。出了布罗迪，我又陷入一片黄沙地，到处点缀着连绵不断的枞树，奥地利和俄国就通过这片沙地上的无数道路，进行两国之间的交往。有人说，每个旅行者在这里走的路都各不相同。不过马车顺利地绕过伐断的枞树树身，像是完成布满暗礁的航程，经过半小时的疾驰，我来到一片像巴黎练兵场一样光裸的大空场，在这里，一边是一个很大的仓房，那就是奥地利的海关，对面是一排木栅栏。我因为语言不通，所以跟马车夫什么也不能说；他停在另一座仓房前面，那大概是一家旅馆。因为天气很好，我便信步穿过那片大空场，朝着木栅栏走去，我看见俄国境内有两间木屋，大概一个是军人哨所，一个是海关。我没有猜错。在布罗迪，那位善良的店主曾经告诉我，如果没有布罗迪奥地利警察局长签发的许可证，不得离开奥地利帝国，凑巧警察局长也住在俄罗斯旅馆。这位官员会讲法语，说话非常和气，他

马上给了我一张蓝色的证件，让我交给奥地利哨所的负责人。

〔德·哈凯尔先生〕

我看见俄国的木栅栏处站着一位官员，生得面目清秀，聪颖有神，和上流社会的法国人完全一样；他使我想起朱尔·德·雷塞吉埃^①，两人相像得简直能让人认错。我发现这位官员胸前佩带着勋章，我想德·哈凯尔先生不会亲自来接我，我担心认错了人。他见我一面往前走，一面向他打招呼，便问我的姓名，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没有一点口音；我回答之后，他对我说他是德·哈凯尔先生，是边防站长。在彼得堡，虽然德·季米里亚泽夫先生对我谦和有礼，照应周到，堪与法国海关高级职员媲美，但是我惊奇地看到，彼得堡的文雅礼貌在拉济维罗夫更为突出。这位高级文官先生打个手势，便过来一辆套四匹马的华丽马车，仆人把我的行李放在马车前面，于是我便进了瑞士人雅南所说的中国。

“得先办手续！”德·哈凯尔先生对我说：“先要到海关，进行检查。”

果然，我们看到海关的徽章，我把箱子打开，海关人员很客气地检查了一下。德·哈凯尔先生对我说：“我让人陪您，因为德·哈凯尔夫人想请您吃便饭，请您赏光，我得先去通知她。”

我提出从巴黎到拉济维罗夫，一路风尘，不停地赶路，现在这样邋遢，实在有些不便。但是，德·哈凯尔先生马上说，盛名之下，可遮百丑。于是便一言为定了。几分钟后，我来到一座木屋前面，在彼得堡近郊有许多这样的房子，我很熟悉。主人

^① 朱尔·德·雷塞吉埃，法国诗人，巴尔扎克的朋友。

把我介绍给德·哈凯尔夫人，这时我得知这对夫妇是不久前从阿尔汉格尔来的，德·哈凯尔先生在那里当了十年海关主任。这就是俄罗斯的特点。人从冰天雪地的气候一转眼间来到了南部地区。

他们告诉我，伊尔库次克有一位希腊正教大主教，被任命为沃利尼亚地区^①主教，不久便被当地的酷暑折磨得死去活来。等冬天到了，气温降了二十度，他才复苏。每到夏天，他便在地下室里度过。德·哈凯尔先生告诉我，他的前任调到彼得堡，去补季米里亚泽夫先生的职位，季米里亚泽夫先生提升到内阁任职。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巴不得令人生畏的彼得堡海关职员里这位善良杰出的负责人能得到升迁。德·哈凯尔先生不仅是个风趣的人，而且很有学问，他这一席丰盛的便宴，使我想起前不久在法国的蒂莱，在韦隆家吃晚饭的情景^②。便宴上，有上好的葡萄酒，非常大的鱼，精美的野味。我从巴黎到俄国，这还是第一次晚宴，而且是在拉济维罗夫这座小城市里！

一说起城市来，法国人一定想象有房屋、街道、公共建筑物；可是拉济维罗夫却是一片木头房子，多亏上帝对俄罗斯特别照顾，这些木屋才得以站得住。这里所有的道路都是踩实的硬土地，连一米铺砌路面都没有。

我向德·哈凯尔先生谈了我的情况，他非常客气地答应为我排除一切困难。他说让他的一个仆人代我去付驿车的费用，并向我担保此人完全忠实可靠。我模模糊糊预感到这下可以顺利到达别尔季切夫了，于是精神又重新振奋起来，种种焦虑云消雾散，只觉旅行中的各种困难都被此人施用魔法消除了，在巴

① 沃利尼亚，乌克兰西北部地区，在喀尔巴阡山麓。

② 《立宪报》经理韦隆在巴黎北部的蒂莱有一座别墅。

黎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人也是个不好对付的印头鱼^①呢。这时我又恢复了本来面貌，兴致勃勃，有说有笑，虽然已经疲乏不堪，但是心中的喜悦压倒了极度疲乏。可是，这愉快的心情却被铁面无私的警长阻止了，因为他那里没有印好的驿车许可证证件，又不肯给我一张手写的。跟他怎么说都不行，他向我解释，他非常为难，可是没有上边的命令，他实在无能为力。两个月来，他一直要求把印好的证件送来，可是就是迟迟不来。这就是俄罗斯秉公办事的精神。

〔俄国人的服从〕

服从，无论如何得服从，冒着生命危险也得服从，甚至服从变得荒诞不经而且有悖天性时，也得服从。在法国，看到人和各种思想全然无视纪律的情景，对俄国人的盲目服从便感到特别惊奇。这种特有的服从精神，就是俄罗斯和波兰的根本区别。波兰人不能容忍别人对他发号施令，他要指挥而不愿听命于人。波兰人思想上无拘无束，行动上肆无忌惮，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莫不如此，连家庭关系也遭到破坏；一家成员之间打官司的事例，任何地方也不像在波兰这么多。这种天性就是波兰毁灭的真正原因。一个守纪律的国家，顺从的斯拉夫民族，会吞噬不守纪律的斯拉夫人和憎恶顺从的国家。罗马之所以强盛，就在于有纪律，盲目服从他们的领袖，后来造成北方强大的游牧部落征服欧洲。在一段时间内，纪律使欧洲听凭拿破仑摆布；如果说在无法预见的未来，俄罗斯能侵占世界，也得靠它的服

① 印头鱼，一种小海鱼，头部有椭圆形吸盘，常常吸在船底下，古时人认为鲫鱼能阻止船航行。

从精神。你会看到，下面我就要解释给你听，要征服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俄国人组织得更加严密。因此，凡是有识之士，都会为法国现时的无纪律状态悲叹；在法国，对任何事情都要争论一番，思想正朝着否定一切发展，人的各种想法都具有波兰人言行轻率的特点，每个人都想高人一等，有如在帝国时期人人都想当上校，他们制订的种种制度都是为反叛制造借口。我国民族性格的改变应当引起人们深思，因为正是这样的变化导致波兰遭受这所有的灾难。大约二百年前，这个骁勇尚武的民族有三千二百万人口，然而两个世纪之内，陆续失去柯尼斯堡、但泽、加利西亚、波兹南大公国、乌克兰、立陶宛，这些地方每处都相当一个王国大小，而今它已经被摧垮，按照一位有识之士的说法，如今波兰已经声名狼藉，残破不堪，只剩下残家败业，和拼命自取灭亡的爵爷领主。凡此种种，不归咎于民族精神的堕落，又是什么呢？

服从就是俄罗斯的根本大法，历代皇帝也竭尽全力在臣民中强化服从精神。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历代皇帝在黎民百姓中把这种教训推进到何等地步。服从精神崇高神圣，但在法国懂得这种深刻道理的人可能为数不多，而且还会把它说成是野蛮愚昧。苏沃洛夫在为俄罗斯立下辉煌战功之后，保罗皇帝^①为他举行凯旋仪式。在彼得堡建起了一座凯旋门，按照沙皇谕旨，苏沃洛夫所经之处，要给予对君王那样的荣誉待遇。皇上要在凯旋门下接见这位俄罗斯英雄。有人不慎告诉皇上，在特雷比亚河、诺维河战役中^②，战事紧急之际，苏沃洛夫曾下令嘉奖一名将军，而根据帝国的法规，他不应僭越行事。苏沃洛

① 俄国沙皇保罗一世(1754—1801)，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一年在位。

② 指一七九九年苏沃洛夫指挥俄奥联军，在意大利北部与法国军队作战，接连获胜。

夫因此马上失去皇上的恩宠，皇帝让他独自进城，百姓和大臣们也仿效皇上的做法，苏洛沃夫为此悲恸而死。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俄国人身在国外，怎能不时刻感到在君主监视之下呢？苏沃洛夫死后，皇上参加了他的葬礼；小过既咎，他依然是位英雄，保罗皇帝代表俄罗斯参加了送葬行列，却有人错怪皇上行事荒唐。另外还有一件事，当今皇上乘汽船回喀琅施塔得港。在悬挂着皇家旗帜的轮船即将驶进航道时，一艘巨大的英国商船正张满了帆出港，并且赶上顺风。轮船的船长横过船来让商船过去，因为商船已不能停下。皇上询问为什么船不直接驶向喀琅施塔得港，船长指着那艘商船解释了一下，并且说否则两艘船不可避免地要相撞。皇上只做了一个手势，但这是决定性的手势：沙皇应当一往无前，不必顾虑障碍。船长便径直驶去，把英国商船撞翻，把船身撞了个洞，轮船本身也受到严重损坏。但是皇上的船继续直航不停。船长获得擢升和勋章奖赏，英国商船也得到巨额赔偿。俄罗斯要到处通行无阻，这便是一例。

〔TCHIN〕^①

俄国的老百姓对皇上有多少看法啊！两个士兵听人说起希腊正教里的异端，其中一名用方言对另一个说：

“上帝的日子好像不怎么安稳呢。”

“啊！”另一个士兵回答说，“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反正沙皇会给圣尼古拉弄个头衔的！”

在俄国，衔称就相当于中华帝国官员的品级，这是俄国人在俄罗斯帝国中社会地位高低的特殊标志。据说，皇帝意识到

① TCHIN，俄语 чин 的译音，意思是官员的级别、衔称。

这样一来，他便限制了自己的权力，而且人们对取消衔称议论纷纷；因为按照官职的品级制度，皇帝任命某人担任某种职务，这个人的品级一定要跟职务的高低相称。因此，他不能把一个十四品的有才能的人提拔到需要四品等级的职位上。我们法国也存在着品级的种种弊端，却没有君主专制来补救。实际上，各部大臣都要从贵族院议员或众议院议员中遴选。各种职位都有规定的条件，而众议员自己也有缴纳五百法郎税额的品级^①。因此，政府的特权必然最多只限定在二十人之内。政府再不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有权就地录用有才能的人。年龄、纳税额，一切都成为品级。由此便产生老人政治的现象，它败坏了法国内阁的作风，使内阁对不论来自哪方面的各种风险都束手无策。

然而，我的几个萍水相逢的朋友设法帮我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给我租了专用马车，把我送往杜布诺，还让我带着一封给当地警察局长的信，他那里大概会有驿车许可证，他会帮我办好手续。在俄国旅行，如果没有专门许可证，不能乘驿车旅行，有了许可证便可以让驿站长给你备马。这种许可证叫做podroznia^②。

〔从拉济维罗夫到别尔季切夫〕

然而，一切准备就绪时，已经将近晚上十一点了，这样我在布罗迪和拉济维罗夫就为这次快速旅行耽误了十八个小时。多亏德·哈凯尔夫人和她的沙龙，这段时间得到很好的利用。

① 法国七月王朝时期，按一八三一年修改的“选举法”规定，每年纳税五百法郎才有当选众议员的资格。

② 应写为podorojnaia，是俄语Подорожная的译音，意思是驿马使用证，驿道旅行证。

当地主要的头面人物都到这个沙龙来聚会。我们法国海关的领导人如果处在德·哈凯尔先生在拉济维罗夫的地位，就不可能像他这样行事。他管辖的范围包括一百五十法里的边境，要在政治和贸易上进行监督，因此他手下有一大批职员。他的薪俸是四万法郎，而且他属基辅总督管辖。有人叮嘱我去见见总督。这位总督就是很有名望的比比科夫将军^①，他管辖着沃利尼亚、乌克兰、波多利亚^②，还有小俄罗斯^③的一部分；这一片地区的面积比法国大得多。单单这一点就可使你了解俄罗斯的疆域有多么辽阔，那里的一切都是规模巨大的。

我喝足了上好香茶，带着德·哈凯尔先生自用的坐垫（以减轻乘坐带篷四轮马车旅行时的震动），满载着盛情离开拉济维罗夫。你可以想象，乘坐这种带篷马车就跟四马分尸一样。这辆用木头和柳条制成的马车，以火车头的速度拖着飞跑，路面稍有点凹凸不平，那猛烈的颠簸会一丝不差地传到你周身的骨头上，坐在车里可以颠起三尺高，然后又跌落到干草垫上；赶车的把式根本不管你是死是活，他只管赶路，你自己要在车上把持牢靠。据说，皇上也做过一次这样的旅行，结果掉在了路上；到了驿站，马车夫回头一看，皇上不见了；原来皇上翻倒在雪地里，让人在路上发现，幸好他没有怪罪赶车人。——我就是这样坐着带篷马车，踏上陌生的辽阔原野，身旁也是个陌生人，我给他三十二个银卢布作为旅费，这是拉济维罗夫驿站长计算出来的。夜色清明幽静，天空像一块用银钉钉住的蓝色帷幔。空

① 德·加·比比科夫(1792—1870)，俄国将军，自一八三七年起任西南各省总督，实行乌克兰俄罗斯化政策。

② 波多利亚，乌克兰西部地区，在沃利尼亚南部。

③ 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沙皇俄国官方文书及贵族、资产阶级都称乌克兰为小俄罗斯。

旷的荒野万籁俱静，只有马铃不间断的叮咛声才使它有了些生气。那清脆单调的乐章给人以莫大的喜悦。我完全沉浸在沉思遐想之中了！从我在蒂莱的韦隆家里吃饭那天算起，正好过了一个星期，那时大家听说我要去基辅，离巴黎有八百法里，便大笑起来。在巴黎到戈内斯的大道上旅行，从拉济维罗夫到杜布诺，这有多大的差别啊！我经过幽暗的枞树林，时刻担心我们的小船会在伐倒的树干上撞得粉碎，这都是俄国农民留在地上的，可是赶车的农民在黑暗中却看得非常清楚。这是我在旅途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在这陌生的荒野里飞快地奔驰，你可能想象不到其中的魅力。此时我的心情犹如胆小鬼跳起回旋舞一样兴奋激动。那铃声的节奏更使我的遐想恣意驰骋。

两点半时，我终于到达杜布诺，在驿站被拦住。我对我的向导非常放心，便跌坐在一张硬得像行军床一样的长靠背椅上，这是九天以来我第一次睡觉；我睡得像小孩子、像疲乏的斗士一样香甜，就是射击场上的枪声也不会把我惊醒。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喝咖啡，警察局长突然来看我，这是个很体面的俄国人，新近才结婚，穿着一身军礼服，胸前佩带着勋章，乘坐一辆套四匹马的马车。驿车许可证的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这位前近卫军军官知道我的时间紧迫，感到非常遗憾，他的夫人本来很想请我吃午饭，这只好在我回程时再说了。十点钟时我启程出发，心想再加些戈比的酒钱，使旅行能够像皇上出行那样，也就是说每小时走三十俄里^①。结果我真的如愿以偿了。要不是没完没了地换车，加上驿站的种种手续，我在十五小时内就能走完一百法里的路程，可是我却花了三十个钟头，因为每到一个驿站要耽搁半小时，有时半夜里甚至要等三刻钟。到达乌克兰！这已

① 古俄里，三十俄里约合三十二公里。

不是一种愿望，而是渴望，因为那时便可以休息，此时我感觉只能再支持二十四小时了。多么艰难的旅行啊！我的向导是个非常坚强的汉子，他不止一次要求我停一停，跟我打着手势，表示他很疲倦，需要睡上一觉；可是我始终重复地说：别尔季切夫！这个习惯于服从的汉子又默默地登上带篷的马车，然后看看我，看我是不是跟他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一个表面看来最好享乐、最脆弱的人，激情可以给他带来超越一切物质力量的耐力；我在一生中，从来还没有这样意志坚强，矫健有力。几匹马跑得飞快，马蹄不断向我扬过一片沙土和灰尘。我觉得俄国的马比德国的火车跑得还快，此时我心中的愉快给我增添了力量。我给向导吃些硬饼干和长圆的脆饼干，他尤其喜欢一声不响地喝我递给他的茴香酒。

〔俄国的农民〕

傍晚六点钟左右我到达安诺波尔，从杜布诺到安诺波尔沿途都是麦田，还有许多像鼻烟盒一样的低矮茅屋。每隔五十俄里，可以看到大路旁或远处，有一所稀罕的华丽住宅，周围是一片花园，还有远远就能看见的黄铜屋顶。可是，这里和加利西亚那边是多么不同啊！到处都可看到成群结伙的农夫、农妇，无论是去劳动或是收工回来，都显出欢喜愉快、无忧无虑的神情，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边走一边唱歌。肯定事先谁也不知道我要从这里经过，也没有什么官府衙门命令这些人表现出乐呵呵的样子，这完全是他们本性的自然流露。我不谈加利西亚的现状，因为这是由于灾难^①造成的特殊情况；但是，从我经过的

① 指一八四六年二月克拉科夫和加利西亚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遭到血腥镇压。参见本卷第676页注②。

三个省来看，当地人的外表比起法国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来，让人看了要舒服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当我得知波兰和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后，我便完全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如此幸福。很显然，比起两千万法国普通百姓，也就是说除去富人之外，或者说除去生活宽裕的人之外，俄国农民的生活要强上百倍。俄国农民有自己的木屋，自己耕种相当于二十多阿尔邦的土地，土地的收益归自己所有，不欠主人任何东西。不过他每星期要为主人劳动三天，所用的时间超过三天的，都要计酬。每年这一百五十天必须用来为主人耕地、播种和收割。因此可以说，农民是用一百五十天的劳动缴纳三十阿尔邦土地的租金，在法国，这相当于三百法郎。农民缴纳的捐税也是微不足道的。地主则必须储备足够的小麦，以便在荒年时供养农民。加之农民往往不好好劳动，地主真还不如让农民变成自由人，像我国的农民一样，必须干包工活挣工钱。因此，这里的农民像大家子弟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有人管他饭吃，给他钱花，对他来说，奴役已不是一种痛苦，而是幸福安宁的源泉。因此，你若要给俄国农民自由，同时要他劳动，要他交税，他便拒绝这样的自由。那些自己赎身的农民，都是有钱的，是聪明人，他们不喝酒，而是积攒资本。他们是这类人中的例外。当加利西亚事件爆发时，沃利尼亚的农民也从中得到教益，在一次小的集会上，有人问其中的一个农民，如果没有了主人该怎么办？他回答说：

“那我们只好去雇个主人。”

这不正是约翰·胡司^①所说的：“*Sancta simplicitas*”^②吗！

愚昧无知，是农民的特点；他们机灵诡诈，但要启发他们

① 约翰·胡司(1371—1415)，捷克爱国者，宗教改革家，遭到教皇和教会仇视，被处以火刑。

② 拉丁文：天真纯朴的人。

的智慧则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跟他们谈自由，等于让他们像黑奴那样，认为以后再也不必劳动了。如果这样，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整个帝国就会瓦解。政府和地主，以及凡是认识到实行苦役收效甚微的人，都巴不得从目前的状况改为有偿劳动；可是这也要经过一个可怕的危机阶段，即农民的酗酒。如今农民只想着挣钱，然后喝得烂醉。零卖烧酒是地主的一项主要收入，这样他们便把给农民的工钱又收了回来。因此，自由这个词对农民说来就意味着自由地喝酒。在这个危机阶段里，会发生多少不幸的事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土地荒芜，收入来源断绝，像加利西亚出现的饥饿和伤寒病一样，要夺去居民的生命，帝国衰败颓微；如果俄罗斯的躯体患了病，那么躯体的全部活力就会丧失。农民的需要并不多。他衣着俭朴，花费很少。冬季里，他穿一件羊皮皮袄，戴一顶羊羔皮帽，这两件可以用上二十年；到了夏天，他穿的是粗布衣服。羊皮、粗布价钱很便宜。一把斧头干什么活都能用。至于食物，主要是面包或自家做的五六个去糠的燕麦面包，量大且有益于健康。农民自己有奶牛，可以生小牛，挤牛奶。因此，对他来说，生活是非常简单的。他自己造车，马几乎不花什么钱。因此，俄国的农民可以携带着全部家当四海为家。他们体力充沛，吃苦耐劳，而且像东方人一样，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只要沙皇说句话，整个帝国的人就会从俄国到欧洲去，他们回来的时候会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木头房屋、村庄、城市，都带有游牧部落营地的特点，都不是为长远打算而建造的。在这个国家里，砖造的房屋屈指可数。比比科夫管辖的三个省，加在一起差不多和法国一样大，在这片管辖区里，像我去过的那种住宅，总共也没有五百处。

从边境到别尔季切夫，我仿佛是在博斯平原^①旅行，不过

^① 博斯平原，巴黎盆地西部地区，地势平坦，为农作物重要产地。

这个博斯有一百法里长，一百法里宽，被一些沙地分割开来，沙地上布满枞树林。傍晚时分，我到达一个小城镇，名叫安诺波尔。进城之前，我在大道上遇到一个地主，他正和他的妻子沿着一堵围墙散步。在这荒僻的地区，这也是一景，因为几乎所有的住宅都有围墙，甚至最豪华的住宅也是这样；或是用木桩支着的栅栏，或是硬实的土墙，也有用木板或劈成两半的树干拼成的。在基辅的大道上，布拉尼斯基花园是唯一用高大的围墙圈起来的花园。

在这种时刻，一看见我所遇到的这位唯一的体面人，我感到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真想下车求食求宿，但我确信这样一来就差不多得病倒了，我害怕会在一个陌生人家里耽搁太长时间，便鼓起莫大的勇气继续赶路。果然第二天早晨将近八点时，我看见一个大城市，我以为这就是别尔季切夫。“可到时候了！”我暗想，同时开始觉得周身疲乏无力。我原以为到了别尔季切夫，其实是弄错了，这时刚刚到达日托米尔，在这儿又耽搁了两个小时；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滑稽可笑的事，我看到犹太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令人赞叹的场面，叙说起来就是故事，其中五个不同的人物各自扮演一个角色，这个故事既有小说的特点，也有通俗笑剧的各种特点。上流社会有时在葬礼后举行晚宴，这段插曲我留待需活跃晚宴气氛时再讲。这出喜剧一定能使我的旅行趣闻更加生色。

〔从别尔季切夫到威尔卓尼亚^①〕

因为浪费了两个多小时，我心里非常恼火，我把酒钱额外加

^① 威尔卓尼亚，韩斯卡夫人在基辅的领地，距别尔季切夫六十公里。

了一倍，让马车一小时差不多跑三十六俄里；因此将近中午我便隐隐看到一处高地，那最最著名的别尔季切夫就坐落在高地上，和它的姐妹城市布罗迪一样，都属于拉济维乌家族^①。在这里，我又看到一个使我惊异的情景：所有的房屋仿佛都在跳波尔卡舞，就是说都是歪歪斜斜的，有的向右倾斜，有的向左倾斜，有几处已经坍塌，大部分都显得破旧不堪，其中有许多比我们集市上的小木屋还小，脏得像猪圈一样。对一个欧洲人、一个巴黎人来说，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景象，要在好几个城市都不断看到之后才能慢慢习惯。在这犹太人的宿营地，到处都是犹太人，全都呆在露天。看到别尔季切夫的情景，人们会寻思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是否还有人住，巴黎若有三个经纪人来此一游，就会把它们统统拆除。这里人群拥挤，尽管赶车人扯着嗓子厉声叫喊，我坐的这辆六匹马拉的车也很难挤出一条通道。有时车轴碰着几个听不见喊声的人，赶车人也不大理会。

最后，我到了驿站的大院，可他们借口华沙亲王就要由此路过，不给我马匹。有个警长提醒我，说我的驿车许可证到别尔季切夫就无效了，驿站为把我送到威尔卓尼亚，已经从我这儿要去了六卢布。这座古堡在乡间，离这里还有六十俄里，到那里去得走小路，总之一大堆俄国人的道理。这些都是一个在别尔季切夫定居的法国裁缝给我解释的，他待我很热情，也很客气。一群犹太人把我包围起来，我数了数竟有二十五个之多，他们都像神学院的学生一样，全身着黑，大胡子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眼睛像红宝石似的炯炯发光，他们向我伸过一双双贪婪的手，都被我用手杖挡了回去，因为每双手都要摸摸我的表链，

^① 拉济维乌，波兰-立陶宛的重要家族，兴起于十三世纪，在波兰-立陶宛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看它有多重，是不是纯金的。这些贪婪的家伙围着我吵闹，令我不寒而栗。裁缝把我带进他的布店，让伙计们在门外把守，挡住人群不要让他们冲进店里来。裁缝出去替我找犹太人雇车，他们答应负责尽快送我到威尔卓尼亚，而且价钱比驿车便宜一半，我趁这功夫在店里喝了杯咖啡。多亏这位做男装坎肩的大师，这位在乌克兰缝制优美服装的权威哈维尔先生费心关照，我于两点钟坐上一辆犹太人的敞篷马车出发了。这时我看到了真正的大草原，因为乌克兰是从别尔季切夫开始的。在这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都不值一提。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小麦王国，像库柏笔下寂静的大草原^①。乌克兰的腐殖土地带就从这里开始，黑色的沃土有五十法尺深，有的地方还要深，从来不需要施肥，总是种小麦。

我为这景象惊愕不已，随后便坠入深沉的梦乡，到五点半时，我被一个希伯来人的喊叫声惊醒，他在向这福地行礼致意。我远远看到一座类似卢浮宫、类似希腊神庙的建筑^②，落日的余晖照得它金光闪烁，高踞在河谷之上，这是从边境起我见到的第三处河谷了。

(1847)

蔡鸿滨 译

① 指美国作家詹姆斯·库柏作品中描写的美国西部大草原。

② 指威尔卓尼亚古堡，巴尔扎克即将在这里与韩斯卡夫人会面。

政治信仰声明^{*}

世界大同会会长公民^①，

顷接贵会秘书来函，敬悉您荣任会长，来信宣布我有幸列入贵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并邀我出席第一次会议，听取对我的政治观点进行评估。

请允许我作一公开答复，以免对其他类似的要求再作同样的回答。

首先，从星期二至星期六，巴黎有数以百计的俱乐部^②集会，我分身无术，奈难一一参加。

我曾声明，如委我以代表重任，我乐于担当，但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二十年来，凡其生涯与业绩均为尽人皆知者，再公开作政治信仰声明，实属多此一举。

有些人是选票所寻求的人，另有一些人是寻求选票的人，这类人才应听取对其政治观点进行评估。至于我本人，我是否属于第一种人，或以我个人劳绩而论，是否可忝列九百人^③之属，将由选举作出定论；因为在我国，这九百人或代表智慧，或代表力量，或擅长经商，或熟谙法律，知人达事，非庸庸碌

● 本文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在《立宪报》上首次发表。

①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公民”称呼。

② 二月革命后，巴黎有近三百个俱乐部，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观点，彼此间分歧极大。

③ 二月革命后新选的国民议会，议员为九百人。

碌之辈可比。

如果我落选^①，我自然毫无怨言。我与众人同样认为，对于一八四八年接受委任者来说，其职责乃是忠诚于法兰西的事业，克己忘我的事业，亦即一项充满风险的任务；我虽不乏完成此种事业的勇气，却自觉难以胜任愉快，因此，我切望能靠完全自愿的选举当选，而不愿依赖动员来的选票当选。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四八年，在法兰西，或者说在巴黎，政府的组成每十五年便变更一次。于今为我国荣誉计，寻求并建立一种持久的形式、一种持久的权威和统治，以利于我国繁荣昌盛，利于我国商业贸易及作为我国贸易生命线的技艺，利于我国的声望和光荣，总之，为使法兰西的一切财富不致遭受周期性的冲击，现在不是正当其时吗？事实上，六十年来，我国的历史可能已解答了巴黎成败顺逆、变幻频仍的历史问题，如今它只留下一些残迹散落在世界某些地方，为旅行者所发现，用来装点博物馆，而这正是今日巴黎的前身！

但愿新的共和国强盛而明智，因为我们需要政府按照出租人的意愿，签订比十五年或十八年^②更长的租约！这就是我的期望，也是我的全部政治信仰。

我认为这封信足以作为对许多文章的答复，我将这些文章归之于戏谑调侃之列，凡受某种盛名之累的人对之不胜其烦；就在昨天，还有人说我为钻营候选人资格，匆匆从俄国内地赶来。我于二月二十四日（聪明绝顶的人也不曾预料到革命的到来）^③之前十天旅游归来，我对参加如此令人愉快的巴黎选举一

① 这年四月二十三日举行议会选举，二十九日公布选举结果，巴尔扎克落选。

② 指复辟政权十五年，七月王朝十八年。

③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巴黎举行推翻七月王朝的起义，二十四日，国王路易-菲力浦退位并逃出巴黎，临时政府成立，史称“光荣的三日”。

事想得那么少，所以革命发生后不久，我又拾起文学写作，其明证便是我的一部剧作即将问世^①，我的创作使印刷所、戏剧界、书店和报界有工作可做。这些工业企业又可以维持正陷于困境的许多商业活动，使这些工商企业恢复生机也是一项任务嘛！

公民，请接受我的敬意，并向贵会诸会友将我列入候选人名单表示谢意。

德·巴尔扎克

四月十七日，星期一

(1848年4月19日，《立宪报》)

蔡鸿滨 译

^① 指剧本《后娘》，同年五月首演成功。

论劳动的信*

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共和派的种种空想，难道能够不加任何思考吗？沉默可能意味着灾难，就我自己来说，我要打破这种沉默。

如果法国希望建立共和国，共和国便一定能建成。临时政府^①断言共和国已经存在，同时要求在国民议会上予以正式确认，使共和国名正言顺，普选结果不受任何怀疑。有一家组成临时政府的报纸^②，突然抄袭些恫吓的词句，宣称如果有人主张另外一种政府形式而不赞成共和国，他就是祖国的叛徒。这家报纸就是这样给我们以自由，让我们做它喜欢的事。君主的朕意已成过去，如今又有了恐怖主义者的朕意。看来这篇文章实在为时过早。现在提出的种种要求，六个月之后，就将难以为继了。

现在的临时政府比过去的路易-菲力浦更不懂得什么叫沉默。许多人被他们的成功吓倒，又主张实行摄政了。但是这些诚实正直的人弄错了，即使全法国的人都主张摄政，摄政仍不可能实现，因为那些人们属意要他当摄政王的人必定拒绝接受。

● 本文写于一八四八年春，当时并未发表。直至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才在《两世界杂志》上首次发表。

①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推翻七月王朝的巴黎武装起义胜利后，立即选出由三个政治集团组成的临时政府。

② 指《国民报》派共和党人，在临时政府十一名阁员中占七人。

有人曾谈到亨利五世^①。但是，波旁家族的这位领袖拒绝在法国执政，理由有二，第一条理由不必说，因为有第二条就够了，那就是他不愿意。

至于选一位波旁家族的外国亲王，这种建议在全法国都会群起而攻之。

因此，从波旁家族自己的意愿来说，从法兰西民族中大多数人的愿望来说，这个家族被永远剥夺了王位。

人们不再立什么国王了，而要植树造林^②。这需要很长时间，并且要具备某些条件，比如有拿破仑那样的天才和他那样的幸运，才能甩掉国王，因为他还没有填补国王的空白。然而，他靠四百万张选票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尽管这个家族的状况已今非昔比，但它还有选举、法律的支持，并得到认可。如果法国不得不像英国那样，也设立类似的总督，那么只能在这里找到总督。

无论如何，一八四八年的运动都和一六八八年英国的运动^③类似，我们将实现一八三九年联合势力所希望的代议制政府，我们或早或晚将连在汉诺威的一支上^④。

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将来的国民议会不会有什么中心，因为它就是执行权力机

① 即尚博尔伯爵(1820—1883)，国王查理十世之孙，波旁家族长系最后的代表人物。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一直在奥地利过流亡生活。

② 临时政府兴办一些名叫“国家工场”的公共工程，以解决严重失业问题，国家工场组织的一项劳动是为栽植树木挖掘土方。此处巴尔扎克利用rois(国王)和bois(树木)的谐音，讽刺国家工场的做法。

③ 指辉格党和托利党发动政变，迎立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为国王的“光荣革命”。

④ 汉诺威是十七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国。一七一四年，汉诺威选侯乔治·路易继承英国王位，开始日耳曼血统的英国王朝。巴尔扎克在这里影射法国将迎立外国君主兼治法国。

构，就像国民公会^①一样。各部部长只能是国民议会的代表；议会不可避免地要分为左派和右派，左派将包括激进共和党人和傅立叶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及共和派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

如果左派取得多数地位，我不愿预测他们内部将出现的不和，那肯定是很激烈的；不过，如果左派成为多数派，我便寄希望于所有具有良知的人们；法兰西不会垮台，法兰西各民族也不会消亡，但是她将处于无政府状态，或是在很长时期处于激进政权统治之下。

如果右派占据多数，在九百票中占六百票，那么，面对在二月革命中获得了群众有号召力的少数派，它将怎么办呢？我对这一问题不做回答，每个人都会心中有数。

我们应当尊重国家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能违背它，而要把它公之于众。

这是我们的现状的政治方面，下面再谈谈个人利益方面。

劳动组织^②这几个字的意思是劳动者联盟，而劳动者这个词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工人。这样就像施用魔法似地，把诸如智力劳动、指挥运筹、发明创造、行旅往来，学术活动等等其他所有的劳动都抹杀了。

工人们在这种联盟心领神会，于是纷纷拉帮结伙，有了自己的首领和代表。

顷刻之间，所有的工资都翻了一番，由于劳动时间缩短，劳动日增值，必然造成产量下降，产品价格提高。

想要招徕顾客吗？恰恰相反，由于政治局势分明险恶，使

①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于一七九二年九月成立的由吉伦特派执政的国民公会。

② 当时巴黎工人要求政府颁布劳动权利法，设立劳动部，并成立工业和农业“劳动组织”，以保障劳动权和改善工人状况。

顾客大大减少了。可是，要使涨了价的产品和以前的产品保持（只是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才退一步采用这种说法）同样多的买主，就得：

一、以前的产品先于涨了价的产品销售一空；

二、涨了价的产品由于滞销，只好跌价。

这样生产厂家肯定要破产。

假如不采取这两种有缺陷的做法呢？假定出现奇迹，商业形势和一八四八年一月时法国的商业形势一样呢？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此举的后果吧。

工资翻一番之后，消费品价格便要随之上涨，因为那时由于农户雇用的外来工人和长工的工资提高，或是由于运输费用、租金等涨价，小麦的价钱也涨了。因此，工人以他十小时的劳动和更高的日工资收入计算，和以前的生活状况相比并没有两样。他把挣得的工资都吃掉、消费掉了，而境遇却不会有丝毫改善。另外，还得放弃向国外推销涨了价的产品。国内消费将成为法国产品的唯一出路。

有人闭口不谈这些后果，我们要说正是这种无法估计的力量导致社会的解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问题。

有人不希望再有特权，不论是哪一种、哪一类的特权全都不要；那么就得取消海关，因为海关就是为受保护的工业制造特权的。这样一来，法国的商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种措施可能给它以致命打击，因为你自己的产品涨了价，外国工业就会使它们的廉价商品大量涌入法国。如果你们要保护所有涨了价的产品，这就无异于向外国工业宣布不流血的战争，而它们也会以类似的禁令作为回应，这样对外贸易便岌岌可危了。

路易-菲力浦在十七年中，对外一贯忽略、牺牲法国的道义和政治利益，以促进法国的贸易和繁荣，从而使物质上的兴

旺发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总和超过二十亿法郎。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他的王朝的利益着想的，他不惜任何代价，在一切对外问题上，放弃国家的荣誉以换取太平安宁。

一八四〇年九月我曾写道，依靠利益，就是毫无依靠；贸易，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是一切力量中最具有欺骗性的。实际上，推翻路易-菲利浦的是国民自卫军，因为在法国，荣誉比金钱更为珍贵，如果有谁明目张胆地背叛民族的荣誉，这个民族便要起来反抗；如同一个最胆怯的人，如果在大庭广众面前挨了一记耳光，他最终也会鼓起勇气来的。

用诺曼底马贩子的手腕，可以一帆风顺，但是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却维持不了二十年，到第十八个年头便垮台了。

这种二十亿法郎的商业繁荣景况，还会再出现吗？对此不应抱什么指望。在很长时间内将达不到这样的数目了。

由于邪恶的阴谋活动已经迅速出现，现在为了拯救法兰西，应当策划善的阴谋。不能像那位部长公民要求的那样，把既没受过教育、也没有知识的人派到议会去，而要把国内各方面的杰出人物送到那里去，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议会里有伟大的政治家，尤其应当派去有勇气的人，他们能够坚决有力地去对付那些造成混乱的意见！

时间就是财富，是人类的全部财富，同时也是国家的财富，因为一切财富都是时间和行动结合的产物——我们用这样一个代数式来概括各个种类的活动。如果对某个人说：“你每天只劳动若干小时”，这就等于把时间缩减，就是损害人类的财富。取消计件劳动更为糟糕，因为我认为这就等于推翻了“按劳付酬”这一基督教的伟大社会原则。这两项建议本身就是对个人自由、对私有财产和公共财富的侵犯。这实际上是打着一种似是而非

的理论旗号的专横，实施起来也是错误的。这是用团队训练代替自觉自愿的生产。我对工人们感到失望，我看出这种错误只是出于一个经济学派的一孔之见，这个学派的善意和想把事情办好的愿望虽然无可怀疑，但是，我们不妨审视一下这种名曰劳动组织的理论所产生的后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有混乱而已。

取消了包工(只是出于对包工头的憎恨)，缩短了劳动时间，那么这种做法的社会商数、个人商数为何呢？

你们把生产拉平，并且说：“你不要往远走了”。这就等于缩减整个的贸易，这是为英国产品超过法国产品铺平道路，因为英国不会像我们那样削减自己的车间，而是将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我们不认为事情仅仅停留在监督东家多付出几个小时的工钱，而首先是产品价格要上扬，而且按过去的情况，除了我们的工匠在产品样式和图案的趣味方面之外，我们已没有什么优势可与英国、瑞士和德国展开竞争了。

接着，临时政府宣布，削减的几个小时要用于工人的知识和品德教育。根据这两种情况，就等于缩减生产，就是生产“你不要再往远走了！”这就是政治商数：缩减整个贸易，因此也就是减少由商业活动提供的国家收入。不久前贸易总额达到二十几亿。将来会降低到多少呢？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有名的一八一三年预算中，庆幸自己把一百三十六个省^①的商业额提高到七亿法郎！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个人商数。

在各行各业里都有优秀工人、一般工人和差劲的工人，为了不要让他们为这三种区分感到不快，我要告诉他们，在文学

^① 拿破仑帝国的版图到一八一二年大大扩展，被吞并的荷、德、意、西等国都被划为法国的省。

界，历来都有优秀作家、一般作家和低劣的作家。今天的文艺界，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领域大约有一千人左右，戏剧文学方面有六百人。这两类人当中，有多少人是著名望的呢？这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得出来的，可以说寥寥无几。目前，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平均每年挣到两万法郎，包括挣得更多的呢？如果我说有五十人，谁也不会提出反对的看法，这已经是非常多了！有多少人平均挣一万法郎呢？最多有一百人！把剧院、报纸、书店付出的钱都加在一起，实际上也不到二百万法郎。在科学界和评论界，比例更小。这些人加在一起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认为，身体健康、头脑聪明、手艺精湛三者一致的情况，至少在各行各业的工人中也是不多见的，这和脑力劳动者当中天才和毅力一致并不多见是一样的。各种行业中都有杰出的工人，工人们都非常了解，他们彼此间都很熟悉，而且对自己的能力大小都有自知之明。这跟作者们的情况完全一样：工人不就是在发明家帮助下的一切物质生产的创造者吗？最后，你们觉得在农业方面优秀工人太少，便在农业促进会上以奖金和竞赛来激励他们！

但是，假定破例重视手艺而忽略智慧，使优秀工人和一般工人一样多呢？当然，对那些差劲的工人，我想人们不会愿意改革现状去照顾他们！假定优秀工人和一般的工人人数变得一样了，那就是牺牲了优秀工人的合法所得，去照顾为一般工人要求的同样的工资！优秀工人能做、而且愿意做各种包工计件活，你们不让他们做！你们不允许优秀工人有个家庭！实际上，你们是牺牲家庭去顾全独身，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一天劳动十小时挣一百个苏，四十岁的工人也挣一百个苏，没有经验的和有经验的，至少要养活三口人的，和可能只有身上穿的工作服，少许房租，除了个人需要之外别无其他负担的单身汉，都是挣一百

个苏。

这样，你们便把人民群众的家庭都扼杀了！毁灭了家庭，不就是破坏了消费吗？靠拉平工资和限定劳动时间来管理劳动，首先就是毁灭社会，挖社会的墙角；另外，这本质上也是对生产的破坏，因为你们迫使优秀的工人只像一般的工人那样劳动。如果他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为什么他要干得更好些呢？

这就是你们的举措的个人商数。

工人也是个商人，他以自己的体力作为资本，他出卖体力也要讨价还价的。当体力加上金钱资本时，他就变成了东家。如果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许多工人，那么劳力就会由于数量过多而降低价值，这同某种商品由于出现同样现象而降低价格是一个道理，有时甚至低于实际价值。工人与雇主分享营业所得的利润，和资本家完全一样，但是他更愿马上得到报酬，而不愿等待投机所得的收益，因为工人是根据时间、体力和劳动成果立刻得到报酬的，并且享有特殊的优惠，也就是在做成交易、取得收益之前便得到报酬，这是法律给予他们的优惠！……我们不明白，怎么有人会把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忘掉了。

在美洲，一个工人每天的劳动值二十法郎，在俄国值十五法郎，而在巴黎和伦敦，根据他的劳动强度，才值五法郎或十法郎。这是因为巴黎和伦敦劳力过多，法国和英国向美洲、俄国乃至世界提供种种物品，而这些物品是其他国家不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制造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工人还要留在巴黎和伦敦，而不到美洲、亚洲、俄国去呢？这是因为那些地方的生产不稳定，时断时续，而且那里的生活环境也不如这两大中心方便。虽然工人少的地方能付给他们二十法郎，可是他们却要为衣食住行付出二十一法郎，并且不像在巴黎和伦敦那样有那么多的乐趣。工人是不是

不能联合自己的力量，创立家业，成为老板呢？不是的。有的工人就曾做过尝试，有些精明能干而又有胆识的工人，他们既不缺乏勇气，也有运气；他们在巴黎建立起第一家店铺，他们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后来还是破产了！……他们自己内部的规则非常严格；既没有物质上的损失，也没有时间上的浪费；他们高尚卓绝，坚持不懈，我很佩服他们，然而他们还是垮台了。他们曾经组织过劳动，我们未必能比他们组织得更好！

改变雇主和工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方式，就等于搞垮本国的贸易，而贸易为了自身的利益，会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想要利用劳动时间和工资的平等，使个人生产达到平等，等于想要实现人人的胃口、身量、头脑一律平等的幻想，也就是要使人的能力平等，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实际上，在这封信排版的工人中，有的人一个工作日里拣一万四千个字母，有的人拣一万字母，还有的人拣七千！十岁的孩子只能拣两千！如果按日工资付给他们工钱，那就会使书的价格上涨一倍。这就是你们要使法国的生产出现的面貌。

过去，我们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至少有一——尤其是在法国——一条既定的方针原则，即：国家除了通过普通法之外，决不应干预私人商业事务。然而还有什么干预比决定生产的源泉更为突出的干预呢？……国家干预商业事务，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上当受骗的；国家不应阻碍也不应支持商业，商业需要像英国那样，给予普遍的保护。一八三〇年，给商业的贷款就是地地道道的销售，政府成为商业的买主，成为所有关注此项举措者的笑柄。这是最近的经验，国家是以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今天，国家像医生一样匆匆赶来。而它却正在扼杀病人。政府采取的措施，例如推迟支付到期票据，表面看来是有益的，实际上是致命的。到期票据自动就会延期。货物存放

和单据交易，这就是商业的当铺，它或是变相销售，或是买卖交易，不论借出多么少，结果什么也赎不回来。一切商业的本质和基础，就是自由。信任也好，怀疑也好，都不能靠法令得到或挽回。发布信任法令，就如同奥什^①所说的，是“下令获胜”。这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管理劳动，就更不足为训了，这是荒谬的专横。生活就是斗争，不论是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商业生活、工人生活、农业生活或是各民族之间的生活，都是如此。根据季节的反复变化，当潮湿的土地能生长庄稼时，你能命令干旱土地也长庄稼吗？因此，一个人在这场斗争中是得胜还是失败，是贫还是富，是被人遗忘还是赫赫有名，是走运还是倒霉，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或幸运决定的。为什么现在你们要破例去照顾工人呢？你们只看手上有没有老茧，难道在许多的汗水里，你们要对其中的一滴另眼看待吗？那么你们在手里掂量过所有公民的不幸吗？你们要把一出滑稽歌舞剧中的每一幕都分摊到所有剧作者的名下吗？你们要所有的头脑都产生著作吗？每个演员在每个晚上都能有一样多的时间上场吗？那些卑躬屈膝的商人，眼睛含着泪水，面对着记载到期票据的小本子，每天将只有那么几分钟擦眼泪吗？整整一个民族的劳动是不可分的！他将按照自己的份额，根据自己的力量，得到报酬。这种劳动包括所有的生产活动。怎么！你们宣布要自由，可是你们却不说明每个人将保留哪些自由，除了对祖国的顺从，还留下了什么自由，却在给平庸的劳动颁发诏书；借口雇主压迫工人，便用铅封封住自发的努力精神。啊！我们承认凡事都有个限度，在指责你们那种行不通的理论时，我们也不要坠入当前荒谬的实际做法中去。各种食品的价格便是工资

^① 拉·路·奥什(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将军。

的天平和尺度。一个国家，如果优秀和聪明的工人按自己所想、尽自己所能地从事劳动，却不能使一家人得到温饱，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井然有序的国家。但是，这个错误并不在于雇主，这是国家的罪过。里昂工人举起的黑旗，上面写着这样骇人的字句：劳动不能生存，毋宁战斗而死！^①便是对这个国家的惩罚。那可怕的字眼不是控诉，而是判决。

历届政府都做错了。它们的罪过就是税额分配不当，课税基数错误。因此，我认为这是法国的一大创伤，而其补救办法也在此，因为，正如我们在其他文章中谈到的，法国虽是最看重精神的国家，但同时也对土地课以重税，且有廉价的面包。如果我们不迅速加以整顿，必定要为此无法解决的问题吃苦头。但是，要整顿，并不是靠什么革命措施，而是要用经过缜密研究的、合乎逻辑的、合情合理的制度，控制住消费，而不是控制生产。

在这里我要指出，自从里昂发生那场灾难以来，在法国，工人和无产者已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令人怜悯了。他们在储蓄银行的储蓄额超过两亿法郎，而资产阶级的储蓄是一亿五千万。巴黎多数行业的工人都有互助基金，有了基金他们便可以举行罢工，要挟雇主、控制投机。

今天，劳动组织的问题，由于它拆散了商业机器，从而使工人处于危难之中。因此，鼓吹这种制度的人只能要求工人具有战场上的士兵那样的牺牲精神；但是，我们别忘了，士兵在战场上无须挂虑家庭、面包、衣服和作战的武器，这一切都由最高统帅、法兰西或是敌人的土地来供给。在法国，当人只剩

①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里昂丝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工场主提高计件工资定额，随后罢工演成起义，工人高举黑色旗帜，上面写着“劳动不能生存，毋宁战斗而死！”

下勇气的时候，总是勇气十足的。

国家不要去操心管理劳动，组织劳动，而要像英国那样促进销售，为本国产品寻求和开拓销路。这才是保护工人和商业的唯一办法。在这方面英国一直做得非常出色。

自从发生最猛烈的政治震荡以来，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你们用讨论代替了行动呢？你们在那里议论纷纷，资本却都分散了！

噢！你们要知道，资本是一只鸟，各种可能的法令，各种革命措施的铅弹都打不到它。无论多么积极活跃的政权，都没能抓住它。你们查查历史看。在中世纪，那些最残酷的肉刑从犹太人的财富中夺去两个银币了吗？一七〇七年，路易十四弄到钱了吗？当路易十四向萨缪尔·贝尔纳^①屈尊俯就，并且向这个犹太人的虚荣心课税，赐给他孔贝尔伯爵称号时，从他那里得到一千万法郎，萨缪尔·贝尔纳破产了！因为他的债权人拒绝接受德马雷^②的银行票据。摄政时期^③，告密者和国家瓜分没收的财富^④（其荒谬行径不亚于提比略），可是他们捞到金币和银币了吗？最后，国民公会阻止住指券贬值了吗？^⑤（尽管指券有国家财产抵押担保，对破坏指券信用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有。从

① 萨缪尔·贝尔纳(1651—1739)，法国金融家，十七世纪末欧洲最大的银行家，曾多次给路易十四贷款，因而获得贵族称号。

② 尼古拉·德马雷(1650—1721)，路易十四时的财政总监。

③ 一七一五年路易十四死后，他五岁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摄政。

④ 路易十五时期，国库空虚，财政危机严重，一七一六年政府以惩办投机分子和高利贷者为名，经告密揭发，逮捕上千名金融界人士，企图收缴两亿法郎罚款，但最后国库所得极为有限。

⑤ 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制宪会议决定将教会财产收为国有，作为发行指券的抵押，后来这种财政票据当作货币使用，在市场上流通，因发行量不断增加，导致贬值。

这些无可置疑的例子可以看出，没有！于是人们开始歪曲金钱的作用！这样，你们每采取一项错误的措施，便把资本返回向法国工业，亦即向劳动投资的时间推迟一步。这里我所写的也正是资本所设想的，但是它并没有说出来，因为资本是无声的，它对一切曲解歪曲也同样置若罔闻。资本慑于破产的侵袭，这种破产比约翰·劳造成的破产更加广泛，它只能顺从你们，让你们发布一大堆对它既无效力也无影响的法令，它冷眼旁观你们造成的废墟，它看着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注定要造成恶果，使生产的源泉涸竭。最后资本走开了，它急忙逃走，隐蔽起来，如同一七二〇年、一七九三年时一样！①

而英国呢，它聚集流失的资本。它以欣喜的目光看着无限期中断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业。它注视着至少停顿了十八个月的生产。它加倍努力，不惜累垮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工人，以低廉的价格制造各种产品去占领世界市场。当我们想重新开始商业竞争时，就将发现到处都充斥着廉价的商品。英国可能很愿意给那些在卢森堡宫占有席位的人②每天发一百法郎，让他们再在那里呆六个月；他们在那里做符合英国需要的事情，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他们都胸怀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只是他们永远也不能降低食品的价格，这是全部的困难所在，因为小麦的价格对劳动问题有决定性影响，而改变课税基数又和国民议会有关。那么该怎么办呢？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① 一七二〇年，指财政大臣约翰·劳的财政改革；一七九三年，指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

② 一八四八年革命后，临时政府设立政府劳动委员会，研究工人状况和劳动问题，会址设在卢森堡宫，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共有工人和雇主代表二百六十余人。

现在，只靠法国的一切良知、一切智慧是不够的；要恢复受到损害的空前繁荣，应当有个工业上的波拿巴，对共和国来说，应该有个组织者。

资本是商业的生命，也是商业的血液，关于人们向资本展开的严酷斗争，还需要在另函中阐述，届时我将提出证明，资本是过去的劳动，它反过来又向现在的劳动投资，给资本制造麻烦，不论以什么方式触及繁荣，都是阻碍未来的劳动；另外，我们还将研究捐税问题，捐税也要彻底整顿。

蔡鸿滨 译

社会问题入门

论 政 权

所谓“新政治学说”^①，只是一个荒谬的字眼，因为政权只可能有两种存在方式：或是贵族政体，或是民主政治。“新政治学说”为了推翻现政权而声称理论体系都是有其诞生和发展过程的，一个完备的哲学只会是一种子虚乌有的、绝对化的东西。

政权自有一套完备的、登峰造极的学说。

宇宙间并无绝对的权力。人的想象力所能理解的唯一绝对权力——上帝的绝对权力，也须遵循他为自己规定的法则去施行：他可以毁灭大千世界，从此歇息下来；但只要他让世界存在一天，世界就会按照那些规律运行一天，那些规律的总和便构成了秩序。

纯粹的权利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

政治上和自然界有一种相同的现象：两种力量的斗争产生

● 本文约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八年写作，仅仅是一些分散、零乱的手稿，由比利时的洛旺儒子爵收集、保存。直至一九三三年，经根特高等学校教授贝尔纳·居荣先生加以整理、注释，才在比利时首次出版。

① 影射鼓吹“自由基督教”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拉末耐及其《哲学纲要》(1840)一书。

生命。

精神秩序的规律与物质秩序的规律是相类似的。

世间惟有原则、原因、障碍和结果。

生命是中性的：它是两种势均力敌的力量相反相成的结果。

死亡是一种原则对另一种原则的胜利。

政权是神赐的权利，它的由来如下：① 世间万物无不都是按照其当初被创造出来时的方式而存在着的。每个造物都是既作为一个物种又作为一个单一的个体，运用其各自的机能（有机物的运动、无机物的凝聚力）而存在下去。由此产生了一种必然性——活动的必然性和空间的必然性——有机物要活动，无机物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前者与后者均有其原始的必然性，其首要的法则。思维则是人类的必然性，人类生存的条件。聚集起若干人来，组成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一个群居点、一个村镇、一个城市，这个社会化的事物只能像个体存在一样，靠着一种指导思想（亦即政权）的领导才得以生存，权力应当来自一个单一的机构②，犹如思想来自头脑。你们若曾对这一道理探本求源，便会同意政权神授这个基本真理，神的权力是尘世权力的兄弟，政权乃任何社会组织之所必须。政权分为两个互相区别的方面：它应当有所意愿而且能够贯彻其意愿，它就是意志和行动。它的意志应当是绝对的，但它必然在行动上受到限制。绝对的政权是不可更迭的政权，既不能被那些它为之谋利

① 以下关于政权由来的议论几乎是逐字逐句从教权主义者波纳尔的《随想录》里搬来的。

② 原文为organe，既有“机构”的意思，又有“器官”的意思，下文中的“头脑”即是一种器官。

益的人所改换，也不能被那些使它运转的人所改换。政权的基本法则就是不可替换，父权就是如此。任意的政权则是有办法改变自身存在条件的政权。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之上的政权就是如此。任意的政权最终也会试图获得绝对政权的权限（这是为了它自身的生存，因为虽然它们一个是真正的政权，一个是虚假的政权，那虚假的政权会在政治上渐渐趋同于真正的政权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样被选举人与选举人之间就会产生分歧，《圣经》云：任何分裂的王国都将灭亡。

以子虚乌有的、不可能实现的平等的名义、以苦难深重的无产者的名义来要求改变国家、改变社会，这等于让冰岛人、堪察加人向居住在气候温和地区的人类的元老、地球的贵族们宣战，让北方向南方宣战。哪一位思想家会认为，在最不幸的巴黎人与最富裕的富拉人^①之间、在我们的苦役监里的囚犯与拉普兰人^②之间能有平等的享受和娱乐呢？人类就其总体而言不就是自然法则的证明，不就是经常、持久、绝对的不平等法则的证明吗？

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是所有社会的基础，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是基督教的神圣原则，这要从你的官能的范围和行动，从你如何使用这些官能去理解。对你的评价取决于你自身的能力大小。

社会性的国家能否尽善尽美？这种完美是否有其限度？有无可能发明一种社会形式，使人没有作恶的可能？使人行善比作恶更有好处？

① 富拉人，指苏格兰设得兰群岛中的富拉岛上的居民。该岛气候恶劣，居民普遍贫困。

② 见本卷第559页注①。

政府是否一种自然的东西？

倘若政府是自然的，那它就是正义的。

政府应当如何产生？

调和折衷的政府^① 能否生存下去？

单一原则的政府能否实现？

论 人

从政治上说，人是社会的基础。但假若我们所说的人不是指三口之家：男人、女人、孩子，那么这种说法就不对了。

人是指家庭而言。

人在野蛮蒙昧时期是否曾经离群独居？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许多哲学家，所有曾经想由人入手得出关于社会的结论，由社会入手得出关于宗教的结论的哲学家，无不首先从考察野蛮人入手，以便知道他当初是善是恶？社会是使他堕落还是使他臻于完善。

霍布斯^② 说：人性本恶，社会使之向善。

J.-J. 卢梭说：人性本善，社会使之堕落。

① 调和折衷的政府指试图调和君权神授与主权在民这两种原则，即君主制与民主制的政府。巴尔扎克反对英国式的政治体制，英国政府正是典型的“调和折衷”的政府。

②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

宗教说：人一生下来便带有原罪的烙印，而宗教尽力抑制他的种种情欲，使他配得上掌握他命运秘密的上帝。

我们来考察一下好吗？如今的历史和科学都告诉我们，亚洲的高原曾是人类的摇篮，那里的人类从一开始就结成了社会。

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在森林地带发现的人，被不恰当地称为处于野蛮状态的人^①，而观察结果表明他们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女人是男人的奴隶、子女服从家长、老人受到尊敬。家庭是部落的基础，财产构成部落间的所有权问题，而所有权问题引起战争。大自然对待人类就像它对待动物一样：弱者灭亡，强者生存。随处可见宗教的痕迹，其语言和希伯来语一样简洁。他们的誓言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对祖宗的崇拜十分盛行，遵守法规习俗也绝无异议。到处都能看到明显的尊卑区别，危难时刻他们就召开大会授予首领特别权力。领土归居问题或是民族间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部落之间的敌意。男女数目大体相等时通行一夫一妻制，女多男少时则是一夫多妻制，男多女少时则又是一妻多夫制。在没有牲畜而渔猎收获不稳定的地区就会有吃人肉的习俗。

处处地方法规都与生活需要协调一致。缺医少药的地方，居民杀死老人使他们免受疾病折磨，由于他们并无任何遗产留给后人，所以这种措施当然是孝心的表现，犹如大自然不让羸弱或畸形的孩子活下去乃是上天的父爱的一种表现。

以上事实，是从旅行家们发表的两三千种游记中综合出来的说法一致的见闻。

倘若被不恰当地称为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的确如上所述，那

① 巴尔扎克认为处于野蛮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野蛮”是相对“社会”而言，但任何地方的人，无论其社会组织有多么原始，都是结成社会的。他主张采用“自然状态的人”这种提法。

么所谓野蛮状态显然已经大致具备了任何社会的要素：家庭、服从的必要性、危急关头赋予首领特别的权力。

认真研读那些游记，你会发现一百个民族或部落中，有七十个民族或部落首领的权力是世袭的。

结果也许可以说，自然状态的人（这个称呼比“野蛮状态”正确）既非绝对的善，也非绝对的恶，但从个体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则是本质上不完善的；他的感觉在其发挥作用的那种环境里显得十分完善，不过这种感觉更接近于动物而不是思想家；然而他的思想已经相当深刻了，这就是说，他只接受数学般明白无误的道理，由于要把精确的各种成分结合到一起，这种结合本身也必须是明白无误的。野蛮人雄辩的口才便由此而来。

在刚刚形成或刚刚有人居住的国家或地区，到处都能发现语言或语言的雏形。有时记数方法还没有出现，语言就已经相当发达了。

如果这是因为某些来自亚洲或欧洲某民族的人曾经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住过，那么总会有一些词透露出它们来自哪种语言，然而有位深知这类蛛丝马迹的重要性的人、已故的克拉普洛特对词根进行的语言学研究，证明了只有亲属语言的常用基本词汇才会相互类似。

这样，波纳尔、J·J·卢梭和哲学家们关于语言问题的观点分歧就得到了解决；语言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为如果语言来自神的启示，那么地球上千百种已被考察过的不同部落语言与欧洲诸语言之间就会有相同的词根。有些极个别的类似之处来自发声器官的类同，而发声器官则因气候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于是只剩下关于人的堕落看法了。这种宗教观点的好处在于，它普遍适用于那些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的地方。野蛮人

的大会只有战士能够参加，他们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专业分工。大自然只让强者生存下来；唯一的不平等在于强者与老人之间，老人更占优势，这证明他们尊重思想：经验胜过体力。

在对旅行家们搜集的严肃而精确的知识作如上考察之后，结论是：从自然状态中找不出任何反对社会的论据。

我们所谓的野蛮习俗是必要的。吃掉俘虏自有其必要性。把俘虏放回去倒是一件荒唐事。野蛮人没有监狱，捆绑奈何不了灵巧的人，用一个人来看守一名俘虏会削弱自己的战斗力，杀掉俘虏是势所必然。而从白白杀掉俘虏到食用俘虏的肉，其间的差异是有与无的差异。

这种习俗是如此形成的：假设有些易洛魁人在离家乡一百法里以外的地方与一些莫希干人交战，人数是五对五，双方都是饥肠辘辘，易洛魁人在交战中打死了一名莫希干人，他们打败了敌人，成为战场的主人，于是就把被打死的莫希干人吃掉了。从必要到习俗只有一步之差。习俗又产生流弊，这情形和一般的社会一样。

宗教的本意是抑制坏的倾向，发扬好的倾向，宗教便是整个社会。它也许并非由神创立，而是人的一种需要。

人们一直想到自然的法则中寻找社会的法则，而精心观察发现的自然法则完全证明了所有社会法则的合理性，这些法则告诉我们，平等是最可怕的空想。

地球并不单单包括那个圆球，它不能与环绕它的大气层分割开来。现已证实，它的任何产物，不管是人、是动物、是植物，其生存条件都少不了这层空气，它们从中获取养料，它们的形状、种类也得自这层空气。

大自然就这样赋予它的万物以在这层空气中生存的权利，

从中获取养料的权利。这正是社会权利的最完整的图解。最广义的社会权利正是精神上、肉体上生存于某一环境，某一范围、某一习俗网中的权利。

这种类比不仅是确切的，而且是完美的。

由显而易见的、支配地球万物的自然法则，由大气环境中万物生长的权利，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是最触目惊心的不平等，是构成大千世界壮观景象的多样性（多样化的统一）。

每个个体根据自己的能力从大气层中吸取养料，根据自身构造的特点生活于其中，承受其居处地点的生活条件，消耗其所能从中吸收的东西。

以上事实在动植物各界造成的结果有目共睹，因而我们必须接受关于物种的问题。

任何种类中的所有树木、任何群体里的所有动物，其活力、寿命、形态、高矮、大小都是一样的吗？

这一事实证明了同类生物之间的不平等。

倘若我们看到世间万物都只是相等的一个个等份，那么大自然的目的岂不荒谬之至？

我们暂且不谈大气层，再看看另一种环境，即海洋的液态环境，那里一切可能都是命定的、那里的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一种情景，海洋生物也有强有弱，弱者居多，强者极少，骇人听闻的不平等现象。寿命长短不均，生活机会不均，强者之间相互尊重，鲨鱼、海象从不相互攻击，正如狮子和狼也不相互攻击一样。

鲨鱼之吞食小鱼犹如雪松、橡树之不许其他植物入侵它们所处的空气领域、它们所需的生存空间。它们自己相互之间也留出必要的空间，假如它们长得太密，其中有些树木就会死掉或者全都长得一般细弱。

这就是永恒的大自然的显而易见的法则：若将杨树种成长达一法里的一排并对它们进行观察，你会发现它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就人类群体而言，则有寿命长短的问题。那正是一种最为无法与之抗争的不平等现象，它本身就在一群平等的人中间形成了一种特权，此外还有财富方面的特权、消费方面的特权、教育方面的特权、智力上的特权、记忆力上的特权。我们仅仅列举这类众所周知的不平等现象，请注意这种不平等现象所造成的后果。

智力现象是仅次于长寿现象的一个问题，后者取决于自然界的一条规律，前者是器官逐步完善的结果。而这些器官是贪得无厌的，于是它们就能从大气环境中摄取更多的空气、更多的阳光。造成这一切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法则，它高于人类的任何契约。

再说第三种现象，即男女结合繁殖后代的现象，这种现象也造成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而这仍然是那个人类无法评判的、不可避免的法则所造成的结果。

上述三种不平等现象是以动、植物界里自然的不平等现象作为蓝本的，而人类社会就建筑在这三种不平等现象之上。

不可更改的、永恒的权利，唯一的社会权利，在于权利的普遍性，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能力去享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我们全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求发展。

如果说这是一种战争状态的话，那么这是存在于森林、海洋、空气、陆地的芸芸众生之间的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

论自由意志

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人的自由问题。

倘若没有自由意志，自由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问题就不再是应不应该保持他愿意或能够做任何事情的能力，而是社会能够允许他做些什么事情了。

因而自由意志是大自然赋予的自由。

既然大自然没有赋予人类一种无限的能力，而是限制他的能力并迫使他在一个不知怜悯为何物的环境中活动，那么社会所应给予其成员的就不应比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更多。

因而自由意志的真正含义就是不受约束、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能力，不受任何精神或物质力量的左右而作出自己的决定的能力。

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自然状态的人吧：

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不是有些人智力胜过体力，头脑发达而四肢孱弱吗？这样的人将无力实现他们的愿望；而另外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却会毫无缘由地做出一些毫无用处的事情来。前者无力为善，后者可能作恶。在自然状态下一切都受每个人的气质左右。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秉性，换言之，他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某种身体与精神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做出这一类事情而不是那一类事情来。四法尺八法寸高的人和六法尺高的人在各自的活动中都会不得不做出一些与自身愿望相悖的事。因此，在这方面并无自由意志可言。

在头脑中更无自由意志可言。把四法尺和六法尺的人混为一谈，断言他们每个人作为他自身都有各自的自由意志，那是

白费力气，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个人是孤立于其他人的。大狼、小狼，大狗、小狗，全都知道谁强谁弱，而且弱者屈服于强者。因而并无自由意志可言。任何有智慧的生物都只能按照其机体的条件而生存(拉末耐：《纲要》，第6页)。这样，组织是凌驾于作为组织成员的生物之上的。

纵观人类的所有行为，从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到最重大的行为，我们的理性都会从中发现一个决定性的原因，甚至出自本能的行为或思想，亦即没有经过事先判断、没有既定的理由、没有外界影响而发生的行为或思想也是如此，说自由意志是个毫无意义的字眼，是完全正确的。

欧洲，尤其是法国，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来争论自由意志问题，以便提出信仰自由这种说法，而信仰自由导致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又导致政治自由。

自由意志这个词只能表示如下意义：自由地为自己作出决定，不受上帝或国王的左右。为了证明这种权利并使之成为一条自然法则，竟然需要长达两世纪的诡辩。

大自然在暂时取消上帝的同时，在人类自身及其周围为他们创造了一些需要，这些需要就使人类不能拥有自由意志这种绝对化了的权利。

那些企图破坏社会的人，每次想要破坏任何现状，例如破坏宗教(从宗教的本质或礼仪上去破坏它)，破坏政府(从其精神上或形式上去加以破坏)，总是有一批巧舌如簧的诡辩家为他们作先导，力图廓清基础，创立起某些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原则。他们为了推翻现存的权力(教会与王权)而创造出一些哲学谬说：自由意志、信仰自由、政治自由，这些谬说通过革命而得到体现。

置身于明显的事实面前，就不容假设这一切事实都是虚无

的东西。

在把自由意志理解为不受约束的思想能力时，自由意志不失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它来自一种天赋权利，连最残酷的暴君也无法消灭这种权利；只有把人杀死才能阻止他按自己的意愿去思想。然而在思想（亦即让自己的智慧不受任何限制地遨游）与赋予思想一种可感知的形态，加以表达、加以灌输、加以发表，这两者之间，有着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区别。

德·拉末耐先生曾经以极其严谨的方式证明，任何思维活动如果不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一种无谓的活动，是对思维的否定。

这么看来，自由意志就在于能够肯定；然而人类的肯定是相对的。在自然状态下，他是根据其环境而作出肯定或决定的。

在哲学上，要作出肯定就要了解所有的关系，理性要经受缜密漫长的审查。

作出肯定就是行动，行动就是生活。在绝对的自然状态下（独自一人生活于一个孤岛），生活要受环境制约；而在野蛮状态下，生活已经要受法规的制约了。因而任何行为，无论是口头的肯定还是付诸实践的肯定，都不得受各种关系的制约，所以是有限度的。

鲁滨逊在他的小岛上发现了各种野兽，他为自身利益杀了它们；他遇到一个人，又杀了那人；他服从于他的自由意志（任何宗教观念都被抛到了脑后），他不受任何东西制约。请注意，他是在思考之后杀的。他也许不能不杀。

继续平安占有的必要性，如此等等……

鲁滨逊如果是漂流到一座有野蛮人居住的岛上，哪怕只有三户人家，那就会有社会法规了。

要找出自由意志而又不使之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那

就要将赛科克^①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鲁滨逊置于他的小岛上，即便如此，他所置身的环境中仍有一些决定性的原因，这就使自由意志近乎荒谬了。

布里丹^②这个有识之士曾经以一个著名的问题证明了这种荒谬之处，他问道：把毛驴放在两份等量的燕麦中间，它会先选择哪一份呢？

更有甚者，许多现已发现的种族并无思维能力。

思想有其法则，这些法则来自社会，因为思想原是语言的果实，而语言又是社会的产物。

人只有结成社会才是强有力的。

经过考察，野蛮人使用的上百种最发达的语言均未超出对于各种日常需要的表达。它们既不能用于比较，又不能用于……

希伯来语和北方语言（中东与西欧的语言）起初也只有极少的词汇；这种一分为二的语言极易一步步地追溯其来源，如果研究古代的科学关心语言的起源，而不是在诸如此类无用的事情上枉费精力的话。

文字之于语言，犹如语言之于思想，文字的发展史如今已接近于发现了。最初位于小亚细亚和非洲沿岸的商业对其中许多文字符号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记数法对于无限的一种证明，记数法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众所周知，是毕达哥拉斯^③发现了数与数之间的关系。

进步在某些方面、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但在宗教和政

① 赛科克，苏格兰一水手，从一七〇四到一七〇九年曾流落于智利附近的一荒岛，后被伍兹·罗杰斯船长救回。那位船长的记述显然导致了《鲁滨逊漂流记》的问世。

② 布里丹（约1300—1358之后），中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博士。

③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人，数学家。

治方面却没有进行的可能，因为宗教和政治所依据的思想是正确、完善、绝对的。

论 奴 隶 制

奴隶制简言之便是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完全归另一个人所有。大家倘若以为奴隶制已经废除，那就大谬不然了。

在我们眼皮底下就不称为奴隶的奴隶，他们比称为奴隶的奴隶，比土耳其的奴隶、古代的奴隶、黑奴更为不幸。这三种奴隶还能活命。现代工业却不让它的奴隶们吃饭。古代只杀有罪的奴隶，工厂主却让他无辜的奴隶饿死。古代奴隶主、土耳其人、……^①允许奴隶保留其宗教、道德观念；现代工业则让它的奴隶道德沦丧、人格堕落，而当他们由于饥饿并且缺乏道德观念而不再服从命令，聚集或联合起来的时候，政府就向他们射击或者将他们投入监狱。

工业吸引并汇聚起大批工人，形成一些不生产粮食的中心，工业在使人口成倍增长的同时却没有使农产品成倍增长；相反，由于它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结果也抬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它和农业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因为它要提高竞争能力，就希望食品价格低廉，以便能降低劳动力价格，而农业又不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食品，这是现代政治难以解决的问题。

贫困到了一定的比率，就不仅是政府的耻辱，而且是对它的控诉，宣告它的破产。等穷人多到一定数量，而富人屈指可数时，革命就为期不远了。革命会不会爆发，就看有没有一个领袖、一个事件，而任何事件都会产生自己的领袖，正如任何

^① 巴尔扎克的手稿中此处为空白，有些学者建议补上“种植园主”一词。

领袖都会制造事件一样。

在每阿尔邦土地上投入一百法郎的肥料，五十法郎其他费用，耕作、运输、赋税、收获、打麦、收仓，等等……你能得到价值一百五十法郎的小麦。这便是在法国的人称膏腴之地的地区比比皆是的情形。政府想维持低廉的面包价格，根本不关心农人的疾苦。这样是长久不了的。贫穷的农民将无法精耕细作，产量将会下降。在此期间，工业却会使人口增长更多。工人会无粮可买，或者，如果农民维持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工人的工资就会不够购买食品之需。

因而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将面临不是工人拿起武器斗争就是农业凋敝的困境。劳动组织这个字眼便应运而生了。

工业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原材料的成本价格以及工作日的价格。

一切都来自土地，而牛肉、小麦、羊毛、蚕丝则是原材料加工资所得到的产品。

土地所出产的一切都要加上土地所代表的本金应得的利息，以及各种捐税。

降低捐税、降低地价，也就是降低工作日价值或者工资，工资是直接和食品价格相联系的。

降低工资就能在工业领域以主宰的身分与英国这个操纵价格的大户进行较量。

小麦价格和肉类价格打击了法国工业的要害。

小麦价格与肉类价格有着经常和直接的联系，如果降低小麦价格就会使肉类价格上升，因为农业生产木材、草料和小麦；草料就是肉类，就是马肉、羊肉、牛肉。

要降低小麦价格，就要生产更多的羊肉、牛肉，同时也生

产比法国目前出产的更多的马肉。

这将使劳动者能够吃到肉类。吃得好，就能干得更多，劳动者的生活负担就能减轻。把一磅牛肉、一磅羊肉的价格降到三十生丁，就等于叫英国破产。英国已将农业的潜力用尽，既无法降低小麦价格，又无法降低肉类价格。法国拥有的生地相当于英国拥有的熟地的数量，这些生地占法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十分之一。开发利用这些生地就可以降低三分之一的捐税。

降低现行捐税的三分之一，也就降低了工作日价格的三分之一，同样，也就降低了原料、牛奶、肉类价格的三分之一。以此类推。

这就使法国无需从外国进口马匹。

灌溉生地，取消公共牧场，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羊和牛的产量将比目前提高一倍，而且便宜一半，因为草场的数量还不到法国熟地数量的一半。

让工人吃得更好更便宜，让他每日的工资节余一部分下来，这是政府应当关心的最慈善的计划，这比取消黑奴买卖意义更大，这是法国的富国之本：法国的强盛完全在于每公斤肉价六十生丁和每公斤面包十五生丁之中。

论 宗 教

（关于历史的序言）

宗教建筑在人类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上，这种感觉的表现非常普遍，从未见过一个部落、部族、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或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是没有信仰的。

这种先天的感觉，是所有哲学加以开发利用的矿藏，它们

在这里锻造出驳斥所谓感觉论、唯物论哲学的锐利武器。

这种感觉在最接近所谓洪荒时期的那场灾难的民族中间尤为强烈，它设想人类曾经受到一种贬谪、一种惩罚、一场斗争结果的影响，对一位愤怒的至高无上的胜利者的不正确认识招致的斥逐。

得之于进步和人类不知疲倦的智慧的科学事实也和这种感觉相一致。

在地球以往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些庞大的生物，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地球也许是从高一级的世界层次跌落、滴降下来的。可以断定，它发生过变化。

纯粹由人类创立的科学，证明了作为所有社会的基础的那些思想或曰上帝的启示是正确的。

同样，赎罪的观念也几乎是普遍存在的。

这两个普遍的人类思想或曰这种神启，就是基督教的基础。

这些成果、这一发展历程，是不容置疑的。

不论是上帝与世界同在，还是上帝离开他的作品而存在，他是自在自为，还是他与他的作品不可分割地成为一体，我们都能理解：何以他作品的一部分会变坏而受到惩罚，不是被割除掉，而是被判令不断改过自新，以便纯洁无瑕地回归总的潮流。

因而人类能够从至恶过渡到至善（或是从至善到至恶，假如我们的星球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的话，因为它正在匆匆走向死亡）。人类有一种前途，人亦有各自的前途。

对于人或对于社会来说，背离这些观点是危险的。这些观点包含着社会的基本思想，即服从。

天主教是最完美的宗教，因为它谴责那种对已经有定论的事物重新加以审视的做法，而且它通过教会兼收并蓄了几世纪以来在宗教方面的补充说明，因而更亲密地接近了上帝。其他

异端邪说给欧洲带来的厄运，证明了天主教的正确。在天主教会里天启一直持续不断，而异教徒得到的天启则是有限的。

〔杂 稿〕

政治上的秩序意味着臣民与政权之间的必要关系的协调安排。

秩序可分成两类，即总体秩序和局部秩序。臣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臣民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由此产生。

秩序的基础在宗教。宗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总和，而上帝是唯一有权认可世俗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它分为两方面：教会和家庭。

因而社会若要存在，就应当是宗教的、政治的、世俗的。

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应当是不可更迭的；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物应当是极难改变的；一切世俗的事物应当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由此产生神圣的教义、制度或法律、法令、

调整臣民之间关系的法令，和调整他们与政权之间暂时关系的法令，可以加以改变、取消、更换，而无不妥之处。

制度则应当是稳定不变的。

宗教更应当是永恒的。

法令不应当侵犯制度，制度也不应当变成法令。

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有三种标准：宗教的、法律的和法令的。政权也罢，大臣也罢，臣民也罢，其任何行为都应当符合这三方面的标准。

任何违背宗教的事都不能去做。

符合制度的行为是合法的。

合乎法令便是遵从民法的规定。

合乎法令是相对的，合法性是绝对的，宗教是不容置疑的、自发的。

宗教维护制度，犹如制度维护宗教，这两种权力应当如灵魂与肉体一般紧密结合起来。

国家的力量不在于国民的富有，而在于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促使国民以其财富为国出力的那种情感。

证明宗教情感乃是国家力量之所在，对国家和君王的忠诚不过是人上帝尽本分的必然结果。

法律是社会意志的表达，由此产生了构成义务的行为。

即使没有天启，也还有我们对上帝存在的感觉，这就相当于天启了；此外，还有人类获得的各种事实材料，那是人类创立的各种科学的唯一知识源泉。

在政治上，如果与一种原则相反的主张是荒谬的，那么这原则就应当被视为真实的、绝对的原则，在这原则及相反的主张之间搞折中是不够的。

(例如：……)

不管是——根据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的主张(我们仅以这些近代哲学家为例)——智力先于感觉，还是智力及其成果来自感觉和经验，社会及其必然法则都照样存在，把政治与这种争论的任何一方拴在一起都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所在的地球，以及我们人类，从属于另一等级的东西，即宇宙；宇宙又从属于上帝。

这样，人、人类、宇宙、上帝，便是四种等级的真实的东

西，一级从属于另一级，这就是人类科学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

我存在。我思索。我说话。

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很快就会发明出一种宗教来。

政治不能像哲学那样致力于探索宇宙的结构，对于政治来说，宇宙是既成事实，它相信宇宙存在，它是人民的行动，犹如宗教是人民的灵魂。

叛国罪是最大的罪行。造反永远不应该得到赦免。

精神秩序应当遵守的法则，与物质世界的法则相同，但要保持相应的比例。

没有绝对的权力，犹如没有绝对的平等。

人类本性是相似的，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在政治上则既不平等也不相似。

一个人从宗教上说是我的邻居或兄弟。从本性上说是我的同类，但是否与我平等则大有商榷的余地。

如果象棋的所有棋子都是平等的，你还能下棋吗？

如果有个家族或者有个人地位高到了无法加以惩治的地步，国王就应当像亨利三世那样越出法律行事^①；既然臣民不

① 指法王亨利三世派人谋杀吉斯公爵一事。吉斯公爵(1519—1563)，天主教联盟之首领，当时权倾朝野，包揽了全部朝政。

再受法律约束，那么国王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谋杀德·吉斯公爵之举即使不合法律，也是正确的；谋杀孔西尼^①的做法也是正确的。

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禁止放债，全社会都将从中获得好处。

加代^②说：在深渊底处我们只发现一座迷宫，在迷宫里走着发现了……

关于宗教。——一种物质、不可摧毁然而无法休息的存在，是它对人们说：“过去吧！”还是有个高于它的造物对它说：“向更好的状态发展”？

证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在证明了家庭是唯一可能的单位之后，研究家庭的法则。保留地产。

由家庭构成的国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有巨大的保障。富有的家庭不领薪水为国效劳（公平合理）。政府不再有不公平的事可干，也不再有不公道的事可供选择。

一切手段都可以简化。

如今，想发财致富的人也想参与国家的事务。

如今不再是家庭间的竞争而是个人之间的竞争，不再有富有强大的家庭而只有想建立家庭的个人，社会问题被颠倒过来了。

① 孔西尼，即安克尔元帅(1575—1617)，原系意大利冒险家，后成为摄政玛丽·德·梅迪契的宠臣。

② 加代(1753—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首领。

看见、感受、思考、产生思想、记忆、归纳、推理、抽象、构想、专业化。

科学与力量。

动机与行动。

本能、情感、打算。

有一种高于君王和人民的法律的绝对权力，那就是必要的物质利益的权力。

调和自由意志与理性。

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有考虑的余地，那时候自由意志又将如何？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有没有命定的必然性呢？是听天由命还是仔细思量？

教会发明了所谓“圣宠”，然而“圣宠”抹杀了人自身的任何业绩，这是取代上帝。不过从社会角度来说，这种理论更好一些，因为它使人产生恪行善事、呼唤上帝来自自己心中的愿望。

如果我们既不受必然性支配，又不受自由意志支配，那受什么支配呢？支配我们行为的法则是什么？是一种称之为理性的法则，亦即我们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法则。

人看见、感受、思考，于是产生一种东西名曰思想。

这产生于他的思想已经强于他了，部分已经强于整体：思想比人的生命更长、能够征服别人，等等……

他服从于他自己的创造物。属性支配主人。产生思想的机体已经与思想迥然有别，产生思想的机制也完全有别于它的产物，犹如蒸汽机有别于它所产生的运动。

决定行为的原因是在我们身外还是在我们身上？答案不是

宿命论就是自由论。提出这个两难推理的哲学家们忘了，应当既是前者又是后者。

在这场论战不再纠缠于有关个体的一系列问题时，法国显然又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的舞台。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附带地说，

如果人民是主人，人民是否应当统治，如果应当，他又能否统治？

首先应当弄清：什么是人民？

儿童和妇女在语法上讲是人民的一部分，而在政治上讲则不应该算作人民的一部分。

这么一来，三分之二的人民就已取消了。

现行法律为男子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成人年龄。

法国法律不允许二十五岁以下的人担任公证人或某些其他职务，当然在行使政治权利上也会提出相同的限制。

当家做主的人民应当在每个重要政治行动上受到咨询。

可是这么一来，等到做出决定，这一行动已经不再可行了。

由于无法召开万人大会，这一行动也可能被不理解这一行动的地区否决。

还有一些行动可能会以票对票被否决。

人们发明了选举。

研究并证明：选举使人达到荒谬的地步。

对最高决策的情况和有关自由意志的种种说法作一报告，并且证明：决策应当来自对所有方面关系的透彻了解，而人民却没有这种了解。

这种关系法则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是事物永恒的结果，这个法则的内容构成一国的最高权力，它高于人民，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并不是当家做主者。

应当加以考虑的不是票数，而是理由。这样，内阁的280张票可能只代表280条理由。

而反对派的100票却可能代表了1000条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理由在少数派这边。

目前法国政治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自由是社会目的，其实自由只是一种手段。

占有能使人看到事物的真正属性，而占有欲却常常是骗人的；所以反对派的人掌权以后总是改变原来的想法，有些蠢人把这种改变称做叛变。

思想和身体一样，也有它的排泄物，某些文人这时却把排泄物当成了真谛。

哲学或者政治把人召集起来总是会造成巨大的苦难，而宗教每星期日聚集起人来却是为了造福于人。

推举代表并非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给代表以代理权；所以从来没有一届内阁是代表人民的。

人民进入政府，等于是动力想当机器。

法国大革命是以血流成河为代价来进行的一场各种偏见之

间的相互交流。

如果人不吃饭也能活，才可能有自由意志。他只有吃这或吃那的自由，但他必须吃饭。吃饭是如此，思想也是如此。那么，这种置于一个首要的、根本的、必须的、命定的条件制约下的自由意志，还算什么自由意志？

权力是手段，众人的幸福是结果。到人民有了权力，他却只要结果不要手段，有些思想家如今却对他说：他做得对。这真是所谓倒行逆施。

王权不止是一种原则。它是一种必要，人民需要君王甚于君王需要人民。

如果一个法案被一个议院否决，而另一个议院以及国王都同意这个法案时，这个法案便应当生效，否则“多数”这个词就毫无意义了。只有这样代议制政府才能行得通，然而“多数”这种特权却正是在这里、在它应当得到贯彻的地方中止了。

所有政党、所有体制都可能有自己的三日^①，然而只有顺应国家需要的政治团体才能长久。

能够跻身高位的有两种东西，不是老鹰就是爬行动物。

高利贷法不是在法律上正确的法案，而是在政治上正确的法案；不利于小麦而有利于草地、树林的限制种植某些农作物的法案也是如此。

^① 意即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三日”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三天。

银子和金子是商品，但是，一旦银子和金子上升为符号，它们就进入了法律的范畴。

试图进行操之过急的改革，便是以长时期无法治愈的灾难来取代可以忍受而且已忍受了多年的困苦，以绝望来取代腐败。任何改革都应当缓慢地、有所仿效地进行。

在大自然里没有孤立的东西，一切都相互联系，由于所有精神事实之间也和物质事实之间一样存在着相互联系，因而关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问题就有了明显的证明。

(解释精神事实——物质事实)

辨别所感觉到的东西是一回事，感觉是另一回事。

君主是国家利益的经常性的化身。

假定公民是年满二十五岁的人，那么法国会有八百万公民，选举将是普遍的，当家做主的将是这一群人。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你不能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倘若把他们分成八十六份^①召集起来，每份约为八万多人，分裂的最高权力不复成其为最高权力，每个部分的选民都将陷于地方主义之中。

我们再来看看至少分布于一个省份的地面上的所有二十五岁以上公民集会时势必发生的情况吧！无产者、农民和穷人将占七比一的数量，与财产最无缘的人会成为与财富最休戚相关的人的主宰。那样的话如果要选举代表，选出来的无疑将是什

^① 法国当时分为八十六个省。

么也不代表的代表。

选举只有在人人平等或是人人同等开明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实现。

无神论与民主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相关性。民主不希望社会有统一的权力，犹如无神论不希望世上有个上帝；民主把权力归于公民，犹如无神论将上帝归于物质的某种效应或物质本身。

如今的内阁权力不是绝对权力，还有什么算是绝对权力？的确，没有比执行一个由大家通过，或者据认为是大家通过的法案更为可怕的事情了。

建立于真正的原则之上的社会尽管被革命推翻，也仍然会重新复活；而那些建立在违背自然秩序的基础上的社会却只要一次革命就能永远推翻。

假如你说既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自由，你就陷入前生注定论和宿命论了。

是的，如果你是无神论者的话。

不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因为教育是抗衡天生倾向的力量。

来自人民的权力摇摇欲坠，而来自上帝的权力则坚如磐石。权力可以是有争议的或者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是历史科学。

何友齐 译

〔附 录〕

巴尔扎克生平、创作年表

1746

7月22日 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萨出生于法国南方塔尔纳省努盖里耶农庄。其父贝尔纳·巴尔萨(1716—1778)是农民,共有十一个孩子,贝尔纳-弗朗索瓦是长子,他自学成材,1776年进入国王路易十六的枢密院任秘书,这时他悄悄将农民的姓氏巴尔萨改成具有市民气息的巴尔扎克。

1777

3月29日(一说5月23日) 巴尔扎克的挚友洛尔·德·贝尔尼夫人诞生。她对巴尔扎克的一生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

1778

10月22日 巴尔扎克的母亲(原名安娜-夏洛特·洛尔·萨朗比耶)出生于巴黎一个资产者家庭。

1789

7月14日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1797

1月30日 巴尔扎克的父母在巴黎结婚,其时贝尔纳-弗朗索瓦五十岁,安娜-夏洛特·洛尔芳龄十八,并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1798

5月20日 洛尔·巴尔扎克生下了第一个男孩,由自己喂养,不幸只

活了三十三天。

1799

5月20日 上午十一时，奥诺雷·巴尔扎克诞生于图尔市意大利军街25号(这座旧居毁于1940年的战火，时为国民街39号)。接受前一个孩子的教训，父母在奥诺雷降生后几个月，即将他送到离图尔不远的圣西尔村，寄养在奶娘家。

11月9日 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

1800

9月29日 巴尔扎克的大妹洛尔出生，不久也被送到圣西尔村由奶娘抚养。巴尔扎克与她感情甚笃，终生密切来往。

1801

1月6日 韩斯卡夫人(闺名夏娃·热乌斯卡)出生于乌克兰。她后来成为巴尔扎克的妻子。

1802

4月18日 巴尔扎克的二妹洛朗丝诞生。在她5月13日受洗的证书上，贝尔纳-弗朗索瓦在自己的姓氏前赫然加上了标志贵族身分的“德”字。

是年2月 维克托·雨果降生。

1803

巴尔扎克兄妹离开圣西尔村回到父母身边，受家庭教师德拉埃小姐管教。母亲曾带他去巴黎探望外祖父母，这次短期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5月22日 外祖父去世。外祖母来到图尔与巴尔扎克一家共同生活。

10月13日 其父贝尔纳-弗朗索瓦被任命为图尔市救济院院长(直至1814年2月11日)。

12月23日 贝尔纳-弗朗索瓦又被任命为图尔市市长助理，负责公益事业(直至1808年5月8日)。

1804

4月 年仅五岁的巴尔扎克被送进图尔市的勒居埃小学读书(直至1807年)。

6月 拿破仑称帝。

是年 乔治·桑、欧仁·苏、圣勃夫降生。

1807

6月22日 巴尔扎克被送到旺多姆学校寄宿(直至1813年)。作家在小说《路易·朗贝尔》中曾记述了这段生活。

12月21日 巴尔扎克的弟弟亨利-弗朗索瓦出世。传说此子是巴尔扎克的母亲与萨榭城堡的主人冉·德·马尔戈讷(1780—1858)的私生子(巴尔扎克在1848年6月19日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提到“德·马尔戈讷先生是亨利的父亲”)。萨榭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位于图尔市西南卢瓦尔河流域著名的城堡风景区,十九世纪初成为巴尔扎克母亲的朋友马尔戈讷的产业。巴尔扎克一生曾多次到此休息和写作。如他自己所说:“萨榭是我在思维的疆场上取得进展的见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达狄埃先生在此建立巴尔扎克博物馆。

同年 贝尔纳-弗朗索瓦发表他的第一本小册子《论防止偷盗和凶杀的手段》。

1808

4月 贝尔纳-弗朗索瓦发表第二本小册子《论受骗遭弃的少女造成的风化问题》。

4月30日 巴尔扎克在旺多姆中学获得拉丁文课嘉奖,奖品为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

5月1日 巴尔扎克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是保存至今的作家的第一封信。

1809

5月 贝尔纳-弗朗索瓦发表第三本小册子《关于应由法国人完成的两项伟大义务的备忘录》。

学校给巴尔扎克的评语是：品行：优；性格：迟钝；心情：非常快乐。

三三 1810

1810

贝尔纳-弗朗索瓦发表第四本小册子《狂犬病的历史及预防的方法》。

学校给巴尔扎克的评语是：品行：优；性格：温顺；心情：快乐。

是年 缪塞降生。

1811

学校给巴尔扎克的评语是：品行：优；性格：天真；心情：快乐。巴尔扎克在同学中获得“诗人”的绰号，缘于他喜欢阅读和写诗。

戈蒂耶降生。

1812

巴尔扎克第二次获拉丁文翻译奖。

传说巴尔扎克在学校写过《意志论》一文，但无确凿材料证实。

1813

巴尔扎克终日如饥似渴地读书，阅读过度和用脑过度使之陷于呆滞、失神状态。

4月22日 巴尔扎克离开旺多姆学校回家治疗休养，为时一年，其间曾入冈赛学校走读数月。

1814

3月 反法联军进入巴黎。

4月20日 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

5月3日 路易十八回到巴黎。波旁王朝复辟。

7月 巴尔扎克入图尔中学走读。

9月 巴尔扎克在图尔中学获百合花奖章。

11月1日 贝尔纳-弗朗索瓦被任命为驻巴黎第一兵团军需官，举家迁往巴黎。此前，他发表了第五本小册子：《为了永远纪念亨利四世，法国人希望为他建造一座骑马塑像》。

巴尔扎克进勒彼特学校读书。

1815

3月20日 拿破仑发动“百日政变”。

6月22日 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9月 巴尔扎克回冈赛学校就读，并在查里曼中学听课。

1816

11月 巴尔扎克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同时在吉约奈-梅尔维尔的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

1817

巴尔扎克除学习法律，还经常去巴黎大学文学院及自然博物馆听课，他兴趣广泛，对哲学、文学及自然科学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同时开始记“哲学和宗教笔记”。

1818

4月 巴尔扎克进帕赛的公证人事务所见习，其父母希望他将来接替帕赛当公证人。

巴尔扎克为计划中的论文《论灵魂的不朽》准备笔记。

卡尔·马克思诞生。

1819

1月4日 巴尔扎克通过法学院毕业会考。

4月1日 贝尔纳-弗朗索瓦退休。数月后，全家迁往距离巴黎二十多公里的维勒帕里西斯镇。

8月4日 巴尔扎克拒绝去公证人事务所当书记员，并央得父母同意给他两年时间尝试文学才能。于是巴尔扎克只身搬入巴黎莱迪吉耶尔街9号的一间阁楼。

巴尔扎克经常去附近的阿尔塞纳图书馆博览群书，并写关于笛卡儿的《哲学原理》及马勒伯朗士的《真理的探索》的阅读笔记。

巴尔扎克计划写小说《怪诞故事或斯台拉》、悲剧《苏拉》、喜歌剧《海

盗》等。最后决定创作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

9月6日 巴尔扎克在给洛尔的信中写道：“请想想，如果我能使‘巴尔扎克’这个姓氏熠熠生辉，该有多么幸福！战胜默默无闻，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11月 巴尔扎克给妹妹洛尔寄去《克伦威尔》的剧本提纲。

1820

5月 巴尔扎克在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完成《克伦威尔》并在家中宣读，没有获得成功。一位学院院士读了他的剧本后说：“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但巴尔扎克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坚决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为了争取经济独立，他开始尝试写作流行小说。

同月 大妹洛尔与工程师絮尔维尔结婚。

8月 模仿当时流行的“志怪体”小说，构思《法蒂尔娜》，草拟书信体小说《斯坦尼或哲学的谬误》开头部分。

9月 结识小有名气的流行小说作家勒普瓦特万-莱格维尔(1793—1854)，与之合作写作长篇小说《两个赫克托，或两个布列塔尼人的家庭》；1821年1月以笔名维耶格莱发表。

12月 巴尔扎克回到维勒帕里西斯镇与家人同住。

1821

年初 与勒普瓦特万合作，写作长篇小说《查理·布安特，或私生的堂兄》，11月以笔名维耶格莱发表。

6月 巴尔扎克与贝尔尼夫人(1777—1836)相识，成为终生密友。是年，巴尔扎克二十三岁，贝尔尼夫人已四十五岁。

夏季 与勒普瓦特万合作，写作长篇小说《比拉格的女继承人》和《冉·路易，或拾来的女孩》。

8月 二妹洛朗丝与德·蒙泽格勒结婚。

1822

1月 《比拉格的女继承人》出版。巴尔扎克接着与出版商签订了《克洛蒂尔德·德·吕西尼昂》的出版合同。

2月 写作长篇小说《阿尔丹纳的神甫》，《瓦纳·克洛尔》和《百岁老

人》，同时写作通俗剧本《黑人》、《科西嘉人》和《流浪汉》。

3月 长篇小说《冉·路易》发表，署名“维耶格莱和雷奥诺爵士”。

7月 《克洛蒂尔德·德·吕西尼昂》（《犹太美人》）发表，署名“雷奥诺爵士”。这是巴尔扎克独立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11月 巴尔扎克随全家迁回巴黎，以“贺拉斯·德·圣多班”的笔名发表长篇小说《百岁老人》和《阿尔丹纳的神甫》。

开始给《商报》、《舵手》、《海盗》、《瘸腿魔鬼》等小报撰稿。

1823

1月 巴尔扎克的三幕通俗剧《黑人》遭到快活剧院拒绝。

5月31日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仙女，或新神灯》出版。

7月—9月 在都兰小住，起草长诗《馥多拉》，与正统主义者托马西（1795—1874）建立了友谊，在托马西影响下写作《论祈祷》，并构思悲剧《阿尔赛斯特》。

1824

2月 出版小册子《论长子继承权》，未署名。

4月 与人合作出版小册子《耶稣会会士不偏不倚的历史》，未署名。

5月 长篇小说《阿奈特与罪人》出版，署名贺拉斯·圣多班。同时草拟随笔《夫妇规范》的计划，后来成为《婚姻生理学》一书的基础。

6月 巴尔扎克全家再次迁往维勒帕里西斯镇。

8月 巴尔扎克只身迁居巴黎图尔农街2号。

同年 路易十八逝世。

1825

年初 在凡尔赛结识帝国时期的名媛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1784—1838）。不久，双双坠入情网。是年公爵夫人四十一岁。巴尔扎克帮她撰写回忆录。

3月19日 匿名出版《老实人指南，或避免上当的艺术》。

4月—5月 与出版商于尔班·卡奈尔（1789—1867）合作，出版插图本《莫里哀全集》和《拉封丹全集》。雕刻家阿希勒·德韦里亚为这两本全集作插图，并成为巴尔扎克的挚友。

8月11日 二妹洛朗丝病逝。

9月 匿名发表长篇小说《瓦纳·克洛尔》。巴尔扎克的友人、批评家拉图什先后为该书写过两篇评论。

12月31日 《莫里哀全集》第四卷出版，上载有巴尔扎克撰写、但未署名的《莫里哀生平》一文。

是年 巴尔扎克动手写作《婚姻生理学》。

查理十世继位。

1826

3月 巴尔扎克靠借债与巴尔比耶合伙盘下一家印刷所。为《拉封丹全集》撰写序言。以“闲逛者”的笔名在自己的印刷所出版《巴黎招牌评论及轶事辞典》。

4月 开始为新出版的《费加罗报》撰稿。

6月 在贝尔尼夫人的帮助下，巴尔扎克获得印刷业许可证，在沼泽-圣日耳曼街17号办厂。首先列入计划的，是印行《婚姻生理学，或某公关于夫妻幸福的沉思》。

7月29日 登记出版《拉封丹全集》最后的七、八两卷。巴尔扎克撰写署名文章《拉封丹生平概述》。

8月 巴尔扎克一家离开维勒帕里西斯镇，迁居凡尔赛莫尔巴街2号。

1827

7月 巴尔扎克印行维尼的长篇小说《散-马尔斯》。在贝尔尼夫人资助下，巴尔扎克与洛朗、巴尔比耶合作开办印刷公司，包括印刷厂和一家铸字厂。

是年 协助出版商卡奈尔编纂《浪漫主义年鉴》。

巴尔扎克开始与维克托·雨果、加斯巴尔·德·彭斯、阿道尔夫·德·圣瓦尔里、儒勒·德·雷塞吉埃等组成的文学团体发生联系。

1828

1月 由卡奈尔出版、巴尔扎克印刷的《浪漫主义年鉴》出版，其中收有巴尔扎克的两首诗：《少女颂》和《题在纪念册上的诗》。

2月 巴尔比耶退出印刷公司。另建洛朗、巴尔扎克、贝尔尼夫人公司。

3月 为躲债巴尔扎克暂住友人拉图什家。

4月 铸字厂倒闭。巴尔扎克以妹夫絮尔维尔之名住进卡西尼街1号。

8月 印刷厂倒闭。巴尔扎克负债六万法郎。巴尔扎克重新开始写作，先后构思历史小说《王后的女儿》、《爆破队长》、《服饰商之王》和《最后一个舒昂党人》等。

9月—10月 巴尔扎克为写《最后一个舒昂党人》到富热尔地区搜集历史素材，住在德·波姆勒将军家。

11月 在凡尔赛絮尔维尔家中写作《最后一个舒昂党人》。

1829

巴尔扎克走上文学道路决定性的一年。

4月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舒昂党人，或一八〇〇年的布列塔尼》出版，首次署名“奥诺雷·巴尔扎克”。这是作家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将收入《人间喜剧》的第一部作品。

6月19日 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在巴黎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7月10日 雨果在家中举行剧本《黎塞留时代的一场决斗(玛丽蓉·德洛尔姆)》朗诵会，巴尔扎克应邀出席，出席者还有梅里美、大仲马、维尼、缪塞、圣勃夫、贝朗瑞、巴尔比耶、德拉克洛瓦等文艺界知名人士。

7月 巴尔扎克到布洛尼埃尔的贝尔尼夫人府小住，并写作短篇小说《家庭的和睦》。

10月 在马弗利埃与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在一起，并写作中篇小说《光荣与不幸》(后改名《猫打球商店》)。

12月 《婚姻生理学》出版，署名“一个年轻的单身汉”。

1830

1月26日 巴尔扎克和吉拉尔丹、瓦莱涅共同创办《政治报专刊》(此刊物维持了约五个月，巴尔扎克为之撰写了五十篇新书评介)。

1月28日 《时尚》杂志发表小说《刽子手》。

2月25日 雨果的剧作《艾那尼》在法兰西剧院首演。巴尔扎克亦参加捧场，但事后撰写了批评文章，对雨果的创作方法表示异议。

2月25日—3月11日—4月22日 《侧影》周刊发表文论《论艺术家》。

3月6日 《时尚》杂志发表《巴黎风俗·高利贷者》(《高布赛克》之雏形)。

3月20日 《时尚》杂志发表《巴黎风俗·妇女研究》，署名：《婚姻生理学》的作者。

4月1日 《侧影》周刊发表短篇小说《画室》(《家族复仇》片断)。

4月3日 《时尚》杂志发表杂文《拜访：在年轻小姐寄宿学校》。

4月5日 《猎鹰报》发表小说《发迹的绣花女》(即《双重家庭》片断)。

4月15日 《侧影》周刊发表新书介绍《永生之旅》。

4月17日 《时尚》杂志发表杂文《拜访：一位画家的画室》。

4月22日 《侧影》周刊发表特写《杂货商》(4月25日，又以《杂货商生理学》为题发表在《猎鹰报》上)。

4月 玛门-德·洛奈-瓦莱书屋出版《私人生活场景两卷集》，收《猫打球商店》、《苏镇舞会》、《约会》、《刽子手》、《双重家庭》、《家庭的和睦》等。

5月3日 《猎鹰报》发表特写《雅各布画像》。

5月8日 《侧影》周刊发表随笔《江湖郎中》。

《时尚》杂志发表《两个梦》(《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第三部分)和杂文《游手好闲者与干活的人》。

5月13日 《侧影》周刊发表特写《图唐狄厄太太》。

5月15日—6月5日 《时尚》杂志发表小说《永别》。

5月20日 《侧影》周刊发表杂文《水族习性》。

5月22日 《时尚》杂志发表杂文《时髦用语》。

5月29日 《时尚》杂志发表杂文《论文学的时尚》和《午餐的新理论》。

5月—6月 巴尔扎克与贝尔尼夫人泛舟卢瓦尔河，在都兰地区的石榴园别墅小住，然后观光了《贝阿特丽克丝》中描写的盖朗德。

6月3日—8日—7月15日 《侧影》周刊发表杂文《服饰生理学》。

6月12日 《时尚》杂志发表随笔《布洛涅森林和卢森堡公园》。

6月17日 《侧影》周刊发表杂文《关于植物园居民的道德哲学研究》。

6月26日 《时尚》杂志发表杂文《论城堡生活》。

7月27日—29日 巴黎爆发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建立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1830—1848)，史称“光荣的三日”。其时，巴尔扎克滞留于石榴园。

8月15日—10月17日 《侧影》周刊发表杂文《美食生理学》。

9月10日左右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

9月30日—1831年3月31日 在《猎鹰报》陆续发表时事政治述评《巴黎信札》(共十九封,每十天一封)。

10月2日 《时尚》杂志发表特写《加瓦尔尼》。

10月2日—23日—11月6日 在《时尚》杂志发表社会生活研究《风雅生活论》。

10月24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长寿药水》。

11月—1832年9月 为新创刊的《漫画》周刊撰写了一百多篇短文,使用的是亨利·B……、阿莱克斯伯爵、亚历山大·德·B……、阿尔弗雷德·库德赫、欧仁·莫里索等笔名。

11月13日 《时尚》杂志发表《魔宫喜剧》。

11月20日 《时尚》杂志发表《文学沙龙和捧场用语》。

11月21日—28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萨拉金》。

12月 《两世界杂志》发表《夜宵》(即《时尚》发表的《两个梦》)。

12月12日 《时尚》杂志发表杂文《什么不时髦》。

12月26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沙漠里的爱情》。

1831

1月 《两世界杂志》发表中篇小说《被诅咒的孩子》第一部分。

1月23日—30日 《巴黎杂志》发表《两次相遇》(后成为中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的第五章)。

2月27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新兵》。

3月9日 巴尔扎克出席在歌剧院举行的帕格尼尼首场音乐会。

3月27日 《巴黎杂志》发表《上帝的旨意》(后成为《三十岁的女人》的第四章)。

3月—5月 巴尔扎克有意作为候选人参加大选。

5月1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逐客还乡》。

5月 《两世界杂志》发表《放浪形骸》(《驴皮记》片断,7月14日又在《阅览室》上发表)。

5月29日 《巴黎杂志》发表《一个诗人的自杀》(《驴皮记》片断,6月4日又在《阅览室》上发表)。

6月19日 《巴黎杂志》发表《美人茵佩莉娅》(《都兰趣话》之一)。

7月31日—8月7日 《艺术家》发表短篇小说《玄妙的杰作》(9月24日又在《阅览室》上发表)。

8月1日 两卷本长篇小说《驴皮记》出版,前有作者的序言,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巴尔扎克的创作思想。小说获得极大成功,9月底以《哲理小说和故事》再版。再版时改为三卷本,前有批评家菲拉莱特·夏斯勒所写的“导言”,并收入十二个短篇:《萨拉金》、《魔宫喜剧》、《刽子手》、《被诅咒的孩子》(第一部分)、《长寿药水》、《逐客还乡》、《玄妙的杰作》、《新兵》、《妇女研究》、《两个梦》、《耶稣降临弗朗德勒》和《教堂》。

8月6日 夏斯勒在《两院信使》报上撰文评介《驴皮记》(即为《哲理小说和故事》所写之“导言”,8月10日又发表在《猎鹰报》上)。

8月11日 《漫画》周刊发表杂文《一年两遇》,抨击路易-菲力浦政权在七月革命前后对人民态度的变化。

8月10日—27日 《巴黎杂志》发表《红房子旅馆》。

8月—9月 巴尔扎克结识女作家乔治·桑。

9月15日—10月1日 《两世界杂志》发表《约会》(《三十岁的女人》的第一章)。

10月 巴尔扎克收到卡斯特里侯爵夫人用化名写来的第一封来信。巴尔扎克写了四页纸的回信。

11月21日 12月3日 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巴尔扎克在后来的中篇小说《纽沁根银行》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12月18日—25日 《巴黎杂志》发表中篇小说《柯内留斯老板》。发表时未经作者同意作了删节,巴尔扎克十分不满。

1832

1月—5月 巴尔扎克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经常出入交际花奥琳珀·佩利西埃(后成为作曲家罗西尼的妻子)、出版商莎菲·盖依和吉拉尔丹的沙龙。开始信奉正统主义。

1月底 与友人夏斯勒和拉布合作出版《棕色故事集》——署名“一个倒置的头”,共收十个短篇,夏斯勒和拉布各四篇,巴尔扎克创作了首尾两篇:《从十一时到子夜的谈话》(即《法国式谈话的样品》)和《西班牙伟人》。

2月15日 《两世界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信使》。

2月19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菲尔米亚尼夫人》。

2月19日—3月11日 《艺术家》发表中篇小说《和解》(又译《交易》),10月,又以《夏倍伯爵》为题发表在《大杂烩》第一卷上,最后定名为《夏倍上校》。

2月28日 巴尔扎克给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复信,表示接受邀请,将登门造访。

2月28日 俄国贵族韩斯卡夫人署名“外国女子”从敖德萨给巴尔扎克寄来第一封信,这封信对作家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韩斯卡夫人最后成为巴尔扎克夫人。

3月31日 《革新者》报发表《评拆除德·贝里公爵纪念堂的计划》,该文标志巴尔扎克向保王党靠拢。

4月2日 为回复2月28日“外国女子”的来信,巴尔扎克在《法兰西新闻》上刊登了一则启事:“2月28日给德·巴先生的来函收悉;他为无法回复而深感遗憾;如果说他的愿望未能在此公诸于世,他希望这一沉默将得到理解。”韩斯卡夫人显然没能读到这则启事。5月,巴尔扎克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

4月 《都兰趣话》第一组(十篇)出版(原题《趣话百篇》,计划写十组故事,每组十篇)。

4月15日 《两世界杂志》发表批评文章,尖锐批评《都兰趣话》。

4月29日 《巴黎杂志》发表《三十岁的女人》(实为后来发表的中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的第三章《时年三十岁》)。

5月 玛门-德·洛奈-瓦莱书屋再版《私人生活场景》时,《图尔的本堂神甫》以《独身者》为题,在该集中首次面世。

5月10日左右 巴尔扎克的文章《拒绝》在保王党的纪念文集《蓝宝石》中发表。

5月19日 保王党的《革新者》报发表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人的一生》。

5月24日 《每日新闻》公布巴尔扎克为希农地区议员候选人,但巴尔扎克因病未能参加竞选,遂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5月26日—6月2日 《革新者》发表《论保王党的处境》

5月底 巴尔扎克的马车翻车,巴尔扎克头部受伤。

6月 巴尔扎克离巴黎去萨榭写作《路易·朗贝尔》。

6月5日—6日 巴黎发生共和主义者反对七月王朝的起义。

8月 巴尔扎克应卡斯特里夫人的邀请奔赴艾克斯温泉，不幸在途中从马车顶座摔下，大腿受伤。

9月9日—16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被遗弃的女人》

9月—10月 巴尔扎克与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同游沙尔特勒大修道院，从中获得写《乡村医生》的灵感。随后又同游日内瓦，巴尔扎克未能得到卡斯特里夫人的爱情，悻悻而归。

10月下旬 一卷本《新哲理小说》问世，其中收有《柯内留斯老板》、《菲尔米亚尼夫人》、《红房子旅馆》、《路易·朗贝尔》。

10月21日 《巴黎杂志》发表《就〈论人的轮回和复活〉一文致夏尔·诺迪耶的信》。

10月28日 《巴黎杂志》发表短篇小说《石榴园》。

11月23日 《巴黎杂志》发表《从巴黎到爪哇的旅行》。

12月23日 《巴黎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玛拉娜母女》第一部分。

1833

1月13日 《巴黎杂志》以《迪阿尔夫人的故事》为题发表《玛拉娜母女》的第二部分。

1月31日 《路易·朗贝尔的思想历程》(即《路易·朗贝尔》)的单行本出版。

3月10日—17日—31日 《巴黎杂志》发表《十三人故事序》和《行会头子费拉居斯》(即《十三人故事》中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前三章。

4月中 《巴黎杂志》发表《费拉居斯》的第四章和结论。

4月中—5月 巴尔扎克疲劳过度，去昂古莱姆卡罗夫妇家休息。

5月 《青年法兰西回声》报发表《切莫触摸刀斧》(后易名《德·朗热公爵夫人》)的第二章。

6月13日 《小玩意儿》发表《都兰趣话》第二组十故事中的第八个故事：《默东的快乐神甫的布道词》。

6月19日 《欧洲文坛》发表《一个老兵在草棚里讲的皇帝的故事》(《乡村医生》片断)。

7月初 出版商玛门状告巴尔扎克拖延交稿日期，法院判决巴尔扎克应赔偿三千法郎。

7月20日 《都兰趣话》第二组十故事出版。

8月15日—18日—25日—9月5日 《欧洲文坛》发表社会生活研究《步态论》。

9月7日 《乡村医生》单行本出版。

9月8日 《欧洲文坛》发表《坚贞的情侣》(《都兰趣话》第三组十故事的第一个故事)。

9月19日 《欧洲文坛》发表《欧也妮·葛朗台》开头部分。

9月25日—10月1日 经过精心安排,巴尔扎克与“外国女子”韩斯卡夫人终于得以在瑞士风光秀丽的纳沙泰尔会面,这次会面使作家更深地坠入了爱河,从此两人频繁通信,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大量书简,成为研究作家思想和创作弥足珍贵的材料。

9月26日 《世界漫谈》发表《佚名作者写于帝国时代的一部小说的片断》(后插入《外省的诗神》)。

10月13日 巴尔扎克与书商夏尔-贝歇夫人就《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事宜签约。按计划,这套书共十二卷,将分为三个系列:《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这是作家“系列化”思想付诸实践的开端。

12月12日 《外省生活场景》之第一、二卷出版,其中首次出版的作品有《欧也妮·葛朗台》和《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

12月24日 巴尔扎克到达日内瓦与韩斯卡夫人再次相会,并将《欧也妮·葛朗台》的手稿赠送韩斯卡夫人。

是年 巴尔扎克结识诗人拉马丁,日后(1837)他把长篇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题献给诗人。

1834

1月 巴尔扎克赴日内瓦与韩斯卡夫人约会,定情之日(26日)被他们称为“难忘的日子”。

2月11日 巴尔扎克从日内瓦回到巴黎。

2月23日 经韩斯卡夫人的表姐波托卡夫人引荐,巴尔扎克第一次拜访奥地利使馆。此后,他成为大使夫人——阿波尼伯爵夫人的座上客。

3月10日 《世界漫谈》发表《一个好主意在官场的遭遇》。

3月23日 巴尔扎克与维蒙签订《舒昂党人》第二版的出版合同。

4月初 巴尔扎克积劳成疾,到弗拉佩斯勒卡罗夫人家小憩。

4月9日—14日 里昂纺织工人第二次起义。

4月13日—14日 巴黎发生共和主义者起义。

4月19日 《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十、十一卷(即《巴黎生活场景》之第三、四卷)出版,收除《金眼女郎》结尾部分外的《十三人故事》。

4月20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出席音乐学院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演奏会。

4月26日 巴尔扎克在慈善家阿佩尔特家里与维多克(伏脱冷之原型)及刽子手桑松父子共进晚餐。

5月31日 《舒昂党人或一八〇〇年的布列塔尼》再版。

6月1日 《巴黎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塞拉菲塔》第一至第三部分。

6月4日 据传巴尔扎克与一市民女子玛丽亚的私生女玛丽·德·弗列斯涅出生。

6月7日 《婚姻生理学》再版。

6月 巴尔扎克之弟亨利·德·巴尔扎克从莫里斯岛归来。

7月16日 巴尔扎克中断与出版商戈斯兰的关系,改与威尔代签约出版《哲理研究》。

7月19日 《巴黎杂志》发表《塞拉菲塔》第四章。

7月26日 《乡村医生》再版。

8月11日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您知道,敢于自称是正统派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党太卑鄙了。法国的三大党都陷入了泥潭。噢,我可怜的祖国!”

8月22日(?) 巴尔扎克在歌剧院遇到从威尼斯归来的乔治·桑。

8月26日 巴尔扎克建议其友、小说家和戏剧家桑多以他提供的素材合作创作剧本。

9月20日 《法兰西书目》刊载启事,称巴尔扎克之《私人生活场景》第三、四卷出版,第三卷为初版的长篇小说《绝对之探求》(后改收入《哲理研究》);又称《十九世纪巴黎新貌》第四卷收《巴黎的年轻人》(后糅入《金眼女郎》)问世。

9月25日—10月18日 巴尔扎克疲惫不堪,去萨榭休息,开始写作《高老头》。

10月18日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称他决定将全部作品总汇定名为《社会研究》。

10月26日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阐述了《社会研究》的结构方案：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部分，并指出它们将分别表现“效果”、“原因”和“原则”。未来《人间喜剧》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思想业已形成。

10月30日 巴尔扎克与出版商签订关于再版《婚姻生理学》和重印《夏倍伯爵》的合同。

11月1日 巴尔扎克设宴招待共同在歌剧院订座听音乐的朋友们，其中有作家乔治·桑、诺迪耶和作曲家罗西尼等人。

11月2日 《巴黎杂志》发表巴尔扎克《给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一封信》，提出了作家、艺术家的版权问题。

11月15日 《两世界杂志》发表批评家圣勃夫的长文《德·巴尔扎克先生——〈绝对之探求〉》。

12月 五卷本《哲理研究》出版，前有费利克斯·达文的《导言》，小说收入《驴皮记》和五个短篇，其中第一次发表的是《海滨惨剧》。

12月14日—28日 《巴黎杂志》发表《高老头》的前两部分。这是巴尔扎克首次使用人物再现法，即令过去作品中的人物重新出现在《高老头》中。

1835

1月6日 出版商威尔代和维蒙以三千五百法郎买下《高老头》印行一千二百册的版权。

1月18日—2月1日 《巴黎杂志》发表《高老头》第三、四部分。

1月26日 巴尔扎克完成《高老头》的写作。

1月底—2月初 巴尔扎克赴布洛尼埃尔探望贝尔尼夫人。

2月9日 巴尔扎克出席奥地利使馆的舞会。结识意大利望族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妇。

3月2日 《高老头》单行本出版。

3月8日 《巴黎杂志》发表《〈高老头〉序》。

3月9日 威尔代与巴尔扎克签订新版《高老头》的合同。

3月初 巴尔扎克为躲债避往夏约郊区，以寡妇杜朗的名义在战斗街13号租下了一套房。在这个“秘密”巢穴中布置了一间和《金眼女郎》中桑·雷阿尔公馆那间客厅一样的客厅。

3月11日 从意大利旅行归来的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拜访巴尔

扎克。

4月6日 在“多艺剧院”和“滑稽歌舞剧院”同时分别上演了以《高老头》为名的两出戏剧。

4月 维也纳宫廷特使勋伯格亲王到战斗街拜访巴尔扎克，巴尔扎克送给他《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的清样，并托他将《金眼女郎》手稿捎给韩斯卡夫人。

4月—5月 巴尔扎克和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夫人(1804—1883)交往频繁，在默东(凡尔赛一地名)度过了一段神秘的日子。

5月1日 《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七卷(即收入《金眼女郎》的《巴黎生活场景》第四卷)出版。

5月9日 巴尔扎克经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地赴维也纳，途中在海德堡西北的韦英汉宫，勋伯格亲王介绍他认识了埃朗博鲁女士(1807—1872)，此人后来成为《幽谷百合》中阿贝拉尔的原型。

5月16日 巴尔扎克在维也纳与韩斯卡夫人会面。

5月20日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接见巴尔扎克。

5月25日 《高老头》第三版出版。

5月28日 在梅特尼赫王妃陪同下，巴尔扎克参观了维也纳皇家珍宝馆。

5月31日 施瓦岑伯格亲王陪同巴尔扎克凭吊了瓦格拉姆战场。

6月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在勒坎书屋的《故事荟萃》第6卷中发表。

6月4日 在受到维也纳贵族社会热情接待后，巴尔扎克离开维也纳。此次他与韩斯卡夫人分手后，直至1843年才重逢。

6月11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向对外事务部递交了维也纳的外交信函。

6月12日 巴尔扎克提前将《幽谷百合》的重印权出售给威尔代。

6月13日 《短篇小说家作品集》第六卷出版，其中收入巴尔扎克的《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7月4日 《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中的《私人生活场景》第一卷出版，前有费利克斯·达文的长篇《导言》。文中列出了《风俗研究》的六个组成部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这表明巴尔扎克为日后《人间喜剧》设计蓝图的工作已经完成。

8月23日 《巴黎杂志》发表《路易·朗贝尔未发表的信》。

10月15日 巴尔扎克将《幽谷百合》的清样赠给邻居、挚友纳卡尔医生。巴尔扎克以他为原型塑造了皮安训的形象，作家去世后，巴尔扎克夫人（即韩斯卡夫人）把作家那根著名的手杖赠予纳卡尔医生作纪念。

10月19日 巴尔扎克到达布洛尼埃尔，在此完成了小说《豌豆花》（后易名《婚约》），并为贝尔尼夫人朗读《幽谷百合》。这是他最后一次与贝尔尼夫人会面。稍后（11月25日），贝尔尼夫人之子去世，贝尔尼夫人因悲伤而拒绝再接待巴尔扎克。

10月—12月 《外乡人杂志》连载《豌豆花》。

11月22日—29日 《巴黎杂志》开始发表《幽谷百合》。

11月28日 《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的第二、九卷出版，收入的新作品为《豌豆花》（《婚约》）。

12月初 威尔代版《神秘之书》出版，收入《塞拉菲塔》未发表过的部分和修订过的新版《路易·朗贝尔》。

12月9日 出版商苏弗兰买下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小说的再版权，题目定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

12月24日 巴尔扎克买下《巴黎纪事》八分之六的股份，成为该报主编。主要合作者有：居斯塔夫·普朗什、夏尔·贝尔纳、泰奥菲尔·戈蒂耶等。此外还聘用了两位身无分文的贵族青年当秘书：贝卢瓦侯爵和格拉蒙伯爵。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稿件和编辑工作都由巴尔扎克包揽，这份刊物支撑了半年。

12月27日 《巴黎杂志》发表《幽谷百合》第二章。

1836

1月3日 《巴黎纪事》发表《无神论者望弥撒》。

1月初 巴尔扎克起诉《巴黎杂志》的发行者比洛兹私自将《幽谷百合》未经修改的清样寄给了圣彼得堡的《外国杂志》，后者则因巴尔扎克不为他继续提供小说的剩余部分而索赔一万法郎。

1月9日—10日 巴尔扎克将《神秘之书》第二版、《乡村医生》的第三、四版售予威尔代。

1月10日 《巴黎纪事》发表巴尔扎克以马尔·O'C署名的文章，批评吉荣神甫的《自杀问题对话录》一文。

1月23日 《法兰西书目》登载威尔代的启事，出售《神秘之书》第二版、《乡村医生》和《高老头》第三、四版等。

1月31日—2月4日—7日—11日—18日 《巴黎纪事》发表《禁治产》。

2月 巴尔扎克开始与一身分不明的青年女子路易丝建立通信关系。

2月14日—18日 贝尔纳在《巴黎纪事》上撰文评拉图什的小说《法朗士和玛丽》，文章是依据巴尔扎克的提纲写成的。

2月25日 《巴黎纪事》发表巴尔扎克以马尔·O'C署名的文章，评论达米诺阿夫人的《十九世纪的隐修院》。

2月25日—7月24日 巴尔扎克在《巴黎纪事》的《国际政治述评》栏上发表了四十一篇未署名的社论，评述政府的对外政策。

2月27日 《乡村医生》第三版出版。

3月6日 《巴黎纪事》发表《古物陈列室》开头部分。

3月13日 以马尔·O'C之名在《巴黎纪事》上撰文评《月亮里的发现》。

3月27日 以马尔·O'C之名在《巴黎纪事》上发表《答伪称小约翰·赫歇耳先生的〈月亮里的发现〉诸作者》。

3月28日 巴尔扎克为《巴黎纪事》招引股东举行盛大晚宴。

4月2日 《法兰西书目》刊载《苍白的贞妮》(即《瓦纳·克洛尔》的第二版，为《贺拉斯·圣多班全集》第九、十卷)出版的消息。

4月27日—5月4日 巴尔扎克因拒绝服兵役而被国民近卫军拘留。他在被称为“扁豆公馆”的拘留所继续修改《幽谷百合》。

5月12日 以马尔·O'C之名在《巴黎纪事》上撰文：《梯也尔先生的部、基佐先生的议院和反对党》。

5月27日 巴尔扎克感谢吉拉尔丹夫人寄来她的著作《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

6月2日 《巴黎纪事》发表《〈幽谷百合〉讼案纪实》。

6月3日 法院裁决《幽谷百合》案巴尔扎克胜诉。

6月5日 《巴黎纪事》发表《幽谷百合》一案的判决书和巴尔扎克的简要说明。

6月9日 《巴黎纪事》发表《带荆冠的耶稣基督像》。

《幽谷百合》单行本出版。

6月19日 受出版商贝歇夫人的催逼，巴尔扎克躲到萨榭，意欲完成其《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的剩余部分。在萨榭开始构思《幻灭》。

7月3日或4日 《巴黎纪事》发生债务危机，巴尔扎克被迫赶回巴黎。

7月15—16日 《巴黎纪事》帐号被冻结，杂志被迫停刊，巴尔扎克又欠下了近二万法郎的短期债务，过去欠下朋友的近三万法郎还不计算在内。幸得朋友们帮助才得以解决。

7月25日 巴尔扎克受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委托，去都灵处理遗产继承事宜，结伴同行的是女友玛尔布堤夫人，他们沿途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都灵人误以为玛尔布堤是乔治·桑，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7月27日 贝尔尼夫人在布洛尼埃尔病故。

8月22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得知贝尔尼夫人的死讯，悲痛不已。

9月3日 《法兰西书目》刊载《最后一个仙女》的出版消息，前有桑多撰写的《贺拉斯·德·圣多班的生平和遭遇》一文，是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之第一、二卷。

9月 为《巴黎纪事》的债务所迫，巴尔扎克拼命工作。他写作《老姑娘》、《吕吉耶里兄弟的秘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之第二部分），并修改《被诅咒的孩子》的第一部分。

9月24日 《哲理研究》再版。

9月29日 巴尔扎克与欧祖和威尔代签订《都兰趣话》第三组十故事的出版协议。

10月1日 《法兰西书目》通告《阿尔丹纳的神甫》出版，该书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第五、六卷。

10月9日—16日 《巴黎纪事》以《破碎的珍珠》为题，连载《被诅咒的孩子》第二部分。

10月13日 巴尔扎克以六百法郎的价格为《交谈阅读辞典》撰写了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七和路易十八的词条。

10月23日—11月4日 《新闻报》连载《老姑娘》。

10月30日 《巴黎纪事》发表巴尔扎克《关于知识产权与盗版问题》的文章。

11月2日 历史画家热拉尔举行盛大晚会，巴尔扎克、梅里美、斯丹达尔、德拉克洛瓦、巴朗什等应邀出席。

12月3日 《阿奈特与罪人》出第二版，编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第七、八卷。

12月4日—11日—18日—1837年1月22日 《巴黎纪事》连载《吕吉耶

里兄弟的秘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第二部分)。

1837

1月11日 热拉尔男爵去世,巴尔扎克参加其盛大葬礼。

2月初 《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七、八卷出版,标志着这一系列的完成。这两卷为《外省生活场景》之三、四卷,新收入的作品有《老姑娘》,首次面世的有《幻灭》(即《幻灭》三部曲的第一部《两个诗人》)。

2月14日 巴尔扎克一为躲债,二为维斯孔蒂的遗产官司,再次奔赴意大利,开始了两个多月的意大利旅行。作家受到米兰社会的热情欢迎。雕塑家亚历山大·普迪纳蒂为其塑像。

3月1日 路易·布朗热为巴尔扎克所画的画像展出。

3月4日 《巫师》出版。这是1822年的《百岁老人》的再版,现收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第三、四卷。

3月底—4月初 巴尔扎克在热那亚时听一商人谈到在撒丁岛上开采废弃银矿的可能性,引发了他的种种幻想。

4月 在佛罗伦萨,巴尔扎克仔细参观了皮蒂宫、梅迪契教堂和圣米尼亚多教堂等艺术宝库。

离佛罗伦萨到波伦亚访问罗西尼。

5月3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

5月 《冈巴拉》遭出版商拒绝,巴尔扎克想放弃这篇作品。

5月27日 出版商德洛瓦和勒库拒绝在《巴黎音乐报》上发表《玛西米拉·多尼》。

6月11日 《巴黎音乐报》登载巴尔扎克一封信,解释《冈巴拉》推迟发表的原因。

6月17日 “未发表过的遗作”《被开除教籍者》出版,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第十五、十六卷。

7月1日 《苍白的贞妮》重印,收为上述《全集》第九、十卷。

7月1日—14日 《新闻报》连载中篇小说《卓越的女人》(后易名《公务员》)。

7月8日 《哲理研究》第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卷出版,其中《无神论者望弥撒》、《法西诺·卡讷》、《不为人知的殉道者》、《吕吉耶里兄弟的秘密》和《被诅咒的孩子》第二部分等作品是首次成书(原载报刊)。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谈到他拟在四年时间内以《社会研究》为总标题将全部作品编成五十卷出版。

7月23日—30日—8月6日—13日—20日 《巴黎音乐报》连载《冈巴拉》。

9月 巴尔扎克在巴黎郊区达弗赖镇一处名叫雅尔迪的地方买下一小块地产和一座小屋。并宣称将在此终老。

11月6日 在音乐学院的音乐会上,巴尔扎克深为贝多芬的交响乐所激动。他将贝多芬的乐曲引入了他正在写的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

12月2日 《都兰趣话》第三组十故事出版。

12月17日 《新闻报》通告《赛查·皮罗托》已开始出售。

1838

1月 疲惫不堪的巴尔扎克应邀躲到弗拉佩斯勒卡罗夫妇家中休息并继续创作《幻灭》。他想起撒丁岛的银矿,决定亲自走一趟。

2月24日—3月2日 巴尔扎克动身去撒丁岛之前专程到诺昂探望了乔治·桑。在3月2日的信中,巴尔扎克向韩斯卡夫人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见。

3月15日 巴尔扎克离巴黎赴马赛、土伦等地。

3月23日—4月4日 巴尔扎克在科西嘉岛逗留,参观了拿破仑故居。

4月中 巴尔扎克抵撒丁岛,但银矿的开采权已被人捷足先登。

4月21日—6月6日 巴尔扎克在意大利热那亚、米兰、都灵等地旅行。

6月7日 阿布朗泰斯夫人去世。

7月 巴尔扎克在巴黎郊区达弗赖镇购置了一处小小的地产和一所小木屋,名雅尔迪。

7月21日 插图本《驴皮记》面世。这是巴尔扎克作品首次出版插图本,也是首次以《社会研究》为总题出版作品。

8月 巴尔扎克给珠尔玛·卡罗寄去《纽沁根银行》,下署:1838年8月,于雅尔迪。

8月31日 出版商夏庞蒂埃购入《婚姻生理学》新版权。

9月15日 巴尔扎克写完《〈卓越的女人〉序》。

9月22日—10月5日 《立宪报》发表《外省的竞争》(《古物陈列室》)。

10月 威尔代出版《卓越的女人》、《纽沁根银行》和《电鳗》。

10月27日 《婚姻生理学》第三版问世。

10月30日 夏庞蒂埃以五百法郎的代价,请巴尔扎克为布里雅-萨瓦兰的《味觉生理学》作序。

11月1日 圣勃夫在《两世界杂志》上撰文抨击《卓越的女人》。

11月12日—13日 苏弗兰购买了《外省伟人在巴黎》、《冈巴拉》、《玛西米拉·多尼》和《古物陈列室》等作品的版权。

12月22日 《卓越的女人》、《纽沁根银行》和《电鳗》(《烟花女荣辱记》开头部分)再版,这是威尔代最后一次出版巴尔扎克的作品。

12月28日 巴尔扎克参加成立于4月16日的“文学家协会”。

12月31日—1839年1月24日 《世纪报》连载《夏娃的女儿》。

1839

1月1日—7日 《新闻报》连载《乡村教士》。

2月24日 巴尔扎克向文艺复兴剧院院委会朗读其剧本《家事学堂》,被拒绝。

3月8日 巴尔扎克在居斯蒂纳侯爵家朗读《家事学堂》,在座的有斯丹达尔和戈蒂耶。该剧于1907年才首次发表,1910年在奥德翁剧院首演。

3月13日 《世纪报》通报苏弗兰版的《古物陈列室》附《冈巴拉》面世。

3月16日 夏庞蒂埃版的《乡村医生》(第五版)和《高老头》(第三版)面世。

3月24日 巴尔扎克当选为文学家协会委员。委员会成员中还有雨果、乔治·桑、大仲马、维勒曼等。

3月27日 《世纪报》通报“《红与黑》的作者”(斯丹达尔)所写的《巴马修道院》面世。

3月底 巴尔扎克给斯丹达尔写信,赞扬《巴马修道院》中对战斗场面的描写。

4月5日 巴尔扎克再次给斯丹达尔写信赞扬《巴马修道院》。

文学家协会委任巴尔扎克为一个部门的主席,负责出版委员们的作品合集。

4月13日—26日—5月10日—19日 《世纪报》连载《贝阿特丽克丝,或强迫的爱情》(第一、二部分)。

4月14日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称《巴马修道院》为“近五十年来最好的书”。

4月 《外省伟人在巴黎》的序言定稿。

5月11日 萨瓦兰的《味觉生理学》再版，后附巴尔扎克的《现代兴奋剂》。

5月14日 巴尔扎克在雅尔迪购买了第二座小屋。

5月15日 苏弗兰将《贝阿特丽克丝》的序言交付印刷。

5月18日 《新闻报》通报《驴皮记》第六版面世。

6月2日 巴尔扎克在雅尔迪花园里摔了一交，腿部受伤，被迫卧床三周。

6月4日 《新闻报》发表《小报是怎么回事的》（《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片断）。

6月15日 两卷本《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出版。

6月26日 《新闻报》通报附有新的“说明”的《幽谷百合》第三版问世。

6月30日—7月13日 《新闻报》发表《韦萝妮克》（《乡村教士》第二部分）。

7月22日 维克托·雨果到雅尔迪拜访巴尔扎克。

7月31日—8月1日 《新闻报》发表《韦萝妮克踏入坟墓》（《乡村教士》第三部分）。

8月16日 巴尔扎克当选文学家协会主席。

8月18日 《新闻报》发表巴尔扎克关于捍卫作家权益的一封信。

8月20日—26日 《新闻报》发表《一位巴黎王妃》（《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8月25日 《法兰西音乐报》发表《罗西尼的〈摩西〉在威尼斯上演》（《玛西米拉·多尼》片断）。

8月26日 苏弗兰版两卷本《夏娃的女儿》并《玛西米拉·多尼》面世。

9月7日 由夏庞蒂埃出版的《巴尔塔扎尔·克拉埃或绝对之探求》第二版面世。

9月27日—29日 《世纪报》发表《关于贝莱城公证人佩台尔诉讼案的信》。佩台尔原为巴尔扎克认识的一位记者，后成为贝莱公证人。1838年，被控于11月1日夜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仆人。巴尔扎克认为这是件冤案，多方设法营救无效。佩台尔于1839年10月28日被处死。

9月29日—12月22日 《漫画》周刊发表《夫妻生活的烦恼》片断。

10月5日 夏庞蒂埃出版两卷本《私人生活场景》第四版。

10月12日 《巴黎日报》发表《无辜的、不幸的、受害的公证人的捍卫者》一文，署名：“我们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

10月21日—25日 《巴黎日报》发表《两个刽子手，十八世纪的感情故事》（《桑松回忆录》片断），署名：“我们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

11月5日—6日 《巴黎日报》发表《陌生人，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署名：“我们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

11月9日 《欧也妮·葛朗台》第二版和两卷本《外省生活场景》第二版面世。

11月12日 巴尔扎克出席听取吉拉尔丹朗读自己的剧本《记者学校》。

11月25日或26日 苏弗兰版《贝阿特丽克丝或强迫的爱情》上市。

12月2日 雨果申报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资格。本来有意申报的巴尔扎克得知后即放弃此念。

12月7日 两卷本《巴黎生活场景》第二版问世。

12月25日 文学家协会召开大会，巴尔扎克再度当选为委员。

12月 《皮埃尔·格拉苏》在《区别塔》文集中发表。

12月28日 《赛查·皮罗托》第二版面世。

1840

1月4日 《十三人故事》第二版出版，但只包括《费拉居斯》和《德·朗热公爵夫人》。

1月5日—26日 《漫画》周刊发表《夫妻生活的烦恼》片断。

1月9日 雨果当选为文学家协会主席，巴尔扎克当选为副主席。

1月14日 巴尔扎克将剧本《伏脱冷》提请审查。

1月14日—27日 《世纪报》连载《比哀兰特》。

1月18日 《犹太美人》出版，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第十一、十二卷。

1月23日 审查委员会拒绝上演《伏脱冷》。

1月(?) 巴尔扎克在一封给出版商的信中首次提到欲以《人间喜剧》为总题汇集他的全部作品。

2月22日 巴尔扎克将剧本《伏脱冷》二稿提请审查。

2月27日 二稿《伏脱冷》仍遭拒绝。

《世纪报》通报《一位巴黎王妃》(《即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单行本上市。

3月5日 《伏脱冷》获准由圣马丁门剧院上演。

3月14日 《伏脱冷》在圣马丁门剧院首演。

3月15日 内务部长雷缪查颁令禁演《伏脱冷》。据悉,禁演的原因是勒迈特扮演的主人公有意将伏脱冷装扮成路易-菲力浦的形象。

圣马丁门剧院经理哈雷尔、大仲马、雨果等人为撤消对《伏脱冷》的禁演令奔走。

3月18日 巴尔扎克病倒在妹妹洛尔家。

3月24日 《伏脱冷》剧本面世。

3月28日 圣马丁门剧院宣布破产。

4月4日 第二版《伏脱冷》出版。

4月18日 巴尔扎克向文学家协会委员会宣读他起草的《文学著作权法》草案。

4月25日 内务部长同意巴尔扎克在五月至八月的四个月内上演他的一部戏剧。

5月30日 《伏脱冷》第三版出版。

6月8日 《漫画》周刊发表《夫妻生活的烦恼》片断。

7月11日 《伏脱冷》第四版出版。

7月25日 巴尔扎克创办的《巴黎评论》问世,每期都刊有他的文艺评论《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及时事政治述评《俄国通讯》,第一期还刊载了他的短篇小说《泽·马尔卡斯》。

8月25日 第二期《巴黎评论》出刊,载有短篇小说《异想天开的克洛丁娜》(即《浪荡王孙》),并继续刊登《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及《俄国通讯》。

8月底—9月初 苏弗兰出售《痛苦之书》,收入《冈巴拉》、《逐客还乡》、《玛西米拉·多尼》和《塞拉非塔》。

9月18日—19日 应债权人富隆的要求,雅尔迪庄园的不动产被查封。

9月25日 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巴黎评论》出刊,载有《贝尔先生研究》,文章给予《巴马修道院》极高的评价。继续刊登《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俄国通讯》,并发表《论工人》一文。

9月26日 《堂·吉加达》出版,为《贺拉斯·德·圣多班全集》第十

三、十四卷。

10月1日 为了躲债，巴尔扎克以其女管家路易丝·布鲁尼奥尔的名义租下了巴黎城郊帕西镇下街19号住宅，并隐名埋姓称“布鲁尼奥尔先生”。这座住宅位于帕西小丘的山坡上，从下街拾级而下可见一小花园和一层平房，其底层有一后门朝向岩石街。这是一条僻静的小巷，可直通塞纳河畔。作家选择这一栖身之处，考虑之一便是有前后两扇门，便于逃避债权人的追逼。

(下街19号后改为雷努瓦尔街47号，自1908年起建成巴尔扎克故居博物馆至今。)

10月或11月 苏弗兰出版两卷本《比哀兰特》，附《皮埃尔·格拉苏》。

11月15日 《猎鹰报》发表《德·帕芙拉戈尼王妃》(《堂·吉拉达》片断)。

11月26日 变卖雅尔迪房产的告示张贴，拍卖预订于1841年1月7日进行。

12月13日 巴尔扎克出席柏辽兹的音乐会。

12月15日 巴尔扎克去荣军院观看拿破仑的骨灰安放仪式。

12月19日 新版《婚姻生理学》由夏庞蒂埃出版。

12月27日 巴尔扎克在文学家协会的大会上再次当选为委员。

1841

1月14日—2月20日 《商报》连载《一桩神秘案件》。

1月15日 巴尔扎克被任命为文学家协会名誉主席。

2月 在赫哲尔出版的《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系列中发表了巴尔扎克的《一只英国母猫的苦闷》。

2月24日—3月4日 《新闻报》发表《两兄弟》(《搅水女人》第一部分)。

3月3日 巴尔扎克的小册子《关于著作权问题致法律委员会议员先生们的信》问世。

3月8日—9日—11日—13日 《信使报》连载《法拉贝什》(《乡村教士》片断)。

3月21日—28日 《艺术家》杂志发表《小客厅里的一个场景》(《妇女再研究》片断)。

3月23日—4月4日 《世纪报》发表《勒加缪一家》(《加尔文派殉道者》。

即《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第一部分)。

4月—5月 《动物发迹指南》出版，属赫哲尔版《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系列。

6月3日 巴尔扎克出席法兰西学院举行的维克托·雨果的入院仪式。

6月12日 巴尔扎克出席玛丽·德·阿古尔女士的晚宴，同时出席的还有安格尔、拉马丁、圣勃夫等。巴尔扎克与后者话不投机。

6月25日 在文学家协会委员会上，巴尔扎克提出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7月15日 巴尔扎克在雅尔迪的房产被拍卖。

8月21日 《法兰西书目》通报《公务员生理学》在《欧贝尔生理学》系列中出版。

8月25日—9月23日 《信使报》连载长篇小说《于絮尔·弥罗埃》。

9月4日 《法兰西书目》通报由巴尔扎克和阿尔努勒·弗雷米合作的《巴黎和外省的食利者生理学》出版，该书由加瓦尔尼、多米埃、莫尼埃和梅索尼埃等作插图。

9月5日 巴尔扎克向文学家协会提出辞呈。

10月2日 巴尔扎克与菲讷、赫哲尔、波兰和杜博歇签订以《人间喜剧》为总题的《全集》出版合同。

10月5日 巴尔扎克出席文学家协会委员会会议，他的辞呈被拒绝。

10月22日 巴尔扎克的辞职函再次被拒绝。

10月—11月 《人间喜剧》第一卷开始印刷。

11月 《非洲狮漫游巴黎》出版，属《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场景》系列。

11月10日 韩斯卡夫人的丈夫文赛斯拉·韩斯基伯爵去世。

11月26日—12月6日 《新闻报》连载《两个新嫁娘》的第一部分。

12月8日 巴尔扎克与奥德翁剧院签订上演《基诺拉的智谋》的合同。

12月24日—28日 《世纪报》连载中篇小说《假情妇》。

12月27日—1842年1月3日 《新闻报》发表《两个新嫁娘》的第二部分。

12月29日 巴尔扎克向剧团朗读剧本《基诺拉的智谋》。

12月31日 《世纪报》通报《一个老兵在草棚里讲的皇帝的故事》(《乡村医生》片断)插图本由赫哲尔出版。

是年 热拉尔·塞甘(1805—1875)为巴尔扎克画的画像展出。

1842

1月5日 巴尔扎克得知文赛斯拉·韩斯基去世的消息。

1月9日—15日 《新闻报》连载《两个新嫁娘》的第三、四部分。

1月16日 巴尔扎克再度当选为文学家协会委员会委员。

1月20日 巴尔扎克将《两个新嫁娘》题献给乔治·桑。

1月24日 《基诺拉的智谋》在奥德翁剧院开排。

3月19日 《基诺拉的智谋》首演，但反响不大。

4月9日 《法兰西书目》通报剧本《基诺拉的智谋》出版。

4月10日 《人间喜剧》广告刊出。

4月 巴尔扎克请乔治·桑为《人间喜剧》作序。乔治·桑接受了这一要求，但到七月份又放弃了这个打算。

4月16日 《法兰西书目》通报《人间喜剧》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出版。

5月29日—6月11日 《世纪报》连载《阿尔贝·萨瓦吕斯》，该作品在收入《人间喜剧》第一卷前，作家在清样上曾作多次修改。

6月4日 夏庞蒂埃版《路易·朗贝尔》及《塞拉菲塔》面世。

6月25日 《人间喜剧》第一卷出版，其中包括：《猫打球商店》、《苏镇舞会》、《钱袋》、《刽子手》、《菲尔米亚尼夫人》、《双重家庭》、《家庭的和睦》、《假情妇》、《妇女研究》和《阿尔贝·萨瓦吕斯》。

7月 巴尔扎克完成《〈人间喜剧〉前言》，系统阐释了他的创作思想。

7月26日—9月4日 《立法报》连载《招摇撞骗的危险》（后易名《入世之初》）。

8月—9月 《两只小动物的爱情故事》出版，编入《动物界的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场景》系列。

9月 《家庭博览》发表《一位圣者的恶行》（《现代史拾遗》第一部分《德·拉尚特里夫人》片断）。

9月3日 《人间喜剧》第二卷出版，其中包括：《两个新嫁娘》、《夏娃的女儿》、《被遗弃的女人》、《石榴园》、《信使》、《高布赛克》和《妇女再研究》。

10月 巴尔扎克将《幻灭》题献给维克托·雨果。

10月14日—15日—17日—18日 《立法报》发表巴尔扎克为博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写的长篇评论文章。

10月27日—11月 《新闻报》连载《一个外省单身汉的生活》(《搅水女人》第二部分)。

11月19日 《人间喜剧》第三卷出版,其中包括:《三十岁的女人》、《婚约》和《贝阿特丽克丝》的第一部分。

11月20日 雕塑家大卫·德·昂热在雨果家晚餐时,征得巴尔扎克同意,拟为他塑一尊半身像。

11月21日—12月3日 巴尔扎克病倒,神经性头疼。

12月3日 《王家纪念文集》出版,内载《一七九三年的一次弥撒》(即《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巴尔扎克第一次在这个短篇上署名。

本年度内巴尔扎克曾着手写小说《瓦朗蒂娜和瓦朗坦》,但又放弃;还曾写意大利题材的小说《吉娜的奇想》,却一直没有发表。

1843

1月 巴尔扎克修订《人间喜剧》第六卷。

1月21日 巴尔扎克的《论巴黎报界》在许多作家的合集《伟大的城市——巴黎新貌》中发表。

1月底 巴尔扎克结识博卡尔梅伯爵夫妇。作家后来把《夏倍上校》题献给伯爵夫人。

3月7日 巴尔扎克出席雨果剧本《卫戍官》的首演。

3月 《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单行本由苏弗兰出版。

3月17日—19日 《新闻报》连载中篇小说《奥诺丽纳》。

3月20日—4月29日 《信使报》连载《迪娜·皮耶德斐》(后易名《外省的诗神》)。

3月25日 巴尔扎克与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相识。

4月 《人间喜剧》第五卷出版。

5月 《人间喜剧》第六卷出版。

5月21日—7月1日 《巴黎人》杂志连载《爱斯苔,或一个老银行家的爱情》(《烟花女荣辱记》片断)。

6月9日—19日 《要闻报》开始发表《大卫·赛夏或发明家的苦恼》(《幻灭》第三部分)。

7月14日 巴尔扎克到俄国使馆办理赴俄的签证。

7月21日 巴尔扎克乘“德冯希尔号”轮船从敦刻尔克赴圣彼得堡。

7月22日 《法兰西书目》通报第一版《外省的秘密》出版,内收《外省的诗神》。

7月29日 巴尔扎克在彼得堡与韩斯卡夫人会面,这是他们1835年分别以来的第一次重逢。

《人间喜剧》第八卷出版,收《幻灭》。

9月 《家庭博览》发表《德·拉尚特里夫人》(《现代史拾遗》的第一部分)。

9月16日 新版《婚姻生理学》问世。

9月26日 剧本《帕梅拉·吉罗》在快活剧院首演。

10月7日 巴尔扎克离开彼得堡从陆路回国。

10月14日 巴尔扎克抵柏林。

10月15日 巴尔扎克赴法国驻柏林使馆晚宴。

10月28日 剧本《帕梅拉·吉罗》出版。

11月3日 巴尔扎克游览德国后回到巴黎。

12月初 巴尔扎克病倒。

12月23日—25日 巴尔扎克在走访几位院士后,写信表示放弃申请法兰西学院院士。

1844

1月27日 巴尔扎克的挚友、小说家、批评家夏尔·诺迪耶去世,巴尔扎克参加了29日的葬礼。

2月13日 巴尔扎克与其友人、剧作家弗雷德里克·勒迈特出席观看《巴黎的秘密》首演。

3月2日 杜蒙版《大卫·赛查》单行本出版。

4月4日—18日 《辩论报》连载《莫黛斯特·米尼翁》第一部分。

4月19日—5月 巴尔扎克患黄疸病。

5月17日—6月1日 《辩论报》连载《莫黛斯特·米尼翁》的第二部分。

6月29日 《入世之初》单行本出版。

7月5日—21日 《辩论报》连载《莫黛斯特·米尼翁》的第三部分。

7月26日 巴尔扎克拟出一份包括一百二十五部作品的《人间喜剧》总目录,其中有四十部有待创作。

8月17日 为出版《巴黎之魔》第二卷，赫哲尔买下巴尔扎克的许多文章。

8月 第22至27期《巴黎之魔》刊载《巴黎夫妻生活哲学》(《夫妻生活的烦恼》片断)。

9月10日 第29、30期《巴黎之魔》刊载《一个间谍在巴黎》(《不自知的喜剧演员》片断)。

9月28日 《人间喜剧》第七、九、十卷出版。

10月1日—16日 巴尔扎克患神经性头疼。

10月 《巴黎之魔》第34、35期刊载《女商贩》(《不自知的喜剧演员》片断)。

10月 《家庭博览》继续登载《德·拉尚特里夫人》。

10月12日 《新闻报》发表《黎塞留街的戈迪萨尔》(《戈迪萨尔第二》)；10月15日的《巴黎之魔》也收登了同一作品。

10月或11月 波泰版《奥诺丽纳》及《浪荡王孙》面世。

11月 《家庭博览》登完《德·拉尚特里夫人》(《现代史拾遗》第一部分)。

11月16日 《法兰西书目》通报《莫黛斯特·米尼翁》第一、二卷出版。

12月3日—21日 《新闻报》连载《农民》第一部分。

12月24日—1845年1月23日 《信使报》连载《一个正派女人的小手腕》(《贝阿特丽克丝》的最后部分)。

1845

1月9日 《世纪报》通报《莫黛斯特·米尼翁》第三、四卷出版，附《沙漠里的爱情》和《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

1月12日 大卫·德·昂热邀请巴尔扎克看他创作的作家半身雕像。

1月 《巴黎之魔》第二卷出版，内收《昔日的巴黎》。

巴尔扎克为《舒昂党人》写就一篇新序(《人间喜剧》第十三卷)。

3月11日 《新闻报》社长亚历山大·杜雅里埃在决斗中身亡，巴尔扎克参加了13日举行的葬礼。

3月或4月 第二卷《巴黎之魔》的第十二、十三期刊载《巴黎林荫大道的历史和生理学》。

4月25日 巴尔扎克离巴黎赴德累斯顿与韩斯卡夫人会面。

4月27日 巴尔扎克获荣誉勋位勋章。

5月—6月 巴尔扎克在德累斯顿与韩斯卡夫人及其女儿安娜相会，尔后他们游览了汉堡、科隆、斯图加特等地。

7月7日 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安娜离开斯特拉斯堡，9日抵达巴黎。

7月12日 《法兰西书目》通报《巴黎夫妻生活哲学》出版。

7月 巴尔扎克等游览枫丹白露、鲁昂等地。

7月底—8月初 巴尔扎克偕韩斯卡夫人返回故乡，向她显摆“我们美丽的都兰”。

7月28日 《世纪报》发表《风俗研究 I》：《巴黎一条街及街内一居民——一位学者的一天》。

8月4日 巴尔扎克一行从都兰回到巴黎。

8月11日 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抵斯特拉斯堡，由此前往荷兰、比利时旅行。

8月19日 《世纪报》发表《帽子制造商》（《不自知的喜剧演员》片断）。

8月30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韩斯卡夫人仍留在布鲁塞尔。

8月31日 巴尔扎克拒绝与新版《巴黎杂志》合作。

9月10日 《世纪报》发表《风俗研究 III》：《一个债主的狡计》（《经纪人》）。

10月4日 巴尔扎克接韩斯卡夫人回到巴黎。

《法兰西书目》通报《夫妻生活的烦恼》面世。

10月23日—11月14日 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一行游览里昂、马赛及意大利那不勒斯等地。韩斯卡夫人等留在那不勒斯过冬，巴尔扎克于11月17日从马赛回到巴黎。

12月2日—7日 《新闻报》发表《夫妻生活的烦恼》第25至第38段，并附有由泰奥菲尔·戈蒂耶撰写、但未署名的“导言”。

12月23日 为完成《烟花女荣辱记》的第三部分，巴尔扎克认真地参观了塞纳河畔的监狱。

12月26日 巴尔扎克乘火车赴鲁昂。

是年 《人间喜剧》第四、十一卷出版。

1月1日 巴尔扎克在新年看望母亲受到冷遇。

1月11日 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基约拜访作家，希望能以作家的名字命名一条正在建造的船。

1月29日 巴尔扎克在卡斯特里夫人家晚餐，在座的有复辟时期的重臣、文学家、历史学家帕斯托雷侯爵。巴尔扎克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题献给帕斯托雷。

1月30日 巴尔扎克同意将他的评论文章置于赫哲尔版的《巴马修道院》卷首。

2月底 巴尔扎克右腿受伤卧床。

3月16日 巴尔扎克离巴黎南下。

3月25日 巴尔扎克抵罗马与韩斯卡夫人重逢。在罗马期间，巴尔扎克仔细游览了城市，受到教皇的接见，并参加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复活节庆祝活动。

4月14日—24日 《法兰西邮报》连载《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5月 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游览瑞士。

5月22日 《时代》杂志发表阿梅蒂·亚夏尔的文章，介绍巴尔扎克在1844年为《人间喜剧》拟定的作品目录。

5月28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韩斯卡夫人赴法兰克福。

6月27日 新版《驴皮记》面世。

7月7日—29日 《时代》连载《预审》（《烟花女荣辱记》第三部分）。

8月30日 巴尔扎克重赴德国与韩斯卡夫人会面。

9月15日 巴尔扎克返回巴黎。

9月19日 《人间喜剧》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卷出版。

9月28日 巴尔扎克买下吉祥街14号的一所房子，他晚年即在此居住。巴尔扎克逝世后，吉祥街改名巴尔扎克街，但房子毁于1882年。

10月4日 希波利特·卡斯蒂耶在《星期报》上发表《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一文，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评价。

10月8日—12月3日 《立宪报》连载《贝姨》。

10月9日 巴尔扎克离巴黎赴威斯巴登为韩斯卡夫人的女儿安娜作证婚人（10月13日婚礼）。

10月17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

10月25日 《新闻报》发表《〈人间喜剧〉前言》。

12月1日 巴尔扎克痛苦地得知韩斯卡夫人流产。

12月17日 巴尔扎克再一次伤脚。

1847

1月14日 巴尔扎克在卡斯特里夫人家与诗人缪塞等共进晚餐。

2月4日 巴尔扎克赴法兰克福接韩斯卡夫人。

3月1日 《世纪报》设《文学博览》专栏，重新刊登《赛查·皮罗托》。

3月18日—5月10日 《立宪报》连载《邦斯舅舅》。

4月7日—5月2日 《君主主义联盟》报连载《阿尔西的议员》。

4月13日—5月4日 《新闻报》连载《伏脱冷的最后显形》。

4月15日 巴尔扎克从帕西镇迁入吉祥街。

5月 巴尔扎克与韩斯卡夫人赴德。韩斯卡夫人留在法兰克福，巴尔扎克13日回到巴黎。

5月底—6月初 巴尔扎克患咽炎。

6月28日 巴尔扎克立下遗嘱，将其所有动产、不动产留给韩斯卡夫人。

7月29日 巴尔扎克在其妹家与途经巴黎的珠尔玛·卡罗共进晚餐。

8月6日 萨榭主人马尔戈讷先生到吉祥街巴尔扎克家作客。

8月18日 巴尔扎克与卡斯特里夫人在布洛涅森林散步。

8月21日 巴尔扎克办理去俄国的护照签证。

9月5日 巴尔扎克离开巴黎赴俄国。他途经布鲁塞尔、科隆、柏林、维也纳等地，于9月13日抵达韩斯卡夫人在乌克兰的领地威尔卓尼亚。巴尔扎克在乌克兰逗留至1848年2月。

9月7日—11月1日 《世纪报》的《文学博览》重新发表《穷亲戚》（《邦斯舅舅》和《贝姨》）。

9月18日 新版《幽谷百合》面世。

10月 巴尔扎克游览基辅。

12月18日 尚弗勒里的《火星》报出版，前有献给巴尔扎克的长篇献辞。

- 1月30日或31日 巴尔扎克离开威尔卓尼亚。
- 2月15日 巴尔扎克抵达巴黎。
- 2月22日—24日 巴黎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
- 2月24日 巴尔扎克随起义群众进入杜伊勒里宫。遇见青年作家尚弗勒里。
- 2月26日 法国建立共和国。
- 2月29日 巴尔扎克向拉马丁引荐他的妹夫絮尔维尔。
- 3月17日 巴尔扎克同意作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
- 3月18日 巴尔扎克在《辩论报》和《立宪报》上发表《候选人书》。
- 4月初 巴尔扎克患眼疾，仍坚持《后母》一剧的创作。
- 4月9日 巴尔扎克给历史剧团团长奥斯坦和演员玛丽多瓦尔朗读《后母》的剧本。
- 4月19日 在《立宪报》上发表《政治信仰声明》。
- 4月29日 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巴尔扎克落选。
- 5月3日 在卡斯特里夫人家，巴尔扎克观看缪塞剧本《逢场作戏》的小型演出。
- 5月25日 剧本《后母》在历史剧院首演。巴尔扎克的戏剧创作首次获得成功，评论界发出一致的赞扬。
- 5月30日 巴尔扎克拜访共和国剧院经理，允诺为他写一出新戏《小市民》。
- 6月3日 巴尔扎克最后一次去萨榭，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
- 6月23日—26日 巴黎工人起义，终被残酷镇压。
- 6月24日 新版《婚姻生理学》面世。
- 7月6日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
- 7月8日 巴尔扎克参加夏多布里昂葬礼(7月4日逝世)。
- 7月20日 由于二月革命后沙皇政府禁止法国人入境，巴尔扎克分别写信给宪兵长官奥尔洛夫和教育部长乌瓦洛夫，请求他们帮助办理入境签证。
- 7月25日 巴尔扎克以文学家协会前主席的身份出席法兰西研究院文学问题讨论会。
- 7月29日—31日 《共和主义旁观者报》重载《德·拉尚特里夫人》。

8月1日—9月3日 《共和主义旁观者报》连载《初入教门》(《现代史拾遗》第二部分)。这是巴尔扎克自己经手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

8月17日 巴尔扎克向法兰西剧院委员会朗读剧本《麦卡泰》(后改为《投机商》)的一至四幕,获一致好评。

8月20日 巴尔扎克收到奥尔洛夫准许进入俄罗斯的回信。

8月22日 警察局为巴尔扎克签发出国护照。

8月26日 剧本《后母》出版。

8月29日 俄国当局同意给巴尔扎克签证。

9月15日 巴尔扎克致函法兰西学院,表示希望能接替夏多布里昂成为院士。

9月20日 巴尔扎克离开巴黎赴乌克兰。

10月2日 巴尔扎克抵威尔卓尼亚。

11月18日 收有《穷亲戚》(包括《贝姨》、《邦斯舅舅》)的《人间喜剧》第十七卷出版,这是巴尔扎克生前出版的最后一卷,被称作他的“天鹅之歌”。

1849

1月11日 法兰西学院为夏多布里昂逝世进行补选,巴尔扎克因只得四票而落选。

1月14日 竞技剧场上演克莱维勒根据《贝姨》改编的话剧《玛奈弗夫人或放荡老爹》。

1月18日 法兰西学院因冉·瓦杜去世进行补选,在三轮投票中巴尔扎克得票分别为两票(维尼和雨果)、一票(雨果)和零票。

4月30日 巴尔扎克给妹妹的信中谈到他心脏肥大,病情很重。

5月 巴尔扎克赴基辅。22日返威尔卓尼亚。

6月 巴尔扎克病情严重。

韩斯卡夫人呈请尼古拉一世批准,在她与一法国人结婚后仍拥有俄国的不动产。

7月2日 沙皇拒绝了韩斯卡夫人的要求。

8月 巴尔扎克病情好转,他希望能在9月中旬返回法国。

9月中—10月 巴尔扎克病重,头疼、发烧、支气管炎,卧床不起。

11月10日 新版《欧也妮·葛朗台》问世。

年内 《世纪报》的《文学博览》再次发表《十三人故事》的第一、二

部分。

1850

1月初 巴尔扎克患重感冒。

1月底—2月初 在基辅，巴尔扎克病重，卧床20余日。

基辅省长设午宴招待巴尔扎克。

3月14日 在别尔季切夫的圣巴尔巴拉教堂，巴尔扎克和夏娃(韩斯卡夫人)举行婚礼。当晚，他们回到威尔卓尼亚。

3月17日 巴尔扎克在给珠尔玛·卡罗的信中写道：“三天前，我娶了那位唯一我曾经爱过、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爱、至死都会深爱的女人。……我没有幸福的青春，没有鲜花盛开的春天，但我将有一个最辉煌的夏天和最温馨的秋天。”

4月23日 快活剧院未经作者同意擅自重演《伏脱冷》一剧。

4月24日 巴尔扎克夫妇离开威尔卓尼亚回法国。他们途经布劳迪、克拉科夫、德累斯顿、法兰克福等地，旅途劳顿更加重了巴尔扎克的病情。

5月16日—17日 巴尔扎克在《辩论报》和《立宪报》上公开抗议《伏脱冷》未经他许可的演出。17日，《伏脱冷》停演。

5月20日或21日 巴尔扎克夫妇抵达巴黎。

5月30日 纳卡尔和另外三位医生为巴尔扎克会诊。

6月1日 巴尔扎克写下最后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写给他非常信任的奥古斯特·费萨尔先生的，费萨尔经管作家晚年的一切财务事宜。

6月4日 巴尔扎克和夫人办理公证：一方去世后，所有财产归另一方。

6月15日 巴尔扎克赴市政厅看望塞纳省总书记梅罗。

6月20日 巴尔扎克由夫人代笔写信给戈蒂耶。在信的末尾，作家写下一行附言并签名：“我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是巴尔扎克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行字。

7月4日 《世纪报》透露，共和国总统询问巴尔扎克先生的健康状况。

7月6日 参与会诊的一位医生路易告诉雨果，巴尔扎克“活不到六个星期”。

7月9日 纳卡尔大夫诊断巴尔扎克患腹膜炎，并用水蛭治疗。

7月18日(?) 雨果探望巴尔扎克。他们“谈了很多，还争论了政治”。

7月24日 巴尔扎克患水肿。抽水。

7月底或8月初 雨果夫人探视巴尔扎克。

8月5日 巴尔扎克夫人给费萨尔先生写信：“这个可怜人走到尽头了。”

8月18日 雨果夫人探视巴尔扎克，但因病情严重，未能与病人会面。晚饭后，约9时，雨果探视巴尔扎克，病人已处于弥留状态。

晚11时半，巴尔扎克逝世。

8月20日 巴尔扎克遗体停放在圣尼古拉教堂。

8月21日 巴尔扎克葬礼于上午11时开始。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自动前来送葬的多为“第三等级”。执绋者为维克托·雨果、亚历山大·仲马、圣勃夫和内务部长巴罗什。巴罗什对雨果说：“这是位杰出的人物。”雨果答：“这是位天才。”

黄昏，送葬队伍才到达巴尔扎克下葬的拉雪兹神甫墓地。雨果在暮色中致悼辞：“在最伟大的人物当中，巴尔扎克是头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当中，巴尔扎克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全部著作仅仅汇成了一部书……作者题为“喜剧”，其实也可称作“历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就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的行列。……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更多。”

1854

7月26日—10月28日 遗作《小市民》在《故乡报》上连载。未完成部分由夏尔·拉布应巴尔扎克夫人的请求续完。

遗作《阿尔西的议员》由波泰书屋出版。巴尔扎克生前只完成了作品的第一部分，余下的部分亦由拉布续成。

巴尔扎克的母亲去世。

1855

《人间喜剧》第十八卷由卢西欧接替菲讷书屋出版，其中收入《伏脱冷的最后化身》（《烟花女荣辱记》第四部分）、《初入教门》（《现代史拾遗》第二部分）、《农民》和《夫妻生活的烦恼》。

同年出版的还有第十九卷《戏剧集》和第二十卷《都兰趣话》。

1856—1857

《小市民》由波泰书屋出版。

1871

巴尔扎克的妹妹洛尔去世。

1882

巴尔扎克夫人去世。

〔材料主要依据加尼埃兄弟出版社的五卷本巴尔扎克《通信集》和“七星文库”《人间喜剧》中的《年表》(编者为罗杰·皮埃罗);并参照拉鲁斯版的《巴尔扎克辞典》(编者为费里克斯·龙格)和作家出版社的中文本《巴尔扎克年谱》(编者为丽列叶娃,译者王梁之)。〕

黄晋凯 曹久梅 编

编 后 记

本卷收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八年間巴尔扎克除《人间喜剧》之外的作品二十八种，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作者自办的杂志《巴黎评论》上发表，内容主要包括文艺评论和时事政治述评两方面。“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三封公开信及评介斯丹达尔的《贝尔先生研究》，是巴尔扎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后撰写的文艺评论，其论点较之早期的文论显然更加成熟、中肯，且富有建设性。一八四六年的《致〈星期报〉编辑伊波利特·卡斯蒂耶先生书》，进一步阐明了《人间喜剧》的创作意图和作者的基本创作理论，亦属其文论中的重要篇章。以《俄国通讯》为题的时事政治述评，提供了作者对七月王朝时代政治风云的种种见解。收入《欧贝尔生理学》系列中的《公务员生理学》，是对法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剖析、批判。收入“伟大的城市”系列的《论法国报界》，对法国大革命以后产生的新事物——新闻媒体，作了全面调查、分析与评说。收入《动物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系列的几篇动物故事，对人类社会作了绝妙的讽刺。还有一篇曾在《立宪报》上连载的评介《中国和中国人》一书的长文，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难能可贵的研究。《论劳动的信》和《社会问题入门》是作者生前不曾发表，但却相当有分量的社会问题研究文章，从中既可看到作者对资本、劳动、工资等问题的务实的研究，又可见出作者对社会矛盾的综合分析能力及深刻的哲理思考。巴尔扎克还是最早站出来为维护知识产权、抵制侵权盗版行为

而战斗的作家。他为文学家联合会起草的《文学著作法》可能是法国最早的《著作权法》草案。作为《全集》最后一卷，本卷还附有《巴尔扎克生平、创作年表》。

三十卷本《巴尔扎克全集》的最后一卷终于交付排印，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都不禁舒出一口长气。翻译出版巴尔扎克的全部著作，曾经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而今这梦已变成确凿无疑的现实。这套书的中译本，总字数达一千二百万，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以外，其他将近一千万字，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差不多都参加了这套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他们或为高等学校的教授，或为研究机构、编译机构的译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为这套书的翻译出版奉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五年，整整奋斗了十二个春秋。显然，没有全体译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通力合作，这套庞然巨著是不可能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在此，我们谨向参加这一工程的全体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全集》前二十五卷根据法国加利玛出版社经典性版本——“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及《都兰趣话》翻译、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原有译本的注释加以查核与增补。第二十六至三十卷（戏剧及杂著），由于有关作品的“七星文库”版尚未面世，遂选用了法国路易·柯纳尔书局的《巴尔扎克全集》版本。本《全集》的全部专名，包括人名、地名、街道名、书名、政党及历史事件名…等，均按通用译法重新统一。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文在收入本《全集》时，也按以上原则进行了整理，以求与整套书统一。关于傅雷先生的版权继承人傅敏先生要求对校核者改动的译文完全恢复傅译原貌的问题，将在今后改版重排时解决。

巴尔扎克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这样一套百科全书般的著作，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最后四卷《杂著》，提及许多现已湮没无闻的人物和事件，加之这部分作品尚无“七星文库”的版本作参考，核查起来十分困难，虽翻遍各类百科辞典，仍有若干问题无法注释，只能留待今后设法弥补。还有《全集》的译名统一，也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数以万计的专名，在没有电脑帮助的条件下，做到三十卷完全统一真是谈何容易。虽然作了很大努力，疏漏之处恐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专家们随时批评指正，今后我们将利用再版机会，不断修正、改进。

艾 珉

一九九五年十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巴尔扎克全集 第30卷 杂著 4

丛书名=

作者=（法）巴尔扎克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形态项=790

页数=790

原书定价=36.60

读秀号=000004844367

SS号=11754854

ISBN=7-02-002323-1 / I565.14

分类号=0906&sw=B0DB6BD40X1.0FC310P-10
19BF B80X1.69DCC0P-986BBC0X1.7B864
0P-1019F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法）巴尔扎克著. 巴尔扎克全集 第30卷 杂著
4.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12.

简介=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杂著〔	〕（ 1 8 4 0 — 1 8 4 8 ）巴黎评论
	《巴黎评论》发刊词 & 罗芘译
	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 & 罗芘译
一	致 E . 伯爵夫人（一八四 年七月）
二	致 E . 伯爵夫人（一八四 年八月）
三	致 E . 伯爵夫人（一八四 年九月）
	俄国通讯 & 罗芘译
一	二月
	三月
	四月
	六月
	七月
二	八月
三	九月
	新闻专栏 & 罗芘译
	贝尔先生研究 & 罗芘译
	论工人 & 罗芘译
	《巴黎评论》致订户 & 罗芘译
	文学著作权法 & 罗芘译
	关于著作权问题致法律委员会议员先生的信 & 罗芘译
	一只英国母猫的苦闷 & 罗芘译
	动物发迹指南 & 罗芘译
	非洲狮漫游巴黎 & 罗芘译
	两只小动物的爱情故事 & 何友齐译
	公务员生理学 & 何友齐译
	吉娜的奇想 & 蔡鸿滨译
	粗心的托尼 & 蔡鸿滨译
	《中国和中国入》 & 蔡鸿滨译
	论巴黎报界 & 蔡鸿滨译
	昔日的巴黎 & 蔡鸿滨译
	巴黎林荫大道的历史和生理学 & 蔡鸿滨译
	学者之间 & 蔡鸿滨译
	巴黎一条街及街内一居民 & 蔡鸿滨译
	预言 & 蔡鸿滨译
	闺中天使 & 蔡鸿滨译
	致《星期报》编辑伊波利特·卡斯蒂耶先生书 & 蔡鸿滨译
	基辅通讯 & 蔡鸿滨译
	政治信仰声明 & 蔡鸿滨译
	论劳动的信 & 蔡鸿滨译

社会问题入门 & 何友齐译
〔附录〕 巴尔扎克生平、创作年表
编后记